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六八冊目次

震澤先生集三十六卷 （明）王鏊撰 明嘉靖刻本 〇〇一
翰林羅圭峰先生文集十八卷續集十二卷 （明）羅玘撰 明嘉靖五年陳洪謨余載仕刻本 三三一
立齋遺文五卷 （明）鄒智撰 附錄一卷 明天啟五年李廷梁刻本（四庫底本） 六〇六

震澤先生集三十六卷

（明）王鏊撰

明嘉靖刻本

震澤集三十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鏊撰。鏊有史餘、已著錄、鏊以制義名一代、雖鄉塾童稚、纔能誦讀入比、即無不知有王守溪者。然其古文亦湛深經術、典雅遒潔、有唐宋遺風。蓋有明盛時、雖爲時文者亦必研究六籍、泛覽百氏、以培其根柢、而窮其波瀾。鏊困頓名場、老乃得遇、其澤於古者已深、故時文工而古文亦工也。史稱鏊上言欲仿前代制科、如博學鴻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謏聞之陋。時不能用。又稱鏊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弘正間文體爲一變、則鏊之所學可知矣。集中尊號議、昭穆對、大旨與張璁桂萼相合。故霍韜爲其集序、極爲推挹、至比於孔門之游夏、未免朋黨之私。然其謂鏊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則固公論也。其河源考一篇、能不信篤什所言、似爲有見。而雜引佛典道書、以駁崑崙之說、則考證殊爲疎舛。此由明代幅員至嘉峪關而止、輶車不到之地、徒執故籍以推測之、其影響揣摩、固亦不足怪矣。

敍文恪

崇禎癸未季春日收
[illegible]為仿家塋抹可恨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為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為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与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谿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檣駕濤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注滇如長虹橫漢如列缺劃雲如駛颿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晚年脱枝落英尚淡崇質大羹不和大烹不割玄酒不麴大音不弦若鍾石磬俚耳不諧蓋雄而古者也故曰以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学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懲懼箴知以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以於異端辯矣觀昭穆對觀尊親議知以於

天倫明矣觀教太子知公慎天
下大本矣觀講學觀親政
觀邊事議知公康濟之懷
矣觀歷代官制知公考古
爰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
諸柬書觀諸碑銘觀諸詩
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畧
矣是可傳矣歿曰公文可
傳也學力也二也公於壽
寧侯舊也壽寧侯戚寵
攀官大臣無恥者趍焉公自
壽寧顯後不通字姓君子
曰公之介也
武皇帝時瑾權横燕無恥者趍

焉公決去人曰去則忤瑾
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
職則去禍福奚虞焉天下
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
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游
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雲
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
柏松之秀也公沒也人曰
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
忝名臣也已故曰公文可
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
格也學力也人品也胥賴
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
可名世況於公具焉或曰

公在孔門如何渭厓子曰
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
間性善之對則式孟氏人
心道心之論宜式程朱
嘉靖十五年丙申秋八月
望後十日南京禮部尚書
前吏部左侍郎詹事府
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南海
霍韜渭先書

霞澤先生集篇目

卷一

賦
弔閭閻賦　雙松賦
去思賦　槃谷賦
待隱園賦　吳子城賦
洞庭兩山賦
詩
迎駕　春日應制
夏日應制　雨後長安街忽成巨浸
雨錢　舟次張秋冒雨上讀徐
武功治水碑　金山
自都下還吳寄翰林劉景元謝于喬二同年
靜觀樓成衆山忽見
登樓諸山忽不見盖爲雲霧所隱
風琴　青山
登西馬塢　雲山圖二首
棄婦怨　相城謠
聽人彈琴　望海行
卧病　陪夏憲副正夫遊石湖
檜軒　立春
三十五初度　遼城懷古二首

送陸汝昭通守東昌
送戚時望僉憲之湖廣
送吳汝器下第歸吳江
李承芳承箕下第以詩投贈酬之
試院贈外簾呂推官
送曾侍讀士美之南京
送楊侍讀維立之南京
葉文莊公夫人壽詞
送彭閣老還江西　送楊尚絅楊名甫毛貞
甫陸全卿四進士歸省
贈琴士楊凌　胡人歸朝歌

喜雨　送趙粟夫歸省吳江
送僧歸洞庭　題夏正夫詩卷
雨牕詩意　寄嚴守邵文敬
送楊琴士　獨坐
送同年范以貞還任寧國
謁文丞相祠　姚少師像
遊華嚴寺　元耶律丞相墓
狄梁公祠　昌平劉諫議祠
戊申歲　恭送　孝穆皇太后梓
宫遷祔茂陵　雪
送劉侍講景元使交南
送呂丕文給事使交南
送蔡進之還洞庭　送姪龍
海蝦圖　寄福建戴方伯
送刑部員外郎王存敬省祖
送袁進士翶纂修　送石邦彥知汜水
謝尚書挽詞　送李士欽祭淮瀆
雨中對梨花四首　始預　經筵次匏菴韻
匏菴約山行以東之第初至不赴
次日匏亦以雨阻以詩來紀舊約
送徐季止還南雍

卷二

詩

送東之還吳　對月有懷東之
吳禹疇副使便還吳江觀省
陳給事玉汝羞鶯見邀雨不克赴以鶯見饋
作詩謝之　蘭竹
送陳匯之正郎出知曹州
送韓勛　送王允常僉事之廣東
送周原已還任南京
即事　半舫齋種竹
送劉御史還蜀　送溫生廉還江西
中秋夜超勝樓翫月

早起　耳鳴
顧氏三辰堂　奉和匏菴謝橘三首
和玉汝謝橘　贈何醫士
送僧歸西山　史館歲暮述懷
除夜三首　送楊潤卿給事
送馮原孝知揚州　送林教授致政還閩中
送陳進士恪知宿松
哭原巳　哭張修撰亨父
喜雨　次韻楊維立初入史館
李學士釋服諸公有詩趣入史館因次
次韻廉伯庶子晝寢

贈河南巡撫楊貫之
送高良新知歸州　鄭氏鍾秀樓
送僧知海還金澤　送建德尹蔣文廣致政
還光福　朱天成寄酒味變
九月晦日玉延亭看菊
題竹贈陳御史瑞卿
送林方伯還閩　朱天昭始第進士主余
家至明年移居西鄰
天昭子希周失解　送汝行斂知南安
贈全卿　送顧承之還吉安
方巖書院二首　送傅中舍分封　魯府

沽頭行三首贈陳水部
送劉以初下第還常熟
送陳員外子章分司蕪湖
寄汀漳守備西指揮
送陳堯弼知會稽　送張時學知遂安任叔
順知定海　送白廷臣知崇仁
送周民則同知萊州
送吳大章還宜興　送錢正衛還姑蘇
送僧　奉和謝氏三亭之韻
望海亭　仰高亭
采蓴亭　送謝叅之南雍

玉汝看燈見寄　古愚
寄題明秀樓　送周進士炯還常熟
玉汝作東眺軒不忘在東諸君子也次其韻
諸葛武侯　徐詹端壽詞
贈顧鏞　太平鳥
送表兄葉志通　小適園桃花忽開
花落又作　朝陵行
遊京城西山三首　匏菴惠鶴
代簡速仲山　匏菴和樂天五十八歸
來因同賦　送陳郎中一夔録囚
匏菴臂疾予問之偶逢有詩見貽次其韻

送張學士廷祥之南京
郊祀齋宮　贈梁都憲巡撫四川

卷三

詩

壬子校文南畿得詩一十四首
楊柳青舟中見月　淮口值風舟幾覆
過揚子江　宿龍潭驛
舟發龍潭驛　觀音山
至金陵　場中初九夜有感
中秋夜　鹿鳴讌
朝　孝陵　陳朝舊城
歸省過太湖　歸自西洞庭阻風登龍
山絕頂　將發阻風
將發阻雨　秉之送至京口別去有
詩和之　又
過長江　宿遜別安隱兄
與濟阻風速沈方伯時暘飲
舟次直沽別沈方伯次其韻
寄題拱北樓　恭毅章公挽詞
送薛[illegible]下第還江陰
送華泉下第歸無錫
寄河南顧參議崇善二首

苦熱　喜雨
又　送盛進士應期歸娶吳
中　送歐陽子履董廣東學
政　送人之南豐
送吳編修克温歸省宜興
送同年俞副使濬之四川兵備
送夏璟下第還江陰
送白進士公歸省　送陳瑞卿之臨清兵備
送張叔亨御史按雲南
送李文選唯誠　冊封岷府
送仲山之任廣東參政
我生　和匏菴讀白集二首
和獨樂飯　匏菴因菜根之句復次
前韻和之　鷓鴣二首
白髮嘆　送白主事輔之還任南
京　送嚴太守永濬之西安
贈畢生昭　海日菴觀燈
送孫廷憲訓導之夏邑
二月雪　贈楊君謙
送茹鑾知唐縣　送張汝勉知祁州
哭同年劉景元諭德三首
宿樊都尉翠微山莊

病間偶成　紀夢
讀白集　懷山
病起　哭遜之振之九三首
和秉之再到京口有懷別時之作
送僧方冊歸善權寺
抱子猿　長嘯猿
過南大內翰於玉延亭
冢宰三原王公壽詞
和周少宰伯常得孫
寫與張氏雙桂堂　送李茂卿大理還嘉魚
宜晚軒　八月十六夜匏庵携酒

過宜晚軒　贈朱相之分司蕪湖
和楊侍讀介夫得子
程李二學士承　命教庶吉士
送吳禹疇之任廣東兼柬仲山
避暑傅氏山莊二首
和莫曰良早　朝之作
陸厥封股愈毋疾　送周駙馬祭告　孝陵
次韻馬少卿　經筵紀盛
寄陳一夔　送王懋倫僉事之蜀
天昭御史家藏王朋梅畫屢失而得
內閣賞芍藥四首

沈石田寄太湖圖　弔文山遺墨
贈彭都指揮督儲南還
延喆初就外傅　題手植樹
送表兄葉存仁還洞庭
送鍾欽禮還會稽　長安新堤成
經筵次林祭酒韻　送史進士巽仲歸省溧
陽　忠節祠
延喆冠

卷四

詩

內閣賞芍藥二首　贈曹郎

送王參政還河南　送同年何汝玉知贛州
府　贈陳御醫公尚
送蘇伯誠編修僉江西憲司提學
贈少傅徐公挽詞　徐太夫人挽詞
招姚存道　送存道
送楊應寧副使還秦中
送同年袁德宏還任漢中
送倪尚書之南京　送玉汝使長沙
種竹　和馬少卿見慰獨居之
韻　偶成二首
聞蛩　己未歲南歸至德州口

占　　過西洞庭徐氏
飲徐氏新樓　登縹緲峯
林屋洞次傅水部韻
自西山歸東洞庭　遊吳城西諸山
天平　南峯
一雲　金山
登萬壽寺佛閣　望陽山
焦山　甘露寺
金山　飲雲龍山放鶴亭
飲德州鄭主事分司園亭
送徐司空致仕　送王尚書之南京戶部

韓亞卿貫道見示屠冢宰諸公倡和之作
寄蕭給事文明　庚申長至有事於東
陵倪冢宰與韓兩少宰俱有詩贈行和之
謝韓侍郎　次韻鮑菴謝橘
鮑謂木奴與鴨脚子同至不宜見遺仍次前
韻　次韻玉汝謝橘
雪後有懷小適園三首
銅爐　郊祀齋居次韻倪冢宰
慶成宴二首　賀李諭德子陽五十得
子　次韻玉汝春寒有感
海月菴觀燈　韓侍郎庭中芍藥盛開

送馬良佐學士還南京
孟秋夜陪饗　大廟值雨禮成趨出門且閂
歸途水幾沒滕是夜惟予與謝亞卿同之
送全卿赴浙江憲副
中元朝　陵值雨已而開霽次倪韓二長官
韻　追次三原王公謁　陵
之韻　贈郭揮使宏守備東平
鮑菴作板屋詩以落之
再次　三次
次韻板屋二適　負暄
看雪　尹冢宰壽詞二首

顧都憲竹間書屋　贈戴大賓
送劉都憲廷式巡撫寧夏
贈劉司馬時雍　送韓亞卿謁　陵
奉和屠侍郎元勳謁　陵
贈寫眞賈誌　三忠祠
和劉司馬先子　壬戌九月
秋日齋居值雨已而大雪呈韓亞卿二首
韓見和復次韻　次韻玉汝五老會
送沈世隆　癸亥歲二月八日看牡
遊功德寺　香山
登毘盧閣　贈郭孟丘

橘荒嘆　次韻東之詠走馬
次韻東之蓮花燈　與東之登郡城樓
碧桃花　和東之得子
遊太湖　贈橫山人王清
洞庭新居成　和東之塘橋郊居白適
之韻　蘭竹石
對山　倪同知加冠服致仕
孝宗皇帝挽章　鳳雛行贈毛錫朋

卷五

詩

過故狀元施宗銘墳
山行三首　天平
靈巖玩月　靈巖懷古
東之作且適園有詩和之
修孝館秋晚白蓮一朶忽開
吳文定公挽詞　遊虎丘二首
送唐子畏之九仙山祈夢
歌風臺　海塘謠
燕巢歎　五月七日陪祀　泰陵
二首　入閣次仲山見寄之韻
恩賜玉帶麒麟服　十一月廿七日被　詔
紀事　景陵歸途作

玉泉亭　巳巳正月十三日夜分
獻　屋辰二壇作
十四日慶成宴上作
次謝少傅韻　春波書屋爲屠司寇賦
題畫牛　題五同會詩後
宣廟畫猫歌　巳巳五月東歸三首
贈延河王郎中　得雨贈王郎中
至徐州口占四絕　偶成
次韻東之　曉渡白洋灣
宿兗峰寺　行次相城有感
宿華嚴寺　贈勤上人

次韻蔡九逵投贈　再遊林屋洞
宿法華寺　坐法華寺後石上望橫
山人家歷歷可數寄王元德
訪元德　寄隱者
越來溪懷古　宿盧氏芝秀堂留別師
邵師陳二首　過黃野沈氏阻風望洞
庭甚近而不能至
酒熟志喜　荆溪雜興
惠山至永定　沈亞卿時暘約遊張
公洞途中風雨大作舟人云不如先往善
權爲便口占一詩寄亞卿

稽盡溪　張公洞
善權洞　善權寺
和錢元抑共贈　貞貞甫大參立二石於
庭邀予賦之　垂雲
漏雲　謝人送楊梅
苦雨二首　病中五適
蒲墩　竹夫人
二西几　絺幃
布被　王應爵侍御過訪將發
阻風復留　過子艮別業
王唯顯欵鶴軒　次韻賀憲副澤民會老
詩　盛汝弼得孫
春日山行三首　謝賀憲副澤民示𢡟生
書　過范氏近竹園
送李給事貫使占城
恭題宣廟畫馬　鼠須筆
送尤宗陽進士之京
贈石湖處隱君伯常
飲横山吳氏醍醐亭
自横山歸洞庭　贈寫真
偶成　洞庭新建廳事柱下獲
一瓶中有錢曰太平喜而口占

重到宜興　宿毗陵驛

卷六

詩

次韻林都憲待用蜀中行師二首
飲陳以巖頤孫堂　夜過西虹橋
賀師邵初授御史次師陳韻
題舊寫真　贈僧還杭州
訪徐季止於瓜涇　襟帶江湖樓為仲山都
寫作　題東之塘橋新樓
登陽山大石　遊天池和仲山韻
徵明飲怡老園有詩次其韻
偶成三首　登龍門次師陳韻
靈巖山　栲栳墩
遊湖　韓文公藍關圖
送吳縣海董仁之任鄞丞
予伏林下覩閭閻之疾苦惻然求之繁多循
循吏之難值也每以為歎癸酉六月客有
過予談海虞胡令之政者為賦詩
留別王濬之和文定公韻
鄒道士聽雨堂　贈仲山
癸酉春雪　王應爵侍御家園八景
愛山樓　靜觀軒

栖巖亭　友石亭
水月軒　慕濂亭
後樂亭　味菜園
與嚴太守道卿同登莫釐峯
與道卿鳴陽輩同遊法海寺循平嶺涉楊家
塢還飲偃月岡
雲間曹憲副時中夢予抱病作詩見及有可
惜中與天下計獨留忠鯁老東吳之句因
酬之　再遊南湖
送陳指揮蕃遷浙江都司
湖心亭　戶部正郎無錫錢世恩
乞歸養母作樓曰愛日予爲賦詩

贈錢元抑　過鄧尉山題天真上人
新開禪院　有約登天平絕頂者行
至龍門力憊而止
天平范氏墳　遊治平寺登吳王郊臺
金澤僧辨如海年八十九矣手製草葉併詩
見貽因和之　送蕭尹九成
次韻徵明失解柬九逵
碧螺峯　甲戌春偶成
二月十二日雪　苦雨和施鳴陽
與宜興邵天錫小飲象鼻嶺

至太倉欲觀海不遂
舟中望崑山　還至維亭
同年湯侍御用之自壽春來訪予于吳中流
連久之時同年在者惟仲山世熈兩中丞
因邀爲石湖之遊日云莫矣直至上方而
還因賦詩爲別二首
六月十九日避暑偃月岡
東山園寄同年謝少傅
九月二日登高　與謝憲副德溫遊陽山
箭缺至半山寺而止
奉次楊新二閣老見寄之韻
陳以釣得子二首　將遊毛公壇宿包山寺

明日雨不克往　次師陳西平草堂韻
乙亥新正十日過陳湖二絕
二月與適園梅花盛開四首
三月六日庭前柏樹有露如脂其味如飴或
曰甘露或曰非也作詩紀之
和九逵見招山行　消夏灣
明月灣石板　石公山石洞
石公山試劒石　石公山
林屋洞口古井　徐氏薜荔園
五月十三日過東岡看新竹時楊梅正熟紅

綠榆映甚可觀也詩因及之
慰秉之　酬鳴陽苦熱韻
喜玄敬少卿致仕
卷七
詩
追思慈愛堂爲武定侯郭勛賦
四月九日與弟秉之進之過迎安橋顧氏因
偕玄敬登陽山絕頂次日過虎山橋七寶
泉至靈巖山而遂得詩三首
虎山橋　七寶泉
和林都憲見素待用見寄之韻三首

八月四日送子延喆北上八日至鎮江遊甘
露寺看狠石泛舟登焦山至絕頂順風揚
帆直抵金山壯哉遊乎得詩四首
甘露寺　焦山
金山　鶴林寺
懷泉　野航
庭前牡丹盛開　送蕭九成
八仙獻壽圖　飛仙圖
得孫喜而有作　廣成子壽圖
韓文公勘書圖　贈況山人
覽黃省曾明水集　東岡隱士築亭於松竹
之間名曰欵相意以爲予予不敢當而有
也爲易曰來賢八月二十四日初會亭上
口占一律
八月十五夜再得孫復次前韻
送吳文之會試　次韻東岡十詠
杏林　三月三日庭前白牡丹
一枝獨開　董諭德文玉歸省其父
太守德初詩以寄之
秉之齒落有詩且誇于齒之牢和其韻以慰
之且自慰云耳　姪延學作亭湖上
讀擊壤集效其體　水仙花

丁丑八月二十日與弟姪輩泛太湖將遊石
蛇山舟發微雨既而雨大作抵消夏灣蔡
九逵舍宿明日雨又作遊興索然乘便風
而返至家則日出皎然矣爲之一笑賦詩
紀之
庭梧七首　和秉之送菊
瑞柑詩　素履詩
東籬詩　西湖
丁丑十一月得宣府報
再次曹定庵憲副見寄之韻
舟次荊溪和杜子美客夜韻

夜泊方橋　河橋升發歸途作
宿毘陵驛　黃勉之明水草堂
送李尹經述職之京
谷石幽賞圖　偶成
秉之六十初度　雙湖詩爲僉憲謝廷桂
作　偶成三首
題四皓圖　謝安閑棊圖
秉之惠巾賦詩謝之
四月八日飲陸長卿園亭
三月望日飲張廷徵園亭
延喆使歸自福建行衢州錦川石立於庭前

戲作　玉林
東湖書院爲吳獻臣都憲賦
虎丘　送李端甫端行昆仲還
嘉魚　野人献菊若色每叢作
雙鳥並立名曰翠菊爲之賦詩
再至天王寺有感　慰東岡矣子
挽施仁德　巳卯開歲運雪有作
戲咏羊皮燈　巳卯開歲九日郊餘宅
咏燈　詠魚挽燈
朱半山挽詞　次邵侍郎國賢見寄之
韻　三月二十三日賞牡丹
秉之不至有詩來次其韻
次林見素中丞見寄之韻
閏中秋觀月仍兩度生辰喜而有作
木石居士爲葉文節賦
閏八月中秋夕再至靈巖
重陟靈巖玩月詩　憫松
七月三日大風　送顔櫰
次石田松石圖　題任月山飲餞圖
米南宮若溪春曉圖
杜允勝偕陸子潛兄弟攜酒至園亭
諸友飲怡老園分韻得春字

卷八

詩

至樂樓詩爲大學士費公賦
重賦弔文丞相祠　盧侍御師邵來爲予於
山中時酷暑與約爲山寺之遊未明舟乃
潛發有詩來次其韻
次韻施東岡喜雨　費倫同七十少同硯席
者也　次韻沈方伯良臣爲余
七十之壽沈與余同生庚午又同在郡膠
今同致仕　贈葉廵按忠
陸長卿爲三山甚偉因賦

延素藏李嵩畫因題其上　五色菊
送王守會試　送賀志同少參之官廣
松石齋
東　瓦屋山歌
白巖歌爲喬希大司馬賦
和林見素次蘇子卿見寄之韻四首
聞尚書泉山林公訃
懷特卷爲歸仁賦　荊山小景爲王維綱兵
侍賦　觀福建內臣進花鳥賦
贈黃道士　送高德充還越
寄韓尚書貫道　奉和東岡歲暮有懷見
目錄　二十一
寄之韻　次韻文稷明見贈之作
和謝少傅晚步見寄之韻
憶東之　久旱喜雨
唐子畏臨李成羣峯雪霽圖
毛都憲七十邵二泉以前韻爲寄復次之
與林司空見素同登上方
送毛百朋之北京應舉
送大行人柯君使畢還閩中省覲
林見素自吳過二泉二泉有作次其韻
傷庭梧　金氏亭上賞菊昔曾於
此奉牡丹　癸未春予送女至京口

至之明日爲上元節是夜宴邃庵楊少傅
遊招隱等寺　茅山
茅山巧石亭　孟子河孫氏樓
張旭春草帖　禽言
次木齋閣老見寄之韻
知樂亭　六月苦熱壬子日得雨
喜甚　送盛[illegible]憲巡撫江
西　題畫
和東岡詠蛙　謝郭長淵惠橘
丹陽孫思和訪予於洞庭詩以送之
重陽前二日東岡人來約登高之處詩以報
目錄　二十二
之　東岡有只愁風雨似今
朝之句走筆次韻答之
九日登象鼻諸嶺　重陽後復雨速東岡
和見素尚書得謝之韻二首
歲暮有懷木齋閣老因寄
胡太守冬季存問謝之
復生　盧師召侍御新建范文
穆祠於石湖傍有詩次其韻
重遊一雲寺　遊穹窿山
和邵二泉申詔許終養韻
月夜與客飲于大石

余斷送迎久矣内翰張維中奉使三湘還過
吳治具邀余過虎丘余不能辭也賦詩一
笑　邵二泉點易亭右得泉
有詩次其韻　錢汝礪院使八十
辛巳新春有感　十三絕句
題西湖春景　寄韓司徒
王成憲府博自崑山來爲予七十壽成憲時
年七十八矣追數京師詩社中人惟予兩
人在者感劉禹錫詩因成四首
偶成　志喜和東之韻
故順菴駱先生挽詞
石田學蒙泉閣老畫菊詩
虎丘陸羽泉埋沒荒穢久矣禹君尹長洲始
命疏濬且作亭其上以表之予賀茲泉之
遭也賦詩紀之
卷九
聯句
昌平道中大風聯句
陽山大石聯句　石湖阻水聯句
除夕喜雪聯句　石湖聯句
第三泉亭聯句
近體樂府
壽徐少傅二首　六十初度自壽四首
賀林冢宰二首　六十三初度君謙以詩
爲壽和之　吳惟謙同年壽詞
過太湖　賀東之授經府
卷十
序
東原詩集序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
序　贈毛給事序
送廣東參政徐君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送毛檢討歸省序
送劉學諭之魯山序
送陳宗理知永定序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鄉試同年會序　王氏家譜序
送郝水員外郎傅君序
卷十一
序
會試錄後序　送長蘆運使宗君序
丙辰進士同年會序
送王都憲序　贈王升之序
贈少傅徐公序　送冼馬梁君使交南序
贈陳希承序　贈徐子容序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送修撰劉君歸省序
送福建按察副使劉君序
卷十二
序
贈御史王君序　送俞希曾知浮梁序
贈伍方伯序　孫可之集序
古單方序　壯節録後序
贈知六安州馬大夫序
送南京吏部尚書林先生序
式齋稿序　上海志序
小學集註大全序　姑蘇志序
送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會試録序
卷十三
序　引
鲍菴家藏集序　贈南京兵部尚書林公
復官序　蘇郡學志序
重刊左傳詳節序　瓜涇集序
贈謝封君序　重刊唐六典序
遊名山記引　春秋詞命引
卷十四

序
贈鴻臚卿毛公序　嘉善志序
金山衛志序　容春堂文集序
重刊王逸註楚詞序
申鑒註序　皇甫持正集序
送秦山人序　送工部正郎朱君掄材
還朝序　東萊滕氏族譜序
雲水詩集序
說
愧知說　鏡柯說
王良貴字說　吳爽字嗣盛說
樂全說　森甥字說
澹菴說
卷十五
記
五湖記　七十二峯記
登莫釐峯記　靜觀樓記
黃公山釣臺記　黃陵岡水神祠記
吏部驗封司題名記
保義堂記　貴州鎮守公署記
安隱記　吳縣學射圃記
昭恩堂記　寶坻縣新城記

卷十六

記

亳州營建記　吳縣修和豐倉記

思忍堂記　興福寺山居記

高真堂記　濟寧州工部分司題名記　醒酬亭記

吳興閔氏重修先塋記

東丘會老記　東望樓記

慈湖書屋記　且適園記

卷十七

記

天趣園記　通州重建狼山廟記

堯峯山佛殿記　吳江城記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堅瓠記　陽山草堂記

虎丘復第三泉記　提調學校御史廳壁記

范文穆公祠堂記　從適園記

董南畿學政御史廳壁記

芝秀堂記　蘇州府重修學記

雲南省城廟學記　石莊記

卷十八

內制

伏羌伯毛銳加封太子太保誥文

封張眞人彥頨誥文

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謝綬誥文

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琳誥文

封慶陽伯夏儒誥券文

慶陽伯夫人葉氏誥文

勅工部郎中郝海畢昭

勅遼東巡撫都御史鄧璋

勅秦府永興王府鎮國中尉敬

禮部尚書張昇進太子太保致仕勅文

勅司禮監左監丞張溫

景皇后尊謚勅　代禮部上　景皇后尊號議　遣祭　景皇后文

祭宜黃郡主文　諭祭駙馬都尉樊凱父南城兵馬副指揮文

諭祭樊凱母文　諭祭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贈尚書沈祿文

諭祭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璚文

卷十九

奏疏

土邊議八事　時事疏

辭免內閣一　二

辭免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蔭子入監　辭免少傅兼太子太傅
乞歸一　二
三　謝准乞歸
辭朝　謝賜銀幣鞍馬
論保國公朱暉功次
論言官得罪
卷二十
奏疏
謝存問疏　講學篇
親政篇　辭免恩蔭疏
卷二十一
碑
伍相廟碑　伊王神道碑
重修顏子廟碑　無錫縣太伯廟碑
鄭縣明道先生廟碑
武昌忠孝廟碑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
通州馬神祠碑　蘇州府重修城隍廟碑
陳氏祠堂碑
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黎公神道碑
卷二十二
碑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
太保謚文定吳公神道碑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公
神道碑
鄖陽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俞公墓碑
盛氏先塋之碑　廬州府馬侯遺愛碑
江淮平亂碑　蘇州府建文丞相廟碑
杭州重修岳武穆廟碑
卷二十三
愧齋先生傳　張養正傳
東岡高士傳　貞烈熊氏女傳
夏忠靖公傳　容菴葛君家傳
先世事畧
卷二十四
碑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神道碑
中奉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
使沈公碑文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顧公神道
碑文
邵尚書母過氏太淑人貞節之碑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吳郡治水之碑
卷二十五
行狀　墓表
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
文毅公行狀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傅公行狀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謚康敏
白公行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墓表
贈孺人李氏墓表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表
劉驛丞墓表　藩司署尹君母丁氏墓
碣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清
吏司郎中陳君墓表
石田楊君墓表　黃和仲墓表
卷二十六
表碣
知永年縣致仕尤君墓碣
趙處士墓表　錢隱君墓表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貞孝先生墓表　漢陽府推官致仕劉君

墓表
樂丘阡表　華封君墓表
陳封君墓表　誥封淑人劉氏墓表
周牧菴墓表　大庠李先生墓表
府張公墓表　中議大夫江西知南安
郎吳府君墓表　封奉直大夫禮部員外
令人吳氏墓表　崇明醫學訓科杜府君
太孺人譚氏墓表　贈監察御史陳府君配
卷二十七
誌銘
右春坊諭德劉君墓誌銘
陸處士墓志銘　靜菴處士墓志銘
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謝公墓志銘
安人姚氏壙銘　知將樂縣陳君墓志銘
湖廣按察司副使蕭君墓志銘
恭人李氏墓志銘　封孺人賈氏墓志銘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墓志銘
太醫院判陳君墓志銘
兵部武庫郎中吳君墓志銘
承事郎徐君墓志銘
卷二十八
誌銘

貴州按察司副使陝公墓志銘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姜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談公墓誌銘
廣東按察使趙君墓志銘
雲南按察使進階中奉大夫張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墓
志銘　封孺人徐氏墓志銘
卷二十九
誌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太師諡端毅王公墓志銘

封太安人楊氏墓志銘
伯兄嵩之墓志銘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副使致仕朱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墓志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閔公墓志銘　石田先生墓志銘
亡妹故葉元在室人墓志銘
鄉貢進士吳文之母萬氏墓志銘
皇甫成之墓志銘
卷三十
誌銘
南京刑部郎中進應天府丞中憲大夫張君
墓志銘　故河南監察御史程君
墓志銘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徐公墓志銘
中順大夫知河南彰德府事嚴君墓志銘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沈公墓志銘
故中憲大夫知溫州府事文公繼室吳安人
墓志銘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
副使賀公墓志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文僖靳公墓志銘

勤上人塔銘　延質壙銘
卷三十一
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沈公墓志銘　南雄府推官魏府君墓
志銘　亡弟杭州府經歷中隱
君墓志銘　封翰林院編修徐君室
太孺人沈氏墓志銘
陸冢宰母太夫人華氏墓志銘
南京禮部尚書鄧公母太淑人過氏墓志銘
亡女翰林院侍讀徐子容妻墓志銘

哀詞
臨海陳公哀詞　楊文懿公哀詞
陸詹事哀詞
祭文
祭太常鄭少卿　祭陳太常
同年祭張希載侍御
祭彭文思公　祭吳文定公
祭錢世恩文　祭白都憲文
祭靳文僖公文　祭靳夫人文
卷三十二
頌贊
御賜禁方頌　恩章三世頌
孝廟御書贊　御書秘方贊
王者作寳頌贊　丹陛糾儀圖贊
少傅馬公像贊　楊侍郎維立像贊
東坡笠屐圖贊　吳文定公畫像贊
東峯吳鳴治像贊　先少傅昆弟行樂像贊
自贊　王惟顯像贊
巡檢李楨像贊　伯兄安道像贊
林知府利聰像贊　施鳴陽畫像贊
謝安石像贊　謝靈運像贊
謝疊山先生像贊　疊山夫人李氏像贊
汪玉川像贊　孫真人像贊
王光菴像贊　尹待御倫像贊
錢孟津像贊　王貞愚敎菴像贊
箴銘
主一齋箴　遜敏齋箴
二箴　治怒箴
治懼箴　愼疾齋箴
非飲酒銘　大雅堂銘
古硯銘　敦叙堂銘
瑞芝圖銘　端硯銘
井林亭銘爲吳南夫太常作
鈐山堂銘　欽硯銘
卷三十三
雜著
儇母傳　短解
鷄鳴夜解　人心道心論
相論　擬皋言
職官考　讀宋史
敎太子　尊號議
卷三十四
雜著
昭穆對

春王正月辯　獲麟說
河源辯　性善對
讀墨　書皮日休集後
答問　讀解
擬盡平羣盜露布　重修善權寺募緣疏
賀平李曾賊文

卷三十五

題跋
恭題　仁廟監國令旨
又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隷　勑　邢麗文家藏洪武三年

定戶口勘合帖　讀曾子
讀孔叢子　讀晏子春秋
跋葉文莊公手書　書直道編後
題元人書　跋貢西山墨蹟
跋蘇子美臨懷素自敘帖
題宋丞相墨蹟後　跋李西臺書
跋王雱書　跋蔡之墨蹟
跋臧之墨蹟　題宋進士王伯虎授建州叅軍勑　書孫可之集後
題古本列子　跋吳文定公與沈石田手札　跋充道所藏朱文公書

又　題夏仲昭墨竹
題東湖潘氏宗譜　跋蔡九逵石蛇山記
題東坡竹卷　跋五賢象
跋宋文丞相過小青口詩
跋宋著作王蘋襃勑、書王德文公様後　題魏鶴山杜範李心傳手札　跋宋理宗賜鄭清之御筆詩　跋王唯顒家藏宋世登仕郎牒　題蓬軒類紀
題趙子昂蘭亭十三帖
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跋古本九經　跋黃山谷草書墨跡
題顧門中六逸圖　題石勒問道圖
題張長史郎官廳壁記
跋張長史草書　書王安道登華山圖
恭題巡撫南畿李司空四世誥命圖

卷三十六

與人論攝生書　復王巡撫
復尹太宰　與韓尚書
復謝閣老書　與林都憲待用書
與陸冢宰書　復邵尚書書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復巡撫李司空　又
復邵二泉書　與王都憲懋中書
復邵二泉書　與某書
復邵二泉書　與林見素書

震澤先生目録終

震澤先生集卷第一

賦

弔闔廬賦

昔聞闔廬之霸吳兮卒託體乎茲丘睨生跡之已泯兮曾不可乎復求峯巒紛以□兮深屏靄翳以相謬叶忽乎闔之斯裂兮劍池深而深黑俯莫測其所窮兮仰不見乎白日兩崖鬱起而闔闔兮又巉嶻而千紀信天造之險巇兮爲神怪之窟穴將舉首而闚其淺深兮先魂驚而縣栗彼呂政之雄哮兮力驅石而塡海將破山而求之兮竟不知其所在宜元之之不信兮猶往牒之我誣歲正德之協洽兮劍池忽

焉其枯涸何昔日之濟淪兮今山徑之嶢崎伊木旱之常數兮升于心之所度石磴衍而雙啟兮類墓門之額敞試往造乎其間兮將衆試而旋却始沮洳以忽明兮試欲退而不可儼湊題之可捫兮森怪石之欲墮豈漆鐙之將滅兮若有俟乎王果喉異王之物化兮求彷彿其不見想頭池之既摩兮何有玉鳧與金雁彼槃郢與扁諸兮疑此語之爲幻何千年之神閟兮忽一朝而呈露也旋顯然而復閉兮殆神物之呵護也前豐山之張項兮後會稽之妖珈鋼南山其猶有隙兮信多亂之爲害獨空丘兮以保全兮與茲丘而增慨

雙松賦爲同年謝少仁

鬱雙松之並峙兮一不知其封殖之歲年於今磊砢兮文章錯而珍鱗蒼虬拏空以騰上兮欲凌雲地以屈蟠萬木凌冬而僵死兮獨青青其不凋惟將人義士之立　朝兮正色儼然貌不可乎犯干彼幽人之何知兮日望對而盤桓朝乎伐其挺直兮夕乎摧其清實固非藍田之棄丞兮抑豈華陽之眞官願千秋以相保兮歷氷霜於歲殘使明堂大廈之棄遺兮非予心之所患

去思賦有序

三山林侯利瞻知吳郡甫三年擢兮省滇南闔郡之民戚戚嗟若謂侯甚宜于民而遽我以去予謂循吏之難久矣自頃權奸柄政政以賄成一時在位者因競爲掊克以入私門不惟　國法有不及雖士之清議亦不復行曰彼以緩禍也而莫之罪焉於是相師成風雖平日稍知慕義者亦且肆行而莫顧曰吾以緩禍也於戲綱紀其壞乎廉恥其喪乎于斯時也有能潔然自守終始不渝者幾人此林侯之政所以尤難而重吳民之思也予乃推願留者之意爲之詞

猗嗟林侯兮胡不爲我少留世方競以貪僀兮侯獨錙銖而好修維吳民會幾時兮惠政日以旁流念往歲之大侵兮分轉死于溝壑賴我侯之敷政兮不競

絲而于手哺我兮被我育我民兮如母我耕于野兮我出我途寇偷無戒兮吏靜不苛仰有施兮俯有稚非侯之仁兮誰使　昔黎孔明兮明且不頗嗟滇之人兮其獨謂何攫侯袪兮挽侯馬願侯重來兮不聊此暇

槃谷賦

夫何太湖之森莖兮峙雙玉於西東蔚濃紫之巑巖兮峯巒抱而中空渡瀦汪洋而交貫兮仍磊塊之無窮稻畦鱗次以櫛比兮美西崦之寬宏亭臺儼其高下兮閭巷互而相通嗟夫人之好脩兮乃行義於其中握瑾瑜而不耀兮甘自混於凡傭朝出耕而暮讀兮澹浮名之夕空非夫人之獨善兮慨斯世之不庸不吾庸其亦已兮信橫目之爲恫仰觀山之峩峩兮俯瞰水之溶溶偃仰山水中以自得兮將有言兮是從將無言兮是從

待隱園賦

冢宰楊公作園于京口曰待隱謂將歸老乎此也而遭際　明時顧莫之遂予爲作賦以明其初志云詞曰

我滇于家兮邈雲山之阻艱慨歲暮于安歸兮聊税駕乎江干稍葺茅以爲宇兮又纍石以爲垣羌蕙之百本兮忽韶竹之千竿初予與子心約兮漸將於

此乎盤桓何　皇恩之翕赫兮鄕白身其猶未畀
授鉞於閫外兮節制道十三邊旋持衡於廟堂兮望
進退乎百官誓捐軀而不悔兮顧初心其猶自慚悵
松筠之無主兮恐猿鶴之多怨彼出處之難定兮伊
自古而則然迺　國恩之既酬兮將不日而來旋

吳子城賦

予嘗過吳故墟未嘗不慨想其盛而悼其衰也故爲
之賦

泰伯遺墟干將故里兮閶臺飛觀兮姑蘇次胥彼荒郊
羗何爲乎城之東但見愁煙鬱而四積悲風條而時
起頹墉突阜剩水殘濠野雉朝雊鵂鶹夜號沉矛折

戟墮珥遺簪漸漸性麥之秀離離彼稷之苗父老告
予曰此吳王之遺宮也方吳盛時志大功高入楚柏
舉敗越夫椒城規方於八卦門借擬於三朝跨長洲
之茂苑館苧羅之豔妖帶以錦帆之涇壓以金母之
橋爰有涼臺溫室鏤楣繡桷風亭月榭硬壁椒塗飾
以璆琳琅玕間以木難珊瑚鳴珮鳥逕高冠鵠趾白
謂百世君之豈意至於是耶吳祿既更歷代崇飾奉
申夏梔秦皇刻石危亭岌嶪雕欄紆直齊士之棱疑
香之室木蘭之堂交映翕赫疊石則巖巒崢嶸縈沼
則困潾澄碧開並羅生乎其間竹松駢列於其側羅
綺爭春而妖冶歌鐘入夜而嘈雜嬉白晼於隘玩皮
陸侈於酬答迄宋迄元更爲治所雙蓮四照池光森
而歲時覲游擬甃跡者而何至於是耶蓋自元政隳
羣雄鶩白駒醵酋乘間竊據挾吳湖杭以自雄擢黃
蔡葉而爲輔盜稷下之文儒忽太湖之飛渡愓戀迷
樓卓矜郿塢條　天兵四面以重圍金城百雉而莫
固扶彈九攻蒼皇一炬歷代繁華可憐焦土遂使燕
巢再燬麋鹿重游竭南國之脂膏坐受其困微東溟
之波浪莫洗其羞且夫傾宮阿房非不麗也鉅橋瓊
林非不富也嶒函鞏洛非不固也自古如斯曷之故
也豈仁義不脩燕安之可畏耶將氣運降常盈虛之
有數耶惟是吳墟殷鑑斯在前既覆轍後仍蹈登

茲城以興回寄千古之一慨

洞庭兩山賦

楚之湖曰洞庭吳之山亦曰洞庭其以相埒耶將地
脉有相通者耶郭景純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
傍通是未可知也而吾洞庭實兼湖山之勝始山特
爲幽人韻士之所棲雲依佛子之所宅至　國朝名
臣徵辟往往出焉豈湖山之秀磅礴鬱積至是而後
泄於人耶東岡子曰山川之秀寔生人才人才之出
益顯山川顯之維何莫過於文兩山者秘於古而
顯於今其實有待乎無用辭乎曰然乃爲之賦其詞

吳越之墟有巨浸焉三萬六千頃瀇瀇湯湯如以[illegible]
瀰渤之范洋中有山焉七十有二盼盼忽忽如[illegible]
方丈之彷彿日月之所升沉魚龍之所變化百川攸
歸三州爲界所謂吞小夢八九於胸中曾不帶芥者
也客曰試爲我賦之夫太始沕穆一氣推遷融而爲
湖結而爲山爰有羣峰散見疊出於波濤之間或現
或隱或浮或沉或吐或吞或如人立或如鳥騫或如
黿鼉之聯或如虎豹之蹲忽起二峰東西相掎有若
巨君彈壓臣庶又若大軍之出千乘萬騎旌幢葆蓋
繚繞奔趨東山起自莫釐或騰或倚若飛雲旋飆不
知幾千百折至長圻蜿蜒而西逝西山起自縹緲或

起或伏若鸞鶱鳳翥不知幾千萬落至渡渚迴洑而
北折試與子登高騁望近則重岡疊嶺谺呀嵯谽
縈洲枉渚蜿蜒緬邈遠則煙無渺瀰天水一碧帆影
見而忽無飛鳥出而復沒靄嵐則返照孤棱井山則
輕煙一抹此亦天下之至可觀也若乃長風駕浪𣀮山
欲野足使人魂驚而汗駭及其風日晴熙縠紋漣漪
又使人心曠而神怡至於瑤海上月流光萬頃星河
倒懸盪漾山影又一奇也遙山霧雪凝華萬盤玉鑑
冰壺上下相合又一奇也風雨晦明頃刻異候煙雲
變滅只尺殊狀雖有至巧莫能爲像試嘗與子弔古
尋幽則有迴巖崒嵂綺寮相通梵宇暮鼓晨鐘

許藤靈巖美前長松金庭玉柱石函書[illegible]靈寶文之
之所閟也貝闕珠宮繡紋鳴璫柳毅書生之所跪也
翠峯北圻范蠡之所止息黃村角頭綺皓之所從逝
也而闔廬夫差之跡尤多有者[illegible]月之消夏之灣
牧馬之城圖虎之山練兵之瀆射鴨之[illegible]出金鐸於
淺瀨逸梅梁於激湍他若毛公燒丹之井葛稚煉藥
之墩聖姑絕粒之墟雷霆降龍之淵其石則岌嶪嶙
峋瘦瘠嵌空奇章有甲乙之品宋艮嶽有永固之
封其泉則[illegible]淪洑洲甘寒澄碧[illegible]衣無礙之名
天衣禪師悟道之跡斯地也孫尚書欲卜居而不能
范文穆思遊至而不果豈如吾人生長茲土依巖架

棟占野分圖散爲村墟聚爲閭閻桑苧交陰雞犬鳴
吠里無鄉解劇孟之俠市無桑間濮上之音婚姻相
通若朱陳之族理亂不識若武陵之源佛狸之馬跡
不到周顒之俗駕自旋星羅五車地縕三斑盧橘夏
熟楊梅日殷園收銀杏家種黃柑梅多庾嶺梨美張
谷[illegible]茶茗葭餘箭竹水族則時裏白鱠殘之銀
魴鱸鯽鯊自昔所珍吾且與子摘山之毳擷野之茸
酌湖之釀醉湖之醲泛白少傅月夜倚弦之舟和天
隨子太古[illegible]之歌弔吳王之離宮訪[illegible]之靈窩
凌三萬頃之碧瑤覽七十二之嵯峨其樂亦足樂乎彼
岳陽彭蠡非不大也而乏離英之氣夫台武夷

非不尚且麗也而無浩渺之容盖物不兩大崔序
鍾茲謂人間之福地物外之靈峰是以桂游觀之
而未知造化之工且夫天地之間東南無下非是湖
爲之尾閭洩之潴之則汎濫橫溢江左之民其爲魚
乎懷襄之世洲渚浮非是山爲之砥柱鎮之統之
則奔激暴齧湖東之地其爲沼乎唯夫天作之寬以
納以容地設之隘以襟以帶禹順其流分疏別派三
江既入萬世永賴而後吾人乃得優游於此蓋至是
而後知造化之意深神禹之功大詩曰
吾何歸乎吾將歸乎湖上之青山世與我而相遺超
獨觀其滄遠海山兆鼇不可以縣到非茲峰之洵美
兮吾誰與寄此高懷

詩

迎駕

象輦犇騰馬並馳後來人輦獨逶迤緋袍夾道千官
立銀甲分行萬國隨太液風微旗蓋旆蓬萊雲近仗
潛移太平二十年 天子正是文章極盛莊

春日應 制

奉天朝罷曉曨曨勅使傳宣禁苑東好雨晴時三月
裏鑾輿遊遍百花中東皇默運無言化南國新妝不
戰功歸聖明堂還布德豫遊分與萬方同
宮闕沉沉晝漏長步從黃道聖青陽六龍整馭天行
健萬象含暉地道光雨足漸臺楊柳色風廻合殿杏
花香太平有象無方樂宵旰雖勤也不妨

夏日應 制

水晶宮殿晝沉沉別院春歸碧樹深南陸迎長欽馭
日東皐早久望爲霖曆中星火脩堯令弦上薰風識
舜心幾務了時多暇日試開黃卷一披尋
峥嶸日腳火雲紅竹館荷亭望晚風天下誰爲無暑
地月中寧有廣寒宮永須玉井恩施溥露憶金莖渴
思空多少蒼生方病暍爲霖須仗傅巖翁

雨後長安街忽成巨浸

大雨西來勢壓山長衢浩浩起波瀾始知滄海桑田
變只在陰晴反覆間

雨錢 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錢□□元號

蒼天俗憫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〻時〻又
困何如只賜與豐年

舟次張秋□□讀徐武功治水碑

長堤十里隱如虹來往行人說武功濟水突來無究
濟鐵牛屹立尚西東□□□□下人功歟天功因□底運
自通濟罷穿碑人不見北來東下兆寅空

金山

大江中峙小崑崙勢遏洪濤幾欲奔萬古乾坤限南
北一方鍾鼓自晨昏地卧山峯出潮添來浪淵
半吞沒得中泠自前後月圓新賜出詞垣

自都下還吳寄翰林劉景元謝子象二同年

大通橋下水送我到蘇州君心與之同滔滔日夜東
南流千山萬山隔不斷天南天北長悠悠燕南車塵
高十丈回首湖山幾與望檻倚忽聽寒山鍾却望
燕南在天上白玉堂黃金闕君在京華我吳越鴈飛
不落洞庭波雞鳴海色長安月

靜觀樓成衆山忽見

山居盡日不見山樓上山來自何處中峯獨立羣峯
隨頭角森森出林樹澄湖萬頃從中來浪捲三山欲
飛去得非舊迎從此出無乃飛騰自天下我來樓上
何所為長日[illegible]東風吹酣還吹醒山自蒼

嘗我為老

登樓諸山忽不見蓋為雲霧所隱

登眺堂閣倏然生蘿背蓬壺流不住我家樓子豈亦
然點點遙峯天際露朝來一望忽失之極目蒼茫但
煙霧當時何處忽飛來夜半何人偷負去

風琴

天風泛泛絃絃自鳴叢間雲影波紋無非韶非濩非咸
英依然誰倡還誰應不知音節音節成乃知自有無
聲聲一洗世上琵琶箏

青山

青山上有一片石我肖欲眠此其唇舉眼望天天黑
色世間何處有此適欲舉不斷雲自飛天風[illegible]吹
我衣山雨欲來還不歸

登西馬塢

一上高山望五湖雲飛起處是姑蘇人家隱隱煙中
有恍影依依天際無俯仰兩間雙短鬢往來千古一
遊廬伸淹自是多憂者廊廟江湖恐未殊

雲山圖二首

遠山隱隱半欲沒近山[illegible]遠山出沒
間霧歛雲開雨明滅山南山北散其雷天風欲來還
不來飛輝倒映半嶽赤[illegible]中人[illegible]數家煙鳥道
禪空去忽有人家倚山住縣崖一道玉泉飛小橋壓

賤行人慶愁心三疊江上山世無㸃許誰能貼
天將雨山出雲平原草樹杳莫分須臾雲吐近山出
遠岫要酣吞欲入暎空明滅疑有無先後前低來取
取想當畫史欲畫能砌碑合幾回立忽然紙上寸
雲翻雨脚旋來風勢乎空今晴碧不散白帝高堂
空翠濕宮殿陰陰虺虺天冥冥山前不見行人行鷓鴣啼
斷山雨歇石橋小瀨滿滿鳴數林屋角參差在落紅
滿庭人未起憑誰說與顧扇頭寫置幼輿巖石裏

棄婦怨

妾命薄妾命薄妾命自薄君不惡玉顏自昔誤主恩
得春餘光侍帷幄兒絲橫倒附青松青松久難

托前時糟糠妾與君同治今日新與舊知君情斷
譴勅如大江水去如水底石流水日夜流不回石抵
狂瀾終不移哭城城亦圮淚竹竹亦斑土木猶可感
君心終不還終不還妾命薄妾命自薄君不惡

相城謠

通判邵侯瑀莅吳之二年相城民有以曲防告者侯爲鉏去之民極快焉

東南地下衆水赴之厥有大海維水之歸誰爲曲防
水失其性奔軼橫流爲厥民病原田每每隰乃湯湯
咫尺之間有豐有凶邵侯下車咨我民瘼首議除之
衆議乃格衆言洶洶侯爲不聞怨斯我任惠歸衛民
防之未決水不由正一郡之憂百夫則幸防之旣決
水逝其沛百夫之咨一郡斯快頻年吳下歲乃大豐
歲乃大豐邵侯之功相城鼓舞白叟而白卯相城
利害百之維行不疑維功不曠邵侯去矣誰其嗣之

聽人彈琴

薰風長日庭院深有人危坐絃鳴琴悽其始作飂霜
操若然忽迸崩山音大絃吞溫小絃折大小絃溫無
間歌月射窗戶鴻飛高秋入園林蟬語嘒撫絃按指
忽然變之聲爲餘音如欲絕欲絕不絕還丁丁幽谷幽
鈴餓啄雪黃昏風雨勢振天天青雨歇山娟娟衣冠
相對坐終日與文王孔子相周旋煩君試作南薰
調去和虞部向廊廟

望海行

日沒處天盡頭尾閭東注何時休蓬萊閬苑在何處
聞有金銀宮闕五城十二之瓊樓我欲往從之但見
洪濤巨浪從我今誰由何當挾飛僊汗漫同遨遊蓊
流萬里等閒度遙覽三山與十洲

臥病

一鐙孤館夜寥寥八月文園病未消動靜此身成附
贅靜中觀物理自逍遙長繩難繫悲千里大澤旋鱗困
一朝之子不來秋欲晚空庭風葉雨瀟瀟

陪夏憲副正夫游石湖

東風湖上試春衫樹杪飛橋被石崖發毛萁深悲往

事斷碑苔沒認餘刻上方雲影層層塔霞澤波光隱
隱帆弔古登高興無限歸途西日在松杉

檜軒 武山之西金有隱士曰吳君思復思齋余將冠歸自京師歲以國士見待後余及第歸過其廬而二君已卽世其弟思玫乞余作檜軒詩

虎山鳩峯兩崪嵂西金亭亭宛如鬱削誰為者兩吳
君結髮清修老彌恪當年何人送檜栽我向庭前小
共閱時時兄弟坐兩偏偏相吟哦雙露腳我行十載
還過之翠壁蒼崖人去塊庭中老檜撐天長昔抉今
來十圍弱古苔駁落文鱗隱蒼玉拳奇根節錯半空
時戰風雨驚平地恐作蛟龍蹲鴈牛回首亦不動遙
莫千秋臥雲壑木強取桂柔取束社櫟自全終自怍
樊侯種漆已闊疎魏王貽瓠還濩落何如種樹還種
德德樹同榮掃寥廓為君封殖未雙高他日山人過
必作

立春

空山月上雪未消土牛繫碎城東郊報道春來春不
見朝來試看梅花梢

三十五初度

人生七十古來少病我如今已半之來日更添如許
久餘生能得幾多時功名措躡長違退學問如船逆
上遲萬事悠悠只如此青山能負白雲期

遼城懷古二首

並馬尋涼過遠郊偶從野叟問前朝雨摧故壘荒苔蘚
鏃月暗荒臺夢隨翅千古河山還王氣一時胡虜亦
天驕如何宋紀年三百獨讓周師過瓦橋

小橋潺潺空流水往事悠悠祇斷垣冠蓋十六州皆石
晉河山百戰又金源黍離不盡行人恨木葉空歸杜
宇魂千古登臨成一慨幽燕今日是中原

送陸汝昭通守東昌

羨君拔擢之官去愧我蹉跎出餞筵門外不知車幾
兩城邊空復立多時文章自小曾推陸畫諾於今合
付貲他日東昌名過客風謠誰不道傷詩

送戚時望僉憲之湖廣

送君未久送君行十載同年幾日情平獄舊推于定
國按刑新過漢陽城鴈回千里書須寄春到三湘草
自生收拾楚材歸藥籠湖南賓客總知名

送吳汝器下第歸吳江

年家楊上墨如新兄弟才名自昔均（其兄如璣新第進士）二烏
出為南國瑞一枝回羨曲江春戰場有作還推子當
局多迷莫笑人笠澤湖邊平望已且將書卷伴絲綸

李承芳承箕下第以詩投贈賦之

青藜入夜晃秋毫兩忌相求苦不遭神駿並為千里
足驪黃真誤九方臯士弓亦得君誠達當局還迷我
亦勞把酒題詩成一笑楚天空闊鴈行高

試院贈外簾呂推官 由

棘垣深鎖夜厭厭每聽鍾聲識外簾咫尺相看成天語兩心對越幸無嫌青鐙同是官曹掾白戰沉沉訴今歲一月春光人不見歸來庭草落紅纖

送曾侍讀士美之南京

十年左掖共追趨春殿曾傳第一臚果頭成名誰謂晚臣衡抗疏未爲迂從來杞梓多從廷近日衣冠總向吳 時翰林二人同往南京 最愛金陵好山水他年玉署肯容無

送楊侍讀維立之南京

二月南宮看柳條知君已上秣陵橈楊家製作多傳

後裔子文章人合在 朝夢草池邊歌郢雪雨花臺上望江潮誰知東上門前路此後行來分外遙 時予與維立同在內書館

葉文莊公夫人壽詞

文莊老去吾猶及夢想依稀記尚書挾策未能翁弟子升堂還得拜夫人中吳文獻家聲遠少宰丹青貌像親一曲南飛憑去鶴西風江上采蘩蘋

送彭閣老還江西

白麻新拜內尚書黃閣沉沉仰步趨四海謝安何日起一年司馬要人扶相門 北闕存衣鉢祖帳東門入畫圖知有寸心猶捧日不殊廊廟與江湖

送楊尚絅楊名甫毛貞甫陸全卿四進士歸省

朱書華燭夜縱橫忽見篇章眼獨明暗裏投珠人莫顧空中懸鑑我何情相逢一笑平生友此去重來幾日程路指婁江東下急夷亭斜日暮潮生 右尚絅

南宮筆勢見翩翩固世平生意豈然不伐子甘爲孟後虛名吾自愧居前杏花燕市春隨馬楓葉錢塘夜泊船舊日和凝今老矣登庸衣鉢尚須傳 右名甫

接官長傍驛邊河來往君家較獨多已向交情知鮑叔並因筆勢識東坡還鄉未覺關河遠感舊無如歲月何南望吳門君獨去西風落木洞庭波 右貞甫

文章一見一回妍玉樹分明在眼前記得陸機年二

十親看賈誼策三千杏花燕月人俱遠楓葉吳霜思獨懸南去河流乾欲斷關津先放彩衣船 右全卿

贈琴士楊凌

家藏無長物猶有一張琴獨抱中空節能含太古音老來唯信手妙處不傳心歸去北山北秦箏世所欽

胡人歸朝歌

兒胡兒女胡女女嫁胡兒娶胡婦唯有老身從漢來椎結氈裘作胡語當時從 駕土木間匈奴驅我不得還胡看鷂兒嶺暮宿木葉山昔聞青冢今始覩幾過蘇卿持節處胡風獵獵胡霜飛聽罷胡笳淚如注胡中洵樂漢自親呼韓猶作南朝賓欽聞不用通事

語三十年前我漢人　奉天路丁卯　太子封[illegible]
歸來認鄉里南街北巷[illegible]家人見我還[illegible]
髮冠蒙女繡襦今日漢人昨日胡回思李陵并衛律
漠北高墳空突兀

喜雨

五月亢陽驕原枯澤欲焦　朝思推[illegible]聽蕭
蕭造化功何有秦本望已[illegible]何聞看不[illegible]許和野人
謠

送趙東夫歸省吳江

秋入吳江一葉飛歸來游子看朝衣鄉人始識文章
貴仕路休嫌定省稀寶帶橋邊舟泥泥白雲司裏樹
依依路經震澤人應問太史周南胡不歸

送僧歸洞庭

好古多游寺懷山喜見僧此來成北道好去問南能
旅飲逢溪滬幽經被雨勝誰同西崦裏竹屋夜深鐙

題夏正夫游石湖扁丘詩卷

石湖煙水扁丘雨上國還從卷裏看高人適作十日
飲故事留與他年觀亦知南國有西子誰謂東山無
謝安更欲相從尋勝處高岸麼認屐痕

雨窗詩意

對牀一夜彭城雨流落千秋伯仲情鐙火五更[illegible]
短江湖萬里一身輕吳雲東[illegible]燕鴻冷[illegible]樹[illegible]

自觸我亦緬懷終鮮恨西堂獨夜正愁生

寄嚴守邵文敬

一麾出守還為郡我欲留君愧未能空使思南歌召
父定從江上識嚴陵吳山越水多相入政事文章合
並稱若到郡齋逢北雁為拈禿筆[illegible]溪藤[illegible]
南

送楊琴士

秋月城頭夜倚衣客心如雁只南飛築宮[illegible]帝人何
在鼓瑟齊門事竟違古調不傳空有[illegible]我琴雖在此
無徵贈行剩有名公句莫道知音世所稀

獨坐

世事紛紛總未宜閉門聊看靜中身[illegible]人已去誰為
斷野老從知只愛前度劉郎非昔日後來揚子定
何人悠悠今古無窮事歸釣吳山楚水濱

送同年范以貞還任寧國

不見范侯來已久忽聞高論高[illegible]旗中漸覺同年
少席上難逢半日閒到任[illegible]國木題詩時對敬
亭山謝公遺刻煩收拾多在荒煙野草間

謁文丞相祠

義氣橫天白日[illegible]欲遣像學宮深千秋不化[illegible]弘
血百折[illegible]誰不死如今元社亦
銷沉黃[illegible]猶[illegible]行人淚不禁

姚少師像

下馬摩挲讀古碑欲詢往事沒人知獨留滿月龕中像便是凌煙閣上姿頰隱三毛還可識功高六出本無奇一朝社稷歸　眞主還是脽然老衲師

游華嚴寺 寺在京城之西山

捫蘿陟巘路登登人在山房喚不譍犬吠林間知有客鳥啼洞口若無僧危闌一覽雖堪了絕頂重來殊未曾古洞深溫誰氏子儼然趺坐對南能

元耶律丞相墓和鮑恭韻

西山幾度只空還好事懷賢厚我顏蒙古有公方用夏居庸從此不爲關猶聞穿地三尺葬委自英登高兩足頑今日幽燕歸　聖代可憐埋骨尚荒山

伏梁公祠次鮑

歌中嫵媚亦誠愛覆體何人脫御袍鍊石有方天可補參狐無驗鬼空號參苓入籠還爲用稂莠當塒不受薅南望河陽如在眼青山無限白雲高

昌平劉諫議祠

荒灣野木古城隅何處昌平是舊廬氣帶幽并多感慨策如晁董亦迂疏同時下第誰云屈此外求言總是虛不盡懷賢千古意執鞭無路欲何如

戊申歲

百二昌期見戊申　神孫　聖祖兩王恭撫綏無外乾坤舊洗濯重光日月新一代謳歌還啓白年禮樂定先秦明良千古今朝事大老何當起海濱

恭送　孝穆皇太后梓宮遷祔　茂陵

露宿千官繞風悲萬木號配　天同浩蕩啓　聖亦劬勞紅日低黃屋青山映白袍誰云金口遠還接　茂陵高

雪

二月燕南煖未歸曉風吹雪弄霏霏來春且作豐年瑞和月還爲午夜輝重壓竹枝低欲折輕兼柳絮濕還飛小臣欲擬陽春曲變理何人秉化機

送劉侍講景元使交南

莫辭旌旆拂炎蒸事對還推賜也能石過藝林眞可載山高銅柱更須登　中朝正朔行無外絕徼殊妝覩未曾別後玉堂長見夢富良江上夜深鐙

送呂丕文給事使交南

乾德初升九五爻使臣頒朔到南交　尚方瑞獸新裁服炎海人魚定入庖歲貢包茅仍陸續春歸行李亦寥梢還　朝借我南游錄土俗民風要一鈔

送蔡進之還洞庭

夢魂長逐太湖邊折柳官亭又一年家世西來客縹緲客心東去水潺湲林間詩社誰爲長吳下鄉音我亦便撩亂煙花過寒食東風胥口好行船

送姪寵

遠別憂不忘病別憂其那病也在汝身痛也仍在我道途歷崎嶇風濤恣軒簸欲留不能欲去夫豈可起居飲食間安得盡帖妥出入戒垂堂旦暮親藥餌安心是良方坡老語非左我生本衰遲我命亦轗軻子行從此歸我去幾時果霜天笠澤帆夜月楓橋火故鄉風土宜見此病亦頗到家平安書早寄北來舸

海蝦圖

茫茫大海浮穹壤日月升沉鼇背上其間物怪何所無海馬天吳大如象有魚如屋鯨如帆蝦最細微猶十丈髯鬣怒氣須如戟力戰洪濤欲飛出江湖魚蝦

總蜉蝣畜眼平生未曾識畫工何處寫汝真夢中曾到長須國黑風吹海浪如山魚龍變化須臾間從龍願作先驅去去上青天生羽翰

寄福建藏方伯 藏以御史陞學政於東南特承從授

東南士子說先生風裁森嚴鑒賞精再領帝中煩伯樂一言堂下識驥明臺中自後人難繼奚下於今俗頗更東望三山雲萬里春風朔雪不勝情

送刑部員外郎王存敬省祖 其祖百歲

風飄飄綏若若游子東歸樂復樂桃花流水思天台季父有書夜到來我今不去胡爲哉世上何人年百歲天厚吾人豈無意從今百歲又幾何來日苦少去日多假令就有黃金百已去光陰誰與得百歲千金買不迴一日三公換應位白玉爲漿麟作脯子拜父前父拜祖鄉人擁滿牆頭看何用長安爲好官

送袁進士翀纂修

杏花才見曲江春珥筆遙看被 命新江上故人雖有子周南外史豈無人多方采問勞行李當局編摩愧後薪莫向雲間久留滯過家張翰不緣蓴

送石邦彥知汜水

春雨南宮夜雙珠得並收科名夸大宋茂宰說中牟赤縣前朝事清河近日謳折腰君莫厭鳧舄豈淹留

謝尚書挽詞一首

長嘯乾坤內如公復幾人科名皆自鄉文字本先秦海內瞻丰采朝端惜老臣襲聲依北斗廟貌與南閩髮爲憂民種家從入仕貧人方起安石 帝欲畀衡鈞國計詎前著工虞鄙算緡忽爲芒尾客皆忝鹿鳴賓傳授曾期質褒揚却愧詵平生懷舊淚不敢污車茵

送李士欽祭淮瀆

相門餘舊業使 命屬明禮典禮書三望文章觀一新拜回桐柏幕行處杏花春歸路 恩光滿南陽有近親 士欽文達子南陽人

雨中對梨花四首

一年花事又闌珊自笑閒官不得閒小巷

雨一枝猶得舉杯看

誰道園中少物華梨花開盡到梨花霏微小雨添顏

色不用人家錦障遮

空庭香雪夜生輝除却梅花見總非一種風情還自

別始知西子勝楊妃

佳人默默立春寒細雨輕風縞袂單王質偏嫌脂粉

涴殘妝淨洗見人看

始預　經筵次鮑菴韻

錦幄初展　御前題詠佩分行再拜齊謌咏無聲杏

案側馬蹄分賜披垣西文章正仰周家盛玄默仍看

漢道隮　聖主崇儒方此始不才直復愧提携

鮑菴約山行以乘之弟初至不赴

西山嘗向夢中登騎馬相從却未能春日山行應更

好新詩莫惜借人謄

次日鮑亦以雨阻以詩來紀舊約

方冬海市是人登常怪坡翁自託能風雨十年曾有

約一翻詩案要重謄

送徐季止遊南雍　仲山弟

悠哉復悠哉客習攀攀今日開兩家兄弟各千里同

日報道從南來悽我行年十八九來往君家最云久

君家兄弟世所稱文采風流仍孝友吾家兄弟顧且

蒙氣味頗與君家同夜鐙對照南囿仍復同行沂

上風今夕何夕忽相見高樓夜月頻開燕人生會合

那可常忽忽城東又追餞吾家子由亦欲旋治任約

共楓橋船勸君爲我還少住別後離愁分四處

巖澤先生集卷第一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

詩

送秉之還吳

不見倏七年相見只三月不知三月後又作幾時別
別離苦多會苦少風雨蕭蕭竹窗曉自笑問官日日
忙夜短情長談未了我生迂僻亦朋儕坡云海內一
子由只今子由又欲去何以慰我平生愁予今去矣
我何有稍買湖濱田十畝下我禾黍上木奴芰荷
花繞前後讀書稍暇來　朝班我却歸臥湖山間

對月有懷秉之

當時月出東海頭我居燕兮子蘇州燕吳萬里同見
月兩人不見心悠悠豈知今宵月如舊照我兩人同
舉酒今照兩人喜昔照兩人悲臨風舉酒還問月悲
喜誰應有月知月明三五圓又缺遂使人間有離別
碣石南頭震澤西兩地愁心還望月欲知乃兄別後
何所爲月下栢酒長歌詩

吳禹疇副使便還吳江覲省

重明瞻廓正弘治建初元　聖作群方覩星流使節
奔費蒙須道卑便喜過家門書日方三接寒暄豈一
言趨庭嘗歡立加飯爲平反王事眞無斁親恩亦未
諼鍛魚笠澤彩鷁動湘沅召建循方漸王延被未
溫法冠驚豸立官詰訴藏寨鄉里　思究淅人生綠

與翰林學士吳留飯院吏使行酤
陳給事玉汝看鹽亦邀而不至走以鹽見餉作
詩謝之
虛負詩人折簡招滿城風雨晚蕭蕭眼前世事猶難
料巷口人家且不遙聞謝繆公仍餉肉蟹偕畢卓獄
持螯雨晴明日還相過磊隗胸中要一澆

蘭竹
猗蘭淡漠幽人操修竹娟娟君子心空谷日斜人不
到可憐荊棘漫同林

送陳匯之正郎出知曹州
粉署才華籍甚稱一朝白璧點蒼蠅邑中牛去眞無

妄梁上刀懸豈昔吾冷暖世情還自笑浮沉宦海本
無憑斯行却有曹人喜製錦從來是所能

送韓勛

先公老去吾猶及識面長身碧眼稜海內安危眞可
佩軍中韓范復誰能精忠已見回枯竹奇事曾聞斷
大藤昭代家聲多不薄獸無雨露到雲仍

送王允常僉事之廣東
椰葉桄榔五嶺南使君曾此駐征驂法家直指新峨
廌包匭生黎舊貢柑不信鱷魚還作惡應憐泉水便
名廉殊方風土須珍重吾爲溪山久滯淹

送周院判原已還任南京得某字

前年送君城東亭今年送君城南道年年長作送行
人每見君歸被君惱君生何好只好詩稱我東皐
詩草王延半般最留連共日繇許亦傾倒醉中勸我
不如歸只說金陵山水好人生出處誰得知世路東
西難自保難自保雲冥冥日杲杲

即事

忽而晴忽而雨細雨霏霏洗幾番天意陰晴兩不期
人事炎涼遽如許遽如許黃葉秋林蟬默語

半般齋種竹 王延齋名

誰分碧玉兩三枝愛護先教棰作籬我欲醉移須有
日客從遷造却無時未分嶰谷陰陽管先和淇園瑟

僩詩多少世間凡草木歲寒時節始應知

送劉御史還蜀 如

浮世功名何有哉茅齋元住少城隈逢人老去腰難
折念母秋來首重回古柏祠前傷草色浣花溪上覓
檣栽臨卭父老如相過不似當時召弩來

送溫生廉還江西 僕圉士

溫生頑讙仍好修閒事不休買長頭召擲請十不酬
一使我愧爾東家丘詩家不比春秋學三傳猶聞東
高閣夫何箋註鬪紛紛混沌那堪七日鑿子今去矣
我一言爲問乃翁然不然古人亦讀三百篇政也可
達使可專尸今稽首窮心力卧書猶說滋紛惑鋸氷

刻棘巧何爲名成至此敲門不不知清廟有遺音
誦要於言外得茲行不用感別離歸而求之有餘師

中秋夜過勝樓翫月

良宵歌管在高樓萬里青天一鑑流絳闕珠宮眞不
夜水蟾玉兎抱宜秋興來且據胡牀坐醉後還驚天
地浮天柱峯頭何似此恍疑身到月宮遊

早起

紙牕欲曙白暗室未全明庭樹鳥爭喧鄰家雞獨鳴
四壁猶新賦壯志獨潸然萬古一昏曉淹留何所成

耳鳴

耳內眞何有年來解作聲磬平時殷殷蜂也只營營

稍向喧中息知從甚處生天應憐寂寞將爾當簫笙

顧氏三辰堂

顧野王家學有傳一經休說漢豊賢風雲慣得從龍
便嶺嶠爭誇覩鳳先天上星躔眞有數吳中讖語不
其然高堂要見三爲四屈指從今又幾年

奉和魏菴謝橋三首

買地還須共一都已留異妙付官奴主人正似天隨
子家住煙波萬頃湖
何須千樹說玄都種李從來是僕奴誰能坡翁春色
賦坐令春酒變醍醐
青李來禽亦甚都木奴應未肯爲奴他年若論封侯

蒼毅鎭李去校之草

一語□□矣何用多易

事乞取東山一曲湖

和王汝諧楠

休說枇杷與荔奴楊家風味惣輸吾封侯且得依林屋投老何須乞鑑湖江上秋風吹短鬢天涯歲暮起長鬚靈飰有子煩收寄一樹他年可百株

贈何醫上

中年多病稍相侵衰卷衛寒愛見尋憐我且非當路客因君眞見古人心王池洗藥流香遠金匱儲書燭理深自笑貧家無以報只將詩句當黃金

送僧歸西山

月明曾借上方眠竹几蒲團對夜禪落日故園心萬里一雲飛處是吳天

史館歲暮述懷次鮑韻

東觀才華說孟堅相隨無補浸窮年謹嚴敢竊春秋筆詮次惟將歲月編文案塵昏傷病劣太官日給愧肥鮮太平有象須君紀莫把三長讓子玄

除夜三首

明朝成四十今夜復斯須天末幾年住山中三徑蕪無聞良已矣漸老欲何如未免王融笑甘爲武子愚

明朝成四十學道得蹉跎世事只如此流光奈爾何鬢從前日短愁向此時多獨似屠蘇酒臨風一浩歌

明朝成四十萬事付因循作吏少成老祗應病與貧年年仍故我待得且隨人鮑叔能知己王融莫笑人

送楊澗卿給事按貴州邊儲

翩翩文彩映珊瑚炯炯丰標玉不如才入瑣門司諫草又從荒服按邊儲魚由丙穴應侍酒雁到衡陽好寄書回首前程雲萬里此行直是發硎初

送馮原孝知楊州

東南佳麗隔江分我昔登臨倚半醺人步帆檣天末見竹西鼓吹月中聞高名久昔推揚一健足他年失競群父老要知新太守聰明慈愛漢馮君

送林教授致政還閩中

烏石岡頭碧水濱十年不見髮如銀特從嶺嶠辭天子乞與林泉作主人九牧衣冠還獸盛七閩風月未全貧都門悵望車塵遠悵當年老鄭虔(我試時林爲同考律十文比之鄭林一枝耳)

送陳道士恪知宿松

春風江上動牙檣廷尉南來百若霜皖水繞城橫宛宛潛山當縣正蒼蒼才名小試新磨劍筆勢留誇古戰場他日宿松還愛我鄉封咫尺是桐鄉

哭原巳次鮑韻

思穿寘滓剝幽荒郊賀由來命不長翁本無田寧當倖杳雖有子惣成殤(原巳號莉田無子)卦題未了新詩債餘惠猶存舊藥方昨日曝書開故篋忍看春蚓一行行

哭張修撰亨父次謝祭酒韻

清詩萬首敵千鍾，身世飄然一短蓬。早死賈生非不遇，後來揚子亦難逢。豈知冀北空無馬，須信人中亦有龍。珍重平生謝安石，吳中不負若兮蹤。

喜雨

翠華拂曙幸齋宮，閱雨何煩紀聖公。靈氣渴濛無縫闕，夜聲淅瀝有梧桐。時朝野欣皆洽，三日天人感已通。祭罷雲開還出月，太虛神聖本無功。

次韻楊維立初入史館

東角門前十館開，史家自昔總雜才。寫容野客隨行入，遠喜諸公取次來。棄合每聯朝食坐，書多長後午

朝回。揚雄識字今誰及，疑義須煩一一裁。

李學士釋服諸公有詩趣入史館因次

東觀含毫有所思，公輸幼眼已多時。汗青頭白非無日，齒錄才緋豈所期。書到兩家血淵瀨，心同曾國去遲遲。群賢諸老心如渴，旱雨公田及我私。

次韻康伯庶子書懷

世情不合獨醒然，午思騰騰只欲眠。有約周公多避近，無情莊叟漫縈牽。花隨落不收寂寞，池塘夕照邊。世事從來俱是夢，北牕風月不須錢。

贈河南巡撫楊貫之

蝗災横被十三州，百萬蒼生手撫柔。憂府官臨新邑

流宣房已復傳河流，衣冠鉅渡付興浚安黎米。自周列郡分明望，羊來安在總吳主分憂。

送高良新知鄭州

江上青山識我歸，江邊吊古壯嚴扉。馬耳先曾到，行處人煙亦已稀。不予宅寄江湖眼，君村在雨露霑。使君撫字知多術，莫廢如今正理機。

鄭氏復秀樓

隱居還谷只擇勝，向峰頭大近岸湖平地若浮雲。岸風生几席，日月在簾鉤。何日同登覽，超然消我憂。

送僧如海還金澤

紫衣不掛白雲身，闕下多年作外臣。欲與高閑論草聖，共知賈島坐詩禪。心定久元無著，世事語多總不嗔。何日吳中訪金澤，對酬詩作許家詢。

送建德知府文廣致政還米福

京塵衣袂拂毛，州棟除暮春乞還，三徑已歸衡令聽。一丘長作謝公鄰，何須建德非吾土，免使移文自北山。光福楊梅今正熟，冰盤歸薦鶴頭丹。

朱天成寄酒味䤈

橘林細擣前庭霜，風味清甘自將。小甕紅泥緘遠意，航船玉粒餘香。卯郎有甚還能至，宰相何知合借嘗。猶勝先生號烏有，東輪夜夜轉枯腸。

九月晦日王廷宣有作

秋盡燕南菊有華品題猶自待詩家凋殘處子一枝
杏燈見西施曉影斜日風光今已覆百年世事本
無涯升堂細碎還堪擷杜老無靡晚見嗟

題竹贈陳御史瑞卿

王立娟娟不受麾崑山慣與竹傳神米翁高節知難
並捲贈烏臺鐵面人

送林伯方還閩 蘇學教授智之子

安定蘇湖教疏行無能還愧老門生幾年門別無消
息四海相逢是弟兄荀氏八龍俱驟貴唐家九牧世
簪纓燕山歲暮征車發把酒城東萬里情

朱天昭始第進士主余家至明年移居西鄰

兩年不厭草堂低頗愛晨昏出入齊長日經過無主
客孤今相見有東西濁醪尚可牆頭過歸院那愁柳
下蹊廐馬但知人意思臨岐回首再三嘶

天昭子希周失解

前修未遠力須追中道無緣忽自疑合似甘羅殊未
晚器如馬援不妨遲畢尚在手誰能定冷暖於人只
自知莫怪羲之羨懷祖瑤環重映碧梧枝

送汝行敏知南安

匹馬南來百姓懽文章太守屬南安郡中召父歌堪
續壁上張顛字未漫庾嶺梅花春信早吳江楓葉暮
吟寒到時境內人皆足無復[illegible]魚不用嘆 南安魚頗難得

贈全州

年來老眼旋生花學道無成似煮沙事業看君初發
軔文章笑我自成家懷稽命偶殊多違說項逢人每
似誇鄉里衣冠今不乏且容老子誦南華

送顧永之還吉安省覲

秋風不用嘆蹉跎利鈍仍知亦有時似我從前猶眊
眼看君自小已瑰奇楚弓一任他人得和璞唯應識
者知歸到安成春正好過庭還問幾篇詩

方巖書院次謝參酒韻二首 [illegible]文貞[illegible]所嘗也

謝家亭館盛當時絃誦俄聞發舊基鹿洞未能來
賜額菟裘兼可便吾私雨添書帶庭前草風動琅玕
砌畔枝自昔竹林誇放逸未應文彩似今奇

方山絕頂白雲街問道東從九四成幾處人煙分海
嶼此公圖像合嵌巖可憐無復遺魚家擇術先須辨
矢函誰共舞雩沂上樂頗隨童冠看春衫

送傅中舍曰會分 封會府

龍節威儀寶冊光手函親上向東方曾聞賜履開無
棣又見歸田自汶陽聽詔山東扶父老櫂毫池上侍
君王別來好在西堂夢雨過池塘草正芳 中舍兄靖爲學士

沽頭行三首贈陳水部 宣

上沽頭與下沽頭上下沽頭慣覆舟昨日使君臨堰
上沽頭上下是安流

沽頭落日没人行白草荒蓑一望平今日東西同
起月明兩岸讀書聲
使君一日去沽頭父老兒啼婦女愁依舊沽頭成白
草荒煙古樹挂獼猴

送劉以初下第還常熟
三年京邸不窺園落筆翩翩動萬言頗訝拔茅遺李
豸不同柳子賀參元暗中得失自難定夢裏輸贏未
足論月窟依然仙桂在秋風獨自看攀援

送陳員外于章分司蕪湖
東風吹浪舞翩翩君去分司正佇春閑説為關非舊
日却思省試是比鄰官暫正對蕪湖好飲興初當采
石醇君遇經過須借問行船多少洞庭人

寄汀漳守備西指揮

幾年汀鎮過龍溪記得將軍舊姓西威洗沙尤烽盡
滅政平海國貢初齊全山別後多人成望玉洞開來且
自跨纓帶臨戍無一事花驄時向北風嘶

送陳堯弼知會稽 舊知吳江
漢庭治遠無循吏千載吳江尚有之偏識民間多利
病不知身上有安危來時叔度留中土去後何公每
見思今日會稽真奪取臨岐還有贈行詩

送張時學知遂安任叔順人定海
五色依然過眼迷常時文彩映斑璪誰能減沒空雕

壯父是蓮蜂騷彩霓七里灘揚江月冷四明山壓海
天低自慚未得為知己臨別新詩亦漫題

送白廷臣知崇仁
暗乘朱衣未足憑夜燈老眼霧層層長才自信工穿
葉短棹還思過採菱 廷臣家採菱港 百里封疆看小試十年
鄉榜憶同登司徒事業君家事繼美無言尚未能

送周民則同知袁州
臣鄰談詩總不如春風下第獨悲吾雖云伯樂能知
馬可是齊王只好竽建業當時同折桂宜陽此日獨
分符人生得失應難料一命誰云是大夫

送吳大章還宜興
試罷彤廷便乞還不教名字落人間小園龍鳳春前
出蓬蓽書樓畫木西山文彩傳來全似舅功名老夫只
如閑洞庭東望無多路楚頌亭中有舊顏

送錢正衡還姑蘇
西館秫竹隱居昔年曾受異人書不知宮爵能來
否可是瘞埃早識地相逢還寵客再須推看定
何如韓蘇抛棄虛名談試問三星定也無

洪僊
當時六祖有傳衣萬法元來是一機若問何處
去不來無所亦無歸

奉和謝氏三亭之韻

望海亭
方巖缺處著幽亭。浩蕩多應見巨溟。翡翠蓬萊眞可
到。天台雁宕亦分停。濤翻帆起當窓見。潮作風來吹
酒醒。我欲更從高處望。齊州九點霧中青。
仰高亭
亭上悠然坐見山。東西迴合隱如環。蜿蜒有路尋先
往。攀桂無言手自攀。理到靜中應自得。事於身外不
相關。金堂玉室分明在。何事高人去不還。
采藻亭
池邊小立駐幽芳。異品眞疑自樂浪。（朝鮮紫 所出也）沙鳥自
鳴還自歇。野人相見旋相忘。橫來淺瀨和雲荇。歸去
頃筐帶月湘。欲獻吾皇還自媿。蓼花蘋葉委秋
霜。

送謝祭酒之任南雝
峻節高標自可親。兩年史館況爲鄰。父甘靜退元非
病。積載詩篇亦未貧。皆右人才多近古。當今師道復
何人。看詩學制伊川在。士子東南要一新。
玉汝有答見寄
朝退歸來不坐衙。門當委巷尚嫌譁。不知半舫齋前
竹。何似乎廷院東花。清夢而醉時但聽鶯愁日色斜
教遊小軒清蔭都非俗。說與西人却似誇。
古愚

我自古愚人。還作古愚說。古賢不可作。古愚亦難。而
舉世皆尚同。予獨不知時。舉世誇疾走。予行獨遲遲。
信口所欲言。信意所欲之。不不識寒煖。路不識險夷。
喧然衆知人。指我爲頑癡。予知邀難及。我懷恆若茲。
寄題明秀樓
湖上危樓勢不崩。北人欲上快初登。檐前月寫滄波
影。天末雲留碧嶂層。山水吳中誇獨勝。觀游昔日記
吾曾。弱流不隔蓬萊路。欲去誰云病未能。
送周進士炯還常熟覲省（炯作上是）
南宮此日謬持衡。一見高文眼爲明。正喜故人能有
子。忽聞遠別得無情。名因實起何妨晚。理會心傳不

厭精。此去海虞誰復見。讀書長日掩柴荊。
玉汝作東軒不忘在東諸君子也次其韻
長日過從與有餘。官曹非隔欲何如。有時隱几全忘
我。幾度敲門不是予。磔磔林間鳴好鳥。斑斑花外度
輕車。城東有職還相過。賓席年來左特虛。
諸葛武侯
漢家盛衰群豪中。原獨時當塗高。江東割據紫髯
叟。大耳惶惶何所逃。南陽南去隆中里。草屋數間而
已矣。悠然晨甫日長吟。恐作卧龍終不起。平生伊呂
伯仲間。自比管樂眞謙耳。將軍三訪何太堅。不臣不
見禮則然。幡然一日起從衆。海宇三分指顧間。未安

宮中琴華逝王業偏安豈天意。關張顛蹶趙雲亡。漢
祚終衰枉經濟。前出師後出師。孤臣瀝血書肝膈。渭
濱敵退大星墜。千古英雄空淚墜。

徐詹端壽詞

神祉儲南嶽文昌麗北辰貞元符聖世間氣出賢人
燕市先招駿徐家舊産麟官曹憐我並德業許誰親
自惜無雙士同爲不二臣性嫌長孺戇文許仲舒純
幾共承前席常容接後塵交情今飽叔家世古楊椿
已謂才無敵仍知德有鄰看君心不展誨我語尤諄
醉自忘公瑾風如坐伯淳犀通雞自駭魚目俗空珎
故業荊溪上新 思少海垠良金眞有價白璧豈無

因每愧齊東士常叨席上賓吳歌非子夜魯史又王
春已自忘窮達何曾見喜嚬幾枝仙桂蕊六葉墮蓂
勻大火西流近長庚下降頻經綸當聖世弧矢屬秋
旻寵渥今如是勳名定絕倫莫歌呂熾頌座客製詞
新

贈顧編 鄭仲英之孫仲英元季崑山巨家與 楊鐵厓等爲詩社有玉山草堂集仲英 于洪武間 徙韓鳳陽

玉山人去草堂存及見雲孫幾世孫傾蓋洛中成舊
識儒居淮上是清門前朝舊事猶能記南國遺風且
莫論莫怪題詩多感慨曾於名勝集中翻

太平鳥

有鳥有鳥名太平太平時節方來鳴當今
神且聖怪爾日夕無停聲人言此鳥亦如鳳不向梧
桐愛叢榛上林何樹可相依前年枝上春風動。

送表兄葉志通

客從遠方來過我陋巷口十年積相思舉此一栝酒
少時同嬉戲今已成皓首行雲遊四方寒郊折衰柳
中年常送別不似此分手昔時蔡康公見舅如見母
今我復何爲見兄如見舅

小適園裡花忽開

春來未識東風面忽在吾家小園中斜倚闌干成獨
笑東西相映兩林紅

花開猶未報人知花下行吟漫自思花若能言應笑
我年年無酒只題詩

朝 陵欲去更遲遲還向花前舉一卮說與東風莫
吹落我行三日是歸期

花落又作

報道花開方自喜忽聞花落更成傷東風太是無情
物故作春來一日狂

昨日日高猶爛熳今朝風動漸稀疎我行三日歸來
晉只恐枝頭一片無

魚鱗滿地雪斑斑蝶怨蜂愁鶴悴顏只有道人心似
水花開花落摠如閑

朝陵行

山行自好况清明朝陵偶作東門行(此日十二刻一朝陵定門)青山百里恣奇險徑哉風伯何無情怒木驚沙鳴不息四野無人日無色望頭閉眼信馬行咫尺有山看不得昌平少憩朝齋罷眼一洗俯看膝夜深星斗光若動黑雲膚寸從東升歸程復指昌平郭萬竅號呼止還作曾聞飄風不終朝我行二日三日惡不生萬事多乖違或傳風伯能追隨前日相迎今日送春纔過盡要厯前題(風傳有大風厲句)還家稍面坐未定天日融和風寂靜

遊京城西山三首

賞心多與宦情違三載來遊一日歸村下杯行殊草草水邊人去更依依郊原卻路青驄度天水蒼茫白鳥飛回首青山應笑我滿將塵土涴苔衣

三年渴思玉山泉濯足盤陀一爽然寒漱石根鳴決決光搖雲影浄涓涓諳醫好作山陰會老子仍工水底眠汲得一瓢城裡去留爲甘雨灑炎烟

出郊風物兩閒閒眼底江南類曾還　金闕五雲浮王氣玉亭千古識　龍顏地除陽子應無水天盡中原合有山何事宋家三百載只披圖志望巑岏

匏菴惠鶴

鸞鷟囚雕籠鸚鵡拴金索人情雖共憐物性終不樂

不如鶴性閑近人殊不悖雪中立伶俜風前步略彴或從啄蒼苔或側覗宜沼翛然物外情自得彼此各所以亦樂園一名爲一鶴歸來睇小園只此殊寂寞清晨坐茅齋蘇帖宛如昨人從土逕亭致此小岩尊應憐我家閑草樹頗荒落肯泥黃葉閒此物殊可着風清月夜時相應如唯諾觀自孫高公意尤不薄便當掃閑亭小池爲汝鑿倘期來我前今日與汝約汝本九皋翁非人可籠絡旣爲詩家玩又受主翁托有木從汝棲有米從汝齧雖無乘軒貴止此亦不惡切勿臨吾園不足恣飛躍一朝凌天風萬里向寥廓

代簡邀仲山(仲山時飲河院)

漸發交遊少常嫌公務忙印初辭省内節未向河陽天進問多日君當醉我惕食須此醸酒病不廢詩章竹塢起堪續茅齋興甚長可能醒過日况是語同鄉道里東西近情懷爾汝忘比來閑可得別後望徒傷坐只匏分席香餘菊佐觴便來同一醉鄰驛不須裝

匏菴和樂天五十八歸來因同賦

五十八歸來於我似差速其如迂懶性世事昧五六多病况早衰須髩失舊綠家人幾年但看庭前木寸根手自移今巳如立竹從公歸去來家住湖山足

送陳郎中一夔錄囚

西曹杜友多分散獨有夫君又別離雨露九天蹤迹

獄閑河千里赴讞期羇草自愛暇無已經夜[illegible]
不疑他日歸朝敷奏罷衎樂還有幾篇詩

鮑菴體疾予聞之偶題有詩見貽次其韻

偶因請告得閒身子墨依然日見親湯媪亦聞能作崇(蓋媪謂湯也) 竹奴何事亦欺人(夜以竹夫人爲暖) 堂前客至昨長揖池上詩成一欠伸自咲東鄰來問疾如何翻後陸徐陳

送張學士廷祥之南京

除書一紙墨淋漓同向彤廷舞蹈時(兩朝實錄) 無字愧高名四海是人知東山強爲 君恩起南國多因母老移門對鍾陵無一事日高睡起好題詩

郊祀齋宮次仲山韻

爐烟起處望行宮狹陛登呼拜舞同九色繡旗斜見日兩行銀甲儼嚴風閶闔紅絕密飛橋過倒閣凌虛復道通獲覩明禋誇盛事不才深媿後諸公

贈梁都憲巡撫四川

赤甲白鹽雄作鎮鐵冠繡斧舊先聲雪山巴蜀來時熏黑水應聞去後清 殿上佐虛中勢法渡頭人散小園營憑誰說與蘇明允畫像無煩記姓名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

詩

壬子校文南畿得詩十二首

揚柳青舟中見月

楊柳青前楊柳枝南人北望思漫漫從來共月春前月今夜蓬窓獨自看

淮口值風舟幾覆

柁折檣傾舟晏如風濤淮口戒心初跛行至賴畫永相魚腹幾從楚大夫平地人於危處惕險功神定精中扶道人無櫂還無害斜日船頭自照書

過揚子江

燕南倦客江東去一見澄江眼爲開紅日遠從地起青山近欲向人來中流擊楫空懷志南國持衡愧不才漸覺故鄉風物近十年一到思悠哉

宿龍潭驛(驛舊濱江危甚今移向內)

崩崖百丈俯驚湍未到先憂到却安夜枕江聲宜客夢午窗山色任人看欲尋往事空題壁不廢公程且解鞍眼底桑田與滄海人間得失浩漫漫

舟發龍潭驛

王氣東南日夜浮畫船十隻向神州山當好處如曾識江到平時只似游兩岸人家從北周六朝事業付東流天風莫送征帆急景物詩家要細收

觀音山

大江東畔小蓬山山下時魚近可扳蒼玉千年浮浩渺白銀萬頃漱孱顏諸天眼見虛無裏一葉身驚出沒間不是舟人無次第要將奇觀與人看

至金陵

白下秋風擢桂枝桂枝今日竟吾同鍾山宛宛行來見淮水悠悠別後思平市煙花應我識前朝陵寢沒人知道傍不用爭先路便是當初赴試時

場中初九夜有感

複閣周垣深復深重門魚鑰夜沉沉海潮忽湧驚聲動山雨橫來筆陣侵鏡出秦樓憐我忝馬空冀野定誰任悠悠淮水東邊月十九年前此夜心

中秋夜

未謂中秋今夕是外簾瓜果特多儀月侵壁入窺文卷席趁簷斜閣酒巵豔魄不辭忙裏看新寒先報客中知燕山海月同誰賞此望詩成有所思

鹿鳴燕

京城人馬簇如煙秋榜何人看最先折桂也應懷此日插花那復似當年網羅麟鳳東南盡聚應奎星上下聯記得畫堂東畔席和家衣鉢定誰傳

朝孝陵

碧城睥睨斷山根山勢東來踞獸尊天上龍文成五彩地中乾象應三垣平成萬世功思禹冠帶中華再造元聖烈神謨三百冊小臣瞻拜復何言

陳朝舊城

江東天險天削成長江爲塹山爲城南朝天子慎封守城外築城隨地形盤盤青山出復沒築城容補青山缺龍潭起至金川門百里綿延城不絕青山四繞城四周鴈飛不過神鬼愁北兵縱健無羽翼禮樂兵刑何用修益州樓船夜飛度雖有金湯沒人戍

歸省過太湖

十年塵土面一洗向清流山與人相見天將水共浮落霞漁浦稍斜日橘林秋信美仍吾土如何不少留

歸自西洞庭阻風登縹緲山絕頂

親朋挽衣留不住逆風舟向平灘駐灘頭寂寞誰與言青鞵飛緞躡崖步龍頭戴山山不崩東望東海西吳興群峯羅列七十二如拱如立如奔騰我行天下亦多矣所至有山或無水其間有水却無山何處能兼山水美蒼茫萬頃浮孱顏惟有海上三神山杳然可望不可到不如此地日夕隨我往與還胡爲十年纔一到風乎爾知吾所好

將發阻風

晚發西山舟欲北天風吹我復還家十年一到非容易歇立平原看稻花

將發阻雨

前日風相殺。今朝雨作留。平生故鄉意。欲去更悠悠。

秉之送至京口別去有詩和之

隔江相送望無城。四海悠悠兄汝情。事觸悲懽心易醉。別牽南北夢先驚。日邊英爵看花約。湖上漁舟種橘盟。惆悵金山一回首。秋風獨作薊門行。

又

相送不知遠。直到江頭住。遙遙一片心。隨我江北去。子心在江北。我心在江南。身心不相謀。日夕長酣酣。

過長江

微風細浪平如席。金山焦山纔咫尺。群山簇簇天際浮。點染長江好顏色。

宿興別安隱兄

年年積相思。兄南弟在北。一朝兄北來。弟作南歸客。弟北兄復南。草草途中見。見時未交言。船開激如箭。

興濟阻風速沈方伯時暘飲

徹夜陰風河欲凍。扁舟牢碇古河濱。南飛望羨帆歸疾。北上惟將夢去頻。客路寒暄同是客。人生行止豈由人。蓬窓孤悶憑誰破。賴有江南麯米春。

舟次直沽別沈方伯次其韻

好水好山吾[illegible]瀆。況值秋風橘林綠。南來十日謀北轅。不語岑岑怨林木。使人行處何所爲。使人繼粟庖人肉。蓬窓閒寂却成愁。恰似蘇子居無竹。其間文史豈不翻。無味紛紛成故牘。家山回首頻入夢。欲去未能斬。薄祿德州城下斜月昏。萬里河來失平陸。舟中夜靜聞異音。驚問誰歟曰南牧。心期乃是風所親。倒屣過從忘僕僕。聯舟會晤迭主賓。百里風帆岸相逐。自移畵省大江西。惶悸民間歌旱酷。公餘亦不廢吟哦。歷歷詩書載其腹。高詞往往逼古人。叉手而成如拱宿。往年贈我石蘭篇。每向荊溪望林屋。謂言他日片帆過。便風徑訪愚公谷。世情多厭屈原醒。宦路尤欺魏其禿。多君佳句屢見投。還望平生非所卜。天津橋下水留人。去住人生有遲速。回思聯艦那可再。食野呦呦怨鳴鹿。夕陽沽水丁字流。芳草萋萋人去獨。

寄題拱北樓

紫微華蓋擁宸居。拱北樓成勢有餘。沽水繞城斜作字。人家濱海半爲漁。草間狐鼠收妖氣。天上風雲賀寵除。記得泊舟衰草岸。月明槐樹影疏疏。

共穀章公挽詞

六騑北狩塵不蒙。秋槐深閉南城東。瑤臺有月蝕蟾蝀。沂國典刑移青宮。中山誰復歌晨風。桓桓章公血淚紅。一章獄上驚盲聾。何[illegible]關呂叔孫通。直欲下從龍逢翁。皇天[illegible]上昭至忠。風雨激電隂霾濛。當時直節誰並雄。前有[illegible]一劍海內日再中。疏傳

萬口聞　天聰擢少宗伯不爲崇南邦宿留遂以終
當時定策還自功依然廊廟稱孤公
送薛金下第還江陰
河東三鳳不須奇又見瑤林玉樹枝桂子秋風眞有
種杏花春雨豈無時陸家莊好應誇我和氏衣存欲
付誰江上幽亭人不到青山相對了殘詩
送華泉下第歸無錫
一語曾看決瞿川十年文思涌如泉科名高第居王
後鞭策加應在祖先安定蘇湖吾偶爾河汾房杜子
其然鶯湖風月誰收管知抱遺經夜不眠
寄河南顧參議崇善二首

黃河萬里拍天來列郡仍聞奏旱災今日漳濱誰史
起稻粱千頃變污萊
曾子何曾解殺人市中有虎未爲眞清時正是功名
會莫爲吳山早乞身
苦熱
鬱蒸昔憎南陸爽近便比今年早太甚萬里雲天絕
展簟疑樹陰短氣不能息渴鳥安投林向人若求食
吁嗟六合內誰是清涼域唯當希靜勝庶以永今夕
喜雨
病身熙下兀然蘇屋溜憧憧勢若驅坐看炎埃隨洗
濯立看生意上焦枯論功合有人調爕受賜還同天

雨珠孤負明時撫好策湯將詩句和童學
又
無才甘遯遺因以靜自適長衢去馬跡深巷來轍隔
雨餘草木長樹杪梨欲坼煩襟忽然醒如饗九鼎食
新涼不嫌貧於我亦有獲屏書去不觀兀坐向東壁
水深鵝欲鳴日入鳥還息爲謝揚子雲無玄安取白
送盛進士應期歸娶吳中
終生文彩弄繡辰建業秋風擢桂新闕下杏花還屬
子召南梅葉正宜人上章許得　天顏笑眞羨光
生故里春大小登科俱入手高堂況有黑頭親
送歐陽子履董廣東學政（其兄亦以副使董學政）

六一風流殊未遠一門雙璧價能齊超升同日司文
柄洗濯多年出字溪鳳沼揮毫春伯遍羊城按節瘴
雲低朔南此去應漸被聲教行看到四黎
送人之南豐
文章星斗南豐在縣說南豐意摘之千里聞君當教
邑後生文體更誰師
送吳編修克溫歸省宜興
玉堂退直幾相從茗椀薰爐坐晏春遠別芳洲生杜
若清詞秋水出芙蓉交情淡愛周公瑾官況輕懷郗
曼容問罷起居還就道渭陽雲樹思重重
送同年俞副使濬之四川兵備

控帶西南坐上游安危須共 主分憂獎八列老臣須
張詠邊計從前伏袁族地遠烏蠻耕更早天高白帝
鎮橫秋雪山不見南來雁書寄同年幾日收

送夏琫下第還江陰

家聲底里流傳久才氣科場挺出殊自昔見山誇片
玉一朝滄海得遺珠[illegible]市中定價誰高下暗裏
朱衣信有無歸去江頭養神駿春風歷塊看還都

送白進士金歸省

才思瀾翻涌若潮青年頭角見蕭苑一門祖務還追
李八葉箕裘正媲前驂軔早收仙桂籍過家還下柴
萎橋榮歸況是江南樂不用臨岐贈柳條

送陳瑞卿之臨清兵備

北來作鎮重才猷香骨權兼坐已優官職 朝廷猶
耳目地形中國是咽喉塞雁尚記來時面借著應煩
席上籌春入四郊狐兔滅月明還上庾公樓

送張叔亨御史按雲南

平生高義想雲霄京邸年來會面重燕頷歸來中消客
氣咸陵行處懾妖蹤瀧江行李來時路蠶道音書到
日封烏府深嚴公事少日長誰與坐從容

送李文選唯試 冊封岷府

使節南行擁玉珂洞江春漲沂庭波漢朝赤土分封
遠楚國菁茅入貢多[illegible]歸艇望蕪湖家近好
經過却嫉選部仍虛席不得淹留柰爾何

送仲山之任廣東參政

十年送盡南歸人今日誰知還送君歸來寂寂掩關
卧無語目睇南飛雲與君相從亦云久對語真如飲
醇酒朱絃寒越音有餘明水着鹽味多有君才於我
真得師簿書堆裏還題詩詩詞礎礎古鳴學字法瘦
勁枯籐枝嶺南此去無多路山應山山深處青山
杳杳不見人秋鷹飛來復飛去政成幾時 召還闕
還對共月菴前月

我生

我生抱幽憂有癖結中抱當其常杳杳君當殊悄悄

一朝逢至人如夢忽呼覺至言何須煩胷中殊浩浩
古今等籧廬生死一浮泡委順齊寵辱寘懷無醜好
得之亦不驚失之曾不懊一身自悠悠此外何足道
長揖謝至人聞此苦不早

奉和魏菴讀白集二首

覓何年來無一長日攜白集與餘香一篇自可讀幾
過諸格今仍得未嘗一日奉吟能伏李後來豈體漫
稱楊平生却怪韓員外只識張家奉禮郎
此老生年七十六何曾一日沒詩章風流轉覺堪師
我政事傳聞尚在杭生世莫嫉殊已晚題詩不害稍
相方所嗟得見年差晚旋讀前頭已旋忘

和獨秫飯

平生翰苑詩書腹此日野人藜莧腸金谷淨盛珠可饜無亭麥飯累相當煎湯未用呼鶯粟貯廩唯堪與鶴粮若說菜根風味好小園多有不須行（吳人謂游賞爲行）

匏菴因菜根之句復次前韻和之

鹹齏生憎玉糝羹短蔓莫與稱腐儒腸若論滋味風皆下便說酸寒理亦當千里遠陪吳下豉多年何用禹餘粮康莊去後誰爲賞畊織還須問當行

鸜鵒二首

正坐多知巧言語終年羈絏在華堂不如尺鷃蒿蓬畔高下枋榆自在翔

我欲開籠縱汝飛隴山雖遠尚堪歸歸時莫更多言語浪說人間是與非

白髭嘆

我年三十九白髭有一莖當時初見之妻子殊爲驚今年四十二白者日益多朝來明鏡中對之不復嗟人生天地間老去會不免猶勝殀殤輩終身不得見

送白主事輔之還任南京

採菱江上憶曾經百里人傳聚德星報政三年還過闕聞詩一月正趨庭馬家群從俱多白豸府中丞鬢尚青他日同朝橋梓並應煩
聖主賜雲章

送嚴太守永濟知西安

五馬初分竹使符西安風物尚西都三秦子之户四塞河山入版圖楚國杞材元自有周家風化未全蕪旱災已息流移復爲訪當年鄭白渠

贈畢生昭（門下生會之子）

少年落筆便蒼然三禮君家信有傳我覺後生眞可畏子於同輩復誰先一枝仙桂相付百步垂楊葉慣穿他日山東看小錄程文還有幾多篇

海月菴觀燈

蓮花深屋賞來曾廣盛典柴潤飲水月好自垂燈作伴雪寒惟有酒爲朋興同老子復不淺年與先生自此升東壁分光願終照夜深藏馬慣能乘

送孫廷憲訓導之夏邑

好在孫明復皐比夏邑臨春歸孟諸野雲散碣山陰梁宋詩書古江淮控帶今睢陽雙廟在爲我一追尋

二月雪

一冬天氣暖如春雪到春來見却頻令敎東皇增料峭凍合西嶽獻嶙峋郊原潤洽晴爲雨窗戶虛明夜向晨三白豐年稱上瑞如何宮柳漫含顰

贈楊君誦（時君遊京有歸志）

夙懷抱悄獨行與世多忤京華二十年壯志遂迍邅悠悠深巷中盡日斷來屐楊子歎何爲逝言還相從我家瀾溝上敝屋終不去人問何以然無乃以我故

朝過講道玄暮過話情素君恭衰駘他我思黄叔相見各欣然誰能詰其故我欲永從君君且爲我住無爲忽去玆雲山恣高蓋蓬蒿張蔚宅依然還堀處

送茹㜈知唐縣

南省曾看騎筆中山坐見播風謠前家亦縣仍爲冀千古青山尚記堯蟀蟋詩中懷舊俗桑麻影裏歷新條 國朝循吏今誰是青史無令久寂寥

送張汝勉知祁州

祁州今日爲京輔一命還乘太守車場屋偶然窺制作峴山信矣富璠璵源流共訝家聲遠緣飾從知吏事餘若到滹沱煩少駐投文水底吊當初

哭同年劉景元論德三首

廷辯平生不受鉞兩廷柤合作同襟傷哉賈氏清時淚瞬若楊公莫夜心郢質既亡誰爲斲伯牙雖在罷彈琴高坡門巷河州路短笛斜陽落葉深

落日船頭見素帷夢中昨夜哭君時交游四海今誰在心事平生我最知慟失郎僑疑莫問亦悵叔向淚空垂臨終老眼猶能視免得區區諫用尸

壯氣胸中屼不平九原埋骨尚崢嶸抗章未請朱雲劍屬纊仍全子路纓坐上直言常駭俗暗中清節不求名奸諛未死君先化史鉞何年地下成君嘗恨近代史不公欲出已見作一書名史鉞

宿樊都尉翠微山莊

攢峰缺處望亭臺石室金堂爲客開坐見野雲從地起卧聞山雨到窗來秋聲颯沓驚湍濶暝色蘢蔥從遠來自笑詩人能好事連宵抱被宿崔嵬

病間偶成

悲風冷冷冥陰日布帳匡床困病身堂語光陰還斷我如何造物亦欺人往來禮斷翻爲適寵辱心忘不厭貧聞說伯恭還進學病中眞可養心神

紀夢

有宛者樹其石唯然有二道士對坐儼然而我何爲亦參其坐有一道士顧而貽我非藥非丹錯落瑤瑳或從取之我食其一覺而甘香我病如失仰瞻道士雲山邈然安得從之終身周旋

讀白集

朝事不預聞人事不復理家事不復關身事不復治脩然臥榻上乃至無一事長日誰與言太原白居易

懷山

我年四十四鬢髮已見白況復秋冬來尫然抱羸疾強顔班行中公私有何益既不能隨時又不任陳力歎無百畝田歎無五畝宅一朝辭祿養何以謀代食欲留諒不能欲去且未得公私兩乖違輾轉復反側行藏去任間賢者逝不惑若非太阿鋒割斷利名索

一朝復一朝到老終役役古人邈已遠近者堪法式
不見毛甫四十挂朝幘

病起

青青園中樹鬱鬱墻頭草灼灼雜花紅行行逆妍好
我行忽抱病兩月蹤如掃今日下庭除冷衰草亦槁
雜菊云耐寒亦復不自保吁嗟物皆然人生得無老

哭遜之振之兄三首

吾生終鮮其尚賴兩三存故園多時別內音隔歲闊
天涯相顧影日莫歎悽群向望無窮淚灑山空白雲
餞送望亭際棲遲震澤墺廻思如昨日少別遂終天
轉覺人生臨空流咨淚懸小樓風雨夜不忍讀殘篇

少小嬉遊熟中年隔絕多兄今長已矣吾此復如何
萱至猶疑信悲來欲嘯歌殘餘寸心在歲晚諒無他

和秉之再到京口有懷別時之作

長江不斷流今古客子重游感歲時白髮催人來有
信丁年四十五踏光白髮青山笑我去無期城邊燈火孤舟夢
天末樓臺遠道思風物依然人不見月明聞鴈起前
陂

送僧方册歸善權寺

荊溪東望夢峻嶒欲訪坡翁惜未能今日上人飛錫
去幽風證與孫衣鉢洞蹤玉帶進仙李泉落銅棺漱
古臘從日三生堂外見山人應說我來曾

抱子猿

莊周亦有言虎狼仁獸至今觀王孫援其往復如是
胡爲吾人中乃有樂羊輩

長嘯猿

蒼崖洶若崩古樹吹欲折峽江萬里來黑風夏飛雪
哀猿啼一聲行人若爲別

過南夫內翰於玉延亭

雨過池面魚應樂秋入林間鳥不驚亭上主人何處
去我來門逕覓全生

冢宰三原王公壽詞

勳名全處得全收剛度人間八十秋洛社溫公甘獨
樂江湖范老足先憂何年更爲蒼生起此日聊從黃

石游杜衍去來多內降六歲詎虛獻家旒

和周少宰伯常得孫

賀緘尖錦繡天孫慶與徐卿異日論聚底詩書先付
托滕前啼笑賴溫存名駒汗血元無價麗木生金信
有源四世五公看盛事千家何必更爲門

宜興張氏雙桂堂

曾聞天上桂攀孫不似君家有兩株千里飛更還接
葉一門金玉本連跗陰功信有栽培力學海寧忘灌
溉劬從此鄧林誰復美荊溪金葉有先圩

送李茂卿大理還嘉魚

嗟哉何物名與利，犇走海內無寧已。紛紛之中誰獨超，嘉魚兩卿伯仲李。仲卿見道何太先，三十不復舉進士。徒行萬里訪白沙，欲挽南溟供洗耳。伯卿少貶來京師，三年大理何曾理。支頤終日望西山，眼近雍書如着眯。有時開口恣雌黃，上到周公下朱子。瑰詞異論駭傍人，造謗興訛殊未止。我生與世百無合，門報君來但僕喜。小齋款語每終日，儀部君謙晉參此。君謙去矣君尚留，君今復去吾何以。家居苦貧仍歲惡，往往人家半扉水。午煙未起朝爨消，且趍官家五升米。謂予不爾第書來，黃公山下空成矣。從來一士係興衰，胡為開此兩兄弟。未論救敗與扶顛，叔孫儒廢頹功不細。送君極目洞庭波，木落瀟湘風暮起。

宜曉軒

旋鉏荒穢疆名園，小結茅茨便作軒。行處藤枝還自倚，吟餘貝葉亦時翻。開看未擬潘生賦，知足先師老氏言。長者有車時見過，亂囂何處是真源。

八月十六夜勉菴携酒過宜曉軒

新開竹逕晩秋多，携酒煩公每見過。月出未高公已去，夜深其奈月明何。

月夕花朝送酒頻，宋周李趙陸徐陳。十年亦是須臾事，對月今宵只二人。

題余得之分司蓮湖

蓮湖小院駐皇華，江上青山正對衙。此地知君非久住，庭前莫種為誰花。

和楊侍讀介夫得子

生男自好況憐才，杏子生仁菜有臺。阿大喜多猶未老，之無識遍尚云孩。科名十二看重拾，家帙三千取次開。說與眉山諸草木，蘇家秀氣救應回。

程李二學士承　命教庶吉士

列宿曾聞數應天，詞垣師授選唯賢。王恩雲露朝生研，絳闕星河夜動椽。沂上舞雩多樂事，洛中心印有真傳。從來程李東西近，棲李新陰接講筵。

送吳尚質之任廣東兼柬仲山

曲江看花二百俱，誰其厚者吳與徐。豈唯鄉邦語音合，亦似道義心情孚。流光轉盼一十九，反覆中間無不有。京師再到是姻家，猶嬌同行作寮友。君才俊發不可當，利刀切玉如切肪。聲名朝到暮騰發，依然遲[illegible]變來翔。

避暑傅氏山莊次陸學士廉伯韻一首

偶然携酒作郊行，纔出塵中眼校明。歲月幾何新景象，河山百二舊神京。初涼道上行人影，斜日村中打麥聲。一片渴心何處寫，轆轤金井上銀瓶。

北來燕趙舊山川，平野蒼茫海色連。客子行游非素約，野人墟落自成廛。尋涼有馬能知路，吊古無碑可

問年九日恰時聞一日新詩眞得被人傳

和莫日良早朝之作

潛河殘月影層樓王樹初驚一葉秋閶闔洞開天
語近觚稜斜轉日華浮佇途一任王融歎清世空慚
賈傅憂誤矣腐儒無寸補終年簪筆傷蟠頭

陸鳳封股愈母疾

病居母痛在兒兒生無母生曷爲子方白椿擣無驗
精誠一點天或知夢非夢覺非覺若有神人默相告
由來毋子本一人毋如可贖寧百身縣木加刃刃自
躍一片紅縮如手落遐羮未似潁封人宿痾潛瘳如
水沃人言孝行眞難作以禮律之無乃過君不見世
閒吴起輩紛紛母病在床如不聞

送周駙馬祭告 孝陵

三日風雷偶示愆駿奔千里屬親賢天心仁愛乃如
是聖德馨香豈此然北固江山龍虎壯南州人物鳳
麟先歸來宜室承清問應爲蒼生席屢前

次韻馬少卿 經筵紀盛

紫閣黃扉敞肅清聽鷄聲裏候天明腐儒挾策趨朝
署 天子垂衣坐邇英齋已敢忘程正叔疏家多
笑鄭康成從來端本濬源地淺學無裨愧此生

奇陳一夔 予北上陳自別肖外補相偪於南山湖

雲昏月黑雨涔涔不見來船熱語音深夜張燈仍嘆

酒未明挾杞又分襟浮生聚散渾難料過眼功名付
作心南聖湖邊分手處懷君回首一高吟

送王懋倫僉事之蜀 懋倫由翰林外補今召擢憲僉

君不見唐永貞宋熙寧國枋盜弄咸恣行扶奸黨織
擯異已靈荒瘴徼多公卿又不見唐元和宋元祐天
開公道明如晝海濱淪落皆來歸群小蒼皇佀蛇伏
人生行止豈偶然宵人紛紛空作奸當時只說鬼謀
秘今日那知天道還送君此語君應笑劍閣蛾眉好
登眺

天駒御史家藏王朋梅書屢失而得

烟雲過眼眞何有每爲征東輯覺親劍化延平應有
數珠還合浦亦緣人棘猴技短心良苦寒具年多跡
未磨記取長公菩薩記不煩呵護借靈神

內閣賞芍藥四首

玉殿東頭紫閣陰仙葩香媛五雲深栽培尚荷
宣皇力開落聊觀造化心香艷受風紅嫋嫋柔條上
雨綠傞傞謝公詩好難爲和繞砌空嗟盡日吟
養花天氣半晴陰紫艷看看逐日深南國浪夸金作
芍廣平曾是鐵爲心芙蓉江上色堪並桂子月中香
莫尋回首揚州那可到凭闌休作越人吟
東皇倩汝送春歸小雨花開客復稀色映鳳池分曉
潤香薰雲閣擬春菲金盤露滴九重近玉盤風款一

小園不似江南二月見蕭蕭籬落野人扉
紫泥封後未言歸半下朱簾書漏稀鄉國由來歌兮
藥衛人何用采葑非韓詩叶平閑齊似剪霞天色最極唯
愁月減園開說花時多勝集閶門向晚尚無扉

沈石田寄太湖圖

遙寄蕭蕭十幅圖霞明霧暗雨模糊裝中見我無雲
壽曾次知君有太湖溪壑樣人如有待烟雲入手君
爲通黃金萬樹秋風裏撥棹西來莫滯濡

弔文山遺墨錢塘柯寓副家藏被火

柴市悲風晝作陰遺言一字抵千金青泥不化萇弘
血白日還照孫子心千古乾坤留突兀六丁雷電下

搜尋貽書好爲參元賀兒使英雄淚滿襟

贈彭都指揮督饟南還

漢樊臨江氣亦豪風流文彩映戎韜橫槊開暫借留旌
著家世曾傳呂氏刀白下看花懷契義包中積穀伏
賢勞前人名在凌烟閣颯爽摘懷鄂與褒

延喆初就外傳郭庵西堂也

宮墻數仞豈云低童子何知亦許躋闕學不殊山進
止吾伊只在巷東西詩書老去還堪付頭角年來欲
漸齊勝事要留爲世講庚郎非是獸家雞

題手植樹

城南乞得野人栽小幹和雲手自培半尺塹塹今十

丈主人猶自未歸來

送表兄葉存仁還洞庭

少小眞如同隊魚相逢又見白髭鬚細論規舊今誰
健聞說田園半已蕪勤儉起家還仗子文章鳴世歎
愁吾何年吳下相從去烟月蒼茫渺太湖

送鍾欽禮還會稽

會稽山人其姓鍾丹青之外詩亦工若耶溪上弄雲
水誰將姓字徹九重文華殿前見天子受廛
三日居齋宮東廂落筆風雨疾指點身得廻重瞳
重瞳一一分甲乙御筆親書爲第一峰巒修來李
營丘烟雲藏沒王摩詰詔令內府賜麟號又向邊

城落戎蓑山人拜舞前致詞草茅何幸逢明時金坡
玉瑣天上見惜臣老矣無能爲甌拙一曲臣所好細
草幽花夢中到敕賜烏紗裘 、已白石清泉恣游
釣雲浩浩江悠悠山人去矣誰爲留人生雖云故鄉
樂大隱金門亦不惡不見東方朔

長安新堤成

新築沙堤鏡面光五更行處月如霜爬沙穩襯青驄
軟綠繞斜依玉署長正喜將軍能了事李錦衣所築敢云
丞相獸相當回頭笑指成河處六月霖霪也不妨十應
長安道中雨多成河 、

經筵次林祭酒韻

國朝經筵之明月三三旬之二是也然孟夏例有
事　太廟次日輒從免弘治十年四月
大廟饗罷有　旨以是月之三日至日雨又改四
日盖　聖學之勤不以事而輟也是日黎與大
司成林亨大同講林有詩用次韻

從來王所賴居州對越方勤合少休雨脚壞期仍改
日　天心納諫信如流　重瞳屢矚情無厭精
義敷陳語不浮海內人人誦盛事大書並合秉春秋

送吏進士吳仲歸省溧陽 史宋昜故家出自史丹云

行人猶指故侯廬喬木森然是漢餘一見丰容欽閥
閱再觀文彩得璠璵瀨陽江上應聞笛顯惠祠前好
下車將子秋來期莫負西風南望正愁予

忠節祠

吳有雲宜興人洪武初雲南未下　上曰卿能
爲朕作陸賈乎雲頓首請行卒死之成化中守土
官以　聞詔贈尚書謚忠節作廟滇南與王忠文
並祀焉忠節之死事具　國史

眞人起胡運墮滇南由蔡賜張何爲哉臣誼節殄歹
遺　皇仁如天兼覆之曰汝雲蘇且平汝能與朕
爲陸生一使功賢十萬兵蘇胡梗圖反噬劫我使臣
叛推結使臣指心向天誓頭可斷臂可斷服不可異
中郎旌侍中血前有忠文後忠節滇人有祠肆像設千

秋嘗古廟食不厭

延喆冠

生男喜見髮毵毵元服雖榮未敢誇道自魯人期一
變冠依周制重三加鳴珂遠近賓皆至綿蕝東西位
不斜願得成人從此始禮行兄使外廷譁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

震澤先生集卷第四

詩

內閣賞芍藥二首

藥閣正對禁垣幽　詔使先春特地修便覺恩光
生葉底旋添顏色上枝頭假妄不負持杯賞聯句還
須着句捜花下幾人今日醉日斜欲去更遲留
張席堦前對鳳池天香還發去年枝春歸禁地偏應
早花到今年分外奇錦幔不妝風力軟玉盤頻灑露
華滋揚州勝事何須說黃閣今成幾歲詩

贈曹銘　銘吳人其父尚襄陵郡主因家山西

米崖雲壑想峯巒別後時從夢見之鄭鄴淸門今尚
在襄陵遺澤亦堪思　主家賓客琅玕舊震澤
驚人蒼翠寄八景分明似吳下家有八景南音何必効鍾
儀

送王宗政還河南　宗政有八子其二登科林忠清王故家子李公甥也

山東富才賢淸王名久擅詩禮相君家木王天官倩
宅相今有微珮刀誰所薦八鳳羽毛奇雙珠炎彩耿
美濟奕廷元數比周家鑾聯中甲科名兩入詩書選
秘學付青箱習書空白練陰功積已多遠近稱殆福
剛明用柔克吏事以文緣花縣春陽仁白簡風霜面
治禁力有餘催科政十殿至今吳與鄰苍蒼爲君變
轉漕再臨燕分省南還汴依依北郊亭草草東城餞

王奚那能悉斯文有深眷

送同年何汝玉知贛州府

瑶林宴罷歲頻更世事悠悠亦可驚黃甘峽西峨月
上白蘋洲畔看潮生　萬言自有能扶國循吏仍知不
近名壽貢今朝人盡喜廉泉先已爲君淸

贈陳御醫公尚　陳之先傳自高氏

暑雨都塞過我頻成君父子有深仁外家秘訣多傳
孟今日虛聲不在秦猶近廬山唯種德人來燕谷亦
生春吳人自昔誇錢乙　近日聞文中本姓陳

送蘇伯誠綸侍御僉江西憲司提學

旅生久厭承明直揚德依成乞外　錦官庭內九皋傷局
趨駕前千里範馳驅潤身並必文章事妙悟多從點
化初樓桶楼梁他日事長安家米却懸子

贈少傅徐公挽詞　文靖公

德公仕襄陽梅福遁吳市往跡久復湮高風在天地
徐公本南州閥閱自前世黃璨器夙成黔婁孝天至
三年詔獄冤萬里𠊱州淚波浪鯨不奔開山廟旋逝
由世能書惡忝乎真養志孝哉閭里稱遠近辭不二
推財見俾包趣廢聽鄉吏却曲變周行渝淪免深濟
荊溪隱在滄浪把釣本無意山風與海月灑落見胸次
連城寶在璞蔚爾登王器台司且嶂霖雨望皆慰
郊原沐滋汗石獸嘶其傲我生苦太晚不及仰光霽

宰樹封已勤生芻莫靡致不望瑞雲山懷人滿空洲

徐太夫人挽詞 文靖母

自昔勲名地其來豈偶然天將開衛後地必賴平前

燮理歸元宰丹青憶象賢封君今不作内則古誰肩

玉潤兗貂璞珠輝朗在淵梅禄傳當市葉鈇鉞歸田

桃李陰方茂蘋蘩薦孔虔榮分荼蓼早勸誡夜鐙懸

豹隱文常炳雞鳴戒獨先堂經曾口授奥義有心傳

方績朝文伯遺文泣馬遷國風詩第一曲禮目三千

振迅當雲路胚胎自木天　兩朝賓亮弼四海入

陶甄寵贈豈須金貼麗惟可馬旋義田文正在學舍孟

家聯内閫流新寵南陽表舊阡攀材存樸斲口澤在

柸棬閟像青宜裏佳城蓄書遷獨山愁寂寞百濟恨

濺濺巳覩封如斧誰當筆伯椽他年青史上康子合

同編

招姚存道

子開綵不來我病能數往倏然共月菴清約里戒爽

一雨終夜鳴幾暑歸洗湯孤懷苦鬱陶世事多齟齬

當時隔燕吳晤語成里相心如何只尺間還復勞企仰

小園亦何有一味涼可嘗閒庭風葉鳴虛室雲月朗

觴豆非苟然形聲要重講

送存道

平生鮑叔更何人才喜相逢袂又分詩眼年來常起

我交情歲晚獨懷君禁中作直難呼盃膀上題名欠

愧黃落木蕭蕭秋萬里江東回首見停雲

送楊應寧副使還秦中

關西夫子今誰是楊億才華少小多欲試盤根聊爾

耳未收梁棟欲何如　金鑾殿畔頻年別鐵甕城邊

幾日過巳向鄰封期曉齒不須重唱渭城歌

送同年袁德宏還任漢中

使君五馬西南去棧道縈紆過劍門雲起褒斜當蜀

見鳥啼子午識文軒政成六載書仍最節制三秦勢

孔尊多少同年霄漢上臨邛父老莫攀轅

送倪尚書之南京

懸攜堂印過江東家宰權分位望同蜀守地當分陝

重為官誰在故鄉中家傳舊有尚書履從剖新加

太子宮半世趨朝今少憩鍾山閑對黑頭公

送王汝使長沙

李官新許着緋袍仗節東行　命並明共月吟盟頻

歲泠長沙歸軸幾時膏萬言書在還思賈五字詩成

好和陶南北江山歸眺覽周南太史愧如匏

種竹

小軒側畔無多地手種琅玕一兩枝相對翛然心自

足渭川千頃復何為

和馬少卿貝尉獨居之韻

空齋脉脉望黃昏讀罷牽編自掩門小熱花陰成夜氣存騎馬故人如見過小奚呼酒尚能温

偶成二首

步滿庭月色共誰論老來轉覺塵心遠夢醒惟知夜深樹粉蝶相隨過小樓

獨步園林日幾周閑花脉脉對人愁翠禽並立鳴深掃地圍心望月明粉牆疎影幾枝横何當攜却兒和女還向梔花樹底行

聞蛩

一聲促織破秋鳴遠客無端意自驚憶看年年兒女戲彫盆相對鬬輸贏

己未歲南歸至德州口占

舟發河西米塞川敗林枯葉總蕭然德州楊柳青青在南北端疑有二天

過西洞庭徐氏

早從胥口望龍從舟入青溪曲曲通一片湖山歸手内萬家煙火隔雲中范公憂莫關廊廟遊客音還愛土風林屋有田吾欲老豈因一水限西東

飲徐氏新樓

家住西峯第幾坳青山重疊水周遭朝來爽氣歸吟筆歲暮輕寒著縕袍地勢欲憑湖面闊天關空許月輪高十年塵土京華夢爛醉君家玉色醪

登縹渺峯

仄徑盤空艱復艱快哉七十二峯顛星辰可摘九天上吳粵平分一水間日轉林梢看鳥背煙横谷口辨人寰居然自可小天下誰道吳中無泰山

林屋洞次侍水部韻

隔凡深處禹書存尚有神靈為守門穴底玉泉流作乘巖前璧月過留痕燕飛尚驗晴為雨龍戰猶疑數在坤聞說遙遙天漢接胸中雲夢幾須吞

自西山歸東洞庭

西來暝色一帆孤纔見青山忽又無自借天光猶滴洞黑添雲氣轉糢糊人家遥指語來舊壓眼頻揩見却初迹作惜無麼語句五湖煙景若為圖

遊吳城西諸山

天平

春風挾我作山行畫舫西來半日程怪石插天欲墮冷泉和月滴無聲登臨不盡吳中勝憂樂誰關范老情曉立龍門最高處始知身世與天平

南峯

石罅中間度板輿南峯來叩故人居（吾家嘗居此）高齋閑閑松雲外絕棧危分鳥道餘豈謂山僧成泄柳却疑野老是長沮明朝地主如相問但看芭蕉葉上書

二雲

和詩 上下路微通…… [illegible]

亂石槎枒幾折旋畏途歷盡是平川高林細[illegible]
雨深屋方塘悟道泉僧爲知名加舊識地旋曾到豈
前緣萬竿脩竹蒼煙外欲借琅玕紀歲年

金山 [illegible]

石徑繞窮忽又通重重臺閣半浮空一林翁翠浮湘
雨萬頃青黃秔稏風鈴語上方雲氣白詩題壞壁蘚
痕紅未留玉帶空歸去慚愧山僧門長公

登萬壽寺佛閣

吳城第一好山川半醉來登意豁然天際雲開雙塔
影城頭日出萬家煙宋朝故老空遺宅吳下叢林不
記年今日雙鳧同騁望分明身現宰官前

望陽山

青谿欲盡轉逶迤卧對陽山舟自移聞有高人何處
在白雲紅葉影離離

焦山

昔年覽勝金山頂今日焦山試一躋四望雲峯如此
好平生詩句若爲題煙中遠樹長江北天際孤帆落
日西聞道魚龍多窟宅夜船歸去莫燃犀

甘露寺

曾聞甘露前朝寺北固西來體勢成山湧金銀孤嶼
出地蟠吳楚大江橫[illegible]檣南岍瓜州渡煙火千家鐵
甕城安得更湧高處望無窮思一時生舊有多景樓今亡

金山

借得仙人九節藤半酣飛上最高層乾坤納納容人
看歲月悠悠憶我曾潮送夜聲來鐵甕山浮王氣入
金陵凭闌欲待中天月足踏神鰲恐不勝

飲雲龍山放鶴亭

把酒高亭遲日晴青山無限赴彭城地横西楚英雄
氣水瀉南徐感慨聲燕子樓前春草合虎牢關外暮
雲生不知放鶴人何在遙海茫茫萬里情

飲德州鄭主事分司園亭

綠陰深處着幽亭檐下流泉語屈經暑雨炎風空作
勢倦途塵思豁然醒蜀中妖鳥何年至是日始聞杜鵑吳下
征帆半日停見說雲州烽未熄誰能群矢射狼星

送徐司空致仕

病來宦海早抽身七里灘頭理釣綸蹤跡蘇湖功獨
偉甸宣齊魯政猶新懸車光已生東粤曳履聲猶繞
北辰贈別都門多感慨廟堂漸減老成人

送王尚書之南京戶部

重瞳田處識顔卿計相元知屬老成執法久推于定
國工詩還許謝宣城掖門曉色常來謁祖道秋風忽
餞行自此東南今竭矣送君回首不勝情

韓亞卿貫道見示屏字諸公倡和之作

零落諸公幾東金紛然抱示愜初心風流自可懷前

華從總何似得寸陰餘韻已高那可跂舊題雖冷尚
堪尋蕭蕭風葉廂房晚索莫空為擁鼻吟

寄蕭給事文明

高榆葉落漢關秋獨抱經綸老一丘海內至今名半
聖燕南從此減詩鄉明闇多疏懷遺直廊阜扁舟憶
舊游七十古稀今正樂黃花應復插盈頭

庚申長至有事於 東陵倪家宰吳韓兩少宰
俱有詩贈行和之

古木荒城諫議祠舊游猶記壁間詩河山氣象 宸
游後星月光芒祼獻時鐙火穿林人散亂氷霜橫道
馬差池寒郊風物那須問夜下榰帷信所之

調韓侍郎 韓時卧病十年餘矣

空齋不用辟寒金一任浮雲結暝陰萬楊柔一生三不
惑眷山千古兩同心風搖徑竹鴻孤夢雪凍江梅蝶
敢尋海上歸來持節使黎渦何事動微吟

次韻鮑參謝橘

高林霜落萬星攢論品先應為大官不是詩家評素
定閩南合讓荔枝丹
筠籠輸寫入金盤錯落珊瑚聞未難本色未除君莫
笑調羹滋味也須酸

鮑謂木奴與鴨脚子同至不宜見遺仍次前韻

霜林結子碧攢攢乾貢何勞也入官使服向人休作
白寸心為主亦應丹
江南鴨脚少登盤價著殊方為到難終與木奴風味
別點茶聊釋腐儒酸

次韻王汝謝橘

洞庭自是吾家果霜落晴洲色漸深收子未儲千顆
玉封侯寧抵萬株金不移淮北生生意相饒燕南歲
歲心莫怪野人芹自美江陵千樹不同林

雪後有懷小適園三首

小園今何在鍋腔路已苔竹攏撓柳徑石重壓花臺
不見羊裘飲聊將榾柮煨擁門三尺雪來興有誰來
小園今何侶還成步步瑤興如行灞岸愁似泊楓橋
餓啅鳥啼柳迷芳處復蕉懸知連日雪小徑沒人腰

小圃今何有猶聞白雪歌未論金作谷聊許玉為柯
問字人來少窺檐鳥下多雪中吾欲去興盡奈渠何

銅爐

陶鼎輕明怯遠行竹罏體製尚彭觥江南新樣今如
此廚下饞童作麼生鼎湯翠濤知火候几消紅雪沸
湯鯖猶明正白多言語好在劉侯莫浪爭

郊祀齋居次韻倪家宰

幸接天曹玉筍班 南郊祼獻復追攀清談得奉齋
三日道院平分屋半間殘雪土膏春意透夕陽庭樹
鳥飛還玉盤試手青絲菜又為東風一破顏

慶成宴二首

萬舞蹴蹜綴班天魔十八沓難攀舞騰兵夏雖呼

秉氣合君臣際會開袍染鑪煙當　嶽拜帽欹娛日

戴花還年來自媿階頭進曝承恩拜舞邱壑額

曈曨曙色自東方　王殿分行巴傍百辟盈階同

廁拜九重朝穆儼龍袞卿雲近日偏流彩稱壽春

早應祥大祀禮成歌既醉年年正月紀春王

賀李論德于陽五十得子

一顆名珠入掌中世間萬事總堪空啼聲慣試非凡

種瑞氣先占隱若虹梁顯科名猶可紹箕裘世澤未

應窮莫嫌五十爲人父比佀堯夫尚可同

次韻王汝春寒有感

世事惟將冷眼看病身藥物不離九七年尚及三年

艾一日其如十日寒却老有方須指授覓心無處倩

誰安春來是物爭新巧古井依然不作瀾

海月菴觀鐙 鐙滿南新製也

新樣鰲看出洱河九華光彩未云多時開王月春猶

淺會在公家歲獨多雲母障開星亂點天機文斷水

微波九衢車馬人人樂不飲其如此夜何

韓侍郎庭中芍藥盛開

露浥紅香濕未乾綠陰深靜護彫闌來頻未許重門

掩色重誰將碎錦掛前代無心還比召 花木同司伯手種 棠

還有氈亦同韓道人自是忘情者莫作當年停

送馬良佐學士還南京 馬有二子一爲驗封主事一爲廬江太守

白門柳色罷啼鶯歸擁金蓮院吏驚北地主人供筆

硯廬江太守傷車行家傳易學曾箋註驛路詩篇有

課程瀟灑玉亭誰復到竹間爲訪舊題名

孟秋夜詣祭　大廟值雨禮成趨出門且閉

歸途水幾沒膝是夜惟予與謝亞卿同之

金門放鑰夜朧朧雨旅當關路渡通有脚森森齊對

越鐙光閃閃儼歌雍立殊陛楯人誰代出後函關客

正窮他日廟廊跡委走泥塗莫忘兩人同

送金卿赴浙江憲副

春城折柳贈南還兩浙山中來一水間將毋得歸君自

喜見賢不舉我何顏道傍明月投誰顧江上清風去

莫扳此去功名初發軔未須花笏望兩山

中元朝　陵値雨而已而開霽次倪韓二長官韻

世途難料是陰晴自昔朝陵怯此行 中元日多雨也 山指白

浮惟烏去寺逢黃土有僧迎豈知平陸江湖在借問

輿梁歲月成 昌平有橋久圮 北望昌平無十里看山猶自未

分明

木魚聲裏報新晴睡穩僧房未辨行鐙底夜深愁欲

滴馬頭山色最先迎二千世界陰雲靜萬百二神京體

勢成涼月紛紛如白日歸途鐙火皆爲明

追次三原王公韻 陵之韻

居庸百二眞形勝只爲看山也合來牧地車行平似毯渡河船動小於杯斷碑閑立無人打小店候星爲客開京月皆皆還有意喚人西去喚人回

贈郭揮使宏守偏不平

北來誰復是長城作鎮煩君向不平十萬貔貅門元有種今嚴刁斗寂無聲高榆霜落秋隨塞細柳風微月滿營莫道汾陽封未復燕然有石待君銘

鈍菴作板屋詩以落之

竹樓頗高爽茆亭復卑下卑高兩適宜無如板屋者制樸體勢牢費省工力寡雖然立四柱乃不施片瓦無揩安礎礎有壁謝藻繪方可橫二弓低莫旋疋馬石几淺作臺蒲團小爲坐有如卧車廂又似泛船舸深溫最宜冬爽愷仍便夏可以舒簡編可以陳爵斝誰能善丹青爲予倚樓寫寫示五侯家相校何如也

再次

世從有巢來甚變日以下高棟今連雲瓊瑤何爲者西戎聞有之中古已甚寡既橫木爲門復以板代瓦還愁雨如麻最喜日色赭主人久登瀛門外施行馬不煩十家產恰受兩人坐制竟倣僧寮材乃取市舍椎結擬彌明小冠宜子夏名竟座鑪壚價已踰王宇每於公暇來傍舉素心寫問誰來最多恐莫如予也

三次

閑僭傚穀皇一卧北窗下豈知有朝暄又若善勝者月斧豈不佳得日乃較寡南牆有隙地頗安所得瓦客來傳新樣草木頗遭赭何云不日成其待可倚馬荊墩與蒲團終日每此坐問屋何所名頗似六一舸問制何所師卑宮聞自夏問公何所爲席間但麈斝有琴亦不彈有帖亦不寫不樂亦不憂居常晏如也

次韻版屋二適

負暄

茅檐有冬日可愛乃易落爲个稍遲遲倚澡能灼灼退朝坐蒲團咯釹伤南郭時維春冬交正值陰陽搏屋頭上陽烏羅縷吹凍雀方知黃綿襖絕勝青綾幞暖入支體舒嬾任傍人謔及晨卯酒酣正晝蜂衙作玄冥頓無威陽春眞有脚一室不願餘四大殊能著自謂此中趣經書亦可閣持欲獻吾君未許專此樂

看雪

吾聞老農言一冬見三白來年定有年無煩問諸易爽日曉開時萬象淨如濯積昨閒版自樓看心推屋脊平鋪瓦溝滿低壓簷隙側纖纖誰所裁逐逐若相逼疾學即窗壯表幣欺紙被況當版屋者稍若朱簾隔柳弱不勝扶梅重那能擲旋掃入茶鐺復取映書冊

緘詩忽何來凍手呵自拆唯嫌獨醒醒[illegible]誰與[illegible]

尹冢宰壽詞二首

天壽還平格名園獨樂中　朝廷須寇老啓沃憶山公白日懸名在浮雲過眼空定知青史上人物首山東

飽歡人間世蒼松晩不彫經綸開國手華岳想風標洛下耆英會齊東千橋懷賢仍感德不書野人謠

顧都憲竹間書屋

淮之水去悠悠君家正住淮水頭宅邊不種凡草木脩竹森森如立玉年深春雨長兒孫遂使長淮比淇澳竹間有屋小如舟積書之多如鄴侯手開三徑誰許到只有二仲時從游我生好竹仍好書何年歸去山中居俯看書仰看竹家無一錢心亦足

贈戴大賓 大賓閩人年十二擧鄕試第二人

頭髮毿毿領半過十四尚少十二多鄕書已中異等科習中經史誰告語下筆波濤翻浩浩老儒縮手稱難到天之所假信已奇便與古人爭先馳愼勿蹉跎若我爲

送劉都憲廷式巡撫寧夏

北來烽火達甘泉勃勃城高氣勢全且喜大夫重按閫懸知子弟總雄邊漢家衛古河南地魏國猶屯許一時但使折衝樽俎上奇功何必勒燕然

贈劉司馬時擧

紛紛末路競先馳安石東山起猶遲聲望在人眞不偶功名到手可終辭虛襟且願收羣策偉力仍煩治亂絲中國于今和司馬天驕得似去年時

送韓亞卿誥 陵

短日寒無輝陰雲黯將雪夫君欲何之燕山路超忽至日詔分官禋祀綴前列亦知非遠行始作三日別三日豈云多我心如慘戚北風振高岡僕子膚欲裂狐帽紫貂裘擔肩鳴軋軋薄暮始下車野寺投鞍歇村肴與市沽亦足慰疲薾歸途雪正晴峯巒互明滅瓊林玉樹枝乃若爲詩設山行亦誠然高興滋逸發到家解行裝贈我有長札

奉和屠侍郎元勳謁 陵

諸陵玉室金堂見始覺倦足行欝鬱蔥蔥佳氣繞氷棧滑瘦肩吟對曉山嶒月斜殿角東西磬星散林間遠近鐙抱膝何人發長嘯石門吾欲訪孫登

贈寫眞賈誌

短髮今如許煩君爲寫眞人言能似我我對儼如賓裴今惟嫌隨僧孫信有神勲名在何處逆伏畫麒麟

三忠祠 諸葛武侯岳武穆文丞相

力挽中原志可吞悲哉星隕渭濱屯郾城詔下黃龍遠燕獄詩成白日昏義氣懸知千古合綱常都仗數

公存如今混一歸　眞主尚慰孤臣地下魂

和劉司馬失子

公退朝房獨掩門寒鐙無寐月昏昏手書雖在難堪
讀家事從前得細論客枕有懷眠少着老人無淚恨
常吞漆園傲吏能齊物妙語聞之洛誦孫
死生難得侶東門淚眼逢春轉覺昏頓悟要從迷處
得浮生須着夢中論空迎幾歲愁方卻月近頑雲勢
易吞贏博有封那復記庭前芳竹已生孫

壬戌九月

季秋甫強半霜降纔應律頑陰三十日間陡覺寒添栗
塡然忽驚雷百蟲破新蟄雷由春甫兩收雷勢陡然急
霏微曉方晴淅瀝暮仍密吾聞陰陽交寒暑不相入
如何冬夏令並在秋之日得非人事乖無乃化工忒
巫咸去已遠那辨凶與吉

秋日齋居値雨已而大雪呈韓亞卿二首

窈冥竅秋令宿陰黷如積廂旁三日齋正値霖雪迫
誰將千萬愁化作日夜滴虛廚無炊煙苔蘚多緣席
簷花添寒微庭草添狼藉亦知匡賈尋只尺千里隔
仍聞籬樞下無復四立壁人事並偶然天意亦難識
唯應佇高談庶用破愁寂
愁霖何當晴怪雲忽已積狂飛九月晦無乃氣急迫
雪當大庭賀終作虛簷滴不如堆爲鹽但不大於瑞
爲祥或爲災衆口紛籍籍已閒半月前何論一日隔
愁吟欲附火塊坐惟面壁得無袁安僵除是張華識
飽食亦已多敢恨齋房寂

韓見和復次韻

官中苦鮮悰淸韻紛然積不有同心人寥然空獨迫
泠泠朱絲弦韻寫秋泉滴早朝行連袂暮衙語對席
新詩每見投古淡侶張籍推誠兩相亍心肺無間隔
君如千丈松獨立萬仞壁而我獨何爲一旦爲舊識
尚有少堪覬楊雄太玄寂時謀居

次韻王汝五考舍

三三兩兩里成行忘却燕南是異鄉福德正臨奚分
野風流殊異晉尙陽丹心舊許同憂國淸話時聞一
哄堂儼若廬山山上見不才深愧接餘芳

送沈世隆

沈度涉粲以工書永樂中官至學士
孝宗特愛度書宮中嘗習其問度亦有後乎
物色得士隆授中書舍人

文思殿上奎章嚴尚愛　先朝舊臣麻世俗總傳
元祐脚　詔書親訪隱侯家魏公老去猶傳笏先朝賜笏
尙存石慶歸來少駐車起草明光人所羨　鳳池三世
一行斜[illegible]

癸亥歲二月八日看牲是歲看牲凡三

元戎小隊夜分曹莫漢輕寒上繡袍十里六城人欲
亂一天風月發蕭騷拜官轉覺行來孰謂果如從者
後高中使留門更漏滴我行雖數敢辭勞

遊功德寺

河畔南轅忽改西人家兩兩傍山低雲歸遠岫昏初
斂春入平原綠未齊鍾動招提迎老衲鳥飛荒塚哭
孤嫠憑誰乞與龍亭水化作東郊雨一犂

香山

百二河山勢自西夫容朶朶挿天齊　九重日上黃
金闕十里人行白玉堤頹洗遼金元殆盡氣凌韓趙
魏皆低要當盡覽全燕勝絕頂同君一一躋

登毘盧閣 在京城西

怳身抽得且閑遊　天上回瞻十二樓　百戰昔悲無
趙地　萬年今作帝王州　花散湯金光爛野　樹蒼滋
水墨稠　指點雲間吳會近　扁舟湖上幾時浮

贈郭孟丘 其先曾遇異人留華方於牡丹花上自宋時賜姑蘇王今家傳秘方

牡丹花上數行書　已與刀圭病便除　始信神僊方有
異　却嫌和緩術猶疎　汾陽自合流芳遠　天水仍聞賜
姓餘　自鼻到吳三百里　瓊瑤雖報欲何如

橘荒嘆

我行洞庭野　萬木皆歲斃　就中惟橘立死無孑遺
借問何以然　野老為予說　前年與今年　山中天大雪
自冬徂新春　氷凍太湖徹　洞庭若無田　種橘以百活
霜餘樹樹金　壽比萬木奴　悠悠彼蒼天　三白望爲瑞
如何爲橘災　斬伐如斧鉞　自頷冥冥旋覆金缺　王事
曾聞后皇樹　不遁淮之北　他處豈得無　洞庭偏珍惜
衝州徒菌春　湘潭亦多植　地氣偏天更昌　仍遣
物發固難成　雖成復易折　吾今洞庭人　為計殊不早
從今原隰間　只種桑與棗

次韻秉之詠爽馬鐙

夜深銀燭晃屏帷　鐵騎森森凝欲飛　寫出昆陽當日大
敵　來如坡下潰重圍　遠觀一笑真兒戲　運籌誰能識
氣機　安得兩雷三百萬　陰山擒取可汗歸

次韻秉之蓮花鐙

炯然暗室有光輝　綠水荷華一尺圍　晴日當山晨欲
上　落霞映渚暝將歸　舟浮太乙來蓬島　炬賜僊郎入
瑣闈　憶向慶成燈上見　珠簾玉鎮世應稀

與秉之登鄱城樓

城上高樓偶共過　吳王國裏舊山河　一春風雨行游
少　千古興亡感慨多　遠近人家煙欲暝　東西樹影水
微波　滄浪一曲人歸去　落日牛羊下淺坡

碧桃花

天天嫩葉麗春輝　道是桃花又非　香露乍勻紅玉
臉　輕雲新染素羅衣　日斜盆底開何晚　風動枝頭落

漸橋再到劉郎應未識紅塵紫陌思依依

和秉之得了

庭前騎竹便為竿左右峩峩會奉珪浩蕩春波先有兆鬱葱佳氣豈無祥入舊葉業還追禹五鳳文章早驗梁我有佩刀先解贈青雲他日看参翔

遊太湖

茫然不省是人間却有人家住近灣一處便須終日望百年能得幾時閒將開復合雨餘雨乍有忽無山外山安得扁舟如范蠡徧尋七十二峯顏

贈橫山人王清

與子同家湖上山煙波浩渺東西間長江萬里無獨

往落日孤雲時共還澧浦蘭折得須我遺湘竹種成誰與刪不須更作招隱賦右上桂樹蔟生斑

洞庭新居成

歸來築室洞庭原十二峯巒正繞門五畝漸成投老計三台誰信野人言郊原便自為鄰里水木猶知向本源莫笑吾廬吾自愛簷間燕雀日喧喧

和秉之塘橋郊居自適之韻

山人本自愛山居南望家山咫尺如香玉滿場收晚稻銀絲繞筯薦溪魚水東父老還為主城裏交親好寄書適意且瀟灑且懶人生何必問其餘

蘭竹石

卷石兮崟崟幽蘭兮猗猗新篁兮茂生同心兮不違彼三君子兮逝言相好歲寒相依兮永以終老嗟彼棘薪亦生其間爾獨何為爾將焉依

對山

晨光破暝入簷間雀乳鳩鳴意自閒晚睡起來無一事捲簾獨坐對青山

綠陰庭院鳥間關隨絮遊絲意自閒午睡覺來無一事捲簾獨坐對青山

蒼茫暝色遠林間倦鳥歸雲意自閒晚酌罷來無一事捲簾獨坐對青山

倪同知加冠服致仕

行春露冕未須奇晝服還加去郡時漢吏不求名赫赫閩山猶怪去遲遲十年佐政心如水七縣生靈盡是碑我欲留君猶未得江邊父老亦奚為

孝宗皇帝輓章

寬仁延二紀兵甲偃三垂間脇長秋數求衣昧爽遲懋昭湯不邇端拱舜無為莫繪乾坤像誰為太史辭宮車仍蹕路　陵寢却因山　天意悲風慘　皇圖化日閑　聖神三代上禮樂百年間北望飛龍遠髯号慟莫攀

鳳雛行贈毛知州

鳳兮鳳兮何覩之稀[illegible]一封[illegible]鳳毛非鳥於岐山邇來

三四千年闃寂寥兮不聞不見徒聞凡鳥聲間關梧桐兮萋萋竹實兮離離遲爾之來兮要德輝而下之一鳴兮使我　朝廷淸法度貞三台明潤無攙搶再鳴兮使我四海平禮俗成百蠻朝貢無甲兵居中之鳳人中豪河東之薛隆中龐諸葛池上名供尚毛翁之鳴當其時有雛丹穴文九苞龍文燕頷誰可曹毛生毛生眞鳳毛一鳴兮再鳴兮吾將側耳聽而于明盛之朝

霽淳先生集卷第五

詩

過故狀元施宗銘墳

後生何敢望餘芬斗酒還過堇相墳行指問翳低偃月公葬偃月門坐凝文彩上成雲所以巳丁將軍恥鄭嶽舊傳東西洞庭嘗業單始居之歲兩山無文十四海猶傳制策文一青請天年人莫恨孔光張禹亦徒云

山行三首

天平

濯纓重向白雲泉曲磴幽林詰屈穿駁落殘碑猶可讀坡陀巨石自堪眠俯臨塵世三千界仰見龍門尺五天此地頻來殊有意肯教高業負前賢

靈巖翫月

浮雲盡歛碧天高把酒層峯最高處明月一年當此夜曠懷千古屬吾曹瓊樓玉宇身親到香徑琴臺首獨搔天柱峯頭那似此林瀟醉里流宮袍

靈巖懷古

夫差覇業今何在香徑琴臺盡自游天際青山還故國夜深明月有荒丘濤聲不盡英雄恨草色猶含粉黛羞莫爲吳宮多悵望古今來去往悠悠

東之作且適園有詩和之

萬頃烟波蒼玉峙⋯⋯仍宜白公遊處吾今

住惜也坡翁不到斯
新築殉堂扁遂啼席門　酒得枉高軒誰知君會臣時
箓盡在東都五畝園
廻洲枉渚問沙汀正見東山一帶青楊柳松檜長在
目好於此地看幽亭
雨前山寺移新竹雨後新蒲送屋亭長知憶處幽兩歲
篠便名賢俗可能當
栽烏巢林愛向南庸餘況有洞庭柑橘田問公　君休
咲名利從來癡不貪
西舍東隣送橘我小園五畝王家嗣昔人獨樂吾同
樂兄弟招要日往回

新柳蹊荒徑我廬門前清淺溪尖樂人間萬慮俱消
盡不盡除非是讀書
麥壠瓜畦菜粟畦稻早非前春餘人言市遠無兼
味城裏時新恐不如
村鼓鼕鼕喚買魚村釡雖有惜難儲何當也鑿方塘
樣取辦賓筵不願餘
曾聞泊老堂前柏千載英中澤尚存我種庭槐高百
尺三公當必付諸孫
修書館秋晩白蓮一朶忽開
埋盆若個便爲池玉藕亭亭有一枝不以格高知者
少幸因閒晩謝遂遲庭前曉日自相媚上上秋風空

爾爲我欲擧杯同此賞天高露下月明時
吳文定公挽詞
四海文章伯　三朝侍從臣世方逢至理天靈生
斯人沖漠高蹤問頻窺聽少伸道從元末啟文向
國初純東里淵源近天全授受眞正音發爲響振網
羅騏驥紫躓石逾延先發氣益振聲華當儒光偲義
重儒紳格律唯　沖澹言詞自雅馴時流皆自坪古制
或先春書法顔公適詩篇杜老隣　綸音騰溥汗
碑板照嶙峋譜向　東朝切規從　後殿諄從容
天仄聽仁義日前陳內外同瞻仰賢愚但欽醇汪洋
從挹濁堅白謝緇磷自不驚榮辱何緣瞎喜嗔吳山

從此重燕谷鎭常春往古無蘇子於今有伯淳閒情
多落寞要路每逡巡見說年頻引俄嗟歲在辰　九
重恩絕等八座望殊倫尚未爾公議寧須秉　國均
公身今可贖我分昔尤親先後官曹接卑高契誼勻
上　陵行並馬待漏坐聯茵倡和辭盈帙招邀醉洽
賓疏閒心歡苦書至澤猶新豈謂終天別空含雨地
辛王亭盟已散板屋跡俱陳盛德雖爲繪高風不可
泯儒林誰作傳誰刻墓頭珉
游虎丘二首
年來借灰緣何事咫尺谿山到未能郭外[illegible]

客林間軟語忽逢僧空庭石在頭寧黙溪黎龍以銘
尚騰不必縣匠留姓字古皆埋沒幾人曾
出城便愛小峽峨濯足還來碧澗阿飛磴未跻先瘆
瘵斷碑欲認更摩挲溪山有待登臨久今古無窮感
慨多我比樊天官更適十年一到意如何

送唐子畏之九仙山祈夢

人生出處天難問聞有靈山試扣之三月粟根眞不
易一生如夢復何疑天台雁蕩歸時路秋月春風別
後思我亦有疑煩致問蒼生帖息定何時

歌風臺

鑾輿翠蓋始東巡隆準依然泗上身父老已非豐沛

舊塵埃誰識帝主眞八千子弟空歌楚百二河山竟
去秦莫道四方須猛士商山閒殺采芝人

海塘謠 爲宏道父臨父爲崑州嘗築塘捍海其民稱之

田于何所蘄公之塘公今何在我田我耕昔公未來
潮嚙我堤浩浩洪流浸我稻畦公之來兮志何壯稽
天之浸身以障捷以木塡以壤隱然長虹犢海上潮
安流田有秋溫人飽飯臥且收蘄公蘄公胡不留稽
山摧潮水歇蘄公之名乃可滅

燕巢歎 爲宏道母夫人賦

燕燕兮于飛深深兮重闈朝捲簾兮放燕出暮捲簾
兮待燕歸朝朝暮暮兮燕無我違胡然兮一旦燕從

飛而不下悵巢是而人非萬里兮烏衣去此兮寧
豈無連雲畫棟兮誠不忍此故棲松楸鬱鬱兮京口
之壠逝將銜泥兮相孝子而營塚

五月七日陪祀 泰陵二首

星樓月殿夜沉沉燭影爐煙儼若臨北極紫微尊自
在西清黃紱夢難尋蒼梧天遠孤臣淚壬帛星馳萬
國心 是日天下王附俱米祭 十九年中游幸絕仰思 王度式
如金
萬方爭覩厲精辰 便殿從容召對頻 憑几似
宣末命屬車無復望清塵志存二帝三王上恨掩靑
山碧澗潛天地有形誰畫得空然二紀廁朝紳

入閣次仲山見寄之韻

雲牕霧閣隱樓臺夢裡依俙似到來異數極知蒙
帝力九軀深許住天台承明召數晨先入閶闔歸遲
曉特開正是商家調燮地臨梅歎媿傅巖材

恩賜玉帶麒麟服

寶月團團甫琢成老臣何德比瓊英鰠鷲夜室流虹
影行眩天街積雪明巧纍獻圖曾有垂葉霞倚坐若
爲榮 皇恩錫旒如山重肯換秦家十五城
錦袍錯落綺綸園 天上恩光借近臣一角獲憐西
狩陋九章製裂尚方新文明有象昭 皇化報稱無
能媿病身拜 賜歸來人盡羨好將勳業畫麒麟

十一月廿七日被　詔右坐　景陵歸途作
嚴程西指日邊霞平野蒼茫集暝鴉湖色破愁猶悵
澹山容得雪若矜誇誰當游衍追承　詔可惜風光
不近家坐對王泉懷六一漫將名品許浮槎

玉泉亭
燕山自西來連峰劃中絕有泉出其間終古流不歇
石縫淋漓波蝸頭瀉幽咽羅注疊成簾激射噴爲雪
怒聲亦研鍊靜性終昭晰肺腸藉洗滌毛髮歸瑩澈
珠體碎復圓玉流方以折緬懷六龍來坐覺萬象
別天光借澄明日影增蕩潏㸌悄亂山叢巃嵸遍林
樾誰知百年後尚睹孤亭館悠悠彼漁竿盈盈者仙
襪不忍向噎淚胡能斯厲揭虛蹤貢浪傳趵突差可
啜醉破劉伶醒病失相如渴衛公遍莫通陸子評又
缺何當携一甖歸洗人間熱

己巳正月十三日夜分獻　星辰二壇作
鐘聲忽斷燎煙升　玉候西來帀七層壽地靈風生
綵旆滿天凉月浸華燈夜闢仙樂開三奏老去崇階
試再登頻得繁禧均海寓老臣何以助靈承

十四日　慶成宴上作
列席分依　黼座前坐中幾度聽傳宣花枝半妥杯
巡洽雉羽低迴舞隊旋總爲台司當近地每叨殊樂
奏鈞天好風晴日新正後盛事誰書己巳年

次謝少傅韻
七里灘頭把釣綸當時誰是舊元臣廟廊正爾煩多
故世事那堪又一新國手就閒仍此際拙工當局更
何人片帆出沒煙波裏回羨仙舟早渡津

春波書屋爲屠司寇賦
平湖渺渺春波綠榆柳低垂洲渚曲洲旁茅屋是誰
家言是屠公舊書屋屠公致身廊廟裏猶有讀書心
未已牙籤縹軸置兩頭充棟多遂比鄴侯湖水平春
日晴船頭置書蓬底讀一和滄浪曲

題畫牛
牛背滑韆韆若舟吾伊聲裏編前稱當時項羽成何
事能使郎君讀未休　李密
背卧針陽亂短箒背針猪帶血糍糊家人不用驚相
報五讀桃頭一卷書　牛弘
問喘軒車駐道周不因老問少謾留若言燮理成虛
語試問齊王觳觫牛　丙吉
耗牛解去旋來歸蘇角當軒罪莫違楚國有弓誰得
失驪黃寧辨是耶非　劉寬

題五同會詩後
開情未逐雲歸岫佳會初逢日在奎但許兼謨居席
末還如無已在江西鄉邦自出誰同會人事從來苦
不齊南北故交風雨散我來若句若爲題

宣廟畫猫歌

禁柳踈踈還密密狸奴穩臥堦前日日長睡起鳴一聲掉尾欲行還不行　先皇爲愛馴且異呼之即來麾即逝偶然點綴爲寫生毰毸毛衣獅子形絳羅壓壓鈴索索目光耽耽透簾箔縱然未解起捕鼠輩見之應膽落

己巳五月東歸三首

莫把功名更問天一朝　闕下賦歸田迂踈自鈌匡時策衰病多蒙　主上憐便製荷衣隨野叟永將雲路讓時賢太湖波浪如天闊不礙鴟夷一釣船

家住東山歸去來十年波浪與塵埃頭顱今日已如許勳業古人安在哉滄海巨帆瞻望遠長途疲馬早思回開非開是俱抛却濯足滄浪坐釣臺

浮世紛紛揔未真古今誰者是閒人　黃扉紫闥辭三事白石清泉作四鄰得失往時俱爲夢是非從此不關身致　君堯舜身雖在且許巢由作外臣

贈巡河王郎中 本

五月青齊若焦釜愚風力送歸橈十年省署官曹舊千里河山節制遥顧我病宜還綠野似君才合佐清朝　九重旦夕如徵召乞取商霖灑四郊 時山東旱甚

得雨贈王郎中

天末炎雲湧怒濤夜窗欹枕聽蕭騷帷幃騰兩岸聞邪許潤洽平原臥枯槹酷烈頻祛苛吏勢推移且費長年勞陽春有脚隨車到餘惠深慚過客叨

至徐州口占四絕

日日拖舟泝沓闐荒郊四顧但榛菅朝來雨歇逢窗外正見徐州一帶山

人說茲行恰似游棹歌聲裏下徐州朝來獨坐逢窗底兩岸青山送去舟

五月舟行齊魯間黃塵能富水能慳朝行沛泗交流處巨浸家家過屋山

放歌曾是昔年游濯足看山坐浪頭今日重來人不見滿天風雨過徐州

偶成

懶雲無意復爲霖早向中天結寞陰去晝尚餘三宿戀濟時眞負百年心孫登不作蘇門嘯諸葛聊爲梁甫吟若問先生何處住湖光淼淼樹深深

次韻秉之

三十休誇陸氏莊菜園滋味晚尤長致君素許孫忠赤涉世空餘兩鬢蒼懶性尚於登覽役安眠無復趁朝忙焚香日日觀心坐便是人間不老方

曉渡白洋灣

扁舟深夜尚孤征兀坐蓬窗看月明兩岸秋蟲互相應不知端復爲誰鳴

宿堯峯寺

堯峯自在諸天上半醉來登不用扶思入湖天同浩
蕩夢生窮雲樹轉模糊五更客夢侵寒冷一片禪心對
月孤自是世緣猶未了幾時同此結跏趺

行次相城有感

幾年約茲將爲訪石田叟石田今已亡不使此言負
相知三四人拏舟過湖口行行抵相城自卯將及酉
四顧何茫然天水合爲藪郊屋幾人家荒宿雜荻柳
本來魚鱉宮自合鷗鷺藪有始田者爲誰綏此非自取
有司事征求亡者過八九念此爲彷徨獨立延佇久
作詩當風謠以告民父母

宿華嚴寺

歸來每向招提宿心若閒雲著處安已到家山無去
住偶關塵世有悲權烟霞自可適惟惜草木還應識
宰官少小來將今白髮幾廻欲去更盤桓

贈勤上人

覺華宮中一老禪霜眉過眼耳垂肩手闢生地爲精
舍口誦華嚴作涌泉峭壁危峯同戒行長松古檜是
因緣雖然看盡人間世還住人間一百年

次韻蔡九逵見贈

楚色巖扉上翠裾　皇恩猶古及郊墟在山嬾樊上
學爲圃新識莊生樂在魚稍向林間嘗荊野菊從休

外度輕車日長庭院閑無事抄得東家種樹書

再游林屋洞

蓬山有路那能到林屋無扃可數來穿徑石函難復
見金庭玉柱爲誰開秋愁黯黯渾無地又恐醉鋤忽
有雷不是隔凡人自隔重門欲叩更徘徊

宿法華寺

法華我曾來懸崖縱飛步長松高撥天篠竹亂無數
北岡瞰空闊風帆在其下陰橫紹千山歷歷皆可數
蓬萊亦咫尺神仙在何處安得乘長風飄然從此渡

坐法華寺後石上望積山人家歷歷可數皆王
元德

午烟孤起碧山崖屋尾參差影日斜只隔盈盈衣帶
水不知何處是君家

訪元德

樓臺飛空路重重家住橫山第幾峯半壑夕陽垂橘
柚五湖烟水浸芙蓉神仙未覺三山遠燈火寧甘萬
戶封返棹匆匆重回首白雲天際杳難從

寄隱者

隱君家居何所有繞屋三二百青琅玕香罏一炷坐清
秋讀罷黃庭稱內觀

越來溪懷古

吳國江山亦壯哉一朝誰信鼻亡來旌旗尚動春波

影歌舞棚成子夜哀往事悠悠餘敗壘傷心脉脉一
登臺姑蘇麋鹿何須恨閶道阿房也劫灰

宿盧氏芝秀堂留別師邵師陳二首

越來溪上思悠悠斜日門前一繫舟水若有情隨我
去山雖無語爲君留梅花紅襯墻頭雪蔘葉青回攏
上秋一曲滄浪人去遠平湖萬頃接天流

清溪一曲浸山根溪上人家兩兩分久要正逢徐孺
子同聲兼枉沈休文孺徐郭宣之方伯在坐典非劍上嗟空返
談比廬山得未聞醉卧不知乘夜發畫船搖破一川
雲

過黃望沈氏阻風望洞庭甚近而不能至

殊堂宛在岩山腰山下行人不受招梁作虹蜺塵可
渡木如衣帶却成遙清風入夜生蘋末細雨扶春上
柳條不是休文能醉我平生磊隗仗誰澆

酒熟志喜

常年造酒螺諸隣斗覺今年富十分水法特教擒柳
穀特及柳麴穀并米麥材先巳謝桐君麴不用糵床頭夜滴晴堦雨
甕面香浮暖閣雲莫笑陶公巾自漉年來正策醉鄉
勳

荊溪雜興

惠山至禾定

解纜惠山下間道荊溪程荊溪百里遥閶闔蕩空明

淞湖好青山宛轉送我行惠山首見辭陽山復來迎
東西夾畫船依依亦多情忽然互列合隱若百雉城
西南谿中斷太湖浪然平莽蒼辭越相此口云所經
悵賢不可見臨流濯長纓

畫舩簫鼓蕩春晴一路青山送我行分付舟人行莫
急看山猶自未分明

沈亞卿時暘約游張公洞途中風雨大作舟
人云不如先往善權爲便口占一詩寄亞卿

孤村徹夜雨浪浪思入荊溪轉渺茫湖汊無蹤仍返
棹岳權有路且鳴榔特因赴約甌成爽豈謂尋幽竟
得忙奇語休文莫相訝好風晴日會須償

罨畫溪

兩岸青山隨畫船清溪十里中洄淞侍郎橋畔柳拿
地任昉臺邊花滿川南國勝境有如此東坡卜居豈
徒然誰云罨畫不得恐有仙源莫浪傳

張公洞

萬山環合中獄虛世傳內有神明墟側身俯視驚怪
吁老眼不辨雲模糊巉巖漸下勢漸舒石壇坡陀席
可鋪恍如身入佛老廬四壁洶湧皆紅殊天吳紫鳳
圻海圖龍蛇騰貙虎豹狙異態渠衲相扶扶靈官炭
業尚冠裾神媼相將行步徐士宵玄靚穹浮匏石床
橫陳丹竈孤玄門有路忽若無解衣登降我僕痛通

明有穴尋歸途不知造化開闢初誰此鑿交作剜刻
頗聞孫氏紀赤烏霹靂下劈山之隅人間始得窺仙
都又聞有路通太湖金庭玉柱嚴瑤書自兹骨凡氣
濁猶欲往不得將何如欲往不得將何如

善權洞

湖汶有洞名張公天造偉麗非人功善權氣勢更若
雄犇流下駭如鷩虬洞門有地平且豐孤石湧起何
巃嵸高屋絕壁青復紅恍如身入天帝宮幡幢寶蓋
陳西東𡵓隕巨象披蒙茸猴猊張吻吞豹熊亭亭玉
柱立當中銀山對峙如屛風鹽堆突兀米廩崇巃嵸
畝畝木所鍾石梁交貫空復空人工此去路莫窮東

至扶桑西晈洲我疑二洞俱仙蹤地下有路應潛通
前堂後宇相始終不然氣象胡乃同篹山福地神所
封嗟我欲往將焉從嗟我欲往將焉從

善權寺

兹山信有神靈護棟宇偉開自太和唐太和中建天下猶可
辨星壇月館遥相過顛崖檜假茶龍蛇纏束縱經齣白
馬馱應笑重來王相國不將玉帶繫山附

、和錢元抑投贈

虞人雅自重吾旌小奏由來止一成兹帳久孤黄鶴
怨蓼灘先負白鷗盟春山乞竹眠思藤悅井擔泉吸
愛清祖舊日著書今亦懶且從排處看浮生

貞甫大參立三石於庭邀予賦之

垂雲

有峯巍然嵂崪連蜷蒼翠看人靄如縣雲若孰爲之
殆二氣之絪緼絪緼來兮知幾年至今瑞氣仍油然
霧非霧烟非烟莫教一日忽飛去散在人間作霖雨

漏雲

有巍一峰屼嵂岌空竅穴眩目紫若立雲始孰爲之
殆元氣之融結融結來兮知幾時至今雲色猶穠稠
爍不化涅不緇莫教一日假勝蹇散在人間作有年

謝人送楊梅

高林下摘楊家果風葉偏玉露寒染指忽驚猩血

紫釘筵爭愛鶴頭丹誰將物產修爲譜多謝山翁銀
滿槃却憶退朝門下賜美芹思獻自知難

苦雨二首 庚午歲

南方春夏交正是插秧候望望惜雨乾事乃胡大繆
霖霪已彌旬雨意猶未透山頭爭出雲不斷如饋餾
滑滑深路泥幢幢濕樓溜只愁地將浮又恐天果漏
乖氣亂暄寒重陰錯昏晝蠶飢麥無魚庭樹號饑鼬
梁柱亦何爲尚可充燎櫍嗟嗟彼蒼生其命固難救
洪範學不傳將誰執其咎
吾聞老子言驟雨不終日天道信有常如何亦難必
方春常苦雨入夏勢轉疾滂沱無滂沱濡溼又連夕

幸爾霽開明俄然復舟軑田疇浩湯湯淩與太湖一
吁嗟生民居化作黿鼉窟旦夕不自謀卒歲奚遑恤
歲行況在午（史記歲在午當旱）月宿乃離畢挽日當誰能補
天恨無術安得萬里風吹使雨腳絕青天淨無雲紅
輪皎然出

病中五適

蒲墩

織蒲織溫柔朝夕置左右坐以支吾願眠以閣吾肘
墩今乃屬子臨川爾何有

竹夫人

湘筠翦瓏璁橫陳在君牀雖然缺嫵媚亦可藉清涼

病餘偶此適非敢效專房

曲几

久眠即不能久坐仍未得半眠半坐間唯爾我為適
寄語柳儀曹何傷此為直

綿幃

朝蠅不勝祛莫蚊不勝拍伏爾為屏除安然睡通昔
寄謝石季倫錦步復何益

布被

青綾非所便盧蔑亦已矣木棉足輕柔病骸猥自安
幸非公孫氏客至當何言

王應爵侍御過訪將發阻風後留

洛霞湖上晚山稠迂叟經年守一丘驄馬忽傳今雨
至蘭橈多謝好風留病從此日如輕健詩續前題更
唱酬早晚豸冠霄漢去林間誰與共清游

過子畏別業

十月心齋戒未開偷閒先訪戴逵來清溪詰曲頻迴
棹矮屋虛明宛送杯生計城東三畝菜吟懷墻角一
株梅棟梁榱桷俱收盡此地何緣有佚材

王唯顯款鶴軒

小築園亭淺布沙十年為爾養丹砂飛鳴飲啄皆隨
意莫羨乘軒富貴家
鶴鶴來前聽我言知君六翮快騰翻干霄縱得天風

便惠養能忘舊主恩

次韻賀憲副澤民會老詩

洛社耆英赴鳳期乞身俱及聖明時經霜松栢
姿彌勁爭道驊騮力已疲幸許飛龍為後輩不妨蓋
叟是吾師年年共約林間醉世上升沉總不知

盛汝弼得孫（在南庭東山閣故）

老蚌生珠亦未遲庭槐又報長孫枝平生陰德人傳
滿少小啼聲我識奇文肅尚應留繫敢箕裘況復自
軒岐他年元歎成名日還報東山老傅知

春日山行三首

風軟波平一鑑開湖山重疊見樓臺亂山林晴雪懸崖

裏只爲梅花也合來

勝事春來日日忙梅花纔退杏花香莫愁此後芳菲少又報東風到海棠

竹杖芒鞋觸處經娛風遅日近清明天公似識游人意特借春來幾日晴

謝賀憲副澤氏示攝生書

一編授我永爲遅火候抽添信有時爐內若能留戊已市中端可遇安期本來面目吾忘我過去光陰彼是誰歌罷青天雲萬里遥丹應有月明知

過范氏近竹園

昔聞臨頓里近在古城東甫里先生宅龍闕老子宮幽亭花外遠曲徑柳邊通五月無煩暑琅玕滿院風

送李給事貫使占城

海外誰云更九州　明時還比古諸侯麒麟賜錦王人出孔翠包茅職貢修畫鼓八更驚永夜綵波萬頃髮安流舉頭南斗分明近奇絕平生是此游故吳宦政吏使

占城詩云夜聞鉦鼓八更天

芥巖　宜湖舊門

天地西來白月氏　先生親寓來黃支百年遺墨人間見正脉東頭立仗時

鼠須筆

額兒狸猩兩兎翁時來鼠輩亦成功臨池脫穎偏宜

我憑社爲妖且貫戎兎兒作奸依居點氏居虛中守居默册勳應竹管城公大倉縱是無處地爭似流芳汗簡中

送尤宗陽進士之京

南宮昔日謬持衡中筆勢曾驚古戰場今日林間還送別九霄一鶚看高翔

吳中世德紀延之喜見春風入彀時莫怪崔公多自詑美莊三百在于斯

贈石湖虞隱君伯常

吳山青越溪碧吳越興亡兩安適千年事往那復知溪上人家自知織人家兩岸青粉墻其間特起是爲虞家之秀才之高堂昔年芝秀產溪上顏非虞家且瑞誰能當虞家有翁不求仕年可六十須眉蒼朝耕經暮翻史不使聲華出閭里生兒唯願充耘耔自比唐家王川子人言筆滿如筆長二兒自小工文章大兒文采珊瑚耀泥金帖子前宵到小兒筆勢仍翩翩他日科名美豈專從此溪山兩增重乃翁無事日諸道遥羅溪可湘山可採千古溪山鎮長在願翁之壽如溪山長不改

飲橫山吳氏盤酣亭

孤雲落日魚龍界橫山又在孤雲外一朝坐我橫山中回頭翻覺人寰隘就中最愛吳家亭浪花堆裏一點青平山在南紹山北平山正直中間停天風飄飄

吹我袂自覺蓬瀛不難至安得劉伶李白共此舉瑤
觴百川吸盡無由醉

自橫山歸洞庭

漠漠輕風不滿帆小船載酒舳艫銜茶甫業今安
在皮陸才情兩不凡白鳥斜飛驚鼓吹青山倒影動
松杉却憐范老江湖上猶自憂讒與提攜

贈碍眞

玉帶束麒麟袍簪笏光射映我服豈不華我心自難稱
委蛇鄭廟姿蕭散泉石性爾筆信有神預此顏獸勝
種髮歲華催泰宇天光定應如巖穴間蒼松老彌勁

偶成

南國新寒九月時青綾半臂向晨披月明桂子香初
噴露重芭蕉葉未知拄杖隨行聊當僕從編重展恍
逢師清時自昔多遺士坐背針易理髮絲

洞庭新建麗事柱下獲一甕中有錢曰太平喜
而口占

一錢清白承先哲八柱高明應宰司天賜不多良自
賀 國家重建太平基

重到宜興

三日蘭舟只任風洮湖過盡滆湖逢谿山處處遙依
舊却是人心自不同

宿毗陵驛

扁舟夜宿毗陵驛城上烏棲霜月白客懷轉展自無
眠何處人家復吹笛

震澤先生集卷第五

震澤先生集卷第六

詩

次韻林都憲待用蜀中行師二首

草檄軍前立馬敵宵當分閫青蘿城高白帝休厭
戍路繞烏蠻猜折誰妖棲滄消邊日煖旗丁傍旌
江寒何當奏凱歸朝著選聲當年傳家凡
單騎曾先萬馬屠綠林諸盜伏針眞安令舟師繼唱
葛又見曹軍怯越崇千里仁風行若偃三年交棄坐
如焚平生手采傾朝野奏爾慕文豈不聞

飲陳以嚴頌孫堂

雲母屏深燭影斜德星還聚太丘家庭前玉樹森森
立池上超宗敢漫誇

夜過西虹橋

破趁橋邊步偶停夜船燈火散如星館娃歌舞今何
處留得吳歌與客聽

賀師邵初授御史次師陳韻

破溪之秀應春晴瑞應人傳第府名一日文章驚豹
變百年風節愛冰清大廷糾劾當　宸立　秘殿傳
宣傍　蹕行聞說鳥周工獻替　九重還補舜聰明

題舊寫眞

莫言故我非人我只恐前身異後身自是靈臺方寸不
定丹青雖妙若爲眞

贈僧還杭州

偏游鴈蕩與天台少室靈巖到五臺自是此身無係
着信於何處見如來高開作宇元非幻靈徵題詩漫
倚才慙媿韓公長援援窮年學道只空迴

訪徐季止於水潭

太湖東轉碧溪斜來訪南州孺子家舊學不嫌楚氏
稼閒情兼種邵平瓜畫船載酒人如玉醉筆題詩墨
似雅好約年年爲此會前村蹋雪看梅花

襟帶江湖樓爲仲山都憲作

三江東去五湖西特起高樓枕碧溪樹裏波光天外
小洞庭山色雨中迷尺懷范蠡舟雖及地壓滕王閣
無低猶有仰滄憂不忘倚闌無語到鳥棲

題東之塘橋新樓

東連特地起高樓准擬常時上相游林屋兩峰從海
湧太湖萬頃接天流日陳六藝兼諸史勢壓三山與
十洲無限風光無限思騷才須是仲宣儔

登陽山大石

陽山從西來勇氣正咆勃聯峯割中衛散作石突兀
不知開闢初誰刻造化窟偶來陟其椒未步先欲蹶
儼如大廷朝冠冕森蔚茀又如羽林軍戈鋋羅勁卒
扶開混沌竅截斷防風骨谽谺唇吻張璀璨鼻眼突
豈疑地生瘡又恐天墜李故巖亦通透軒敞且崔崒

梯空路不窮補缺屋將杌泹洳滴玲瓏幽菲眠猛狗
縫生蘚駁斑排卧松蘿偃手摩波獰獰足復愁饒龍
露湫瞰潛虬危巢俯棲鶻作歲試悠悠怪事良咄咄
錬疑媧皇遺跡忘共工扶祁禹鑿難平嬉娥拙欲沒
太湖梧汀瀅絕頂前恍惚作詩纔能游請興殊忽忽

游天池和仲山韻

小輿詰屈穿雲去愛此龍從蔭石林過溪倒拄松樹老絕峰半染蓮花深一身偶值此日暇訪古正愜平生心天池小立成歸去夜來風雨鬧龍吟

徵明飮怡老園有詩次其韻

吳王銷夏有殘閣特延幽亭䞿要津剩木統貯傷往事短墻缺處見行人細椽斷影魚吹日紅蘂留香蝶殺春爲問午橋閒相國自非劉白更誰親

偶成三首

花落針易欲暮時醉岸髮如絲東未報收琴盆爲問來鴻知不知

漠漠斜暉轉樹腰花前御下步遲遲忽思在梭門前侶隱几無言候早朝

習習東風皺水紋花前御下步遲遲忽思左順門前侶屈首無言向內人

登龍門次師陳韻

飛步凌虛碧嶂腰

鼇缺處猶存霹靂焦碑評巨靈雄氣力崎嶇亡
風標知君頭角嶄然久只候秋風八月潮

靈巖山

天末遲暗塔影斜今朝拂酒試同登吳中信是佳山水入世依然感慶興草蕭琴臺微有字鳥啼禪院寂無僧懸崖斧鑿痕如雪何處題詩記我曾

桃花塢

桃花塢前小一橋良辰勝友好徘徊結廻花色曉曉繞翠蓊湖光面面開墩姓從今成我舊風光自昔有誰來懸崖擬欲題名字千古行人首重回

游湖

游徧南湖又北湖畫船隨處宿菰蒲晴嵐蒼雨山如染綠淨無風水似鋪玉蒂蜂衣爭快覩鳳笙龍管醉相扶輕桡又轉東湖去何似當年范蠡圖

韓文公藍關圖

韓公不信佛寧信世有仙牡丹花上詩所題一朝雪擁藍田關阿湘幻化有如此神仙灼灼在眼前使公一部稍低頭携手同往良非難胡爲騎馬浪自苦秖令收骨江之邊乃知此公胸中浩浩有壯氣抵死不肯從湘言當時果州有謝女白晝居然生雲烟須臾上升衆所見公謂魑魅物怪甚迷荒後來儒者頗好異遂令末世坎離龍虎紛紛傳乃知非公不可及秦

山北斗不獨文章然

送吳縣簿董仁之任鄞丞

自項權奸偷國柄一時在位貪相競剝民膏血輸權門廉恥掃地寧復存誰知小官之中乃有吳縣簿守法廉平獨如故三年佐縣民愛深視金如土民如金每言吳人窮到骨吾此股削吾何心吳縣簿迢難得我欲言之顧非職一朝擢官向寧波於乎奈此吳民何

予伏林下覩閭閻之疾苦憫征求之繁多傷循吏之難值也每以爲歎癸酉六月客有過予談海虞胡令之政者爲賦詩

有客談胡尹炎歘座上清吳儂偏感德漢吏不求名正自倩科拙無如折獄平懷哉不可借送子若爲情

留別王濬之和文定公韻

小隱何年荻砳來陽城湖畔草堂開閒蒲曲几凝香寢町曈芳畦瘦石臺雪滿山陰王子至日斜孫上醉翁廻錦瓶早滿春淵息欲取寒稻入酒桮

鄒道士聽雨堂

虛白堂深夜寂寥初聞淅淅轉蕭蕭先聲似到梧桐葉餘潤旋添杜若苗信有雷霆驅律令不須蜥蜴助喧嘵東先生去無人會空使巫尫得爛焦

贈仲山

東風漠漠動江離夾浦橋邊二月時花外小車來早竹西高閣卧偏遲山横爽氣開文笏座接新腔白補詞聞有還丹須乞與市中誰者是安期

癸酉春雪

南國春寒看紫裘夜聽微霰聽颼飀步廻虛室驚先曉瑞應新年望有秋老樹斜庭森森戟小窓當戶擁貔貅一朝頓咤貧家富捧瓦擔銀入茗甌

王應爵侍御家園八景

愛山樓儀親也

凭闌看青山欲去仍戀戀青山恒在茲而人不可見

靜觀軒

夫物各芸芸過眼總翹忽靜中何所觀靜觀本無物

柯巖亭

嵌巖何所有終年此棲遲世事正紛紛問渠渠不知

友石亭

巖巖太湖石與結終身契勿學市道交風波起平地

水月軒

明月墮流水流光終不定寒潭徹底清乃見本來性

景濂亭

花中有君子濂翁後誰愛勿與流俗言牡丹時所貴

後樂亭

鳥鳴呼柳凭魚躍渚花落曳履涉芳園吾亦樂吾樂

味菜園

抱甕灌花畦採擷恒在手何相莫予欺予膝動三

與嚴太守道卿同登莫釐峯

微雨發春妍東風花外軟良朋約佳遊遥指莫釐巘
平生山水心老脚肯漸懶壺觴紛提携曲嶝屢廻轉
小憩山之腰秘境漸披蔵紫翠蓋幢幡青黄繡椆展
須臾造其巔四顧目盡眩太湖小汀瀅風帆時隱見
是時俯罔掇越嶠杳堆𢴆摩涂稍題名班駮半苔蘚
日斜下山椒宵爾迷近遠問途偭悲夫失脚悔已晚
懸崖飈伶俜絕壑窺澒溔熹微恐前村山寺吠鳴犬
解衣得藥磚仰視坐猶喘韓公鑄華嶽正自恐不免

登高弗知歇持用戒軒冕

與道卿鳴陽輩同遊法海寺循千頃湖楊家塢
遂飲偃月岡

忽忽春歸不可攀且乘高興看湖山廻旋翠壑丹崖
裏小憩青松白石間爲愛韶華連日醉歷觀宦海幾
人還風塵楚蜀干戈地舉酒何緣一破顔

雲留曹憲副時中夢予抱痾作詩見及有可惜
中興天下計歐留忠鯁老東吳之句因用之

五湖二泖夢相通知是平生氣味同抱痾不應如獄
可解朝那復似揚雄自愧杞國憂天計誰辨咸池捧
日功多謝青山不吾負朝朝長對白頭翁

再遊南湖

漾舟出深港舟人問安之我行無定在任彼天風吹
東西與北南遠近齊所宜連朝風雨頓晴明喜今茲
鳴舫發湖口蘭橈蕩輕漪紅鱗潑刺驚鷗鷺相與飛
扣舷激吳歌緝彼滄浪詞風雲忽變色前山雨將來
勸君趣廻棹無爲迷崦嵫

送陳指揮蕃遷浙江都司

朝廷又起故將軍浙水吳山閫外分禹穴千年通御
氣狼山比日熄妖氛驃姚方略今誰敵郤縠詩書舊
有聞楚蜀干戈猶未定早看幕府策奇勳

湖心亭

莫釐下瞰湖波水周迴忽向湖心起巋然萬頃銀濤
中幻出樓臺在奇偉坐疑海上閬苑與蓬萊飛甍君
家亭子裹長堤花柳青復紅曲闌直檻東西通鼉踞
魚沫鷗鷺集相忘如在江湖中石梁倒影臥水底無
乃下占馮夷宮桑田滄海須臾變高下帆檣牆外見
鴟夷一去那復來五湖風月誰家擅我今無事身自
由良辰佳節長來遊觴酌爲渊臧傳伯看竹時同王
子猷長風吹角和天秋水依平湖半湖雪歸來還約
中秋時把酒青天看明月

戶部正郎吳鉞懷思乞歸養母作樓曰愛日
予爲賦詩

日兮日兮咸池自出稽首向日兮其出遲遲願羲與
和兮無馭其馳日兮日兮虞淵自沒稽首向日兮其
沒舒舒願羲與和兮無疾其驅日之遲遲兮爲我親
以常好日之舒舒兮願吾親以難老

贈錢元抑

詩裏休誇五字城一生文字學西京馬路蹀躞東風
裏蹋遍燕南幾十程

過鄧尉山題大貞上人新開禪院

手斲嵌巖鄧尉厓五湖風月自平分鐘聲夜扣林間
雨蜃氣朝橫嶺上雲慧眼又傳新法嗣幢幢曾折古
麃君我來亦是尋常事信息誰教野鹿聞

有約登天平絕頂者行至龍門力憊而止

峭峰突起萬嶺岏聞有仙扃惜未觀勝事有懷行欲
往懸厓無路生長歎龍門已覺吳天隘劍閣誰云蜀
道難安得我身生兩翼凌風直上謝蹣跚

天平范氏墳

衰年不減登臨興福地靈山披欲遍城西諸峯喜所
嘉就中尤愛天平勝亭亭一蓋倚蒼冥儼若端人入
自敬獅山奔伏象山避支硎奏臺皆趨聽橫山當面
橫作屏背擁蓮華互相映林林萬石相拄撐倚埽半
天欹不定蹲如虎豹奮攫噬騫如鵬鯨恣豪橫勇如
武士力舉鼎秀如女子色娟靚我來敬拜太師墳松

栢陰森翹一徑忽瞻萬笏森朝天直氣貫凜凜猶勁
乃思范公立朝時正色危言社邪佞茲山固合生斯
人崧嶽降賢尼孕聖吳山第一稱天平宋家第一稱
文正高風千古夕作合仰止巖巖續前詠

遊治平寺祭吳王郊臺

朝發石湖濱暮抵太湖岸青山亦多情供我船中玩
船行山亦行一路青不斷白雲渺渺山重重不知何
處昔是吳王宮越來溪邊越城在夫差受困云在茲
山中今朝扣禪關訪古尋幽蹤僧言事往那能識鍾
鼓聲中度朝夕郊臺草漠麋鹿游茶磨圖圖叟荊棘
不須弔古傷懷抱且欲憑高縱吾眺人家歷歷新郭
里川瀆沄沄胥口通吳江塔影崑山城一覽因之發
長嘯天風萬里天際來吳王郊祀昔日登斯臺千乘
萬騎湖上下秪今安在唯見山崔嵬船來船去湖西
畔青山無言人自熱來來去去世無窮莫學牛山獨
興歎

金澤僧辯如海年八十九矣手製蓴菜併詩見
貽因和之

玉盤急足送蓴絲風味鮮辛慰所思金澤老禪三昧
手當時張翰未曾知

送蕭尹九成

吳楓葉落洞庭波之子遐軔登珮珂千古湖山添保

障三年邑里減征科游從摠爲斯文在戀其如父
老何白首林間聯霄漢青春事業莫蹉跎

次韻徵明失解兼柬九逵

野渡空橫盡日舟蒹葭生渚白蘋洲毛嬙自倚能傾
國稊稗寧知勝有秋學就屠龍唯與試技同操瑟不
相謀人間得失無窮事笑折黃花插滿頭

碧螺峯

儼雙峯兮亭亭忽崇崒兮嵯峨橫嶻嶭紛兮難合澗谿
巔兮崢嶸望夫人兮不遠路杳杳兮難征

甲戌春偶成

正好春光二月天梅花如雪柳如烟那堪日日風和
雨辜負穠華又一年

二月十二日雪

正德九載春開歲始十日昔天忽聞雷遠近驚辟易
雷聲雨云收大雪忽爲尺連陰二月中節候過驚蟄
春分晴復雨雨後雪仍積柳條屢將摧梅萼凍全坼
園林諸草樹勾萌吐仍鬱頗聞春秋書又覽見月令說
從來天人際落脉固難詰寄語傳巖翁誰歟秉調燮

苦雨和施鳴陽

十月愁霖一日晴晴時旋聽屋檐鳴摧頹楊柳殊無
奈狼籍梅花夢自驚石玄雲隨處起中天紅日幾
時明唯君不爲衡泥怯一慰閒居索莫情

與宜興邵天錫小飲象鼻嶺

漠漠輕陰雨復晴晴時還不廢愁行山依石几嵐侵
座酒吸湖波灩入觥小圃花啼春事動落霞孤鶩秦
山橫何如霧裏雲邊路共坐蘭舟蕩月明

至太倉欲觀海不遂

我欲乘槎從督東一觀出日根無由扶桑只在船窗
外悵望婁江日夜流

舟中望崑山

雲外孤峯影墮江船頭風浪共低昂廿年舊事空回
首山自閒閒人自忙

還至維亭

早潮時去晚潮回陸市巴城遞遞來只尺維亭看又
過人生行止信悠哉

同年湯侍御用之自壽春來訪予于吳中流連
久之時同年在者惟仲山世熙兩中丞因邀爲
石湖之游日云莫矣直至上方而還因賦詩爲
別二首

遲日溪山好放舟同人同作石湖游曲江雲侶嗟誰
在范海風帆喜並收駕命淮南直繡呂堂開穎上獨
慚修奠着觔力并強從昏黑還須到上頭
句曲歸來訪故鄉如孫峯上看斜陽影同月下三人
飲目斷〃江一曲弄鉅濁悠悠餘雪是交情默欲只

霞觴歲寒尚有籬邊菊欲伴韓公晚節香

六月十九日避暑偃月岡

酷暑人間無處避短輿侵曉過東岡方塘尚覺清泉激翠竹蒼松白日涼苦色便教鋪枕席藤枝聊可掛冠裳渴心兩月今朝寫玉斗無煩勸蔗漿

東山圖寄同年謝少傅

謝公昔隱東山阿其如海內蒼生何謝公今隱東山上海內其若蒼生望東山何在雲悠悠乃在會稽東海之東頭朝攀扶桑枝夕飲嚴灘流謝公昔日登臨處今日公來還釣游林間世事閱來久自信忠貞能不朽蜃噓樓閣倏當空世上浮名亦何有嗟予壯歲每從公公之心事吾能通嘉謨動得明主顧勁氣直犯奸邪鋒奸邪作孽今亦已中外望公猶未起老松眠壑無萬牛大材欲用真難耳平生不識王侯貴屈鐵為鉤非所能讒[illegible]誹謗歲久自熄不煩桓伊仍撫箏

九月二日登高

重陽未到便登高萬里八風觸錦袍山色湖光兼雨暝詩懷酒思入秋豪丹砂漫貯千年藥白雪先嘗九月糕比雁聯翩音信杳懷人無語首頻搔

與謝憲副德溫游陽山箭缺至下山寺而止

箭缺攙天知幾重半山聊復憩吾筇孤臣何處埋幽

憤大左毅公孫勝於此高閣閒來坐晏春深院潺湲鳴剖竹懸崖砥柱偃長松迴船又過楓橋去臥聽寒山寺裏鐘

奉次楊靳二閣老見壽之韻

只今廊廟有居州野渡且橫一葉舟月上東山成獨飲花開西苑共誰游杜陵臥病傷今雨宋玉懷人感暮秋多謝新詩寄林下壽筵無地獻觴籌

陳以釣得子二首

手舫齋前種玉時森森綠筍見出墻枝如今又見孫枝透鳳尾條條轉更奇

年踰耳順髮鬖鬖莫奈諸孫未見何獨愛君家有英物嶢嶢頂玉幾摩挲

將游毛公壇宿包山寺明日雨不克往

毛公已去有仙壇眼見亭臺欲到難琴壑蒼崖增悄怳玉芝瑤草長闌干洞無金鑰誰能闢井有靈砂尚可餐傳語仙翁莫終棄當時雞犬從劉安

次師陳西千草堂韻

晏子家居不厭囂年來市賈識偏饒窓含聽下窺書案門柳時來繫釣橈剩水尚紆吳國小山寧受越人招紅闌綠浪姑蘇境寶帶西來欸橋

乙亥新正十日過陳湖二絕

漠漠湖光隱積沙陳湖東畔是君家春來十日無人見一樹寒梅已著花

年來身世揔悠悠漫作陳湖兩日游東望煙波雲六
里逝將吾道付滄州

二月眞逸園梅花盛開四首

萬株香雪立東風背倚斜陽暈酒紅把酒花間花莫
笑風光還屬白頭翁

花間小坐夕陽遲香雪千枝與萬枝自入春來無好
句杖藜到此忽成詩

香雪千山煖不消我行處處踏瓊瑤絶勝破帽騎驢
客風雪尋詩過灞橋

春來何處能奇絶金谷梁園俱漫說誰信吾家五畝
園解貯千株萬株雪

三月六日庭前柏樹有露如脂其味如飴或曰
甘露或曰非也作詩紀之

一樹瓏璁凍欲流碎攅紅玉上枝頭香分醍醐春誰
釀光映珊瑚夜未收端謂仙人雲外掌思霑賜者遺
傷喉不知造化眞何意獨凭闌干詠未休

和九逵見招山行

閒居無送亦無迎唯是看山尚有情那更亞夫懷快
快却憐定遠策平平登高能遠昨方豁度壑穿林脚
尚輕消夏灣前兩明月我船終日畫中行

消夏灣

四山環列抱中虛一碧玻瓈十頃餘不獨清涼可消
夏秋來翫月定何如

畫船棹破水晶盤面面芙蓉正好看信是人間無暑
地我來消夏又消閒

明月灣石板

巨石陂陀板樣平三山當面看雲生何當子夜重來
此濯足滄浪對月明

石公山石洞

石公之景殊不[illegible]石懸空欹不落爭知不是補陀
山中有仙人瓔珞

石公山試劍石

懸崖峭壁立千尺有洞虛明忽中折莫王寶劍焉能
然恐是巨靈神斧劈

石公山

石公幽處無來跡亦有人家散阡陌我船欲開還不
開愛此層巒積翠色

林屋洞口古井

聞有紫隱泉南語云包山有白芝又有隱泉之水正紫色葉陽雷平山有日公泉紫之滌巾之蠢與隱泉水同味于是王得之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刀此異矣閟在靈仙境金
庭不可扣且此汲寒井

洞口有深井雲泉湛虛空我來挽一罌會與仙源通

徐氏薜荔園

花木年深錦作圍日高瀲灧成霏鷓鴣聲晚過橫山

遥帆影春歸渡渚稀木末芙蓉風盡落墻頭薜荔雨
多蓮却嫌舊日園林主　風汚永思久未歸

五月十三日過東岡見新竹時楊梅正熟紅綠
掩映甚可觀也詩因及之

新竹始始舊竹斑東西儼立萬琅玕瓈鞭迸占十月松
地清陰濃添白石壇羽翰動搖香粉墮楊梅點綴絳
星攢我來避暑年年事鋪我蘐頻爲整冠

慰秉之

功名不用嘆差池行止人生固有之襄野途迷非未
遠邯鄲榮夢覺多時尚平易足君應解遊暖知非我
所師介帶曾中郎持盡兄□弟勸復何疑

兩暍陽苦熱謾

皇天分四時夏也獨可畏北陸迎炎暉當午勢逾熾
衰年苦侵凌相疏時露體綿幃可屋張竹床聊假寐
淋暑亦多情不欲乃似醉黃昏稍露坐噆暗蚊莫避
緬懷東岡翁本自強人意翛然松竹林清涼異人世
錦牋許裁冠惠我有新制廣度幾時成仰屋頻餘比

喜安敬少卿致仕

似我歸來亦未遲夫君得謝又先之　清朝況是懸
高位白社多緣赴夙期到處谿山同載酒放閑風物
儘裁詩一場好夢今朝覺卻任傍人道是癡

霞澤先生集卷第六

霞澤先生集卷第七

詩

追思慈愛堂爲武定侯郭勛賦

蒼梧雲黯燕雲濕北望燕山空掩泣江湖漠漠山重
重高堂人遠何嗟及憶昔前人佐
真王金戈百戰開鈇土山河帶礪誓始終好竈潛萌
中闈醖林前學語甕諸孫抱向閶闔門呱呱天門九
重不可問十年泣血紛漣如飮冰嚼蘗老益堅中宵
抱恨常悄悄金石可移心不改茹苦啣哀重籲天精
誠動天天爲顧卹土還加舊名數金書鐵券古元勳
綮兆戟蘇衙開府　聖恩重處慈恩深玉帶腰懸

白循撫古云死易立孤難程嬰杵臼猶摧殘誰知女
婦伸大義坐令苟息生厚顔昊天有極恩罔極迴望
燕雲長太息

四月九日與弟秉之進之過通安橋顔氏因偕
玄敬登陽山絶頂次日過虎山橋七寶泉至靈
巖山而還得詩三首

陽山高哉幾千丈箭缺遙聯在天上一朝置我箭缺
傍坐覽諸山皆邐迤太湖汀瀅平於杯夫椒包山近
相並山腰鳥道何盤盤十步九折行且歎昌黎正逢
衡嶽霽太白休歌蜀道難夫差悔悟苦不早公孫白
骨纏荒草子胥伯嚭兩丘墟天地茫茫人易老劃然

長嘯來悲風一杯敬酹浮丘公何時借我綠玉杖從
此拄過扶桑東詩成酉日下山去回視山椒但煙霧

虎山橋

湖上仙山翠巘重畫開面面對夫容人家斜日東西
崦野寺浮嵐遠近鐘我欲濯纓來此處誰能築室傍
前峯放舟又過溪橋去恐有桃源惜未逢

七寶泉

嵌巖瀉玲瓏七寶甃定月閣亭泉上頭暗道幽通穴
剖竹走長蛇晝夜鳴潺湲煎烹三昧手渦有七盌啜
寒能醒心神滄可鑒毛髮桑苧行不到品第誰爲別
埋沒向空山刪此行道聊

和林都憲見素作用見寄之韻三首

止足平生不願餘肯將道義負心初詩傳元白鄙應
同門引鄒枚席尚虛甲第又承三世學皂囊曾草萬
言書交游海內知多少尺牘何人問隱居

俯仰乾坤思有餘民風漸降已非初東都氣節真堪
重西晉風流好是虛撫慨有懷公攬轡殘生無用我
耽書七閩風月誰收管多在雲庄一畝居

變絃誰欠復誰餘門掩青山過雨初獨樹亦歸化意
開九天雲盡月輪虛憐人不見頑空拄得句無言手
自書寂寂荒村斷來偃洞天真作野人居

八月四日送子延祥北上八日至鎮江游甘露
寺看狠石泛舟登焦山至絕頂順風揚帆直抵
金山壯哉游乎得詩四首

甘露寺

頗憶登臨勝擧舟復此過癈剎傷斷壠（此園山後始皇謂亦E氣鬱郡之毛令殘圍燼壠庭有二鐵鑊甚巨刻云梁天監中鑄）梁刻認餘波海霧晴
噓噏江風夜吼豐孫劉何處問狠石臥荒坡

焦山

還將雙鬢白來看一峰青江海交流處乾坤著此亭
山形雄虎勢雨氣挾龍腥尚記燒丹井難尋瘞鶴銘

金山

快得天風便輕帆破浪花江山曾有約人世亦無涯

呀歷潛蛟窟潮依落鴈沙未須留玉帶且欲訪靈槎

鶴林寺

鶴林自是前朝寺落日荒煙有一僧安得道人殷七
七杜鵑花侶舊時能

懷泉

泉之流兮湯湯我之懷矣與泉偕逝而無忘泉之靈兮
冷冷我之懷矣與泉偕潤而無替山下出泉兮于彼
幽谷我稱我橘兮于山之麓泉橘相依兮其陰日繁
以沃橘之香兮泉之冽病者飲之兮滌彼肝肺泉之
甘兮橘之香病者飲之兮滋彼胃腸疫癘消亡兮神
明內融濟人利物兮前人之功吾時不及前之人兮

心與前人之心同　稱揚兮兮不絶泉兮不竭兮心

亦然前與兹泉終古而不歇

野航

對航誰謂卜恰受野人身載我欲何向五湖煙水濱

庭前牡丹盛開

一年花事垂垂盡忽見庭前錦繡堆紛臉濃使紅玉暈芳心斜倒紫檀稜春雲不動陰常覆曉露微霑媚轉增造化無私還有意石闌干畔幾迴凭

送蕭九成

聞道爲關日舟船正好行依然經賦足頗覺簿書輕牢落江湖勝進迴故舊情致身霄漢上林下望昇平

八仙獻壽詩圖

今日何日春書長祥雲五色如蓋幢　玄元儼在雲中央羣仙雜還進壽觴鳳麟爲脯瓊爲漿彈八琅璈舞霓裳　玄元既醉悅且康授以長生不老之藥方我公之壽三千霜

飛仙詞

若有人兮來自天其爲冠帔星爲鈿九霞袂帶兒縭軿幡幢繚繞等[illegible]雙成排後飛瓊前綽約侶是瑤池仙玉山之南半山主主人已去有賢姥木霜之操節欲苦精誠動天天應許有桃如斗棗如瓜紛天仙兮以勝女九還七返仙家丹坐令白髮回朱顏[illegible]

得孫喜而有作

七十年來孫始見啼聲一聽便開眉家藏萬卷貞堪托庭植三槐夙所期膝上文孫文若坐目前先慰右軍思三朝袍笏吾無用付汝他年佐　盛時

廣成子詩圖

青山重重白石齒齒長松陰陰潺潺清泚中有至人綠髮方瞳仙廣成子降于崆峒奉仙何來蓬萊之島酌彼瓊漿後天難老願分餘瀝及此下民吳門之隱僖敏之孫七十年間陰功在人翱翔藝苑及今白首何以祝之岡陵山阜

韓文公勸書圖

墟落新凉對勸書士能臨此意何如江南亦有韓熙載到處人傳夜讌圖

贈況山人

姑蘇入　國朝守也誰第一況侯江右來經緯氣欝肆雜頑境界清滅稅婷婺殖所以吳下人至今感至骨空山掩關卧有士叩峯華云是況家孫兼邃青烏術洞庭白沙間爲我卜宅兮茫茫彼雲山莫此云最吉侯政自堪思生意尤欵密胡能終偃蹇命車還一出我生本悠悠世事仍咄咄生前且莫料身後誰能詰貞松白石間與子坐終日勿言身後事且盡杯中

物

覽黃省曾明水集

勉之生也少所見良崎欽雖從諸生游而懷物外心
賦詩何所師泠泠秋瞯琴鍾生去我久誰復賞此音
不見昭代士麗藻映詞林元閒與大呂一鳴喙皆揖
青紫俯首拾爲國希世琛

東岡隱士築亭於松竹之間名曰欽相意以爲
子子不敢當而有世爲易曰來賢八月二十四
日初會亭上口占一律

竹間新築小亭低草色花香醉不迷安樂窩中人略
似逍遙公後世誰存莫因徐孺懸陳榻時許王猷過

劉溪麻得時和邊燧息賦詩攜酒日同躋

八月十五夜再得孫復次前韻

一歲中間孫再見馬家誰數白爲眉米輪滿正中秋
夜光微完當丙子期書卷家傳吾欲付麒麟抱送寧
堪思從今好學汾陽頌尚見箕裘克紹時

送吳文之會試

湖上輕帆殰去颷燕雲漠漠快焉毛洛陽西見年猶
少蜀郡楊雄賦最高歷塊始知千里駿當場誰是九
方皐洞庭自昔鍾靈秀不用夷亭俟海濤

次韻東岡十詠

丘壑幽棲地乾坤生不願餘門海戶漏撒架秩鄒侯書

富貴憑蕉鹿文章辨魯魚尚餘蝸各在且欲借君紆
洞天連福地閉戶養吾眞世降民風古春歸景象新
繼脈同作社魚鳥自相親借問誰相倡羲皇以上人
蒼雪餘千挺清風幾百竿蔚蔚窮晚節苒苒媚春鬆
理亂誰能係升沉已厭看門眞得茂獄遺子孫安
嗜穿新逕勞崖破舊苔雜桐春能一唱漁歌博字籌
處喧長得靜求足不求多欲對青山飲時時一浩歌
誰謂市廛遠時俯為亦嘉慶郎春未莊望曳雨前茶
架護新秋橘瓶翻白灌花山人殊未識道是魯東家
先民遺訓在種德莫如滋盧橘接成樹楊梅低壓枝
奇應能比榮智豈不如葵沮溺耕相耦都忘抱甕疲

未能齊出處猶苦待脊年郭泰舟同載陳蕃榻借眠
溪山朝上日爐落晚生烟村徑相過近詩成幾百篇
剩得幽居趣懸車却悔遲欲山低作檻映水曲通池
步月相攜處觀魚獄坐時悠然沂上樂點後少人知
黃閣歸來日伊誰共歲年巷中顏氏樂谷口子眞賢
小閣調鸚語閒窗對鶴眠平生出處意把酒問青天
耕桑昨有賦風物亦登臨白是逃虛子誰同擊壤吟
簡編中對古冠服外隨今一勺源頭水泠然洗我心

杏林

陸家園裏千株杏處處花開不待春種樹由來還種
德枝頭顆顆總含仁

三月三日庭前白牡丹一枝獨
開
紅紫休誇錦作堆瑤葩一朵占先開侶從姑射山頭
見不減唐宮觀裏栽穠豔何慚天與態孤標還壓霜雪
爲胎風情一種無由見攜酒誰當月下來
董論德文王歸省其父太守德初詩以寄之德
初余同年進士也
瓊林三百英雄輩海北天南復幾人默念長庚陪曉
月更吟威鳳應昌辰詞垣正印斯文遠曲水浮觴禊
事新萬木青松何足羨與君同閱八千椿
秉之園落有詩且言予商之宰和其韻以慰之

日自慰云耳
兄弟一歎耳誰強誰默裏弟齒歷史落千髮白且從
朝來聽明鏡亂如麥咄哉此二疾自古誰能醫
太公曰合而散分一無之年皆過百歲大公云獨私
人生負大寒如奕棋杜樂散仍育自全本支離
兄弟本在吾弟祭當今茲湖山共追遊按然未須支
頭賞公浪云悲西山朝氣爽不妨拄空願
姪延學作亭湖上甚壯
幾醉池亭雪色酬近聞亭子勢尤高白鷗不避新翻
曲黃鳥將窺舊賜袍波影半簾雲淡淡山形四面畫

周遭我來壁上題詩句禿盡中山鶴兔毫
風風雨雨過端陽蒲扇朱絲遞建章佳節又隨連日
醉故山空負一春忙胸中沒射匡時略肘後新傳卻
老方聞道湖州園未解坐令行口作瞿塘
讀擊壤集效其體
林下老人何所求求非拜相非封侯所求海內民生
遂所願 朝廷聖德修工絲人人崇禮讓延袤永
永罷戈矛熙然萬載雍熙治林下老人何所求
二氣陰陽相盪摩不知真宰意云何三王二帝時節
少五季六朝變亂多君根又見歌亦無聲釜還閒羞
紫駝近事天高何處問牛女今宵方渡河

我愛東岡一老人百年長作太平民無憂無喜亦無
嫌有酒有詩兼有客投樹灌花爲活計游山玩水招
天真我生亦是悠悠者願得東西來作隣
水仙花爲張
藐姑射之神人擅漢濱之二女儼仙袂之飄颻涉滄
波而齊步悵交甫以莫從攀桂枝兮延佇
丁丑八月二十日與弟姪輩泛太湖將遊石蛇
山舟發微雨既而雨大作捻消夏灣祭九達舍
宿明日雨又作游興索然乘便風而還至家則
日出皎然矣爲之一笑賦詩紀之
成滿張帆信所如青山合雨轉模糊咫尺翻成

遙夢瀟消搖可作跡世事無端還自笑秋陰有心
爲圓始知白傳眞堪羡五宿澄波皓月湖

庭梧七首

庭梧曾手植忽已遡蒼空清夜長聞雨晴朝慣愁風
旌幢蔚對峙琴瑟許中空風鳥何年至吾生尚有遲
春朝起常邊欲覺還假仰隔牕幽鳥聲日照梧桐上
暑夜卧常邊搖搖動輕箑仰看東天風風在梧桐葉
秋夜忽已涼風葉何蕭騷露坐不知久月挂梧桐梢
長夜夢初回月上山之崖何由知月上梧桐影橫斜
長夜夢初回雨來山之北何由知雨來梧桐聲淅瀝
冬夜不成眠寒燈聽騷屑天明聲始悟梧桐枝上雪

和秉之送菊菊有楊妃西施之號

先春番土種編籬伺對年來亦好奇自笑老夫心力
懶黃華隨意看高枝
瀾醉都忘倒接籬同堂四菊十分奇西施未醒楊妃
醉白髮樽前恐未宜
年來黃菊也隨時爛出金盤與玉卮獨有歲寒心尚
在落英重作楚人詞

瑞柑詩有序

洞庭柑橘名天下弘治正德之交江東頻歲大寒
其樹盡槁民間復種久之已貢則市諸江西福建
謂柑橘自此絕矣[illegible]丁丑秋[illegible]
十餘顆皆珍柑也其餘纔盈二尺許亦[illegible]結五十
餘顆山人爭謂之瑞意而賦之

洞庭千樹綠化逐鶴林仙寂寞荒園裏纍纍實顆駢
揚州傷錫貢合浦訖珠還培雨誰紀靈根自此傳

素履詩

考祥元視履厥初愼無咎紛紛非所忻貞靖自吾守
遂止諒不能欲進夫豈苟[illegible]彰施白賁乃其舊

東菑詩

君豈東菑人而有東菑役帶經和雨鉏抱甕臨溪滌
非菑安有畬不耕固無穫他年看秋成千鍾豈謀食

西湖

我愛西湖好何時此一行六橋明月夜花底畫船橫

丁丑十一月得京府報

土木垂殷鑒僞傳北狩音淚纏宸宇痛坐厥法官深
洛汭歌釣石祁招度式金誰扶薪極正持慰杞人心

舟次曹定菴寅副見寄之韻

九十未及八十餘隆慶憂國心如初臨池草聖未通
悲隱几心齋字自虛海內浪傳平子賦濟南誰授伏
生書煩公重有東山望懶性今從木竹居

丁丑季冬二十三日過永定邵氏舟次荆溪和
杜子美客夜韻來杜名滕陳宗讓同行

荆溪舟獨進兩岸[illegible]山明[illegible]破[illegible]帆力米劍[illegible]槳檝聲

山陰懷舊侶洛下詠諸生漸覺銅棺近悽然傷

夜泊方橋

天暝去程遠偏舟宿鴈沙風烟漁浦樹江水野人家
不識剡溪路空憐塔塔鄰那猶發涯況復在天涯

河橋舟發歸途作

伐鼓使星發蕪菁此日遠新㴱淡濛閑秋孕雕痕斑
劍井來東林葬棺為求山葬今仍事役辭笑自隅開

宿毘陵驛

旅舟城下宿城漏滴寒更往事無人問幽懷忽自驚
春星垂野動村火隔江明北鴈無來耗逢窗夢不成

黃勉之明水草堂

虛堂峭奔入天平秀特分軒牕通映水几席欲生雲
讀易已忘易攻文不倚文閉門方習靜非是故離群

送李尹經述職之京

吳下復輪歲轉多痿瘵方仗使君摩拊曾又上三年
最皇下曾聞五袴歌茂施霆消鳥篇遠　彤庭日永
豸冠異春風十里楓橋路挽鄧無由柰爾何

皆后幽篁闕

湖嶽一卷多蒲君數竿足愛此亦何為正也受命歟

偶成

生世七十年翻看如一日中間事萬變或喜或憂戚
得失與升沉其實固非一杳然如夢中無復留彷彿

前者既已開後來亦當必所貴寸心虛翛然不留物
俯仰天地間無媿亦無怵

秉之六十初度

昔我與子兮弟南兄北看雲望月兮思其有極每悽
一晤語兮路遠而不得茲余乞告來歸兮子亦辭此
郡章大僉與長桃兮日夕聚此一堂胡為乎限一衣
帶之水兮欲濟而無梁一年不十會兮悵中心以皇
皇著獻歲之發春兮將上元節開花燈高燒兮絃管
嗷嘈嗟耳順之齒年兮亦人生之難到于春秋逴逴
以日高余豈能乎無眊耄世上之浮名兮曾不可以
與謀彼器溢而餘瑕兮樂曾不免乎憂慕人國而不
善兮寧顛踬之懋尤進陽阿之妙舞兮發南國之新
謳歌舞作作而迭進兮曾不知歲月之道年年歲歲
樂復樂兮與子同壽乎千秋

雙湖詩為俞氏湖廷柱作

巖巒崇嶺蒼翠幽峯圍山兩湖分映東西間兩湖相
去無十里氣龍天池相對起朝游長林暮小沚蕩舟
欲行行且止君非渭川叟公侯封已晚又非鴟夷子
烟波去不返要知釣徒非釣徒　勅賜散仙在江湖

偶成三首

飯飽亦何事繞池看魚行竹間秋雨歇倚杖春山橫
忽忽吾將老紛紛物自營百年天地內事業竟何成

聊起亦何事丈筇踏看山浮雲世事改白日此心
凿凿歲箏晚提提倦鳥還雛居人世內人世了無涯
黃閣三台輔青山一病翁伊周皆有志房杜本無功
閱世人頻異謀生宦屢空行藏那可問雲外送飛鴻

題四皓圖

滿輪應召出商顏漢嗣瀕危即日安若使四翁終羽
翼肯教雌雉變皇鸞

謝安圍碁圖

朝野皇皇意戰間依然草樹八公山誰知秦晉興亡
事秖在先生一着間

秉之惠巾製甚奇侶東坡而小異老夫之所宜

戴也賦詩謝之

幞頭君學帽尖纖雅俗無如此様兼犯佀林宗微展
角高如蘇子不爲詹將能白髮眞相稱若對青蛾未
免嫌我是越人循愛着肯教漉酒似陶潛

四月八日飲陸長卿園亭

連峰忽地起巑岏倒影亭臺涨碧湍寶隘傷人雲錦
暖玉甕留客燕衆寒梅酸正入調羹用花好還宜秉
燭看魚鳥浮沉滿池上我來終日倚闌干

三月望日飲張延德園亭

高柳陰陰影入池落花飛絮蕩遊絲輕風送酒催變
小黃茶試一旗卻敍詩筆傳有種習家亭六

無期獸楼漆室何爲者北望長吟有所思

延君使歸自福建得衢州錦川石立於庭前戲
作

錦川東錦化爲石道遠懸知不易來千歲僵松鱗駁
落一株寒玉骨佳冕庭除有地偵相伴梁柱無能莫
見猜賴是前人清節在鎮船元耤鬱林材

玉林

藍田曾種玉藏久長琅玕北樹東西欣欣枝遠近攢
每羨何氏獻聊試僅生涯況復人如玉兼葭敢倚難

東湖書院爲吳獻臣都憲賦獻臣先家湖湘有東湖後從奥西亦作東湖書院不忘先也

東湖烟水空復空乃在武昌之西嘉魚之東氣吞長
江捲七澤間有主人昔年隱居漁釣於其中適來一
百四十載九疑聯綿竟誰在豈知蒼梧萬里雲山中
亦有東湖儼相待湘江湘江左右流洛陽衆高長悠
悠間來揭登大雲嶺[illegible]松楸主人自是身
許國到此雖能忘首丘此亦一東湖彼亦一東湖乾
坤萬里雲飛孤願君慷慨終許國致君堯舜始作范
蠡扁舟圖

虎丘

誰云虎丘小我來丘大愕然海上峰湧起自天外
勿隊平野中萬朶不境夫差甚有王猛氣亦已汰

神斧鑿嶮巇洞勺銀河派雙岸削未平呀呷勢將㘅
靈湫湛寒碧劍氣溢光怪銀海鴈飛沉水嚴松倒挂
前朝百戰爭今爲梵王界吳儂得游翫時節紛繹繹
我老猶愛山興至時獨邁并登浮屠頂坐覺三吳隘
雲夢如可吞八九無蔕芥千人石上眠把酒向天酹
不知闔閭來曾見幾興敗天風忽然生萬竅同一噫
滿山松竹吟波浪恣砰湃平生癖嗜至此殊一快
升沉世上名瑣屑眞癡獃我生本優游幸脫軒冕械
甘爲愚公愚不受蔡叔蔡願言從衆天一年十二屆

送李端叔端行見仲達嘉魚 二子皆許市承旨之姪自楚至吳求爲其父乞哀銘

二李高風挽不回巫山衡嶽浸崔嵬遇將一掬懷人
淚灑向黃公舊釣臺

自楚來吳幾千里五湖風月得同遊片帆明日人何
處悵望長江日夜流

烏林有鳥不安巢聞有滄天亦礙高我欲因之訪遺
跡側身南望首頻搔

武昌西去是嘉魚縱有魚來不寄書林屋天高無去
鴈他年何處問何如

野人獻翁碧色無並作雙鳥並立名鴛鴦榮爲
之賦詩

兩與黃花不並時脩然天賦碧鮮姿多應幻玉同韓
重化作人間連理枝

枝頭兩兩東西知是鴛鴦不獨棲一種貞心誰得
似廬江小吏仲卿妻

不向東籬嘆落英相呼相喚本同聲不知草木緣何
事也作人間兒女情

再至天王寺有感

深鎖禪扉暫一開竹間那復舊池臺歲寒只有庭前
柏五十年前見我來

舊日沙彌今老禪白頭我亦異當年見恒河性依然
在莫爲浮生一惘然

慰東岡失子

生子秀而文燦然瓊樹枝終夙歎立門戶且欲承箕裘
一朝忽摧折天也竟難期縱使鐵石腸誰能不哀斯
哀之倘可生哀也理亦宜號天天不聞扣地地不知
肝腸爲摧裂鬚髮爲衰死者竟不返生者空自隳
兩傷復何益不悟眞成癡我有一藥方授之竺乾師
能治迷罔疾傾君試服之茫茫大化中萬物皆寄而
賢愚與貴賤延死同一岐雖有壽與夭同盡無等衰
彭殤安在哉孔孟亦若茲況爾區區所立畢竟何足施
譬如空中華安作喜與悲倏然還變滅豈足仍追惟
所以東門吳無兒如有兒衆生纏愛賊有如雀黏䄶
卓哉古達人棄去如唾洟愛河苻不乾苦海終無涯

天道有翻覆人事多參差自古每如此吁嗟柰何兮
顏淵仁且夭不聞路也癩子夏泣喪明但爲後人嗔
追亾建負鼓嗟哉空爾爲斷君急返棹收淚舉一卮

挽施仁德 東岡子

又是山陽聽笛時狀元門第舊弓箕鳳池年長丹山
羽瑶圃俄摧玉樹枝載酒常時過問字趨庭此日罷
聞詩悠悠真宰知何意誰與乘槎一問之

己卯開歲連雪有作

江南開歲逢三白陰乍晴時晴復陰端若得風狂作
勢梅花和月冷難禁漁簑未受江頭好　龍馭惟憂
塞上深我是袁安方閉戶地爐火暖獨愁吟 是歲年儉民飢

戲題羊皮燈

刳腸何罪有誰憐化作光明照綺筵百里猕從春市
裏五星明聚夜堂前兎輪滿滿哉生魄魚枕潛輝宿
解懸只恐左慈工幻化故來東壁弄清妍

己卯開歲九日弟鏐宅觀燈次東之韻

燦燦紅蓮映綠池看燈又是去年時銀色雪色懸珠
箔畫帶波文繡鐵絲閃爍最宜初月映飄颻無惜好
風吹因思二十年前會戚閣偉堂趣進詞

詠魚枕燈

火樹千枝總不如瑩然光彩透水壺其苔魚枕春裁
玉忽訝龍涎夜吐珠雲母屏開雲影動水晶簾

紋鈔香羅萬眼燈吳市瑣細空勞詠石湖 萬眼燈以碎羅紅白相間

御戍工大妙天下冠 石湖集詠吳下節物

朱半山輓詞

晚從春吕結茅算紹世他年可不孫回首玉山人去
遠夷亭斜日雨疏疏
幾廻折簡招要八月西風看弄潮今日稽山無賀
老畫船空指半山橋

次邵侍郎國賢見寄之韻

杖藜曉上清風閣北望雲山渺岳聲懷公不見誦公
詩清廟朱絃爲誰作晨星落落今數公平生出處將
無同我生與世多忤乞身歸臥湖山中伻來遠致

兩翠水風致年來那有此品題未擬桑苧翁煎法曾
傳玉川子力田自好任逢年隨雲寄我山中篇漢庭
共說大人賢那知山澤非臞仙與公周旋亦云久不
飲每酣公瑾酒子年魏闕本江湖公也那能忘黔首
我心古井終不波杞人之憂豈過紙詩遠寄惠山
下問公究竟其如何

三月二十三日賞牡丹東之不至有詩來次其
韻

老去那能復種花姚黃魏紫亦誠嘉豈知洛下平章
宅還到吳中楚老家粉艷紛披晴隨雪紅香繚繞晚
生霞揚州芍藥何如此空色於人豈有涯

次林見素中丞見寄之韻

山林滋味老尤長肯羨豪家碎錦坊知爾小莊千顆玉炎風五月擘紅香

酒熟無人可共嘗老年唯以醉爲鄉那能命駕輕千里重作歐公會老堂

閏中秋觀月仍雨度生辰苦而有作

一年最好中秋月豈謂今年兩見之正宜洗空如有待氷輪出海本無期光階影復新宜欲醒應光添吉桂枝舉酒向天還酹月年年何度得如斯

木石居士爲葉文節賦

山頭一片石石畔幾株樹下有幽居人結廬與同住木石不解語亦復何所知相看兩不厭終歲還自怡石吾甚愛之千古無緇磷木有歲寒心氷霜見蒼潤二物豈吾徒對之德堪進方今構明堂傷求柱礎材夫君久居此乃獨胡爲哉

閏八月中秋夕再至靈巖

靈巖何處尚堪稀佳節重來路不迷日落湖山天遠近雨移臺殿月東西千年杜宇遺忠蜀一舸鴟夷覓去齊往事凄涼那可問懸崖荒蘚沒前題

重改靈巖玩月詩

浮雲捲盡碧天高坐見氷輪出海濤秋色十分當此夜風光千古屬吾曹瓊樓不論身親到香徑無人首獨擅天柱峰頭那借此莫嫌醉墨涴宫袍

捫松

翠峰洞庭古刹也自寺門至官道皆雙松夾峙大可數圍如徐蓋如虬龍每風動聲聞數里蓋宋元故物也予甚愛焉每至輒坐其下移日今年復至則無復孑遺矣予甚愕焉召其僧尤之僧曰縣官征徭急身之不存松於何有蓋將之以充徭費也吾聞釋氏爲出世法謂世網不能加也徭且不免焉非獨人之加而剪伐及於茲松千年故物且不能逃於乎苛政之害如是哉是歲正德十五年也

洞庭古寺名翠峰山門夾道皆長松蒼皮鱗皴根詰屈風動十里聞笙鏞閒泉下陰翠羽葆天矯上聳蒼髯龍不知當年誰手植云是宋家三百年前之舊物每當赤日坐其下時有清風吹鬢髮因思古人不可見重是甘棠無翦伐茲來忽見枉且驚倒卧道路縱復橫可憐堂堂十八公盡與官家充踐更神號鬼哭競遮護崖摧壑陷難支撐我傷嘉樹因久立封殖有懷何所及願借力與風雷爭皆晴如聞龍象泣何所爲縣官催租如火急伊昔秦皇法最苛猶有封爵來山阿如何今日值劫數大斧長鋸交攙呵深山更深無處避豈若杜櫟長亥年來征稅總類此誰采野老民風歌

七月三日大風

去年七月颶風作駕海驅山勢何惡沿江濱海萬人家一半漂流倰蛟鱷今年七月仍颶風驅山駕海勢略同人家有備幸多免禾偃木拔放則有我聞有道唐虞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休徵五事來龍有穀用成民用乂當今公道如天開金縢既啓深公來寄將養老　天子聖風伯爾獨胡爲哉

送顏巘巘同年水部潑之之子也

當年同看杏園花聚散升沉事可嗟之子此來知有意年家情分是通家

前人遺墨尚縱橫落落詩篇吏老成此去好還醫國手官家藥籠要參苓

次后田松石圖

長松落落白石鑿鑿根株聯蜷皮駁犖懸尾倒挂蛟龍偃千雲直上雷風作仲圭死石田生後先意匠同經營相枯秃筆快一揮勢與磊石爭崢嶸堂堂十八公米霜閱歷後魏巍石丈人不緇亦不磷兩翁抱奇節結交亦相近我非米南宮每日傾拜之我非陶隱居聽此心自怡方今大厦遲云云柱礎明堂獨須此紛紛匠石正求材胡爲棄置深山裏胡爲棄置深山裏

題任月山飲飼圖

韓生畫馬不畫骨月山七馬何崢嶸世俗紛紛〻肥誰收冀北空群物連錢蹙蹄黄金羈圉人飲飼勤莫辭一朝拂拭橫門道逐電追風君始知

米南宮苕溪春雨

春雲黯黯雨模糊草樹蒸微半有無多入苕溪天欲曉不知元是米家圖

杜允勝偕陸子潛兄弟携酒至河亭

亭山何用過城西屋後峰巒且共躋尚柳暖風行罷絮由闌跡雨不成泥洛中雅自推三般王所端寧止一番獨樂有園今共樂不妨詩酒日相携

諸友飲怡老園分韻得春字

題詩昨日送殘春桃李陰陰入夏新風動漸驚紅落盡雨餘猶愛碧嶙峋敢期事業同羹鼎且可壺觴引巨中獨有江湖憂未歇北來消息苦難眞

詩

○至樂樓詩為大學士貴公賦

檟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窗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

○重賦吊文丞相祠

漢朝冠蓋盡胡元窮海孤臣抱獨冤靖劍便須遊下地結纓何處是中原青泥不化長弘血白浪空歸伍相魂斜日悲風柴市裏行人千古掩啼痕

盧侍御師邵來謁予於山中時酷暑與約為山寺之游未明舟乃潛發有詩來次其韻

炎炎一室困塵編坐憶山房滴暗泉古寺最游聊復爾清溪夜發豈其然一天涼雨懷通客半壁殘燈對老禪清旦坐譚還至夕究餘隴月向人圓

○次韻施東岡喜雨

酷暑今年直破秋固應宋玉厭衙裯一朝雨勢翻天至兩月炎威掠地收陋巷誰知顏氏樂清時空抱杞人憂淳濱好在劉公幹何日青山爛漫游

○費倫同七十少同硯席者也

少小相隨同隊魚年來白髮映鄉閭追思往事都如夢閒看浮生好是虛某水某丘游釣處一觴一咏笑

談餘與君再結卅丘伴還見蟠桃結子初

○次韻沈方伯良臣為余七十之壽沈與余同生庚午又同在郡膠今同致仕

黃髮歸來共理田食貧終不羨逢年泮宮燈火憐相並李郤科名媿獨先紅藥花翻分陝路白鷗沙占太湖邊年來南極當吳分莫怪鄉人擬二仙

贈黃廷按忠

鄱陽漏網寇餘奔南國烽烟徹夜明江上貔貅雄遠戍浙西士女賴長城鑄山久訝吳王濞斷劉誰憐郭子橫見說塵端峻風采早聞狐兎不須驚

陸長卿為三山甚偉因賦

曾聞海上有三山飛墮君家苑囿間乘興偶來觀縹杖袁且欲上蒸顏紫翠雲霞氣出没巖谿虎豹老我年來無長物舉杯相對亦忘還

延素菴寺畫圖因題其上

吾聞須彌之西與林國中有仙山人未識頻伽獻果龍象參有女跏趺常面壁終年面壁何所觀山月松風為我伴湛然大定本來空要證菩提登彼岸當年生長本王宮錦衣錯落真珠紅生身在欲不染欲濁水秀出青芙蓉姻親眷屬棄如土瓊樓玉宇皆今道一朝棄嗟思智辭白雀叢林去修性至人有念天不違墜火雖狂中自定鎖鏘千將段段壞身縱淪亡往

常在豈知千古屍多林天遣重生在人界從今不涉
生死關六通四智正覺遮摩尼珠露盡光發伎鉢花
開本性圓九重藥王須眼手眼手於吾復何有乃知
忍辱有仙人手眼不嗔隨所取兩手去千手生兩眼
亡千眼現世人不識蟠皆敢千葉金蓮絕坐生億丈
豪光放皆徧吁嗟流液閻浮人欲海曾無解脫因李
嵩妙跡傳千古稽首空悲蛾蝨臣

送王守會武

雙珠出南國光曜珊瑚枝一入天府選一嗟滄海遺
連城總無價韞匱亦有時鴈行先後耳去去勿復疑

五色菊 嘉定童以進所求草報菊五色具有

前身那復是江離白白紅紅忽滿枝恐是韓郎工幻
化賺教陶令醉東籬
年來菁菊世隨時開出金盤與玉卮姑射惺惺西子
醉歲寒心在許誰知

○松石齋

蒼松落落偃虬龍。片石谽谺碧峰。石倚松根添瘦。
漏。松穿石罅轉牢穠。歲寒永結三生契。茅土曾加萬
戶封　聖代秖今須柱石。大山長谷可能容

送賀志同少參之官廣東

越王臺上柳毿毿。使節行行五嶺南。霧斧冰霜聯[illegible]
吏。薇垣風月待新參。檳榔葉裏還隨俗。包匭青非好

貢柑自是隱之風節在石門泉水不名貪

○兀屋山歌

兀屋山在雅州之縈經。其地絕險。長洲尹高君舜
開之曰吾將老焉。余悲其長往而不來也。以吳人
之意招之。

兀屋山兀屋山乃在邛崍九折平危留上有橫天壁
立之孤峰。下有奔流赴谿之磐湍。光夜現普賢相
紫氣晝藹玄元關邏羅化開錦繡山采芽紫竹長琅
玕誰云風俗混羌獠世塗險巇乃歌安武陵桃源在
人間丹崖萬丈誰能攀君今此去何當還長洲父老
翹首日西望願君少住慰我吳下之羈縻

○○白巖歌爲喬希大司馬賦 白巖在太原之平樂鄉京兵部尚書喬公希大家焉其門因白號焉圖余爲題其上

太行西來勢如翔兩崖忽斷紛開張中間沃衍散耕
牧至今風俗餘陶唐白巖嶕嶢森立玉疑貯白雲千
萬斛又疑大山雪不消六月懸崖挂飛瀑長松硯碑
偃虬龍蒼石坐送孤飛鴻謝有白巖樓暮看白巖縱
幅巾芒屩長松下白巖處處長相逢一朝還爲蒼生
起坐鎮留都惟隱几江東烟樹晚重重回首白巖雲
萬里將堅入嶺不須嶺隱然人倚如長城圍棋侶是
謝安石斷削誰爲郭子儀只將忠赤佐
天子不管白巖來責[illegible]何爲哉我思白巖

歸去來

和林見素次蘇子卿見寄之韻四首

向晚心不怡中庭立徘徊羣雅競鳴噪孤鴻獨無依
無依亦何恨稟氣與時乖物情逐時好志士多苦懷
嗚哉賈太傅曆薪胡獨悲黃竹有遺歌至今令人哀
龍鳥望雲端自傷翅翎摧海濱有大老何時當來歸
知音苟不存至絃徒自摧悵望返爽氣我身安得飛
夜光忽暗投按劍知無因傾蓋苟如舊莫世爲同人
昔君向遠謫可贖人百身紛紛燕蝠輩相爭錯昏晨
對面不相見肥瘠越與秦所願崇明德皓首期日新
物理有相感波間羅鞋頻嗟嗟皇甫規豈是中州人

誰云闔吳遠聘徠心所親
驅車遠行邁中道忽自疑宣甫資之遯無乃非其宜
涼飆撼庭柯綿綌已淒其歸來泚庭野茹榖勿復辭
椒蘭亦已變根荄能無滋四時紛代謝彼此各一時
獨卧茅檐下無爲浪多思
昔我游藝苑吸露漱奇芳及今志乃吞敢望作者堂
一編誰所授來自闔之鄉讀之增壯氣字挾風與霜
忽然造冲瀣蘇李同翱翔借問何能爾上池飲奇方
鳧鶴各有分誰復計短長衆皆望伊人宛見木中央
秘之在篋笥時時吐晶光

圃尚書泉山林公許

俯仰天地間我生殊已晚古人不及見前輩亦漸違
昔年忝　朝列三五齊手板入參議帷幄出翱翔參
苑兩心無猜疑終始共推輓豈知一朝異分散東西
征羣才飛刺天林立盈彤庭三五各天涯相映如晨
星唶唶時所指空負海内名有如林泉公宿德衆尤
向詞林三十年經落見滿卷捺屑氷玉清文章壽蘭
樣榮名勢利途要䟽獨退讓阜比坐成均六館無盡
浪道傷推大宅冥士俱挾纊保聲向南都百僚同傾
仗平生事藏密臨事何慨忼大姦弄朝權士氣紛消
喪羣蟻赴腥膻正色蹈獨抗浩然賦歸來高卧青山
雲弘開綠野堂賓客引白申廣德車尚懸既傳金不

貧行年八十餘龍馬富精神人言天所留復起承孝
勛方期侖老堂杯酒道情素訃音忽然聞風前淚如
注安得延陵劍挂向闔山樹

懷侍巻爲歸仁賦

人皆有母而我獨無嗟我之生曾不如彼慈烏慈烏
有母能反哺我養不逮獨飲泣以躊躇人皆有子而
母獨亡嗟母之生曾不如彼空桑空桑有子能返顧
毋年不待獨飲泣以彷徨

荊山小累爲王維綱兵仗賦

小築雲巖寄此身軒窻長對翠嶙峋巍崇皐嶧連天
起秖與荊山作主人

觀福建內臣進花鳥賦
玄猿呈藝宛如人孔雀鵁鶄貌摠眞惟石鉛松留入
貢名花異卉摠橫陳蕃方故事修應舊　聖主當
陽德正新一路光榮人莫羡邑閭千里罷還民

贈黃道士
海上仙槎去莫親青鸞騎鶴更何人恭同契得心傳
妙太乙爐存火候眞白日山中號鬼神黑雲壇上授
星辰年來黃髮衰遲甚乞與明窗一縷塵

送高德元還越
解纜錢塘過五湖童家求爲指迷途方池墨寶春波
淨別館書聲夜月孤十載交情如一日九師精義重

三餘願君莫作飄然計正講濂溪太極圖

寄韓尚書貫道
河東夫子近何如此際聯翩不得書一片拼心終繫
國十生華髮只緣不許當更放山陰棹扶策誰從白
下驢我有愁懷何處寫背陽雪盡月飛飛

恭和東閣歲暮有懷見寄之韻
歲暮相違思黯然幾廻欲去更遲延冊辭霜澤無多
日曆改王春又一年潤色未須悲遠落閣門誰正候
傳宣人生得喪應須定社稷無能却自全

次韻文徵明見贈之作
十年穩臥碧山阿姓字無緣洛誦坡江上野鬼元自

□□邊城風泥云多正途　聖理方変化豈謂温□
亦漫波幾度懷恩思自効奈艱難進欲如何

和謝少傅曉步見寄之韻
艱辭懸知進步難十年學道得鮑桓冒家謀國三爲
衆家叟棄林一已安獸上高丘時縱眺偶携稚子亦
成懽願公早爲蒼生起林下還需　聖澤寬

憶秉之
歲歲重陽泛異葩揚妃西子鬪橫斜今朝獨到東籬
下含淚無言對菊花
歲歲元宵興倍增年皮魚桃各分明辮綵新出滇南
樣獨惜伊人見未曾

歲歲春山得共游藍輿乱軋兩夷猶如今不用登臨
去花落花開獨自愁
常時見月倍相思海北天南會有期今日舉杯還向
月不知何日是歸時
月下花前每樂觴分題押韻兩相當如今風物依然
好不見來書細作行
敗葉蕭蕭古峴頭堊楊兩峴送行舟夕陽衰草荒郊
外争使行人不淚流
舟到揚橋月色昏兩燈扶幼自應門如今怕向西州
路舟過楊林淚暗呑

又旱喜雨

五月炎熇熾若焚西來一夜雨翻盆欲知遠近憐多
少白滿陂塘綠滿村

唐子畏臨李成羣峰霽雪圖

吾聞西域之西雪山高六月積雪猶不消今之畫圖
無乃是是何山勢洶湧如波濤大山崔嵬小山從衛
髮千岩光欲動營丘化去五百年遺跡一見人皆竦
六如胸次蟠輪囷戲援硏玉散作千嶙峋一重一掩
分向背營丘但是君前身降樓樑閣爭相向矣人正
醉銷金帳豈知洛陽城中偃卧者門外無人雪一丈

毛都憲七十邵二泉以前韻爲壽復次之

紛紛才俊登臺閣誰伴幽人住巖壑龍睺蝶鼾橫巨

川商家欲濟須楫作當今人物有如公胷蟠經濟誰
能同世人重腊不重玉居然棄置中吳中臣門如市
心如水崇也當年亦如此平生意氣小楊修碌碌誰
能數餘子力田終不衰逢年熟讀祭同內外篇七十
年來鬚侶漆人言眞是地行仙籛彭八百不爲久壺
中自製長生酒金華玉液分劑停鶴髮飲之成黑首
世途宦海足風波歸吕日久相經過黃芽白雪行已
熟日月跳丸柰爾何

嘉靖元年二月廿九日與林可堂見素同登上
方俯視雲水千頃青黃絢爛見素曰此一片錦
也賦詩紀之

晩扶殘醉上峭嶢雲水空明映碧寥雨歇花畦紅堆
卅春歸麥隴綠迢迢幾番游鹿還堪吊一去冥鴻不
受招遠客登臨思無限半酣蒼蘚認前朝

送毛百朋之北京應舉

幾年白下避車塵此去爭誇脫穎新桂子已傳蟾府
種杏花還醉曲江春題名早覺先生里孫擬懸知喜
爲親八月南來鴻雁便音書寄我莫嫌頻

送大行人柯君使畢還閩中省覲余竊伏草野
無復當世之望忽承　九重遣使𠿕命下賁
丘園此三代養老引年之盛禮也斯禮也不見
於天下久矣顧余何人而際其盛君使旣竣便

道歸拜太夫人于堂　感激之餘無以爲報因
賦詩贈之

天王出震萬方新草莽還能念老臣　誥錫紫泥啣
鳳觜服裁文綺搵鮫鱗未嫌五馬歸朝驛且喜雙魚
入餞頻衰病自憐無補報寸忠還仗達　楓宸

林見素自吳過二泉二泉有作次其韻

旗旌翩翩動復延幾廻艤首太湖大一生面會知何
日千里神交積有年載酒未過楊子宅抱衾同上鄂
君船知音自昔稱難遇第二泉頭撥五絃
千尋碌硐疊巖松歷盡冰霜有好容二叟共談泉上
石孤帆三宿海邊峰淵然叔度難爲挹老矣馮唐豈

願逢盛世皐夔方並入樂由自可遂蹤慚

傷庭梧

嘉靖改元七月廿五日颶風大作庭前雙梧其一忽顛賦詩傷之

庭前兩梧桐爲寸手所掇歲月曾幾何直上殊挺拔峩峩雙幢幢雲漢相摩戛晴日俗有棠自成蔭當夏伐獨嫌清秋夜障我中天月星辰好掩蔽惜乎不得豁意欲稍去之惜此方叢鬱颶風忽西來勢倒滄海竭屋尾盡飛揚行道多顛蹶挺然與風爭倔強蛟龍跋終然不自持劃若崩山圻杜陵惜楠樹我意亦慨惻信哉昌黎言木高風必折勿言勢復蒐蠕蟻中潛穴

侶閑崇明沙濱江馬陀窟萬室隨江流老少多漂沒公胡久彷徨爲此良咄咄都惜堂構初不種松與柏

金氏亭上賞菊昔曾於此看牡丹

牡丹亭上昔同看又見黃花感歲闌西子韶華常帶醉東籬晚節頗禁寒坡翁莫恨居無竹楚客空嘲澧有蘭秋月春風興無限爲君終日倚闌干

癸未春予送女至京口至之明日爲上元節是夜宴遂恭楊少傅第少傅懸燈千山燦爛奇甚

良辰勝事古難齊此夕攀峰喜共躋遂岫流輝星上下曲池倒影月東西臨風玉樹遥歌雪出水青蓮不染泥鐵甕城高如白日歸途馬上聽波雞

遊招隱等寺

春寒漠漠上宮袍雨後山光湧翠濤洞口雲埋龍尚蟄墩頭泉迸虎曾跑每因懷古還留戀且謂尋幽反得勞明發丹陽重回首長江天遠甕城高

茅山

大峰小峰連中峰當天削出青芙蓉一朝忽立九霄迥百丈巳度千巖重思昔賦輪還駕鶴抵今帝氣猶成龍過長史後何在華陽洞裏應相逢

茅山巧石亭

太湖有奇峰倚插半天秉風雷忽失之何年飛墮此

孟子河孫氏樓

江上青山山上樓凭闌俯瞰大江流海門烟樹熹微見云是三山與十洲

張旭春草帖予聞其奇久矣今年至京口始得覩于少傅楊公之第天下奇蹟也公欲予題其後以詩來云敝累猶毫一尺餘老來猶得伴幽居宋元好事題將徧當代名公可缺書余謝不敢當次其詩云

種髮當年七十餘聞奇還得予居廻欲繼元和脚阿買從來不解書

禽言

吳中有夜鳴其聲云插看火相傳

昔有婦摘笆欆䕌火發笆上焚死化爲鳥余憫其
志爲賦二首

摘笆看火摘笆看火星星呂不滅炎炎熾其那吴宫
已成灰阿房亦焦土摘笆看火
摘笆看火摘笆看火汝身不自全更管人間火李斯
佐秦亡林甫熾唐禍摘笆看火

次木齋閣老見寄之韻

行年七十又加三俯仰乾坤幸免慚世有䋚經方我
老坐無鮑叔共誰談夕陽溪岸翠尤背曉雨園林綠
正單還擬西湖爲勝集已拚沽酒典朝衫
繞說迎春又送春紛紛紅紫幾番新誰云海内無知

已且喜寧中有聖人擬似維摩還示病樂如原憲不
妨貧山人自合山中老出處無煩問大鈞

知樂亭

深巷逶迤接遠汀小園花竹閉幽亭春池水漫魚遊
樂午院風微鶴夢醒有偶可能分我坐無弦元不要
人聽日長讀罷黍同契正對前山一點青

六月苦熱壬子日得雨喜甚

蹔憧淅淅又蕭蕭兩月炎威一夕消恬伯皖山揚火
熾快如銀漢瀉天瓢乘龍久懶春生望淑氣潛回赤
土焦林下老人忘帝力有年還聽路傍謠

送盛斯徵都憲巡撫江西

鴻都兵後望來蘇江左來旬此大夫入夜炎星方退
舍訖朝甘雨又隨車風轅舊仰峯帷外河潤新傳視
篆初文肅家聲應不負尚能把筆爲君書

題畫

杏花如雪滿長安翹視星河夜未闌爲惜穠華宛相
似臨風先折一枝看
坐看冰輪碾玉池夜深欲去更遲遲廣寒宫裏誰爲
伴特爲姮娥住少時

和東岡憎蠅

炎宵擾擾困蚤蟲稍喜新涼奈爾蠅每向杯盤偏汝
溺故於肩睫慣曾勝居然能變白爲黑忽地翻令愛

作憎勸爾營營休自得西風昨夜報嚴凝

謝郭長洲惠橘

琱柈紅玉照蓴欒四月江南見亦稀只訝洞庭誇與
競誰將覩血染爲衣飢來客爲餐三絕種向家園待
十圍他日洞庭修橘譜便應書作郭公緋（朱橘）
誰從天竺到閩南移得秋園別樣柑灌頂醍醐雖少
液兜羅綿色尚餘甘一拳不減商顏穠十指分明佛
手纖歌利不須矜節解最無嗔恨是瞿曇（佛手柑）

丹陽孫思和訪余于洞庭詩以送之

曾訪南徐孟子灣七峰高處恣躋攀何當再約孫明
復徧覽長江兩岸山

玉柱金庭未易尋飽看七十二瑤岑太湖多少閒風
月歸對金焦盡日吟

重陽前二日東岡人來約登高之處詩以報之

風風雨雨重陽近肯向東籬漫舉杯　閣下毎叨
黃紙問林間還喜白衣來五湖烟月容兼管百歲風
光許獨陪老眼欲舒何處好與君携酒上崔嵬

東岡有只愁風雨佀今朝之句定筆次韻答之

太湖高處望大椒佳節登臨不憚遙折簡故人先有
約定知風雨不崇朝

九日登象鼻諸嶺

秋來日日風和雨猶喜重陽一日晴携酒登高高興

發偏摩石壁與題名

重陽後復雨速東岡

蕭蕭風雨送重陽索莫園林夜有霜咫尺故人期不
至黃花端復爲誰香

和見素尚書得謝之韻二首

把杕楓橋憶去年旋聞廷論幾扶顚尚方甫聽尚書
履春水忙歸野渡船冠蓋便應傾洛社縉紳不道少
伊川從今烏石岡頭嶽付與希夷自在眠

雲補衣裳竹補亭亭中高卧一人醒匣涵溫定金泥
紫飯煑仙家玉粒青白信逆鱗無忌諱亦綾磨蝎有
神靈何當萬仞語溪石曾國顏公與刻銘

重陽後五日　延陵奉菊爲壽五色皆具而紫
菊特奇因賦

舊種寒花五色齊年來紫菊出閩西楊妃醉醒靨猶
在順聖名高價蓋低點綴不煩　籬末封培應藉武
都泥姚黃魏紫元相嬿說與詩家辱品題

金碧山水爲丹陽孫思和賦

碧水丹山碎錦茸樓臺縹緲樹重重沈然坐我江南
岸相對君家七秀峰

胡太守孝思奉　詔存問過太湖有作次其韻

東南巨浸茫無外吳越交爭向此中莫漠鷹飛愁欲
隨冥冥帆遠若茱空樓臺倒影星河動花木交陰島

嶼通倘沐　皇恩分一曲他年請爵太湖公

林屋峰前受一廛渚鳧汀鷺住相連久塵殿閣三台
地歸占東南一洞天　詔下慶沾新雨露林間還與
舊雲烟自從白傳來游後直到君侯兩侶仙

毛給事玉高祖母劉曾祖母魏雙節詩

姑嫠居婦嫠居婦嫠居姑誓不負夫婦誓不負姑艱危顚躋
交相扶兩心炯炯冰玉如寒燈照影相映㠶牀頭遺
息蕣呱呱喣濡抱負夜碎織迄今有立非所圖山南
崔家大且都天道耿耿良不誣天道耿耿良不誣

胡太守再次前韻復答之

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烟雨中萬壑奔流秋野

孤松倒挂寒潭空恍疑靈境與凡隔嘗聞人家有
路通書船玉宿澄波裏千古風流始屬公
洞庭東西雙玉峙物外地脉相勾連雨後人耕隴上
陌月明犬吠洞中天紅蒸遠岫上朝日暝入孤村生
暮烟漁郎再到忽迷路錯比桃源道是仙

歲暮有懷木齋閣老因寄

東山謝傅近何如尚憶同游玉署初歲月關人雙短
鬢功名過眼一籧廬刻舟有興空回棹寒馬無緣得
寄書聞道西湖好風日幾廻命駕復踟蹰

胡太守冬季存問謝之

退傅閑居正穩眠忽聞 優詔下林泉玄纁束帛
皇恩重駟馬旌旄太守虔三代引年聞有禮聞更報
國姻鮮祿拘攣葵藿心猶在願得廻光徧海堧

復生

先生晚歲成歸處還延世書敍堰環且非手舌
以折大字徐仰庭畔枯枝有由枘實間晦月哉
小明相知相見莫相詢昔時子政今更生

盧師召仟御新建那文穆祠於石湖傍有詩次
其韻

萬木陰森藹翠深照谷書尚流光一丘占盡英山
勝二水分縈越壘長哲宅禪依竹影時來佳客雁
嶺香雪坡天境依稀在吳把名還比洛陽

重游一雲寺

一雲在天平之西余弘治間曾一至焉留詩而去
正德辛未復至其地俯仰二十餘年矣感歎之餘
漫賦一律

爲愛禪房好竹林不辭迢遞度雲岑山僧認得曾來
客秪是鬢髮雪滿簪

游穹窿山

與鐵柯皆泛舟至胥口潘氏日巳西遂宿明日雨
將午少霽至穹窿寺寺在山腰飲法雨亭而還不
能窮絕頂之勝也

十年林下無羈絆吳木吳山飽採翫穹窿至近高且
險欲至輒由緣與敗吾聞地上有嘉招春服初成雜
童冠畫船載酒出胥口略綽湖稍旋抵岸民淳地僻
客至稀老少相扶出門看吳王種香涇尚存歲歲采
香多女伴我聞且欲登香山雨腳忽來行漁散明朝
雨勢止復作世路陰晴那可算文伏豈失虞人期勇
往前行頓明斷篋輿旋淳那復辭遲迴青山開四畔
前山雲接後山雲侶是山靈頗奇觀嶔崎犖确路登
登山腹盤廻轉危梯諸峰一望皆下風始信陽山纔
抵半買臣馭落讀書臺已是樵夫終佐漢丈夫出處
會有時不記當年愚婦訕清泉一脉甘且寒肝肺摩
挨得淘浣山頭咫尺不得升甘被同行識老懶茲行

雖勝興未厭斜日歸途幾留盻回頭一笑謝[illegible]
日重來殊未晏

和邵二泉申詔許終養韻

青門昔有種瓜田出處無煩更問天自是　皇恩
深眷戀非關臣賦有情偏情同令伯陳情表志在尚
平樂志篇願得王陽長在位且教貢禹過年年

月夜與客飲千人石

千人石上來多遍豈知月夜尤奇偉纖塵不動萬籟
寂冷然一片瀟湘水平鋪寶鏡光冷冷脚踏白雲飛
不起又如藍田種玉生未齊玦琳琅玕高復低樓臺
林影互錯落恍如龍象如狻猊蹲寶照起歌且舞持
杯互勸行相將歌聲上遏行雲斷舞袖翩躚影凌亂
僧房有客窺睨之疑是群仙降霄漢生公説法今安
在巨石低頭向人拜一方明月還可庭空色元來本
無壞舉杯問月月不言劍池龍化石依然吳王已去
那復管付與吾人一醉眠

余斷送迎久矣內翰殷維中奉使三湘還過吳
治具邀余過虎丘余不能辭也賦詩一笑

看徧蒼稽山外山吳中仍愛小虎頭如何地主翻爲
客多少榮途未得閒張席少限新竹粉題詩劍破古
苔斑夕陽共下山門去處處停桃未擬還

二泉點易亭右得泉有詩次其韻

亟齒蝸吻瀉寒泉百尺曾煩乞剩消繞含鐘復響
距調符畢馬龍鄉傳不愁海若卑秋水會見宣尼嘆
逝川大易無言原有象定應人一在亭前

錢汝賢院使八十

當年醫國更何人閒闊傳宣入對頻何事　帝心
多簡在家傳佐使與君臣

辛巳新春有感

山林朝市本無干怪事驚心欲遣難今谷多藏還作
祟鹿門計拙却爲安始知晏子辭邑殷是吾王賜受
冷官天與百年雙老眼可堪看徧世途艱

十三絕句

白草茫茫亂沙莫風獵獵動胡笳燕山臺殿雖然
好宣府元來是我家

少年　天子重遊功烏帽戎衣手角弓行徧漁陽
并上谷並無虜騎到雲中

安化跳梁即日平中原羣盜敢縱橫鴻都造亂吾來
使除是　君王自領兵

彭蠡風驅一箭收九江安慶是安流就與藩王徐從
欲親臣無數要封侯

天子臨江度六軍長江無浪天無雲笑殺當年飄丈
帝並夫空復有千羣

將得名王氣勢雄凱歌聲裏擁元戎發蹤不用蕭何丞

報合與官家第一功

燕雲漠漠鎖重樓八駿驅馳正未休莫道十旬猶不
返金陵原是　帝王州

二水三山入豫游八方無事更何憂秦淮流水悠悠
在好與官家泄淚樓

相國移家江水頭金山擊鼓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
進願得犀鑑一照之

三顧頻繁亦未閑金陵東下是金山分明織就迴文
路載得賢人與共還

趙普元為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雖虛前夜相迎
意海錯猶堪佐酒巡

北固山前駐翠華曾戲來訪相臣家太湖惟君魁多
倖內得相陪誠後車

[illegible]歌下載感明良[illegible]如今更燦爛漫衍魚龍看未
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題西湖春景

吳山下瞰西湖水山外青山相對起前朝遺跡何處
尋高下亭臺花霧裏又聞幽咽[illegible]飛泄西湖東
岸東穿花映柳隱隱見游人如在錦繡之叢中上天
竺下天竺三十六峯如立巨錢塘潮湧吳山來海門
巨浪高如屋我生山水夙所好尺錢塘未曾到今
冒到神先游夢裏見山如舊識而身已倡到杭州何
當一日命小舟載我西湖湖上頭偏覽東風十二橋

寄韓司徒

我昔游京華賢豪並馳騁所[illegible]與公等傾[illegible]灑等
一朝事勢與雲散江湖迥[illegible]然　近日今年仍灰冷
死生離合問我心久已[illegible]有如河東公在今獨淑耿
公如玄酒樽淡泊中雋永世途不堪嗟波紛靡僧纏
憶昔刻鵠初對判尚書省武古今惜公昔氏未須
公如劍鋩頭我若冶受[illegible]退食多靡鬲[illegible]無造請
雜箱東砥金飲和軻在郎並從減坎窨固已絕睦町
深情獨未飫苦節衆尤響從宦四十年一室靡縣罄
中年已鰥居不惑先揚東會無營削從況乃粉黛靚

吏人抱衾禂一燈照孤影朝飢當二韭夕設或脯脡
滿山與湯城異世可同境吮醨彼何人衆醉吾獨醒
惟誅君子心常事有情終不泉叩　天關羣邪期
當存倖觀何求懷獨立朱陛孤清大節奚爲事變在
[illegible]
[illegible]
能[illegible]
[illegible]
台鼎吳曾兩開人萬甲[illegible]河[illegible]入地間[illegible]
西[illegible]蚕[illegible]失[illegible]望[illegible]我頸[illegible]由林與居況復承
致[illegible]欲命[illegible]南[illegible]或於山陰[illegible]出門不有礙大道坐

成梗何時賭至治 四國仰芳猷 二鳥猶相從 寄天人

游泳

壬戌寓府傅自晚山來旅寄七十壽成寓時年七十八矣追數京師詩社中人所存所在者感劉禹錫詩因成四首

當年闕下會群才日日來歌把酒杯四十年間誰復在白頭相對有餘孩

都下從遊久已[illegible]到徐[illegible]詩邊[illegible]知何有夕陽

客還到吳門擧一觴 燃燭擁爐陽門客

題詩倚醉字橫斜不忍重看感成中何處年來心向在手持鏡鬢邊蛇

欲唱涼州調未真米嘉榮後更何人只今才俊休相咲曾是文莊席上珍

偶成

一日日已去一年年復來來者如黃河之源滔滔而不竭去者如長江之水滾滾而不回人生百年復何何有來者去者俱相仍凝盤閣上幾時盡蓬萊頂上何時登我聞九州之外有九州又聞天上有城十二樓安得挾役安期羨門鍾呂輩乘風馭氣同遨遊下視人世如浮漚

志道和來之韻

寓那觀趙道維新歷盡永靈杯侑杯 天上真人

方出寵海濱大老定來臣新回已報郎從座風俗何憂未盡淳但使遺才收拾盡不妨垂老太湖濱

天書夜下龍游田手覺薰風入舜絃郎邸一朝潛忽現蒼生四海負斗躅火櫃已協重離兆尼進行辭百六年從此寰區無一事

朝廷尤望任惟賢

故順庵騎牛生挽詞

泮水從游處重來尚宛然吉年猶有相壞沼已無蓮講授春風地絃歌夜雨天四方多君子深愧表新阡

石田學士來泉閣老書與湘南

亂髮鬅詰留贈鱗紛二老合宅剛出新試看山亭秋雨

垂不知右蜀得其真

扁丘陸羽泉埋沒荒翳久矣今君尹長洲始命疏瀹且作亭其上以表之予賀茲泉之遺也賦詩紀之

試藍鮮茶瑩然鮮品題誰許惠山先沈埋斷礎頹垣裡搜剔松根石鏬邊雪乳一杯分沆瀣天光千丈湧漣漪同向來奔置行多悁好謝東山恆道泉 周庭有恆道泉甘寒渇洲而不[illegible]衆惜翁之品

懶齋先生集卷第八

聯句

昌平道中大風聯句

夜聞海潮聲寬 大地洶若動敗葉俄墮坑鏊 須臾萬竅[illegible]跡洞噌吰萬鈸呼寬 澒洞百泉湧野曠馬[illegible]原低偃長鼾陰[illegible]雜[illegible]混淡寬 噫氣來倏忽[illegible]威鏊 狂招韓愈訟雷轟[illegible]令嚴大轉機軸空[illegible]水仍蕭寬 燕山殊膏[illegible]不知怒何為鏊 所[illegible]散[illegible]用[illegible]往捕亦難逆來受須共寬 有時稍紆徐忽地還放縱再作疑催詩鏊 橫鼻[illegible]失轡[illegible]寬 沙漠驅狐狸岐山噤[illegible]風披襟誰敢當鏊 落帽衆

寬 相哄[illegible]歸[illegible]其[illegible]中寬 蓬[illegible]細或入石縫眯目塵[illegible]鏊 拂[illegible]木[illegible]綜[illegible]沙成河盤旋城[illegible]寬 星好怪維[illegible]飛[illegible]乃來[illegible]木[illegible]鏊 揚波趁[illegible]漢[illegible]沛[illegible]想[illegible]傾摧陵園[illegible]前[illegible]巧[illegible]後逐[illegible]壓塊勢尤頓下坂力如[illegible]入[illegible]御可游五湖[illegible]從先登貢育雄鏊 鏖戰[illegible]胡[illegible]北[illegible]魚[illegible]南狂大工無乃勞寬 吾意因爾[illegible]之古[illegible]才[illegible]如[illegible]頌鏊

陽山大石聯句

峻極惟嵩高嘗聞古甫誦寅 石今者何為勢若與之共偶來試春衣暫爾解塵[illegible]鏊 登[illegible]路屢迴入門[illegible]爭淜寅 暴[illegible]為山呀然忽成洞鏊 橫[illegible]涅槃分峙[illegible]翁仲寅 啾啾猿疲悲貼貼鳥飛恐鏊 羅治祥金流[illegible]聖[illegible]凍寅 化工孰燃爐[illegible]機潛理綜鏊 一整還一歎誰迎復誰送寅 陽山劃中開廓[illegible]旁從鏊 [illegible]壁立[illegible]岐陽[illegible]異種寅 仰窺天闕低側壓坤維重鏊 蹲猊怒將[illegible]馬猛難控寅 有龕[illegible]有隨或分如鬩訟鏊 龍象[illegible]法筵亂[illegible]失家衖寅 鑿須神禹功煉待媧皇用巖巖挹孟軻侃侃立子貢淵[illegible]碑[illegible]江上城[illegible]鏊 憑[illegible]或[illegible]碑[illegible]條[illegible]來寅 五丁安能驅百神互相奉鏊 負戴賴鰲鯨點化謝鉛汞寅 丈

領力已疲任大材堪中鏊 攫拏鬼亦驚秀傑天所縱寅 好事來重尋佳句時一諷鏊 寧能辭腳繭且得愈頭痛寅 秦碑偶遺[illegible]漢封當始維鏊 扛非九鼎雄富比八珍供鏊 咄叱[illegible]羝搏拊來[illegible]鳳寅 太湖隱見微[illegible]山朝[illegible]衆沉船露危檣敗屋橫折棟[illegible]積成衣藤枯倒穿[illegible]倒懸[illegible]空旁或插[illegible]難移[illegible]縮心[illegible]動[illegible]冠[illegible]守[illegible]補[illegible]酒欲浩歌援琴時一弄[illegible]殿閣浮風[illegible]上帝闕九重下界市一鬨目中無全吳胸次有[illegible]當結幽廬[illegible]棟當月[illegible]鏊

石湖阻水聯句

西首戀松楸扁舟乘晚發行行抵斯湖銓望望情正
鈇會水寒長河流澌截輕筏鑿大堤噫餘威玄冥今
仍刻帆集比魚鱗岈妥蜺龍骨銓人斷缺城橋鴈沓
茫峯巒鑿嵯峨峙玉山璀璨悅銀闕或碎若彫鏤銓
或銛如斧鉞或垂如玉釵或拄若象笏鑿攙足歌莫
支鵬背負如閑銓造傾魯班工解倩師襄智負蟲語
應提鑿霄狐涉還歇戒自履霜初銓臧谷淩陰節山
腰助谿谺澤腹增嵥嶫鑿上下眩坤乾東西混吳粵
王祥鯉莫持銓孟宗筍堪掘國忠信難倚靈均未須
涵鑿進如狼跋胡行乃車無軌舟子立招招銓行人
憂忽忽一葦那能航五丁未渠伐鑿飛渡諒斯難末

歸怪時咄況當陽生辰正值春王月誰乘浮海桴鑿
莫借凌波韈行止豈偶然聊歌記顛蹶銓

除夕喜雪聯句

忽忽歲云除紛紛雪仍積鑿玉樓凍鱗皴紅爐光欲
赫銓瀟瀟瀉竹聲燦燦眩空色鑿勢欲滅銘明威能
消酒力銓纔看擁庭除不覺推屋春鑿林風助飄颻
簷溜增淅瀝銓戰陣驚六花農家驗三白鑿已見散
成杯還憂大如席鑿悵憶党家則猶行東郭跡撒鹽
我何才援簡君誰敵銓端木夜仍飛靈運句全易鑿
思大廷賀誰問窮簷苦鑿把酒待新春題詩永今夕
銓

石湖聯句與師召

茲地屢經行孫亭坐寥闊今來悚見聽畫棟映疏
久聞玉川吏新表石湖薛紆懷文穆公非翦越城峩
穹廬受書爭勁氣凛吳叙岷峨開府議高標貌誰劉
阜陵借與賞益國推擬拔天鏡闊澄泓玉雪坡逹栟
甫辭張胡寘高說虎須捋同人地道東懷古心尤渴
歲事薦蘋蘩公廟紹衣鉢鄉里重衣冠邦君事祠割
君功已奏成我冗敢辭撥方愁積深深忽見奎靈豁
天公如有待我與其可闕舟借花徑徒道屏松下喝
夾稚從駿奔猶老聽屐躡山僧具粲餐田笠雜緇撮
殷勤待清冷啗固擷芳辣野坐廁漁樵散談忝毳褐
叨塵夸不聞遊倦澄堪掇盟與沙鷗親吟免山禪聒

陳跡滿舊垣流芳仰先達五湖盼全供三峽恐始脫
帆影遠若飛波光濫如潑石矞臥湖心千層見林末
高歌和滄浪滿芳澁黃闊倡酬忘詮次今古藉囊括
歸帆指西日天際雲一抹

第二泉亭聯句

蹬開孤嶂一復月出之洞口瀉米激玉亭秉之霜落
丹楓秋欲老玄敬池涵寶劍氣無腥原之前從桑苧
傳二珠飲中泠醉騎蓮獄醒却怪又新多浪語齋之獻
於揚子說中泠夕秋

近體樂府

壽徐少傅二首

今日是何日六日中元謂天父人言此際每生賢來
公在前公在後不知麒麟天上有種無抱送千年運
姓徐天生賢俊固有奇風骨自與凡人殊夜如明月
出海底側射萬頃澄波湖水天瀛海人莫到十年讀
盡中秘書朝承　密旨恭賜宴一特　恩寵誰能
如經筵手持五色線要補山龍華蟲黼黻之華袞今
日錫甚有語頻聽取願公一日登台輔淡丙魏房
杜宋司馬歐韓范富願公事業與此數公者爭先驅

然後歸作睢陽五老圖

自昔君臣信際會風雲有數看　聖節纔過又值
生申初度金鼎調元親手付十年海內歸陶鑄聽童
謠好個太平朝賢宰輔看韓琦身求度數丙魏謀房
杜稱婚衣玉帶日承　恩注特免常朝羽罷入平
章軍國中書務行年七十轉精神無求去　滿江紅

六十初度自壽四首

正德己巳八月十七日予六十初度之辰時歸自
內閣辭填四詞

今日是生時滿座親知都來上壽把金卮百歲人生
今過半好共開眉玉帶挂花枝爲一笑滿世間名利
不關伊況復功成名遂了不樂何爲少　沁溪
行年六十鬢絲絲　皇恩特放還尙堂及席對青山
秋來正木間陰忽霽翠山夾笙歌夜不關傷人莫笑
老嗤頑人生到此難　浣溪沙
賀月天邊光未缺昕宵纔過中秋節大官酒饌年年
設今年別壽筵開處仗林樾碧石水升山常愛說如今
總在門前列舞妙詞新聲激烈歌一闋金樽滿泛清
秋月　漁家傲
紫閣黃扉婚衣玉帶功名至此人人愛挂冠一日賦
歸來閒情又在功名外明月逍遙白雲自在別是人
間閒世界起來把酒醉青山年年與汝常相會　踏莎行

賀林家宰二首

盜弄　朝權羣佞爭趨走欲頭蠅蟻紛紛何所慕腥
羶一蹴眞能障百川宇宙名縣曉節完蹤更覺賢過
眼浮華何所似雲烟青史他時好細編　鷓鴣天
天運終還　皇圖孔厚一朝公道明如晝冰山忽倒
倩誰扶咏流竄嗟何及公秩仍遷公名逾茂閬山
閬水增清秀吳儂揖首向邦君一樽遙上南山壽　踏莎
行

六十三初度君謙以詩爲壽和之

懸弧又誕朔六十三年度尙祿祿勳名紫閣高起何遲
歸獨早玉堂近日無　宜召且是山中閒得牢治如

虞聖如堯洗耳還容由與巢箇　且作山中宰相傲
然玉帶蟒繡爲袍扁舟范蠡去逍遥五湖煙景無人
要金庭玉柱傲彼伊臯清風明月卑他管簫洞天福
地昔曾到卑夠　鎮日逍遥過去韶華不可招幸有遐
册大藥絕勝鹽梅金鼎和調百年消半總勞勞奔名
逐利何時了慨彼時豪東門黄犬徒增煩惱駐駐　馬古
來富貴誰長保早是抽身好衣相午橋莊跡傳都門
道到如今尚瞻高節滿江引

吳惟謙同年壽詞

投簪前日懸弧今日節值中秋剛半玉山回首升沉
眼見多般幸有丹崖犂明月清風天與吾人管住
他榮貴也且高眠無喜無憂便是優游杜侶曲江宴
看英雄三百紛消散年七十幾人健

過太湖

東山如髻西山如黛七十峯巒映帶白銀堆裏分明
湧出樓臺最喜微風不起明月高懸萬頃玻璃碎始
知世上也有蓬萊濯足船頭好快哉笳鼓鬧管絃沸
看畫船摇曳人初醉千載後定誰繼

賀秉之授經府

秉之篤學力行而困於數奇正德十年六月蒙
恩特授古杭經府之銜有其榮而無其勞予因填歌
詞一闋爲賀

山林寂寞官曹喧鬧吏隱中間最妙　聖眷隆重
天書一紙親教管領西湖風月南國煙霞儘與詩吟
嘯　清朝鷗鷺侶總隨爾輔與伊人一一分占蘇後
玉堂老宴高樓日日笙歌紅座世間多幾人覺蘇州芹

文溪先生集卷第九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

序

東原詩集序

東原先生杜氏諱瓊字用嘉家吳城之樂圃里孝友退讓爲鄉人表率於昔同志則有陳先生孟賢二人皆好爲詩孟賢詩清婉有風致先生特沈着高古間喜畫山水人物故其詩於評論尤深詩多也散佚不傳其子長垣尹啓獨得八冊以授於予爲選定仍附襍著若干篇于後序之曰先生其隱者與昔之隱者姓名邑里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若詩則有不能自已者而陸魯望魏野林逋尤喜爲詩其於世之興衰理亂毀譽得失榮辱進退一切抹殺而獨寄志於煙雲泉石之間其詞沖澹幽深而其名特焜燿在人者蓋世方方行之爲賢而夫人者高標揭己以聳動流俗萬衆指而不見千金召而不屈其蹟可想聲烜赫而流於人人世謂今之世無隱士是果然與蓋有之矣而世惟科目是崇是長外是有人皆擯不用言奇者得疑行異者來訶雖有隱者不得而知則遂曰無亦宜也其果然哉予猶及見先生及孟賢深衣幅巾曳杖履革所至人望之若綺皓郡將縣大夫延禮賓致恐後縉紳之行過吳下者必造謁其廬二先生死吳中耆舊亦益衰世之知者益鮮知之者猶以其隱世而東原之詩亦復止此然平生大畧其是矣詞考其世得其所以爲人於戲豈非所謂遯世無悶之君子與樂圃里在吳城西其東有原焉故世稱東原先生先生好著鹿皮冠故又稱鹿冠道人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序

弘治二年蜀中旱饑巡撫右僉都御史丘鼐言蜀以富饒稱前代迄今其地非異也蓋人事未脩焉耳竊見成都有都江大堰鑿自秦守李冰所溉郫灌溫江崇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沃野數千萬頃其後豪家稍規小利堰流曲坊水失故道蜀人始病於旱臣嘗按行地勢自非高山皆可治陂塘堤堰旱則灌澇則泄爲蜀人無窮之利今山東湖江南直隸皆設官治水利蓋任之專則宜有成功於是　詔刑部員外郎姑蘇劉君世熙陞按察僉事以往吾於君之行獨有感也往昔關中大饑人相食於是陸贄荊襄水漕汴渭百方拯之而秦人死者過半矣夫秦天下強國也秦昔豈必無旱旱而無損天下且起而攻之則秦之亡久矣蓋當時井田雖廢溝洫尚存而鄭國渠秦所賴以富強其後鄭當時兒寬白公皆嘗爲渠至於今廢久矣其遺跡亦往往有存焉因而浚之其功宜易而議者輒以爲不可復也往年予居吳吳有白茆港者三吳之水由以入海潮日至淤積

民遂占爲田或廬其上於是吳中多水患議者以爲
亦一瀦三州均利迄今百季未聞有任其事者有任
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夫欲享其利則安得
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謗於戲天下之事其
率類此乎此吾之所感也請以爲君贈

贈毛給事序

貞甫拜南京給事間於翰林王埜曰理是行也衆皆
華之而私心竊不然今天下生民之利害休戚百官
之賢佞功過　秉與之舉措賞罰職皆得言而或有
不容盡言之有不能盡行吾其若之何患其不可
行而不言則曠不顧其不可行而言人將以爲近名

子親且舊其有以語我來辭見謝曰語有之庖人雖
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埜也何敢及是然嘗
聞之爲人臣者患不能諫不患諫之不從自昔人君
之受諫必曰唐太宗夫豈獨太宗亦魏徵之善諫有
以啓之也然則諫而獲譏豈必其君之過哉夫諫有
體有宜有文有信理有婉護無損乎其大之謂體
緩急先後見可而言之謂宜言足以發其意之所至
之謂文文不浮乎其事之實之謂信諫有體有宜有
文有信而行乎已者有直是諫之成也夫事有不期
理有相感鄰翁以築牆見疑去婦以束緼自復凡太
后之遣孫子於齊陸咏之而怒觸龍諫之而喜從之

還母后七十人諫之而怒茅焦諫之而喜吳王之
留營七十二人諫之而怒諸御已諫之而喜漢高之
易儲叔孫通諸人爭之不能得子房不爭而意已回
矣然則諫之道其亦可知也已易曰遇主于巷又曰
納約自牖請以是贈或曰古之君臣周旋乎一堂之
上從容風議言所未及而意已移者有之矣後世異
是而南京又在千里之外若之何其以是告曰今之
爲文也猶昔之爲言也

送廣東參政徐君序

始吾蘇之仕於京者有文字會翰林則今少詹吳學
士海虞李學士及埜爲三人其外則有若陳給事玉

汝周御醫原已徐武選仲山而時至出入者則有若
趙刑部粟夫孫進士希說朱天昭氏楊君謙氏毛貞
甫氏陸全卿氏少詹有園曰一鶴亭曰玉延春曰海
月李有樓曰閑陳有半舫齋周有傳翁軒武選有超
勝樓予家有小適園花時月夕公退輒相過從燕集
賦詩或聯句或分題詠物有倡斯和角麗逞奇往往
聯爲大卷傳播中外風流文雅他邦鮮儷于數人者
未嘗不喜其合併之盛而獨意其難久也頃之粟夫
徙家城西蹤稍隔希說除刑部原已擢院判貞甫工
科給事前後之南京而原已希說相繼物故君謙旋
以病去其後玉汝擢大理及今卿爲御史亦徙而西

天照以御史出按廣東獨予三人者如故俄而李學士拜南京祭酒亦去今年春陳與陸一日去今茲君又去焉自壬寅歲予拜至京師迄今十有二年耳何人事之好乖仕途之多虞也豈物理聚散夫固如是耶其亦有可慨者也君與予同年進士在武選能舉其職學亦不廢為人愷密有守茲行衆咸賀廣藩得人而吾黨獨惜其去也吾黨交游則固相拔以義相觀以學相許以事功而相期以終始也其志甚壯顧獨區區燕游聚散之間哉君行矣見吾黨之士其以是語之雖然亦烏知其終不有合也

應天府鄉試錄序

弘治五年七月戊寅　上命右諭德臣鏊洗馬臣傑考應天府鄉試壬午　陛辭八月癸卯抵府治乙巳燕府治遂入鎖院時士之就試者二千三百餘人三試之如故事而加嚴別去取著高下手披目閱口誦心惟晝夜罔懈自乙巳迄丙寅凡二十二日揭榜得士凡一百三十五人第其姓名及文之可錄者為一編以獻臣鏊謹序其首曰人才盛衰係乎時者也禹貢揚州田維下下周禮東南不在五服列春秋之初不見於經晉宋以來東南人物始見於載籍百年來地與時升遷隨世轉東南財賦遂甲天下而人才隨之蓋自唐中葉則然至我　太祖遂起南服以混一海內東南諸郡遂為畿甸天地氣化之潛儲

聖神治化之首被往往稱雄於天下者不獨財賦而已也治道之升降觀於人才知之人才之盛衰觀於文章知之三代之文見於經者尚矣漢之文盛於武宣之世唐盛於元和宋盛於嘉祐治平間蓋皆立國百年海寓寧謐人興於文則有若董仲舒司馬遷相如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曾鞏其人間出雖不能無高下純駁而能各成一家之言登一代之盛今天下承平百二十五年干戈韜戢禮樂洽敷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茲其時乎宜亦有異才為出於其間顧臣淺陋恐不能盡識惴惴焉無以稱

明詔委任是懼然所謂公無私者臣不佞竊以為近之場屋提調則府尹臣瑩府丞臣綺同考試則教授臣珙臣永臣學正臣緯臣章教諭臣思忠訓導臣傑監試則監察御史臣鎬臣立之

送毛檢討歸省序

方今　仁聖在御側身思治求言舉才宵旰汲汲百官庶僚奔走祇命勠躬瘁職夙夜無敢怠遑翰林日侍省密地親秩高自紀載備顧問外若無事其職甚重也而若緩也甚繁也而若逸也　國朝之制凡仕於　朝者三年得歸省其後十年迺得歸近例六年得歸蓋所以憫其私息其勞而其中而教之孝

也教之孝所以勸之忠也爽矣吾君錫之以教之以東第一登丁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至是維之與其父母別六年餘矣乞告歸省 詔聽可維之之職蓋所謂甚重也而君緩也者甚繁也而君適也者君知其重且繁也則定省之際其得久徘徊於東海之濱乎館閣元老而下咸賦詩以華其行整序之

送劉學諭之魯山序

天下治亂繫人才之高下人才高下學校實爲之學校之興廢又在儒師之得人與不得人則儒師之重明也而世之人往往莫知其爲重惟當道者思風化本原必欲得才賢而任之而士終莫之信當道者曰此 朝廷之所重也爲士者曰此世俗之所輕也當道者固以爲重而士固以爲輕當道者欲授爲士者必不肯受豈當道之所重顧不若世俗之所重耶無亦當道者有重之名重之實未至耶今夫聞有知一縣而良者焉則 召入矣有知一州而良者焉則 召入矣有教一縣一州而良者焉則吾未之聞也豈其才果必不如彼耶則何怪士之有所輕重耶前數十年蓋有自是爲御史者矣 祖宗之世有自是爲翰林者矣而近世名臣有若楊文貞有若魏文靖有若年尚書多出其間而謂今之

世無其人耶故曰重之實未至也安成劉君錫玉□□已酉鄉薦今年會試在乙榜儕輩汲汲求脫君獨不然得河南魯山縣學諭怡然以往是豈爲世俗所輕重者耶今 朝廷開再試之科立賢陟之條所謂重之實安知不自今始也而魯山民俗樸茂以君之才賢擬而陶鎔之必有顯蹟視倂得甲科而終無獻爲者孰多乎又況有兼得者耶君行矣

送陳宗理知永定序

今之爲縣而良者固多進士而上之人亦固異之有善焉推之擢之有過焉掩覆之曰彼其進士也有善焉以爲是固然有過焉從而糾摘之或去之矣曰彼非進士也進士而重固也有人焉其才進士也其行進士也其名非也若是者其亦重否耶宗理吾友也相知誠深矣其爲人吾能言之其經學有師法其臨事開敏潔然不苟者也吾官京師久若吾宗理者乎雖進士蓋鮮也定小邑也其爲之殆易易焉耳顧今之當道有知而異之者乎無也或曰定小邑也地絕荒遠椎埋剽敓之姦往往而聚急之則亂緩之則滋蔓領曰易易焉何也語云雖蠻貊之邦行矣定雖遠固猶中夏哉奚其不可行也民之爲亂上驅之也使刑獄平賦稅節約束明信義立欲爲亂乎誰與者反之則齊魯之人獨得保其不爲盜也定之速亂也亦

其民之不幸也已而不値有司之良君之行吾於
一言以慶定之人自是其有瘳乎又以告閩之當道
庶知所部有若人焉非科目所可概而四海之大當
復不止吾宗理而已也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姜侯恒頫初守河南上疏曰臣母老矣願乞江淛閩
一郡自効且以便臣之私不報會述職至京復上曰
臣母老矣願乞近郡以便養時寧波缺守　詔以畀
之於是朝之士夫莫不侈　上之仁嘉侯之孝侯
喜得侍其大夫人寧波喜得賢守而河南之人廼獨
惜其去也於是寧波之仕于　朝者求予言爲贈噫

守令之難也頃予選南縣數十郡縣入其職其六事
舉者蓋少也獨得三四人焉耳三四人外蓋有環數
城而不聞善政者何其難也三四人者其政赫然有
淛刑獄減賦稅集斯已矣其誠心撫字如古之循吏
蓋無有也閩郡之所利一人以爲難焉惮而不行者
有矣閩郡之所害一人以爲難焉惮而不去者有矣
故曰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又況先王之世所以治
之教之者哉姜侯純孝人也雖不逮宗周已飫於河
南其知寧波也無亦自是而推之乎使一郡之老者
無失其爲老也幼者無失其爲幼也是所謂循吏也
乎是孝之大者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請以是贈

鄉試同年會序

出處得失存亡聚散之際君子不能無感乎爾也成
化甲午南畿鄉試同上者一百三十五人今年爲弘
治甲寅官京師者六人焉三人者至自外九人而已
何其少也可謂難也已時方清和王事多閒暇則諗
於衆曰自唐宋以來有所謂同年交今之世尤重之
居相狎也仕相援也今鄉肪非同年歟顧曷爲遺之
衆曰然始謀爲鄉同年會庚辰會午城之西垣六人
者爲主甲申會于河之西堤三人者爲主與誼參合
形蹟俱忘六博投壺[illegible]相倡和不至褻酢不至亂

衆謂是會不可不誌遂分韻爲詩而屬予序於乎歲
月易邁人事難齊良會不偶予不能無感乎其初而
有懷乎其後也遂相與訂盟焉歲一爲會而自茲會
者始六人者雲間顧桂庸時爲大理司務錫山莫曰
良駕部員外郎吳江龔文粹中書舍人宜興宗廷威
戶部郎中雲間朱汝承工部員外郎鼇右春坊諭德
二人者崑山張濟民同知南昌海虞周民則同知袁
州以考績至歙縣洪克毅知交河以御史徵友焉之

王氏家譜序

王於姓最蕃而其出不同（姓苑有媯姓之王姬姓之王又有子姓之王）自
舜後封陳王齊齊滅世號王家此吾王姓之始其後

遷於瑯琊望於太原婁於山陰而家於震澤之洞庭山則自宋南渡徙焉亦莫詳其所始於戲宗法廢天下無昭穆矣其猶有譜牒焉譜牒廢人忘其先矣人忘其先而天下無孝矣今夫開先受姓其來遠矣世之人有能知其所自者乎今爰㞐之人三世以前希不憒焉耳夫士也十世以前希不憒焉耳夫爲人之子孫而不知其祖爲人之祖而不知於其子孫非大不幸耶則譜之作其可緩哉夫譜何爲者也物莫不有所始有所分自吾而遡之爲考爲祖爲曾爲高以至於無窮其始也始者常患於泯而難稽自吾而推之爲期爲緦爲袒免爲無服其分也分者常患於散

而無統君子由是而泝之泝之而上必有本也故尊祖尊祖教民孝也由是而推之推之而遠必有分也故合族合族教民睦也譜其爲是作乎王自受姓顯者寔多晉宋尤盛不書紀信也始百八尊所出也疏以五支小宗之遺意也於戲王爲巨姓自百八以來雖未聞有甚顯焉者而世以忠厚相承山人指爲忠厚王家識者謂其後將大也其果然乎吾庶幾見之而忠厚一脈綿綿延延則王氏相傳之心法也要不可泯焉吾子孫其尚世守之

送都水員外郎傅君序

人之才其各有宜也游神析衡文詞華國則於儒宜擒撫度遜會較贏縮則於吏宜夫孔子非儒乎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遂而已矣而周禮一書理財且居其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義非儒者事乎而談之不預也顧有所輕重焉耳然則曷爲重國乎則傷民重民乎則國用不足二者宜之難非儒者其孰能知之水部員外郎傅君曰會將視竹木政於荆門州君爲今春官少宗伯先生弟詩詞之清峻字書之遒美人皆曰稱其爲春官之弟也而使之當商賈筭緡之間然君優爲之曰孰非儒者事也而遊之所謂輕重贏縮之間君其知之矣予聞古之君子將有爲於天下也則於近者小者焉不敢忽故陳獻侯之相也嘗於社肉韓魏公之器度見於笑元庫陶士衡之綜理見於竹頭木屑之間君往哉吾將以是覘君矣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一

序

會試錄後序 丙辰

會試錄者錄會試之程文士之中式者百餘輩之姓
名登諸天府傳之天下者也　國家取士鄉簡其秀
儁之學三歲大比則兩畿十三省之士各貢於所司
所司者三試之又簡其秀以上禮部禮部以　聞合
兩畿十三省前後所貢三試之又簡其秀以獻
天子臨軒親策之定其高下則謂之進士之選
今日之所甚重焉者也歷代用人有明經賢良孝廉
博學宏詞諸科而進士爲重至我　朝又加重焉館

閣之選於是乎取之卿寺院於是乎取之方岳郡
縣於是乎取之不由是者不謂之正途百餘年來名
臣碩輔端貞駿亮磊磊落落然照灼中外者必進士也
豈非焉十百之一耳其頑鈍選耎以敗官者必
非進士也即有焉亦十百之一耳　國家得人於斯
爲盛士一登是錄則進而累爲公卿大夫者往往有
之可不謂重乎然君子之所重不在於是君子之學
其所爲本末先後有定見矣其仕也以是措之云耳
故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若曰既登進士矣棄所
學如弁髦是豈今日取士之意而亦安在其爲重也
世稱人才必曰虞周虞周尚矣自有科第以來唐以
愈柳爲盛宋以寇準陶得人爲多至今傳之以爲
美談今日所取其亦有若人者乎夫文章如愈柳勳業
如準可謂盛矣而又進焉豈非上司之所望哉臣承
乏試事大懼無以稱塞　明詔故以是爲諸士勸是
亦臣之所以自勵而未能者也

送長蘆運使宗君序

今之仕秩卑而眾欲爲者有之矣科道是也秩高而
眾不欲爲者有之矣運司是也秩高則易爲其不欲
爲也財利之場權勢轄掀動則關格且飛言醜詆易
爲汙蔑積愆宿尤非一人一日所能掃刷官雖尊而
無臨蒞之分則令或不行且一居是官雖有善政當

道者不復是省衆之不欲爲以是哉君子之所患患
不稱乎使吾有不撓之節何懼乎權豪有不磷之操
何畏乎汙蔑有必爲之志何憂乎積弊有安分之心
何患乎權之輕官之不顯也不觀之耿清惠乎人以
是沮公以是進是不在人乎此近事之效也烏在其
不爲哉同年宗君世長以進士爲戶部郎中弘治八
年三月出爲滄洲長蘆運使朝之士夫咸以爲不宜
唯君其亦有不自得者乎吾故以清惠之事告之雖
然是官之重未必不自今始也

丙辰進士同年會序

弘治丙辰進士三百人首策朱希周欽南省有司所

上之次也首朱希周獄童品臚傳恩榮之次也首[illegible]
品殿王朝朔諸同年私會朝天宮以齒坐列之次也
是科　廷試以三月十五日既而傳臚　錫宴釋[illegible]
咸如故再禮成洛陽劉東瑞於衆曰前此得失不可
知後此聚散不可期盍及此以同年之交乎擇地
得朝天宮之齋堂庭宇敞深涼日得四月之甲子天
日清美[illegible]夙戒惠然來集坐以齒分東西向坐者
若干人南北向者若干人雖坐有崇卑[illegible]有[illegible]
奏樂少者以次行酒雍雍秩秩日暮乃退[illegible]
之不可常也列名錄梓將使世講之[illegible]謂同年之會
自唐以來則有之劉禹錫之言曰古人以[illegible]學爲

同門友今人以偕升名爲同年友禮重始進以四海
九州之人而並仕同則終身爲同是故同朝則加親
同事則加密進則相援退則相拯宴會則相徵召得
人焉一榜爲之榮非人焉一榜爲之耻自前世則然
而未有非之者也然予聞之易曰同人於野亨又曰
同人於宗吝則古人所謂同者其亦可知已諸君自
是有服在官在內則同心匡輔在外則同心宣力在
上則同心汲引在下則同心劘切不幸有事則同心
以報　國他日有得斯錄者將曰是科得人之盛如
此是科主司之明如此是科同年不爲苟同如此其
不偉哉不然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宴集相召也亦非
所謂同矣予於諸君有一日之舊故以是告

送王都憲序

方今海內晏然惟西北二邊時有犬吠之警昔人論
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舉一縣勢若甚易而
縲縲然猶未得高枕者非以吾邊備有未備乎邊備
未備者三無財也無兵也無將也此世之所共患也
而愚以爲皆有之無足患者天水隴西其民驍鷙材
武以恩結之使自衛其室家墳墓則人樂於效用較
之客兵勇怯百倍則兵未嘗無也洮河蘭靖皆故漢
郡所謂湟中浩亹七地肥美且耕且戰稽一鍾可省
餽餉十鍾之費則財未嘗無也行伍之中或知勇過

人累立戰功者不次用之行間之呂蒙麾下之韓信
何世無之則將未嘗無也三者皆有之而不得用則
有由矣權分於將多患生於掣肘兵固在也或從而
朘削之則誰肯戰田固在也或從而牟斂之則誰肯
耕將固在也或從而顛倒之才者不用用者不必才
功者不賞賞者不必功罪者不罰罰者不必罪則誰
肯效死行邊大臣亦或慨然思欲整齊之而浮議且
紛然以起前懲後戒莫之敢發於是視[illegible]之困不能
卹視田野之蕪不能闢視才之可用不能舉而不才
者不能去也蓋其弊生於因成於積未有知其所由
來者也非得文武長才剛毅不屈威采可畏愛者爲

之則其弊固未易猝改乎弘治九年同年王君邦鉉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若君豈吾所謂不屈而可畏愛者乎他日以邊利害以次罷行隱然爲西北邊長城者非吾邦鎮也夫

贈王升之序

升之年十五舉鄉試高等以南昌張學士書嘗見於予儼然立庭下朗潤淵穆予望而異之扣其學出經入傳廢詞陵轢横縱莫難爲文下筆立就芒彩爛然然不出所謂舉業予廼開之以新義惶然若驚幡然若悔翻然若悟故開宿習火熾雪融疾契妙領刃迎穎脫年十九遂登進士第上疏乞歸娶於鄉京師士

大夫多作詩夸道之蓋今世之所榮者進士而人情所樂者新婚風詠東山雅歌韓奕桃夭咏新屢形歌詠世比之大小登科焉然而每患其難兼也升之獨兼得之可謂難矣然升之嘗學聖賢之道世人之所夸予不爲升之足也然則升之其亦求吾儒之所謂榮吾道之所謂樂可也予於升之有一日之長故以是贈

贈少傅徐公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徐公以年至乞致仕　上曰朕方倚卿有爲豈可言去寒暑風雨其免朝且召至文華殿有玉帶緋袍之賜於是中外皆知公有勇退急流之節
皇上有體貌元老之誠君臣之間可謂兩得之也初公自吏部侍郎入內閣見機務彌縫輔相十年間海內晏然近年災異或見旋復消滅北虜雖或跳梁旋自遁去百揆時叙天人和同則公之相業其亦可知已　國家有天下百三十年名臣稱三楊至公始克續其美文貞之文文敏之識文定之操於公未知所先後而休休之量獨邁前人言不必出於已也惟其是用人不必其所知也惟其才且賢見人一藝汲汲然引用之不自知其賢也其好賢樂善不知古大臣何如耳立　朝四十餘年不矜不抗人黄然望其容

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所至所謂泰山喬嶽不見運動蓄天下和平之福培殖　國家之元氣其功豈小哉七月庚申定維初度凡門下士咸賦詩爲壽予謂天將昌人國家必錫之耆艾之臣書曰天壽平格詩曰壽考與哉在唐有若李靖郭子儀裴度在宋有若富弼文彥博皆歷相累朝人視其去就爲天下重輕若公非所謂其人乎天將培　國家億萬年丕丕之基則公之壽其未艾也

送洗馬梁君使安南序

昔在　宣宗始命安南自爲國而安南奉正朔並虔聞歲則貢繼世則請　國家威德及海內外自女

直吐蕃于闐占城渤泥暹羅爪哇三佛齊滿剌加蘇
門答剌蘇祿彭亨古里之屬皆不處時入貢而朝鮮
安南獨近且親號文而有禮故　朝廷禮數視他國
獨優弘治十一年安南遣陪臣來請封於是司經局
洗馬梁君叔厚進翰林院侍講持節往冊之冊君
以學行簡侍　經筵又侍　皇太子於文華講讀史
館纂述會典皆輟以行弘治初董庶子尚矩使朝鮮
劉侍讀景元使安南庶子嘗爲予言入其疆王則袞
冕出迎道左陪臣鵠立老稚填巷溢衢蹌蹌陳設
百戲于道陪轉軒懸嵩呼拜舞及燕門廡殿庭皆被
地衣諸臣以次上食王輒離席爲敬景元之言亦然

其諸所謂有禮者乎昔天王使單襄公聘宋道陳候
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君子是以知陳之
不終若二國乎其爲外臣以藩屏　國家于無窮也
其亦宜矣君之行門下士相率來求予言書此爲贈

贈陳希承序

所謂經與權者豈唯吾儒用之唯醫亦然儒而不知
權則胡以濟事變醫而不知權則胡以收奇功希承
爲太醫院判公尚之仲子妙得家學之傳弘治十一
年夏京師瘟疫盛行予徐氏甥甫周歲熱不二日而
見苗衆謂難治希承數視之愈既而得泄衆謂瘟後
泄不可爲也希承視之神氣甚後命家人失調泄

大作日夜數十行衆醫愕眙曰無可爲者希承曰
急矣藥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旋止即之又加
數劑遂愈今世之所謂醫者率祖李明之氏朱彥脩
氏其處劑率不出參朮之類所謂醫之王道也信知
本者也然病出於變非參朮輩所能效者則藥亦不
得不變而或者不知變則坐以待斃變而失之毫釐
則反以促焉者多矣是其敢輕用乎非見之的用之
有法其能自信乎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藥而能權
可謂妙矣明之彥脩未嘗廢權也世醫師其常不師
其變非用權之難乎況用之小兒哉其又難也今夫
用人者必曰老成非爲其經歷多聞見博思慮審乎

希承年甫三十而出奇制變有老成所不敢而試之
必效事果在於年哉信其得於家學者深矣抑有不
傳之妙者乎予方患世醫膠固襲常以失病機特爲
著之以傳而因以告夫醫國者

贈徐子容序

兩洞庭山並峙太湖中諺稱東貴而西富蓋自　國
初迄今高科顯仕皆東之出而西無聞焉西之人未嘗
不學也非無才且秀也於是人皆曰其地則爲之倡
一和萬以爲是固無疑者父兄以是絕其子弟不復
使學子弟以是絕其身不復學有徐氏以同者山之
世家獨不然其子若孫于學者五年矣其質秀而文

可與進者也始予開以讀書之法而惶然繼予授以修詞之法而悚然而豁然而沛然絲非昔日之繹矣戊午順天解試名在高等人皆曰西山之天荒至是破矣夫昔之荒也果天乎人耶今之破也果天乎人耶事難在先蜀之陋也相如先之閩之陋也歐陽詹先之遂各以文顯兩洞庭並峙競秀西特寬衍有山泉禽魚之樂橘柚竹箭之饒金庭玉柱爲東南福地扶輿蜿蟺閼於古始發於今其發也必大獨一第也乎哉其亦自一第者始也天下有大荒焉非科第之謂也其不發久矣漢有仲舒焉始一破唐有退之焉始一破宋有濂溪諸公焉又一破餘未之覩也子有意乎升堂拜親北轅言邁無或遲遲而來也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予取友於翰林得二人焉其一人曰故諭德劉先生景元其爲人也剛介疾惡人有善能揚之有不善能斥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其一人曰今南京祭酒劉先生道亨其爲人也剛正博大人有善能取之有不善能規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二人者其設心制行人知之予知之特深富貴在前一言之諂可以取二人者寧不取也貧賤在後一言之諂可以免二人者寧不免也二人者其地同其官同其性行又同故時稱兩劉先生予於是得而友之儼乎其若有畏也藹乎其若有得也蓋蓋多矣昔江右號多人才其節操有若錢文肅公有若劉文介公有若李文毅公二人者其德有前輩之風乎雖當道者亦云然終不用也故景元止一諭德而先生有南雝之行雖然天之生斯民必使治之敎之治之者宰相也敎之者祭酒也其亦尊矣孟子所謂得天下之英才而敎育之其亦足樂乎若是南北雝擇焉先生之行工部侍郎彭公請予言爲贈若先生者雖無請焉予固將與之況重以工部之請乎固不得而默也

送修撰劉君歸省序

國家甯文學之士聚之翰林朝之百職小大承序日不暇給而翰林獨若無事焉百職者掄材計考或不次拔居通顯而翰林獨漠然其若不任也國將有大者遠者焉其以任之也將任以大者焉而安得不優之以閒將任以遠焉者而安得不須之以久故士居其閒無羨乎其要安其久無羨乎其速其殆有所養也養之者非曰養其尊重焉耳又非曰脩其詞藻焉耳養其器充然其有容也養其操潔然其不緇也養其識粹然其足以辨也三者君子之所以養也一日而校之大者遠者焉則無不任也是 國家之意也劉君仁仲少發解四川第一 廷試爲天下第二授

翰林編修進修撰旋侍　經筵歲之初吉歸省念所
蜀之同官於朝者乞予言爲贈君子所知文學之邃
德器之醇而退然其若不足也其有所養者也所謂
遠者大者而授之焉其有日矣將無不勝也予曰無
能者行以告焉庶偕進是道也

送福建按察副使劉君序

國家學校之設徧天下且百三十年而人才風俗未
能復古豈學校之設固無益於世耶抑有敎之其敎
之實未盡如古耶無亦董學政者未盡得人耶甚哉
其職之難居也是故非才識之老成則莫宜非文學
之深醇則莫宜非踐履之方正則莫宜弘治戊午劉

君文煥自監察御史擢福建按察副使董學政文煥
家學邃於春秋以進士入翰林讀　中秘書爲御史
出按滇南暨吳中不事苛察而嚴肅得體夫今日
之任有憲體焉則猶御史也有學政焉則猶翰林也
文煥前於二者旣優爲之於今其有弗宜乎然吾聞
閩之地闢自漢至唐有常袞者倡之則文章始盛宋
有楊時者倡之則道學始盛然則事不在於倡乎予
不知今之閩其尚猶昔耶抑有異於昔者乎亦在君
倡之而已則　國家學校之設將必獲效於此矣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一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二

序

贈御史王君序

中外之官旣衆且近者莫如御史而職之難稱亦莫
如御史其於今蓋尤難也夫内焉有獻納之責將必
匡之不然則隨外焉有按行之典將必糾之不然則
隨而事有不能盡如吾意者吾又安敢泛然以責人
乎是其爲難也久矣有人焉不期利鈍成敗奮然自
信快於一擧中外屬目駭聽是果有益於國家乎有
益於生民乎則信美矣信高矣不然則亦激而已矣
激非道之中也無隨也無隮也無激也是其爲難也

久矣王君和初以進士知館陶金壇及爲御史出巡
雲兗起滯獮違達隱中外稱之及持憲於廷尤號明
愼知大體無隨也無隮也無激也其斯以爲稱乎充
君之志積而上之其至於高躋也無難矣無隨也無
隮也無激也其勿渝今日之所守乎

送翁希曾知浮梁序

浮梁於江西爲大縣縣大夫職親民境内張弛行罷
皆得專之凡進士作縣上官殊禮示優政成　召入
爲御史遷官往往有之若是爲其猶不能無介然者
予請爲君說之夫縣之難爲非自今之世也今之世
爲甚此固未易言也獨今世所重者進士自一甲外

銓部隨關注選二甲內主事外州牧三甲內評事行
人博士外縣令皆據一時名氏後先為差而給事御
史則簡拔用之其簡拔非必盡以行義文學知識也
獨察之類言之間其所謂先後亦無大異今日之所
謂先則前日所謂後也今日之所謂後則他日所謂
先也近例出使還者又以名氏務近為定務近內為
則內外焉則外內焉者號為京職秩崇務簡循月日
可坐至方面其州若縣雖政績卓然異等然且必五
六季七八季然後及乎其初授矣其政聲不甚著聞
者不得預著聞而不善事上官者不得預所謂京職
者或蒞其境州若縣則郊迎庭參度若弟子之事師

甚者又從而刻轢之屈辱之其初蓋皆進士也其亦
何能無介然者邪暗濡固然邪奚久而不更也然吾
聞官無尊卑得行其學而無愧焉為達今世仕而達
不得行其志者多矣乃若得一縣焉為之什者植亂
者理蒙者化緊眾廢疾者有養獨得無愧乎其職也
所學亦無負矣是達也奚挈挈於內外之間邪

贈伍方伯序

方今天下所最急者安在哉　當宁之所務求大
臣之所論薦固不在于人才然欲治兵則患無人欲
理財則患無人欲美教化興禮樂則患無人甚者吞
嗟嘆息以為天若不生才於今之世而予以為有之
矣顧獨未得用之也自古衰亂之世四分五裂之時
猶未嘗乏才今天下全盛　列聖涵養百二十年
故予以為有之矣夫有之而不知與無同也知之而
不用與無同也用之而不當其分不盡其才與無同
也當今之所謂無者無乃是之謂乎予於廣西方伯
伍公之事益知天下之才有遺焉固亦多矣公初以
進士自刑部副郎至廣西布政使方在刑部一時疑
獄皆歸焉凡經公手訊鞫者自以不冤其在廣東事
有不能處者必公處則無遺憾盜賊解散妖怪滅熄
學校橋梁倉庾百廢具新而民不以為勞若此可不
謂才乎在內內治在外外治非才能之乎然在內則

以一旨出在外又復遂其恬退而放于林下蓋十有
五年矣以公推之天下無乃復有若此者乎方治明
堂總章楩楠豫章碌砢之材橫棄道路顧而曰才難
才難其信然乎吾不能無感於是也公之子朝信出
守寧波便道過家故予具書之俾持歸為壽而併識
所感以為當路者論焉

孫可之集序

凡為文必有濡揚子云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
濡焉況文乎後世　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為聖其濡
所從授蓋未有知其所授者意其自得之於經而得
之鄒孟氏左氏司馬氏自柳州外鮮克知者昌黎授之

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詫得吏部爲文眞訣可之卒其傳中絕其後歐蘇崛起百年之後各以所長振動一世其天才卓絕顧於是有若未暇數數然者而亦多脗合爲其時適川荊公得之獨濬考其佔思沍詞無一弗合經視蘇差狹耳而後之爲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竊病之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則往返三復惜不得其全觀之後獲內閣秘本手錄以歸自謂古人立言之旨始有絲髮之見且欲痛刻舊習滌濯新思而齒髮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卻不能追古作者以足平生之志讀二子書未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逵而惜其晚也遂梓刻以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者

古单方序

予讀大觀本草見漢晉以來神醫名方往往具在間取試之應手而驗乃知藥忌羣隊信单方之爲神也而世不及見窮鄉下邑獨以海上方爲良不知古方固猶在乎而散見襍出倉卒之際未易討尋予在翰林日多暇乎自抄寫爲一編對病檢方較若畫一不敢自秘因梓刻以傳於乎羣隊之忌非獨醫藥也用人用兵蓋莫不然若能得是方而治之其可已少瘳乎

壯節錄後序

弘治庚申四月　詔作廟於香山之陽以祀故崇安侯譚公公諱淵滁人也從　太宗文皇帝靖難先登陷陣勇冠諸將夾河大戰馳敵師死之　太宗卽位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崇安侯謚壯節其葬在都城西五十里香山之原百有餘年矣級夷垣隳饗祀不皆至是始　命有司歲以春秋具少牢享祠曰順天府某官某欽奉朝命致祭其嚴如是其孫今少傅兼太子太傅新寧伯祐祗承　恩命增葺松柏立碑表又得縉紳大夫歌詩若干篇鋟梓以示其後屬予序予嘗讀　國史見公之從克祁縣也與壯士伏水中伺敵師過卽起據橋遂擒其將楊某潘某又與長興侯耿炳文戰於眞定敗之又敗曹國公李景隆之師於鄭村壩連破其營又戰於白溝河敗都指揮平安之師又累與景隆戰屢敗之功亦偉矣夾河之戰死亦壯矣當太宗之起佐命皆一旹之儁有若榮國張公金鄉侯王公及公尤所謂傑然者而榮國死東昌金鄉死淝河三人者其功同其死節又同及洪熙初二人皆加封進謚配享　太廟而公不預焉蓋有司之失也至今以爲缺與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公之功如是其死節又卓卓如是固宜預於是

而不及此議者所以追悼而太息焉者也漢白馬之盟淮陰不預雲臺之像新息見遺公亦何恨焉然去之百年乃能特軫　宸衷廟貌聿新禋祀有加公之功雖少抑於前而亦大伸於今日矣公其可以無憾唯公後人世服忠義立廟公以報　國家吾見封爵之傳將永永無極亦安知不復有進於是者乎

贈知六安州馬大夫序

上之十五年以鈞陽馬公爲吏部尚書其子某皆知六安州即上疏乞致仕以去於是朝之士皆曰若冢宰可謂公矣不私於其子大夫可謂恬退矣不以私望其親人或曰公爲　國家元老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而進退人才冢宰職也蓋自卿大夫下至委吏乘田有非人焉冢宰耻之果才且賢乎進之進之雖其仇可也親可也果非才且賢乎擯之擯之雖其仇可也親可也蓋唯知報國焉爾而毀譽得失有不知得人焉爾而達邇親疏有不問是大臣之義也大夫之治行何如哉舉子之事古有之矣謝安舉其姪玄曹彬舉其子瑋此非所謂公無私者乎公獨以爲遺之雖然公之志吾能言之公遭際　聖明位冢宰日思董正百工而士風未盡淳其寡廉鮮耻奔競以求進者未盡無也惟思得廉靖恬退之人以率之率之之道當自身始而不得去則所以率之唯當自子始庶四方之士聞之有難進易退之人士風或少變乎此公之志而大夫善承之也予日從公後知公之意爲深故以爲大夫贈且以告夫有位者

送南京吏部尚書林先生序

三山林先生初在翰林蔡備及與之同事及爲國子祭酒又與之同在　經筵今自吏侍擢冢宰之南京蔡實繼踐其任蔡自視於先生無能爲役何幸事與之同而今茲南北乖隔又何不幸不得終與之同也國家兩京諸司並建勢均體敵又安有輕重而地則有遠近是故才者宜近賢者宜近老成者宜近世非無才也才者恒放而少檢故才難非無賢也賢者多泥而於事情闊焉故賢難老成者有之矣熟於世故閑於事體或持重而觀望故老成難況三者兼焉可多得乎得之可不重耶先生立　朝三十餘年平居言動抑畏若無能焉臨大事勇不可回其豈有所縱者乎其豈有所泥而觀望者乎今諸賢在　朝若先生者宜在左右而聽其去何也予不能無望焉詩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韓子云無疾其驅　天子有詔

式齋稿序

始吾蘇之官于京者此名多文學之士其在崑山則有若翰林修撰張君亨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陸

君鼎夔浙江左參政陸君文量三人皆能文而尤工於詩亨父頗以才自喜其詩縱翩如濁世佳公子奇氣溢出最爲時所膾炙鼎夔志尚不肯苟出出必奇輿簡古讀之或不能句爾然用是識者貴之而世好之差少文量不爲險峻奇怪意盡則止如行雲流水自中繩律亨父鼎夔皆以給事中罷官兵部頗以政妨世知之益少而三人起居往來杯酒倡酬無集不借意氣所至不知古人何如耳久之亨父卒鼎夔以病告歸亦卒文量出參淛藩罹讒以歸林下挾所有不一試又遭屈抑以去意不能無少望疽發背亦卒嗟乎予未耄老三人者乃及見其盛衰顧其著

述有終不可湮沒而鼎夔之集不少概見亨父有滄浪集十不及二三已未春予乞告歸省舟且發文量之子伸褒其父之遺稿爲六卷作書見寄言貽予予閱之則平生倡和之作咸在又得其文讀之多予所未見者敷腴宏遠如其詩而奏議尤有經世之志焉亦其所以見嫉於時者乃知前謂君特工於詩亦未爲知君者也予與君交且二十年予其文猶未盡知又況讓於文者乎予方悲君之不在遂喜伸之能子也於父之書無少散佚故序伸早占應天鄉試篤志古學人謂陸氏有子於乎君可以少慰矣

上海志序

盧龍郭君經爲上海之三年百廢具興而誌書獨缺久之曰唐進士綱邑人也而文嘗屬諸綱乃爲稽故籍詢遺老搜隱摭遐彰善黜衰彙次得八卷予嘉郭君之知所先也唐君之善志也推其意序之

今天下大郡稱蘇松松之屬邑二曰華亭曰上海上海故華亭之東維耳至元割爲縣土壤始分非獨人之爲也天之分野地之形勢民之習俗亦若有殊焉況其沿革有可言者不可不誌也故首之以疆域疆域之中其大者有二峙爲山流爲川松之勝有九峯三泖而在上海山則有若萃福川有若青龍黃浦而大海在其東斯觀之大者也故次之以山川有土斯

有貢松一郡耳歲賦京師至三十萬其在上海至十六萬有奇重以土產之饒海錯之異木綿文綾衣被天下可謂富矣故次之以田賦事有若緩而急者祭祀是也祠廟壇壝載在祀典或祀典不及有其舉之亦不廢也故次之以祠祀若夫學校以造士也公署以聽斷也津梁堰埭以通利樓臺亭榭以觀遊也亦不可廢故次之以建設又次之以古蹟設官分職所以爲民官上海者自元迄今其政徑徑有可書而亦不能盡書其不書者非故遺之也亦勸戒存焉故次之以官守國無小有人焉則重上海僻在海隅而名衙閈非財賦之謂也賢才輩興實華斯邑故以人品

終焉

小學集註大全序

小學集註大全凡十卷集解作於海虞吳公訥正誤作於吳郡陳公祚增註作於天台陳公選蓋古小學之教後世不及睹矣而其書復亾子朱子采摭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及諸子史類輯為書授童蒙讀之庶存小學之教而其間多先秦之文其詞古其義深且與學者讀之至不能句況鄉村學究乎蓋往往病焉吳公字詁章釋初學甚有賴而其間亦或不能無誤且亦有未備者故又不能無待於兩陳必合三君子之作而後小學之義明且備若子朱子可謂有功於後學三君子可謂有功於朱子也訥字敏德少上書代父罪力學尚義名聞江東　仁廟監國命敘功臣子弟仕至南京左副都御史時稱敬慎廉直寔前賢之風祚字永錫初以河南參議言事謫均州起為監察御史言益激切繫　詔獄五年乃出出復論藩府不法械至京幾死其剛直之氣百挫不折近古之遺直仕至福建僉事選字士賢以御史抗疏言事直聲動中外董南畿學政以身為教動則古人仕至廣東布政使為奸臣誣去若三君子可謂無負於小學矣不獨其言也故著之使初學者知所嚮往

姑蘇志序

姑蘇志六十卷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先賢之遺迹下至佛老之廬皆次焉姑蘇東南大郡其風土亦已畧見於禹貢周職方爾雅諸書其後如子貢之越絕趙曄之春秋張勃陸廣微之記錄羅處約朱文長之圖經龔明之輩紀聞紀事則備矣彙而成書則有范成大盧熊二志由今而觀范志峻而整盧志詳而贍而其間亦不能無得失焉者況　國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度因革損益尚皆缺焉識者病之成化間番陽丘侯霽守蘇有志修述時則有若劉參政昌李中舍應禎陳訓導頎各應聘修纂會丘罷去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為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決於吳文定公寬久之二侯相繼去文定不祿書竟不就然文定之惓惓是書也雖病在告未嘗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案廣東林侯世遠之守蘇也宿獘盡剗文事聿興一日抱文定遺稾屬予曰敢以溷子予謝非其人侯曰文定之志不可以不就也予不得辭侯乃延聘文學得同志者七人相與討論蒐輯合盧范二志參以諸家稗以近事閱八月而成發凡舉例一依文定之舊蒐亡闕隱芟繁訂譌則諸君子之功居多予何能焉其亦會其要校其成者也獨念是志之續歷三十餘年更六七郡守而卒成于

侯子乃適值其時獲玷名其間惜乎學殖荒落於[illegible]
事尤多懵焉又以廢　召事嚴不及磨礪佔畢以足
私心之所志以副林侯之望此予之所自愧而嗟也
續而正之能無望於后之君子乎姑蘇山名在城西
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

送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上之元年兵部尚書華容劉公以年至乞致仕鏊言
於公曰公於禮可以去於義未可以去君臣不相接
久矣　先帝晚年益明習國家事屢御便殿延訪
大臣而尤喜見公一時所言天下傳以爲盛事蓋近
世君臣所未見今　龍馭上賓意在天之神猶不

能無惓惓於公也而可去乎　今上春秋鼎盛亦
唯三四老成耆艾置在左右況今事勢未能無可憂
天之災異未盡滅息民之凋瘵未盡甦惰兵驕將未
盡蒐練邊鄙未盡妥府庫未盡充此皆公受知
先帝而當報之　今上者也而可去乎惟
上亦重公之賢憫勞以煩加　太子太保家居不絕
其祿觀公所以自處　上之所以處公何其盛也
而自朝著以至閭巷咸齎咨嘆息以爲不當聽其去
區區之愚亦不能不重爲天下惜也公行有日公卿
大夫傾朝出餞於是相與賦詩爲別所以嘆其賢侈
其逢惜其去而不能不望其復來也詩凡若干首

會試錄序　戊辰

正德戊辰二月會試天下士於時知貢舉則禮部尚
書臣機侍郎臣深考試則大學士臣鏊學士臣儲同
考試則修撰臣海編修臣一鵬臣俊臣仁和臣時臣
霄臣瑭臣銑臣若水都給事中臣承裕給事中臣潮
署郎中事員外郎臣庭楫主事臣子熙臣中道監試
則御史臣鑑臣玉天下士抱藝就試者三千八百八
十餘人三試之選　制詔預選者凡三百五十人刻
其文之粹者以傳凡二十篇名之曰會試錄臣鏊謹
序其首曰惟天生民不能自治故立之君君者所以
代天爲治君有萬國不能獨理故任之臣臣者所以

代君分治而皆以爲民也　國朝取士率三歲一舉
非曰遵行故事焉耳固必望得眞才焉授之職以教
寧乎斯民士之日夜淬礪學成求試非曰苟慕榮祿
焉耳固亦望及　盛時焉抒所學以康濟乎斯世是
士之志也有志焉而不獲伸蓋多有之　皇上出
震當陽事新庶政茲唯龍飛取士之始諸士乃幸於
是見錄且將服在庶僚平日所學不於是而施之乎
則失時矣故於今日以事君之道爲諸士告蓋事君
之道先其實而後其名怯於利而勇於義所謂先其
實者位有崇卑君之必求無忝乎其職事有難易行
之必求無負乎其心所謂後其名者時然後言言取

其當而已矣非務以爲奇當官而行行取其方而已矣非苟以爲異所謂怯於利者所當得歟則蔑取之無以盈溢踰其分非當得歟則峻絕之無以闇昧傷其潔所謂勇於義者見義惟允立志斯定勿以毀譽得失夷險二其心渝其操是事君之道也古之碩輔名賢所以樹立罔不由是諸士平日之所學將非是之務乎鑿不使獲預掄材之任科之得人與否預有功罪焉故以是告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二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三

序

鮑菴家藏集序

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難於典則雖然醇與則可能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殆有非力所至而至者焉其必由養乎是難能也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定吳公官　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播中外公旣卒其子中書舍人奭刻其所謂家藏集者役予請序予嘗竊評公之文矣擺脫尖新力追古作豐之千言不見其有餘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爲詩與寄閒遠不爲浮豔之語用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蘇學且於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自著乃獨異焉紆餘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　明興作者代起獨楊文貞公爲第一爲其醇且則也公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使獲當路於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所以自託於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於彼者與予獲從公久每以道義相劘切其於序有不得辭公所著自當傳今傳後云家藏者謙也詩諸體凡三十卷序記碑銘雜著四十卷

贈南京兵部尚書林公復官序

昔之識者常以一人之進退占天下之治忽方逆瑾柄朝濁亂海内泉山公以直道不容去及逆瑾伏法公道大明泉山公以論薦復舊銜然則公之進退非可以占吾道之隆替乎公子利贍來守吳郡郡之士夫皆作歌詩爲公賀予以爲公今日之進固可賀不若前日之退可賀尤大何也方瑾勢盛士之頑鈍無恥者或望塵乞哀或媚竈術進或脂韋其間以求容甚者藉其勢以中傷善類揚揚自以爲得也不三四年則誅則殛則流則削向之赫奕者今皆安在而公之官則已復矣然則貪榮嗜進者將以何爲而作姦害正者亦復何益公獨先事去之瑾不得而榮辱也

故曰可賀尤大夫君子之自守一於義一於義進亦榮退亦榮退而榮者何也中無所媿焉耳小人則不然進亦辱退亦辱進而辱者何也中有所媿焉耳公於進退之間色無慍喜而與人必欲一賀者賀吾道之泰也予與公同在翰林有同官之雅在吏部有文承之分于今郡公又有邦人之義又安能無言耶

蘇郡學志序

國家學校之設徧於海隅而蘇學獨名天下於是吾友蔡君惟中始爲之誌惟中之言曰蘇學剏自宋景祐魏國文正范公割地爲之而安定胡先生實爲之師今去二公五百餘年高風遺烈猶一日也且其地故爲吳越廣陵王元璙之南園特幽且勝由今觀之大成之殿明倫之堂尊經之閣高壯巨麗固已雄視他郡其間方池旋淥突阜錯峙幽亭曲榭穹碑古刻原隰鱗次松檜森蔚又他郡所無也況自宋以來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碩輔亦多發蹟于斯則其盛豈獨地哉夫物盛則必傳盛而不傳蓋有之矣則以無紀籍故也昔四代之學見於戴記魯之泮水詠於詩蜀之學官紀于史今吾學之盛於四代雖未敢望於魯於蜀實遠出其下哉而紀籍闕畧識不佞少游於茲竊復細勘得其顛末彙爲四卷間以示予予蓋與君同游于學者也嘉其志之勤且郡之文獻有

足徵者故爲序諸首惟中是而司教有若安定者人才之出有若文正者吾且老矣尚當副君書之

重刊左傳詳節序

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曾齋朱申周翰注釋今董南畿學政黃侍御希道嗣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爲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書鄭國之爲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故學者不爲文則已如爲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殆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旨未盡得也

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燦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埸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呂飴甥賓媚人解揚奮揚蹶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夷裔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鄭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戌遠啓疆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有若剩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違

之而爲史者尤多法焉嘗試論之遷得其奇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氏之於文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讖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乎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蓋幾乎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爲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

瓜涇集序

瓜涇集者吳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洲徐公之文也公與予同年進士而齒先於予時同年三百人予獨善公且相約爲古文詞志甚銳務追古作者爲徒相與劘切倡和往來然公詞出予每詘焉自以爲弗及也未幾公以水部分司山東之寧陽地僻務簡益肆力於學及官武選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吳中名士皆集倡和益富而公出補外落于瀏于嶺南于湖襄最後以御史中丞巡撫齊魯所至不獨以政事稱而尤以文學著聞蓋著述滋富矣然予自是與公闊焉久不聞問弘治末公上疏謝政事予亦旋自內閣告歸迺復聚首吳中追思往時之會蓋三十餘季矣當時社友幾其存者其存而復會於茲獨公與

予也亦且老矣寧復往時意氣之盛然公遇事感觸必有作作必以示予顧予學殖荒落不復能一一追和與之上下其議論也而以爲恨近世士爭治文詞以干科第既得第則遂棄去如弁髦蓋以時之進退升絀不在是焉耳公雖老矣而好學不倦彌篤其出於天性者哉固宜其所得之深且邃也而何可使其無傳焉故公之門下士與弟季止裒類其詩若文得若干卷刻之而予爲之序公名源字仲山瓜涇其所家處也

贈謝封君序

昔元自沙漠入有中夏一時義士多不願爲之臣若

文山疊山二公精忠大節百挫不回光炳耀於兩間予少讀二公集偉其詞壯其節思識其子孫然自元百季間於謝獨未有見焉頗聞謝之先家弋陽深山長谷風氣完固有山泉禽魚之樂橘包竹箭之饒自足而不願乎外耶將猶抱前人之志義不帝秦者耶明興百餘年至今封君始欲自試於時然七舉不第晚判桂陽仕亦不達子琛始擢甲科拜監察御史卓然能舉其職於是桂陽進封監察御史琛旋進浙江副按察使持節吳中水利諸軍事謝氏至是始顯矣大凡物之晦也久其發也必光木悴於秋華於春水涸於冬溢於夏謝自晉太傅獻武康樂高標雅韻輝

映江左涉五季而晦至宋則又顯洪元而晦至我朝則又顯出處之際蓋合矣封君始判桂陽寔有遺愛於民憲副來莅南服勤於吏事而庶政具修嚴於風裁而貪猾斂避傳云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見謝氏之光昭前人又將自今始矣

重刊唐六典序

昔在　孝宗詔修會典臣鏊與有職焉竊伏自念蒐一代之制著之簡冊以為後法固非謭薄之所堪任思得古之作者師焉庶體裁有則而本末不紊三代之制莫盛於周周禮聖人作也未敢遽議周之後莫善於唐唐有六典竊不自揆或可進而倣之而世無刻本間於　中秘得其書伏讀玩繹手錄以而議中格亦會遷官以去乃藏之篋笥迄於今殆餘所用之浙江按察使濱川席君同文不知何自得之而意獻嘉焉捐俸命工刻之蘇郡未竟陞任去僉憲六任者為嘉魚李君立卿實成之且以序屬鏊曰六典自公而傳非公則誰序者鏊曰　國家官制則多踵官於唐制固若未暇而亦未嘗遺之蓋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參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領猶尚書省之舊而　內閣則隱然中書遺政給事則門下之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眾職品爵勳階以敘羣材尚多唐舊則居其官玫其職謂無所用於今可乎且

非獻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祁論唐制精密簡要曾鞏謂六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煩而實備蓋開元中張九齡輩為之其書何可以不傳則未知後有作者亦將有取於斯乎而二君子惓惓翻刻意亦有在於斯乎

游名山記引

吾少也有四方之志思欲如司馬子長縱游天下以大吾觀及官侍從地近職親雖燕南諸山未獲數至為今茲告歸謂可如志而老及之雖吳中諸山水及遍游者亦惟言思之蓋未嘗不以為嘆玄微乃能以俠事游四方既月終南之顛謁肯陽把真游之高風益

華山弔希夷蛻骨登嵩山憩少林寺濯驪山溫泉入王屋和司馬子微之僑三門砥柱龍門伊闕皆極天下壯觀近如兩京幾甸諸山皆趨探遐討搜奇抉怪而又能以文字發之讀名山記雖不識其地若身至其地者可謂善游而能言者矣然吾與玄敬約如天之福假我以年吾方與子北游長江觀廬山瀑布浮沅湘上岳陽樓望衡岳窺瞿塘三峽歷劍閣峨嵋入關中覽秦漢故都還登泰岱概想七十二君之遺封南出武林觀浙江潮上會稽探禹穴佇子陵釣臺歷天台雁宕至武夷欵羅浮上韶石望蒼梧九疑而還子肯從吾游乎雖然太湖有山焉是為洞天福地願子先之

春秋詞命引

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會盟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來亦皆婉而切[illegible]簡而悲[illegible]婉而直[illegible]雖或發于感憤然猶壯而不激[illegible]屈而不撓[illegible]詞窮矣然且文焉遁而飾[illegible]偽而恭[illegible]而近正[illegible]叔魚歸季孫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謇訥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彙釋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序

贈馮臚卿毛公序

貞甫將之南京鴻臚卿之任人或曰吾聞君子出有爲出處有爲處正德初元　朝廷夜堂環晉胥之强無狗吠之警公於時未見有不合也而毅然以歸今之時倡非昔之時也自逆瑾搆亂大盜起齊楚趙魏間蔓延吳楚蜀與江西相繼作虜亦乘時入寇雲中甘涼自是公私殫屈中外蕭然發散此范文子之所深憂賈誼之所太息者也而脩然以往出處之際固如是乎識世之所未喻也而不獨知之臧文仲之

言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夫君子抱負所有亦欲少試以自見於天下豈忍泯泯沒沒自同於木石哉嚮時方無事衆皆競進寧退而就閒則或多廢世復我以又安敢以自佚公素負濟時之略縮手銜袖而不得施者久矣當今急才之際用人者安能遺之公亦安能晏然終堅臥不起耶公行矣然建動業以佐明時無若深源之負素望也其必若謝安石乎若予則甘老林下矣

嘉善志序

設官分治古也略而今也詳吳興於秦漢皆會稽郡已乃別爲吳郡已又析爲嘉興爲松江而嘉興近又析爲嘉善設官分治斯不亦日以詳乎夫山川土田古今非有異也而風氣日開戶口日滋貢稅日增人才日盛則其建置不得不日詳以密建置日密則其有雖合損益升降盛衰亦安可無紀無紀則後世曷以考乎此倪君公在嘉善縣志所以作也君登戊辰進士給事門下華且要矣威左遷而爲永嘉邑適振武張君煥知縣事推誠相與乃共立法更化嚴保甲之法厲魚鹽之禁毀淫祠設義冢立社學又立清風院以崇往哲又以其閒成斯志昔之爲丞者嫌不可否文書行漫不知何事居以謙官左遷不少挫抑乃更奮勵勇於自立異乎古之丞而張君又能同心相

任以成其美予於斯志既有感乎古今設官之異又嘉二君之爲也因附書之

金山衛志序

國家兵備之設西北最重東南若無重焉然而海島諸夷乘潮出沒瀕海之民時被其毒國初益常患之因命安慶侯郎華亭之筱館築城置戍城成隱然與海中金山相直故名金山衛相傳昔周康王東遊築城城鎮海其後宋孝帝吳越王鏐皆嘗城之其地西抵浙之海寧北抵吳淞江東南際大海而襟帶浙江諸郡　朝命揚州等處備倭總兵每駐節焉自宣德至今百餘年間島夷晏然雖巨盜間作旋亦授首非以

守御得人故耶正德某年張君文光以郡指揮
來蒞其任久之政平盜息乃曰今郡縣各有志衛乃
獨無茲衛東南巨防事多可書而世無聞焉使後世
有杞宋無徵之歎吾恥之乃修訪故老蒐輯舊聞得
遺事若干彙爲八卷命曰衛志閱之則古今沿革升降
與夫城池之規營堡之建遠近戍之疏密儲餉之
盈虧行伍之齊紀操閱之勤惰屯田之饒瘠將校之
賢愚勇怯皆可考而知則斯志也謂爲無益可乎後
世益將有徵焉文光宦臣而能以儒自將且汲汲於
文事可謂知所重矣予故爲序諸首

容春堂文集序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敷暢而暢文如韓柳可
謂嚴矣其末也流而爲晦甚則艱澀鉤棘聱牙而難
入文至歐蘇可謂暢矣其末也流而爲弱甚則熟爛
萎薾冗長而不足觀蓋非四子者過學之者過也學
之患不得其法得其法則開闔操縱隨意所之嚴而
不晦也暢而不浮也文而至是庶可以入作者之室
矣董南畿學政侍御張君于一編校予曰是爲戶部
侍郎無錫邵公之文舊山嵩常所編刻以傳唯
先生序之初予承乏琢林北上公時始得解過余舟
中出所著賦予閱以超然脫去凡近其後予官于朝
公亦數應[illegible]而反之亦未克沃而忘之

也今茲予告歸公亦歸臥無錫北孔道而亦不[illegible]
夕數數獨時得詩讀之體裁簡重興寄閒遠未嘗不
改容欽歎而患不可多致今乃得其全觀之知公之
用力於斯也久其志直欲追古人而並之不爲近世
之詞而已也是足以傳矣或問公文爲師曰是非予
所及知雖然公蓋師韓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其古
歌詩蓋有晉魏之風焉而亦有不侶者何師其意不
師其詞此固韓公語也師韓而不必侶韓此善學韓
者也所謂嚴而不晦者也公年未及懸車當　朝廷
渴賢之日公將復起大見功業不徒托之文章而文
章之出將日富以深又非予所能涯者姑以是題其
首俟後侍御君何如也

重刊王逸註楚詞序

楚詞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
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黃勉之所藏長洲尹左綿高君
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自考亭之註行
世不復知有是書矣余間於文選竊見一二思覩其
全夫得也何幸一旦得而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
朱子而大明漢唐註疏爲之盡廢復何以是編爲哉
余嘗即二書而參閱之逸之註訓詁爲詳朱子始疏
以詩之六義援據博義理精識有非逸之所及者然
予之惜也若天問招魂譎怪奇澀讀之多所未解及

得是編恍然若有開於予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
之長哉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予因
思之朱子之註此詞豈盡朱子之說哉無亦因逸之說
參訂而折衷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諸
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以因賈逵之屬
轉相傳授其來遠矣則註疏之學亦何可盡廢哉若
乃隨世所尚猥以不誦絕之此自科舉之士之所爲
非所望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嘆九思雖詞
有高下以其古也因亦不廢焉然古道之淪沒于今
獨是編也乎哉孰能追而存之

申鑒註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
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懷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
鑒所爲作蓋有志於經世者也然當時政體頹有大
於總攬權綱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歟
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附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
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正體無背於
之經術而近於醇粹劉向之博敷而長於諷其辭言
等篇頗侶楊雄法言雖不免曲意異新而悅無一言
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侶徐幹中論考其歸
趨若人之儔予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二品之說昌黎
公有取焉其書世有罕見吾鄉黃勉之好當異書又

[illegible]之訓釋設詞衍義[illegible]老莊淮
南素問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亦
其有所感而爲之乎勉之之註豈亦有所感而爲之
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以其學出而效用當炳炳赫
赫流聲於明時尚何悅之慕哉

皇甫持正集序

昔孫可之自稱爲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出皇甫
持正今觀持正可之集可之自鑄偉詞槎牙突兀或不
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鏗春麗至是歸工抉經
執聖皆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矣
昌黎嘗言惟古於詞必已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

襲前人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
謂李翱張籍從余學文頗有得從吾游者李翱張籍
其尤也而不及持正何歟余謂昌黎爲文變化不可
端倪持正得其奇翱與籍得其正而翱又得其態合
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乎則持正可之之文亦豈可
少哉予悅刻可之文而持正未逮今世庸乃能副予
志而梓之予嘉其仕優而不忘學文不忘其世者之
所從出也爲序其端

送袁山人序

何爲書局之學者袁子來自宜城獨余卜詩藏於[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行三日得之圖以示余曰是爲氣之[illegible]之

止是爲關闌是爲衛護是爲蜂腰鶴膝爲蝉翼爲蝦鬚爲旗鼓爲印爲金魚袋無令氣之地也余曰一氣磅礴流行兩間子獨何以得之曰氣無形因形以見勢之所終氣隨而始勢之所終氣隨而鍾吾原其起乘其止審其廢擇其相避其害非有天星地卦之說也曰吾聞尋龍易定穴難子獨何以定之曰余以倒杖之法定之何以爲倒杖也曰公之詩不云旣景乃岡又曰景山與京關繩匠人樹八尺之臬度日出入之日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此吾倒杖法之所從出也夫氣之來也有俯仰正仄緩急强弱逆順吾以杖法迎之逆取其順順取其逆聚取其

散散取其聚急取其緩緩取其急浮沉吞吐加減饒借依法裁之毫髮不爽此杖法之妙也昔者楊筠松有七十二杖法廖禹有四倒八杖劉氏有十二杖子爲天綱後人得家傳之秘遂合三家之法而一之識者觀之卦例之說可遂廢矣乎故曰旣明倒杖之法方知卦例之非乎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受命於地乎受命于天卦例之說非也子之法豈能盡易之曰非所知也奪神功改天命吾聞之郭景純而景純亦莫之逃也語云穴本天成福由心造則又存乎其人君名儀字宗範號松月云

送工部正郎蔣君掄材還朝序

正德九年正月乾淸宮災　皇帝若曰於乎惟天全付所覆於　皇明衍祉承慶在予一人茲予未知獲戾於上下天降之災怵惕惟厲思免厥衍惟是先皇內朝所以恭肅祭者予安敢不祗復乃命官采材於四方於蜀於黔於湖湘命大臣往統之於閩於粵於江右又命官分理惟臣材之生多遐荒絶徼僻巖凌壑無貫而至重是役者緩之則怠急之則怨不怠不怨材克用集而民忘其勞者寺君爲臣之于閩浙其庶乎君且還朝嚴州通守臨君昂遂走使求予言爲贈昂余故人也不能辭余聞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外朝象天市也治朝象太微也內朝象紫

微也其亦重矣今天心仁愛薄示厥儆上下協力遂克奏成而蔣君預有其功斯亦偉矣余因是有感矣楩楠豫章櫺可千尋之名材老於大山長谷其亦何心於世用也一旦遭時之需遂起爲淸廟明堂之用輪囷倉卒其材無窮不知人之賢乎材耶材之遇乎人耶雖然大山長谷之中有所謂賢才者焉厥材櫺砢可以柱明堂梁清廟者多矣顧誰使收之余因辭君之請遂書以爲使歸之獻

東萊滕氏族譜序

人之生也必有所始不可不知也而世次漫衍支分派別亦不可得而盡知也於乎昔之不紀今無以攷

今之不紀後將奚傳吾恐後之不知今亦如今之不知古也此譜之所以不可無也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所貴乎學士大夫者非以其能知所自出乎不然與禽獸野人奚擇焉知鎮江府東萊滕侯謚出其族譜二冊授予曰吾家本汴人宋靖康間始祖以盡功大夫佐定海門家焉後又從東萊載其發先世有聞人今自十五世合爲一圖益大宗之法也又五世各爲一圖小宗之道也願公序之以示我之後人使無賣隊謚之望也際之光也自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不明矣金元亂華中原文獻蕩然人罔覺焉莫知身之所自出於斯時也有能紀載先世而不迷其所自出若滕氏乎固君子之所深嘉而屢歎者也吾又安能已於言哉然吾聞滕之世遠有代緒文王之子叔繡始封於滕所謂郜雍曹滕者也漢明帝朝有九江郡守撫三國時有丹陽太守徹宋有中正元發宗諒皆名臣宗諒范文正公所爲誌其墓者也誌稱宗諒河南人非與東萊同所出乎而可遺耶又有節茂實者奉使之變繫於金有可斬冠不可易有諱膺者方蠟之亂身可殺城不可破其精忠大節耿然天地間若是者所宜大書特書爲茲譜重而係

爲政京口政聲流聞亦當嗣書之後之人有善爲可當嗣書之將不一書而已也然則中原文獻之傳其不在茲乎不在茲乎

雲水詩集序

雲在天水在淵其知去不知幾千萬里也雲在天曾無意於水水在淵曾無意於雲而雲水之相遭也蓊然浤浤鬱鬱閩閩浩浩推移升降浮沉或合或分或吐或吞吾不知雲之爲水耶水之爲雲耶雲與水爲一耶爲二耶無錫秦某生而好道清癯鮮潔凡世人之名埒利苑愛河慾海皆不能染焉棄其妻子來林屋山中獨居二十餘年往來與福寺博參內典人疑其爲僧而非僧也結吾參同契悟真篇默坐內視求長生不死之法人疑其爲仙而非仙也時亦不能忘情作爲歌詩蓋無意於言不能不言而自成其言人疑其爲詩人而非詩人也雖予亦疑之曰其殆匡廬之流乎閩嘗與之游久之出一編以示余曰雲水集余竊之數過曰其雲水道人耶然吾有問焉雲與水相忘而相合者也心者其水耶水靜則明物者其雲耶雲過則空空生明耶明生空耶參同契之言曰原本隱明內照形軀三光陸沈溫養子珠黍米大淵乍沉乍浮者是者其亦雲水相遇之謂耶雲水道人必能爲我言之詩凡若干首

說

愧知說

古之君子其於人患不知也知之患不在其位也苟知其人在其位則不患不能行矣故鮑叔用則舉管仲王陽用則舉貢禹龔勝用則舉龔舍蓋知其賢而已人不曰其友也以爲疑已不曰吾友也以爲嫌甚者其姪其子亦無不可舉當是時豈其狃法耶後世道衰人不能自信上之人亦不信人而信法掄縱閣闕要皆如法而止是故見賢焉有不得舉見不賢焉有不得去擧於禮部者探策而求選於吏部者貫魚而進或於法外焉稍出意見則人且議之而夫人者亦自以爲嫌而不敢出其意見有一日之長焉雖知其不肖不得而遺也有一日之拙焉雖知其才且賢不得而取也曰法也非我也於戲豈不過甚矣哉所謂法者豈不欲得人乎而若是焉何哉吳君鳴翰少與予同學其詩篇字畫有晉唐之風其文非近世之所謂時文也予謂空冀北之羣非君耶壬子秋予主試應天殫心竭力於時之才自以無失也揭榜而君名不預於戲永叔之於劉輝子瞻之於李豸去取之間果有非人力所及者其將謂之何哉然君不以是辠予其意曰有法焉非子之過子之所以自解者亦曰有法焉非子過也而平日所謂知者何如哉君之才固非久湮於下將必有識者焉擢而拔之而予於此莫知所以爲贈也獨自識其愧如此

鈇柯說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與清初爲御史或贈之古印章曰鈇柯公因以自號人皆呼爲鈇柯而莫知其義也予蓋知之因爲之說

鈇柯者何御史中丞劉公所以自況也曷爲以鈇柯自況王者遣將親授之斧御史出巡衣繡持斧斧以斬伐柯其柄也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木爲之云鈇柯者何爲其勁也斧以斬伐利莫加焉柯鈇爲之勁莫加焉利與勁合殆純乎剛者也公蓋於此比德焉君子依乎中庸不爲已甚何賢乎剛而取之剛

為陽爲明爲正爲果決柔爲陰爲闇爲佞爲退縮剛柔雖並用世之柔者比肩剛者不一見也則剛其難乎故獨取於剛也言不剛則囁嚅行不剛則縮朒氣不剛則萎荼亦何以當大任任大事哉故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然則公之所以比德者何公蓋以風裁自持希古所謂剛者焉故以是贈之也而吾所以贈之者異於是吾所以贈之者何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

王良貴字說

崑山王君用虔名其子曰良貴子爲字曰邦譽吉之曰今夫舉世之所以汲汲於求貴者何哉貴誠有異焉耳簪纓冠冕飾於首者異也帶衮黼黻飾於躬者異也府寺臺閣其居第異也輿從呵護其儀衛異也怒刑喜賞其權力異也若夫所謂良貴者則何異哉是故舉世營營唯貴之爭而亦有孰知有良貴者乎乃翁獨以良貴名若所思有非衆者矣雖然若亦知良貴之有異乎仁義足乎心發乎言語溢於顏面達於肩背手足而聲譽施於人粹如也蔚如也如斯而已其亦有異乎無異乎顧人弗察焉耳有察焉其能以此而易彼乎是所謂以道充爲貴也於世所謂貴其將有弗顧矣乎而亦有不得辭者孟子曰修天爵則人爵從之

吳奭字嗣盛說

天官少宰吳公名其冢子曰奭字書奭盛也詩曰路車有奭又曰韎韐有奭予因告之曰物莫不期於盛而盛者每難乎其繼雖然亦存乎其人焉世之所謂盛者非祿位勳業之謂乎漢之時有若韋氏平氏眞父子宰相楊氏袁氏桓氏或四世五公或四世太尉或父子兄弟代爲帝師唐蕭氏宋韓氏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何其盛且能繼也將必有道乎故曰存乎其人焉少宰以文章德行重一時可謂盛矣奭溫然緼籍遜志敏學其殆能繼乎予不能無望也昌黎公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故因其名稱其材重其爵字之曰嗣盛

樂全說

王子歸自內閣日消搖乎洞庭之野名山福地無弗登也澄波激湍無弗泳也懸崖怪石無弗題也有進而問者曰子何樂於是與始子之居廊廟也翱翔乎紫微陟降乎　文陛　一人眺之百僚師之四海瞻之而子慼慼乎其若憂今之歸也窮山荒野木石之與鄰麋豕之與侶而子超超焉其若有樂也子何樂於是歟王子曰若欲知吾之樂乎吾之樂吾不能知若又安能知之吾不能自言又安能爲若言之雖然試語其概莊周氏之言曰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全者

孰全歟全乎全人乎全人者有所樂而樂之者也
全天者無所樂之者也全人者得則喜失則悲
全天者不然貧亦樂富亦樂出亦樂處亦樂無入而
不自得焉無入而不自樂也是故觀於天見日月星
辰煙雲風雨霜露之變山嶽之峨江湖之流樂也觀
於人見衣冠宮室城池庠序俯仰登降絃誦歌詠樂
也觀於物見草木之榮悴開謝鳥獸之鳴吠魚龍之
飛泳樂也然其樂果在是乎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
有不在簞瓢陋巷者浴沂舞雩曾子之樂也有不在
浴沂舞雩者然則顏曾之樂可得而言乎吾不得而
言也非唯吾不得而言雖顏曾亦不得而言也夫是

之謂至樂而豈外物之謂哉故曰古之所謂得志者
非軒冕之謂也自夫人者以軒冕爲樂夫以軒冕爲
樂則必以軒冕爲憂而又何樂乎吾之樂雖未及乎
顏曾則非軒冕之謂也又非山水非風月花鳥之謂
也曰洋洋焉踽踽焉俯仰乎宇宙之內不知天地之
有我我之有身也身之有心也不知果樂歟非樂歟
果全歟非全歟問者曰是非吾所及知也試問諸柏
曾氏

森甥字說

子妹歸南溪裴元在氏有子甫二歲問名於予予爲
[illegible][illegible]森何以謂之森也子不見夫種樹者乎其始至
也間以重蒔培以沃壤漬以甘泉則其木森然長茂
矣予欲爾子之長茂也故名及予乞告復歸自翰林
森則頎然玉立且將冠矣問字於予予爲字曰君玉
何以謂之玉也子不見夫種樹者乎其旣盛也鼓之
以雨風飭之以霜雪磨之以歲月則挺然剛勁矣吾
欲爾子之剛且勁也故字森乎吾願爾以仁培之以
禮閑之以詩書漬之鼓之以聲華飭之以世故磨之
以事業厚其積以希其光大其器以充其受則明堂
廣廈之構將不能舍予而他求矣

澹菴說

歙之潛川有人焉春秋八十而有童孺之色人異之

曰翁其有術者耶翁曰吾野人也何道之有雖然有
一焉語云非澹泊無以明志故吾於澹未嘗一日忘
焉今吾之菴也亦惟於澹焉得之子亦知人之有心
乎心者神明之舍中不容物而夫人者醲於滋味釀
於聲色溺於貨利與名於是乎得也失也是也非也
利也害也紛焉自外以入於是乎憂也喜也怒也懼
也愛也惡也紛焉由中以出出入爲搆日與心鬪而
心憧焉悸焉而弗寧夫心猶水也撓之則沸沸則神
去汨之則濁濁則明去神明去而身從之吾於是一
切澹焉物交於前而不留是故吾視之若無視也聽
之若無聽也事之若無事也吾日與物接而吾心湛

焉不動不動則清清則明明則久而不衰是故能存
也吾又何道之有君子曰翁其善養心者耶故爲說
而傳之翁汪姓相其名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五

記

五湖記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禀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

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皐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七十二峯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邐迤至宜興入太湖融爲諸山湖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卽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碁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爲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黿山橫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爲大長沙之西衝山漫山爲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爲大此其上亦

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没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吼小吼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爲三峯稍南大陷小陷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拗山之東曰千山紹山曰噇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爲粥山云吳王館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有若

大竹小竹與衝山近若物浮水而可見者曰

頭浮殿前浮與黿山相對而差小者爲龜山有二女婿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巍峙曰玉柱稍卻金庭其南爲峽山爲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驟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公石她石公石最奇與黿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鼉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間若隱若見曰鱉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曰王舍浮芋浮又南爲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翡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貓鼠有若碑碣橫者曰石牌是爲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登莫釐峯記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峯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莫釐皆斗起層波矗逼霄漢可望而不可即成化戊戌予歸自翰林文吳縣天爵過予於山中相與窮溪山之勝行至法海仰見異峯寺僧進曰是所謂莫釐者也文振衣以升衆皆繼之或後或先或喘或顚至乎絕頂而休焉天若爲之寬地若爲之闊西望吳與湫瀰一白有若雲焉隱見天末或曰卞山也北望姑蘇橫金一帶人家歷歷可數有浮屠亭亭曰靈巖上方也東望吳江雲水明麗帆影出没若有若無益七

十二峯之麗三萬六千頃之奇皆一覽而在曰大哉觀乎相與席地行觴踞石賦詩久之暝色四合微月破林湖光澒洞崖壑黯䵝迺相與循舊路而歸焉諸有之不登高山者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莫釐猶爾況所謂泰岱恒華者哉予以是知學之無窮也故記之

靜觀樓記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冣大者兩洞庭兩洞庭分峙湖心望之渺渺忽忽與波升降若道家所謂方壺員嶠者湖山之勝於是爲冣樓在山之下湖之上又盡得湖山之勝焉山自莫釐起伏邐迤有若巨象奔逸驟首還顧遂分爲二一轉而南爲寒山鬱然深秀樓枕其㘭一轉而北復起雙峯亭亭如蓋末如長虵夭矯蜿蜒西逝西洞庭偃然如屏障列其前湖中諸山或遠或近出没於波濤之間煙霏開合頃刻萬狀登斯樓也亦可謂天下之奇矣自昔臨觀之美莫若滕王閣岳陽樓以彭蠡岳陽之廣也然二湖所見廬山五阜而已君山一峯而已若夫三萬六千頃之波濤七十二峯之蒼翠有若是之勝者乎有若是樓之兼得者乎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吾雖未及乎仁知而於山水則若有宿契焉心誠樂之而患其難值也迺於是樓焉得之又幸其不界于通都要津邇僨乎

故土予得專而有之豈天設地造特以爲拙者之適靜中之觀乎故名其樓曰靜觀而爲之記

黄公山釣臺記

弘治壬子嘉魚李世卿考室乎黄山之陰廣東陳白沙先生題之曰黄公山釣臺有詣世卿而問焉曰何哉君所釣者果在魚乎昔太公釣而得文王子陵釣而得光武予之釣豈類是乎世卿曰吾所釣者非緡非竿非餌非魴非鱮終日釣焉無所釣也是吾之釣也餌且不設而何有於魚魚且不存而何有於名與利於是其伯氏茂卿方爲大理寺副曰盍歸乎吾將釣乎黄公之山遂解官去天下之士聞而高之頃年白沙以德義文學聳動海内 天子虚己召焉至則授以侍從中外動色以觀其所爲而白沙終去不顧世卿徒步萬里從之游不復肯舉進士茂卿舉進士官大理甫三歳竟去登白沙之門則必以不仕爲高乎賢者出處固非世俗之所能知哉予又安能言之予獨悲世之紛紛奔利死名莫知還返而夫人獨超然物外揚子云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賈子云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於戲吾安得從斯人者游乎姑爲記於臺上

黄陵岡水神祠記

中國之水河最大其汎濫潰溢所至郊墜園田官亭

民舍盡爲洪流所去則洪流復爲平陸若有神焉司之故諺謂之神水漢人亦云江河之決皆天事非由人力昔禹治水不成過衡山夢滄水使者授金簡玉字之書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以石函之文其事頗不經然書云天廼錫禹洪範九疇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蓋聖人之誠上通於天天廼祐之其動乎思慮發乎夢寐固若有相之者歟其亦有神焉之邪而可謂之誣哉弘治二年河決張秋漕道幾壞華容劉公大夏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命往治之公往來兗豫間相厥源委謂黃陵岡爲張秋上流而滎澤之孫家渡又爲黃陵岡上流迺檄張僉事鼐朱參政瑄發

卒治之時張秋再決水勢稽天上下皇皇莫知所出公方有事黃陵岡夜夢婦人冠珮默坐跣其一足明日語諸屬鼐曰水神見像役其成矣公曰果然者當立廟以祀已而 上命御馬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來莅事與治張秋銳治黃陵岡大夏治孫家渡鼐與都指揮僉事劉勝治荊隆口俱以八年正月始事上畚下鍤浹旬諸口悉合河復故道漕運無虞上下晏然河平之月日有 詔建祠于安平鎮祀龍王於黃陵岡而鼐等復以水神見像報不可忘迺復以餘財建祠若干楹肖夢中之像以祀以答神休以卒公志而來請記予以諸君朞月之間成此偉功

國家大得天人之助有不可誣者故撰次其槩俾鐫諸石

吏部驗封司題名記

國家政務分理之任爲部有六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吏部分理之任爲司有四曰文選曰驗封曰稽勳曰考功驗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其所專理一曰王府將軍郡主駙馬儀賓之誥二曰番僧國師禪師之誥三曰內外文職襃封之等四曰公侯伯贈官之等五曰兩京堂上贈官之等六曰散官給授之等七曰土官承襲之等八曰掾史出身之等 國初莅是職者凡若干人永樂後遷都於茲

則南北並設居是職者又若干人姓名雖在日遠日湮於是山東劉君約爲郎中始謀刻之石而請予記蓋 國朝以周六典建官而亦或因秦漢之舊秦有三署郎以其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三署郎初入尚書臺者稱郎中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隋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郎也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後魏諸曹各量事置掌故主事隋初諸臺並置主事令史然吏部郎於時選特妙其諸曹郎功高者始遷焉則其重也久矣夫司之有碑所以載姓名紀事實崇往哲聳後觀而官之顛末沿革亦所當知也故具列焉若夫賢否勸

懲泛旅之意則覽者當自得之

保義堂記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溥義田於陽羨之郊以贍徐宗祭有祠學有塾喪葬婚嫁有仰公喟然言曰於乎遠哉唯予宗自滋勢日以邈未之克合唯先府君實始有慕於范文正公不肖孤奉以周旋四十餘年遭際 聖明致位臺閣遂濟登茲唯 皇恩之隆先志之懿何敢忘焉然吾聞難合而易離者人難成而易敗者事吾創之吾安能保之後之人不有隳吾約者乎於是言於 上關約部曹籍數郡邑使鄰無敢侵族無敢訟主者無吝出分者無過取曰庶保吾義於無窮故名其堂曰保義命鏊記之以示後公之慮則周矣遠矣然法者其以治愚乎不肖乎若公之後其必多賢乎而何待於法哉其亦告之以義焉耳夫田以義名豈獨贍其口體固將教之以義也今夫世之人自一命之爵自金之產則必欲其子孫世守之曰前人之貽也至於義不思所以保之保之何如亦唯心公之心焉耳公之心吾能言之文正之言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無親疎也公之心文正之心乎使傳之一世二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十世百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如是雖傳之無窮其可乎而

安有親與疎親疎且無侵與訟安從生是足以保茲義於無窮矣公曰然遂刻之壁俾後昆其有勸也

貴州鎮守公署記

弘治戊午冬十月貴州鎮守公署成初署直子城之西南隅負山瀕河河流湍激奔注屢壞而圮既費且勞歲丙辰某來鎮茲土始至庭除湫隘垣頹級夷則爲嘻曰凡吾之來以安人也身之不容人於何有爰覽境內得隙地曰東閣列皁爲夷端景相方或因或創經營未幾題構巋然前爲鎮邊之廳以出令也中爲萬年之閣以祝釐也後爲退食之堂以即安也焉高挹顧山川獻妍殽勢嶽嶐頓改舊觀而人莫知費之所出予惟貴州古荒服入 國朝置同蕃某夔支夷夏戶錯軍洪莅茲土者率以其民荒遠肆爲誅求莫知紀極名曰鎮之其實撓之名曰撫之其實殘之故每每大亂則豈獨其民之罪哉某乃能以家貲代公役遂去卑即高去圮即安推是志也以從諸政民其有弗靖者乎故碑之以規來者

安隱記

其跡仕也其心仕也安仕者也其跡隱也其心隱也安隱者也一斯專專斯樂樂斯安安斯久久斯不變有人焉居廟堂而有江湖之志棲山林而有魏闕之思是其能安乎能久且不變乎否也伯氏樂耆之抱淳

履素不樂進取自稱安隱居士伯氏之言曰古之人胡爲而有隱哉古之人抱負所有不屑自試或欲自試而時不我以或時見用而獨於幾微有不合焉知時之不可爲也而去之其下則飾奇駭俗身退志進是故有所負焉則隱有所不合焉則隱有所重焉則隱若是者高矣奇矣其亦有不足於心者乎而吾舉無焉太湖之濱洞庭之麓有田數畮吾肆力而耕於是鑿其中以爲池疏其傍以爲堤除其高以爲園圃吾藝之蔬池吾畜之魚堤吾種之梅竹花柳吾試於是安焉樂焉以終吾身吾於世非有負也非有所希也非有所不合也殆吾之於隱也若魚之在水不知其爲水鳥之在山林而忘其爲山林也子以爲何如鏊曰兄之志高矣美矣弟又安能移之顧弟涉世久思一息肩焉而未得他日將從兄而隱兄其許之乎

吳縣學射圃記

鄭侯璠治吳之三年聿新學宮闢隘抗卑直回正衺門堂庭廡煥改舊觀而射圃仍在學之西偏湫隘偪仄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侯甚病之一日謁文廟顧瞻其東廡有町疃問之曰某氏之棄地也倍直償焉爰始經營有操書致者曰吾長洲之民某也而有地焉鄰吳學宮敢因下執事獻諸歸之直不受於是得地衡五十弓縱百步乃始作亭曰觀射賓主有階抗侯設豐洗水能縣莫不有所於是學諭等來請記其事學之有射圃非曰不忘武備也蓋亦學焉而其禮廢久矣其儀雖具於儀禮顧未有舉行之者往時天台陳公選以御史董學政於吳始命兩生習之大江之西得其儀以還俾諸生歲時肄之鏊於是嘗備衆耦之末預觀周旋揖讓之盛于于翼翼似勞也而甚適也似迂也而甚莊也閒學之餘於是游焉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卽有敖慢怠惰之氣奚自入焉蓋非惟可以觀德也又可以養德焉故曰仁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今陳公去吳久鏊亦竊官於　朝且三十年不知吳下諸校其射儀尚猶昔乎抑不能無異於昔者耶是亦人才風化之所由升降也故因射圃之成爲記於石而因以諗之

昭恩堂記

監察御史王君紳涖官之三年有制父佐如子官母高贈孺人君乃作堂於閩山之陽曰昭恩請予記其事以示後予唯憲臣　朝廷之耳目　朝廷之重之也不唯其頑唯其晞憲臣之許國也不於其小於其大襃封之典非其受之難也受而無愧是爲難矣若君其可謂無愧也何以知其無愧也往者大臣有以罪罷復媢竊媒進者物議譁然謂邪正之所由進退國家之所由安危而無敢當先論列者獨君奮然草

跡數千言率同列上之其命遂寢君子謂其舉也三
是權而復定直道屈而復信君之功居多然中外猶
有爲君危者及讀　制詞乃知　皇上之受盡言
君之善進諫何其盛也君臣之難也直如朱雲不能
夫一張禹得君如陸贄不能逃一裴延齡故登有數
於今日之盛夫有施於下當其才之謂恩不然則濫
有受於上稱其情之謂榮不然則倖若君之舉其足
以耶恩命矣乎是所謂於其大者也是爲記

寶坻縣新城記

唯寶坻作固京畿控遏虜衝縣故有城歲久而圮雉
堞就弛盜賊無禁弘治戊午武進非侯梓以進士來

知是邑間行故壘喟曰殆非所以戒不虞示僕觀也
於是始謀重作之詢于邑人邑人僉同上于憲府憲
府以俞侯乃相方視址程材蕆工又勸民納粟冠帶
得材若干既而巨室之寓是邑者咸願輸其財條佐
亦各分地受功採石於山陶甓於野法嚴令一衆手
競勸經始於弘治庚申之四月訖辛酉夏孟而城立
矣城之周若干里池繞之而環貫乎城中城之門四
門之上爲樓四隅爲角樓作石堰於水以節流作浮
梁於河以利涉城高而堅池廣而深闉闍以時宵柝
無警居者樂保其家行者樂出其途於是邑之父老
欣欣相告曰吾坻無所保障民臥不帖席者凡幾世
矣前宰是邑者間亦嘗議及之而絀用弗成今賴
我侯一旦睹其成而不預其勞功在吾人其何可忘
於是相率來京請予文其事於碑予謂城之設以備
患也然患而備不若無患而備之愈也先王之世民
相安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識兵戈戰鬬之事則何
患之備乎然無患矣不以無患焉而遂廢之備也故
城謝城朔方詠於詩城邢城楚丘書於春秋則城之
作其可少乎而非侯寶坻之役何可以不紀也憲府
寔唯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公鍾巨室則英國公
某後軍某侯某

匏翁先生集卷第十五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六

記

亳州營建記

亳故湯都今城東北一里而近有湯陵三十里而遙爲桑林之野桐宮穀孰往往而在其地春秋時爲譙邑秦漢而降或爲縣爲州爲郡爲軍爲國　國初復爲縣隸河南之歸德洪武六年改隸鳳陽之潁州迄今百三十餘年矣境大貨穰將強卒武非尊官無以鎮之弘治丁巳巡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當塗李公以聞　詔陞亳爲州時東魯王侯沂實來知州事始至喟曰茲維殷故都　明詔所陞進而規橅庳陋弗

飾其何以稱乃鳩工聚材以興壞起廢爲任先事學宮重新大成殿飾孔子及諸賢像建明倫堂闢射圃繕齋舍已乃築郡厲壇于城之北社稷壇于城之西風雲雷雨壇于城之南又作城隍廟東西二十四司又以分司不足以貯使節乃建總司于分司之東府舘于州治之左又作預備倉若干連官廳公廨各一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改作州治前堂後寢左庫右廳東西吏舍又作二廡樓重門囹圄用戒不虞經始丁巳之冬迄辛酉而落成焉教學有次亨獻有所賓至有歸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聽斷承委各有常字其所建又皆高廣壯麗入其境巍然煥然亳非舊日之亳矣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甓之費至百千萬役亦大矣而治之有法故財雖費莫知所從出役之有漸故力雖勤莫知其勞也侯於是可謂兼之矣昔者孔子善子路治蒲而孟子譏子產不知爲政則勞之效作亦有不得已者乎得已而不已者後不得已而已者怠怠非也後非也若侯之作其宜乎可謂知爲政者也於是州之人來求予文刻之石著侯之功使來世尚有考也

吳縣脩和豐倉記

近世爲政者率重改作雖然政有隳壞將坐視其墜乎有垢弊將坐視其敝乎固有所不能也不能則將

起其隳理其敝改其舊而新是圖之道有二一曰因天二曰因人因天莫善乎循其跡因人莫善乎順其心今天下財賦大半出於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吳爲縣居郡之二三焉其歲貢京師者爲石至八萬四百留縣者一萬六百轉輸淮揚鳳及兌軍者又三萬九千三百夏稅三千四百有奇又有所謂加耗者不在是數而皆於和豐焉是儲倉刱於正統己巳巡撫周文襄公之爲也迄今盖五十六年矣弘治壬戌遼陽孫侯伯堅來知縣事政治敷宣姦宄屏息侯憫吳民之憊也顧未嘗有所興作甲子二月和豐之月宇廒災民未遷恠也三月張宇廒又災五月視事之

堂又災人情大駭侯獨晏然曰吾知之天其欲予之
重新焉耳乃命撤汚扶傾鳩工庀材二廡重新堂甚
具完非侈非陋經始於五月日至十月日得功焉非
所謂因天而循其跡者乎問材焉取不戒是鬻聞工
焉出不毛是罰非所謂因人而順其心者乎因天之
跡則民不怨因民之心則役不勞循似可謂善爲政
也於是吳民相率求予記其成以彰侯之美蓋是堂
之作有三民財之斂也於斯其散也於斯其訟之聽
也於斯斂之貴乎無徒取其羸也散之貴周無徒取
其嗇也聽之貴公且明無徒取其速也是政之大者
也吾故爲記之壁以規于來者

思忍堂記

大凡物衆相聚則心不能皆同不同則不能無私私
則戾戾則忿忿則爭爭則渙然而散故前世之累世
同居者亦以爲異若宋江州陳氏近世浦江鄭氏而
張公藝氏最著歙方氏遠有承緒有儲仙翁者顯於
漢玄英先生以詩鳴唐宋有諱[illegible]者始還發源以輔
之大父諱功復兄弟四人奉母撫孤一門敦睦至以
輔又欲自三世四世傳之百世而恐子孫之不能同
也大書忍字於堂使子孫瞻而思之諸取諸公箴之
言凡人之忿爭起於細而責人起於是己而非人
己果是也人果非也忍之斯下兄弟之間有所責
望思之曰如吾先人何則相與忍之娣姒之間有所
責望思之曰如乃先人何亦相與忍之推之尊卑長
幼皆然則心一一則無忿無忿則爭安從生故曰必
有忍乃其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雖然家之有忍以
有忿且爭也無忿無爭則何事于忍古之君子化行
於家家庭之間雍如也敦睦之效木有連理者矣猶
有相乳者矣犬有一牢食者矣況人乎哉如是則亦
何事于忍是故心之同而無所事忍上也有所忿而
能忍之次也有所忿而不能忍斯下矣方氏子孫尚
以是思之

興福寺山居記

浮圖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靜何也達摩西來
傳佛語心心或撓焉則安得而寂或淆焉則安得而
清或翳焉則安得而明是故亦有資乎靜也靜斯定
矣慧矣然後惟其所之靜亦靜也動亦靜也洞庭有
湖山之勝而恒患於偏獨所謂俞蟜者窈然而深坦
然而夷長松攙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
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巉絕之處作山居焉
旦莫焚修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頹如少壯者非有
得于靜耶若吾人之所治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
素講也顧擾擾焉日馳乎外非名而利有若勤之靜
且專乎是不能無媿於彼也然吾有問焉勤之靜也

惺惺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主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定者其亦難乎故因其居之成爲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高眞堂記

東洞庭之陰有峰巒正峙秀曰篙夏篙之巔呀然下瞰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瀕前爲太湖其襟抱處踈狼石闕嘍自宋時則有高眞堂以鎭其衝元季兵燬光恠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化間里人上其事於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鎭之於是光恠滅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案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眞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德號顓頊伏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遵物役御百（永名靈曰霝乃玄帝也用謂六龍頊得之以庭玄宮）而道家之說謂有人焉產於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昇然亦武靈玄老始炁之化復位坎宮變化感咸固宜祇車或謂方今太嶽太和　朝廷崇飾琳宮實殿照耀海宇顧茲塊焉神其饗之乎予以爲神之在天其大爲夆婁其成爲雷霆車風馬以降于天大而大安焉琳宮寶殿不爲侈小而小安焉土階茅椽不爲陋又何擇於高卑之間乎凡山人敢依誠敬萃焉吾安知神之不昭答肸蠁依遲而不去也故爲記之使鑱之石

濟寧州工部分司題名記

正德四年春工部都水主事王君仲錫受　命分司濟寧考圖相方修舉廢墜潛道絲阻人用嘉悅乃裒前任氏名鑱之石以示永久黎爲紀其成績其詞曰維濟州據齊魯之交當南北兩京道里之中受泗沂洸汶諸水分流南北其地陡峻勢若建瓴厥流湍激易涸漕行孔艱前元疏鑿百方僅濟旋塞我　國家定都幽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於是謀夫獻畫丁壯用命改築河流避危趨易又疏諸泉以壯其源增諸堰以節其流漕道斯通公私利之益百三十年于茲然每當春夏旱熯爲害河流如帶漕艘鱗次待濟者千萬又況中外臣工　朝正獻新商貨番琛四面畢集爭先覬便欲擁噉喈欲疾而遲欲通而窒惟分司得人疏濬有法則旱乾爲水溢啓閉有程則閧爭爲退讓舳艫千里魚貫而至後不敢先先不敢亂則維仲錫無忝斯任河流湯湯千艘萬檣武夫洸洸不譁不爭奧惟都水君之令　皇都翼翼京庾維億陳陳其積既安既足是維都水君之績仲錫曰前人之功其何可泯用鑱諸石以無忘其始

醒酣亭記

橫山在西洞庭之西望之甚小而峯巒秀潤亭臺高下里巷交錯雞犬鳴吠殆物外之奇境也予自

閣乞歸有山人邀予至其境觴予于湖心亭上是日秋高風靜而濤聲自湧自東望之于山在其南紹山在其北亭山宛然如蓋鏑皆其中餘若陰山若葉餘諸山出沒晻靄殆不可狀予素不能飲酒是日飲至十觴亦不醉因扁其亭曰醒醐是歲正德四年也

吳興閔氏重修先塋記

前人有作慎而承之為孝玩而隳之為悖且荒世所知也況夫生而營焉心力之所萃死而安焉體魄之所藏乎其尤重也正德丁卯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致仕歸吳興瞻拜先塋喟焉興歎既而來言于鏊曰惟吾始祖將仕府君自汴扈宋來

歸吳興遂于晟溪家焉凡十有一世矣元延祐至治間歸安教諭府君實始墳于茲亭祀有堂合族有室延賓有館供祀有田中為神祠外為僧舍下至庖庫庖湢罔不備具所以覆庇我後人者至矣元季兵興塋乃毀焉　國朝正統間先中和府君治之始復于舊世遠支分樵牧無禁塋又毀焉不肖孫榮先人之休克有祿位歷事　四朝封及三世階一品位八座　恩光下賁後矣而丘隴不治于用是懼早夜孜孜乃鳩工庀財完舊益新越二年始克有成緒祀先合族既復其初繚以周垣嚴以重門樹表碑碣石欹翁仲咸如令式雖然前人之作不能不廢于今今之作又安知不廢于後乎惟執事為記于碑詔我後人俾勿壞予乃復于公曰凡物無常惟德無毀故為久遠慮者莫若培之以德惟閔之先世有令德遂濟登茲前人之所貽遠矣惟公厚德高標蔚為名臣作鎮南荒洞獠率服持法西臺庶獄克慎蘇公之長王國公殆有為公之所以培于後者深矣遠矣先墓所在過者必式況公後人其獨忘諸乎公又何慮焉其必能繼繼承承嗣公之志而無忽也用是碑諸隧以告墓在吳興城東北之勑字圍

東丘會老記

凡歸于鄉者咸時有會所以敦契誼崇齒德暢湮鬱而示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於道作敬讓而遠乎鬬辨也其猶古鄉飲之遺乎自鄉飲酒之禮廢而後有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為希闊之盛而侈談焉斯亦會之近古者也正德己巳宜興之仕而歸者十一人城東有周孝侯祠祠有崇丘茂林深池廣陂可以遊而樂也前山東副使邵君用之始經營之面丘作堂堂之後有閣閣之西有樓以為燕樂之所良辰美景諸老咸萃坐不敘爵尚年尚敬也主不勸賓不辭尚真率也殽核既備奕者鬭也品物有數而不及豐尚儉也觴行無算而不過醉者吟者登高而望者各適其適而無禁忌予過宜興覽而

歎曰鄉飲之禮古也香山洛會之後繼者無聞焉豈非難哉今夫一鄉之中登仕版者幾人仕而保終吉以歸者幾人歸而康且同志合義者又幾人故曰難諸老生同鄉仕同朝歸同榮又同志也於古人之所難得者其咸得之矣況夫飲讓深敬而接鄉人于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游之樂而已乎故為記之十一人者為某某咸繪像于壁使後之人得企而瞻焉

東望樓記

人情隨所處而異處其曠則坦然以夷處其高則迥然以爽處其深則閒然以幽弘治壬戌吾弟秉之始去洞庭築室乎太湖之壖其西南湖波渺瀰雲帆掩映其東北平田際天禾黍被埜望之不見其端可謂曠矣靜矣乃獨闢其高子曰是宜為樓焉以瞰乎遠據乎勝弟曰諾召工相方不浹旬而樓成他日謁予登之怳焉若飄騰以超乎埃𡏖遠山借來颺設天際北望則橫山靈巖若薛雲停霧西望則莫釐長沙隱現出沒若與波升降東望則洞庭一峰秀聳娟靜松楸鬱鬱若可掇而有也或郊原霽雨艸樹有暉或墟落斜陽煙雲霏態於是弟勸兄酬舉酒相屬曰樂哉游乎是樓於勝無所不領於望無所不宜而獨曰東望者惓惓故土水木本源之義也其詩曰

朝望兮東山夕望兮東山東山宛其在目兮欲濟無梁莫雅翼兮西金騎鶴我家何在兮限湖波之如帶鬱鬱松楸瞻企斯勤朝往莫來曾不如彼白雲升于天水返于壑我行四方不日其復

慈湖書屋記

有自浙東來者曰吾慈也作室於慈溪之慈湖湖先正楊文元公之遺也吾居濱焉吸清漱芳挹其高風餘韻於斯道庶有聞乎宜執事記之以昴其成吾聞之也慈湖之學蓋出陸子靜氏子靜之學與朱子異而當時號稱簡要越人為其學者尤衆至列屋澄坐內觀吾不知其所觀者果何事哉子靜之言曰心之神明是謂聖故其教人必求諸心抑子靜之所謂內觀與朱子之所謂涵養異乎不異乎今朱子之學海內宗之子靜之學殆絕矣世無復知者顧其穎脫超詣有非言之可傳而遂泯然無傳豈可不惜乎慈湖初見子靜謂於言下有悟澂然清明應用無方其感動悟入如此今越中豈無傳其學者乎子歸而求之予也願相聞焉

且適園記

太湖之東有閒田焉南望包山數里而近北望吳城百里而遙吾弟秉之行得之喜曰吾其憩於是乎包山信美矣有風濤之恐吳城信美矣有市塵之喧茲

土也得道里之中適喧靜之宜其田美而蔑其俗淳
而和吾甚愛於是乎㓗擇屋買田以畊且讀既又闢
其後爲園雜蒔花木以爲觀游之所橘洞庭所宜也
作亭曰楚頌作軒臨田曰觀稼作亭瞰池曰觀魚餘
若格筆峯流花泉理絲臺歸燕浮萍滿蹊畦柏亭桂
屏蓮池竹徑茶崎雲刻又作樓曰東望示不忘本源
也予往來必憩焉與吾弟觀游而樂之因名其園曰
且適予於世無所好獨觀山水園林花竹魚鳥予樂
也昔官京師作園焉曰小適今自內閣告歸又作園
焉曰真適蓋至是始足吾好焉耳若吾弟則豈真適
乎是哉其亦暫寓乎此者也吾弟少與予相從學相
若也行相若也所負所養相若也而顯晦不同然予
弟不慕不變不沮曰天其果遂窮予乎予且適于斯
以俟之無戚戚者天其或有所而達予乎予且適于
斯以俟之無汲汲者窮達進退遲速一委諸天而不
以概于中是其所以爲適者也雖然有一焉吾聞古
之人重去其鄉向山故土也弟其能遂忘諸乎弟曰
諾吾將歸矣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六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七

記

天趣園記

延平多佳山水而蕭君九成之園特占其勝九成之
言曰凡觀游勝槩以人力爲之則費且勞因其故焉
則省且佚吾之有是園也吾無作焉其景有十皆因
其故爲之園東抵高山山之麓有壁數仞蒼翠巉絕
有巖巖之氣象是爲石壁石壁之下巨石坡陀平衍
可坐數人曰盤石泉出山下自南流入呈滂不見盈
涸曰源泉源泉瀠洄西北詰屈流焉流觴曰曲水
曲水流數十步瀦以大池廣可數畝曰方池水自池
下流日夜不息作碓其傍其機自動不煩人力曰水
碓水抵北復南折爲大溪有石臨之曰釣磯石壁之
左有窟如屋相傳昔人煉丹於此曰丹穴曲水分支
西流有軒瞰其上曰漱清緣溪作亭溪外諸山隱隱
可見曰仰高山之松竹杉桂四時蒼鬱鬱然名花彙
列怪石騈峙皆可以供游觀者他日吾將老焉其言
如此予以爲今之窮游觀者絕僴察隨丘壠披灌莽
疲極人力甚者如李衛公平泉之爲其亦勞且費矣
然求如茲園之天趣不可得也語云爲高必因丘陵
爲下必因川澤九成之爲園如此則其爲政于吳江
可知也已無亦因其俗以成其治乎予乃爲記于壁

庶後之人觀其國以考其政也

通州重建狼山廟門記

狼山之巔有廟焉以祀泗州大聖而今始新之曷爲新之報功也自項奸臣擅朝盜賊紛然起北方所過屠掠流血成川城市爲墟久之 上廼改命都御史陸完彭澤節制山東河南諸軍□□沿邊健卒屢與賊戰賊始北奔潰賊酋劉七□□黨俄南犯鎮江江陰已廼棲狼山狼山當海之衝江之委賊假息茲山志窺吳會於時東南騷動人莫自保一日賊忽泝江而去去未幾又溯江而下上下倏忽莫敢攖其鋒都御史完統將士自山東奄至澤與成寧伯仇鉞都督時源繼至分據江口賊懼復保狼山忽海風大作賊舟糜碎完密遣總兵劉暉御水軍行襲之賊據廟門矢下如雨官軍不能入因縱火焚廟門久之不然暉默禱如破賊當葺廟如舊火廼隨熾賊惶駭四竄官軍乘勢追斬賊衆殲焉東南人安哉者謂 王師之捷雖將士出奇實非□風助順因祿劾靈則賊未易殄滅東南蓋岌岌矣今城市村墟熙然無虞父子室家安然相保果誰之功乎捷 聞完等及將士皆進爵有差而暉永念神之功不可忘廼捐 賜金改作廟門經始正德壬申十月癸酉三月告成求紀其事於碑以彰神□□□之□□知所始聞之內典則觀音大士之化身也屢顯異蹟若降鎮山之□御少林之兵退宣和汴京之水世多侈談而儒者無傳焉今茲復擁護 王師保障東南福祉在人耿耿不誣揆之祀典非所謂興雲雨捍大災禦大患者乎固宜世世廟食茲土以保艾我民於無疆也銘曰

維海有門大江自入江海之交有山屹立大聖廟茲窣堵其巔鎮遏鯨波龍宮蜃窟辛未之春爰有大憝剽焚北方僵屍橫被天兵其來則維斯允南保茲山陰覬吳會維神祐民維天厭盜實作大風乾旋坤掉鬱攸從之盜始大駭我師奮揚賊遂奔敗赤壁之戰烈風其靈淮肥之捷草木爲兵慼彼齊魯冀河南北全吳萬家晏然誰德誰護誰安維神之功翼翼廟門侑覩斯弘以薦黍稷永永無射

堯峯山佛殿記

吳橫山之西南有峯名堯莫知其所始或曰堯時民於此避水也（蘇子美詩西南登堯峯俗云堯時暮此水不能及上有萬泉樓）唐末慧禪師者始建精舍曰免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寶雲禪師繼居之會學去來恒數百人元涉 國初久蕪不治弘治初有雲谷禪師者始謀居之與其徒文通披棘剔薈文頗有績歲餘人漸知之雲谷軌行峻特通亦戒律清修遠近參謁者日衆始相與立山門繚以石垣觀音龍王之殿寶雲碧玉之泊東齋西隱

以次修復而大雄殿翬鉅未遑議也久之雲谷□□
通矣卒先志乞諸檀越一時鉅公名士亦多禮焉於
是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豫章毓甓無脛而自至不召
而雲集大雄之殿倏還舊觀矣初寺自內門告歸間
一造焉峭壁搀空側足而上及至其巔曠然平夷林
壑巖洞之繁紆池沼泉石之瑰秀御而望之太湖萬
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間諸峯亦隱隱可見信地之
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以免懷襄之患亦
或然歟地雖勝而其蕪也久得人焉居之則蕪者治
頹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今天下之事廢而不
舉者亦多矣彼獄何修有若易易然者乎予誠嘉焉

為記其事嵌諸壁

吳江城記

大盜南竄三吳騷動鯨奔豨突人莫自保而城居者
獨晏然恃以無恐時蘇之屬縣無城者四崑山嘉定
常熟吳江初以撫巡移文皆欲築城為保障而狃弊
之餘公私罄懸相視莫敢發吳江尹當君九成獨曰
吾其試為之吳江故有城始自吳越王鏐而拓於張
士誠　國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見兵革城日就圮
君召匠計之費以萬計君曰吾其試行之時城之西
北雉堞頹壠尚存十之一二而東南已為民廬君諭
之一旦遷去君且行且度丈絜尋計千摩心畫舉高
廣狹各有度程已而裁減均徭節省冗費勸獎巨室
共得六千餘金曰是亦足矣廼量田賦民量民賦役
民各受分傜則歸之圮則坐之於是民競勸無敢怠
工必堅無敢窳始事於正德癸酉二月至九月壬午
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為門門之上有鼓樓
以警昏曉有戍舍以扞寇偷傍有水門以通舟楫高
廣皆如其舊而壯麗過之於是吳江父老請予紀其
事夫城以衛民也而築之為費且勞則反以厲民且
因以興謗況當久困之餘乎此有司所以相視而不
敢發也君獨能自信奮然不顧焉之為之績果有成
財不費民不擾人知樂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蓋

深於愛民勇於興事其處之也審故處懸無自而作
其持之也堅故浮言無得而搖其發之也親又公且
均焉故民樂趨事而忘其勞也夫天下事固有大於
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舉乎城之役
春秋屢書之予安得而無紀也攸是役者為縣丞趙
源清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弘治十年　詔建州治於太倉初太倉與鎮海為衛
並治一城戎伍編氓錯峙紛揉至是始以州大夫臨
之且割崑山嘉定常熟旁近地隸焉文武並建軍民
遂安太倉故無城僞吳張士誠始城之周十四里有

奇城高而堅池廣而深識者謂雖在於僻陬而實為
無窮之保障予嘗登其城樓以眺則萬屋鱗次帆檣
雲集海天渺瀰雲濤洶湧壯哉其為州也而西北之
樓獨缺正德十年監察御史鄱陽唐君鳳儀按其地
則命建之莆田黃君廷宣適知州事鳩工庀材不期
月而樓成其餘城樓亦皆修敕嶷然為一州顯觀間
屬予記予於茲樓之建竊獨嘆夫地之盛衰興廢信
有時乎夫太倉古婁縣之惠安鄉耳至元宋清張瑄
創海運於此而諸蕃輳集為市　國初由此而漕定
遼由此而使西洋遂為東南巨州豈非以其時哉然
地盡東海海寇出沒昔方國珍嘗由海道入寇故元

有水軍萬戶府之設而士誠亦因此而城往時盜劉
通施天泰寇海上三吳騷然發動至劇賊劉志擁狼
山稱兕全吳賴重兵宿其地扼其吭掩其不備而莫
肆其毒不然蓋岌岌矣則城之設豈可以承平無事
而莫之恤乎予故備書之以警動在位而二君茲樓
之建未為無意也

堅舟記

仲兄滌之既倦游築室洞庭之野署焉如舟因曰是
宜名堅舟屬弟鏊記之鏊聞舟之義蓋取諸莊周周之
言予不能悉也而舟之為用則知之易曰舟車以濟
不通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舟固為水設也而
寘之堅舟也寘之堅則車也吾將寘之水鼎也以
車梁廢以窒穴曰以炊釜以舂裘以禦夏葛以禦冬
其亦可乎夫不可違者理也不可廢者用也若之何
其寘之無已則物將各復其分車也復於陸舟也復
於水則之秦之楚之吳之越無不如吾意者孰與堤
然守一堅哉兄曰堅舟固不祈於用也不祈於用者
祈於安昔者吾嘗泛舟涉江湖儆然枕席之上一日
千里固自以為適也不幸怪雲欻起飆風陡作魚龍
出沒波濤如山而吾方寄一葉以為命茫然不知所
歸幸而獲濟猶心悸神懼而不能已故曰水以載舟
亦以覆舟今老矣尚安能以不貲之軀試不測之險

乎故予有取於堅也子不見武夷之山乎其崖有舟
焉雖世變屢遷舟自若也吾舟蓋庶幾似之其視江
海之舟不差安乎雖有力者又安能竊諸鏊曰兄之
見遠矣遂為記於舟上

陽山草堂記

陽山在吳城之乾位蓋衆山所從始顧君仁效結廬
其下仁效年少耳則棄去舉子業獨好吟咏性偏解
音律兼工繪事每風晨月夕閉閣垂簾賓客不到坐
對陽山拄頰據句日不厭或起作山水人物或鼓琴
一二行或横笛三五弄悠然自得人無知者知之者
其陽山乎因名其居曰陽山草堂余間造而問焉曰

於是焉且對陽山其亦有得乎無也雖然有一
吾觀茲山峰巒巖巘得出沒高下險夷之象觀其泉
得谽谺吞吐之象觀其雲烟得開闔晦明卷舒之象
觀其草木得葳蕤靃靡榮悴之象觀其鳥獸鱗虫得
蟉乱蠉飛跳躍之象以是發諸詩形諸丹青播諸絲
竹自視若有異焉而不知其果異乎無異乎有得乎
無得乎曰然子之學其將日進而未已也雖然盍亦
求其本乎遂書其堂以爲記

虎丘復第三泉記

虎丘第三泉其始蓋出於陸羽爲新品定或云張又新
或云劉伯芻所傳不一而其來則遠矣今中泠惠山

名天下虎丘之泉無聞焉頹閉於穢垣荒孼之間雖
吳人鮮或至焉長洲尹左縣高君行縣至其地曰可
使至美蔽而弗彰乃命撤墻屋夾荊棘疏汎洳荒孼
既除廢突斯露爰有巨石巍峙橫陂可數十丈泉歲
沸瀁其根而出曰茲所謂山下出泉蒙宜其甘美清
洌非他泉比也遂作亭其上且表之曰第三泉吳中
士夫多爲賦詩而予紀其事所以賀茲泉之遭也雖
然天下之美蔽而不彰者獨茲泉也乎哉因書其後
以識詩曰

巖巖虎丘[illegible]絕壁步光湛盧厥倢斯蝕有支別流
貫洌且甘昔人第之其品維三歲久而蕪射鮒且泯
其誰發之左縣高尹寒流消消潄於石根中今[illegible]
異矣同論百年之蔽一朝而彰伐石高崖以紀其績

提調學校御史題壁記

凡御史所蒞則重在內內重任外外重而尤莫重於
董學政是惟人才風化所自出其甄遴進退士以爲
式其取舍好惡士以爲趨向有師道焉教之之謂也
有君道焉治之之謂也故曰尤重也重則稱之尤難
緩斯玩急斯怨必學識高明則品藻不爽持守堅定
則勢利不搖德望凝遠則人望之而意已消寬而非
弛也嚴而非刻也斯其稱乎其可謂難也已國家學
校之設徧天下視古爲重而人才風化未逮古昔何

哉豈知教之而不知治之乎故正統初始設憲臣以
董之而兩畿則以御史治與教兼焉正德十四年秋
君有孚以御史來董南畿學政乃追考前任姓名至
已得十有九人題名于署俾後來者續書之予竊紀
其職之重且難如此於乎是十九人者其皆無忝於
斯乎我不敢知抑或有不能無忝於斯乎我不敢知
賢否高下與論攸在特以年次列其姓名俾來者有
考焉且有警也

范文穆公祠堂記

昔在有宋吾蘇入參大政者有兩范公文正公當仁
宗朝開天章閣求治更張庶政將大有爲未一年

小人不悅罷文穆嘗孝宗朝在政府兩月未及有爲以言者罷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度後莫盛孝宗皆銳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許國可謂千載之遇而皆不能少試其志於乎道之難行其已久矣忠直不可容於時自昔然矣孔子孟子沮於晏嬰毀於臧倉終身周流不遇以死獨二公乎哉文正子孫今在吳中最盛所謂歲寒堂者有司春秋饗祀不絕而文穆之後無聞焉文正爲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累朝皆恢有餘子卿嚙雪之操繳還蜀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蓋與孔戢之政同其在成都演武修文獎用名已

節閻與陸務觀諸人屬倡流風餘韻漸被岷峨而吳中民風土俗人情物態纖悉備具其詩謂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於胸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尼之於乎其可惜矣吳城西南十里許有湖曰石湖山曰吳山湖山之間廢壘隱然即所謂越城也文穆之別墅在焉其境最勝閣盍公謂天閟絕景以須其人而數世之後求其彷彿不可復得所謂天鏡閣玉雪坡之類皆已淪於荒烟野草之中過者傷之而孝宗宸翰碑石歸焉獨在若有神物護持者吾監察御史盧君雍家越來溪上少時數過其地與其弟襄約曰他日且將俎豆文穆於斯必爲御史始克如志正德庚辰　月廟成肖公像其中移孝宗宸翰暗置壁間以避風日有司歲時饗祀如儀閭屬于紀其事於麗牲予聞之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所謂鄉先生者歿則有祭若文穆所以施於民効于國表于鄉者卓卓如是而其祀忽諸豈先王制禮之意乎侍御君之舉其於禮意協矣既以是刻於廟中又從而歌之曰

湖之山兮嶢嶢嗟公之節與山兮俱高湖之水兮漫漫嗟公之德與水兮俱遠吳臺越壘兮既毀且阤行春之坭兮新廟儼而湖山如舊兮公行安之千秋願享兮慰我吳人之思

從適園記

靜觀樓之景勝矣去樓百步故皆湖波也姪學始堰而涸之乃甃乃畚乃築乃蒔朞年遂成沃壤而規以爲園即湖波蒼森之中得亭榭觀遊之美却而望之諸山隨步增異所謂莫釐者亦隱然露於天末嵩峰者昔蹇而踞今敞而贅叟峰者皆研而倚今聳而秀山若列屏障昔近而高且麗盡山即樓之諸山而其太山若翠變而爲几席長圻蛇蜒分而爲襟帶而西京加異有若增而顯之者湖山既勝又益以花木樹蓺秋冬之交黃柑綠橘遠近交映如纍珠如綴玉脩然而清寒者爲竹林窈然而深邃者爲松徑穹然而

隆者爲植亭其餘爲桑園爲菜畦爲魚池而各有處
勝咸納於清風之亭亭高而明敞而迥枘子厚所謂
尤於觀月爲宜者也予園名言蔣學蓋知予之樂而
有意從之者也故名之曰從適而爲之記

董南畿學政御史廳壁記

昔者先王之世所以教育成就天下之人才者何其
周且至也蓋其教始於家于黨于術以及於國國其
德則以智仁聖義中和差其行則以孝友睦婣任恤
博其藝則以禮樂射御書數而又有鄉射飲酒春秋
合樂養老尊賢貢藝選言之政下至受成獻馘訊囚
亦無不在而又中年考校九年始及于大成教之成
已

則又賓興其賢者能者出爲國家之用當時之人莫
不欣然樂而從之故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
見君子樂且有儀言君子能長育人材菁菁然盛則
天下樂而美之也人才旣成又隨其器而用之分列
庶位故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人才分列庶
位如棫樸之盛而皆得其用也其或有過與不及亦
且曲成之而不遺故其言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
則受之而康而色言不輕棄也如是而猶不變則移
之遠方而不齒蓋其教之治之之法其詳如此周衰
先王之迹熄中間千有餘年未有能興之者宋慶曆
間始詔天下立學而其制未備蓋至我　朝然後□

郡以至海隅莫不有學三代以還未有也行之百有
人才風俗宜其曠然一變遂同於三代蹟其所至而
猶不能無媿於古何歟豈學校雖在其所以教之之
法未盡如古歟豈知教之而不知所以治之歟正統
以來始以憲臣董之京畿則以御史南畿根本風化
之首所統五州十三郡地大齒繁人才往往爲天下
最蒞其任者必皆文學德器有聞于天下乃克爲之
夫以天下之選臨首善之地作養醇明朴茂之材雖
今之學政未能盡如三代之法然由今之法以漸進
乎古所以作成一時之人才往往出而爲天下國家
之用者亦多矣其可泯哉自正統迄于今蒞是任者
已

得二十人前莆田林君有孚懼其久而或泯始謀刻
之石以示久遠俄以憂去山陰蕭君來繼其任始克
成之仍屬余記余惟載名于玆者其文學德義皆所
謂天下之選其成就一時之人才爲天下國家之用
皆已焯然有聞而不可泯然後之君子卽其名論其
世考其行則人品之高下學政之張弛與廢得失
亦有不能掩者而非余之所敢知也姑以歲月先後
次其名而書之署壁仍虛左方以俟來者

芝秀堂記

吳越來溪之陰盧氏家焉大順癸未有芝生于庭人
皆曰盧氏之瑞也而莫知其所爲出或曰督伯常甫

徂毋王少而孀居誓死不貳氷蘗之操映照閭巷其爲是出乎以旌義也或曰伯常甫養其母怡怡生承志色養五十餘年菽水之歡有踰五鼎芝其爲是出乎以旌孝也或曰盧氏家溪上蓄德儲祥歲月滋久伯常二子伯雍舉進士爲柱下史仲翼一舉鄉貢進士其名位赫然將日顯而未艾也芝其爲是出乎以

後也伯常甫進曰某何敢當聞之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又曰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生又曰山川雲雨四時五行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某何敢當是盖 聖世之瑞非閭里之祥也然芝之生不於他而盧爲是出是 國家之瑞也

盧氏預爲盧之子孫其將有出而爲 國家之瑞者乎僉曰然遂記之

蘇州府重修學記

蘇學於天下爲第一有深廣鉅麗之稱而近年乃若弛而弗治予間過之則頹垣敗榭圮城胥沼而所謂尊經閣者殆將壓焉過者睨而不敢上甚者飼馬于軒縶蘇於圃日以就廢壞惡覩所謂鉅者哉守土者非不知學校之爲重顧以時方彈耗費浩以繁何敢議此歲時視學則爲弗知也者過之諉曰時不可爲也會安成張君蘧山來 詔董南畿學政至則喟曰昔聞蘇學之盛而今若此不卹不圖乎則有傷文治

孫君樂時以御史按吳中亦曰是惟風化所出敢有弗虔凡之費我其任之金華徐侯讚適知府事遂選厥使經畫指授必慎必精未數月也予復過之則其垣圬以峻其途甓以夷其池甃以渫凡大成殿尊經閣明倫餼賢堂先賢祠皆巍然燦然餘若杏壇射圃會膳之舍游息之所道山亭會諸亭門廡橋梁圃不煥然圭潔復于舊觀以諸士欣欣和會相率來言曰昔魯僖公修泮宮詩頌其美漢文翁興蜀學史載其績今茲學之廢一旦起而新之人不知費士樂其成則向所謂時不可爲者其然乎不有紀載奚示來世予惟斯學之廢三君子既起而新之學政之廢其

亦將新之以復古乎古之所謂教與學其可知矣患在知之不能由由必自近始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茲學之建創自宋范文正而胡安定寔始教焉其流風餘韻尚有存者繼是教於斯者其必曰文正之遺也吾敢曠厥職學於斯者其必曰安定之遺也吾敢惰厥學則風化丕變人才蝟興他日出而爲國家用稽古愛民有若安定者乎先憂後樂有若文正者乎斯無負於國家作興之意矣敢述以告是歲 皇明正德之十二年也

雲南省城廟學

孔子之道如天罔不幬而不或有不及世謂瞿曇

之書能行諸夷宣尼之道不及跋提以西日月所入
陰崖猶晦非物有障之者耶闢而闢之則惟其時惟
其人雲貴古西南外徼邛笮冉駹僰爨咀咩之域至
漢始通中國唐宋且復失之其人不知有孔子顏祀
王逸少爲先師元始有學宮立文宣廟其制陋隨俗
亦莫之變也蓋至我　朝分藩作鎮建學設科俗始
丕變滇士彬彬而出纓冠束帶願立乎朝與中州爭
先非以其時耶正德乙亥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公孟
春巡按監察御史陳君察始至視學宮殿門廡湫樸
圮腐聖賢像設黕昧剝落相顧嘆咨謂茲土雖遠京
師　聖化漸被比於中州而風化所出蕪穢不治

何以仰稱　朝廷作人化遠之意乃節冗費鳩工開
民遷尊經閣於後大成殿則因其舊而廣之前越通
衢端麗龍像設儼煥又拓地展學伐石爲門樹以
綽楔學大傍列周垣外縈巍然煥然大改舊觀始事
於乙亥十一月明年十月訖工彝堂推結遠近來觀
咸有思樂采芹之願且請紀成績以示後余惟道之
在天下無古今遠邇昔之障之也道果損乎今之闢
之也道果益乎而二君成績不可無紀故爲記之庶
後世知政教之被于滇自我　朝始而興學崇化滇
人益勵又自二君始

石莊記

烏石山在莆城之陽大行人柯君奇徵讀書其下山
行其地得異境焉闢其翳以爲圃導其流以爲池擴
其岩以爲亭亭成前後左右皆奇石也蹲者立者仰
者俯者奔者翔者啄者攫者皆若來效奇於前因名
曰石莊而屬予記予未獲至君之莊而聞其勝君頗
不取而獨以石名莊豈其有寄于石乎昔之愛石者
莫如牛奇章李贊皇類皆殫一生之力搜天下之奇
聚之一丘故言石之奇莫能與校今君不出故都擴
一卷之峭崒以爲勝其蟠呼嶔空有若太湖者乎鄰
皴駁犖有若錦川者乎雲霞縱黝有若大理者乎扣
之其聲清越以長有若靈璧者乎無也然則君曷爲

好君曰吾聞之君子有觀物者有翫物者彼牛李皆
翫物而不知返窮萬夫之力以供耳目之翫巖搜藪
剔車刓艦沉壞橋梁毀屋閭而後至自以爲恒有之
也易世之后雲散鳥逝或爲豪強所奪或取爲柱礎
爲捶砥爲堦礎爲碑碣或淪於荒煙野草之中求其
彷彿而不可得也若吾莊不勞一夫不破寸壤不爲
豪右所嗜而常爲吾有乎且夫石之可取者何也易
曰介于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易言其德也詩
言其功也此石之可取者也吾以昇翫焉故斯巖欽
崟吾愛其特立陂陀巢衍吾愛其有容峭厲刻削吾
愛其有不可犯之色歷千萬年而不毀不渝吾愛其

有不可凌之操而又有晦翁之遺刻在焉此先君平
生之所向往也以是觀物其可乎予起而謝之乃知
君之愛石其所取者大也爲之記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七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八

内制

伏羌伯毛銳加封太子太保誥文

朕惟自昔人臣能爲國家宣力於内外者必有殊恩異數以示報禮之隆昭等威之重伏羌伯毛銳乃考忠事我
憲廟分鎮西陲將師固原捐軀徇國爰受伯爵以貽後昆爾銳早聞韜畧綽有父風朕用授之齊斧往甸南服春茲蠻夷寇擾草竊爾乃身先士卒抵觸瘴癘深入炎荒多所斬獲遂定逋寇朕嘉乃功是用進爾爲太子太保爾尚一乃心靖乃守紹乃先烈俾嶺海之間遠近又安乃至林蠻洞獠罔不率服朕永無南顧之慮時乃之休

封張眞人彥頨誥文

朕紹膺休命誕布皇猷惟儒宗是賴而陰翊王度則玄教攸存惟爾之先靈異有聞肇自炎漢迄於宋元有眞人之封以爲道教之祖爾彥頨裔出神明門高我
太祖之興既仁義以爲治亦清淨以寧民爰福地特命爲正一嗣教端虔沖靜承先弘道眞人爾尚靖爾守體爾虛無忝爾先人以翊我王化永保景命欽錫下民欽哉故勑

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謝鐸誥文

制曰生而匪懈乃臣子自盡其心歿且有聞在朝廷

則殊其數爰畀終始用勵忠嘉爾故南京禮部尚書
謝綏奮自甲科翔於郎署累遷藩臬旋都風紀之司
歷佐刑工遂正春卿之位實司百務夙著勤勞清慎
弗渝論謝眷及昔我　皇考每關任于老成惟長
一人用深嘉於休烈茲特贈爾為太子少保於戲保
釐南土既聯八座之尊進秩東朝復次三孤之列尚
期幽宮服此榮名

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琳誥文

制曰生而効職固臣子之當為歿有加封乃朝廷之
異數爰敦終始用勵賢能故具官某擢自甲科翔於
諫苑累更任使多著勤勞況博識乎古今仍兼資乎
韜畧比更新化固任老成惠文彈治乎臺端帷幄其
在齊斧寄分于閫外我並惟揚顧不戰以屈人兵乃
無妄而來物議方責爽轍遂爾淪亡贈典已行朕懷
未慊茲復贈爾太子太保於戲賞以功爾未盡生前
之報秩由恩進益增歿後之光

封慶陽伯夏儒誥券文

制曰恩以親隆實重軒龍之選爵隨寵異式侈帶礪
之盟自　先朝而已然豈今日之可緩爾中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夏儒啓出德門學成藝苑性資淵懿早
秀發乎京畿世澤深長乃篤生乎碩媛發祥有似華
褒無慚爰作配乎朕躬遂母儀乎天下茲特封爾為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慶陽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於戲親親以仁非祿秩莫昭其數繼繼在
德惟恭儉可守於休服此殊恩不言無斁

慶陽伯夫人葉氏誥文

制曰乾以坤承允合無疆之德母因子貴爰加不次
之封既開祚之有先豈馳封之可後爾夫人葉氏秉
靜之操足儀閨門非肅之容能承僖祀篤生令女上
應軒龍正位中宮纘德方嘉於渭涘推恩外戚沂源
實自乎塗山茲特加封為伯夫人於戲儀盛六珈禮
不忘其自出爵依五等恩尚流於無窮永沐寵光益
綿壽祉

勅工部郎中郝海畢昭

國家漕運皆由會通河而通州至京師四十餘里則
陸輓以進甚費且勞淡秋淫雨泥潦爲患寸步千里
民甚病之成化中嘗命官疏濬功竟不成近獻言者
多言舊河雖未能遽復郭守敬之跡但能隨其地形
多為之堰以時瀦水今舟可泊轉般交兑事逸且省
今特命爾海爾昭會同參將某等及春和氷泮疾速
整理自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相其高下或疏或導
堤岓堰閘因舊增新增卑培薄無緩以廢事毋急以
厲人惟謝慶俱見河道通而陸輓廢民一勞而有永
逸之期國計享而獲經久之利庶不負朕委任欽哉

敕遼東巡撫都御史鄧璋

中國之馭夷狄服之以威不若綏之以德朵顏等三衛世為東北藩籬聞其酋滿蠻哈當那孩近頗縱恣潛引達賊陰蓄異謀爾等宣示以恩威利害乃幡然悔悟遂率部落一萬餘人入市交易輸情納款願世為朝廷宣力朕甚嘉之自今邊境其少安矣然夷狄之情叛服靡常古稱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爾等須識此意無怠無忽故諭

敕秦府永興王府鎮國中尉椴

皇祖有訓凡宗室行動出入具有成憲爾敢踰越陝西鎮守等官奏爾私出府第與順德郡君女陳氏飲酒事皆有跡不誣爾為朝廷宗室蔑棄禮義法當究問但念親親姑降敕切責薄示懲戒自今以後宜反身脩德以蓋往愆如或不悛國法具在朕不爾私故敕

禮部尚書張昇進太子太保致仕敕文

惟爾早以倫魁致位宗伯　皇考圖惟舊學特簡委任前後十餘年肆朕即位無改於舊而累疏引疾乞解政務朕惜夫老成之去而憫勞以職務之煩特加太子太保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米三石與隸四人於戲生遇明時致位八座固為士之極榮而早歸故里身名俱完尤士之所難得尚隆壽祉以卒鄉人仰有止足之義朕亦有優老之名故敕

敕司禮監左監丞張溫

先該陝川王府鎮國將軍仕堮事多不法朕不忍置之於理革爵為庶人命往守先王墳園使反躬思咎而仕堮抗敕沮撓誓死不往朕猶不忍仍命爾溫會同山西鎮巡等官宣諭朕意仕堮仍執迷狠愎尤甚朕以親親之故下廷臣議僉言先年代府奎邑王革爵移置太原府城今其居尚在宜遷仕堮居之聽晉王府加約束如此則恩法兩盡仕堮倘能因此悔過朕尚有恩命如又不悛則當依鳳陽高牆事例於歷朕之待仕堮恩義亦至矣宜定王及該府鎮國輔國等將軍儀賓教授等官其往諭之朕意俾自擇去就敕

景皇后葬謚敕

昔景皇帝踐阼汪氏實正位中宮既乃自懷謙沖讓軒龍於有子　英廟復辟　景皇退就王封而汪氏復為郕王妃居之外府憲祖之十一年念景皇康濟之功上尊號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而妃號猶未及改汪居外府三十餘年今以體順壽考令終茲已陪葬景陵夫禮取其稱也　康定既正大號而園陵配享未復禕翟之號於禮殊為未稱且憲祖追崇之志蓋將有待朕不敢廢爾禮部其會羣臣仍上皇后尊謚蓋葬以妃祭以后實酌禮之宜而

處其中者也爾其如勅奉行故勅

代禮部上景皇后尊諡議

臣聞孝以繼志爲大禮以正名爲先自昔后妃輔佐人主其生也旣有淑德懿行讓其美而弗居其殁也必有顯號徽稱表其實而不朽伏惟　景皇后汪氏出自勳閥嬪于王家久侍奉乎宮中旋母儀乎天下行無缺失志尚謙冲憫兼禄之太殄讓軒龍而弗處故　英皇復辟叙以貞順而不預其德　憲祖追崇猶以離避而未正其號今竟不耀徽素無渝洪任姒之徽音託黃老之清淨守專一德人或不知其名身歷　五朝天乃偏錫之壽修儼遊之遂遠觀神劒以相從配享已隆　徽稱未復幸于　宸衷之有感涣大號以特頒蓋晦於前必顯於後誤其實而得其名恭惟　皇上愼終追遠用孚叙乎本支考實定名遂謨于於有衆臣等謹稽諸古義考諡法　先皇后汪氏宜諡宜天錫之曰　皇后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遣祭景皇后文

惟靈早膺茂選來我　景陵中更艱虞德義無爽屏居外府旣壽且康訃音忽聞衷傷何已爰追先志恩數特加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祭宜黃郡主文

惟靈系出宗室縞葬有殊等次爲不道侵毀爾墳所司奏聞良用惻傷爰命改葬用安爾靈其有知返此新室旣固旣安永無後害

諭祭駙馬都尉樊凱父南城兵馬副指揮文

昔在　皇姑禮成公主降惟爾子凱副車尚歷事先皇宿衛帶刀爰及朕躬弗懈益勞伊子之賢維爾之教世德所鍾宜食其報英靈雖遠簡在朕心命官諭祭尚克居歆

諭祭樊凱母文

自昔親賢固敦有秩惟爾子凱館于貳室承明宿衛歷事　先朝以及朕躬弗懈弗驕嬪德宜賢尚延所自五福具兼八十餘逝命官治葬故里是烝嘗祭有分尚克歆承

諭祭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贈尚書沈祿文

惟爾奮自儒科克洽國成　先帝嘉之銀臺屢陟敷奏詳雅揚歷不頗歷年滋久勞勩實多訃音忽聞良用悼惜爰命往勞贈大宗伯遣官治葬祭品式陳服茲寵命貴爾後人

諭祭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璚文

惟爾甲第蜚英詞林綺蘗求垣獻納補益弘多棘寺讞刑允歸平允晉陟南臺糾劾繩方陞委任遽爾乞閑訃音上聞良用悼惜爰命往勞賜祭與葬爾靈

不昧尚克欽承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八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九

奏疏

上邊議八事

臣比奉　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略者竊以為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言之所陳疏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群言條陳八事以

當會議唯　陛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算所謂定廟算者何也臣竊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　陛下為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為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得以跳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

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塵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　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有北虜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求若衛霍者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耶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亦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高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諭卽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illegible]武王鄧

愈東甌襄武王湯和穎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友德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忠　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囚亦可將降囚可將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當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

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也若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特召大臣咨詢邊事於將之中果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上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奉分於將多威奪於位埒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請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總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　陛下如不以爲然卽請下廷議如以爲可乞依　祖宗時用王翺馬昂故事起

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
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
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
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令提督
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複臣以為勢
有緩急事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
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遥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
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
可以無出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
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鬬之際生

死在前不有死者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
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
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晋師自
還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
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懐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
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
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
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賛
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
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

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
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
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粮而升斗
不得入其家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
而不得為巳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
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
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
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
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趨戰乎況遠近
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為當此之時
陛下當以内帑之金命官齎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

家一一撫慰量為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
放免税役一二年庶人無内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
曉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
為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賞臣以為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
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
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為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
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
父子之樂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
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

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仇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復其家家自報其仇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爲己有其弊皆雖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與其粮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爭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乃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遣通事賫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邑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illegible]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illegible]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illegible]其[illegible]散爲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illegible]攻有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虜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 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敗之餘望風驚疑無有鬥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俟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容令此軍銜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

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要之
虜謂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
臣之所陳如此然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不
甚簡而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
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
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
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
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
知兵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
赦其狂愚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時事疏上 未及

臣伏見 國家自 太祖掃胡元之亂創造海宇
及今百四十年海內晏然正承平極盛之時也
陛下即位其亦有樂於此乎臣愚竊以為可憂未可
以為樂也盛衰治亂自古相尋於無窮況今天下名
為治平而實有可憂者即如往者恒星晝見太白經
天近日風雷之變拔木折關正在郊壇之內 皇城
之間此災異之可憂者也所在府庫空虛公私掃地
赤立一有水旱不免人民流離盜賊欲壞意外之變
何以支梧此民情之可憂者也孽胡跳梁今雖潛遁
而睥睨往來恐其志不止虜掠邊方兵備單弱將帥

之中未見隱然有能為 國長城者此外患之可憂
者也上無核實之政下多朋比之風有功不必賞賞
者不必有功甚者一人之身或以為賢或以為佞或
以為功或以為罪此國是之可憂者也臣故曰可以
為憂未可以為樂也比來 詔旨仰見 陛下恐
懼修省之心矣然臣愚以為有恐懼修省之心必有
恐懼修省之實所謂實者有四焉一曰急講學之為
務二曰急延下之為務三曰急用人之為務四曰急
節用之為務 陛下昔在青宮臣幸以經學入侍
竊見 聖質高明於凡經書讀不三四即皆上口
此天假 陛下聖明之資也自登 大寶萬幾

日繁舊學得無少輟乎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
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或謂貴為
天子矣尚何事於學殊不知庶人之學與不學係一
家之興廢人主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安危夫天人
性命之理古今治亂是非得失成敗皆具于書未有
不讀而能知者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者也堯
學於君疇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
盤文王學於呂望況後世乎 陛下春秋之間每
月三遇經筵大臣儼然侍列講官依文解義頃刻而
退上下太嚴情義莫洽唯日講最為親切 上可
以賜問下可以獻忠而寒暑之間又皆罷歇一年之

內唯春秋數月一月之內召見不過數日一日之與
進對不過片時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一人植之
十人拔之欲學之成得乎竊見　仁宗皇帝時別
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士日直其中
仁宗時至閣中講論古今經史臣愚願倣弘文閣故
事　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能文
學恬退者一二人如　先朝用陳繼王進故事
陛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屛去威嚴從容
訪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
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　聖學緝熙義
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閒

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聳動天下之視聽知
陛下之好學有如此者此最當今之所急也君臣不
相接久矣　先皇帝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或於
午門親決訟獄或於　便殿召見大臣如劉大夏戴
珊皆得時時召見延訪政事當時天下竦然爭相傳
誦以爲近世君臣所未有也古者君臣一體如家人
父子唯諾于一堂之上降至後世堂陛尊嚴而君臣
之分隔禮節繁多而上下之情疎讒說殄行始得行
乎其間在易上下交爲泰不交爲否治亂之迹昭然
可觀臣願　陛下繼　先帝故事朝退之時每
于　便殿延召內閣與六部大臣問以時政得失或

左右獻替之臣或巡撫方岳之屬皆可因事而見詢
訪四方之風俗生民之休戚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
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此亦當今之所急也
國家以經學取士其名最正其途最專往往名臣皆
出其中得人之效不可誣矣然天下之才自非一途
之所能盡故前代用人其科不一其途似雜而網羅
豪傑不至遺漏天下固有瓌奇超卓之材不能事科
舉之學者往往遺之故以天下之大每有乏才之歎
或坐此也臣愚欲於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或博
學宏詞之類以待非常之士或旁通五經或博極子
史或善詩騷兼工書札不問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

六年一舉所取不過十餘人其超然出類者備之翰
林或以進庶吉士之選次以備科次以備道又次以
補部屬中書等官先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
網羅遺才數年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磨洗以
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謏聞之陋矣武臣亦然或驍勇
絕人或騎射出衆或謀畧著聞皆選置邊將幕下待
其有功不次拔擢庶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
爲此非　祖宗故事臣愚以爲是故事也
太祖用人固非一途　太宗之時常因考滿官到
部召試之拔其優者不次量用如胡儼以桐城令召
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客吳訥起於醫士位

至都御史此亦當今之所急也臣聞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以天下之大而患無財則必有耗之者矣今置漏卮于此雖竭江湖不能滿也用財而無節亦何異于漏卮者乎宜乎天下之大猶以爲不足也近者詔集廷臣議足國之長策臣思之踰月卒未有得蓋今天下取民之法盡矣至矣山林關市靡不有征竹木茶鹽靡不有稅雖使弘羊輩復生亦何以加故臣之愚以爲取財之路不可復廣唯有節用是爲長策今中外宂官既去旋留不急之作無名之賞所費不貲此亦何異於漏卮乎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而中止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史臣書之以

爲美談臣願　陛下一意惜財將有興作則思文帝露臺之言將有賞賜則思昭侯弊袴之事并勅左右近習同心憂國凡不急之役無名之賞一切罷去中外宂官復有由倖途求進者痛懲治之仍　命戶部考天下一歲所入幾何所出幾何大約務令所出寡於所入積以爲羨餘如一年而備十萬則十年可知也二十年四五十年又可知也何患國用之不充乎何必酷取以傷民心損　國家之元氣哉此亦當今之所急也今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而斯四者爲重能行斯四者其餘可以次而理矣今　陛下春秋鼎盛宜及此時日親道德文學之臣薰陶涵養

以成　國家億萬年之治而乃戲從左右馳射爲此恐天下聞之爲之解體也然以馳射諫者多矣諫者不休　陛下不止豈以勇者聖人之所不廢且三邊時有風塵之警亦不忘武備之一事也夫勇固聖人所不廢然獸無以孟軻氏所謂大勇告　陛下者乎一怒而安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武王之勇也夫豈區區于馳射之間哉故臣願　陛下急于自治益務講學務延下則身心日脩天變可弭國是可定矣務求賢務節用則綱紀畢張民事可理國用可充矣如是而蕞爾小醜猶或不恭　陛下赫然震怒選將出師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威信既行誰不用命當是時也眞可端拱而制四夷之命矣此所謂天下之大勇也唯　陛下留神先其大者焉

辭免內閣一

狀奉今月十七日　詔旨命臣兼翰林院學士著同李東陽　內閣辦事者　渙汗自天震兢無地中謝竊念內閣爲深嚴宥密之地學士乃清要貴重之官其代王言以熙帝載治忽攸繫遠近具瞻自非經濟之才曷稱燮調之任況當　陛下勵精圖治之始亦唯海內改觀易聽之時宜敷求於哲人以上隆平治化如臣者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久官翰苑莫稱三長近佐銓曹曾無寸補方

畏譴何之及忽聞　寵命之加使帶銓衡進際
國論職親地近方傾向日之心任重力微尤切覆餗
之懼自唯不可僉議謂何倘冒昧而濫居恐顛隮以
無及伏望　聖明改求儒碩協濟　鴻猷庶微臣
免非據之譏物論有允諧之美臣無任

二

臣昨貢封章辭免　恩命未蒙　俞允由賜繄嘉
唯天地之恩敢爲自外而淵冰之懼尤切于中重任
難於虛居　明主可以理奪再陳私義伏冀矜從
抑臣又聞之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聖賢之異
精於勤而荒於嬉故伊尹唯以一德歸美於商湯而
姚崇亦以十事要說於唐帝君臣相儆今古皆然茲
當聞命之初敢効責難之義唯　聖主堅二主之心
無替于始庶微臣效兩臣之職克饗其終不然所有
恩命臣實未敢祇受取進止

辭免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伏奉月日　勑陞臣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皇恩隆重有天高地厚之施私義祇兢如深淵薄氷
之懼中謝伏念臣出自衡茅偶登科第志惟自守每
絕意於榮名才不逮人祇竊年於佔畢誤蒙　先
帝有正人端本之求俾侍　聖明隨　東朝進講
之列旋由詞苑遂次詹端日就月將獻納曾無一字
之補朝思夕惕歷乃有三年之多仰　龍飛以賞
天甘蟄屈於遠地恭惟　皇帝陛下政務革新人
唯求舊眷屬雖弊不忍棄遺犬馬之勞仍蒙紀錄置
之　密勿使贊便蕃曾無違則愧深負於素學曲爲
裨補思勉逐乎時宜姑徐徐以有爲方自附見可而
進之義久碌碌以無補且欲從不能者止之言俾舊
職之未供敢　新恩之祇受伏望　聖明收還
成命使秩由功序無羨乎一歲九遷之榮志以分安
亦免乎終朝三褫之譏臣無任

蔭子入監

國家舊制京官三品以上三年考滿者許一子入監
讀書臣先任吏部侍郎三年考滿引奏復職當是
時既已當預　恩例恐懼因循未敢　聞奏旋蒙
皇上不以臣愚不肖不次擢任　內閣兼翰林院學
士未幾又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未幾又
加玉帶麒麟織金服　恩命稠疊寵遇倍昔日夜惕
思圖欲報稱而恨才力之未及也自唯忝竊過分圖
報末由凡乞　恩之事不唯不敢出諸口而亦不敢
萌之心及今且餘一年間伏自思念太學之設三代
之時所以待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故謂之國子唐六
典國子博士掌教三品以上子孫及曾孫則錄其勞
作人才自古然矣臣何敢循顧冀以虛盛制况太學

賢士之所關使幼學預觀馬禮樂文章之美人物衣
冠之懿于以廣其見聞發其心志而非以爲倖進之
階也臣有長子延喆見爲吳縣學生員次子延素今
年十有七歲亦曾有志於學伏望　聖恩俯賜昭
鑒使得預　朝廷作成養育之化臣無任

辭免少傅兼太子太傅

臣伏蒙今月十四日　手勅陞臣少傅兼太子太
傅武英殿大學士尚書仍舊[illegible]之任寵重三孤
爵號之隆無踰一品　儲宮攸秩　秘殿隆名蓋必
授乎才賢素有出人之望亦或假以歲月久著績功
之勞具是二者尚或難之曾無一焉何以堪此恭惟

皇帝陛下繼　離明而溥照推　乾旋以無偏擢臣
近司預聞機務力小任重方切憂虞恩深實難
報稱行將自劾豈意超遷況一年之間　恩數荐至
而三公之亞豈可叨居曾無歲月之勞又非才德之
選自惟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爲當然恐小器之易
盈致疾疢之多躓伏望收還　成命俾安分于斯時
仰佐　隆平或收功于異日臣無任

乞歸一

臣以菲薄受知　聖明始自銓衡擢置　內閣忝
蒙　寵命階至一品旋被玉帶蟒衣之　賜人臣遭
際可謂至矣是以受　命以來捫心自誓雖捐軀命
無所顧惜庶幾图報萬分之一此臣之志也[illegible]
與心違才難力錄緣臣禀受素薄少而多病老益就
衰加以力小任重福薄　寵過自去年冬痰喘屢作
迄今頭眩腰疼腿膝麻木舉步之際癡或不前立班
之時顛眩幾及屢欲冒昧陳乞少奮衰殘顧念　隆
恩未由報稱是以扶衰策憊猶自支撐冀或少愈而
日月滋久病勢浸加以致精力衰微意氣昏憒雖欲
黽勉從事勢不復能況當　朝廷綜核名實中外庶
官必皆稱職臣獨以衰病之質玷崇高之班有腐之
材居樞要之地豈惟久妨賢者之路亦恐深負
聖明之知伏望察臣懇悃　特賜矜從俾就安閒少

延殘喘如其終不獲瘥猶且感　恩地下萬一未填
溝壑尚當於畎畝之中歌頌　聖德播之於無窮
臣無任

二

臣比緣衰病疏乞休致伏蒙　溫詔委加褒飾未賜
俞允臣慙悚之至無以自容而懇款之誠終期上
達是以敢復冒昧言之臣聞因能授任者君之明陳
力就列者臣之義臣禀既薄劣性復顓蒙其於古訓
之畧雖嘗時尋至於當世之務多不通曉是以待罪
內閣二年有餘而於　國家大政毫髮無補方此循
名責實誼已難逃倘復歷歲踰時罪將彌積使臣之

才識果有益於　國家雖棄此軀復何所惜但識之
昏愚既不可強而病之疲薾殆難復支故敢乞其不
肖之身將以避夫賢者之路況今中外人才濟濟相
望但加振擢克愈於臣伏願　聖明念政本之爲
重憫疲薾之已衰　特賜矜從俾安田里則於物情
有允亦且私義獲安臣無任

三

臣比緣衰病伏蒙　皇上兩次遣官至第　賜以
尚方之藥餌重以大官之珍羞慙悚彌深淚競莫措
夫天地之恩至大報豈能忘而犬馬之疾已疲力難
復彊敢干　睿聽屢悉懇衷以臣凡庸理合屛黜
然而　詔旨勉留　恩賜稠疊豈以臣雖無贊理之
功嘗玷鈞衡之地故崇　優渥之數以全體貌之誠
然體貌者君人之禮責實者　朝廷之政自古明君
用人上焉者必其才識超卓足以裁定謀議下焉者
亦且膂力彊敏足以趨赴事功若咸無焉將安用此
此臣所以日夜思欲補報而不能者也今臣之肝膈
已披露矣　朝廷之體貌已曲全矣才者進而病者
廢壯者用而病者休亦理勢之自然也伏望俯加昭
察　特賜矜從將臣之職改授時賢則朝有得人之
美臣免曠職之愆臣無任

謝准乞歸

臣近以疾病不能供職輒上章求休致　皇上不
加譴責　溫詔褒嘉仍　賜之誥勅給驛以歸月米
人夫超越常數此天地之恩希闊之遇非臣殞首所
能報也即欲詣　闕謝恩而所苦手足之疾有妨拜
起或致傾跌失容祗爲不敬臣特於私家北向稽首
以祝　聖壽伏念臣以譾薄之質荷　聖明之
知擢在　內閣疊加異數此自昔人臣之所難遇也
而臣特以才識短淺不能裨替謀猷又以疾病纏綿
不能奉事朝請有孤任使自絕生成以此疚心每若
芒刺然捐軀殞命既莫効於生前結草啣環尚圖報
於身後臣無任

辭朝

臣近以衰病陳情乞解職務復蒙　聖恩特賜俞
允仍命給驛還鄉臣今遠去　闕庭不勝犬馬之戀
禮合詣闕　陛辭庶幾一望　天顏以爲平生之
幸而前疾未痊拜起之際恐有失容滋爲不敬伏望
聖慈　特加矜宥不究切之臣歸田里歌詠
聖德生當啣環死當結草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臣無任

謝賜銀幣鞍馬

今月二十一日監修總裁英國公張懋等上
孝宗皇帝實錄　皇情悅豫自懋以下頒賞有差

以臣曾忝預總裁之列亦 賜銀五十兩紵絲羅一
表裏鞍馬一疋副臣已於私家稽首登受緣臣先以
犬馬之疾當進呈 實錄之時不獲隨諸臣之後
方懼譴何之及而倒加恭錫又不能稽首闕下以謝
恩寵受賞無功靣顏有覥拜 賜不及罪戾滋多臣
無任慙汗戰兢激切屏營之至

論保國公朱暉功次

今日蒙發下朱暉所奏臣等看得爵賞 國家大
事賞必當功則人勸賞不當功則人且議之朱暉所
上功次紀功御史既以爲范脉難考覈勘官兵科兵
部皆以爲無顯跡而朝之輿論皆謂其功不實此而

陞授後之人皆將效尤姧僞日滋孰肯復捐軀赴敵
爲國家立功哉古稱惜名器以待有功願 陛下
惜此名器侍後日邊臣有眞能爲國立功者然後與
之臣等與暉同爲王臣亦有交契然 朝廷爵賞
不敢徇私情而忘公義也取進止

論言官得罪

近者言官不識大體進言失次致 陛下震怒相
隨下獄朝臣悚懼莫知所爲臣等新受 恩命職
在輔導不敢不言自古聖帝明王必優容言官以開
言路所以通上下之情防壅蔽之禍蓋言之善而納
之未見 聖度之大言不善而優容之乃爲
聖德之光今言官既知罪矣唯少霽 天威曲加寬
宥使中外人情帖然安妥天下後世共知 聖度
如天不以言語之故而罪人也其於 聖德豈不
有光哉

震澤先生集卷第十九

奏疏

謝存問疏

嘉靖元年二月初四日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鏊謹奏爲謝 恩事伏蒙聖恩特降 勑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併示優眷者臣久伏草莽忽聞 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降光生邑里歡溢閭閻莊誦 璽書丁寧誨諭微悉閔臣以直道難容嘉臣以勞勤曾效臣之寸忠特荷 九重之知雖殞百身何能爲萬一之報乎隨欲赴 闕陳謝而衰病侵尋恐顚越於道路乃敢具疏以 聞臣本

樗材遭際 聖朝亦嘗承之 內閣預聞 國論適値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于野十有三年無復當世之望矣恭遇 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蒼生欣欣相告復覩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優老之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野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今幸 天恩下逮何敢復自疑外而以出位爲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於上下間隔所以爲上下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 陛下即祚以來時 御經筵 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治所望之間廣廈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之臣 容講論凡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内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遂積於厥躬者此也 陛下昧爽視朝 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大懸絶而不親所望 視朝之暇時 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侍凡四方奏訴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總攬乾綱不治微細接引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脩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宴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

聖心日明親政則 聖政日脩君臣上下日周旋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 陛下少留乙夜之觀如有可采乘而行之則臣雖即寘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 聞臣不勝感 恩激切屏營之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

以聽 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行之以爲希闊之[illegible]
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
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
既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
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猶分猶
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陳也昔
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修乃來釋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
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
弼時仔肩維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
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

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
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
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
闊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
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
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
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許輩十八人分番
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
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左右常禁中
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

畫日相講論其後 聖學高明 詔誥天下皆出
御製宸翰如飛羣臣拱視今 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
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 經筵之
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
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
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
春秋鼎盛講明 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
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 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

法從侍衛 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
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
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
如家人父子 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
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將御 經筵所以昭
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
是不已則 聖德日新又新商宗成王不得專美
於前矣

親政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
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

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
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
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
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
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
亦其地勢使然何也 國家常朝於 奉天門未嘗
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
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謝 恩
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
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
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

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
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
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
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
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
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
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
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
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
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
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

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
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
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
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 天子象之正朝象太
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 奉天殿即古
之正朝也常朝則 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
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
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
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 便殿於
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

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
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深有
慨於斯屢召大臣於 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
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
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剗近
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
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
輪對諸司有事咨決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
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 恩辭見之類
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
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 九重而天下之事

深狀拱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
遠近之情如此豈徒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
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辭免恩廕疏

臣以衰病待盡山林伏值 陛下龍飛聿新庶政雖
草莽之臣不見遐遺特遣使存問此三王養老引年
之盛典三代以後所罕見也具本謝 恩又蒙
溫旨褒嘉仍廕一子為中書舍人臣聞 命之日且
驚且媿伏念臣歷事
累朝以寡備講讀為職業曾無論思獻納之功及老
非能效志匡救而未能遜引分而自退此固
聖世之所宜棄也豈其垂盡之日若被稠疊之恩自
揣餘生無階上報況廕子之典 朝廷所以待有功
臣之謭陋亦預茲典則叨冒溢多罪戾愈積揆之私
情且所不穩天下公議其將謂何臣所以聞命而驚
受恩而愧者也況臣長男延喆在
先朝蒙授中書舍人因病不能供職次男延素見任
南京中府都事每以才不勝任欲自引退未敢季子
方在幼學遽使入官則是未學而使之仕於臣有叨
冒之罪於男有餘職之憂伏望 聖慈察臣
懇悃追寢誤恩以允公議臣無任感激
天恩之至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碑

伍相廟碑

吳之先介在蠻荒不通中國通者十九世自巫臣來
歸而後知射御季札出聘而后得觀周樂及子胥來
奔以闔廬霸拔舒伐越滅徐入郢之舉楚國幾墟黃
池之會遂冠帶以主夏盟吳之進也非公則誰使之
世皆咎夫差不能用公予獨歎闔廬知公而不能用
也柏舉之戰春秋許其與中國之憂而書蔡必以周
室為請其所仗可知矣使禁兵輯民挈全楚歸之周
則是役也秦必不敢救楚可滅吳可彊于天下惜乎
藉諂返夷春秋復夷之此則闔廬君臣之罪非公意
也夫豈默非公意將必力諍而莫之聽也然吳自此
遂通上國至于今禮樂財賦甲天下非公則誰啓之
是故自春秋言之則以吳于夏自今日論之則以夏
變夷其有功於吳大矣論者又謂公於楚伉不當報
於吳諫不必死不知公蓋聞世之豪英遇之氣自信
不惑志在親則親重親重故可以死不死不死以有
待也志在君則君重君重故可以無死而死死之以
即安也此豈世之齪齪者所及知哉公之廟食於吳
世久成化庚子盤門廟災高唐劉君士元以御史按
吳命新之予以公忠孝大節擅古今而功在吳尤

大世故碑于廟銘曰
烈烈英豪楚材吳用茹怨啣辛遘時許乘一擧入郢
我仇斯復賊嚭爲奸吳亦旋覆越兵之來亦片英骨
公雖云亡有不亡者曷不觀之素車白馬出沒潮頭
升降于天廟食于吳彌千萬年

伊王神道碑

太祖高皇帝第二十四子厲王封於伊傳四世而至
於王王諱某子某初封郟城成化九年進今封王生
好學崇禮造次被服必於儒者事母妃日侍膳三居
喪過哀忌日哭泣不食終日歲時祀先王致齋于外
陳簠簋盞斝醴裳衣宗器必勅郡王銷閱非慶賀不褻
見事必啓而後行作樓貯　璽書與萬歲牌朝夕祝
延歲時令節躬奉王殿拜起如在　上前送迎詔
勅表箋雖大寒暑或小疾必親躬埀闕則北首過廟
則趨值水旱日徒跣詣諸壇祈禱遇災異或聞邊警
憂形於色民閒有高年耆宿必禮下之搢紳士夫東
西行過是都者必虛心延見理國事三十餘年未嘗
跡乞恩澤宮室圮壞新之其費一不煩有司妃沈氏
長子封伊世子次濟源王女二長皐城郡主次崇陽
郡主下嫁儀賓王良臣韓雁學王以正德三年月日
薨以某月日葬某處銘曰
唯伊有國肇自　高皇帝世世延延以及於王唯王
好脩動依古昔約己裕人宗藩之則漢有河間□□
之賢最其功德孰與後先　皇命琢詞昭垂萬年

重修顏子廟碑

孔子之道與天地竝唯顏氏曾氏得其傳其後則有
子思孟子而顏氏深且粹矣三子者得之皆有著述
以垂世立教今大學中庸暨七篇之作與六經論語
竝傳萬世所以續往聖之絕開來學之迷厥功大矣
顏氏在聖門獨稱好學而終日默然如愚又不幸蚤
死不及立言以垂世其所得則信粹矣深矣而立教
之功世靡得而稱焉雖然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謂聖人之道不在於言乎則幾於
晦果在於言乎則幾於淺以言爲教又不若無言之
教之深且粹也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
子也又況不遷怒貳過博文約禮以至卓爾之地示
萬世爲學之則而四代禮樂立萬世爲治之大法則
其功孰加焉曲阜故有廟其地卽所謂陋巷者歲久
圮壞過者興嗟弘治十五季五十代孫博士公鎬奏
乞修治　詔可之正德二季告成前爲復聖殿後爲
杞國公殿又爲顏樂亭陋巷井亭門堂寢廡罔不繕
治公鎬復乞紀其事以示久遠　上以命臣鏊廼
拜手稽首爲之銘曰
周衰道墜聖王不作孔作于魯唯顏乃見其卓爾於焉瓢

以樂其業終日之恩萬世之覺於是　李東陽嘗
道眞既崇闕里陋巷亦新當將禮樂遂足斯陳顏雖
云天其存者長施之清廟斯道之光

無錫縣太伯廟碑

太伯文王皆以至德稱於孔子皆可爲而不爲文王
當殷命既訖紂惡日稔人心歸周如水赴壑猶率之
以事紂是謂可爲不爲若夫太王逃董鬻之難於岐
焉作周計其世猶當廩辛庚丁之際是時商道猶盛
太王安得遽有翦商之志有之則何以異後世役焉
思啓封疆之爲豈太王不從而王季則從之耶孟子
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太伯雖聖商業未衰
亦安能遽朝諸侯有天下耶予意文王之生風有聖
德太王知周家之業於是乎興故欲傳國及之太伯
知之遂與弟逃去其後周之有天下在文武之世而
王跡之基實在太王之時所謂以天下讓者其以是
哉初吳之先文身斷髮混於龍蛇太伯之來端委治
之始去夷即華至於今人文財賦爲天下甲蓋所從
來遠矣無錫之梅村有丘隆焉相傳曰太伯之墓也
按漢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皇覽云太伯
之葬在梅里之平墟則非山明也今梅村正居吳縣
之北去梅村不二里而近敗屋頹垣芻牧不禁予嘗
過而傷之弘治十三年南昌姜侯文兆來知無錫予

曰邑有聖人之墓而蕪焉令之恥也姜曰諾言
則議復之且捐俸倡民於是富者輸財壯者效力二
年廟成殿寢門堂主塑龍深石表樹哉過者瞻悚姜
侯請予文於碑以示後世銘曰
蠻荊句吳俗本文身始孰居之爰有至人至人謂誰
有周太伯讓國而來卒以有國於戲孰知世教日隤
兄弟爭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無得而稱
其稱則遠猗歟新廟姜侯所作億萬斯年過者必式

鄠縣明道先生廟碑

聖賢道被天下萬世而尤深於過化之地鄠爲縣介
京兆西南宋嘉祐間明道先生嘗爲主其簿其南山
高冠谷長嘯巖虎峰皆有題詠遺刻往往猶在
庭有巨槐相傳爲先生手植兵辨藏錢止佛怪與水
利諸政赫赫尚在鄠人耳目自今而言先生之道在
萬世不獨行於鄠自當時而言先生之道不行於天
下猶幸行於鄠鄠固先生過化之地哉自南宋以來
從祀之典徧天下而其流風遺惠在鄠尤深至於今
五百餘年鄠之一草樹一泉石猶能使人起敬詩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而廟無專祀人實以慼弘治二
年沁水李君瀚以監察御史按陝行縣至鄠則命所
司營之八年復遣祠贍廟宇庫臨猶挨兼稱初意時
邑令湯君一清以憲副董學政於陝議以先合命知

鄜縣事房嵩撤文昌祠以其址作祠重門廡經理嵩屬來京請予紀其事昔孟子殁而先王之道熄先生兄弟起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妙至于今蹤遐荒絕徼咸知誦程氏之書而先生所得則有不在於言語者矣世孰得而知之鉴又安能言之獨二君協心表尚正學激揚頹俗使鄜之人穆然復睹卿雲霽月之輝被和風甘雨之澤其可謂知所重矣銘曰

有巖學宮祀者孔時新廟再登伊鄜之思思昔夫子蒞我鄜人辨訐折獄唯誠與仁孔孟既亡道墜孰起天續斯文生兩夫子嗟嗟夫子道夜逖方貴偽鄜人俾也可忘南山巖巖白雲在天於乎遠矣髣日來遊

武昌忠孝廟碑

武昌城東有廟曰忠孝祀吳司空孟孝感宋少保岳武穆二王者也孝感江夏人仕吳位至三公嘗以母嗜筍泣竹而筍冬生雖庸夫稚子皆知其爲孝也武穆仕高宗朝志恢復中原屢敗金人功垂成而死奸檜之手其忠憤之氣至今炳燿兩間而鄂其駐節之地破曹成滅楊太皆在湖湘間功尤烈矣固宜廟食於茲武昌故有孝感廟岸頹湫隘海陵胄侯政來守是邦始謀徙今地弘治戊午姚江王君恩西蜀牟君道俱以御史按武昌謁廟下謂孝感有廟宜也而忠如武穆功在鄂人乃獨遺之哉忠孝一道也奚於道中詔建武穆廟於鄂鄂固嘗有廟矣合而祀之於禮其可胄侯曰諾乃分命同知王庚其領曰忠孝廟中拓爲亭分峙餘無加於舊云君子謂三君子之舉也儉而禮是使京師求紀其事於石予謂二王之祀孟以孝岳以忠孟之事微矣遂能動乎天岳之冤酷矣而不能回高宗之疑而顯其讎其功烈孟修其隱其名完且其生也相去千餘年而人心崇嚮如一日豈非忠孝大節帝衷民彝不以今古遠近常變隱顯而有二乎孟軻氏謂易地則皆然韓愈氏謂曠世而相感者並饗廟祀於禮合矣其地於鄂爲白鶴山錫

之者楚府相其成者徐長史仁王長史銘曰

梲江維鄂清廟吳莫廟有二王歲時合食屹異世千有百年殁而同祀忠孝則然孝能動天忠惟死國維忠與孝典功同德坎其擊鼓鶴山之下百爾有生誰其無父誰其無父其有無君千秋右享昭我彝倫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作代人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　都下會通河實　國家氣脈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河流幾絕前後　遣官

治之績用弗成　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
蒞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祗勞且費或謂河
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
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同往蒞之時夏且半
漕集張秋艤艫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
或賈勇先發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滅沒鋭等聚謀始
於上流闢月河長可三里以決口為之河於是舳艫
相銜順流畢發權奪載道聲聞　天子嘉焉乃始議
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為沁河東南流入徐西
為黃河東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
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鋭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
塞於是浚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穎以入於淮
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穎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
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於時向
冬水且落漕乃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
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
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鍤如雲連晝
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決既塞繚以石堤隱然如
虹輔以滉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
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
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為斤一萬
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為束六十三萬芻二百

二十萬伕其役者通政使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
都指揮丁全同知劉福通判王文臣興臣鋭臣大夏
以其事聞　上遣使慰勞令作廟鎮其上　賜額
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某紀其事臣某拜手
稽首而獻詩曰
翼翼　皇都殿此上游灌輸東南艤舳來浮黃河奔
溢勢如萬馬遂嚙黃岡溢於鉅野　帝咨於朝疇
于治者咨汝大夏汝鋭汝興協恭合力績乃用登三
臣受命單車來爲廼相廼巡廼疏廼築既堤黃岡張
秋廼築[illegible]天與時維人效力神謀鬼趨[illegible]出楊雄賦隤林
菑石昔壹之始訛言震驚不震不奪由　天子明維
明天子維慎厥使殷其如山功成有偉塗人歌矣居
人和矣舟之方之維其多矣屹屹安平新廟孔度四
方攸同千萬斯年

通州馬神祠碑

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
在馬馬之生蕃養息在人而有人力所不及者則馬
神祠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為天駟辰為馬詩
云既伯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
皇明建都燕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為地高寒平遠泉
甘草豐世傳　太宗皇帝與敵戰於此若有神相
焉者因　詔作馬神祠於其地且令天下州縣皆立

爲祠在今州治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鄉旁爲御馬
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涖祀事其辭
曰　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　陛辭竣必　廷
復其嚴如是歷歲滋久漸級敝炎沮洳𠁊瞬入畜不
禁行潦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旁侵星月仰見
心虔斯褻相顧增歎弘治八年始以改作事　聞詔
可乃屬役於順天財因歲登力因農隙湯殿等堂長
廊邃廡齋廬庖湢完舊增新緣垣重門邃者祇肅役
始九年三月戊以十年之某月中歷三太僕卿剏之
者安成彭君禮繼之者錢唐倪君鈹成之者臨西宋
君禮而寺丞揚珪實殺其事御馬監太監黎泰等實

佽其費古者工幾千里出車萬乘　國初賦地於民
而牧之國與民咸利焉今其地固在也而法非其舊
取之於民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國與民俱病焉
因有志者之所隱也三君既協力以崇神祀則馬政
之廢者其將次第而修復乎銘曰
甝甝國馬于甸之野濟濟如雲寔寔如雨有廟嶷嶷
在潞之陽始誰作之自我　文皇敢有不虔天駟
煌煌駟彼洲渚造父王良有祭其地二三君子神斯
降祥人維執黃甘衛文亦有曾秉心維塞淵思亦
無期二三君子實亦實似刻碑示後尚紹無隊

蘇州府重修城隍廟碑

吳故有城隍祠在子城之西南限莫詳其所始唐
寶中採訪使趙居貞改作廟宇梁貞明五年刺史錢
傳璙加崇飾焉至道末時有敕封忠安王嘉泰三年
加號順應嘉定九年又加威顯寶祐三年又加號
英濟　國朝則惟稱蘇州府城隍之神洪武三年以
舊祠庳陋乃徙建於故某在今吳城之乾位蓋百
三十年於茲矣弘治十二年吏部文原廣言於郡守
曹侯鳳謂廟祀載在令甲守土官始涖事及朔望
必躬謁祠下其嚴如是而歲久就壞棟腐桷摧檣頹
賊圮肖像黝昧不稱瞻仰曹侯曰唯神與予分理吳
郡予理其明神理其幽矣下頻年風雨調順稻麥豐

登寇盜比息疫癘不作茲神之賜予其敢忘乃下令
境中願新祠者聽又命義官某等董其役於是貲
以爭施厥財恐後倫材鳩役完舊勅新明年春正月
始事至九月告工殿宇峻整廊序邃深門樓顯赫過
者悚惕會郡侯遷去東廣林侯世遠繼之求予紀其
事城隍之祀不見禮經蓋起隋唐之際吳越之間今
京畿至郡縣皆立方紀徵固不嚴事且山川林谷丘陵
其坊防庸古皆有祭況夫作鎮一方司啓閉捍寇禦
婦子安畜牧遂非所謂有功則祀之者耶固可以義
起也況時有所尚微有所倫今自　朝廷及於閭閻
祈禳卜祥罔有非祀水旱蝗螟則禱之疫癘夭札則

禱之凡有求則禱之有疑則禱之而神又能耶吝降祐儼乎如臨其上至其家可謂靈也已予故文之碑以彰神之威靈詞曰

於赫明靈作鎮南服　上帝嘉之寵是威命浩浩三吳罰賞在手孰越厥志顯頑効尤害事風雨覺幽遐雪劍星斧誅斬妖魔妖魔卒斬良原解穢祓戾熵祥雨暘斯若老稚熙熙閭門夜開維神之賜其可誣哉清廟有嚴衡侯所飭林佚網之邦典維秩豐牲椒糈歲事孔修福我邦人億千萬秋

陳氏祠堂碑

弘治己酉姑蘇陳氏治第于郡城之臥龍街始作祠於正寢之左越三月祠成於是太學生悅率其宗人得是月丁卯祇薦祀事大小和會遠近來觀已而具書走京師求其友翰林王鏊紀其事以示來裔俾知所以作者唯陳氏於吳中爲巨姓我自故福建僉事公始著顯公永樂中以進士爲河南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繫置均州太和山且十年役徒中免爲御史復上疏勸開大學衍義或相其語涉譏訕闔門繫詔獄五年出復發　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其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蹈而復奮幾死而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其後府學生王𫶸浩等數十人相率言於部使者祀郡學故有先賢祠祀唐賢陸中允而下　國朝若周文襄公故提學御史孫公陳公及公或深仁粹德廷被吳人或孤忠勁節聳動海內而廟祀未及後人曷勸於是有司奉公入鄉賢祠今上即位有詔修名臣墳墓公墓在吳山梅花塢舉故有闕所司祇奉　詔旨相與治碑碣華表石羊虎如制且禁人無得樵牧而復其爲後者一人使專護守於是其孫悅退而歎曰唯先公忠義聞天下墓有封祀有祠而家顧無專祀歲時饋獻仍隨就簡不肖不孝罰其可辭廼作祠如禮室爲四龕西以祀高祖府君次曾祖府君次郎公次考教授府君祠之飭悉如五品之制且設巨龕於寢以奉公像曰是將親盡不遷爲陳氏始祖云詞曰

國有正氣厯時屈伸在屈而振展也維人公在河南以言得罪十載太和若終抱未　帝思良臣起爲御史公拜上言固臣事臣有一編請置之陛朝夕勸講四海其又或從聞之　詔獄是繫闔門纍纍百死而生　詔恩朝赦暮已抗章擿藩府陰　帝聞爲驚初猶彷復繹　帝之明古有沒賢拾遺爲志亦有魏徵勸行仁義較其所處孰難孰易堂堂陳公今復有之廟祀嚴嚴邦人之思邦人之思況其孫子作廟于家妥及其自同堂異置籩豆載登春秋禴嘗百世其承

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
薛故家廬之無爲州　國初大司空相從
高皇帝起淮甸入臺城攻安慶下江西復廬州戰番
陽京漸江援姑蘇下中原累著功勛機務必預嘗遣
督軍餉　帝曰卿功已應世爵然行爲朕蕭何可
也還進大司空頗以怨言聞下獄死子靖安瓊州安
置永樂甲午十月生公於瓊公諱遠字繼遠少穎脫
奇秀宣德壬戌登進士第授戶部雲南司主事景泰
中以薦遷郎中嘗以部檄覈實南直隸通稅得其奠
餘若干萬歸之公又同御史倪敬按大同邊儲無以扶
遜隱邊人賴焉天順改元以公使交南還進本部右
侍郎尋丁母夫人憂時河決河南　詔起復公以工
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壯三萬分工授任決口遂
塞又自揚州鑿河四十里以泄積潦鬻災賑饑伐材
爲屋以居流民比還民遮道留之成化初兵討兩廣
叛傜公以戶部侍郎往調兵食諭其衆能破賊者即
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躬冒矢石賊平陞
左侍郎二品俸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夏江南
運不至　命公往視至則濬泉源濬河流漕以克濟
十三年乞致仕許之十五年　詔起公南京兵部尚
書參贊軍務是年冬以疾辭不允明年正月　詔許
致仕弘治五年三月遷榮祿大夫八年某月日卒年

八十有三公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
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叢沓悉出公手改定戶
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莫
不法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
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弗
聽同僚有惡囑託者輒怒色以待公曰事可行而行
不可而止何怒爲論馭吏則曰嚴刑以懲不若先事
而發善革弊不如無弊可革也居官四十年家無長
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不足今安忍
有餘子中書舍人丕將奉柩歸葬無爲之某原求予
言刻隧首於乎公以孤童起海外奮身進士致位八
座名顯天下其可謂一時名臣矣公嘗謂人戶部多
積弊使吾久於任一釐正之國可富邊可實民可安
也惜未及行而其志則可知矣銘曰
竭竭司空與運首遭文經武略爲時蕭曹山河之誓
宜及而閼宿祉儲祥及公乃發遂登計相進大司馬
出入勳名孰與齊者既老而休濡須之丘焯德昭絡
揭於道周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黎公神道碑
黎故山西望族趙宋時有爲西川制議使者諱某制
議生樂平尹某值宋亂不得歸因家縣之辞塘遂爲
樂平人樂平生元餘姚同知漢卿餘姚生元哲世稱

愚浦先生愚浦生偉偉生士雅是爲公之考二世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以進士授監察御史數疏天下利病有人所難言者出按真定黜贓吏二十餘輩革宿弊蠹民者數十事有戚里豪占民田更數御史莫敢辯公奏一歸之民及按四川滿洗冤獄十八人得減死有劇盜出沒汶寧重慶間勢頗張督官擒之有白金文綺寶鏹之賜會當道有不快者出知鎮江至則以教化爲首務月朔召見耆老語以敦禮善俗暇則莅學爲諸生講說義理民以事至郡者教以孝弟詞意肫切聞者感動鎮江當南北衝民困於驛遞供億貪吏又侵漁之公如

命視糧收貞貯之府以時出納日書而歲考之其弊遂絶初民戶養馬歲課駒駒復課駒轉展無已民破產而馬滋耗公乃差戶爲上中下上牧牝中牧駒下則悉鬻之牝一駒三爲小群群有首牝十駒三十爲大群群有長或有物故各以類朋償之馬政舉而民力省至今以爲法中貴人汪直威振天下所至有司望塵趨拜公聞其將至也則去行屬縣汪啣之及至都御史被逮囹圄遠公詔獄時吳指揮綬在鎮撫曰吾聞黎太守好官一無所問已而改知襄陽又改知寧國寧國素聞公鎮江之政奸吏豪家望風斂戢初巡撫都御史王公克復每患寧國多訟及是入境無

一訟者大異之亟章奏薦公擢雲南左參政未幾遷廣東右布政使轉左滿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三省流民動以萬計號易亂難安公鎮之以靜雜文武之不職才不當任者易置之總其要而責其成坐以無事徵拜南京兵部右侍郎三月以疾不良于行詔許致仕乘驛以歸弘治某年月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七公天性廉靖不求赫赫聲幸至必盡其心力所至有惠政而在鎮江獨久其澤最深後朝覲往來民相率羅拜至不能行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其子某至京謀刻其先德碑於墓而以屬予詞曰

黎望山西奕世無賁江右來家自樂平尹涉元　國朝撫其緒者參祉歸成生少司馬維少司馬發跡言官其儀提提其節桓桓或從屈之出守京口于襄于宣克振克守作審于　漢泪廣東西政聲流傳如京口時持憲于鄖彼紛莫定何以綏之曰惟以靜召佐兵政疾此焉都　上方用公疾遂云徂用雖不究勲則多矣琢詞隧首以示無止

集卷第二十一

碑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神道碑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丙申葬我文定公於吳之花園山友人王鏊刻其隧首之碑曰於戲公其遂至是耶當宁之所倚海內之所望斯文之所屬其遂遽止於戲公諱寬字原博世為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考諱孟融皆贈吏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業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群籍為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貢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尚適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公以屢舉不利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士賢時以御史董學南畿以禮敦遣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脩撰旋被選侍　先皇帝於東宮九年進　太子右諭德　先帝即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脩　憲宗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擢吏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尋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掌制誥仍侍　今上於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高學益重學者稱為匏菴先生而不敢字每　東朝進講陳說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為上誦之　今上在東宮學少間率僚屬上疏曰竊聞　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為多也建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　詔廷議之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傳否耳苟有裨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也　太皇太后將祔廟　詔議其禮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於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　詔從之公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優　詔慰留有旨行聞望輿論攸歸之哀敝閱月卒弘治甲子七月十日也訃聞　先帝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者四給驛舟遣官護還特贈太子太保長子奭授中書舍人次子奐補國學生皆異數云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

不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輒具
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
公獨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及
日講　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
其誠不强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迴
佪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
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
缺中外皆屬公公又固辭之公端靖淵穆不涵涸爲
同不嶢嶢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
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毁譽之言亦不見喜慍
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公爲文不事追琢雕

嚴體裁蘊藉簡淡理致悠長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
見痕跡沉着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妥潤中
時出奇倔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於戯公由　侍
從致位八座其聲望隆矣爵位崇矣　朝廷恩數不
爲不加矣年至七十不爲不壽矣而遠近脩咨若有
未滿非以其未嘗一日秉鈞持軸以行其志邪夫公
之所自立足以不朽雖位卑無年未爲不貴且壽也
況其兼得之邪其又奚憾乎予與公生同鄉仕同朝
相知最深且久故以是表諸墓而不怨亦公之志
也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公神道碑

公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能詩語驚人　寧王
聞其名召見之命爲韻語響應無錯有心定國安邦
之語　王偶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爲　國家棟
器考松亭翁攜以入闈閽人所在聚觀異其詩文少
長選爲弟子員都御史韓公雍奇之初　寧靖王書
元徵二字貽公因以名至是韓公爲易之曰元禎字
廷祥謂當爲　國家祥瑞也天順己卯占江西鄉試
明年擢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文名愈起久之授編
脩會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
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宅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

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延乞歸家
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
甚衆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或有學貫天人之
才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望其起而公意確然如不
復有意於斯世也弘治初　召同脩　憲宗實錄
公慨然而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
反復幾萬言　實錄成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既又
乞歸養母家居又九年當是時天下士大夫猶日望其
起也脩　大明會典召爲副總裁至則陞翰林學士
侍　經筵日講　孝宗雅意向公將爲低几就
聽之旋以疾卒于官　贈太常寺卿修歷代通

鑑纂要又　召為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卿兼翰林
院學士仍侍　經筵日講并侍　東宮講讀未幾
命掌詹事府事竟　詔勑上疏勸經筵宜講太極圖
西銘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孝宗欣然嘉納塑
素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之
不果　今上即位進吏部左侍郎仍充　實録副
總裁未及上而公以疾不起矣正德元年十二月晦
也明年九月其子采始克奉其柩以歸以某年月日
葬邑之某山　詔命工部治葬事遣官諭祭公雅然
纖弱而崖岸孤削剛毅之氣不可犯人有過面折之
為文必欲作不經人道語晩廼削異為同黜奇為平
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脩撰應魁陳檢討公甫皆以
道學自許者云張之先有諱仲芳者宋季來知隆興
府因家南昌之隆阜垴大父諱孟初考諱仲實封翰
林院編脩松亭翁也先夫人程氏繼黃氏子男二采
栗女一孫男四女一公入翰林未幾即歸卧林下名
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晩年始起立華要駸駸
大用同列忌而毀焉眛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究其
中之何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尼之深耶然
公之名在天下則不可得而毀也銘曰
噫嘻東白學求其內世方疾馳我掘而退元閒大呂
厥聲渾鍠薦之清廟一世震驚始誰起之卒誰尼之

道之廢行孔亦云命彼其読讀於我奚病刻詞隧首
以鴻厥慶
　鄖陽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俞公墓碑
中議大夫贊治尹前知鄖陽府事俞公葬在桐廬之
黃將山正德七年少傅王鏊刻其墓碑曰公諱藎字
廷臣成化中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出按眞定等府中
貴人傅恭家豪奪民田前御史寧脂韋兩端莫敢辨
公毅然割其田還于民且劾奏恭不法獲其黨惡者
數人治之時恭方幸于　上衆莫不為公危事且
不測竟獲免出按江西九江外戚王氏藉氏勢方熾
恣其下恣橫境中吏莫何問公執而械之貴戚斂避
吉安知府許聰以剛愎凌上與臬司相訐奏事下公
時權貴必欲置聰死公持平不阿忤權貴意謫判澧
州至則檢閒田數十頃以業貧建義倉儲穀以賑饑
大築堰陂漑田可萬頃環百里無旱憂巡撫上其績
擢知茶陵又知安陸州時流民嘯聚于鄖急之則變
緩之則為後憂諸重臣合奏須才識如公者廼濟又
擢公知鄖陽博詢民隱寬猛並施學校城池祠壇廨
宇方秩然脩舉而公忽遘疾乞致仕歸矣行至柔林
卒成化甲辰七月四日也葬以次年正月一日春秋
五十有五公所至喜興除利害疏滌寃獄吳橋民趙
綱家屠于盜莫跡其所由起公以御史至其地綱見

夢于公厥明捕盜六人下獄人以爲神平生博覽
詩尤工書人以爲得晦翁筆法公卒之十四年仲子
誄以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進公階中議大夫贊治
尹致以御史中丞治水利吳中間請予泣曰先公以
直道齟齬于時仕不達而惠政在人不可泯葬且二
十七年而墓碑未刻其責有待廼序而銘曰
桐江之濱誰樹誰封有　明中議大夫鄒公鄒公之
庸奮自郡史就爲倅邪惠文則指正或見醜忽殖而
顛于澧于茶于郢于鄖地唯荒遠所至則發蓄膏腴
蘇去其苞枿公惠多矣祿延不贏施及後人爰有中
丞中丞之來雖　天子使宜于民人實胥實嗣既

修其號復永厥聲實求予詩刻在麗牲

盛氏先塋之碑

盛故餘杭閩家然自宋丞相文肅公始大其徒吳中
剏自判平江府君諱岫始其葬黃山自寓翁府君始
黃山在吳縣西南數里而近望之隱然如舟蓋吳山
之小者而山水環合草木蓊然青烏家謂其秀當有
所屬而盛氏墓在其巽隅寓翁曾孫俌言于鑒曰先
墓在吳中者凡九而黃山歸焉獨存水木本源之義
在焉何可忘也蓋自元季兵興所謂凡九者多蕪沒
而莫尋則無表識故也先大夫蓋嘗恨之他日世益
詰人益衆族益散則又安能保斯之不蕪沒世乎俌

用是懼爰用增葺松栢立塋臺樹華表大書盛氏之
阡示後人以不忘也唯執事賜之言以昭世德以詔
來裔于無窮使盛之子孫繼繼承承永有徵焉孝敬
其無衰乎予惟盛氏在吳中占科第登仕籍者累累
有焉其餘又各以醫名家通籍于　朝官于鄉累世
而不絕也何其盛哉信其先之積累深且長乎固不
獨青烏家所謂山水之秀而山水之秀亦或不可誣
水木本源之義則自不可忘也予故爲著之蓋塋域
之延袤凡若干畝中爲隸垣垣之正中爲俌曾祖寓
翁諱以祖府君之兆其西爲伯祖諱賢府君之兆又
西爲伯考諱宣伯府君之兆其東爲祖考諱棣府君

之兆又東爲御醫諱寅府君之兆又東爲太醫院士
諱儼暨醫學正科諱偃府君之兆高祖諱宗仁高伯
祖諱忠二兆遷自齊門今在垣之外北上諸殤穴在
垣之外東西坡下其西南隅爲翰林待詔李先生貞
臣之兆先生揚州人寓翁故人也老於吳中無所歸
遂以葬焉春秋祔饗之其諸世系行歷則之碑陰

廬州府馬侯遺愛碑

馬侯汝礪初以秋官員外郎謫判廬江久之進同知
遂知府事　上之元年擢叅貴藩去之日廬江父
老遮道挽留不得則相率作祠城東肖其貌以事迄
于今民愛戴如初不替合肥諸生丁子奇委吳求紀

其事廬爲郡當江淮間地多荒遠侯至則勑躬撫
流民來歸者給以閒田俾肆力以耕而免其徭役浚
治三堰陂塘溝塘水利流通於是戸口增田野闢節
縮羨贏斂散必式積糧至五十餘萬石歲旱民饑令
驗口受糧仍散處寺觀作糜以飼餓縣則之所全活
一萬八千餘人廬故有城而承平玩愒日以就惡侯
市材陶甓增築三千丈有奇樓櫓守禦之備莫不繕
理霍六之間盜賊出没設官守臨巡邏以時於是民
不知饑盜賊屛息又立社學千諸鄉錄其稚髦爲學
官弟子大修宣聖廟建尊經閣購經史子集萬卷于
中以待學者之來吳將軍周瑜宋包孝肅拯馬少保

亮劉學士筠基在境內皆祇謁修治禁民無得樵牧
宣聖裔孫寓舒程端中裔寓英山蘇文定裔寓霍山
皆召恤之復其家又立余忠宣公祠三蘇祠設祭田
俾其後守之於是士皆翕然嚮方奮於節義餘若使
館府治橋梁驛傳倉庾罔不以次秩舉而民不知其
勞且甚比其去郡粟餘于倉財餘于庫旁郡歲饑往
往就糴焉而無不給侯醇懿清明勤於吏事而又
飾以文學風以節義去廬久矣而德惠在履食有商
廛學有大舍野無懸耜濟無病涉老稚嗟咨相與尸
而祝之伐石紀美庶無忘千世世侯名金汝礪字蜀
之西充人今爲淛江左布政使其詞曰

嗟嗟馬侯言治于廬拔廬之人有貧其居老稚咿嘆
不怨以尤侯今邁矣侯德在玆原田每每我畬我耕
崇墉言言我寢斯寧我倉既盈我粱我漸拔溯來游
潁水湑湑僕侯復來鈎闌則遠侯來何遲去乃莫挽
肖像在堂世尚無諼

江淮平亂碑

明受天命君萬邦　九聖相承涵天覆休養生
息百五十年絕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
弗靖　皇上赫怒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
德初有逆豎盜弄　朝柄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
厭䋡發動逆豎伏誅羣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

弟柒脅彥明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
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庫潰獄殺戮
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執
王臣截漕舸攻　宗藩　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
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
左侍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　命兼都御史節
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
涿州中外洶洶言陸柒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
以衛京師公曰吾受　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
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平口遣許副總泰御游擊永
及淡充之兵邀賊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擄

北來衆懼不敵適馮副參祐以麾下至助公
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
平久民不見兵革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
羣不逞且蠭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　王師屢捷從
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
衆多散去昔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埜以竢賊至
無所掠楊虎既敗猷率其衆而沂九月陸參彥明寇
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某子藪是役也賊之
統卒畧盡幾不能軍　上復遣中使偕諸軍與
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
聊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
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會造進
颿駛之乃逡巡逍遙去犁將李瓊又邀擊敗之賊奔登
萊公密請軍進之過於嵩淺坡殺其衆殆盡陸參彥
明與狹駿猛二百餘騎遁去北奔通州突過臨清又
奔河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水死參與彥明奔船東
下和、與江江陰樓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安安慶
公復被　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
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
王都憲縯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
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庠砕逆
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引所部力戰□

與任實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盾距行奪其險賊墜
崖下死者無算參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為宣府
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
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盡平中外乂安議者咸
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皋儉盈肆皇天震怒動
威以殄滅之予以爲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
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行忠勢
成犄角諸將士摧鋒摩壘勇貫先登相與成此膚公
蓋天人協應之効最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
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
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捷　聞自節制而
下褒賞進爵有差　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
紀勳以示永久詞曰
赫赫　皇明坐朝萬方克享於天錫祚無疆運鐘百
六奸賢亂　朝寔生厲階遠近驛騷盜賊挺起千萬
爲羣血人呀呀虎噬蛇吞城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
招徠日奏膚功　帝曰來完汝惟予度其往視師
總我戎務桓桓虎臣雄邊使見授爾節鉞惟爾指撝
公至會師誓清大憝受　命徂征無或撓退　王師
旋奮執我敢遏會是蝗臂而當車轍載挺其吭載斬
其桁盜始奔駭顛踣北南飛走計窮海山之□狐妖
憑丘康鈇庶傜天啼盜虐海作飄風我師乘之遂盛

允　王路載夷黔黎相慶江淮其全茲惟天彝盜之萌堅也當國迄盜誅夷授任必式治亂之萌兆哉不忒鑄詞海崖昭敷懲亂後誰效尤視此京觀

蘇州府建文丞相廟碑

忠義之在天下未嘗亡而末世以身狥國能信大義於天下者視前代為獨盛而文丞相之死尤偉且顯其許國之志屢躓而奮百挫不回至于今愚夫稚子皆知其為烈也夫死一也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則所處者異耳是故非死之難處死為難若公可謂善處死也自古死國者非一然皆居其官死其事職也方元兵渡江詔徵天下勤王無一人至者公於時出知遠州非有天下之責乃獨慨然從率三軍毀其家以狥國其氣固已凜然蓋天下及挺身使虜被執而逸流離間關山棲海竄卒達行在當是時宋盡亡矣猶號召義旅克復州縣軍敗身執志在必死祈死不死卒致之燕雖元之君臣亦皆咨歎其賢必欲生之不得卒得死柴市從容南向有若平時蓋成仁取義公志素定於中非若倉卒復變慷慨殺身之為此公之死所以獨異而其節尤偉且顯者請其傳誦其詩悲其志想見其人於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之起則知平江常州受圍公遣兵援之會詔趣入衛公去而平江旋送款矣使公不去平江必能與常犄角常猶戰不屈公其有不能乎二州戮力勢或可守不能支亦當背城死戰元兵不敢長驅臨安得捨為之備不至倉卒觽辟一旦猝而為虜也其後公過吳門感念悽愴遺民聞公至無不垂涕者於此見公之惓惓於吳吳人之不能忘公也公既死燕旦廬陵替有祠而吳獨缺太僕少卿文君森其先自廬陵徙衡山自衡來吳蓋公之裔胄也子手頒以其地作廟世守其祀巡按監察御史謝君琛以聞　詔可賜其廟曰忠烈有司春秋饗祀如禮正德十年月日廟成子來請予紀其事於麗牲以詔來裔銘曰

嘻吳故墟有巍新宮宮祀為誰丞相信公元爲長虵吞噬中夏飲馬長江已無宋社公獨奮然率兵勤王吾伸吾義焉知存亡崎嶇嶺海百死無二卒死於燕卓哉正氣公身可殺公志莫效千萬斯年其氣烈烈撑拄乾坤昭揭日月唯忠唯義率土嚮之況茲吳門公所素治公治于吳不能百日公惠在吳終古不沒公徂公遺後復吳居作廟揭虔　帝命所命綱常民彝弗渝弗隊饗祀千秋為世臣礪

杭州重修岳武穆廟碑

宋少保鄂國岳武穆王祠墓在錢塘棲霞嶺之陽舊有

司以　朝命歲時饗祀廟貌宏麗而後迫於山麓湫

隘沮洳日以頹圮正德　年　某官某承

上命鎮杭首謁祠下顧瞻咨嗟乃捐俸鳩工剗巖鑿

剗荊棘得地之爽塏者若干丈闢爲寢廟廷以廊廡

巍然翼然遠近瞻依仍謁余文紀其事夫武穆之死

迄今且四百年人過其祠下猶爲痛惜歔欷欲顩天

而無由於檜之姦則裂眥切齒思食其肉而不厭何

哉宋以忠厚立國百五十年未有大惡於民女眞長

驅入其國毀其宗廟社稷二帝蒙塵后妃嬪主繫累

而北是天下之大仇也大恥也武穆奮起行間挺身

爲國復仇驅烏合之衆摧方張之虜虜騎崩喪不敢

飲江南牧是天下之大功也大忠也當是時使其君

能專任之乘破竹之勢擣穹廬之虛二帝可還中原

可復宗社之恥可雪一旦金牌十二亟召還之大功

垂成而不竟入使奸臣舞文鍛鍊父子駢死獄中是

天下之大冤也大恨也縱姦檜以和誤國忍害忠良

爲高宗者獨忍棄其宗社使大功不成大仇不報大

恥不雪貽萬世之恨乎至于今所以憤檜之姦痛王

之冤而重歎高宗之昏惑也夫以武穆之忠檜之姦

今之孺子皆能知之而高宗獨甘心焉而任之而殺

之何哉物有蔽之也高宗之昏也觀靖康之禍號

久矣惴惴焉自保江東不啻已足無復中原之志檜

窺見其隱首倡和議以中其欲武穆忠義激烈以恢

復自任然非其志也而有功高不賞之嫌一時羣小

又從而譸張熒惑其間遂使是非倒置大不忠者爲

忠忠者爲大不忠也可不哀耶自昔人君莫不欲奬

忠賢而忠賢每至擯棄故子胥沈韓彭醢檀道濟殺

豈獨高宗哉高宗其甚者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爲萬

世戒使後之人君得以鑒焉所謂無使後人而復哀

後人也銘曰

嗚呼武穆今且安之其果亡乎其忠勇憤烈之氣將

猶有不亡者乎將爲星辰以照臨下土乎爲雷霆以

泄其憤怒乎將騎風叱雲上下于天爲帝督姦乎將

復爲忠臣義士以輔佐國家降生人間乎姦檜今已

臭腐完顏父巳丘墟中原之境盡歸　國家前日之

憤亦可舒乎相彼冢樹枝皆南指則其精誠悽惻于

南也其尚猶生時乎吳山峩峩兮巖曰棲霞寢成孔

安兮惟王之家王今安之兮忍獨去此故邦儲祥祛

禍兮庇我民於生生潔吾觴兮精吾糈千萬斯年兮

仰我民以不忘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

愧齋先生傳

愧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箠簇殊若無所憫人過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小事無可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爲也罷先生又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頹然而已胸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然鋒鍔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時羅倫王徽等既斥中外結舌以言爲諱先生爲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也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　陛下雖開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

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　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輒問務使　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裁去法王佛子眞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少入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非吊祭翰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事且如此獨得不往乎衆或唯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校卒突入兵部郎楊仕偉家收縛仕偉拷掠及其妻孥鄰里莫敢闚焉先生其鄰也登垣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　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某也因有論之[illegible]文穆之起復也先生自南京歸將止之文穆不悅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是爲儒也不可用先生由進士爲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九年乃進卿云先生爲文典實有理致尤邃於經學四方舉子質經者塡門塞坐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

中外顯仕多出門下者

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信哉余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叱遐辛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張養正傳

張頤字養正醫名播吳下中年以聾廢而氣峙峭直不衰周文襄公巡撫吳中嘗稱之議論侃侃不阿也其醫大概以保護元氣爲主處劑多用參朮而每若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往往有中予昔臥其家尚及見焉故得[illegible]侍御史某按吳病痿氣短不能息養正曰此[illegible]文攻之法當汗汗之愈知長

淛王汝器病傷寒衆醫以爲熱症養正曰是極□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都御史尚逵久患咳或以爲外感或以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感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王孟南母節婦患足疾不能轉動内外醫莫知其証養正曰此風也用祛風湯差李百戶慶患嘔血吳下醫皆在養正後至曰諸公以爲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君治之去數十步慶死謝揮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頃之不能言矣其家未信頃之果然北客有計姓者患痰火自詫善飯養正曰是不可爲也計大怒曰我何病哉半月計卒無錫華氏數延養正昆仲三人縱言及年壽

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詩其家特未信明年思濟疽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也乃謁他醫治之少間華使人詒曰君言不可治今愈矣養正曰有是乎歸語汝主視便中當有若絮者至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某日死葉文莊有悸疾養正治之輒愈問之曰吾於醫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緩急扶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爲然

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信然然病者多遲之及養正用之數著奇效可謂善用其術者矣吳父老爲予言教諭閻□進瘋疾吳醫治之率用三白湯不效謁養正亦用三白湯家人曰前用之矣養正曰予多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別有巧妙乎蓋漢下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東岡高士傳

予與世家諸人亦鮮與游者亦朝幾四十年日接天下士而所與交者則四五輩耳海内名流也晚歸洞庭得一人焉曰東岡高子作東岡高士傳

高士名鳳字鳴陽其先本出自吳有華二府君者元季館于施遂姓施氏其伯父修撰公正統乙未舉進士爲天下第一入翰林爲修撰未二年卒天下至今惜之高士少有志紹修撰之烈隨大父賀遷淮陰晝執□餁夜勤誦讀或行道中默誦所肄編人莫覺也

嘗經孟子河與儕輩閱道傍碑一過曰吾能識之矣歸而書之不失一字時倪文僖公爲南京禮書文僖修撰同年也以所業往見文僖文僖爲介於陳御史直夫直夫理學淵邃得之甚喜曰從吾游者多矣好古下同流俗惟鳴陽一人嘗語之曰科第易得成一君子爲難於是益潛心理學所得深矣既歸吳中時汙邪戴公董南畿學政遣縣丞敦遣入試君以病辭固召之又辭嘉君勤學過甚因得眩疾自是不復事舉業吉□閻錢學士亦修撰同年也以經明行修薦諸部使者或者因以年利君曰以利嬈進吾不爲也自是不復事進取□□□□□□□□□傷之而力不

及有言於當道者不可歸之皆理君因廬于莪之
門授徒闢圃鑿池養魚種樹君性度寬和而有思務
種蒔必謹察天時物土之宜凡深淺疏密平斜向背高
草木之性故所植皆蕃茂多實久之松杉楊梅甘橘
黃菊茶笋罔不畢具松千挺竹千竿樹皆合抱成林
君食貧編行非其義不取有不足亦不以干人疏食
饘粥泰性三九敝縕破帷十年不易亦不垢污敦行
孝友恭慎遜讓家人輩皆化之僮僕皆循循愨謹初
鄉有狂悖數犯君君不校益厚之其人則自悔改自
是鄉人無敢犯者有盜為暴君使人備之盜曰歸語
汝主安眠吾不爾犯也山人多淫祀君一切革去戒
傳

其家勿得事浮屠道士四時享祀一依古禮少苦羸
病晚乃輕安登山步履如飛燈下能讀蠅頭細字壯
者或病焉其眞有所養者耶晚搆一亭於松竹之間
容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人未嘗見其有戚戚容有
貴者過而問焉曰君何所得而樂若是曰吾無得也
吾所欲易足耳貴者憫然自失曰吾足而不足君不
足而足然則君其富耶吾其貧耶太史公曰甚哉世
人之奔利日夜營營日增而日不足也是何耶近闕
貴者享權倖千金以為其權貴足之百金以為猶其
貴也無紀極則其務得也亦無紀極孰若高士終年
無所貴無所求而常自足耶吾是以傳之使後之有

鑒寫

貞烈熊氏女傳

貞烈熊氏女者衡府引禮舍人慶澤之女故四川布
政使祐之孫也母曰孔氏宣聖二十代孫熊故家書
齋而來家於吳女生而端潔明慧能通孝經小學列
女傳諸書幼則許聘無錫秦漢漢暴死女聞哭泣不
食一日忽謂侍婢曰吾死屍當歸秦婢訝其言而未
以為意也如出即闔門自縊婢驚還救得不死他日
有媒媼至其家與其母語久之問婢曰彼媼何為者
婢曰不知也但聞聘禮姑納外家女曰是為我也故
以事遣婢出又自縊家人奔救復免自是不敢復議
婚

然郡人以其賢父母亦以其少也終不能釋有馬謙
父者亦為其子求婚女聞即不食欲自縊不得遂引
刀斷髮截其右耳未殊流血滂然仆地即死父母驚
救適有百金良藥傅之久之乃甦所親或諭之曰適
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今汝未預執笄未成婦
也未醮而孀禮所無也汝得無過乎女曰吾雖未嫁
心已許之矣吾自幼所知者秦氏不之秦復何面目
適他氏之門且吾終身侍父母之側亦何不可而必
欲吾嫁乎論者曰汝富於春秋守之寔難父母在父
母是依他日父母即有不諱汝復何依是時貧窶異
哉汝得無悔乎女曰吾今日惟死是求死且不畏何

良於貧且吾志已定豈以死生貧富二其心乎於
歎曰眞烈女也不敢復言及溪且葬女謂其父母曰
吾不獲事其生欲送其死遂裹假至秦氏姑亦已卒
女哭之成禮又拚淚柩哭之哀時溪止一穴女以甓
盡其衙爲一穴曰吾終歸於是秦氏許之至家屛去
箄飾素服以居雖至親莫能見其面姑蘇太守扁其
堂曰貞烈月致薪米弗欲　上聞而未及也詩曰其
儀一兮心如結兮又曰之死矢靡他熊氏女有焉
太史公曰熊氏女之行奇矣偉矣自昔守節不貳春
秋書宋恭姬詩美衛恭姜史稱陳孝婦其最焯著然
皆已嫁者也未嫁不二未之聞焉按昏禮旣納聘有

吉日壻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壻免
喪女之父母使人往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蓋雖
聖人不以所難律人也夫不以所難律人亦不以所
難沮人熊氏女可謂能行人所難行誠古今希絶之
行也可以激頹風廉頑而立懦可不謂賢乎賢若是
可無傳乎吾故爲傳之使觀民風者采焉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喆其先會稽紹興人父時敏洪武間
以布衣召見授湘陰教諭遂占籍焉公領鄉薦入太
學以敏慎選入禁中書誥　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

遣人詗諸生諸生笑傲諠譁獨公端坐儼然省書益
署　上曰夏某端厚君子也尋授戶部主事尚書
郁新與語奇之曰夏某才器老夫不及也諸曹事難
處者悉與裁之同官皆疑曰環左右劉郎中某者恥
以事皆多爲新所咨貴深嫉之嘗正大朝劾諸司怠
事者　上曰宥之新請罪之者再三　上怒曰
是誰教汝以要劾耶新免冠謝得已且至諸曹入謝
劉出奏曰　聖明洞見尚書果人教之意欲中公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嘗欺臣臣愚過聽抵
此乃下書算生于獄劉嗾生盡引公衆不肯劉他日
復奏曰夏某尊尚書柄前事實某教之　上曰聞

原吉甚有裨於尙書汝欲陷之耶劉與書算生皆棄
市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未幾充採訪使巡福建
公以寬大時楊文敏公榮爲邑庠生公器之贈之詩
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之句榮遂冠秋試　太宗入
公時在蘄州有執公以獻者　上曰夏某奉公守
法擢戶部左侍郎或譖之曰彼先文用事人不宜大
用　上曰夏某　太祖之臣也彼忠於　太
祖故也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哉旋進尚書凡貢賦
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
[illegible]齎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求之源委時役兵民數
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爲之赤

盛暑或持蓋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張
壅滯修堤浦疏瀹泖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為患又
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
之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
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
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專鈔以沮貨易禁
包攬清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庾府
縣戶下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于袖時一閱之一
日　上問天下糧數公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
髮不爽益親信之時陞賞靖難功臣又大封親藩征
討四夷創宮殿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費億萬計皆取

辦于公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
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治其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
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蓋恐作者衆也人人感悅
而事集秋八月召還時　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
禮二部都察院事扈駕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八年
親征北虜命輔導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
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
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扆前恭決
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
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駕
還北宮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少民安不

機務咸當朕心公曰　陛下之訓皇太孫遵行之
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羣臣曰夏某輔導皇孫
今之周公也十一月扈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命
輔導皇太孫周行鄉落見鄉老令一一陳其風俗疾
苦或賜之帛給之粟至一村店厭蔬菜羹進曰願殿下
味此以知民艱皇太孫為嘗之有一人犯駕欲罪之
公言　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既又輔皇
大孫閱武于郊九載奏績　上視宴之便殿諭廷
臣曰夏某　高皇帝褒成賢德欲擬古名臣此其人
矣遂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駕巡北京與
皇太孫同居上營之後日親啓沃十四年九月皇太

孫自北還南京公輔行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
戚風俗美惡太孫甚重之稱為先生而不名所過兵
民晏然十五年扈從幸北京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
公召皇太子太孫于南京且諭以授受之意十月公
先馳奏　上復命公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公至
鳳陽迎見道上以　東宮曰雖有上旨吾敢緩乎固至晝
付公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
顧問及至　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
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上為甚對十九年三殿災
公言愛民所以敬　天也乞蠲逋負及罷採辦
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

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
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英言
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
問衆皆哱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詔且
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賛大議臣等之罪
也　上悅兩宥之時公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
凡軍國要務必與公而議召見便殿或闕門語移時
左右莫知所言公退則恂恂若無所預者交趾平
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官賞于一時有限陞賞於後

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　上
特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
御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　上曰爾欲效
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
加于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
臣死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
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
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
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
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
上元節觀燈臣民同樂公奉大夫人往觀及晚宴燈

山上顧公問曰聞爾母來觀燈公對曰歸矣因此
家賜之弟京啓至京召見賜酒饌飾又遣人送之母
中行李蕭然異日　上顧問曰聞卿弟行橐甚空
公對曰臣俸資先已寄歸適無所贈　上曰何不
告朕因賜異布數匹十九年議親征北虜羣臣無敢
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
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
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告屢作內外俱疲皇上少
安遠涉風沙謀未便　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
北賓懼自縊遂併籍公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
啓廠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竣畢此不然恐有侵盜

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公對
如初陞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命繫於內官監皇太
孫屢請赦之　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
今繫之寧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
怨上意頗解頃繫之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
原吉愛我八月訃至　仁宗時爲皇太子親臨繫
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賓天
公伏地哭不能起　上命起曰卿可出視事公曰
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爲因命賜御廚饌咨以
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戍伍疲于漕運宜悉
南京少蘇民困　上曰朕意亦然後以詔從事

訪公公請賑饑寬租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illegible]　上即位復
採辦金寶香料各處閘辦金銀課程
公戶部尚書賜冠帶衣服靴襪被褥帷帳器用公以
毋喪不受　上御西角門顧問左右何不見夏
尚書蹇義對曰毋喪乞歸守制　上曰卿可勉留
之公至便殿乞守制　上曰卿國之老臣正賴共
濟艱難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
此退上十餘疏終不允　皇太子正位東宮命兼
太子太傅時呂震為太子少師位在公右　上諭
鴻臚命引震列公下即進公太子少保兼太子少傅
尚書如故三俸兼支公固辭不已許辭太子少傅俸

袁忠澈以風聞得辜　太宗上以其言常不遜首
欲誅之公曰忠澈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
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澈官毋
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御展前或臨至便殿而
議政務凡內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公擬旨多云某
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
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
不下移也洪熙元年欲下寬恤之詔公請屬吾民增
官吏之俸以勸廉弛山林湖海之利以與民寬逋負
以安流徙積　養將士禁[illegible]田之平以[illegible]
旨採行之冬久無雪上作憫民吟命公和之[illegible]

帶翰林進呈誥詞上親增二語曰勿畏崇高而難入
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又召公至展前賜縕衣斜絲
銀印一論曰間　皇考賓天時歎卿忠愛自今朕
有過舉但具奏以此封識進來朕不憚改手敕欲除
[illegible]劉顓背違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密議
以聞從之命兼禮部事特賜正直牙印押以便處分
且以旌公之正直也時山東淮徐諸郡累歲旱澇公
以為言即免夏稅及秋糧之半一切科派悉罷之未
幾敕公曰古者斧斤以時入山林今山西[illegible]採者報
林悉被宜斬之以徇公言伐薪過當罪止不應請從
律　上曰吾過矣賜田五頃八里庄建第二所于

兩京李時勉廷諍過激諭公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
言已天顏大變公進曰時勉小臣豈能傷損聖德願
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之未晚仁宗賓天皇太子監
國于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變太后命軍國事
悉依公裁處公密謀急迎駕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
留公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夏某安在蹇義等
莫對上不悅至京慰曰見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
卿輔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　皇祖
者事朕加賜寶帶表裡公同蹇三楊同心輔政時與
公等面議久坐賜茶或命退殿廡少休復至展前論
議退尉之暇時獨召公密問或袖出小帖付公公亦

有所曰於上漢庶人反橶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分坐殿左右密議揚於岩
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機不可失也
臣昨見所命將語臣而泣其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
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乃決躬率六師兼程而往師臨城庶人欲降猶
令人繞城駡公罪人皆行大被恩賞賜閣者三夜朝
參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
非勳而何十月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
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癰伏于身未潰則變不測已

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推毒之攻
心腹內虛復生他患矣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
二楊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十一月皇太子
生赦天下公與蹇奏對便殿　上悅命留侍宴上
顧公醉笑曰卿能復飮乎公頓首曰臣飽沃
天恩醉矣顧蹇猶醒親酌三巨觥飮之將退上顧公
有欲言之色問曰卿有言乎因近床前密請早建皇
儲爲宗社之本　上曰然當奏太后行之二月以
議國本功便殿獎諭賜鈔金銀印八曰含弘貞靖謙
謙齊曰後天下樂尋加華蓋殿大學士玉鉤玉帶三月命
游西苑隸人問曰龍衣可歸非至尊乎　上回顧

公下馬謝曰不能撿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
隸賜之鈔命登舟游大液池　上顧曰以操以御
羣卿之力上射兔獲之烹以啖二三臣又親酌玉巵
以飮公曰卿啓沃良多今老矣可不盡懽死多寄后
諭內臣吳城推所欲與之公取小者一二秋八月復
侍游東苑　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
古人前茅之義公曰　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
福也九月扈駕巡邊賜寶刀　上取公槖糗嘗之
笑曰卿亦食此粗糲公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
多餒者命取上供賜公將士俱加犒還京　上念
公等四人年高且師保之重以寅恪職勿煩庶務

特勑授郊院務俾專論道左右贊襄拜相之意未幾
扈駕閱武郊外至兎兒山　上怒諸將之不虞也
命褫其衣公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
罪而致重臣　上起入帳內公隨之　上曰卿
臣休矣公曰陛下倚臣至矣諸將頑於訴獨不少念
之乎　上曰爲卿釋之日數召公使者數十輩交
道既有賜馬甚衆乃命將至馬必跪謝閣者以報而
使者至矣嘗張燈宴群臣皆指公等曰此朕擎天
柱也賜紫貂硯象牙弩花箋龍香墨水精鎮紙玉筆
格爲條肯用公疑從親繪詩足圖詩有獨生申甫扶
鴻運之句又親繪秋香梅竹二圖文翁非能奉寵

遊春水園賜焉服食器用銀幣無虛日嘗命尚方
一翠甌賜公既乃笑曰卿夫人無得競乎加賜一焉
又製束髮玉冠二　上用其一一以賜公曰使後
世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春兩朝實錄成　上賜
宴賚且入謝綦篩得末疾卒　上臨朝聞訃遂輟
朝流涕還宮議加封公爵楊士奇曰文官不許封公
侯此例不可開也乃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
公識量寬宏人莫能測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
必掩護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沮矣有郎汚
精微批懼甚公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過淮陰
馬逸從者逐之公寄聲過客客不應而詈之從者執

以詣公笑而釋之隷有盜銀杯者獲不治仍予一杯
以去有進士戲坐公車或以告公曰有志呂震為子
乞官　上問公公曰震有守城功可與震嘗誣公
柔奸者也平江伯靖難時欲害公公後薦總漕運二
人心服焉或問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
怒始忍于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
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尤樂薦引士類不使人知
仁宗欲用李衡為兵侍吏部不知詔問公始知由公
之薦周文襄為長史有薦為郡守者公曰郡守不足
以展其才尋致大用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着忠宣
[illegible]適皆所薦也金尚書以疾在告赴豪屯定飲

上聞之不樂曰以疾不朝而安于私可乎命繫之公
曰大臣可殺不可辱金某老矣而繫之非刑不上大
夫之意也或短楊文貞于上者公力為之辨故詔詞
有推賢盡誠之語每　朝廷行善政或謂之曰此
天子之明莫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草皆焚之曰不
可彰吾直也贊曰國朝名臣皆稱三楊蹇夏今觀忠
靖歷事四朝列聖之推誠于公公之竭忠盡於上何
其盛也何司寇喬新云公初巡福建所至問民疾苦
吏治得失其瑣屑悉付之有司嘗出漳州北門見舊
塚將頹問左右曰元達魯花赤迭理彌實之墓守死
不降故葬此公曰忠臣也命整其壙樹碑表之他日

至福寧見道傍一草庵問之曰元福寧尹王伯顏與
其子相子婿潘死節于此公曰一門忠孝無愧卞壼
命遂其主於室其少也若有神焉戴大笠出入恒道
之閩有明痤棲多妖宿者必死公獨宿竟夜晏然豈
神明有護持之耶其在吳中治水利至于今稱之

容菴葛君家傳

世之用人者臨事每以乏才為歎而才之伏於下者
又以不得用為難而相求而不相值何哉古者用人
其途非一耕釣漁鹽版築飯牛皆起為輔弼而芻牧
買豎奴僕降虜亦皆得為世用我　太祖太宗之
世亦時時意外用人若郁新嚴震直之流皆以人才

至尚書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紛紛皆得效
時降及後世一唯科目是尚夫科目誠可尚也覺
目之外更無一人乎有人焉不獨不爲人知即舉世
知之而不見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則羣
起而咻之用者亦且自退縮前後相戒謹守資格甚
便且安是故下多遺才朝多曠事任法之過端至是
哉觀廣陵葛君之事益知天下之不能無遺才也故
予爲之傳君諱欽字敬之別號容菴其先下邳人後
籍鳳陽尚於廣陵遂定居焉君長身美髯博學多通
自天官風水音律陰卜祿命之書無不涉獵毋拘人
廣坐論古今是非得失事後當成敗纖悉不爽聽者

常奔其於鹽筴利害沿革廢置尤所諳悉嘗上言于轉
運使畢公曰往時揚州邊輸鹽引歲止五十萬自海
至揚州轉受赴儀眞批驗往來不出月餘近遞待下
轉運動百萬引兩淮船相御百里不絕河道填隘經
歲不能赴掣所船賈躑躅盜賊乘時剽掠商人亦困
之爲奸大其捆增其直弊孔百出莫若即河東西度
曠地爲官廒分爲四廒廒可屯二十萬引商鹽至白
塔河先以數上運司編船戶爲甲定其顧直更番受
載不得淩越仍令白塔河巡檢防護則鹽包入廒者
大小莫欺赴掣者先後不亂而諸弊可革又論運河
之宜曰吳城郡淮瀆通江淮渠首始置堰宋易以

況我 朝建都于北財賦給貢南北爲要害今瀆諸
以東止一河而通泰如皋海門四州縣二守禦千戶
所官多等二十四鹽場船皆輻湊毋患壅閼不通王
端毅巡撫時建通江大同朝宗上下牐水不走泄今
皆廢弛商船多滯官運亦稽莫若修舉端毅故蹟約
束司水官吏勤慎爲便巡大稱賞舉行之癸亥歲饑
上採荒三事復陳資國便商區別利害甚悉江西撫
制都御史桐廬俞公聞君有機略招致麾下以功當
得官時錢寧盜政姧人中以危法下詔獄幾不免費
以萬計始得歸君嘗自推其生辰日月曰歲行至寅
當死正德戊寅 無病而卒君雖業鹽內行修也

居家孝友治喪不用浮屠閭門雍肅不置媵妾燕賓
不用聲伎至於逐遺金焚債券同舍盜其金知而不
問諸義事具載楊少傅靳文僖公文嘉靖癸未余至
京口君之子澗抱其遺行詣余求傳其事余謂若父
懿行二公載之詳矣余又何言余獨思近世鹽筴大
壞商賈受害而國家失其利思欲得人焉稍更張約
束使上下通融公私俱利未得也不意有如君者在
焉使當時舉而用之鹽政之弊其有瘳乎惜乎抱負
所有鬱鬱不獲一試以死乎於是不能無歎而世之
抱才困不獲試者亦不獨一敬之而已也吾是以載
之且繫云無亦使其無傳焉

先世事畧

鏊

王氏之先自汴扈宋南渡世家太湖之東洞庭山之今人名其處曰王巷事見家譜

曾祖諱彥祥字伯英當元季比巷陸氏攸者甫往可不返有女以賢聞遂館甥於陸生元四丈夫子皆繼卒絕人乃謝陸氏去家巷之西與諸子戮力治生家以日昌府君以元至正某年生卒於永樂十三年四月九日始葬蔣塢之北隰今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陸贈一品夫人

先祖府君諱逵字惟道寬厚長者有器識初洞庭人不知學問閭有爲弟子員者恐懼逃匿府君獨好學重禮得朱子小學四書誦讀不去手浦江鄭氏最名有家灋即倣其家規行之居喪毀瘠苫塊動必以禮嘗長鄉稅不督賦而事集山之人至今歸其仁府君生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十日以景泰四年二月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四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葉繼祖妣周初贈淑人加贈夫人又贈一品夫人

先考諱琬字朝用後以字行年二十三始入邑庠自以質僧學後時發憤徹夜誦讀至咯血不止累舉天鄉試不利以貢入太學久之知湖廣之光化縣光化自劉石之亂流民散處山澤間處所而是上官慮其生變也欠其廬一切驅出境府君不忍獨招安之民獲安堵而上官不悅選俊秀爲弟子員月自考較又募民壯教之射上官滋不悅以爲迂也時鑒已及第入翰林乃遂告歸吳大氏先考立心制行一以誠爲本有不聞聞之必行行之必篤嘗謂學不貴博貴乎精按書甫訖則温之温訖又温之循環不已故其書終身不忘嘗因病悟攝生之法在調氣不在藥石故早歲病羸晚而康強過人子弟諄諄然以讀書之法誨之若誨其子弟也遇病者諄諄然以攝生之法語之若病之在其體也於戲其心厚於仁者耶先妣葉先姓稱愛人生平無疾言遽色年甫六十以成化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先考生以永樂十七年己亥七月十日弘治十六年二月三日卒春秋八十有五初進階文林郎加封奉直大夫右春坊諭德又加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妣葉始封孺人贈宜人加贈恭人又加淑人夫人至一品夫

人
王氏家洞庭世以忠厚相承蓋十有一世矣而未有顯者乃今發於不肖孫位躋一品封及三代
綸音下賁光及泉壤鑿之不肖何以及此今老矣懼終無以報因具列　褒封之等於豐牲以識其恭且遇又以著
聖恩所及皆先德之遺而非不肖之所能致也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碑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神道碑

白氏遠有代緒宋季有諱繼昇者自洛陽來家毗陵後復徙采菱港然至康敏公始大康敏事成化泰陵位至大司寇太子太保立朝四十餘年爲國元老公爲之子趾美前人致位中執法後先相望可謂盛矣公諱圻字輔之年十八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進刑部員外郎郎中改戶部督漕運以憂去改都水郎中陞浙江參議時逆瑾柄政有承風旨開處州銀穴者公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變大乃以贖金充內帑事得已鄞有少年爲日本館甥已乃隨使入貢鄞人執之以問夷人大噪公曰是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少年者予之無損治體奪之或啓釁端縱之遂長興有田嚙於水凡八十頃而糧固在民甚病之公爲奏免轉福建參政汀漳盜起公輿疾率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守官軍至合擊之賊乃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遷尹應天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應天康敏舊治也大興學校招復流移修舉康敏舊定義役上便宜七事皆切時宜時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所出乃一百五十餘萬石公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耗所

出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其弊其役幼丈
不法坐享者若干人特太夫人蔣春秋高公屢欲乞
歸養不得平居憂戚滿容及聞訃奔喪歸旋得疾卒
毀也事聞賜葬祭命有司營葬塋秋五十有二公性
明爽樂於興事而議論每依於忠厚於故人子弟及
貧弱調護周至盖有康敏之風焉至案致樂清徐德
紀之罪平反安吉知縣廖紀之冤鄞道泉倅干茂之
贓而雪副使張璽之淹巘覓楹山東流賊嘆破州縣
撿奏守志不污者表章之所在賑饑恤災尤爲人所
稱導以　年月日葬於烏龍山之原配何氏累封淑
人子男二說太學生宣庠生銘曰

噫嘻康敏佐佑茂陵及我孝考入庭具升式敬由獄
國祚用登餘祉綿綿公繼其閥保釐留都來國之法
人曰甚似康敏之子平恕清明所至有紀唯宋魏公
乃有懿敏克對前人今緒無實禾麥之濱流風斯在
唯爾後人尚繼無怠

明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
政使沈公碑文

沈故汴人其先以醫扈宋南渡來家蘇之長洲思波
嘗書良惠二大字賜之故吳中稱良惠沈家元有醫
學提領諱琰提領生彥才平江路醫學錄學錄生德
輝浙江行省醫學副提舉提舉生日彰日彰生潛
皇御醫博學工詩歷事　仁宣二朝考守以公貴封
奉直大夫歸德州知州妣楊氏封宜人公生而多病
十歲始入小學學賦詩鼓琴繪畫篆刻曾無仕進意
年二十始銳意經史學大進成化庚子遂占應天鄉
試甲辰第進士出知河南歸德州州當黃河衝隨塞
隨決公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里許築
長堤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麫等河河水由之入淮
睢民始免墊溺饑歲民流作粥以飼老弱少壯給之
行糧使歸耕且給之子粒牛具戶口日增鄰封有訟
久不決公立決之兩皆意滿而去部使者上其績
賜之誥命入爲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廣東南雄府

以憂不赴改授浙江衢州府衢多水田雨則溢晴則
暵公大興水利濬陂池築堤堰修復甦星等閘民田
得灌溉而城中無漂溢之患又倣平常倉例歲饑減
價以糶收成增價以糴豐凶有賴倉無紅腐初宣聖
有嫡孫在衢僑於齊民公始命復其家疏於　朝得
世襲五經博士又奏起樊尚書瑩崇飾先賢趙清獻
祠爲政知所重類此事聞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西
左參政又進河南右布政使河南民曰是故歸德君
耶懽迎未幾歸守制吳中屬逆瑾亂政坐罰米三千
六百石官有不快於公者因蹶公老疾不事事公不
辨誣曰言官言是吾老矣遂臥不起居吳下十年年

七十一卒正德庚辰六月十三日也十二月 日
葬吳縣竺山之先塋娶龔氏封宜人子男三基…
醫學正科坐太學生庠始就學女一蔡歸樟先玄孫
男二鑑鉉沈世以貲名吳下至公始以文學登科第
致位方伯踐歷中外二十餘年弟嘉入翰林位至春
坊諭德謙鄉貢進士吳人華之公體貌癯延衰則秀
所至興除利害汲汲若不足山西不當事河南任未
久故政不大闡其在歸德衢州興滯起廢膏枯沃瘠
遺愛寔多至今民思之亦可謂不負所學云 故摭
其大者表之墓上後之人尚有考也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顧公神道碑文

頤之先本吳人國初徙民實臨淮公曾祖彥華在徙
中遂爲臨淮人今鳳陽也祖瑛累贈左副都御史考
震順天府治中贈左副都御史公諱佐字良弼登成
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錦衣衛
都指揮牛循嘗怙勢殺人鎮守宣府太監劉維分守
紫荊關監丞鍾欽事多不法公按致其罪識者謂公
有守矣出知河間府府[illegible]貴戚庄田綦踦境內
聞公至皆戒其下不敢乘勢[illegible]轉先是定徭役悉委
吏胥多寡高下一出其手[illegible]乳道老奸竇[illegible]
其中公[illegible]次出入[illegible]公爲程式其弊[illegible]

有瑞蓮秀麥之謠政聲流聞進四川按察副使整飭
建昌兵備越嶲山崩地震民震駭蕩析公悉心撫
循增修屯堡哨戍民以安堵徵拜大理少卿尋進左
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諸關改南京都察院
提督巡江進右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久之郟西三
邊告饑 孝宗命公兼僉都御史往莅之召至御
榻前詢問慰勞賜以白金文綺有如朕親行之語且
顧近侍紀之公至條陳便宜多方區畫始有三年之
積矣正德初戶部尚書韓公文率百官伏闕上疏得
罪去公實代其位旋有玉帶麒麟服之賜時逆瑾盜
政威權日熾士夫見者多爲謏詞諂貌公自若也瑾

諷諸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藏公曰吾部無羨餘者瑾
啣之未發也瑾憾韓公不已摭拾百方無所得會部
有故冊逸非得瑾欲以爲韓罪嗾公上其事公持不
行因奪俸三月公曰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疏再上
得允即行瑾令邏人日詗其過無得首未慊時命官
按三邊儲備有紅腐則以爲公罪公時去邊三年餘
矣詔罰輸米八百石于邊邊吏遂根以故易米弘治
中有旨准行又以爲公罪詔罰輸三百石戶部有缺失
又以爲公罪詔罰輸百五十石公素貧殫家資以輸不
足稱貸爲之人皆危之公無慽色正德丙子十一月
七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以戊寅年 月 日葬

城西朱家之原公貌溫氣和內守堅定立朝四十餘年當財利紛華無所漸染權姦欲拖無所跛倚其可謂難也已初壽寧張公發自河間公爲河間守嘗有德焉比當路毎輪欵於公公謝之方其爲大理也或以爲壽寧之援也及壽寧有召朝士坐集而公獨不往時王端毅爲冢宰亟稱公始知所自高逆瑾伏法公事益明至是訃聞　詔賜太子太保命有司治營域遣官諭祭如故事夫人黃氏繼張氏子男五伯諫名能文學占應天鄉試卒次仲諫太學生次叔諫季諫季諫孫六承芳承恩承德承勳承忠承志比葬仲諫自臨淮奔至蘇泣曰公與先公同　朝嘗以文銘賢公卿今其可辭乎曰然吾知乃公者遂爲表於吳道仍系之曰士抱負所有患不得位以行得位矣患不逢時以行其志若顧公者曰一經致位八座遭値權姦擯斥以去其蘊有不能盡施者耶然顛頻挫撼不沮不屈亦可自表見於世矣後世其有知之者乎其無知之者乎於乎傷哉

邵尚書母過氏太淑人貞節之碑

凡忠貞之節有二當家國多難捐軀蹈難臣之忠也任匡弼之計擁殖委裘社稷危而復安忠之大也以身殉死婦之貞也礪冰蘗之操拊孀榇抱宗祧絕而復續貞之大也故曰死易立孤難南京禮部尚書無錫邵公之母太淑人過氏宋宗室徐王郡馬孟玉之裔適贈通議大夫副都御史紀和府君尚書生三歲而大夫登世太淑人方盛年族人欲奪之節太淑人毅然自持誓不復貳及家析產金帛泉貨一無所取獨取先守一府君手校遺書千餘卷曰將與吾兒讀之且育且誨備嘗艱辛遂見尚書取科第知方州歷戶曹郎按察副按察使布政使御史中丞督漕鎮淮安皆至官食其祿及尚書以守正忤逆閹斥旋改貴州有戶部亞卿之召太淑人時年七十一矣病不復能之官尚書因乞終養于家不許再疏三疏至五疏始許之家居八年進今官又固辭不報　今上即祚起之復辭疏前後凡七上有云臣無兄無弟無子以代養兩世一身更相爲命聞者悲之雖　朝廷不能奪也遣有司以禮存問時太淑人八十有一矣君子曰太淑人至貞也撫二歲之孤位登八座爲時名臣邵宗以光尚書純孝也不以八座之貴易一日之養屢抗　明詔必得所請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太淑人有焉闔以若養不闕以保養尚書有焉而國家以孝治天下曲成臣子之節何其至也初尚書爲中丞詔褒之曰母子風紀之臣上有貞節之母及是又被恩典作而言曰兩朝希世之恩臣實何德以下之乃作貞節之碑以表太淑人之操以揚天子之休

命千無疆祭當執筆隸太史屬之銘銘曰
聖有謨訓託孤寄命忠貞不渝家國斯賴嗚呼邵公
天降之割綿綿宗祀千鈞一髮惟太淑人不震不奪
教育遺孤再昌門閥惟皇嘉之進有封號犀首錦囊
五花之誥爰命爾子八座是參典朕三禮保釐于南
於赫渙汗臣敢言私臣有苦心天其鑒茲惟皇之仁
曲成不遺孝誠動天乃允厥辭母子相保鶴髮蒙茸
一堂之上洩洩融融菽水之歡孰與三公彝莫與貴
貞莫與尚孰克成之綸音在上百爾有位尚是則象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王氏肴出瑯琊晉光祿大夫鷩旗孫瑒東司馬逆渡

江爲元臣周頤徵中明州衙推仁鎬始居分水宋漕
貢進士宗成來家嵊山之湖川湖川近分屬太倉故
今爲太倉州人公諱倬字用檢曾祖瑰祖琳考輅俱
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妣皆贈淑人
公自幼穎敏年二十始從師授周易往往發師旨所
未發二十五占應天鄉試成化戊戌登進士出知山
陰縣以憂去改餘干又改蘭谿於山陰興滯補弊革
額外科取之弊改蘭谿然爲八縣首餘干有張李二
姓爭田積三十年不決援據至千人公行視田皆一
大樹曰以此爲界二家俱厭服凡疑獄刃迎縷解未
朞月囹圄爲空穎盜執[illegible]公督兵討之賊據山

爲險擂石雨下莫敢進公夜縱白羊千頭於山下賊
噪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略盡進兵大破之生擒三
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地撫巡文臨蘭谿以積逋
根里長繫獄公至一訊釋之任牧前者皆與蠲除
餘爲立限以次輸足旬日獲盜十餘輩夜戶無警素
録文者皆斂跡復以政最奏起弘治乙卯擢南京山
西道監察御史首劾文選貪污郎中育欽罷之又劾
免尚書不職者五人方面二十七人劾太監者倚寵
橫甚至變擊進士又劾罷之時北邊大警　詔以平
江伯陳銳充總兵公言銳素非統御才必僨事已而
果無功旋進貴州兵備副使承米魯禍構亂後竟夷

峒沒猺患公乃修城堡宣　朝廷威德漢夷畏愛
上官阿倖素貪饕不受約束公召之即至俛首讋服
正德丁卯以例裁革改廣東瓊州兵備時新眺猺南
蜒之亂生黎爲梗公巡視多所俘獲擒斬男女若干
人崖州千家峒弋指揮公麾兵討之而師不出忽
乘其無備督兵大破之即日大戰又敗之斬獲
甚衆分三大村爲小村以弱其勢奏建守禦千戶所
自是黎人不復反功者以爲奇功公不以聞進雲南
按察使又進廣東右布政使舒征臨賀甚克之餘賊
匿山谷[illegible]之公不可以禍福諭其長悉來
降[illegible]川左布政使首革錢

穀出內稽留之弊時盜起蜀中逼成都鎮守議
郭民居以絶賊公曰是益賊勢也乃勒軍列營以衛
洞開四門賊不敢逼時列郡疲於餽運在途多遇
虜掠癘疫死者相屬公皆罷之出庫銀糴米貯各倉
量遠近給之民免轉輸軍無缺之擾制彭都御史令
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猝無所出公命各
鄉馬俱入城避賊虜掠不敷日馬具足又需熟糧四
千石明日日中至公督各市行分運至軍中日猶未
午彭公大奇之旋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
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時屬縣大饑人相食公奏請
通州米十萬石賑之以轉輸比至民且爲溝中瘠乃

許在邊官軍俸糧預支兩月益以儲直而以官軍所
在俸糧散給饑氓軍民兩利焉全活以萬計時虜射
死參將陳乾摠兵大監合軍計之屯馬蘭峪公曰虜
知吾兵屯西必且東入乃命指揮葉風率兵伏山下
虜果毀東墻入伏發斬獲六十餘級馬一百五十匹
奪回男女千餘事聞有勅獎勵有白金文綺之賜御
史劾指揮十七人臨陣退縮當斬公曰未經督委何
謂退縮十七人皆得免乙亥進南京兵部右侍郎旋
以七十懇乞致仕不允得贈祖考皆如公官廕孫世
德爲國子生及年七十二三上疏乞歸　上不得
已許之給驛以歸仍令有司以禮存問益粟數云歸

三年卒正德辛巳三月九日也嘉靖二年十二月葬
某處春秋七十有五初娶陳氏贈淑人繼陳氏封孺
人再繼陳氏封淑人子男二愔忭愔國子生女三長
適大名府推官葉夢麟次適臧有成次適國子生史
贊孫男二世德世　孫女三　公雅然儒者而胸中富
有經濟每因事爲功不爲矯激之名亦無詭隨之行
故所至有聞所去人思之在餘千額外積粮六萬石
廣東發庫藏出內侵在官銀八十餘萬兩劍州修築
邊墻四百里嘗道出彭蠡有漁者數輩趨而前曰吾
故餘千父母也爭獻魚酒公爲各少受之之官四川
過臨賀餘寇多在人爲公危之至境諸壑相率迎拜

道左曰生我者公也護送出境貴與桂州各立生祠
以祀居鄉以孝義稱親病躬視湯藥不解帶居喪三
日水漿不入口比御而不入與兄析烟念其子女多
讓以己田半創立家廟具祭器割田千畝爲義庄授
宗子世掌之立條約族人昏喪吉凶之費頒給有差
吳中苦粮役往往破家人爭規避公獨曰吾家多受
國恩敢辭公役乃會族人粮多寡割田千畝分番應
役公無負租族無縲縶其餘故舊僚友師資下至戍
卒役氓饑凍患難有告者必獲所濟逆瑾擅政兇燄
熾灼或刼公爲自全計公曰死生禍福天也使我固
是毀其平生雖生亦奚爲其自立又如此銘曰

士有拘名隨世俯仰或泥古陳迹罔用而爽嗟嗟夫公
乃吳於斯自爲小官歷階四朝于泉于藩民去而思
或試于邊出奇不窮孰謂儒生屈 蔡肅公利害交前
厥守彌定留都來歸其用未竟惇惇孫蔡恃公爲命
賑貧瞻族是亦爲政胡不百年表此鄉邦刻詞隧首
昭晰茫茫

吳郡治水之碑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
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之間最苦多雨
蘇湖渺然輒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於是在
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茆港爲首請設官專

治時恕撫應天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蜀李公
方著名績　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
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　詔復以工部
郎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瓌往佐之公奉　詔感
激思奮欲爲國家建東南無窮之利博訪群策相度
源委謂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
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
在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
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自
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中徐侍郎
貫濬之不能深廣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

衆流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
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脹脹爲病四支百脉
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横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
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濵海地勢高
卬鑿之覆引水入内爲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　詔
行事耳民固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乃駐節湖上且
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仞淺深計遠邇力多賦
諸近財分取諸遠而蘇獨任財力之半廬舍有次糇
糧有所分授以責成時犒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
一衆心競勸率未明興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攢如星
畚奮如雨讙呼之聲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矣初

白茆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
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
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白茆上流又
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爲塘爲洪爲港爲涇爲婁
者凡十有九又於宜興濬百瀆武進無錫濬桃花港
龍漾九曲城暨河江陰申港利港横市河皆文沛所
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
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
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闊
十八丈又於湖州濬大錢小梅七十二漊吳江濬長
橋一帶引湖水散澱山等湖崑山濬趙屯大盈道褐

等浦其爲浦爲浜爲涇爲浜尤多皆如瑤涇
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閼則爲右閘一陽涇
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爲堰一
夏駕浦新洋江吳淞之交横引江水斜絕婁江則吳
淞勢弱不能蕩激易淀且閼又爲石閘一當既宜與
湖州諸閼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
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當吳淞白茆之閼太湖
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崐山可無水患
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
年十月嘉靖元年四月訖工是役也爲工凡四十一
萬二千五十三銀爲兩若干米爲石若干費亦大矣

雖然天下之事成之難壞之易故曰功者難成而易
壞者也東南之水古人治之多矣至國初則又壞故
夏忠靖治之正統間則又壞故周文襄治之景泰中
則又壞故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則又壞徐侍郎貫
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壞乎保而勿壞
則在後之人爲勿廢疏瀹勿惰啓閉勿縱豪强勿規
小利所以保之也予家於吳嘉公之績之有成又欲
其久而不壞也刻碑河上以示後之人銘曰

清濁肇奠勢東南傾萬流趨之延于滄溟厥趨未至
太湖是匯三江分流朝宗斯沛神禹之績萬世攸賴
三江既涸水乃潰溢大祲稽天傷我稼穡

當寧軫之命我令公許以便宜爲朕司空公來湖上
詢民之瘼白茆吳淞三江故蹟故蹟久閼河則爲虐
乃經乃謀乃疏乃鑿萬夫子來其集如雲勞民以佚
勞乃不勤三閼既疏百川來同吳民讙呼司空之功
公曰何功奉詔之旨古亦有言行所無事無事之事
民乃奠安刻碑河上以昭不刊

行狀

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
毅倪公行狀

曾祖諱德潤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曾
祖妣孫氏贈夫人
祖諱子安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
屠氏贈夫人
考諱謙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僖
妣姚氏繼妣郭氏贈夫人

倪世家淛之錢塘　國初以閭右徙京師故今爲應
天上元人公之考文僖公在翰林久未有子被
命祀北嶽因禱焉母姚夫人夢神人緋袍幞頭入寢
幣禧生公因名岳字舜咨壯而瓌偉身長七尺神采
瑩然玉立山峙見者異之天順甲申登進士入翰林
爲庶吉士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秩滿遷侍讀
選充　經筵講官被　命編緝文華大訓時翰林預
者三四人而已書成進翰林院學士選侍
皇太子講讀遂拜禮部右侍郎仍充　經筵講官
憲宗賓天充山陵使弘治初將升祔
憲宗　孝穆太后將祔享　詔廷臣議其禮言人
人殊公言國朝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之后稷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百
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迭遷今
憲考升祔則　懿祖神主當祧宜於
太廟寢殿之後畧彷夾室之制別建一殿殿九室以
藏祧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
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
宋元德懿二太后俱有別廟章獻章懿俱建奉慈
殿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別爲一廟歲時
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從之　上初即位言者
坌集下禮部議擬多出公手遂釐正京師諸神祠
淫名修葺裁革殆盡時議者又欲改定孔廷從祀諸
賢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
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
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
則何可盡廢七十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
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舊時以災異求言
公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儉以
爲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　宗室之封日
以增加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設官分職所以爲民
近歲喜事者率以添官爲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爲疏
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

減齋醮省供應器皿繕 上嘉納焉 宗室
二議雖格議者韙之進禮部尚書時年始五十會京
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
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
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 旨召番僧領占竹公
言占竹僭侈爲異端首先 賜罷黜中外稱聖今一
旦 召復之豈不爲 聖政之累時西域胡人從
海道進獅子公言獅者外夷之獸眞僞不可知使眞
非中國所宜畜非眞豈不爲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
西域常貢之路有 旨還之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

部率類其凡歲終一復以爲故事公乃以日月先後
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懇爲 上言之知弘治
九年貢舉公凡三知貢舉防範嚴密如帖圖編號每
因舊法出新意後遂不可易改南京吏部尚書
太子少保時議謂不宜處之散地會考覈在京諸司
公於南畿所黜凡若干人衆稱明允改兵部尚書參
贊守備修舉兵政厘弊蠹刻召拜吏部尚書公性善
知人凡用人之際斟量均停雖不破資格而於資格
之外每有贏縮弛張必各當其則滿其量大要則以
抑僥倖褒恬退振滯淹爲主故除目一下中外嘅號
稱快以爲數十年來未有也中貴人送眞武像於武

當山道路騷然公復偕諸大臣抗疏諫止以弘治十
四年十月九日終於京師之官舍春秋五十有八訃
聞 上賜實錄萬緡爲治斂具贈榮祿大夫少保
謚文毅諭祭者四遣官營葬給舟車傳送還其鄉先
夫人盧氏繼夫人袁氏皆無子以弟子霖後公自在
翰林則留心世務中外利害罔不諳悉每 大廷集
議衆相視莫發公氣額高岸衆多唯唯以從時鈞陽
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
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買輕令稍增之民不病而國
用足 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
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

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
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
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
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
國矣且京朝官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
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
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公每爲文援筆立就吏抱案
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構者不能及而法
家老吏亦不能增損也蔡乘公同在翰林倘未知公
及承乏吏部同事頗久見其識之閑敏氣之從邁自
恨知公之晚也因其弟郎中阜之請銓次治行之大

者爲狀上于國史氏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穆傅公行狀

曾祖諱原顯妣黎氏

祖諱汝器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劉氏
贈淑人

考諱邦本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簡
氏贈淑人

傅之先系出湘潭唐廣明之亂始從淸江之石頭宋紹興間有爲經畧隅官者諱彥升又從新喻之黃塘又四世諱某遷里之小水自畧隅至公蓋十四世矣公諱瀚字曰川少穎秀授異詣書過目成誦始就外

傅則往往推究奧義人多奇之癸未會試科場災寢疾幾殆忽神人見夢曰勿憂也公前程遠大疾今愈矣其年八月中會試甲申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　憲宗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可讀　命中使持至內館適公在直次爲韻語須臾授中使以復　上大悅有珍饌法醞之賜九載進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日侍　今上于春宮遷左諭德兼檢討充　經筵講官及　東宮講讀官
今上嗣位以舊學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　經筵講官兼日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雍容　上每注聽焉　憲廟實錄成進太常卿

兼侍講學士久之遷禮部右侍郎會南都缺叅贊僉舉尚書倪公公言倪之才何可寘之閒或謂倪往公不當次進乎公曰吾知爲國遑恤其他初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公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不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明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以龜山楊時從祀孔子廟廷言者因謂羅從彥李侗亦當從祀公言二子著述眂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知己未貢舉周密詳慎宿弊頓淸俄以本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典副總

裁庚申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異公因疏言方今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蘇時陝西地震異甚復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　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留中公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謂當如拯溺救焚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上報可陝西守臣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爲傳國之寶復出也公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贋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爲寶得

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　太祖以聖德受命開
代之垂傳之　聖子神孫壽爲之福當世無探何羨
於彼哉　上適以其罪難吏以足疾在告
上數遣醫來視而乞致仕不允公雖在告日理部事
不息或勸少輟公務頤養心神公曰吾受　上知
遇辭祿不可辭位不可職事在吾其敢自佚一日謂
子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來視吾疾壬戌二月二
十日歿于京師之館舍　上賜寶鏹爲治歛具　贈
太子太保諡文穆　諭祭者三給舟車遣官護行爲
營葬事公好學力行老而彌篤平生著述粹然一本
乎理書法遒麗有晉人風韻弟溯亦工書法時稱一

家二妙公性縝密有矩度事必思而後行平生涉歷
聞見隨手籍記人有遺忘者公必歷歷指陳其在
上前雖舉步後先高卑輕重疾徐毫髮皆可較勘金
谿徐公在部事一仰於公司屬案呈必目問曰傅先
生以爲如何聞人有善汲引如不及故人邑子館之
如歸有客死者賻給斂葬務令得所嘗曰應事接物
以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春秋六十有八
先娶李氏繼胡氏子男二長元以蔭補國子生中順
天府試子公所取士也辱公知最深且久而亦自謂
頗知公一二故敢僭爲之狀上于太史氏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諡康敏白

公行狀

公諱昂字廷儀姓白氏白之先有諱繼昇者宋季自
洛陽來徙常州之晉陵　國朝洪武初役徙邑之採
菱港曾祖諱均祖諱安並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
尚書祖諱恩恭老諱河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刑部尚書曾祖妣某氏妣某氏累贈一品夫人公
天順丁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改刑科給事中
成化戊子轉左給事都給事中歷陞應天府丞南京
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南京兵部右
侍郎户部刑部左侍郎署掌都察院事右副都御史
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東宮出閣進光祿大夫柱

國太子太保初公爲給事中劾户部尚書張鳳不法
自南京逮至　詔獄已而釋焉成化初邊警屢至
緣是少輟公言帝堯不以洪水之災而輟明峻德太
王不以昆夷之侵而殄厥問　聖德修則邊患息
矣并有黃霧之災公上言六事大畧謂
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嘗罷織造矣
而織造自如嘗禁權豪不得種鹽矣不得求地矣京
城內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爲裏止願守大信勿
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要務會監察御史
謝文祥得罪公奏作言官言事雖涉狂妄求其心則
無他因而寬宥遠刑部[illegible]進士杜□恐非　社稷

之福也丞應天興學校抑强植弱所定義役至今以
爲法會劇寇劉通出沒海上東南騷然公以都御史
調士卒遠近皆會截其要路賊大窘公迺宣布威信
通挺身納欵公於太倉學宫受之諭以禍福出于至
誠通感泣迺縱之歸歸率其餘衆以降執通送京師
餘縱不問東南晏然復奏公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
應援又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爲定式鳳陽 皇陵幷
白塔壽春墳垗公以兵部右侍郎與平江伯陳鋭等
治之時東南歲歉而興大役民以爲憂始賦工者計
費當若干萬期以七年公二年而竣且以餘財賑濟
民忘其歉河決金龍口將潰運道公以河故道入渦

者今不可復築迺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築長
堤以防張秋之決又自中牟決口至尉氏縣下穎州
經塗山仍歸鳳陽合淮入海築汴堤高卑廣狹樹之
萬柳以固堤又命郎中婁性於宿州濬古睢河入運
河以分徐州之勢主事謝緝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
汴徐之勢又堤運河自魚臺至德州自德州至吳橋
復脩古河堤東平至興濟作減水河一十二道大者
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盈則泄縮則瀦
以濟運河由是河漸復故道漕運無虞高郵湖善覆
舟公議開復湖於東岸以避其患亘四十餘里時議
者多不便公執之堅至于今舟行往來免風濤之患

人名曰白公堤其在都察院以爲 朝廷之耳目凡
御史出巡必令詢訪所屬廉汚勤惰才鄙狀以報因
以所報眞僞爲御史升黜又言方今天下衛所士卒
十去其五所司侵牟弊孔百出宜預覈尺籍定數使
較然畫一俾清戎御史案籍搜考庶絶詭捏欺遯之
弊又言天下奏報災荒多不實或以荒爲稔以稔爲
荒其弊實多宜令御史効實天下田數高下之則藏
之官旱則蠲高水則蠲低庶其弊可絶咸見納焉其
在刑部一以矜恤爲心嘗自誦曰君子之心公而恕
又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溫故凡情可矜疑者多
得平反御史李興以酷槊處死無敢言者公曰不可

使 朝廷有殺諫官之名迺率衆大臣上言興固可
惡然所致死皆有罪與而處死則故勘故殺者又將
何以加之興得免死公嘗患條例繁多吏得下上爲
姦迺芟複辦疣定爲若干條奏頒之內外官司守以
爲灋於是灋令始一矣公立 朝不爲激切之行議
論每依於忠厚善是高甚卑因事爲功平居恂恂若
無能臨事決機應變無所凝滯不爲崖岸表襮上自
王公貴人下至輿皁無不得其讙心每五更趨朝退
食公所治事畢羅衙應接賓客高卑遠近纖巨各當
其分終無惓色居官四十餘年未嘗嫉怨於人人亦
無怨之者已未以病在告屢乞致仕不允疏屢上

上察其情懇迺允之進太子太傅　賜璽書有司以
俱全始終無憾之語仍令馳驛以歸給月俸輿皁以
優老公歸不問時事留亭賓客極一時之盛繪圖賦
詩以傳癸亥七月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九夫人蔣氏
公雖位極公孤而左右無媵妾白髮相對儼然如賓
子三長垓例授浙江都指揮同知次圻戶部郎中季
坊鄉貢進士公於孝友尤篤少時繼母王氏夫人有
疾每夕稽顙北辰既而果差念弟昇蚤世恤其二孤
訓迪備至以潔充書昇坦為太學生近制三品以上
得遣一子入太學公舍其子而與姪人尤難之在兵
部時則推范文正之遺意置田若干畝以贍其族貧
者或給之昏其立義學二一集族之稚為正字畫句
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歲時三祭
自始祖以下咸預畢讌長幼因而合族又設藥局儲
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白氏自公之王考卒官教
諭伯父瑜禮科給事中兄玢南京尚寶卿弟晟南京
太僕寺丞姪坦南京刑部員外郎金戶部員外郎家
世之盛近世未有參自童子則受知于公立　朝二
十餘季公待之如友頃過常州相見舟次自若也未
幾而其子圻奔訃于吳且求為狀參方哳哀辜大曰
理窀穸言安能文而公之知不可負也為撰次族出
歷官行治為狀立言君子尚有取焉

表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墓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諱瑜字廷美其先晉陽人
相傳為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祖諱英洪武初官
松江上海之烏泥涇稅局因占籍為上海人大父諱
以忠考諱昭以公貴累封中議大夫贊治尹衢州知
府公姿額環偉有奇氣為詩文操筆立就登景泰辛
未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知浙江衢州府九年擢
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遷山西布政使改雲南布政
使未幾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之
守衢也詢民間利病以次行罷衢人大說會歲久旱
且疫公還自　朝親即抵城隍祠宿為文以禱三日
雷雨大作其後凡值旱公禱輒應吏民相與勒石於
周宣靈王廟碑孔氏祭田奪於民公以俸贖還之俾
孔氏世供祀衢號健訟公決斷如神數辨疑獄逆無
敢欺者去衢人為立生祠以祀在湖廣城京山堤襄
陽河若干里置廣儲倉饑歲民不流甘肅兵政久弛
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參將田廣奏延故將許寧
李興邊人皆諫會中貴人以事諷公不從廣等從而
媒蘖之竟坐是劾去弘治五年　詔復公故官致仕
七年八月十八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二公娶尹氏
封恭人某月日葬其鄉周涇之陽衢之父老及孔氏

子孫挈舟千里來哭公爲政所至見紀唯不能嚬隋
不克究其施然其愛在民其功在邊公論在士夫是
其不可泯者乎吾故爲表之以示唐之子孫且以示
後之人

贈孺人李氏墓表

於戲人子之至痛有之矣往而不返者是也事親之
謂也於戲人子之至願有之矣死而不亾者是也顯
親之謂也自孔子論孝以繼志述事立身行道爲大
而記禮者以幸哉有子使人稱之爲難則後之所謂
孝其亦可知已蓋往而不返者既無如之何死而不
亾者則猶可致力焉亦人子所恃以自慰焉者也戶

科左給事胡君易自狀其母李孺人之行於翰林王
某曰胡與李皆寧都巨姓先給事恕齋府君少孤煢
煢無倚先孺人年十九來歸或勤畊讀於外或務織
絍於内茹辛飲澹銖積寸纍先孺人約其身則簪珥
之飾不敢聚而有也竭其力則烹飪之勞不敢委而
辭也積二十年未嘗有誶語之聞顏色之見家以日
裕漸買田築室以居而先孺人下世矣先孺人孝於
事姑則甘毳之奉有必嘗嚴於教子則夏楚之威有
不假蒸嘗之饋必潔以虔賓客之奉必精以腆推其
孝姒娣姑妹待之皆得其懽心推其嚴僮僕媵妾使
之皆有法式先孺人之賢何如也賢如是壽止三十

有八而已先孺人之存無以養今幸有官有俸云
所於養舉負之泣仲由之傷其何能怠乎聞其言亦
悲之易任給事之三季　朝廷以爲能舉其職　詔
寵嘉之龍章錦幣賁及泉壤若是乎其可謂不亾者
矣其亦可以稍慰焉者矣易弘治庚戌進士授禮科
給事中改吏科遷戶科左給事中廷論侃侃屢入
詔獄不懲不沮乎觀　朝廷襃嘉之典眎其子職之
卑崇易之自立有不變焉則它日襃榮其親將必有
加乎所以顯其親者將必在是矣乎孺人之卒以成
化乙酉十二月六日其葬以卒之明季某月日墓在
寧都廻田逕之原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表

楊世家麻城有諱貞言者仕元爲百戶領軍蒞蜀因
家忠州之酆都至君五世矣君諱大榮字崇仁登景
泰庚午四川鄉試天順丁丑進士酆都故無舉進士
者士子誦習舊文而已君始自出一家機軸作爲文
章聯收科第酆人始知嚮學君以進士授大理寺右
評事讞獄明允廬陵王恭毅長大理所屬無當其意
者顧獨才君成化初　詔大臣各舉所知恭毅以君
名上遂擢江西按察僉事會寧都縣羅萬珪等殺將吏
將陷城邑衆愕貽無所出君督甲士擒萬珪等七十
人餘孽出沒南昌君戒其下咨捕獲五十二人又擒

盜顧原一等三十五人脅從者一無所問南昌有
入權貴家弗得執平民數十人在獄君悉驅出之曰
無以民命事權勢衆不謂然未幾盜得衆乃服九江
指揮李貴嗾百戶田春唆盜染春御史鍛成之春自
誣服君知其冤狀因爭之御史曰案成矣君爲疏其
冤狀於朝春等十七人皆得釋江西俗健訟所至牒
盈庭君據案剖決各厭其意而去同列有忌之者媒
蘖於當道君因自劾去吏民數千遮道乞留當道方
思還之君曰尚可仕也乎哉竟去不顧弘治甲寅八
月日卒年七十有三君博學能文喜爲詩吏事尤所
長也顧以剛直不能與世俯仰坐是齟齬官不甚遂
其平生才志有不盡施者乎治天下者常患無才而
仕之抱才者常患於不用用矣復不盡此世之所同
惜也君之子孫多且賢孟瑛以進士爲刑部主事文
學政事逈出輩類於戲君可謂有後矣其所未施者
將亦有時而行乎君之世家行歷吏部侍郎吳公已
誌之予獨書其大者揭之墓上昭示蜀之人墓在鄷
都龍亭山之原葬之日爲弘治八年月日

劉驛丞墓表

於戲士果弗係於地乎其有養焉不必綬拖也其有
施焉不必徹官也予於赤城丞劉君之事有感焉故
爲表其墓劉氏其先興國人五世祖珉一徙崇
蜀巴縣之得義鄉祖昇丹陽丞君宣德中侍丹陽
官邸日閉門讀書還蜀隱居教授會邑大夫田春以
君能書請爲掾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田深器之久
之得丞台州之赤城驛君雖爲小官而以清白自將
遇事開敏無滯兵部侍郎阮公勤時守台每屬縣覈
必以委君嘗署臨海嚴不苛寬不縱一時縉紳咸爲
詩謌之曰垂裕集譚君當必垂裕於後世予規幼則
遣從名士游聞得古今文字之美者必手錄以示曰
爲文當如是及規登進士知餘姚仍以愛民理刑防
奸事上蒞下興革利害條析爲書曰爲官當如是及
規爲政有聞君曰吾可以止矣遂乞致仕歸君固能
官又喜賦詩詩往往有出人語故名人無弗與交抵
家未幾甲午六月卒春秋五十有九葬邑之柳市里
配楊氏丙辰九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八十有二規以
進士知餘姚改麻城官至御史孫男四相春台耆歲
丙午春四川發解第一及第入翰林己酉台發解又
第一丙辰復登進士予竊偉之曰劉之先其有積德
乎及聞御史君以直道不容去曰固宜有之乃今又
得赤城之事涸而能潔卑而能施於戲是其垂裕於
後者乎而亦豈止是哉傳有之德進而後與故予書
其事俾歸碣諸墓以闡君之幽且示蜀人俾有勸焉

蔡晉署尹君母丁氏墓碣

上林苑監蕃育典署澄江尹達爲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公之長子母曰丁氏公之元配曰曾夫人夫人久未有子嘗至平原聞丁氏之女則賢也爲公納焉秀朗明慧姑太夫人繼姑劉夫人性不同而皆能順適其志能以禮下曾夫人夫人安焉遂以家政委之知其能任也事公凡四十餘年遇姻族奉賓祭教子姪咸中矩度子男三達逵通孫男十二弘治丁巳十月一日卒于逢原里時劉夫人方臥病聞因欷歔而逝君子以是知丁之能頫也是歲十二月六日葬三顧山峰之原逵將奔役踣泣曰逵非敢表於墓也然子之心有不釋焉唯執事哀之爲書族里子姓生卒季月於石可不可乎予曰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蓋承祀之重也尹氏族望澄江世有令聞至公遂登三事贊元經體可謂盛矣其承祀不尤重乎今三子競爽孫曾玉立尹之益大將在是乎而皆丁焉自出其亦有功於尹矣傳曰母以子貴非是之類歟況其行有足書者乎固不得而沒也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淸吏司郎中陳君墓表

上之十二年　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卓絕者將不次用之於是兵部尚書鈞陽馬公舉其屬武選郎中陳君愷可備方岳之任旣觀若君者不宜寘之外故所舉率多遷擢君獨遲遲焉蓋有待也而君一旦暴疾以卒君諱愷字企元蘇之太倉人成化戊子應天鄉試會試累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授武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武選固劇司怨叢勢軋君一意奉公杜門自守時議謂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消之若爲法曰凡繼絕者不得以旁支犯姦盜疏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術也君謂支庶繼絕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駭且後人罹法如前之功何哉於是白之馬公會校情法詳酌其中凡同宗出自立功著襲餘則否作姦疏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徼寵濫功一切繩以文法例或齟齬終不假借君守旣定物情迎戢蓋其任也久久則精而度弊盡絕其守也堅堅故一而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司馬特信之任之舉之謂其必將遠到也而忽焉以霣於乎其可哀已君無子遺言以從弟胤之子爲後某年月日葬於州西門姚涇之原君年六十不可謂夭也位至大夫不可謂不遇也得人焉爲之嗣不可謂無後也而縉紳士猶爲之齎咨悼惜雖君之心其亦有不自得者乎予固悼惜君者旣不能使君顯於時特撰次其行表諸墓道以慰君於幽庶不泯於後乎

石田楊君墓表

予預考丁未會試得一卷煒然有師慈谿楊子器名

甫也予竒焉後名甫知崐山籍甚有聲知常熟又有
聲道路至傳其政以爲美談且以爲古循吏復出也
予滋竒焉他日以問名甫名甫曰不肖何能爾不肖
之至於斯也先府君石田之教也府君石田之卒葬且
十季矣名甫遂言曰先君孝友天至接人和持身儉
遇利便輒推與人人犯之卒不校於經子史要語畧
皆成誦上口教授於鄉務以勤苦自厲故號曰石田
耕叟教其二子曰吾楊氏世清白相傳吾無以貽爾
唯成爾器致爾用因以製二子名及迎養於崑積致
旨甘則推去之曰吾聞以善養不聞以富養居二季
不妄接一人一物不苟取縣門外未嘗有行跡焉及

疾革戒子孫勿哭以亂吾正性衣衾棺槨勿求過美
勿泥風水求葬地其始終之際如此於乎其幾於有
養者乎先府君之教不肖固曰成爾器致爾用亦冀
有一日之顯也觀今之仕宦者往往得 褒封之典
榮其親而不肖獨莫之及也先府君莫之待也不獲
顯於今又將泯沒於後不肖重有罪焉墓上有石得
一言以表之庶潛德之卒有聞也敢以累於執事矣
予曰諾然吾聞古人之顯親有無待乎外者子之親
當自知之又何有不足者乎且善無隱而弗彰吾知
子之親終必顯也乃爲論次其世系爵諱墓上君諱
祿字履翁其葬爲某年月日

黄和仲墓表

士或負才行名一時而終身不獲遇焉者有之矣其亦
可惜也予所知者三人焉洞庭吳鳴翰長洲皇甫成
之與黄君和仲三人者吳工詩皇甫工書君深於經
學而篤於行三人者蓋非特一方一郡難之以予所
見求之天下亦未多得焉而舉於鄉每上輒北偃蹇
庠序幾二十季吳與皇甫皆不及貢以卒黄君者以
貢上太學待次銓部又十餘年且有官矣至于京被
病還至德州卒於乎其豈非命耶君諱寬和仲字世
家吳閶門之南濠父祖以來皆不仕君少游郡庠治
蔡氏書從今閣學吳公游號入室弟子爲文詞沖澹

有理致事繼母以孝聞雖見詬呵而孝益敦以父命
析煙悉讓産業之美者于其兄與人交坦坦然傾倒
底裏蓋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色於乎以君之才且賢
世而不獲一第不沾一命以卒雖士之所以自立者
有不在是而天之報於人者何若是耶夫士固有抑
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則一時之榮觀不足言矣彼
二君者或以書或以詩後世當有自是而知焉若君
養於中弗彰乎外富於己未施於人後世其亦有知
之乎其無有知之乎予故爲表于墓庶以求君之揚

表碣

知永年縣致仕尤君墓碣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乎觀公厚乎居恂恂非禮弗踐吶吶然言不出諸口至其居官所至輙闓年未至一旦毅然去之世所謂勇者或未能焉於乎可不謂賢乎予以是知孟子之言不誣也君諱淳公厚字尤之先自汴扈宋來家於蘇三傳爲良器仕宋提刑司點檢曾祖諱義 皇朝廣布政司經歷祖安禮貴州布政司左參政考忠君以景泰癸酉占南畿鄉試會試名在乙榜授浙之平陽縣學教諭以憂去改任濟之霑化考最擢知廣信之鉛山又以憂去改知廣平之永年在平陽以身爲教隆冬盛暑冠服坐堂上召諸生講授親爲筆削經義夜則巡行各舍聞書聲或見燈燭光則召加奬勞惰者斥之於是諸生奮勵人才輩興平陽法食浙鹽而民資閩鹽以生不禁則戾法禁之則生絕君於是濶畧苛峻視鹽多寡令輸粟於官爲凶歲備又請漕他郡粟以實倉庾於是官儲充民用足歲旱出禱三日雨闔縣露足而隣境旱如故民歌謡之永年民無宿備值水旱輙攜妻子去其鄉所遺田稅則里甲代輸故去住俱困君榜招歸之約蠲其力役若干年禁里胥不得侵牟流者復歸不歸者計其田分隸土著民兩便之年六十有七慨然曰吾其歸哉遂移病不治事當道不許再疏於 朝乃得可歸吳閉門自守居守者莫或睹其面年七十有八得疾則却藥不御盥櫛賦詩而逝寔弘治己未七月日也以庚申正月日葬吳縣蔫福山之原娶邢氏子男四寀樸機楠樾鄉貢進士孫八人君色溫身弱不爲矯詐峭絕之行取予進退之際尤不苟雖致政歸猶爲學者指授經義婚喪冠祭必依古昔於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乎而世莫之知也予少辱公知且知公爲深故爲碣于墓上以示鄉之人

趙處士墓表

吳有奇士趙姓諱同魯字與哲年八十有一弘治十六年九月九日卒其年月日葬長洲縣趙墓先塋予表其墓曰宋熙陵第八子恭肅王元儼之後有南陽侯仲曠與其子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士𪈖隨宋南渡家于睦武節之子義郎不玷監浦江稅因家浦江元季有諱良仁者朱右修高第弟子所著有天人交氣圖張士誠召之始來居長洲之金莊良仁生友泰友泰生季敉季敉生處士自元至今趙氏爲庶而業儒攻文不衰處士倜儻負志氣高邁自六經諸子至天文地理黃帝岐伯神仙養生之說靡不涉獵爲

文下筆數千言滔滔莫禦身居田里而意論皆
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害時政缺失慨然若迫於
有裘巡檢者誣民爲盜處士論之百方不聽乃曰若
解盜將安之于縣于府于院我必隨之裘乃止有王
御史者理軍籍奚下鍜鍊齊民以足其數處士爭之
曰軍以衛民也今誣民爲軍軍足民亡何益王爲寢
歲每遇飢歲則預陳拯濟方于郡邑大夫辛丑大飢
以郡邑無足語者乃爲書詣金陵上巡撫三原王公
大要言宋元時蘇郡歲入苗爲斛者止三十四萬九
千至 國朝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地昔之
地也何加多如是況今年積雨爲害吳幾爲沼而徵

表　三

科不止民其若之何王公讀之甚賞其文而無意於
蠲稅書至再上三上不得已許減稅銀若干且欲薦
于上亦不果近歲論東南水患爲於常熟之白茆港
開白茆則水患衰堤岸山之沙湖則盜賊息而處士
已言於數十年之前矣於戲處士固未嘗有一命之
寄也論及世事感激奮發使其食君之祿立乎人之
朝其所建白豈止是乎尚肯脂韋突梯觀望上下若
世之患得患失者乎惜乎其不遇也吾故表之以告
夫有位者

錢隱君墓表

君諱膜字時用年六十有八病且殆則命遷卧于正
寢戒婦女勿得跡左右治喪不得用浮屠人謂君能
以禮正終焉夫所謂正終者非必曰終之以禮也終
而以禮則所存將無非禮矣此聖賢之所慎也此隱
君之行所以爲可表也錢氏相傳出吳越武肅王鏐
宋時有端問者以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因家長洲之
澧湖君生博物洽聞敦行孝友景泰中歲飢而甘旨
之奉日腆考友竹春秋高矣不知歲之歉也侍繼母
朱疾日以溫言慰籍朱安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伯
兄時澤卒字其孤有加事寡姊如事兄與室人陸氏
相待如賓爲君爲學特長於史尤喜爲詩所交多一
時聞人邪妄之說未嘗出諸口客有談鬼神幽怪者

表　四

則正色曰世豈無明者可言長子賢授以詩次子貴
授以經學貴占應天戊午鄉試知名於時君晚居一
室扁曰勤軒蓋以學自勵也子觀近世之學率以取
科名科名既得則曰吾無事於此矣君於學非有所
求也至老而不厭於禮也瀕死而弗忘可不謂賢乎
予故爲表于其墓上君卒以弘治甲子三月十有八
日其葬以十一月十六日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雖然于心有不安焉亦
不得而是也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雖然于心
有不安焉亦不得而非也心之所安者何安於理而

已矣理有惜於衆之所同而發于一人之獨見乎下
後世翕然從之者有之矣又可謂今之世無其人耶
雖其所至不能無高下淺深要亦自信其心而非苟
然者若吾茂卿者可不謂難乎茂卿諱承芳李姓世
爲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
副君負高志在大理不甚事事獨以講學明道爲務
敢爲危言激論嘗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
甚者儒先註疏欲一切廢弃抹摋直探孔子孟軻之
與聞者駭其詞莫究其意羣咻衆訕指以爲狂爲妄
而茂卿傲然不顧不变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
弟世卿講道于黃公山蔬食屢空兄弟相領自得也
若君非所謂負獨知之見者耶能自信其心卓然自
立不顧流俗之非笑者耶求合乎義不求合乎人求
信于後不求信于今者耶君歸八年弘治十六年五
月卒某年月日葬蒲圻烏石湖之旁世卿少亦同舉
于鄉後徒步萬里從白沙陳先生游不復舉進士兄
弟之間自相師友云至是世卿命其徒萬生自楚之
蕪自蕪之吴求予文碣諸墓既又遣其二子教整自
楚來達於戲君之自立高矣奇矣予望之邈然莫能
窺其所至又安以予文爲雖然後千百年復有李茂
卿者出焉將必能知之故表

貞孝先生墓表

貞孝先生吳氏諱凱字相虞卒葬崑山之興賢鄉且
四十年鄉之父老皆曰先生仕不遂而行甚高謀所
以易名者初先生在娠而孤太安人哺哀茹辛且撫
且教卒以有立及太安人春秋高懇疏乞歸養遂不
復仕因相與謚曰貞孝而祀于學之鄉賢祠於是子
愈歷官至河南參政亦且致仕矣來言于𨭉曰先公
義行載於郡志祀于學宮傳于鄉士大夫之口而墜
首之文猶闕其不孝之責乎非公則誰屬焉按志先
生生而穎異其少也里胥役之不受功而獨自奮於
學問言于縣令令異之問以經義響應無窮立免其
役而命爲邑庠弟子貢時修孔樂大典以工書被選
還以貢上中順天府鄉試宣德五年授刑部廣東司
主事既而改行在雲南司又改禮部主客司遂歸優
游林下三十餘年成化七年七月十四日卒葬以十
月二十八日壽八十有五先生風儀高朗操守堅定
曹州李公以都御史巡邊上奏曰崑山吳某抱才居
散地宜不次　召用不報其巡撫江南者子出見撫
之曰若父治獄陰德在人固宜有後乎葉文莊公最
慎許可至銘先生曰偉人也嘗言鄉里仕宦當以公
爲法其重之如此先生世家吳之崑山祖諱才不仕
考公式贈行在刑部主事先生娶沈氏繼陳氏子三
恩承事郎次禮次愈即參政孫男六　曾孫男五

初先生在刑部易上劇盜二人一庾死一病見
誣引者六人公念二盜死六人者終無以自脫乃密
而瘵之久之果獲眞盜六人得釋此曾州所謂陰德
者也銘曰
噫嘻先生抱行孑孑少試而歸弗緇弗涅咢誥于時
而契於義列祀易名維後之礪

漢陽府推官致仕劉府君墓表

吏而廉也其政循循則民之所蒙有不勝其惠者吏
而貪也其政苛苛則民之所蒙有不勝其害者矣故
人情莫不愛廉而惡貪旌廉而黜貪而世之貪者何
其多廉何其少也廉吏蓋自古難之而於今爲甚故

予於漢陽推官劉君用涵之卒特表之以爲世勸君
諱海用涵字少爲郡諸生則已小心抑畏動循矩矱
與其弟潮咸篤志力學學皆精思深造輩類推服舉
於鄉數不利以貢入太學成化戊子始占南畿鄉薦
試禮部復不利以銓次授湖廣漢陽府推官君性固
畏愼及有官益以公勤清白自勵漢陽凡歲時令節
屬縣輒餽儀物以爲禮公府日用百須亦皆屬縣斂
於民以供其來已久君一切峻絕公衙屋壞不忍煩
民自以俸資葺之嘗督運至陝先時督運者因而侵
牟復稱貸以取於民君獨歸其贏六百金於官事仍
克濟有惡少武斷□屬上官欲生之君執不可乃

賂以金玉器君盡以其器置之官庫竟按於法
快之按察使楊繼宗以風節聞天下君候之楊曰君
非不愛錢劉推官乎褒奬備至及以母憂去官服除
遂不肯起居吳日閭門卻掃人罕覩其面林太守庭
棡知郡日其族兄堪與書曰郡中有趙清獻亦嘗見
之否乎堪蓋知漢川知君爲深也劉之先有仕宋爲
黃州統領南渡時自汴徙建康統領生和甫元平江
路推茶提領始家于吳提領生長卿長卿生思讓
皇沛縣教諭沛縣生中書舍人孟功中書生宗明君
之考也吳下宦家簪纓世不絕者獨稱劉氏君娶欽
氏子男三來隱渠女二來有學行而蚤死君哭之慟

不數日亦卒正德辛未五月廿六日也年七十有四
以明年十二月二日葬郡城西武丘之先塋予爲之
表曰廉吏漢陽推官劉君之墓

華封君墓表

維華氏系出南齊孝子寳至南宋時自汴還家無錫
其後遷於隆亭衍于堠陽望于鵞湖而今益振于塗
林封君所徙也封君諱莊字守莊考諱宗瓏妣鄒氏
生子五人封君最季其所出曰朱氏微也故封君自
幼行動不敢與諸兄齒別居塗林屋廬弊陋□圃毀
頓於鵞湖諸宗不敢望焉而旦夕省二親益以勤諸
兄或陵之終不較唯以力田勤家爲務善自節縮衣

食爲儉約家以日饒民有負其租不時納益緩之或値水旱盡捐之民戴其恵輸之無後者還其子晁從名師游晁力學有聞遂擢進士選入翰林授戶科給事中未幾　詔以晁官官其父母楊氏封孺人晁以鯁直忤時出爲南太僕簿後稍遷知韶州府封君每戒以潔已愛民晁修政有聞擢貴州布政司左叅政初楊孺人有賢行與封君同心起家卒時年八十二後三月封君卒年八十三實正德辛未十一月九日子男二長義官次即晁女二孫男七球琳璜琨琢瑑瑫女二曾孫男四玄祐玄慶玄壽玄祚女一以卒之明年壬申九月十五日合葬塗林之西原於戲封君奮自孤孽起家將於素封子致位三品夫婦身被褒榮偕登耄耋孫曾滿前備享福祿天之報施於人何如也人欲𢙣其勢轢其宗兼其有者何也予故表諸墓以眎邑之人

樂丘阡表

無錫鄒君子伯卒二子承式謀卜吉壤久之未得也忽兄弟聚謀曰於此有園焉去吾第不百步而近昔吾祖林泉翁嘗曰樂哉斯丘將建書院以祀始祖忠公不果吾父亦曰樂哉斯丘闢而廣之鑿池爲山經度書院亦未果夫生之所營死之所安也吾祖樂於是吾父樂於是又將奚之謀者曰然卜者曰吉乃因其地易其向　山增而高池濬而廣山之下爲阡域前爲饗祀之堂左爲書院以祀忠公列樹碑表松檜鬱然成林歲時祭嘗樹新維鮮於是乎在或題之曰樂丘之阡而屬余紀其事余聞之禮易墓非古也昔公叔文子有樂於瑕丘蘧伯玉非之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反壤樹之哉成子高曰吾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焉而崇之而飾之何若古之祭者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故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而始之是隆何居客有釋之者曰古之葬者略矣後世聖人特嚴愼終之禮周官冢人用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也孔子於防封之崇四尺而其葬也周披殷崇夏旐備焉得之爲有財鄒孟子猶用之今其獨不然乎顔子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則展墓而入自漢以來人情尤重墓祭人情所安禮雖未有可以義起也德厚者流光若忠公非與鄉先生歿則祭於社盖邦人所同也邦人猶祀之況其子若孫而曰不可乎余起而謝曰有是哉乃知鄒氏之阡仁人孝子之所不廢也子伯諱燭別號頤齋其行歷見謝少傅邵尚書所撰碑文

誥封淑人劉氏墓表

淑人劉氏諱安貞世家金陵祖鼎禮部祠祭郎中父俊中書舍人母韓氏爲故都御史襄毅公之女晁生

淑人甫三歲而中舍君即世母子煢煢無依襄毅公因挈以歸撫爲己子淑人幼莫之知也至六歲忽問其母父今安在母始吐實曰汝父死久矣即悲號躃泣幾不欲生稍長肖父像於室中旦暮上食又以父葬遠方衣不綵食不肉者十年讀孝經諸書頗涉大義時襄毅公鎮兩廣威名重海內嘗語人曰吾有一女當得佳壻不以與凡子時無敢委禽者今右都御史顧君達源時方以明經領鄉薦而喪其室媒者曰若是何如襄毅公曰可矣吾聞素器之他日名位略與吾等淑人入門人以爲襄毅公之子也曾不以貴驕人事其舅教授府君姑淑人尹能盡婦道後公

舉進士第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湖廣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使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至焯著聲蹟初封安人進宜人又進淑人命服在躬儉約不改于初乙亥九月十四日淑人以疾卒丁丑三月三日葬某處春秋六十有四女二壻湯倫張希范公無子以兄之子椿後娶陸氏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公之女淑人幼而孤能不忘其所自出相其夫以功名顯於時累受封號饗有多福四十餘年不矜不怠如是亦可以爲賢矣余故志其墓以示其後人

陳封君墓表

陳氏世墓香山之青釧塢正德丁丑正月戊寅振寀等奉其先封君文林郎編修之柩合葬先孺人徐之兆大先塋東南二百武封君諱璟字朝用其先汴人宋南渡至蘇之吳苑鄉家焉歷元世以貲顯傳至業精微及封君始復起其家吳人多逐什一之利君獨謹身惟務力耕稼久之收入滋多開闢遂廣陂田沃壤彌望漸興又積書延師教子及見中子登甲科入翰林授編修歷贊善南京翰林院學士君以編修封贈鄉人俊其盛吾於是知君有締造之勤于嘗過其家見其規宇聯延而無丹雘之飾池館清幽而無聲妓之奉入其內則居一室傍無媵侍歲侵輒出穀賑饑吾於是知君有施舍之分初君在內館邂逅逆瑾瑾方持權柄以中傷人無敢與

忤霽獨正議折之不少屈瑾銜之未發也及竊政遂勒停家居意猶未慊欲遣邏卒至吳伺家者指誣奏事下御史即訊舉家憂惶君獨自若曾逮敗事得已君素喜飲嘗持杯酒語人曰吾遭逆瑾之禍而不隕獲者非獨中有主也亦有賴於定物焉吾於是知君有堅定之力夫其締造若是取舍若是堅定若是是足以表於墓矣封君以正德甲戌九月癸未卒春秋七十有二徐亦天平世家孺人以勤儉佐封君造家封君素嚴重每從容諷以長厚訓諸子以忠孝故賢聲封君十年卒子男五震義官次即霽翰林次□功郎次雷庠生次隆出繼陸氏孫男七女三曾孫男一女二

大厓李先生墓表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崙先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蔚蔚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言成化間俱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成化丙午同占湖廣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丘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從容涵養久之查滓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

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走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絶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其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其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號木稿曰洗耳問已超然有混濁塵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曰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從造本眞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郛郭兆說鼎沸絲棼方欲一刬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頹然寄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劉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刮洗陳垢無延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而霽天日清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倡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磬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巳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也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曆間有宗儀宗儒聞義學於湖西之濱曾祖煥鹽課大使祖善洪縣學教諭考阜封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男六敎嚴整慶政放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祔葬何公崙之原昔茂卿之葬君命敎整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

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余嘗竊其造詣之一二耶且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爲之表於墓曰人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爲非著述乎余曰道在言耶在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周聰菴墓表

周之先本金陵君遠祖湛宋戎州通守元國子學正泰當宋季蒙古兵入臨安所在奔潰泰糾衆抗之不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

信國也其矯厲風節如此思文於君爲五世祖解元
李始從家晉陵思文旣又徙吾無錫君大父諱惟慶
考濟廣所謂月隱者也月隱始以醫名成化中徵至
京師京師醫得時名者林立月隱後至一旦隱然名
出其上然他醫皆得官尚藥奉御月隱無近侍推挽
年老告歸猶尚布衣也而名益高初月隱自以醫非
家傳則必由師傳乃從甘露金益聰學又徧參諸家
凡瘍瘡帶下顱顖專門者輙師之故能兼衆長而君
亦兼得父之所長君諱敷字時榮別號眗菴初習進
士業經史皆涉大義旣而改業醫遠近世醫家止於
局方遐觀廣採自炎黃岐雷越人淳于長沙河間諸

書無不披閱卒會於東垣丹溪氏於藥性必辨其州
土時節物宜炮炙咀吹必盡其材性以之治病十愈
八九遠近求治者舟檝騎從恒滿戶外君應之無倦
色惱語又不責其報人以爲有月隱之風關西一成
子過吳道病病且亟君舍之郊野設牀褥饘粥藥餌
時一往診之以增減其藥半歲許安仍資道里費以
歸其似羅太無之治病僧山陰王司寇巡撫鄖陽時
夫人久臥病諸醫罔效君自武當歸過鄖語君治夫
人見其藥品精潔鮮香灑然起曰吾病已去二三不
數劑遂愈又侶鐵仰陽之療不得輒者其他尚多奇
效不書書其最者君爲人慈孝恭謹歲時祀先必以

禮撫孤睦族延師賓接游士至園池亭館舁葬圖史
皆偷然有高尚意一時名人韻士樂與之游及病却
藥弗御曰先君子有言矣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
正德丙子二月六日卒春秋七十有四己卯二月甲
申葬邑九里之先塋配華氏子驛能傳家學孫興岐
其葬也余爲表其墓曰是爲名醫周眗菴之墓來者
尚忽毀也

中議大夫江西知南安府張公墓表

公諱弼字汝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慨
然思與之齊視世之齪齪無足動其意而世亦莫之
用也其瓌奇卓犖之氣無所洩則時發之於文發之

於詩發之於草書而發之事業殆不能十之一二而
亦足以名世矣公少爲弟子員已博覽無不觀旣長
始中南畿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
改武庫進車駕員外郎出守南安六年以病乞歸卒
公天分高朗出語不凡其發於文則病近世萎靡腐
爛之習痛掃去之自立一家言頗嘗自許得古人矩
度而世莫之知也爲詩每寓感時憂國抑邪與正之
意翰林修撰羅應奎上疏劾時宰得罪人無敢送者
公作詩贈之慷慨激烈膾炙人口送章德懋黃仲昭
莊孔易外調之作警句往往爲人傳誦而亦不免忌
者之嫉也其草書尤多自得酒酣興發頃刻數十紙

矜如風雨矯如龍蛇歘如墜石瘦如枯藤狂書醉已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皆購求其跡世以爲與張僨出也其在南安拆毀淫祠以百數表章先賢作唐張文獻祠宋李丞相亭立鐵漢樓而人仰禀然不改之操作吟風弄月臺而人挹悠然自得之趣磐梅嶺之嶔岩行者顧出于其途梁横浦之崩湍濟者無病涉定中途轉換之例而南雄南安之爭端永息及去之日民爲生祠以祀其政事有如此者使公得竟其施其樹立豈止是哉公仕京師時方尚交謁毋王歲報刺紛然人馬交道公一切謝絶有嘉召必赳嘗自言曰嬾於投謁勤於赳宴後府護月邏人行不如法人

皆辟易公舉手辟示之曰若欲知我乎我武庫張某也又數以直言忤司馬當道者積不能堪故出之南安而公自得也曰吾學可以試矣公以成化丁未六月　日卒其年冬十一月廿五日葬郡城北之鳳凰山安人王氏有賢行子男六弘正弘宜弘至弘圭弘玉弘金女二孫男四弘宜以進士官至　　副使弘至以進士官戶科都給事中至是弘宜亦已卒弘至與弟孜拾遺文得若干卷刻之又求予表其墓於乎後世有欲知公者尚考於茲文

封奉直大夫禮部員外郎吳府君墓表

宜興有逸人焉氏吳諱大本字風祥號朗操霞修瀟灑然自踈濯於世之滋垢非其人雖貴弗與也非其義雖貧弗取也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值好風日或雨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繞不驚不逸鄉人遥望之輒曰吳隱君來也扁舟往來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茂林窮壑修篁灌木輒憩終日相羊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絶驚去終不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爲誰人曰其古韓伯休之流耶創別墅二於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遥乎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偏嗜茗飲其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擬之必晴蔵之必温烹之必法有茶經所不載其爐竈鐺甬灰承

炭檛火筴之屬亦皆精絶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人勺少許未餘紛毅三四啜巳罄必啜者有餘思始復進終亦不令飫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作書雖老矣行楷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爲鄉人取去歲之間閑占方書剉藥餌爲人治療亦多奇效家産不踰中人平義事在先爲之歲饑富家多閉糴以牟利君獨開倉平糶以賑饑或稱貸數百之又數給之不督人犯之亦不校也有蜀山蘇文忠公嘗居焉君與沈司空華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今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有卜居陽羨之作君分田宅招之至蘇必過沈石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詣子仕

癸酉成進士官戶部主事正德丁丑得封如其官仕進禮部員外郎又以　詔例加封命下而卒嘉靖壬午十月九日也春秋八十有三明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君晚年病忘若宋陽里華子皆一旦忽然悟平生履歷了了臨終區畫後事細碎不遺已乃瞑目余昔過宜興與君邂逅荊溪間同余游者咸道其家余歸吳貽予茶爐余寶之已又貽詩一章以余同隱逸之志耶君雖有封號之榮而其韻度風致則古隱君子之流也故余最其隱行以表其墓上俾後之過者其以為隱耶其亦吏隱之間也

崇明醫學訓科杜府君令人吳氏墓表

正德庚午五月十六日崇明醫學訓科何菴杜府君卒葬吳縣太平鄉魏珠山之先塋春秋八十有二又六年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配令人吳氏卒祔府君兆春秋八十有八府君二子璟琪皆先卒其庶子璠力舉喪事且涉太湖踵余門拜且泣曰先訓科之葬既辱執事銘茲令人葬仍異穴而表之庶名永長存不肖孤有所覆蓋而子孫百世所共嘉載敢敬以請余曰子來宜也顧令人之生也余不及升堂瞻拜懿範於何考德而表之余觀世之為母者莫不厚其所生非所生而撫之踰於所生是賢也為子者莫不崇其所出非所出而崇之踰其所出是孝也吾於是不能無言焉按狀令人諱寧字素寧世為吳之滸浦人其先有樵堂先生者仕宋稱名儒後多顯官高祖子清元山陰令曾祖可安皇明知鳳翔府後贈戶科給事中祖經太醫院醫士考濟以學行隱于鄉令人幼則穎悟有禮度涉孝經女誡諸書特工紉製綴結之事既歸府君旋有崇明之任伯氏又以學諭宦游彰德舅姑年高性嚴令人承順伏侍甲而短長罔有乖忤時新未及饋獻不以入口性娍婉淑柔而治家內外井井僧老巫祝之類不一至門細而調膳烹飪薪槱之宜外之苞苴簞食之問咸有節適一老人安焉不知其子之遠去也璠生四歲喪其所生令人懷

抱推燥居濕不異已生疾疫危甚且潰爛不可嚮邇所親皆欲棄之隨醫亦以為不治令人日夜撫摩調護已乃得生年未六十豫治槨衾斂具及疾革璠稽顙禱于北辰令人曰安用禱為吾年幾九十死乃為歸仍召諸孫誡之曰吾無以遺若輩其各自勉旃讀書業醫毋隳前人之業家嘗被□□事文觀為吾累也葬之日為丁丑十一月十一日璠今為崇明醫學典科琮郡學生孫男珊女四咸有歸孫男某山某鑑鉅鏸鎔鈁山嘉定醫學訓科也曾孫男女十三璠也獨能世其醫也又能感觸衷學以古文行義重於時璠可謂能子矣若令人亦可謂不失所宗矣故為墓表

以爲世之法

贈監察御史陳府君配太孺人譚氏墓表

監察御史陳君察與弟檢討寰纍然衰絰請余泣曰余先人亦嘗有志於用世也孫苦無所自恃其才以上弗遂又自知其年之弗永也自營葬地於虞山之陰謂察等曰歲行至甲吾當死不及見汝之有立也吾死汝葬我必於虞山之陰若等幸有一命當以告我使我知汝之有立也及期卒吾母課不肖等益嚴學少懈則曰而忘而父之訓耶不肖等感泣奮勵歲壬戌察忝進士承乏監察御史辛未寰亦忝進士承乏翰林檢討吾父弗及見也正德中贈吾父如察官母

封太孺人可以爲榮矣今吾母亦已棄養不肖輩痛吾父之不及養也吾母雖逮養而不及含斂與殯也是終天之恨也所以發幽潛表著以見於後世少追不孝之罪者敢以累於執事幸許之也余聞其語而悲之爲表於墓曰府君諱稷字允才世爲蘇之常熟人祖諱某考諱某號清隱府君甫成童清隱與母尤相繼淪謝子立無倚里人侮之弗與校且折節讀不倦弃進取喜爲詩工於書江閣門謝應事日哦詩弄翰所往還者惟縉紳逢掖高僧羽流以自娛雖居城市而翛然有出塵之思閱載籍不待輒識其處問他日以示吾子二子學業之成蓋有賴焉太孺人諱如

昆湖右族力勤儉以起家初不知字書佐府君課諸子時聞古訓至自能作書及二子咸有祿仕孺人之志存乎報國二子之志存乎而養故寰出仕察則歸養寰歸侍察乃勉出出巡滇南歸過家一宿而去嘉靖初元史館肇開移文趣寰寰不行太孺人曰汝史官也史自爾職不行何爲于時察亦有巡蜀之命太孺人曰若等第行吾氣體固健在無以我爲念二子行而太孺人以是年九月廿九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府君之卒爲弘治甲寅十一月三十日春秋四十有七二子以某年月日祔葬太孺人於府君之兆察嘗

武宗朝屢抗疏言時事及南狩又力諫雖忤旨不沮不撓出巡西南獨持風裁人無敢干以私寰文學蔚有聲望二人服官久服食居室如寒素持喪動依禮則清修苦節近世鮮倫王子曰夫爲人子者不獨養親爲難而以顯親爲大顯者非爵祿之謂能自樹立不苟同於流俗使其親爲賢人之親顯之大者也若二子可謂能顯其親矣府君太孺人可謂有子不死矣余故爲表於墓上

石潭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誌銘

右春坊諭德劉君墓誌銘

弘治五年八月二十日右春坊右諭德劉君景元卒于京師子棨應舉江西孺人胡氏與二孫曉曉以世[illegible]喪歸江西之安成明年正月七日葬廬陵之[illegible]年五十有八劉故安成鉅族君祖東匯父丕[illegible]林編修母趙氏封太孺人君諱戩景元字生穎脫超邁日記數千言年二十一占江西鄉試會試屢不第入太學為文章宏深瑰絕聲華振起名士景附每一下第物論稱屈主試者每以不得君為慊年四十始與予同登乙未會試 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九年進侍講預修 憲廟實錄成進今官 上之初即位也例遣近臣使外國時安南吞占城使編句外恭內謹衆謂非剛方才辯者不任是行君時以侍講為正使先是使外國者多治巨艦載重貨浮海與其國為市觳接艫銜或與陪臣賡和詩角捷以為才君考地志陸道南寧還其無虞乃乗肩輿從兩僮忽抵其界夷人傾駭郊迎館候視舊度甚陪臣拜跪立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詔明日謁謝畢遂行國王恐竦至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金珠犀象餽貽錯落一不顧王復遣人追授請途不與語歎

其入關詩與之曰歸裝有一南物者關神其殛諸後安南遣使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出使時賜麒麟服 實錄成又有白金文綺之賜君博學無不闚多識 本朝典故嫉邪守正氣豪論卓遇事直前意見捷出喜面斥人短長刻關縮恧君色自若尤精人倫識鑒見表洞裏分劑參停十不失一權門勢家庭無行跡高亢特立與世寡合而歎與予善世予出則詣君君出則詣予見則相與劇談兩相忘而罷及病革予往省之氣奄上僅屬予為悽惋君曰自古有不死者乎吾已後顏子矣病間復語曰卒會劉文穆罷壽寧侯卒君時不能言矣忻然索筆為詩有天留老眼待三月之句命其弟戡曰乞濟之銘予還自南畿考試至臨清遇其喪哭之以詩於戲若君非古所謂直諒多聞之益友乎予方賴焉振吾過策吾昏以終吾身庶有益乎而君棄予死矣銘曰

剛吾未見聖所歎去之千載茲唯艱安成水激山屛顏是生夫子勇且仁口持公議立詞坦別白白黑不肖賢誰云不用用未竢直辭一吐十紆譎世方疾走行獸蹦辭喧得靜非所患嶢嶢[illegible]謂方毫釐胡不延後悽遺直表茲阡

陸處士墓誌銘

處士陸姓諱俊字伯良吉額古心古衣冠治家居鄉

出詞行事世多迂之而予特愛其近古也年八十
四以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癸丑卒十一月甲申祔
葬蔣璁之先塋處士子叔祖行也幼特受知焉今選
不及見也爲文祭之且志其墓陸氏爲馬甲處士悉
馬甲之害也將疏以　聞大意以北人習馬南人習
船南人爲馬甲　太宗權時之制耳今宜南北各
復其舊便又言吳下官田稅十民田稅一均之則國
用不虧民不困又言錢久不鑄且竭宜復五銖備一
代制又言州縣官尅下宜多設官相監制又言鹽法
寖盜滋多弛其禁盜將自息其書凡數千言其草數
藩易無間寒暑晝夜行坐寢食得一字輒起書之秋
之告人意以爲必可行也始以干當道當道者不關

已乃不問貴賤賢愚遇人輒授之又揭於道路市肆
曰應有見而行之者積三十餘年費紙筆如山人或
信或笑或以黏壁淨几處士終不廢也予問謂曰何
爲紛紛翁家所苦者馬役吾能言於官而免之處士
曰君豈爲我設哉吾以爲天下也吾家固自宜役其
志公其念深其自信篤於戲使世之在位者皆有是
心國事其有瘳乎吾又以悲處士之不遇也處士類
寬厚而治家甚嚴嘗曰壞人家者臧獲也故陸氏雖
富有傭無奴私鹽升合不得入戶年八十以　詔恩
授冠帶然家常擇御曰吾自宜山林之服也此固世
之所謂迂者乎豈所謂古者多近於迂乎其平生精

力具馬役書故特詳焉配周氏與處士合德卒亦年
八十四子男二長均顯蚤死次均昂克世其家孫男
二曰豸曰豸豸爲郡庠生銘曰
孰謂丘墊國憂是疾飽食優游媿爾有位

靜菴處士墓誌銘

西洞庭處士徐君諱震字德重年七十則作壽藏於
山之富子岡曰吾將歸矣又八年爲弘治三年九月
二十四日卒六年月日乃克葬焉徐爲洞庭鉅族而
家世好文處士生長湖山神清抱潔少從陳太史嗣
初學詩太史亟稱之既又與其兄德彰日相劘切學
益進有弔項羽廟睢陽懷古乾岳茶稼諸詩傳播人

口久之謝賓客歸山中日焚香坐臥雖鄰里無行跡
而詩終不廢也先娶鄒氏再娶顧氏子男四淮漢濂
湖孫男八數十年來詩法稍變類以雄渾沉實爲高
晚生初學摸擬竄竊割裂飣餖以爲奇而處士日藏
深山賦詩止以自娛往往世不復知有處士矣然唐
人高風經歷其復可見乎若處士其猶近也孫縉王
氏壻故予爲銘銘曰
通世營營匪利伊名學追時好與世角爭洵美徐君
遐騫高揭孰知我吟谿雲山月湖山岑崟湖水瀰瀰
我懷其人不在於詩

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謝公墓誌銘

謝世家浙之臨海其先有諱長者始徙餘姚之
四門四門之徙蓋當宋元之際長生明明生回一於
公爲高祖曾祖諱某祖諱某世載令德厥有休問考
諱瑩鯁直自將不阿權貴爲光祿署丞斥爲福建布
政司都事又斥持其直終不變公諱某字某英睿夙
成童貫比辭屬對輒應無窮及長深思逸發以禮舉
於鄉屢上不中浙之士曰科目果不足以得人乎如
其乃黜天順初知嘉定縣事錢瓚將忠舉公經明行
修會御史巡按蘇州者沮格不行試謂有闕即可得
則長揖去之曰如此得仕非吾願也還舉於鄉年四
十餘卒不第而其子遷德器日闢則東其經以授之

曰吾已矣其可乎成吾志也遷發解浙江第一　廷
試天下第一歷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
士直亮方嚴隱然有公輔之望於天下公以子貴初
封翰林院修撰進封諭德配鄭氏由恭人進封宜人
公素負經濟及受封則絕意世故日以詩酒自適於
山雲海月之間無事不入城部使者過門談論今古
某爲利某爲害衮衮不竭聽者常聳如其言興除民
輒稱便公瓌偉軒豁不爲崖岸城府遇人輒盡或曰
無乃太簡乎因自稱簡菴老人弘治四年鄭宜人卒
詔有司治壙於縣之半堆喪月免而公以六年四月
二十六日卒於家壽六十三　上又遣官祭以弘治

七年某月日啓壙合葬宜人韓[illegible]得[illegible]忠公浩之
裔純德至行人無間言子男四長遷也次選迪遺女
適上虞韓綵孫男二正丕女二曾孫男女各一唯公
宜試而窒祉章後人　恩命敗貴終始哀榮可謂盛
矣後祿之至方日富而未艾也於戲其亦何必身官
爲之銘曰
謝始申伯厥後孔碩相安將玄派別支聯中葉或微
望於臨海餘姚來家縣公始祖儲祥累仁幾三百年
其後將昌故晦其先侯侯封君華實有煒仕我祖求
舉步可跂屢上不試天固厄之孰云厄之實將啓之
紫闥言言在　帝左右啓沃數陳維公有子孰積

不施孰畊無穫　錫命追榮其報斯食其食不虧不
諸其盛琢幽貽昭　皇有後命

安人姚氏壙銘

安人姚氏少師榮國恭靖公祖也尚寶少卿諱繼父
也招信校尉蘇州衛百戶史君宗廣其歸也生永樂
辛卯弘治辛亥壽八十有二矣一日顧其子鑑曰吾
老矣其爲吾治壙於某山之陰吾將從先公而休焉
禮壙居有志其郎陳御醫公賢圖爲吾且欲見之公
賢其子塤也以銘屬予初少師以方外士佐
太宗靖難奇謨秘畫載在金匱配饗　太宗爲時
宗臣不娶以繼後繼　太宗賜名也命侍　東宮

學　仁宗即位即拜尚寶少卿少師嘗不願其
恩數過盛故位止此安人時侍京師年十七八矣靖
難遺事尚能道之始宗廣善書嗜飲每晝必大醉自
以為樂然安人每非之曰是乃公事邪後宗廣卒安
人持家教子率有矩度銘曰
奕奕榮公翊戴　真主凌煙寫像配唐房杜翼翼
符卿侍學文華帷幄寵數擬溪陽都吳山之陽有高
者墳後千百年孰知其人符卿之子少師之孫

知將樂縣陳君墓誌銘

於戲古所謂循吏者其殆不可復見乎以吾所聞故
將樂陳君其近之也予故誌其墓以告後之人初君
以進士選知將樂大書廳事曰勤以補拙儉以助廉
民有徽甲者前後持吏短長吏不敢動君至則執之
庾死獄中訟為頓減將樂歲漕以給浦成又漕以
給將樂風濤洶洋覆溺相望君校其數相埒因各留
餉其境民兩便之其因事為功類此時勸課均徭役
折豪彊廣儲蓄巳乃興學校修城池驛傳倉廒道路
至或捐俸為之龜山先生墓弗不治君為闢路若干
置祭田十餘畝唐汀州刺史穆公溺死見神於邑人
君為迎衣冠葬之春秋祀不絕邑有巨峽民橋其上
列屋櫛比淫雨暴漲民屋且浸橋亦危君為禱於神
水立退歲大旱君禱之又立雨邑人以為神部使者
行縣睹其治曰樂邑其有賢人乎雖辟封有[illegible]
劉君光澤有疑獄歷數年不能決君至一訊立[illegible]
情比歸光澤民遮道立訴其所拜於馬首而去城沙
縣也績久弗成君為物土雖庸民不知勞使者上其
績旌異之　命下而君卒年四十有四君諱大經字
正之姓陳氏陳世家江西之德興宋南渡始家上虞
高祖某隱九峰山棄辟不起曾祖倧祖敬與通諸家
書考世英通尚書史記善楷法君生祖異之曰他日
必志經綸因名比長敦慎溫文初習禮巳而旁通諸
經以詩占浙江解試登庚戌進士娶張氏某府太守
嚴之女以某月日葬上虞某處弟南京大理評事大
紀來請銘銘曰
張吏庇張或為特蝗豈無異政非威伊名樂人熙熙
君我父母鄰邦曰嘻哉乃無有三年之政百年之思
顯刻幽宮維後之貽

湖廣按察司副使蕭君墓誌銘

蕭世家蜀之巴縣君高祖諱某洪武中司永平府獄
因家焉今為永平人祖諱本立考諱威君諱謙字有
終由進士授大理左寺評事進寺正擢山西按察僉
事董屯田諸務以憂去改浙江按察司副使督銀場
諸務改湖廣整勅辰沅兵備三年考績行至楊村卒
弘治乙卯八月二十日也壽五十七以某月日葬某

處娶李氏後君五日卒子男三淮武略將軍[illegible]
戶漢國子生女三長適千戶解璋次鄉貢進士張[illegible]
次千戶朱陞君居官連遷三尺其在大理號能辯疑
獄然求其出不求其入理屯田屬多務出奇應猝
軍以克濟建寧時有盜張其君躬詣其地梟其首亂
者餘悉解散遂平之鎮巡大臣以聞 詔兼分巡建
寧道即其地立分司鎮之大軍之討都匀也君統當
漢軍策應事平蒙 恩書銀幣之賜是役也君冒蒸
暑觸炎瘴遂得疾君性仁孝在官聞父母病即哀號
不事事聞喪三日行官屬有不知者姪江與漢年相
差婚娶必先江而後漢粟帛之禮眎漢有加焉間同

疾眎之亦必先江而後漢漢居京乞銘于其鄰王鏊
銘曰
意有終南北方之傑理刑治兵所至則發仁孝溫溫
吾得諸鄰刻此銘章維以示信

恭人李氏墓誌銘

河南布政司左參政王君名珣之妻故太子少保吏
部尚書諱秉之女尚書致仕歸曹高標峻節海內仰
之癸丑歲參政君之子崇文以進士選入翰林爲庶
吉士今年春次子崇獻又以進士被選開管詢焉則
皆尚書之甥也予以是知家學之淵源宅相之徵兆
有不誣者久之崇文崇獻衰絰泣請予曰先恭人葬

曹之水谷迄今二十有二年今以繼母恭人黃之喪
將祔而先恭人墓未有刻先恭人之卒不肖兄弟幼
其遺德不及知雖然間則聞之先外祖母聞之伯叔
母而先祖贈湖州府君嘗稱以礪諸婦矣敢次爲狀
以請予不得辭恭人高朗淑慧言動有法其幼也尚
書教諸子書恭人從傍聽之即能了大義及歸王氏
事湖州克孝克敬滌瀡之奉捐妝奩爲之參政在官
時節餽獻踵道湖州之殁衣衾棺槨皆恭人經紀之
參政歸無憾焉育孤姪娶婦賓接內外禮意咸盡其宜
也里有孤女以母之喪喪焉至於今諸姑伯婦有會
則曰恭人之賢也或至泣下者恭人生正統庚寅以

成化乙未正月二十六日卒年止三十有六先封孺
人繼封恭人參政子男八恭人出者四崇儒鄉貢進
士崇仁庠生崇文戶部主事崇獻庶吉士餘曰崇儉
崇讓崇有崇素恭人卒靈異多異適祠不肅則恍若
見焉參政爲御史以事被逮曹人未之知也其主忽
自仆於地家人驚駭識之則被逮之日也豈其生而
賢明故死而有不亡者耶銘曰
在曹之陽其溪維谷詎窆於茲有拱者木冢宰其考
夫維岳伯八子宦學其儀濯濯維年不待迄於休成
於葬 皇命象服是榮孰云不壽徽壽孔章納銘於
幽以告不亡

封孺人賈氏墓誌銘

封環縣知縣李君傑之妻秦州知州賓之母也姓賈
氏婺幼學于國子之退省堂賓實來同硯席相好也
間過其家孺人喜曰若與斯人游乎其所謂益友也
吾無憂矣其後賓益壯交游益廣有以文學相劘切
者孺人忻然爲治具或游讌無益者則瀞然而退賓
年二十三領順天解久之知陝西環縣部使者上其
績　詔封傑如賓官賈孺人巳而賓擢知秦州未幾
孺人卒賓奔喪還泣請予銘於戲識范逵於窮中指
黃裳於坐末昔之賢婦類有之予何能爾而孺人之
賢不可不識也賈氏世爲保定蠡吾人父安　唐府
審理孺人卒以弘治丁巳四月十八日葬以十月二
十六日墓在東湖渠先塋之側子男六長賓次宥國
子生次寬次定女適進士何俊銘曰

慈且能教古有孟母猗嗟孺人克儀克守邦卜其隣
實占其友刻銘于幽以昭厥有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墓誌銘

成化庚寅南京大理寺卿夏公致仕歸仁和後二十
有九年爲弘治巳未卒於家春秋八十有八其子雞
澤教諭某來請銘曰公命也不得辭公諱時正字季
爵夏姓公生有異質讀書日記千言登乙丑進士第
五人授刑部河南司主事進郎中　命理福建等處
冤獄時上杭民饑盗且起不及以　聞亟發倉賑給
人比漢汲黯天順初進大理寺丞以母老乞致仕不
許請近地便養改南京大理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
巳又進南京大理寺卿秩　命巡視江西黜貪猾者
二百二十餘人革濫徭理庾簿放免無名之稅十餘
萬石勸民出粟七十餘萬賑饑民二十三萬户修築
南昌城堤垸積復完長河洞民叛服不常公單車詣
巢穴曉以威德遂感泣歸順復疏時弊二十事以
聞當道有不悅者遂三上章乞去得　旨遂行歸杭
僦屋城陰之得勝里左右經史日以著述爲事藩司
爲建西湖書院於孤山後建和靖巢居閣以居公故
家宰華亭錢公作海內耆英會公其一也夏氏世爲
瀧右人唐上柱國封濟國公諱魯才始遷湖東慈溪
之德門鄉諱千秋者始遷定海考諱誠贈奉政大夫
刑部郎中始遷杭州仁和之三峰公娶沈氏封宜人
子男四某某孫男九曾孫男九以某年月日葬某原
朝廷命官治其墳公所著有餘靈集三十五卷太常
志十卷三禮儀略舉要各十卷深衣考十卷杭州志
六十三卷禹貢詳節一卷蓋晚而好春秋曰聖經微
旨諸儒亂之也乃爲春秋辨疑未脫藁而卒銘曰

勢塗毀擊爭擬寢誰其退者名乃聞好奇因以屈爲
信吁嗟夫子仕稍屯立壑一臥三十春渾鍠鏗耀肆

歷文秩雖少抑名乃振刻之玄石垂其無泯

太醫院判陳君墓誌銘

陳之先自鳳陽來家於吳始祖良炳元同知太醫院事高祖新齋郡醫學正曾祖本道世以醫學相傳吳有孟景暘者精小兒醫本道館甥景暘所併得其傳祖彥璲考仲和始皆專小兒醫君生七歲而孤少長發憤讀先世書有聲吳下成化中　詔取名醫郡以君名上君以太孺人陸春秋高一　請院即乞歸久之太醫院言治小方脉者少復起之君至甫一月被選入御藥房於拜御醫出入　禁中調護　諸王榮泰奇効遂進院判　今上即位以例仍爲御醫三年進迪功郎入視　東宮疾效加俸一級丁巳歲上章乞歸　上曰如陳某者何可使去左右而請益堅上察其誠遂進院判致仕歸弘治庚申五月十三日卒春秋六十有八君爲人不事表襮或侮之卒不較少常讀學喫詩以自發遣　禁垣十有四年恭慎周密累有白金之賜其爲醫究切脉理夕護本原不求近效不肎乘危射利貧者或反給之故其名籍甚而尤重於士夫初名慶字公賢後以字行而更字公尚初娶仰氏大理寺丞瞻之孫繼娶史氏蘇州衛百戶浩之女子三憲寵宥皆世其業寵入　御藥房亦有名京師孫男五女一　初君爲壽藏於黃山之陰子

預爲之記比歸日經營之未合也而君卒遂以是年月日葬焉銘曰

醫維仁術或益之疾孰嗟其良乃及於國嘻嘻公侯和緩是同　皇恩誕既厥終其功黃山之原生所治止既曰治止尚安歸止

兵部武庫郎中吳君墓誌銘

弘治己未兵部武庫司郎中吳君汝礪以病告歸吳江行至德州卒其弟𤓰扶櫬歸以庚申某月日葬大與圩之先塋來乞銘君諱鎣汝礪字爲人好學攻文而尤有詩才其爲詩苦思冥搜句無字帖喜學唐人而時出新意與人交不立崖岸廉官勤慎而無瘝事以是人愛重焉意其必將遠到也汝礪占國子解試三試禮部不中家宰三原王公巡撫江南聞君與語因極陳民間諸弊傳以經史指掌畫地衮衮不休王公驚焉贈之詩期其大用君復以詩謁公公益奇之及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進員外郎又進武庫郎中武選武庫皆劇司君自儒者好從容嘯咏而終日抑首棲案簿書紛擾意不能無少望又質弱多病醫者不審妄投之藥遂至不起嗚呼豈亦其命然耶嘗以進士治大臣葬道聞母訃遂委事徑歸官道者難之君曰安有含親之喪而勤人之喪者乎祖諱某考某封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妣李氏贈宜人

娶汝氏知南安府行敏之女封宜人子一人曰重陽
聘監察御史陸全卿女重陽方二歲母笑可念全卿
曰吾與乃父有言矣遂許妻合爲銘曰
孔孚之文鵬鶚之鶱才也孰賢亦繼其趾嗟嗟汝礪
壽復不遐有文不耀有衔不抒埋鬱隂幽嗟嗟奈何

承事郎徐東誌銘

徐裔出金華有三奇府君諱當南宋特命一子晋金
華一居舒之望江一居吳邑太湖之西洞庭山洞庭
有原隰陂池田園之利徐氏世擅其富世讀書好禮
而不求仕入　國朝子孫滋盛散居山中世以東南
西北宅別之君所謂南宅者也其世系詳見故陳太

史嗣初所譔先世墓文考諱震生子四人君於倫次
最季而最愛於父雖不治舉業而好學不倦作七字
詩往往可誦書有楷法兄弟既分煙君獸不忍去依
其父以君終身焉父志所未至能先意承之及父毋
相繼没寢苦柩側旦夕承事如生食必祭飲必奠朝
設洗沐莫拂茵枕未嘗替于初娶沈氏生二女子二
曰縉曰紳王氏出西洞庭入　國朝未有登第者君
日夜督其子學縉果登順天鄉薦山人榮之君以弘
治辛酉六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二以某月日
葬金鐸之原君體貌瓌碩襟宇夷曠意其必壽而止是
縉方嚮用於時　恩封有日矣而君不待於戲傷哉
縉子予壻也爲之銘
昔之日俟我兮湖之麋今之日送我兮江之涯風[illegible]
猶在兮計豈非有封不待兮可奈何吁嗟命兮可奈
何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誌銘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衆誌銘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副使陳公卒十月四日辛酉葬吳山之上金原壽六十有六初公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利積數年無敢決者公曰吾請決之盡以其地歸諸民李嗛之未發也久之公遷貴州李時爲吏部考察見公名曰是陳某耶即洪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宣慰使宋然等官民抗疏留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且甯然至粥書自給有司援天順　詔例歲給米五石日與學者講解經義有感觸輒發於詩佔畢呻吟病咯血吟猶不止竟卒君諱琦字粹之大父諱某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占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歷寺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冊被殺官執胡胡自誣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於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知其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爲皆白晝摽掠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黨厚遇之乃得悉其巢穴掩捕立盡清戎御史大嫞酷虐蔓引平民入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實御史輒

二百餘家悉縱歸農比御史去民手瓦石胥擊之而爲歌謠以頌公公所至興學獎士見寒素有文行折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如無竟以是罷娶吳氏繼邢氏子某年始十二女適烏程縣學生嚴綸銘曰

噫嘻吟菴唯義之耽惠文峉峉孔允且直官詘名振孰云我貧我貧我安講道以哦於戲逝矣傷如之何

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姜公墓誌銘

公姜姓諱昂字恒頫生而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數歲刻礪讀書成化辛酉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出知棗強一意愛民凡所決遣皆自以不冤門無呵卒獄無滯囚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孜省得幸公率同列疏論之　命杖於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京河南道出理福建戎籍擢知河南府值歲大旱公至則雨隨之洛人抃舞每旅吏白事退終日閉閣觀書鞭箠懸不用時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屬疾疏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上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它日除邊遠自劾乃改知寧波寧波闕公至同官皆減去與馬華飾俳優雜劇不一陳於前日本人貢過郡堂公迎戢六年復以母老歸養進福建布政司左參政不赴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之而公以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郡城之官山公性耿介尤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米子弟

學畫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餽貽
亦未嘗餽貽於人權要請託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
悅而亦不能毁也姜故汴人扈宋南渡家崇明之西
沙元時徙崑山之東安鄕今爲太倉州人高祖諱倅
和元海運千戶曾祖諱源祖諱庇考諱敏贈文林郞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妣曹氏封太孺人子男二長
龍中應天甲子鄕試次淮女三孫男一女二銘曰
抑抑姜侯維行之揭晻然不緇爲彼王雩 皇假近
郡汝其子守邑養以終萬鍾奚有東海洋洋終卧不
起於戲姜侯可謂君子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郞談公墓誌銘

公談姓諱倫字本彝其先有仕宋爲博士博士生宗
遜宗遜自開封扈宋南渡家吳興復遷上海族日蕃
大曾祖諱李芳始以族大爲恩痛自抑損散財積書
人謂之癡 國初諸巨族皆謫戍人始服其識祖諱
節考諱景瞻皆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郞公長身豐
頤瑩然玉立景泰丁丑登進士觀政吏部時盬山王
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公瞿然曰南方
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擢員外又擢郞中
公性開朗又善承忠肅意忠肅愛之 英廟每召
見忠肅輒以公隨 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曰臣
老矣於 聖諭恐有遺忘此郞代臣志之且其人

可信也 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資尙
日用之未晚久之丁母淑人憂服闋至京則濟南尹
公爲冢宰補虞衡司三載擢應天府丞鳳陽大水尹
京者不敢以 聞公自署其奏是歲 詔免秋糧數
萬進尹應天政順天會軍興橫索民車以千數公許
以百兩不可倍之不可再倍之又不可乃具以 聞
詔以百兩與之自是軍士無敢橫進工部右侍郞兗
易州新政搜遺扶隱剗削姦蠹歲得羨餘若干萬會
南昌人李孜省以左道倖尹公子龍被逮尹公以是
去公亦隨之初公受知忠肅忠肅之病也日侍湯藥
于左右忠肅臨終以公託崔尹兩亞卿兩亞卿亦自

才之故公往來三家如家人父子時萬文康在內閣
有憾於尹因孜省媒糵醞釀以成其獄士出尹公門
及山東者盡逐之 朝班爲空尹公之門無敢闖焉
公於尹最厚其行也又往餞之故及 今上登極
公道昭宣孜省伏誅讒逐者多召還而公竟不起弘
治甲子某月日也年七十五明年乙丑九月葬先塋
之東淑人王氏張氏祔公無子以弟之子田後初公
家居歲遣人起居尹公於山東忠肅之卒也祀之别
室崔公殁亦如之尹公亦如之蓋其篤於所事如此
於乎公之才識固遠到器也不幸屢爲當道諸公
知或推或輓卒以顚殞是獨何哉其亦可慨也已

曰
九轅真前一擠而顯其名為然退處而年迫天之
公尚何憾

廣東按察使熊君墓誌銘

成化辛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熊君栗夫名在
第一刻其程文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
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制江按
察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蒞任甫幾月卒年四十有
九君諱寬栗夫字生而白皙纖弱若不勝衣而警敏
絕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于舉業殊不經意下筆
即超邁老輩皆推服之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

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涉貫為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
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贊天台王存
敬皆能詩四人相得驩甚更相倡和時吳文定公在
翰林良辰佳節四人輒相過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
相屬和君才尤贍下筆數百言衆皆驚其捷服其工
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久律例通究號析公至立解
獄無冤滯及董浙江學政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無
謏聞狹見之陋凡經指授為文皆有程度不以榛楛
動搖有所軒輊高下遇人以卑不敢表襮人以是愛
而重之曾祖泉銘菖蘇州史祖諱瑛湖州梅溪局大
使考賜累封刑部郎中母沈氏封宜人梅溪吾舉數

君之幼也以為必貴特愛之南京國子學正吳君
奇之歸以其女子男二禧邑庠生餘幼禧卜以正德
元年葬君於吳橫山靈岩峯之麓吳宜人祔銘曰
孔翠祥鵷其文既騫騏驥服轅中道忽蹶始詎啓之
卒詎尼之已乎栗夫愛莫起之

雲南按察使進階中奉大夫張公墓誌銘

雲南按察司按察使張公諱誼字汝振世為蘇之長
洲人曾祖諱進浙江諸暨知縣祖諱俗國初以人
才徵未用卒考諱樞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妣
陸氏封太宜人公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
主事改虞衡司又改南京刑部山東司歷員外郎郎

中出知江西南昌府進河南布政司治參政雲南按
察使致仕以子約貴進階正議大夫勳資治尹
今上登極以詔恩進中奉大夫正德丙寅冬十月二
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七明年五月己未葬邑
之金芝嶺配吳氏累封淑人子男二長約工部營繕
司郎中次縈貢女三婿為南京太常寺典簿郭杭鄉
貢進士顏椽府學生傅叔孫男女各四公清慎守法
雕然若不自持而見義卓然不惑始至南昌郎理宛
獄出之民大悅高安有毛姓世家於鄉縱火殺人亡
命吏不敢問公發之竟置重典民又大快有中貴乘
傳捜括民間奇玩勢張其郡縣望風迎拜且以聞抑

配於民而以庫銀給之至南昌公曰民吾民也京
朝廷之庫也誰敢干之吾將以歸於　上守貴人必
不可奪乃稍自戢時所至民被其擾獨南昌晏然無
南諸夷爭襲賄賂公行公一切禁絶年甫六十以母
老懇乞致仕以歸公天性簡儉崇故富且貴矣而自
奉有人所不能堪歸吳稱執閉門客至則清話終日
澹如也居官所至能舉其職而南昌之政尤傑故予
特詳焉銘曰
張公揭揭所至則發昔在南昌或獮而猖肆螫吾民
乃以身當位方日融條解而旋有子而孝有孫有年
寵秩有加亦又何嗟

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墓誌
銘
弘治乙丑冬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致仕歸
吳明年正德元年九月十日卒於家又明年其子鉞
來京因請予誌其墓於戲往年吳文定公不祿今茲
公又逝平生交游存者其幾其尚忍銘之耶其尚忍
不銘耶公諱璚字玉汝世家長洲之陳湖大父諱子
富考諱孟善皆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祖妣吳氏妣錢氏累贈淑人公積官自翰林庶吉
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刑科左給事中大理寺左右寺
丞左右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
階通議大夫嘗以給事中閱實湖貴邊儲以少卿出按
湖藩刑獄以都御史檢　周府莊田又按　吉府獄
事前後董舟師於江上享年六十有七墓在隆池山
之原葬之日爲丁卯歲十二月三日配嚴氏封淑人
子男四鉞鑰鍵鏃女二孫八濤淳津汸渼泓洵汭曾
孫四公體貌修整不類吳産少入郡庠已頎然出其
輩類成化戊子占應天解額戊戌今少師李公同考
會試得其文知其爲奇士也置之高等遂被選爲庶
吉士時文定公在翰林聲稱藉甚公初與同席硯遂
屈己師之相與劘切爲古文詞公質若重遲而思致
獨遠不肯爲尋常熟爛語始務奇僻卒造平澹時號

稱之爲言官隨事獻納務持大體不沽激干名妖僧
繼曉事覺法司當以常刑公言先王之制爲奇技淫
巧以蕩　上心者殺法司當非是於是曉竟坐棄
市尚書何喬新等皆被詰責待罪有中官搏近臣於
殿陛間公劾之兩皆坐黜又劾寧陽侯陳輔諸不法
事卒奪其爵在大理以儒術飾吏事平反唯允初
周府莊田與民田相淆累歲爭不決時河南諸當道
意在民也公往履畝其實以　聞詔歸之府於是始
忤當道意其董舟師也適劇賊施天泰出沒海上大
肆摽掠東南騷動公引兵會魏都御史紳於海口賊
已斂氣仍諭以　朝廷威信向背禍福賊遂挺身來

歸東南吳紛衆方多其功久之海上餘孽復熾言者乃咎公與魏不當受其降會 今上初元言大開言者紛然猶尚以當道故也公不辯遂引疾乞致仕 詔許馳傳以歸明年卽其家 賜緋袍白金以平賊功云於戲公之撿田也所持者衷其受降也所存者信而竟不爲議者所與夫衷與信非所獲罪也公又何慊乎其亦命而已矣於人何尤爲銘曰

誰謂吳遠而多文學公在諫垣其儀濯濯乃平邦刑乃持邦憲出入踐更吏以儒緣世方疾騶吾獨委蛇吾自吾信曉曉則那退處而休孰怨以尤琢詞玄石以照於幽

封孺人徐氏墓誌銘

孺人徐姓裔出吳之天平山成化中長鄕之稅邑大夫禮爲一邑之事多倚以集諱嬶者其考也水東之陳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名輿者其歸也登丙辰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侍 今上經筵爲講官修 先皇帝實錄京纂修曰齊入粟於官授冠帶曰震授八品散官曰雲爲邑庠生曰雷其子也適遠述遂其孫也正統壬戌八月四日其生正德三年五月八日其卒之日也吾蠡山之青鋼塢其葬之地戊辰十月葬之日也天性貞靜而明慧識書通大義知楷法事舅姑以恪愼凡烹調紉綴澣濯釆紹

爲之不以委人歸陳値家中微尺絫寸積遂大其家甲於一方課諸子以學口授孝經唐詩指解字義敷說故事使知所慕法齊入翰林之三年則拜孺人封號冠帔朱袍居常罕御蓋以布素終身焉其行也是其可書者矣齊方以文學嚮用於時所以褒顯其親將又有異等焉銘曰

詩詠葛覃服乃無斁鳲鳩均平唯內之則于嗟孺人天乎之鍾來嬪湖汭亦大其家勤而後安毋有多子象服在躬承祀有煒胡不百年享此繁祉刻銘幽宮以永厥終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誌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師謚端毅王公槩誌銘

國家有宿德重望之臣曰王公諱恕字宗貫仕至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七十八致仕　今上卽位
遣行人卽其家存問而公卒於家年九十有四
上爲輟視朝一日諭祭者九仍　命工部治葬事贈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朝之公卿罔不
嗟悼巳又羨焉謂公祿位名壽終始具全近古所未
有也公可謂一代偉人矣王世家陝西三原縣公生
而魁偉高岸音吐如鍾見者異之正統戊辰登進士
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授大理評事歷左寺副出知楊
州府擢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使成化初進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南陽荆襄流民丁内艱會荆
襄盜起特起復公征勦還　勑巡撫河南進左副都
御史改南京刑部左侍郎巡視河防又改南京戶部
左侍郎所至有異政然猶未甚爲人知也會雲南夷
獠爲梗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鎭守
内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劾之其下郭
英懼而自盡沒其寶石於官并械送其下數人于京
且勸　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
絕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皆係駕帖下諸司
禮監印刑科號　皇門諸司關防今皆無之何以爲
信設駕帖有賜死者其人將何如死之恐孤臣節不
死恐違君命又言昔交阯鎭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黔
衛啓釁致荒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在雲南九
閱月䟽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進都察院右都御
史又改南京都察院叅贊守備機務提督巡江進兵
部尚書仍叅贊同事者忌之改巡撫南直隷公以近
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
郤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
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焚之郤之以固結人心
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
廻珍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
索奇玩所至驚懼公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
乃橫求玩好昔唐太宗遣使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
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乎玄宗與蘇頲不
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
而召災沴　上乃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
伺恩王臣斬於市中外稱快謂公有回天之力仍轉
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建
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
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誰

復爲　朝廷言者所有　旨令致仕公怡然就之
孝宗在東宮則聞公名即位　召爲吏部尚書旋加
太子太保公在吏部裁抑僥倖褒奬名節甄拔淹滯
中貴無敢以私干劉文穆在　內閣每有所軒輊公
亦不屈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科道多得罪
黜琮自如公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文穆下獄公力辨之
得減死　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公
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躐陞恐非所以愛
之也唯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
事乃止時有建白多韶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
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
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公遇事輙言有不合即引疾
求退　上每溫詔留之執政有不悅謂其好名者
太醫院判劉文泰因誣奏公公疏辨下文泰獄鞫問
事遂白而公求去益力　詔允之命乘傳以歸有司
給役米既歸日優游園林讀書著述不輙言者每欲
起公不果以正德三年四月二十日卒明年月日葬
某原公在楊州釐析疑獄歲飢且疫發倉廩給醫藥
全活不可勝紀襄陽賊平首師欲縱兵搜山因公言
而止東南大水士庶歲望公奏蠲歲額公獨持其議
以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

之知皆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
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勢家官田多歸下戶公乃
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公
曾祖諱彥成祖唯真考仲智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某氏祖妣張氏妣周氏累
贈一品夫人公先娶蓋氏繼沈氏俱累贈一品夫人
文氏封一品夫人子男五承祜都督府經歷承祿義
官承祥順天府通判承禮義官承裕吏科給事中女
二孫男十二統綬基埜節簡潛璐璟轄輪鞏與女九
曾孫男四安邦安民安世安國女二公所著有石渠
意見四卷拾遺二卷玩易意見一卷詩文十卷歷代
諫議錄一百二十卷漕河通志二十卷奏議若干卷

銘曰

國有正氣曰唯忠義忠義斯存國勢乃尊偉偉王公
奮自三原歷事　五朝正色危言其言維何別邪
與正邪正既分國是斯定逆鱗屢犯犯且弗傷唯公
之誠唯　先皇之明　帝曰老臣國之耆者邮
典榮名有加於舊公如汲黯逆亂寢謀公如裴度邪
佞所仇公雖亡矣神道云邈上騎箕尾下壯河嶽刻
碑詔後唯昧之槩

封太安人楊氏墓誌銘

太安人楊氏世爲崑山農家故封翰林院修撰顧公

諱某之側室實生今翰林院侍講承直郎鼎臣也
十八年秋　天子上　兩宮徽號推恩近臣因
進封太安人正德四年十月二日以疾卒明年九月
七日葬吳縣渖山之新阡年七十有四初修撰春秋
高正室吳安人相之性嚴少可太安人承事唯恭唯
慎奉上撫下調護左右蔭庇內外因有違言者或非
意所干一切含忍引分推誠終不見忿厲之色生鼎
臣其愛之意常遠之人不知其爲愛也及鼎臣舉進
士　賜第一甲第一人及第未幾遂受　封命逢近
稱慶以爲姝遇太安人獨愀然若不懌蓋念吳之弗
獲是典而已獨被其榮也子男一即鼎臣孫男一嚴
方孫女二說者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夫豈獨以貴
又以之賢焉蓋觀其子之立可以知其能教也若太
安人者有子如此可不謂賢乎銘曰
邈矣丹山孰云其高有雛生焉其文九苞彼其翊施
孰之敢擬有如不信徵諸魯史

伯兄警之墓誌銘

伯兄諱銘字警之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伯英寔曾祖初贈資
善大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繼贈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諱逵寔祖前知
光化縣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朝用寔考先生而修長穎
沈默端厚雖在卒遽言貌舒徐無異平日少嘗隨
光化相道後先人謂先少傅之宜于光人並獨內德
茂也抑其子有助焉年未艾歸卧湖山間滅跡城市
鏊立　朝三十年州縣不知其有兄也及鏊在　內
閣人或曰弟當要路不可因是媒進耶兄曰吾嘗勸
吾弟唯公唯正苟以吾故撓其節雖貴不願也近時
貴家多以勢持州縣短長侵牟齊民以廣其田園高
其第宅或勸可做之兄曰吾嘗勸吾弟唯廉唯恪苟
以吾故傷其潔雖富不願也其於聲色玩好博奕游
戲一無所留意王氏自宋家太湖之包山世以忠厚
相承而近世亦不能無少變也兄蓋有前人之風焉
而今不可見矣悲夫生正統癸亥九月二十三日以
正德五年五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初娶鄭氏繼
孟氏子男四能寧叅卒延質延學皆工舉業孫四有
周有勻有方有親以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塢
先塋之側銘曰
兄其長歸從先少傅暨先夫人尚安其故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副使致仕朱公墓誌銘

朱之先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宋有兵部郎中貫與
丞相杜祁公游所謂睢陽五老者也五傳至直秘閣
子榮稚年遭亂隨母歸家吳之常熟直閣生實錄院

修撰大有徙家吳城又三世爲征東儒學提舉佑州
有盛名于元是爲公之高祖曾祖吉　皇戶科給事
中以直言被旌遷湖廣按察司僉事　召爲中書舍
人始徙崑山祖永安言夏皆隱居教授考以公貴贈
監察御史公諱文字天昭自幼超穎迥出輩流游郡
庠部使者程校藝業輒爲首冠舉于鄉輒不利成化
丁酉年三十有二始占南畿鄉試甲辰登進士第公
初治詩已乃改治春秋又改治易治易未三年遂登
第士流服其敏弘治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出按
兩廣戎籍凡理戎籍例以搜括隱匿多寡爲殿最蒞
其任者率以酷烈爲名公在兩廣獨持平不苛而稽

審有法民一言出口洞燭顛末雖斷歸戎籍退無怨
言巡按福建風裁整肅衆謂得御史體魏都御史富
林副使俊移疾家居咸奏起之時公私殫屈國計無
所出而鎭守死者貲財鉅萬輒旣于羣小會福建鎭
守陳道死公乃籍其數以　聞與可佐公帑之乏
詔不從是後鎭守死御史不得復預權貴者始忌之
屯田故有額而隱占于奸猾歲久漫不可考公至湖
廣則許民自首不究切之或得業已久則輸稅而不
奪其業民見公明信靡詣官首實公爲政雖若嚴峻
而每出于平恕閩有吳甲治海船商乙以市外蕃咸
坐死公曰甲造舟而未嘗市蕃乙市蕃而舟非所製

得減死其他冤獄尤多　所平反政聲流聞法當遷秩
上官有不悅者署其考爲才力不及久之改雲南公
曰尚可仕乎遂上疏乞致仕時　國法方峻人爲公
危之公不顧卒得　旨允居官幾三十年公私無纖
毫過差權門要路雖儔與連未嘗一言自通人有德
公者寓書當道薦進公知之卽還其書不達曰吾豈
可自售也尤善論古今成敗能以辯博濟其議往往
屈人于廣坐之中予與交幾四十年偉其博重其廉
且守而獨疑其過于警拔不虞乃以不及沮于時銓
鑒者其獨謂何物論所以至今不厭者也公以正德
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八七年二月二

十一日葬吳縣陽抱山之先塋恭人王氏祔恭人工
部右侍郎贈尚書永和之孫大理評事汝賢之女賢
明貞淑鄉邦稱之大理無子館公于家子男六長希
周恭人出　賜第一甲第一人及第今爲翰林侍讀
以學行聞于時次希召希韓希富希呂希馮女四孫
男二女三公所著有宋石稿涉覽比事臆見雜錄若
干卷藏于家銘曰
不溷其明不刓其方特其顚顚不與時當屛居優游
不然以尤嗟允君子胡不少留何以傳之刻在平猶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墓誌銘
正德戊辰三月九日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林公卒于家歲辛未其子有孚始以進士言于　朝
曰唯國家於大臣之終具有恤典載在令甲近逆瑾
柄國實隳大典先臣之歿且三年尚在淺土今　朝
廷事復舊章臣敢以　聞有　旨命有司治塋域仍
命官諭祭如故事於是有孚乞歸以壬申十二月六
日葬公于邑之紫帽山先塋之右過吳乞銘予予
於公同年友也知公特深公諱普長字元甫後以字
行而更字秉仁成化甲午占福建鄉薦明年　賜同
進士出身時尹恭簡爲冢宰識而異之曰雅粹端重
宜居侍從之列奏授工科給事中先是言官有以言
得罪者中外以言爲諱臺諫徒取充位公獨以厭眷

爲志乃上言令進士科限三甲恐不能盡天下才宜如
宋制增置五甲其四甲五甲皆授以學校之職庶人
才不遺而師儒之職可重疏上忤　旨時已　詔公
册封占城乃罷不遣而遣他使後他使有海禍或以
罪戍邊人謂公有神明之助焉久之有　旨召恭簡
至内曰蕭顯等六人皆外叙公名預焉以母憂獨免
服闋改南京禮科以憂去弘治中仍署本科未幾擢
都給事中時　儲貳尚虚公言宜早建以定　國本
上嘗番以獅子來獻公言宜卻之以明明主不貴遠
物時議且復用汪直王越公言二人按之尚未遠可
復用耶餘若抑倖進愼選擧恤災患節財用溥恩宥

優䘏民皆累累爲　上言之癸丑擢山東布政
左叅政時齊魯旱甚所司方於歲額外多歛以備賑
濟公曰與其多取以濟民孰若寡取之爲濟廣且均
也會　德府妃葬大治塋域公不可　王令承奉
長史諭之又令諸藩臬諭之又面諭之終不可乃易
人董之擢雲南右布政使未浹月轉陝西左布政使
時方飢饉重以師旅公轉餉措給時師以克濟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值寇作公嚴督將領平之
有襲衣白金之　賜蜀藩轉餉松潘路出番中番人
劫掠邀利官吏又緣以侵牟蜀人病之公設方畧禁
禽縱橫其弊幾絕而議者顧不便焉甲子改命巡撫

貴州旋又改雲南以積勞　賜誥進通議大夫推封
三代且錄子有恒爲胄學生公時已病瘵在告疏三
上始得　旨給驛以歸逾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公
長身美髯眉目朗秀襟度沖粹不見畛域而執守堅
定不以利怵勢奪家居敦行孝友置九牧祭田緝譜
牒復孝義堂居官潔廉明愼所至人懷之凡汲引人
才人未嘗知爲友嘗被誣以身家保之竟亦不使之
知也林世家閩之莆田世稱九牧林氏公爲邵州藴
之後奕世有聞祖諱宏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祖妣李氏贈淑人考諱良弼封徵仕郎工科
給事中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黃氏贈

淑人公娶陳氏督府經歷圭之女贈淑人繼孔氏
封淑人子男三有恒有章有孚女三
孫男五大魁大選大道大嚴大遂銘曰
端粹溫溫可望而親其仁不爽持議寒褰不隨以貶
乃全其方　皇恩於赫賁于宅兮維後之慶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
公墓誌銘

昔在　孝宗朝其大司寇曰閔公諱珪字朝瑛其
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自汴來家湖州之烏程晟舍里
六世祖德淵歸安教諭曾祖諱性祖諱祓考諱節皆
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
祖妣袁氏祖妣謝氏朱氏妣嚴氏皆贈一品夫人嚴
夫人爲　國初工部尚書諱震直之孫尚書醇德懿
行簡在　高皇公之生也人以爲有外祖之風焉
天順甲申登進士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屢劾大臣
之不法者罷之成化六年擢江西按察副使已而改
廣東進按察使庚嶺介南雄南安間二境爭田不決
公方會勘衆忽噉呼爲變人勸公少辟公不動徐爲
處決令下兩境皆悅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爲亂公
出諭以大義貰其逋負遂安堵如故二十一年江西
南贛盜起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
舉廉黜貪勸分薄賦且跡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

連坐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京官由是多不悅會妖
人李孜省得倖因言公不勝任左遷廣西按察使弘
治初復公都御史巡撫畿甸經理儲備修濬城濠學
進刑部侍郎四年以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番禺瀧
水柳慶平樂猺獞相繼爲亂督其下討平之其討古
田也都督馬俊及參政馬鉉敗死特以致敗自俊公
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公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
購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公又歸功於下安南使臣
奏入貢道憑祥龍州輒爲所梗　詔下公處分公曰
是亦各有罪焉乃行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無得
阻貢物二夷爭遂息公在兩廣通行鹽之地而軍饟
以濟立定順長官司而獞人不爲變八年進南京刑
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加　太子少保
十三年遷刑部尚書公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
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袁林以罪瘐死獄中逮人以
刑部郎中丁哲濫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　廷
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公獨擬如律及吏徐
珪以死辨哲冤幷下獄深治公又執如初竟俱從末
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吳一
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于獄　孝宗大怒親鞫于
廷欲置一貫重辟公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
不實罪當徒　上怒不解公執詞曰法如是足也

一貫罪止貶官宣撫遼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
撫者欲張大以爲功公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
初逆瑾用事公遂請老　詔允仍加少保乘驛以歸
輿皂祿米有加焉猶以公德原故也辛未十月十五
日以疾卒以某年月日葬横山之原壽八十有二夫
人王氏累受　封誥秩借一品先二歲卒子二闓閞
女一孫男八宜勤宜勛宜勵宜約宜助宜勤宜効宜
勤督府都事勛勵國子生女四曾孫男六女三公少
讀書于廟房之東楹偶徙而西忽驟雨震霆破其楹
及出巡徑深山甫及岸而梁陷殆若有神相之者公
少與以韓魏公自期其後敭歷中外焯著勳烈雍容

廊廟不見運動而天下陰受其賜信哉公之流亞歟
及功成身退壽考榮名孫曾滿前福履之盛又近世
所鮮儷也予與公同　朝久知公行爲詳其葬也闓
以墓銘來請銘曰
於　皇允葉時明之隆間于兩社有若閔公閔公之
庸奮自南服內外省臺出入南北　帝曰俞哉汝
作于士明于五刑以弼予治惟　帝好生惟公愼
德滲漉蒸烝以長王國　上方眷之有擧其間辭榮
來歸爲程之山人亦有言刑官圖終昔也咎陶不與
三后公持邦刑有嚴有年福履優游名德具兒雲曾
纚纚考終大耋太史刻銘稱後之詔

石田先生墓誌銘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字啓南而世稱之曰石田
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門戶
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
生風骨潔修眉目娟秀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
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
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爲
詩雄深辨博開闔變化神怪譎出讀者領耳駭目其
體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
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偉間作繪事峯巒
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

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三絶一時名人皆
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搢紳東西
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
洲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
乎其港矣先生圖書客至則相與談笑詠歌出古圖
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
地之僻陋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簇滿乎
其戶外矣先生高致絶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
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爲贋作求題以售亦欣然應之
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
爲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京泰

闓已有重名汪郡守滸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焉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于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瘵終年與同臥起饘粥拊揗孫姪皆有恩義尤喜獎掖後進有當世[illegible]過獎不已先生娶于陳生子曰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穟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穟治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牒字圩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錄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誰乎宜莫如　吳文定公及公聞其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諸焉銘曰

式隆之位而慳其文式敬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撥棄遺棄發爲渾鏗震驚一世彼榮而膺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活活於戲遊矣我懷其人

亡妹故葉元在室人墓誌銘

先少傅所生子女六人而先夫人出者四伯銘仲鏊叔銓與歸南濠葉氏妹也王氏世家太湖之東洞庭先少傅嘗知襄之光化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夫人始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鏊承乏　內閣預聞政事葉之先以居積富元在之祖諱嘉善考諱文寶皆隱吳之市門而有行義寶始起其家葉之先亦家洞庭而元在之幼以穎敏聞故妹歸於葉生子一人曰森孫男二女一子妹嘗侍先少傅于光化及于歸自朝歲時來寧愉愉如也人謂吾妹生長紈綺不見其驕葉氏故富南濠尤以華麗相矜吾妹居之不見其侈而賑卹單寒不見其嗇居家事父母敬也推之事舅姑著肅雝之美處兄弟和也推之待姻族成姻睦之行性又

聞敏解事治內御外閫不稱宜故一時大家多中衰而森獨能持其家不替焉吾妹素無疾意其壽也而一病遂不起寔正德辛未五月十七日於戲哀門多釁哀酷纏前年哭元在今吾妹又隨之且年皆五十而止其可哀也夫其亦命也夫森以癸酉三月二十八日奉其櫬葬橫山西倉塢祔元在兆銘曰

溫柔端嫕妹之良兮嬪于葉宗佐蒸嘗兮內外歸賢宜壽康兮倏焉霣謝吁其傷兮

鄉貢進士吳文之母萬氏墓誌銘

正德丙子春三月丁酉孝子文之奉其母萬氏之櫬葬洞庭西金山之陳塢萬諱齡祖僉考文皆不仕了

一郎文之女二壻陸完卜金孫緈其生爲景泰甲戌
卒以正德癸酉七月四日春秋六十比葬其志其墓
詞曰
東洞庭之東有峰小而媠秀曰西金吳氏世家焉有
山之鉅姓有諱侃者萬所歸也能戮力同心以勤家
萬性婉娩而曉達世務力持門戶吉凶慶弔賓祭豐
儉必式下至米鹽細碎雞豚蒔藝亦罔不宜性慈愛
而恕爲禮或不酬曰無乃吾有未至者乎市物恒過
予之曰無乃有不得其直者乎嘗折券以業貧實棺
以瘞死人以是歸其仁能通孝經大義又能推之以
孝其姑葛葛每稱之於人毋周孀居五十餘年以壽

終哭之過哀酒肉不御子諫之不聽竟以毀卒人以
是歸其孝於戲其必將有後乎文之才性絕人年二
十擢應天解試高等聲振遠邇功名可俯拾忽以疾
沮疾愈且北上又以服沮天固遲之以充其受大其
發乎會將赫焉名於天下有　恩自天賁於茲阡嗟
山之人毋或壞旃

皇甫成之墓誌銘

郜陽丘公之知吾蘇也嘗妙選吳下文士得四人與
與其弟霖游四人者長洲皇甫成之崑山朱天昭吳
門徐廷芸洞庭王鏊濟之也丘公好文學知人下士
四人者亦樂其相得日相游從講說相觀相勵明年
乙未鏊及第入翰林其後天昭登進士授監察御
廷芸亦薦於鄉獨君入試應天皆不第弘治戊申左
司貢入太學則病不能行矣明年四月二十四日卒
於家又明年十二月十三日柎葬於邑之尹山鄉其
子録計於鏊發書哭之慟已乃曰吾知君者固宜銘
則爲誌其墓曰君諱信字成之皇甫姓少有奇氣議
論偉然爲文章援筆數千言立就作詩有警語尤工
書法工拙肥瘦能隨人意鏊嘗作詩未得書君代書
之他日示鏊鏊不能辨也行師趙文敏楷師張即之
以上通於顏魯公瓌偉峭勁求者日塡戶吳中公府
學校齋坊多出其手鏊嘗評其書云奇峯畫起枯松

倒生嘗患卞急以問於鏊鏊爲二語荅之曰静以勝
躁理以勝忿君曰我知之矣扁其室曰韋庵自是含
垢以忍其從善如此雖屢困場屋而氣不衰與朋友
交劇飲歌呼不見厓岸赴義如舍欲治生教子皆有
程度父病徹夜侍湯藥不懈居喪毀甚言及輒流
涕終喪亦然終其身無不然皇甫氏世家眞定自宋
南渡來居長洲之孔聖里曾祖諱昀祖諱興考諱通
其世系詳見鏊所撰其先處士墓誌配彭氏子三金
録銈孫三淞滖沖録爲郡庠生未冠已負才名人謂
君有後矣君年十三則爲巡按御史眉山歐君所奇
今冢宰三原王公之巡撫吾蘇也曰召與語亟對衆

稱其才前廣信太守淮陽金君見其文曰珠璣金玉莫可城量故兩廣巡撫右都御史韓公亦曰皇甫子卿雲廿兩也卒時年四十六銘曰入戰於龍輒北以蹶千里之足嗟不一試蹶且復起君寔有子君基吾銘以是慰耳

震澤先生集卷二十九

原缺

氏前卒以十二年九月　日　葬其處銘曰

於德潤甫才非不如人行豈不如人命乃不如人抱一丘以終身亦何羨乎時之人

南京刑部郎中進應天府丞中憲大夫張君墓誌銘

昔宋之南遷也南軒張先生欽夫有子留松之上海上海之張其稱蓋久元世有諱楷者仕爲總督海運提舉提舉生達之仍督海運生二子詢 國初舉賢良知貴溪縣譯仕至陝西僉事生復古通左氏春秋海寧教諭教諭生述亦通春秋攻古文詞是生南京刑部郎中諱寔惟君之考君諱𫄨字　少丞家學歲甲午占應天鄉試丁未登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又進郎中弘治　年上疏乞致仕　上嘉其恬退進應天府丞致仕居林下值　今上上兩宮徽號進階三品子鳴鳳以御史考最加中憲大夫年七十　以　年　月　日卒君始爲刑曹呼呼儒者也一旦舍所業而事城旦書人且謂將不勝而君若素習然雖老法家無以過之民有里嫗訟其子不孝者君引其子責曰是非汝所由生耶語其母者是非汝所生耶胡爲乃爾反覆開譬以人倫之義皆感悔泣去龍江張謙並閩豪猾持吏短長吏莫何問君寘之法龍江人驩然相慶歲丙辰鳴鳳登進

士君喜二人言孤官無後吾聞吾懼吾氣獨舞以怨
之曰庶免乎此其微矣及鳴鳳官南臺直蔡定省樂
也君一日出郊鳴鳳自郊歸値之遽下馬立道周鞠
類御史疾馳去君乃歎曰吾老矣安得復與兒子輩
爭衡哉自是有去志未幾逆瑾柄國黜戮天下士君
獨超然不預人尤高之君性澹泊敦厚不事表襮處
兄弟宗族朋友間不以喜怒至臧獲亦得其懽心然
人有過則面折之人知其非苟然者未第時嘗夢人
語之曰汝名先狀元發而思曰吾其殆乎第覺有登
狀元先者及會試榜出名在十五而鉛山費宏十六
是年宏廷試第一始大神之其幼也嘗夢神示府丞

字莫測及致仕府有府丞之命人生得喪豈果有前
定者耶　娶尹氏封恭人繼娶郁氏封恭人子男二鳴
鳳尹氏出鳴鶴繼出鳴鳳於逆瑾時以言獲譴罷歸五
年瑾敗始還湖廣按察僉事又進沅辰兵備副使以
丁丑十二月終某處于考丁未會試得君丙辰又得
鳴鳳鳴鳳因是遂步太湖來請銘銘曰
維罰刑官而多無後惟允惟明福流斯厚世方競趨
獨屏幽居不竊其祉施于孫子

故河南監察御史程君墓志銘

孝宗皇帝御天下憂憫元元體貌大臣而於臺諫尤
所優假於是言官多得盡言而言之得體剴切而可
偉婉曲而可思明白而可以感動人主者亦無幾人
若休寧程君良用其所謂得進言之體者也君諱材
初以進士授閩之汀州府推官汀俗故號頑獷君至
方毅明察一時獄訟不之守而之推守以是嗛之巡
按御史胡華入守言每含怒以待有因法當流胡欲
寘之死君援法以諍胡曰我不知法耶胡怒益甚君
辨不已久之胡忽自悟曰推官言是也不然幾誤殺
一人後有大獄必召君議延郡必稱君以往文事武
備悉以委之且舉君爲八閩循吏之首召授河南道
監察御史即上疏劾大臣貪黷者二人時長憲者謂
試御史不得遽言事不與實授君亦不顧曰試御史

獨非言官耶會考京職給事中吳舜王善被黜二人
盛嘗劾冢宰馬公者君遂上疏言大臣天子之腹心
言官天子之耳目任腹心而廢耳目可乎願留舜盛
黜臣等之職默者未幾又疏九庫出納之弊釐政爲
劾甲子秋始實授御史往福建清戎伍至天津値中
貴進時鮮者縱橫不法上疏劾之因請　上節貢
賦以安民生至淮安又上弘大綱舉萬目以隆治體
任將帥以重邊防謹詔議以昭公道累數千言
今上初政又上十事一曰君心萬事之本聖學進修
之本　朝廷四方之本部院諸司之本衣食生民
之本禮樂教化之本賢才致治之本聽納求諫之本

將帥攻守之本內治外攘之本所歷地方災傷又上
奏曰　陛下登極之初災異數見願反身修德信
用忠賢肅宮闈以及百執事皆禁絕奢侈與逸遊戲
玩之具與夫不正之人無益之事可緩之賦一切罷
去皆人所難言者又嘗薦人才如王綸可尚御藥許
進宜本兵柄陸完之勤廉林俊之豪素自重陳茂烈
張詡夏鍭潘府之恬退後多為名士君自以裔出於
程而生於新安故一意程朱之學嘗曰今世人才之
不逮古者科目害之也　朝廷設科以取士士由
科目以進身豈利祿之謂哉所至輒引諸生以講明
性理之學雖簿書紛遝而手不釋卷居大父母喪不

用僧尼道士至今家以為法時巡按缺員君兼領其
事又兼查理文卷軍器諸務填委君殫精竭慮遂以
憂勞成疾疾革召所屬語之曰吾為言官不能舉其
職死有餘愧死之日其勿斂賻賵以重吾罪古者冠
帶不送死其為吾易深衣以殮時有族叔在浙西求
一訣君曰為謝吾叔察院官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
時正德丙寅九月十七日也年止四十有一以某年
月　日葬某處君娶方氏子男二曰默曰然程之
先出自周伯休父世望廣平而新安有程自元譚公
始公七世祖元三公自槐塘出繼大呈村五世祖誠
公由大呈定居岑山今為岑山人大父示瑞考作居

修髯偉儀觀抱負落落不凡與張芝鉞為友砥礪
以名節必欲追古人及之不肯隨世碌碌以就功名
官內臺一年所上十餘疏疏皆當今急務非掇拾細
故以塞責亦不為矯訐以求名惜中道忽溘然跡其
所樹立亦足操白於天下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
假而位至卿相終老默默以去視今所得何如哉君
之葬十有　年甘子然舉應天鄉試高等始以狀來
泣請銘曰先君忝不第公考應天則在選癸丑復不
第公考會試則又在選豈生能知之死不能表之乎
家宰陸公又以書來曰程君屬纊忍死以爲究曰必
得公銘此言不可忘也余不能辭銘曰

我思古人伊傅之誼榮懷治安志實經濟遇君之明
卒乃不試唯光與禹二事周旋為國耆者一辭莫宜
校是二者孰夭孰延於乎良用可以無怨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志
銘

正德乙亥正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
卒于家訃聞　上命有司治葬事丁丑三月　日
葬尭峰山之先塋友人大學士王某刻其碑曰公諱
源字仲山世家吳長洲尹山之瓜涇祖孝寳贈通議
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考諱初封工部都水主事
贈武選郎中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少則好學工文有名吳下成化乙酉占南畿鄉薦乙
未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理徂徠等處泉源改
兵部武庫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武選郎中廣東布
政司左參政浙江右布政湖廣左布政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廵撫山東初武選最號劇司公至洗心自誓
一意奉公權貴請囑戒門者一切勿通而籍其姓名
若將行罰者囑賄遂絕時天下武功爵幾二十萬坐
耗天下絕嗣者以疎遠襲公奏宗派許襲傷支者一
切罷之大革宂濫舊例以罪亡者落職公謂罪有輕
重以笞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樂其寬大司馬
馬公甚委重之廣東勦雲桂猺獞公督粮米陸並進

餉瘴癘深入師以克濟山東歲饑公與刑部何侍郎
分行賑濟劄臨清倉米八萬有奇以補歲漕之數明
年徵償公奏民賴拯給稍蘇而又遽征之何殊弗給
詔免與民　涇王就封於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民
為騷動公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濬河水旋至坦然
之國公私無擾公凢三涖場屋浙藩析卷多儒士御
史意欲有所萷却公曰科場所取者文即通楊儒士
何傷山東欽銀將於鹿鳴宴賜士公曰方筮仕而示
以利非為政之體乃巳嘗代祀岳鎮東海瀆之夕應
時澍雨闕里文廟成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仕
詔馳驛以歸公溫粹寬仁人稱長者而臨事執守堅

定雖當官涖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文章博
為詩力去近世尖新之習書有米家父子風配朱氏
封安人贈宜人加贈淑人子男三梁例授蘇州衛指
揮同知先卒棠國子生槃郡庠生女三孫男三勳烈
熊曾孫一余與公交四十餘年公弟南昌經府澄狀
公行來請銘銘曰
端粹溫文以當厥有施于有政亦旣克守毀或求全
非我所取銘于山阿噫乎公何

中順大夫知河南彰德府事嚴君墓志銘

君諱經字道卿母夢一星殞于庭巳乃生君少貫於
沛故按察副使賀公見而異之曰曷不事進士舉因

從之至京游學巳又之南京從太常卿陳贇養學得
三百篇奧義聞試烏臺不利奮曰吾豈不徑取科第非
夫也日夜淬礪為文燁燁有奇氣遂中應天鄉試丙
辰登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君性閑
敏遇事剖決無滯如老法家安城張簡肅為大司寇
方嚴少可獨才君之為凡招擬出君手者不復視巳
而簡肅撫北虜言於吏部以君知吉安府命下以憂
不赴服闋改授彰德彰德頻年旱荒民多流徙君至
延犁望禱雨雨隨車至又發倉廩賑給民大悅聞風
多來歸郡有疑獄前守劉後守羅皆不能決君至力
[illegible]兩皆心服而去民間有糶一斛嚴一升之謫言其

原缺

署都水郎中提督河西務鈔關河道□□□□□□□
郎中巡河時大司空彭德李公才之奏俾□□□□□□□□
餉興革事宜悉以委之君洗手奉職□□□□□□□遂
勑厥吾民不知其勞且勞也權貴不得之規□□□支
與往□不以時入者一切繩以法權貴多□□□□
事　泰陵復土斤上因山之制費浩穰而期迫□□□
而泥淖轉□□為□□言以舟自潞河達天壽山之徑
且安從之省費以萬計　駕還自南郊百僚俯立迎
道左邏人忽執君以去猶以前之銜也下詔獄鞫訊
無所得乃免時逆瑾亂政君知事不可為乃歎曰母
老矣遂上疏乞終養得旨即行家居數年日晨興冠

帶詣家廟已乃詣太宜人寢所問安否晚侍膳俟寢
乃退君恂恂文雅以應慎自持有不可必達其志好
為詩古文詞饗衆者略皆成誦上口余間問以天下
錢穀出入贏縮損益之數手書口對歷歷不休以是
知其非苟於職者乎自內閣告歸君數過余最後歲
辛三四過丁丑春過余城西之第依依不能去因信
宿昔昨顧患足疾不良行未遽衰也歸數日而卒三
月　日也於乎其與予訣乎今世之交雖□而附寒而
遠盛衰不變孰有如君者乎錢為吳越王之後
代有聞人父孟溥以□有經世志議論侃侃以君貴
贈戶部員外郎母王氏累封太宜人配鄒氏封宜人
子男一仁輔太學生孫男二吉因吉岡孫女六□
女一　以庚辰正月　日葬軍帳山祖塋之西長安□
銘曰
其仕也爲養其歸也爲養養不及終九原之恫教讓
肫肫不變不止是謂君子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沈公墓志銘

宜興沈氏其先蓋出梁隱侯約之後世家吳興曾祖
源澤元季避亂來居宜興之黃瀆洪武中舉遺才拜
代州同知祖德榮考蓁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公天順己卯占應天鄉薦庚辰登進士
第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陜西布政司參

議福建參議參政廣西江西左右布政使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遂進南京工部右侍郎乞致仕家居十餘
年年七十　卒葬大潮山　月　日也公在陜分守
商洛流逋新歸者詔復三年而有司征役如故公劾
其罪募工覺其城免屢築之患福建銀鑛所司有額
外之賦公案之落職御史欲翻案出之公執不可御
史怏怏無恭從之廣西鎮守剝戍粮衆聚欲肆變
群噪和官署婦氏合撫之不聽公命士兵擒殺十餘
人乃定當是時微公幾爲亂玩使入貢竊尚方禁
工緞逞媟夷人易變所過莫敢問涉江西境公曰若
縱之歸得無爲外夷笑乎以計擒之鄱陽七府詔司

皆創建吏緣爲奸公至則黜賦吏三四輩民無
聽開墾荒埜仍復其租三年得熟田數千頃訪校官
有學行者令諸生相從講學教軍士採材木閒領第
甃其城十二里闢城南教場悉樹以柳以時演習其
間至今萬柳成陰郡人飲于江以故多癘疾公始命
鑿十井於城中且造浮橋以通渠城免風濤之患以
均州泰和宮觀香銀糴穀賑饑有司至今遵行之其
在湖廣奏定各　藩府歲祿又驗丁糧多寡定徭役
輕重長沙武岳諸郡逋負至二百餘萬有司征求百
方民終不能輸公奏宜命官檢覈有所解緩窮民得
沾恩而官事亦辦　詔即委公蠲民五十餘萬折徵

餘萬官民兩利焉湖南宣撫宣慰諸司交惡或請兵
勦之公言經夷相攻不可以疲中國其後諸夷亦自
解兵平漢鎮遠地近貴州而懸隔湖廣所司奏欲割
屬貴州爲便公言犬牙相制自　祖宗深意豈可
輕變唯征調訟則屬之貴而京歲治宮室城池戰
船　上供器用動以萬計大氐奸人乾沒其間費
鉅而工窳公性習會計躬自物色品節多寡日月省
試又謹倉庫出納之數諸小無所容其奸然所造諸
公知事不可爲遂求去矣初公爲員外監倉監稅亦
以嚴察群小不便侍郎章綸入浮議因考察劾公物
議紛然時葉文莊公爲吏侍　上命與都給事毛

弘同涖之乃白公之直前任怨自小官則然矣公天
資清修好學予嘗評其詩有魏晉風楷書得魯公筆
意往年至宜興公約予游張公善卷二洞又至太湖
山則已自營冢壙營域饗祀堂室池沼橋梁碑亭綽
楔秩然嚴整余曰跡公治行即不諱　朝廷當命
官治何預爲公曰生無功於國死敢煩　官家即是
亦可知其賢矣初娶　氏繼　氏皆封　人子男二
某某銘曰
抑抑沈侯淵澤而果自爲郎官所至則發四臨大藩
御史中丞南少司空名位具登古亦有言清而容物
吾豈不容恥是呫囁超然出之道不我欺峩峩太湖

公手所治千秋萬年尚安在茲

故中憲大夫知溫州府事文公繼室吳安人墓
志銘

弘治　年中憲大夫知浙江溫州府事文公卒于
官返葬吳縣梅村之原安人祁氏祔後二十　年爲
正德己卯九月某日繼室安人吳氏卒其年十二月
十有三日祔葬祁安人之右初大夫之葬安人曰其
爲我穿穴冢傍吾且從公於茲時未四十也至是竟
如其志吳世吳人安人考諱清仕終永康縣學教諭
母顧獨以二女居大夫時知永嘉喪其配祁安人聞
永康之季則賢也乃委禽焉安人通孝經小學嫺於

禮度時大夫諸子皆幼安人躬濡抱哺咸比己出飢
飽癢痾有若所生雖諸子亦不知其非所生也隨宦
博平丞南太僕總持內政賓客祭祀之奉下至米鹽
筐篋巨細罔有遺漏而內外之限尤嚴大夫以是無
內顧憂及官濕州罷歸之任比試師迎安人以往未
幾大夫不祿諸子在吳各紋殯葬皆合儀法已而闔
閉舍約臧獲雖無敢闌出入悉借圖史及官府簿書
扃鑰以須其子之至郡人歸嘿其撫子孫之安人曰
是無忝乃父矣歸官即謝膏沐居處一室雖親姻罕
覿其面大夫之子三曰徵靜徵明祁出也以文學世
其家徵明雖未第名已徵海內每秋試主司以不得

徵明爲慊而徵明未嘗以不第爲慼也庶子室孫男
八女三嗚呼近世風化之壞俗有不堪說者予甚傷
焉若安人者獨居十年冰蘖之操不磷不緇可不謂
賢乎君子以是知大夫之教行於家也銘曰
詩詠栢舟志矢靡他鳴鳩飼子其愛無頗我懷伊人
寧復有之洵美安人維其似之梅原之封於今有耀
噫嘻末俗尚克是傚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墓志銘

雲南按察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濟民其先自宋南渡
來家吳包山之陽曾祖孟安祖文昌世有隱德考應
以易學赴應天解額歷官江學訓導建按察知事
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宗之
其淵源蓋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上解試
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御
史巡視漕河河道爲通出按廣西風紀肅然剔奸振
滯黜汚崇良名聲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悅
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司
撫夷勦寇茂著勳績鎮守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公
資望不當尚滯卑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衝
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累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諭以
威德事且就緒而因以病乞歸矣帳下千人以金贐
不受夷人爲作卻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二

十四年歲乙丑　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十
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八其年十二月廿有六日葬
山之西塢配鄒恭人柎子男六泰以進士歷官御史
直言被謫叙遷南京刑部郎晉郡府生艮漸巽孚孫
男二安節安世公爲人操執堅定面目嚴冷在道時
獨持憲紀雀類御史抑首娖娖不敢出一語親舊或
有囑則厲聲曰吾知有　國法不知有他他曰有言
言事當有跡則又厲聲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必跡發
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爲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媟見
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惴惴如也近世仕者
多崇第宅廣田疇以侈相高公少壯以其家富足在

所居狹隘卑陋終不肯覆一瓦增一甓同朝為之懲
累也冠服敝舊飲饌非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亦不
肯隨俗奢靡倡伎樂必望望然去之出入坐一小轎
人不知其嘗有官也於乎其可謂篤於自信不為流
俗所變者耶銘曰
去古逾遠俗日滋滔滔末俗止者誰嗟允夫子矜獨
持毅然不惑行不隨後有考不在于斯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太傅文僖靳公墓志銘

正德庚辰八月七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靳公卒未葬　武宗南巡還師過鎮江幸其

第親臨其喪撫柩嗟悼者久之　今上入繼大統
訃聞為輟朝一日諭祭者九贈太傅諡文僖遣進士
朱統治葬事其子懋仁卜以嘉靖元年二月二十五
日葬公于其邑長山之原某於公為寮友又姻家也
知公為深故為之銘公諱某字某靳之先世家廬州
元季避亂徙鎮江之丹陽曾祖諱某祖諱榮不仕考
諱瑜溫州府經歷有遺愛在溫皆以公貴贈光祿大
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
姜祖妣吳妣范皆贈一品夫人始溫州年踰五十無
子范夫人憂之陰為置媵於側室溫州見之驚曰是
何為者吾老矣何可復累人亟遣歸其家俄而范夫

人就館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生公於溫州
官舍少長穎悟捷出時廣東副憲丁玉夫號深理學
公從之游又從今致仕少傅楊公游其學益邃以博
弘治己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
一甲第三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丙辰　皇太
子將出閣講　詔選正人以端國本其選特慎翰林
舊學多不預戶部尚書倪公以公名上遂兼司經局
校書未數日也宮僚環侍　皇太子獨指公問左
右曰非靳先生耶固已目屬之　孝廟幸講所尤
加獎異有文綺玳帶之賜又進春坊中允會典成進
春坊左諭德翰林院侍講公每侍講筵敷奏雍容儀

觀修偉　重瞳屢回　武宗登極公以舊學進
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講充日講是歲范夫人卒京
邸給驛歸治葬服闋還職尋掌翰林院事進禮部侍
郎時逆瑾亂政常因事諷公密書京官殿最以進公
不從銜之時翰林多外遷公亦左遷為光祿卿已乃
復舊改吏部又進兼翰林院學士管誥敕掌詹事府
事仍充日講官又進禮部尚書甲戌遂進文淵閣大
學士參預機務已又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公在內閣屬時多事居常邑邑不滿容與少
傅楊公等同心輔政時　上講武禁中視朝稀曉
相與上言謹視朝之節以示勤政嚴宮闈之禁以備

天虞儲嗣未定海内寒心中外無敢言者又相與慫
上擇宗藩之近且賢者置之京師以係海内人心俟
皇子誕育仍歸藩邸皆人所難言者丁丑　上以
郊祀畢將遂田南海子公時臥病即上疏言方今國
本未定中外危疑飢謹荐臻四方多儆　鑾輿豈可
輕動遂乞告　詔遣御醫視疾中使存問又上疏乞
致仕不許時禮部以會試請考試官　詔以屬公公
曰吾儕所以報國者在此力疾以往事竣復三上疏
乞去　上以公忠勤體國方切倚毗屢　詔慰留
公詞益切乃許之　賜勑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禄米
輿皂且廕子懋仁爲中書舍人公雖得謝而憂世之

心不釋居常邑邑不解煩人莫測其所以越二年丑
發背卒壽五十有七在翰林時同考會試主考順天
鄉試者一考會試者再授庶吉士者再造就爲多西
夏賊平賜賀功牌一十年又賜麒麟斗牛服下詔罷人
家屬蟒衣二襲及歸又賜蟒衣白金楮幣公明直溫
粹可望而親平居端默臨事則侃侃無所避爲文根
極理要病世之學者多趨舉業教人必先經學嘗曰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爲廷相傳心法也嘗
典試崇雅黜浮力變士習家居斥去紈綺侈靡之物
作師儉堂以示子孫事親色養無違居喪致毀而勤
遵儀禮自袒括至祥禫皆有儀注以爲後式晚以故

第遜其族充作室城南遷祠堂於正寢之東置祭田
祭器作惇叙堂以合族革去近世焚楮之弊其好古
力行如此夫人某氏故雲南左布政使某之女繼夫
人夏氏金氏子男一即懋仁女六長適故禮部侍郎
費公之子太學生銜次聘江陰夏最次聘某次聘宣
興少師徐文靖公之曾孫坤次聘鎮江衛指揮使陳
可貞之子次幼於乎公生平力學不懈學必以濂洛
爲宗不可謂不純且正也際遇兩朝致位政府不可
謂不遇也用未久而歸歸未久而卒其所蘊有未能
盡試者乎天下顧不能無惜焉銘曰
翼翼文僖奮自南服翔于詞林秀動膺月遭際

泰陵睠焉顧只不難正朕而况朕子遂加校書隨侍
春宮朝經暮史風議雍容
儲宮南面從龍以登秘閣嚴嚴心膂股肱惟是弼往
海内承式乃匪其榮而憂而惕丹扆之箴祁招之愔
甲觀之虚寢牒臣心得告來歸矢弛其憂憂之不釋
疾遂不瘳
璽與東臨翡翦刻祔
上録舊臣恩命稠疊用雖不究禮數則崇刻詞幽墟
以賁初終

勤上人塔銘

學迦最上一乘正法眼藏吾不得而知也而知其必

由戒汝入戒生定定生慧不由戒而求佛如煮沙作
糜無有是義顧今之學非者從其道而好違其戒故
吾於勤上人有取焉而友之其歿也其徒道全方瑞
來求銘吾曰吾心許之久矣上人諱智勤本沈氏子
而幼養於陸伯良氏旣冠陸爲室之弗然竝去山之
法海薙林也從師復𦤺髮爲苦行精修慨然有忘身
求道之志遂渡浙江登壇受戒具遊天台過石梁者
三至普陀然其一指觀音現像爲禮育王塔求見舍
利陟天目禮高峰塔又然其一指塔爲放光遊武當
禮玄武至五臺禮文殊方其篤於所詣杖錫重趼炎
風漲海蛟龍變怪不知其爲毒也木崕雪磴絙橋縣

渡不知其爲阨也神遊鬼塲𧕿蝕御象不知其爲害
也旣而曰即心是佛何遠之求乃歸俞塢剏塢有寺
曰興福久廢不治里人迎復與上人居焉櫛㦛以施
遂突榛翳剗巖壑山門佛殿齋廚庖庾罔不鼎新興
法海旣疾後乃孫其居與其徒自營退居安坐其間
日誦法華積成一藏夫以阿難之聰悟也猶有登伽
之惑上人少室已相戒體無毀於渡之神怪也不廢
無礙之內上人老味禪悅戒行罔缺年八十餘顏色
精瑩步履如壯人曰其眞有得所正德八年五月忽
示疾辭數者三十日偃然而化春秋八十有九僧臘
六十有 命其徒曰吾死西方用茶毗其年九月

十七日葬俞塢之涸去寺百武銘曰
像教西來被于震旦南宗北宗始合而散末乃益逃
或縱而誕棄其巨伐拒登彼岸於勤上人獨精戒律
徧禮名山誓往幾至斷指忘身歸命文佛苦行精專
八十九年隻履西歸悲動人天林屋之東有俞惟塢
層構莊嚴師所營者千載皈依尚來歸也

延質壙銘

吾兄安隱四子伯寵季文不幸短命死仲宰繼死所
恃者質與學皆能成立亦且有子矣延質年三十有
六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又忽死於乎吾兄之賢
而天其嗣吾姪之才而不克永其年天可問耶初質

年十七八穎異拔出輩類落筆動千言翩翩有乃叔
之風吾心以爲是子也振須三千之場搏扶九萬之
海蓋無難者已而屢試南畿不利久之乃稍斂其英
華余恠之方欲振起之則末也會安隱不祿葬有日
質適病不能與質以文葬不能親擗心殊迫甚期愈
近心愈迫痛愈加或貽之疾乘異遽已服之暴下不
止卒於乎其命耶其可哀也已妻葉氏子有周有方
女二初寵妻張氏早寡無子煢煢守志不渝葉憐之
有無共之相守如姊妹十年十月廿四日張死今年
六月廿六日葉亦死三喪並以丁丑閏十二月十一
日葬將塢祖塋之東[illegible]可哀也已銘曰

汝之不幸耶吾宗之不競耶汝之才耶而止斯耶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沈公墓志銘

公諱林字材美沈氏世爲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諡大父洪考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少好學成化甲午占應天鄉試辛丑進士第時方重內輕外或謂公有倖門可得內除公不從出知晉州州人惰而窳公教之樹藝教之蓄積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小沈吾父母也時年未三十故云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庭參鎮守鎮守驕蹇不爲禮公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覽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告訐株聯蔓引動至百人公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齋舍齋廬庖庫祭器又增樂舞生教以聲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懇惻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爲諸郡甲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因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尺寸以遷雲南參政後守成之及備兵監屢革僞亂所逋殘破隳至圮廢不能人[illegible]依保障民益思之至雲

而交人忽擢兵境上遠近恇擾公曰吾在此無恐等
請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卯入賀 聖節
時逆瑾盜政內外官守罔不么謁公固不往瑾嗛之
銓曹屢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
遣邏卒詗公公行過之途抗手而過至撫拾無所得
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側曰沈良吏
也文義孟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為免逮繫下巡按
御史問狀家人恐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
獄使得為計公曰無庸㩁官祿與喪名節孰重竟落
職為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沿途傳直怡然以歸逆瑾
伏誅言者奏起公為廣西左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

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羨名
曰公堂盡歸私篋雖號長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
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錢學之廚
爲公府宴饗用時撫巡交章薦之遂進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筸銅仁烏羅等苗
屢出劫掠爲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切之公
曰是不一揃刈且滋蔓難圖也率勵將士為深入
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寨皆歸附天生屋囤恃險
攻之閱后毒矢交下人莫敢嚮邇公調兵先截其餉
道賊已困火銃飛礮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
午牢器械無算陳家孟溪九十七寨相率來歸給以

流官悉隸貴前二衛廢革土官舍與積惡自若以上
安然初藍廖二寇橫行蜀中數年 朝廷大發兵討
之公思夾進隣境為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平遂有
犄角之助焉癸酉轉本省公計乞歸守制 朝廷遣
官諭祭比服闋 詔起巡撫山東公在貴用兵勞勩
成疾繼以家毀在途病加劇遂固乞致仕 詔[illegible]
驛以歸歸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九嘉
靖元年九月十八日葬吳江羅字圩之新塋公娶許
氏封宜人子男二知剛知柔皆國子生女二適引禮
舍人史相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大謨大謨大雅大
中大謨僕國子生孫女二公生而端靖在衆中嘿然

若不能言而粹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為君子也
筮仕之初吳文定公亟稱爲處子之秀今少師楊公
每言昔在大學為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諸生喧
鬨其傍若罔聞也順慶之治有遺愛於蜀蜀人至今
思之不忘初順慶民相率立公生祠憲副楊錦至郡
以書來曰公何修而得此於蜀人盧御史師召行縣
父老請公祠在學宮出入為艱請遷便近許之他日
復至則已煥然輪奐盧訝其成之速知其得民之深
也題詩歎息而去及家居日焚香端坐不以事經心
事二親依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嘗敢南向坐初
歸自蜀弟蕃已別居公亟過之出涕曰吾與弟兄忍

分異邨待族屬鄉黨皆有恩義於乎其可謂篤行
子矣銘曰
聖貴訓言曰篤用使當夫捷給君子攸病萬石一家
醇謹篤行恂恂洸公實惟似之于晉于蜀所至則治
政聲發聞既去而思苗夷鑽礦分北荒服自昔相沿
簡節跡日公不謂然孰非王土躬率偏師深入其阻
林蠻洞蜒無敢違者昔所未有公行不疑仁者之勇
乃見於斯公功既成公力斯備療魯翹懸不尚有惕
勒石山崖爰告來禩

南雄府推官魏府君墓志銘

魏故吳著姓宋季家蘇之吳臺鄉後徙閶門之南濠
府君諱志寧字以道大父諱勤考諱文盛君生有異
質成化間進賢樊公瑾尹吳賢而好文因推擇爲吳
郡弟子員余時在郡膠見君於衆中粹如也君篤志
於學其學邃於經而尤邃於毛詩御史督學者考閱
占首選試科場凡十上皆不利久之以歲貢上可以
得仕矣不屑卒業南雍入試科場復不利時遠近從
游者多去取科第歲庚午仲子應召亦占南畿鄉試
人或曰可以已矣子已登第學復何爲君曰吾不自
取科第非夫也仍日夜淬礪誦讀不輟援举程文之
善者幾萬篇皆手自抄錄熟復之然入試終不利戊
寅不得已就試名在優等授廣東南雄府推官君立

心仁恕又以儒術緣吏事訟者多自輸其情有偷兒
入民家獲自誣與其主婦姦鄰嫗證之婦不能自明
但涕泣求死君察其爸得其冤狀使人詗之果誣也
婦得不冤死民有與富家訟者庾死獄中其子訟之
又以誣坐死君閱其案曰又以是死子又死焉甚忍
乎命富室以葬埋費給其子他多類是雄治猶南蕃
貨輻湊視篆者以是得厚利藩臬屢檄君攝府事輒
推去之嘗攝始興縣出淹禁罷冗費又擇保昌有某
鄉者頑獷不受令聞君至即往曰侯信人也其不枉
我訟於藩臬者必曰願下魏侯及病篤民奔走乘望
禱之家居孝友持父喪已五十餘哭泣幾喪明娶一袁
氏子男二應龍次即應召以文學名女二皆有歸孫
男三學忠學孝學詩君以正德　年　月　日卒以
嘉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雁宕村之先塋銘曰
良雖善御曾不一獲沬也勇鬪戰乃三北噫嘻魏子
屢上而躓晚得一官于嶺之下政方發聞忽已物故
命也則那以告來者

亡弟杭州府經歷中隱君墓志銘

於乎吾弟今竟安之儀容謦咳彷彿猶在而遂不可
見後余而來先余而往能不深邵子之悲敦令世之
好結來生之因能無蘇子之望乎於乎已矣吾尚忍
言之而平生所存非余又孰能言之故收淚而書之

吾弟諱銓字秉之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彥祥稱　祖也初贈資
善大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繼贈光禄大夫柱
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逵
禰也前知光化縣累贈光禄大夫諱琬用考也吾弟
少多病資亦不甚敏而志甚篤從先少傅於光化猶
未甚知學乙未春予入翰林自光化歸省予於京邸
自以學後時發憤淬勵日夜不輟每夕起頭猶於燈
間聞吾伊聲余每戒勿使過苦而不能從也及歸吳
丁先太夫人喪哀毀之餘學亦不廢日益自相師友
余時年壯亦鋭於學余每覺有進吾弟輒已追及之若

與余爭先焉者時人因有二蘇之目及余還
朝余弟入郡庠學行爲一時冠部使者皆推重至科
場輒不利最後以年例貢入京值逆瑾亂政歎曰此
豈求仕時耶遂告入太學久之乃授迪功郎杭州府
經歷室名是吾身亦不之官時余亦自內閣歸日從余
相羊山水間扁其堂曰遂高更號曰中隱每佳山勝
地花朝月夕有會必從有倡必和然余性懶而弟好
吟故弟倡余和者十九若夢草集所載是矣今則余
無倡也會無從也獨行而無徒也余其何以爲心也
余性寡諧而與弟獨氣合以天倫之親而加以契我
弟以余爲師余以弟爲友非但世之兄弟而已也今

其忍獨舍余而去耶吾弟雖無官守恒以
國家生民爲念每聞
朝廷用一正人行一善政欣欣見於色或形於詩不
然則戚然以憂若切於身者吾嘗論天理人事相待
世固未有不耕而獲亦未有耕而不獲者隨所積之
厚薄而輒有報焉若吾弟者勤一生于學曾不獲一
日之用勵一生之行曾不獲一命之沾而又不得其
壽以殁天可問耶吾弟生天順己卯正月十二日以
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卒以嘉靖元年十月二十
五日葬洞庭東山曹塢之原春秋六十有三娶鄭氏
賢淑知禮子男二延望延觀女二望學已有聞觀亦
志於學天之報之其在是乎銘曰

是爲杭州府經歷中隱君之墓生不逢時死或有知
之者百千萬年尚勿毀也

封翰林院編修徐君室太孺人沈氏墓誌銘

徐與沈同望洞庭其先同自金華來徙世締姻好天
順成化間徐宗孔殷登從競秀而封君允傑出封君
諱潮字以同璞貽秀幹詩章字畫迥出流輩婣以後
聰太孺人生淑慎柔嘉歸于徐孝敬則睦遠近稱
賢而再育皆女顧惟宗祧之重數言於封君請納貳
室得江陰王氏王與太孺人同心力勤起家而明敏
逆通體大孺人自以爲弗及也遂以家政讓焉辭不

果及壬生二子皆有立又以家政授焉內外
細不復關白專心一意撫恤二子王事之彌謹及緝
入翰林得贈封及親父贈翰林編修王不敢受封而
太孺人珠冠霞帔彩其榮觀十餘年君子曰昔有衛
宗二順者劉向謂二女曰讓亦誠君子乃今復見於
斯乎嘉靖元年七月十有六日夢人以疾卒二年四
月廿六日祔葬金鐸山合封君之兆春秋七十有五
子男二緇紳縉搢進士入翰林侍 今上於講幄
日承 顧問誦說指陳從容詳雅啟沃之功然為徐
宗將日起而大人謂緊太孺人之功女三長適行人
司行人蔣詔次鄉貢進士朱伸次馬叔雍孫男四玄

度玄慶玄成玄齡曾孫女一子長女昔歸緝侍太孺
人久知其詳也法宜銘銘曰推賢讓能惟士之難况
也閨門能無有私徐門曰高伊誰使者我銘其幽以
詔來許

陸冢宰母太夫人華氏墓志銘

初贈監察御史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諱宗傳之夫人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諱子敬之子婦前天官冢宰完之母也曰華
氏華之先裔出南齊孝子寶自無錫來徙長洲之下
雉瀆稱累世名家太夫人歸于陸生子三長冢宰次
宜次字女三孫男七伸价仕作脩係伊守例授蘇州

衛指揮使伸价仕國子生伊庠生修中書舍人孫
十曾孫男女十三弘治某年封孺人進淑人又進一
品太夫人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卒嘉靖元年二
月十九日葬邑所天山之阡啓封君之柩焉春秋
八十有七陸故吳下世家聚名有家法太夫人性賢
明事姑相夫教子罔不宜撫接內外卑尊驩咸皆有
法冢宰初以進士為才御史按察副按察使以廉明
稱入為都御史兵部侍郎屬群盜起北方攻城破邑
中原雲擾王師久無功即殺然請帥師討之賊屢敗
北奔潰追賊會於海隅而戮之中外大安功亦偉矣
正位冢宰進退百官縉紳士夫多出門下升堂拜太

夫人為壽州縣守土官歲時候問起居於時天下莫
不榮焉一忤權奸中以奇禍所坐賕功過相准猶
宜從八議之當爭進者從而媒孽之聽者不察又從
而下石焉乃至官校籍其家家人或驚竄太夫人怡
然就道至京出詔獄卒於長安之官舍於時天下莫
不傷焉初太夫人與子書曰物忌太盛盍歸乎冢宰
亦屢疏乞歸不允旋陷大譴大何之城賴
今上明聖竟從輕比而太夫人之見遠矣君子謂彼
盛而懼蹈難而安太夫人有焉可不謂賢乎太夫人
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叟之愈沈太夫人
奪而縱之兒遂起識者謂為司馬公之智矣銘曰

學稷屯艱其事好旋天君爲然壽且歸全亦復奚憾

南京禮部尚書邵公母太淑人過氏墓志銘

太淑人過氏宋宗室孫王郡馬孟玉十世孫時明翁之女

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純和府君邵公諱溥之配今南京禮部尚書寶之母也尚書於正德間以都御史鎮淮上忤逆瑾勒致仕旋進戶部侍郎不赴以母老固乞終養於家八年

詔以南京禮部尚書起之又以母老辭

今上即 祚復起之又以母老辭惟

上知其孝不強也命有司以禮存問太淑人時已屬

疾命至不能興命服拖諸身稽首以謝明年冬十二月二日終于適寢癸未十月丁酉葬慧山繡嶺之原去大夫墓數百步而近大夫之葬五十九年矣不敢議遷乃製衣冠而合葬焉春秋八十有二子男一尚書也孫男二殤其後者曰玄孫女三婿爲華珽吳汝寔爲千家者曰燦汝初大夫之卒太淑人年未三十保育遺孤堅守一節族人欲移其志不改不二其節偉矣予嘗書於貞節之碑至是尚書復屬予銘其墓辭不獲則竊按狀書其勤家勸學官居守法之事以見尚書德學之成勳名之著其來有自初家人析產太淑人獨取其先世遺書秘藏之以俟其子之長及尚書就外傅每夜績以相其勤而又恐其過於勤也每於譬情之中致節勞之戒所以撫摩保護周悉備至逮見其子登甲辰進士出知許州歷戶部員外郎郎中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漕運鎮淮安皆至官食其祿及戶部侍郎之召則病不復能之官終養于家其在官所每因省定之餘輒以公勤爲戒官府之事若無所聞在許州時毀淫祠寺觀人莫能且人或曰是公孝恪毋命或可已之因間以請太淑人曰此 詔旨也吾兒安敢廢格吾亦安可有言其知大體類是州官每閱而書居太淑人亦蔬食以齋曰

在官者爲民吾獨得不爲前官有貲不能舉尚書繼俸資以償而患不足太淑人曰此義事也第行之吾當省稱家用以拜汝州官母生辰轄州女賓爲壽太淑人曰此謁階也不許在江西長婿來述婦俗皆用樂或言察院宜避嘉看之太淑人曰省之曷若黜之命樂皆出每尚書行縣閫戶終日自鮮菜外無敢闌出入者及病命啓篋可分諸女孫衆意在官久當有珍奇綺繡及啓舊衣數襲見者憮然而心服其廉其卒也鄉之人皆曰非是母莫能有是子非是子莫能報是母是宜銘銘曰

慈恒遺教教於官學執耕藝啄迄成名德仕多違養

養斯利祿孰辭金紫而侍朝夕於太淑人秉心不二撫成尚書爲國重器令伯陳詞欲侍于帝八十年來定省不廢敎既遂矣養亦至矣非祿崇名緯其備矣刻石幽壠垂無艾矣

亡女翰林院侍讀徐子容妻壙志銘

於乎天降割於我躬何其酷耶朞年之間二女接夭長女儀又繼之耶長女之生吾始筮仕而吳夫人不祿呱呱在襁褓余將尚未有子成之甚愛之甚閔焉日望其長也余在翰林日多暇長女之幼也日侍子學繙閱濡染不離一室因是漸識經史大義且通知時事得失人才高下及歸徐氏委子容於學從史

之淬礪之以底於成余自內閣告歸相子容居京有警戒相成之道子玄度稍長日與坐一室講習玄度學有成緒而吾女之學亦益進間習爲五字詩輒自書之有楷法意義集曰芸閣然未嘗聞於人人亦無由知也歸子容二十餘年及見其占鄉薦登甲第入翰林由庶吉士兼侍讀今子容名位且日顯而余女亡矣子容官考三年例得封典以姑未及不敢先焉竟不及封而卒年僅四十有二子男二玄度玄成成化丙申十月十二其生之日正德丁丑二月二十四卒之日己卯三月廿八葬之日墓在陽山之原之次以地卑濕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改葬光福[illegible]山之陽銘曰子之娩兮又賢且慧兮歸值其良兮而年不長兮於乎孰知余之傷兮去華麗而之鳳山福碩後其安且昌兮

哀詞

臨海陳公哀詞 并序

成化丙午五月廣東左布政使陳公卒南昌公卿相與唁於朝士庶相與唁於野吳中士子則相率作主祀之先賢祠時年五十八云初公之爲御史也屢抗疏言事天下想望其丰采簡學政於南畿發聲爲弟子員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紏劾百僚不避權倖者耶何可犯也御史大夫韓公時居莅吳中戒其下悉屏儀衛去之曰陳御史至矣而公之至也言稱古昔動必以禮先須冠祭射依於學宮歲時肄習至

是徐行綿視周旋疑折絃管豆籩洋洋翼翼從容循學宮士子莊勵兩廡鐙燭如晝吾伊之聲相應時以二鐙前導趨行學舍事當上聞屛居齋沐引使於庭拜拜乃遣升降東西揖讓是後先進次不敢教人爲學必本於小學灑掃應對以達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說在吳前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學縫折竄之筈不加於與皂而人畏之如神明既去而思之有加於歡悲賢而能者是乎及官河南卑是道不變在廣東亦然居廣東有中官厲民者公摧抑不少假數以事械公不爲動以是被逮民之遮道號呼者以萬數吏張聚者皆以事得譴亦上疏訟公寃云公臨海人也居官三十年故居不增一椽所至行李蕭然聽聞母喪明就道官屬有不及知者其之官廣東也中途無馬遂賃一驢騎去夫自周道衰士之宦學大抵多逐時好雖世所謂賢者固不免焉與時俯仰而公毅然必以聖賢爲法所謂古之人乎固猶難之當成化間聞望重天下者三人爲三原王公莆田彭公及公是也二人俱及　今上之初繼登三事而公不幸死矣嗚自得侍公而後知學之大者非歟以其言也觀望之間固爲多矣及承之翰林公又以韓范司馬諸公及道學傳見授乎何以副公之知乎其卒也作詞以抒余哀

我思古人兮我生孔遲世降日卑兮孰其返而洵美夫子兮尚及見之冠仁服義兮忠信發基眾方猜猜兮獸與道謀特立不阿兮讒邪所仇行顚以殞兮不惑不憂徜嗟斯人兮不預其施夫時則然兮吾以何尤巍巍山岑岑兮越水瀰瀰懷公不見兮孰知我悲

楊文懿公哀詞 并序

故吏部侍郎文懿楊公以高文博識名海內夫人能知之公嘗著諸經私鈔多先儒所未發者人或未及知也予間得其一二公曰固不待後世而有楊子雲矣其卒也爲詞以明公志詞曰

聖亡經在異說紛兮厖奔迸泆雖多門兮尚詩畏易

授受親兮黨同矜異議[illegible]
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遺經以傳授兮身特兮逮乎伊洛
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設科置學為世程兮
父傳師授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誰敢干兮於文懿
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道究兮聖經浩浩如天淵
兮家鑽人淬庶或全兮瑰辭微義日星陳兮蹈常玩
故騖厥新兮章句資越衆排斥兮而不信兮不信何傷
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勿疑兮
太美玄酒所貴希兮豈不或過志亦奇兮後千萬年
來者誰兮

陸詹事哀詞并序

弘治八年春正月宮詹晉陵陸先生卒昔成化初先生發解南京第一　廷試第三於時才名傾動中外某時游學京師間得見之魁岸開爽映發左右後十年承乏翰林始習焉議論之高奇識見之偉特座之人往往屈焉衆方歸以公輔雖先生自負亦固有然者於戲孰謂一旦奄然而逝乎予與先生學同門官同署居同巷悼先生之抱器而不試也又嘗覽其盛而惘其衰也作詞哀之

茲乎窮鄉曷之憑兮胡然翰飛欻摧崩兮誰者為之
扇勸徵兮有美夫子奮毗陵兮巉巖秀骨頭角使兮
匡詩張論有師承兮天才俊發趾雲鵬兮橫江鯨鯢
脫韁羈兮祚開劍非劍怪騰兮本天學海浩淵澄兮
噴嚅沉浸日烝烝兮咸儀褆褆當才能兮辯若懸河
衆目瞪兮太阿在匣矢在冰兮史錦秉筆嵩若兢兮
經筵講說三昧獮兮次予相望得若矜兮如金就範
木就繩兮宮端翰學坊峻層兮衆謂夫子自此升兮
秉鈞秉衡輔弼丞兮調元燮理載罔不勝兮方當雲霄
折右肱兮千里就駕中道較兮嚶嚶素車共旂乘兮
妻宮並殯女甚仍兮榮名過目若風燈兮盛衰紆縈
豈其恒兮嗟貌承學若齊滕兮官曹私署並得朋兮
齊盧朝縉憶並曾兮於戲邈矣涕[illegible]膺兮

祭文

祭太常鄭少卿 宗

於戲世道交喪舉世其隨突梯脂韋自許隨時噫嘻先生守維清慎白璧貞松與淪與緇少入詞林文望孔昭　國史是非董狐之筆繼遷容臺位次俱升登寶獄縣黔宴之清年方四十位儼則近釋居以終會參之義七方官學不殞其操及其得志掉肆之傲疑疑先生世孰及之未秉國均天乃奪之某等小蒙鶴薦有位于茲出入門下遽失其依吾道之慟豈獨其私

祭陳太常 音

聖賢大道經則備之如懸日星有目共而孰知其間

奥旨微詞有淡如淵有麥如絲先生㳂止一語臧叡
徵析秋毫動中肯綮高耶淺淺各滿其腹臣衡解頤
朱雲折角作為文章醇粹精良無味之味其味則長
瑣屑不理人曰憒憒人知其聰莫知其睿禹累陽秋
者龜涇渭崖岸不修人曰鄙鄙人知其怯莫知其勇
利害死生不震不竦世方逐執我獨求閑一官于南
九載斯遷其時者人位也宜後其佛者天云胡邦者
某等少侍門牆忝有禄位聞訃莫奔南望殞涕心香
之誠一卮遙酹

同年祭張希載侍御

昔在成化乙未之春同登甲科三百其人二十餘年
聚散生死其仕於京九人而已維九人者契義寔偉
謂當白首終無間然豈謂君也又棄而先君為御史
士有先覺風紀一隆轄以文學吏事孔閑德器純粹
任重道到將無不勝中道而蹶天不可測有孤者兒
有弟者寔萬里滇南見者興慟況于八人感舊則多
酹此一尊傷如之何

祭彭文思公

於戲天之生才甚不無意胡與之才又畀之地又畀
之時而不一試噫嘻思公相門之裔學專春秋志存
匡濟蔚冠春闈名先多士翰林廿年忝觀中秘日侍
經帷周旋風議晚登黄閣台揆之寄方期有為以展

厥志俄被之疾遂謝時事林下盤桓竟以訃至公天質
方騰中道而躓梁棟方隆風雨忽摧於戲思公天質
難既設奠緘詞尚其來歆

祭吳文定公

我生雖晚從公則得科第官階交手授受公為之前
我躡其後乙未之春 朝班聞進玉署相隨金匱更
紬已亥還南斯公在疚公來視之具臨之蹙丰今湖
山傑句增秀壬寅入京風竭欣耐各事園亭對開戶
牖雪月之宵花柳之晝有倡斯和有來斯奏詩筒酒
盞間道互奏有出必偕並鑣聯轡陵道驛馳郊壇宿
留最後同直 文華送寄經幄敷陳公左予右迹以

事同分隨年予叔度之陂公謹之酣莫知高深實忘
固陋晚有弟思許秦賢需通家仕還不閒子婦人事
好乖我馬東行送我於郊欲別且復我言北來會合
斯又猶聞微痾引年慶幸予札□□□色如□宵壽
而感斯乃大設鄉亡典刑國喪耆舊如公德器天胡
不佑胡不一事胡不遐壽我望公堂不我云靚不與
我言有禮斯薦事生此別情曷云究公其聞乎菲薦
觴豆

祭錢世恩文

疇昔之夕恵而過我信宿悵悵欲去不果去不三日
忽以訃聞俯仰之間遽成古今乃□□□來□以永訣

始終之義予也罔缺念昔詞垣從我諸彥一新永歸
雨消雲散戚府寒暄予獨不變哭之寢門吾感孔多
遠致薄奠傷如之何

祭白部憲文

嗟予辭合而交於公父子之間自始及終伊昔康敏
視我忘年我於中丞義且篤然四十年間中外周旋
豈知戚哀事有不期　康敏徂謝公復繼之俯仰
今昔有涕漣洏衰病偶存慶由執紼薄奠一觴以告
永訣

祭靳文僖公文

昔我與公同游翰林鄉邦氣合道義定交旦夕相從

燮之
討論典墳有倡斯和和如瑟琴我踐內閣公謂宜已
王陽在位貢公斯喜豈知拙直不能乃止及公繼至
我心遥賀司馬在　朝果仁安所謂方簡在遠已
得謝不能餘阿與時高下直道難行先后一轍泰普
之藩西期而綿綿及南徐遊往斯復歐趙命駕拜朝伊
夕公不少留吾道滋獨非天不遺民之無祿遠日有
斯簡圖是宜　緘音下問輶軒遣而緘詞代往非
我之思終天之恨寓此一卮

祭靳夫人文

輔佐相國調元秘閣入朝　兩宮冠帔若若公捲
鈞衡乞告歸鄉方共優游遽爾云亡我有弱息聘婦
今子教養鞠育終身之倚訃音忽聞使我驚呼于天
慈母婦失賢姑誰撫誰育教者誰歟窀穸有期哀當
躬弔道遠莫致奠賻執紼薄奠奉觴以告罔極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頌賛

御賜禁方頌 弘治 周 公賜

今上皇帝讀永樂大典命錄其禁方賜御藥房諸臣
工臣寵得其二焉臣鏊聞獲見之因拜手稽首而献
頌曰
維天惠民維辟奉天極天所覆孰非我身肯在
文皇永清海内爰定大典以熙帝載厥蒐兼收如山
如海於皇我 皇萬幾既勤重瞳攸矚乃惻于仁
粤若神農逮于軒岐 先皇之志我維行之
帝曰來寵錫爾禁方寵拜稽首邦家之光 皇仁
如天豈需一勺尚効涓涓以裨海嶽 皇仁宏敷
鄰及海宇唯 皇萬年永作民主

恩覃三世頌

唯戴氏自晉始來家建業其後遷於剡望於歙發於
浮梁今大司寇公昆弟四人祖繼顯歷中外今茲遂
大發於公位躋八座恩覃三葉於乎其盛矣予忝公
門下士敢再拜爲之頌
猗宋戴公儲祥與厚自晉來家金陵彌劭于剡于歙
于江之右作之述之其艱其劬延延百載發於尚書
噫嘻尚書勳績多有董學東南多士丕起臬藩閫越
枯蘇芬理來旬于鄭大懟攸馘佐秋官卿明刑敎弼
帝曰予治維乃之休乃祖乃父厥訓克昭 帝乃
思言進少司寇冠裳朱紫並有封號於赫 皇命三
葉是承作爾浮梁禮秩具丕非先曷降非後曷繼太
史作頌歌于世世

孝廟御書賛

於穆 孝皇深明廣厚一十八年物熙在宥德唯
日新藝乃天授奎章落紙思入混茫氣吞顔柳勢壓
鍾王淵停嶽峙玉質金相噫嘻近臣奎章侍立登牀
或綠拖弓莫及石室金縢藏之十襲

御書秘方賛

今上皇帝萬機之暇留心翰墨間閲永樂大典得金

匱秘方外人所未睹者乃 親御宸翰識以御寶賜
太醫院使臣玉蓋欲推之以福海内也昔唐文皇飛
白賜群臣宋太宗書賜蘇易簡當時以爲盛事然豈
若臣玉之被是 賜也奎章照耀又以寓濟物之仁
焉臣鏊預觀稽首而作賛曰
聖仁御極萬機日殷乙夜孜孜古今縱觀大典洋洋
有方中秘有觸 聖心欣然如契曰唯四海豈無
一人夭閼札瘥舉切于身乃紬秘方乃御 宸翰玉
版霞舒天機雲動噫嘻爾玉戒内藥房尚推予仁嘉
惠萬方玉拜稽首受之至感之唯 皇之仁儆其將
之昔有神農[illegible]有歲是靡聞封書藥以起

死盡以昭曠二者合一孰知其功唐宋兩宗明
白豈如我　皇懷民之瘼爲新授御書在焉特
以知之虹光燭天

王著作寄顏贊

程學之傳孰得其親載之而南龜山是因若作及門
親楊則後德器之成乃參其省著作聞達而家於吳
淵源一脉鄉邦所校遺像儼然挹彼先哲座上之風
門前之雪

丹陛糾儀圖贊爲御史劉□□作

宮城巖巖九重啓曈曨曙色　天顔咫東文丞西袍
笏夫對立者誰唯御史曰予耳目予聽視有愆爾糾
糾爾指屈軼嶢嶢豸冠巍巍權奸惴慄叢媚恥外雖嚴
穆中豈弗古稱良臣無乃是

少傅馬公像贊

望之巖巖乎如山之峻卽之藹藹乎如春之温襟宇
瀞深茫茫乎千頃之浸政體諳熟耿耿乎百鍊之金
卓卓乎挫而不回者匡時之策蹇蹇乎老而彌篤者
憂世之心袞衣玉帶弼亮　四朝位應三台經綸
百僚於乎若公者志必將使皋夔稷卨事功復見於
今奚止若唐之姚宋漢之蕭曹者耶

楊侍郎維立像贊

退兮其似怯乎臨事則甚勇也鈍兮其似拙乎思致
則甚工也恭兮其似癯乎所養則甚充也淵乎其若
虛乎所出乃不窮也昔興鏡川有懷其人今見碧川
如睹其貞翰林天曹儷美偕榮文章之贍議論之精
古所謂難爲弟難爲兄者歟

東坡笠屐圖贊

長公天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
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居儋耳鯨波汗漫
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着屐
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
其如予何

吳文定公畫像贊

噫嘻文定其可復作淵然之度粹然之學舉世競趨
避之如疾舉世棄遺服之無斁非意相干不見其愠
喜終身與處莫測其淺深但見文章之昭回於天下
煥然五星之正色瀞然清廟之遺音所以賁飾　渙
汗啓沃　密勿雖險人小夫皆知重其爲人而賢人
君子亦自以爲不可及衆方仰之爲　當代之斗山
上且用之爲久旱之霖雨而公不待倘然退舉嗟斯
民之不祿悵吾徒之無侶載瞻遺象有淚如濆

東峯吳鳴翰像贊

於乎東峯天之生才將必有爲有才如君卒以不試
君之爲詩尚視裒中天與之豪神助之工瘦逾賈島

陰擬盧仝狂書細札或整或斜細入蚊睫勇拔鯨
流落人間吁其怪耶誰云屢試不聞一遇一日之纓
冥鴻飛高衡鑑之責吾徒所叨於戲東峯今其亡矣
吾疑猶在鬱碑之氣埋而不壞盧山竹林自許生前
於戲東峯然乎不然忽覺遺像淚若迸泉

先少傅昆弟行樂像贊

先少傅昆弟三人伯諱璋仲諱璟先少傅為季伯頎
而長仲豐而碩季潤而秀德各稱其貌焉髫童時見
海虞朱孟誠寫傳茲象時天順己卯至今正德庚午
蓋五十餘年矣亦且老矣覩茲像如諸父之復生未
嘗不肅然恭躍然喜愀然戚以泣也因為之贊曰

前人邈矣厥像在茲或言或笑或行或隨念昔為兒
膝前環繞孟誠筆之曰維其肖日月徂遷年更五十
風木之哀思養何及忽睹茲像儼然猶生生而不作
有淚縱橫我悵前人亦悵其德其德伊何忠厚一脈
嗟嗟後人尚繼無射

自贊

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劬書結髮礪行白首於道
茫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忬忠幾昧
納約卒無以致君澤民者乎貴寵赫奕不能附麗權
璫狂猘不能媕阿一有違言翹然去之不辱其身者
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後不知規畫歸卧空

山家徒立壁晏然居之以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
則隘其才則庸曾無裨補于世所幸自潔其躬跡其
所至蓋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
之疏傅而不能為應變之姚崇者乎

王惟顒像贊

瑩若氷壺嬌如玉樹跡寓軒岐志敦儒素淵源有自
尚沿伊洛之餘文獻足徵不賞宋唐之故身棲委巷
名在薦紳望之者謂其簡伉而難近即之者悅其和
粹之可親若夫功奏十全信無媿醫中之王道　命
辭受辟殆將為吳下之逸民也乎

巡檢李禎像贊

正德五年吳下大水饑莩載途有司奉　命檢災賑
饑而往往有緣以為利予伏林下竊傷之竊恨之甪
頭巡司李禎領撥散財于鰥寡甚均而公且有憂民
之言予甚多之乃因其象贊之曰
勿謂位卑其才乃充勿謂惠小其心乃公屏盜之迹
時乃之職拯民之恫時乃之功蓋一命之士存心于
愛物則　九重之仁不隔于困窮噫彼貪濁位都顯
融受若直怠若事瘠其民肥其躬雖曰儼然蒞其上
得不赧爾媿于其中耶

伯兄安隱像贊

先少傅子四人安隱其長也[illegible]而長身沉靜簡默其

郤鏊位至内閣而允安處一丘以終身焉無外矣
可謂安分者乎故號曰安隱竊為之贊曰
彼奔者子得勢而驕輿馬宮室華侈相高允蹤瀟然
安厥故守倭倭佗佗不動不有包山之蕆太湖之濆
敝廬𦧲粟樂之終身我思古人誰與儔者有澂新息
馬少游也

林知府利瞻像贊

玉為之潤冰為之潔春為之温政也剛鉄剖　皇之
符來牧于吳厥聲不屯厥守不渝不撓不諱吳民其
孚忽遷于滇分省之左吳民懷之欲留其可獻傳畫
象慰此去思朝夕在堂以瞻以儀以瞻以儀我在南
荒誰其繼之俾也可忘

施鳴陽畫像贊

退然而怯者外之癯盎然而足者内之腴氣實孕洞
庭之秀文學承殿撰之餘幅巾深衣綏紫緩約志謝
塵坌樂存舞雩古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斯
人之徒歟

謝安石像贊

有晉太傅或傳其真去之千載如睹其人噫斯像也
其當東山寄傲之時乎新城出鎮之時乎將盜溫問
鼎秦兵壓境之時乎是何襟宇之沖夷風神之超邁
臨覡區寰翛然物外世方多故攘攘紛紜誰能起公

坐清胡塵

謝靈運像贊

襟懷曠逸才氣桀驁鞭策曹劉凌轢顏鮑坦腹垂胡
露頂脫帽欲知其詩盍視其貌

謝疊山先生像贊

噫古帝王自立中國元為長蛇吞噬罔極四海奔潰
左衽雕靬維信國泉我疊山奮不顧身障彼狂瀾
公身可殺公義莫敓至今耿耿光耀日月視彼新使
靦顏穹廬與公所得孰少孰多袍笏履約神物呵守
公應不亡公其有後

疊山夫人李氏像贊

公信大義昭揭天地有婉淑姬節與之齊茹辛履險
左挈右提噫公實宋忠臣夫人也無媿於為忠臣妻
者乎

汪玉川像贊

貌雖癯而氣則偉眼雖暗而照則精決事之休咎斷
人之死生如由基之射矢無虛發如秦皇之鏡照無
遯形誠生明耶明生誠耶請以問蜀之嚴君平

孫真人像贊

噫嘻先生蹤隋歷唐超然玄覽如商老彭咆哮虎猛
伏如牛羊問扣以然但哉是聽乃知至人神明内葆
金石無破鳥獸咸擾海山蒼蒼先生在焉何當從之

以終吾年

王光菴像贊

其博洽似陸曾望其孤亢似元魯山其逃名似韓伯休其遁世似申屠蟠敬瞻遺像脩然其神曳杖逍遥不襪不巾是爲光菴先生其人

尹侍御倫像贊 崑山尹嗣忠父

漢有范滂風裁獨持扼於紆瑞拙屍不回皇有尹君獨持風紀扼於紆璫憤激于死死雖不同同歸於義及今凛凛猶有生氣遺像堂堂如山如河誰謂君矢其壽孔多曹蜍李志其生謂何

錢孟溥像贊

我懷伊人嶔崟岸崿誰云林居直氣噴薄覩其挫權璫之獨折妖躬之角使其立乎人之朝絡乎人之爵必能舉其職業蹇蹇諤諤尚肯脂韋依阿首鼠前却我懷伊人忽焉緬邈遺像在堂過者必作

袁焉欽諭像贊

京國蚤游從建安七子之列鄉邦晚佚入睢陽五老之圖貌若呐呐心則辯韶若散而材不諫人比之其縞藉已獨抱乎冲虛之人也耶果真愚也耶其非真愚也耶

箴銘

主一齋箴 爲徐副憲公着作

神明之舍空不容物湛然之中孰爲之一心若太虛擾之則亂維二則參維三則散百千擾擾與物俱遷主則爲客何日來旋允毅徐公主一無怠無曰不顯惺惺斯在吾一既定彼萬莫干昭哉瑩徹神明内完維貴維貨維是維非維利與害吾維不知有至斯應應已斯寂往者如亡來者如失湛然中虛永保吾一

遜敏齋箴

聖徂道遠正學日湮學其誰則我思古人人亦有言才爲用學譬如殖焉不殖將落人亦有言不尚有年以歲以月其老忽焉嗟嗟夫君學古爲準說告高宗維遜與敏其義維何莫如虛中人曰可矣我雖空空其敏維何曰維不及人曰可矣我維汲汲遜不自滿敏則有功孜孜二者終身勿忘

二箴

塡子讀近思錄得二言焉治懼爲難治怒爲難明理可以治懼克己可以治怒作二箴

治怒箴

有若撞搪或干吾意盛氣赫炎如火斯熾熾不傷物乃先自燔既懲於事亦傷於身方其怒時盍自思彼其是耶我怒奚爲彼且非耶怒之則已怒而不怒

弗留於已癖彼熾火沃以清泉沃之沃之火乃不燃明鏡在懸其中湛者是謂不遷顏氏之學

治懼箴

有赫在上或臨在旁中乃憒亂有沸如湯沸莫自知倉皇眩瞀心既靡定身且奚措方其懼時爾盍自定在吾唯理在天唯命理之正矣守且勿他命之定矣雖死而何譬彼寒泉點于沸湯點之點之漸乃不揚刀鋸在前不震不竦是謂不動孟軻之勇

慎疾齋箴

己丑之秋予得疾殆甚辛丑歲則病癸丑則病而皆起於微因作慎疾箴以警於後或曰歲行在丑則病

或者非人乎雖然吾知慎吾事而已

爾生多病維爾之羸羸也則那維其慎而其慎斯何曰維未病病而慎之瘉惟其幸凡病皆若爾則備嘗氷寒火熱歐吐臚脹凡人在病亦克自創及其瘉矣忽焉若忘病不在小亦不在大無曰不害其禍斯在無曰何益其病斯釋昔者弗慎今悔莫追悔而不慎後悔何為

壯節祠銘

猗城之陌石麟頷頷清廟斯飭廟食誰歟劍履燦燦譚公崇侯昔在　文皇奮於北方多士高驤譚公克壯萬夫之望執戈來將九門既克懷來旋莫濟揚就縛大戰白溝濟南滄州東昌是適夾河之役□□躬擐被創歎殿義而輕身殲我良臣有嘉者□□于罔公身則亡其神堂堂雲旗風馬于天上下翊我皇旅大業遂成惻愴　聖情脩礪是昭慶及孝孫襲社揆原哀和　帝聞惟　皇有詔賁于新廟尊嚴有耀萬祀千秋板猶時蓋邦人之休

大雅堂銘布政胡昭之祖

振卿之死偉矣其妻趙氏間關兵戈卒能全其節以保其孤殆亦未易也或曰嘗占盜中夏蠢我冠裳中夏之人亦何必為之死乎曰守其土服其官食其祿安得不死其事詩云舍命不渝振卿以之之死矢靡

他趙氏有焉堂堂忠義乃萃一門題曰大雅宜矣銘曰

有元政頽內訌外軋盜起蘄黃鯨奔豨突來寇洪都連城風靡烈烈振卿挺戈崛起塊焉孤城復還于理事有不虞歲躔丙申大游之原殲我良臣身之殲矣其義則伸有妻婷婷纍纍稚子涉履棘刺昔無一死死亦何補立孤難耳責鍰辟纑孰緯之恤貌矣胡云繩繩秩秩惟臣之忠惟婦之義一死一生孰難孰易大節琅琅二人同歸我銘于堂惟後之詔

古硯銘

或耕洞庭之野得巨硯焉正黑而光如大圓鏡友人

蔣伯宣以貽子子寶用之銘其陰
古月完完淪於九地犂鉏出之有食之既王夫子見乃驚為石膚鐵色玉質金聲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吾與汝相携而同歸儒林詞苑逝終老而無違

敦叙堂銘有序

少保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京口靳公作先廟于第之東春秋饗祠如禮已又作敦叙堂于祠之前以為利成享餕合族之地而繫于銘於戲民之散久矣士於族屬一從二從尚知近而親焉三從則遠矣五從則漠焉如塗人況又其遠乎非𣪍莫之親亦莫之知也故士有端委廟堂而其族混於馬醫夏畦之間蓋非𣪍士之辠也世愈久則生愈蕃生愈蕃則族愈散散則遠遠則疎疎則憂不弔喜不慶亦其勢然也先王知勢之必至於是也於是乎有道焉聯之使不散則宗法是矣古者自天子達於官師莫不有廟而宗法於是立焉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所以統其同五世則遷者所以別其異故世雖彌遠而系出昭穆秩焉其不亂也士之有志者非不欲復古而其勢未能蓋後世士無世祿廟且不能立而宗法惡乎行此俗之所以益壞而莫之捄也公於流俗頹弛之餘獨能奮然自信惇行古禮上及祖禰下及子孫旁及昆弟而毋族亦毋及焉所謂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公其有焉雖未能盡如古宗法而於宗法亦何大相遠乎靳之先自漢信武侯歙始大唐有華謨宋有裁之守申其世次莫可考而來老丹徒則自諱某始至溫州府君有遺愛於民繁德儲祥是生少保叨輔

天子顯有令聞而燮理之暇又能以禮率其宗人可銘也已

銘曰

維昔天子因生錫姓命之以氏厥宗攸定唯生有宗唯死有廟享祀蒸嘗各致其孝世雖云遠宗乃不移秩秩繩繩百世可知其後世衰宗法隳圮遷徙東西仕多蜩䘙數祖而忘族焉能理於乎邈矣孰克治之有美靳宗德將在斯嘻靳之顯始漢肅侯來居江左發自溫州及于少保德義之優相

今天子治進數增作廟於家合族乃登遂奔執豆遵籩是承燕毛旅酬享祀蒸蒸凡此靳宗有疏有戚緬懷本源其出維一異體同心唯孝唯義唯德之歸引之勿替

瑞芝圖銘

水部正郎上虞朱君朝章作圃于五癸峰下正德丙子冬鄉人來告曰圃有異植若草非草若石非石有赭如丹有黑如漆吾不知為何物圃丁不識鋤而去明年春復有一本生於故處其丹其黑宛然如故人始異之君時受水部之命以歸頪之曰芝也胡為來

來哉來哉吾不知古賢者其祥乎遂而識步□
事者詠歌焉余爲之銘銘曰
維卉維木殖之弗長煒煒紫芝不種而生維木維卉
落之或悴煒煒紫芝抑根而遂有齒如斯有□□□
不殖不勤豈伊人力觸出非時獲之兩驚□出維時
斬之而肆人不易物茲維休祥疑嘉其標煒煒□□光
君家其昌

端硯銘

溫潤而澤直方以大坦其中以有容峰其外以不敗
以貽尔昭守之勿怠日磨日礪日漸日漬而時發之
而時出之

井井亭銘爲吳南夫太常作

有冽者井天乎之陜一脉潛通白雲之泉不涸不盈
癬淪甘寒始謹繫之以資汲者勢者耘者東西行者
其汲纍纍其來溶溶不費不窮封君之功

鈐山堂銘

我[illegible]於家世審以昌爰始爰論學古之傍有鈐者山
奇巖來赴靚羅端嚴屹若相顧時堂何作作圖有
書亦有豆籩靚賀之於有斐嚴子陟降徜斯坐斯
鈐山乃自得師其師伊何默以成德不懷不□
是之則

歙硯銘

質楠以圖色紺而黝觸其腹像巨公之容撫其眉若
佳人之秀歙溪千年孔此瓊玖胡不從予於玉堂黃
閣之間而獨相隨于荒巖窮谷之人也其始所
謂金星相工俱磨不磷涅不緇而爲吾忍寒三益之友
者歟

□□□□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雜著

慅母傳

慅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慅慅然也稱曰慅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箕菷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於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宮禁顧願捐吾軀刳吾腸以

報方今畀帝起北方爲叢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爲陽和如妾之愚且欲爲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非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於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爲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己出親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蠶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蹂然改視爲副禕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稼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須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爲王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爲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謂偉矣然母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爲累功高不賞譆哉

短解

有國於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蟳人二國相去蓋日所出沒也蟳人者闊步海而西數月倏然遇龍伯焉足如植木體如峙山企足望之不見其顛攀壁仍之不及其脛於是龍伯睥然顧曰汝何爲者蟳人進曰我東海之大人也龍伯曰吾首抵乎不周足蹠乎西海摩乎[illegible]之背睫不爲有無呑之胸

髭髻不帶芥而何以爲大哉人䏶然笑曰請爲子一
長絜大可乎龍伯曰吾指揮則千里辟易叱咤則四
海震盪立乎廟廊國威爲强望乎邊陲敵膽爲怯哉
人曰爾大止是乎汝顧未睹於大乎今夫天仰而望
之穹穹窿窿不知其終窮而視之泯泯汶汶不見其
盡盡天之覆不知凡幾海以有此海盡海之大不知
凡幾國以有爾國盡爾國之衆不知凡幾人以有爾
身較爾身之處乎兩間譬如蟻蠓翔於四野奚我以
長幾其餘者今夫大化鴻濛窮流綺截沕穆而凝蜿
蟺而代倏然而生孰歟孰泰泰山毫芒九州一芥鯤
運於海蟻休於垤龍但乎方蝸潛於殼各適其適孰

餘不足且吾不得已而寓於形形不得已而寓於世
假耳以聞假目以視假足以行假心以思盈尺而足
何羨乎餘且汝未覩大之害也半畝之廬吾居而餘
而子無以容其軀一尺之練吾衣而羨而子無以蓋
其骭升斗之粟吾飽而食而子無以滿其腹且若以
而形足以鎭國而威敵乎聚一丘之土樹數丈之木
被之以文繡繪之以眉目趨走其旁且震以肅而詛
鼽身橫九畝戮於會稽腰大十圍昆陽死綏昔見於
軾叔孫是獲且而未知也若有長吾亦有長龍伯曰
汝歟何長哉曰吾之長與於子吾之長攝之毫芒示
見其㞢放之宇宙不見其大可進可退可弛可張以

理天文星宿爲光以平地理海波不揚爲齊相國爲
韓司徒爲晉主簿爲魏中書且爾未知也若處西海
吾處東海各形其形各美其美使若而入我國乎必
驚以爲魑魅魍魎羣吠不祥而子以自張無長惡短
無短惡長子居子國孰知其長我處我國孰知其短
自我視子則子爲長自長視子則子爲短自子視我
則我爲短自我視我則我爲長兩全其天孰知其然
吾明告子人之寓於形猶水之寓於氷倏融而解何
有於氷形之寓於世猶月之寓於水欻墮而晦何有
於水是故壽如聃彭聖如羲黃雄如秦項智如陳張
同歸乎黃壤是時世子試較之孰從孰延孰嗤孰姸

至人乎乘天地之輿駕陰陽之馬息無何之鄕遊無
極之野儓儓乎翹無有而上征吾寤寐之方將駕鴻
濛超六合後天不老視世之蔦有如蛙蟻蚊蚋瞀然
過目而子乃以夸我乎於是龍伯胥然若遺其身沮
然若忘其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且北面而師子

雞鳴夜解

王子夜讀有雞正鳴於庭家人彝告曰必殺之是不
祥王子曰雞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爲驚彼止自
止吾何爲喜雞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是爲忠告不以
告我是爲容默又可殺乎且彼爲不祥者誰乎雞乎
抑別有物乎雞也彼匿匿者是何能爲別有物乎則

雞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吾職也將非其
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
雖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爾當與靈烏而並名

人心道心論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渾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爲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爲人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于一而應于萬者也譬之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之以姸則姸應以媸則媸應謂

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爲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盍不反觀之吾心嗔時則無喜喜時則無嗔將謂嗔喜爲二可乎哀時則無樂樂時則無哀又謂哀樂爲四可乎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之久守而勿失是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相論

近世有爲宋人之言者曰南人不可爲相有譜曰有之然竊以爲過矣昔者舜生於東夷而文王生於西夷以其夷且夷也將舜禹亦不可爲相耶湯之立賢曰無方周官之命三公曰唯其人三孤曰唯其人不聞曰唯其地也春秋時楚與吳粵未能通於上國然是時楚之相有若令尹子文孫叔敖皆能以其國霸其餘若子胥往吳蠡種往越而仕焉者尤多故曰唯楚有材晉寔用之於時吳亦有若季札公孫聖亦有若計然亦能以其君顯彼數君者豈嘗借才於上國耶自漢以來其名相有若蕭何曹參沛人唐有若張九齡曲江人陸贄嘉興人宋有若范仲淹范純仁范成大蘇州人歐陽脩廬陵人杜衍杭州人若此者爲賢耶爲不

賢耶相得若人爲其亦可矣文章事業亦有可觀者矣以其南也將若廢之耶當晉宋之季偏安江左亦安得北人而相之然晉有謝安謝玄吳有陸遜陸抗宋有宗澤李綱文天祥之數人者可以將可以相假而生今之世將用之乎將以其南而不用乎夫物之產於南者多矣錦綺羅紈南金珠璣象犀孔翠楩楠豫章餘若橘柚竹箭山之珍海之錯稻糧而北人皆悅之嘗之至於人才何獨不然爲北者爵爲南者去可乎不可也議者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故南人不可用也予又非之南北對立於天下南主生北主殺故人君向明而治孔子曰南

者生育之鄉北者幽陰之地南何以爲亂乎歐二言可信然則孔子非歟議者又曰宋用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卒以亡宋是三人者皆南產也予又非之亡宋者果三人乎果三人也則止三人可也今夫一家之中有賢有不肖又安得以三人而槩一方自漢以來竊國之盜無若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朱溫誤國之姦無若孔光盧杞李林甫韓侂胄之數人者出於南乎北乎北也亦將以其人而廢其地乎大抵天地之開也有漸氣之盛也無常三代以上南東未盡闢也故周之人才盛於西漢以來盛於北晉唐以後漸轉而南至宋南渡則中原文獻皆在南矣故 國朝

之興奮自南服一時元勳皆出濠定之間其後名臣碩輔如三楊蹇夏近世名臣出於南者不可僂數由是觀之南人亦何負於天下乎而必欲廢之耶昔六朝分裂南以北爲索虜北以南爲島夷今天下一家同爲王臣奚不相悅如是哉亦見其不廣也然則宋祖曷爲而有是言曰宋祖之言果可爲萬世法乎然嘗聞宋祖之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不聞其曰須用北人也是特南北相詆則斯言也安知非北人者僞爲之而謬傳之耶議者曰如子之言則南人皆可用乎曰非然也惟賢是與何地無之南賢用南北賢用北亦在人君者知擇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擇之曰

在王公

擬畀言

王子曰言路開治之象也言路塞亂之萌也世所知也於今孰知其開也所以爲塞乎昔者 孝宗在御恭仁禮下言者過爲激切皆見優容其或甚忤不過貶斥旋召還之養成直言之氣至 今上之初言者遂紛紛爭肆詆觸其所是非雖曰公議所在而亦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或倚承權奸風旨而有所舉劾 朝廷從之以爲公議之所在也黜之以爲公議之所貶也亦孰知其出于權臣之私哉且或一人舉之一人劾之一人譽之一人毀之一人之身乍賢乍

使莫知適從 上亦以初即大位過爲涵受言者不察以爲得志大臣進退皆在其口當時識者已憂處士橫議非治世之事矣至 逆瑾一出首治言官禍及縉紳善流天下當時中人相指謂曰今子言官曷爲其不言乎而以爲笑則夫今日之塞也非前日之開爲之乎曰然則言路不可開乎曰非也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其後也雖設諫院然必求天下之望天下之所共賢者斯任之如范仲淹司馬光之流其議公而明其言切而不迂今也循次而授之授之初不知其賢也姑以試之焉耳不次而擢之擢之未必以

爲賢也姑以崇之焉耳一除目至一二十人何仲淹兗之多也曰自世一賢猶以爲數又安得仲淹兗而用之曰間世之賢固難逢也一時之賢何世無之惟在用人者之公且明耳按唐六典尚書左右丞執奏御史糾劾之不當者夫以天下之是非付之言官以言官之功過付之銓曹三年之間其言果忠歟直歟則進之崇之私歟佞歟則黜之抑之其庸庸者以常調處之蓋言官主糾劾而又有糾之者所以防其私而制其肆也曰銓曹不職則奈何吾故曰以天下之公議付之天下之人斯其盛也

王子曰孔子没天下不復有經矣班固死天下不復

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往往以身死職本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馬猶父子相繼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故後世讀之若親覩其事如竇田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儼然如在其時他如張湯之陽鷙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一時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監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曲直是非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僞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苟於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相謀議勳業皆汨没不傳而姦憸情態亦無有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行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夫士之不得志於時猶恃有後世之公論也今一時之陞黜既未必公而後世之褒貶又未必實則爲善者亦何所恃哉於戲爲史如此其亦小人之幸也已其亦君子之不幸也已

王子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

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媿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

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苟然也之得人而博古之為益於法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既通則策論可無竢矣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

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竢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爭務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且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耳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竢易也

朝馬政散牧于民不以煩官三年而駒又生駒駒生無窮馬孳無算此法之善者也豈知民心不一視馬肥瘠漠然不關于己食之不以其時乘之不以其法牧之不以其地而馬日以斃矣況望于駒乎及官歲課隨之以刑往往買駒以償於是乎民有鬻產者矣有鬻子者矣鬻之不足流亡轉徙南北之民皆困矣及大僕即駒亦不以煩官則散牧之於近甸一旦有事取之為近恐一家不能獨任使數家朋牧之此亦法之善者也然今日牧於甲明日牧於乙又明日牧於丙牧無恒主姦弊百出馬死甲曰非我也乙

也乙曰非我也丙也馬病則官相而免其罪於是有故病其馬以規免而官刑日滋則近甸之民又困矣民有養馬之苦官無得馬之利於戲其法亦可少變已乎夫馬人畜也牧之得人則蕃非人則耗蕃於專而耗於散者也自昔考牧者皆擇其人而專任之如秦非子唐王毛仲張景順故有雲錦成羣之効不然十羊九牧亦安所責成哉今陝西秦隴地高寒宜水草馬之所生也國初牧地往往故在如分其地而牧之擇其人而理之委之以專任之以重假之以歲月吾見民無養馬之勞而享雲錦成羣之効可坐而致矣某嘗　廷議及此而[illegible]沮之卒以無成請云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illegible]
淺中狹見之可與共議也

職官考

余嘗患古今官制紛紜漫然無統紀讀溫公集
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著其說使後之人
有考焉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何以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
紛乎蓋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
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
卿稍已失職矣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
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

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
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
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省主
封駁尚書省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為一故有同
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
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
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此至宋莫之改唐末諸司
使皆內臣領之樞密承旨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
五代即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議軍國
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
使主武事謂之二府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
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
故必折衝果毅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進階以其
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為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
於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
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為賞將
師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
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或以大將
軍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於軍
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吏名器之濫無此為甚宋承五

代之弊不能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
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乃古
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官
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為煩文人不
復貴所以鼓舞羣倫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又遷徙
去來常無虛日

秦不師古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官又置御史大夫
以貳於相漢因之

通志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
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
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遂罷尚書為中書之職成帝

罷中書官者置尚書五人四人分四曹常侍曹主公
卿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民曹主吏民上書客曹
主外國夷狄後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其一人爲僕射
通掌圖書章奏之事其任尤輕至後漢則爲優重
光武竅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庶務叔世
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漢凡諸郎皆掌執戟宿衛以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
東方朔官不過於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後漢尚書
侍郎三十六人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
十六侍郎煬帝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
書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郎中之職

讀宋史

於乎小人之流毒國家何其酷哉宋自建隆至慶曆
人主以恭儉爲心而宰輔以寬厚彌上意海內和平
國家無事其間或有一二小人國勢尊安自若也然
宋制多沿五代亦有當更化而不更化者韓琦范仲
淹爲相稍欲更之朝議紛然二公遂請行邊不果建
立神宗慨然狹小宋家制度將大有爲而王安石素
有矯世變俗之志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凡祖宗
之制一切埽去中外攻之愈急安石持之益固海內
騷然禁極遂基一代之亂然其志亦欲爲國建制非
私也元祐初召用司馬光因民之不便於凡新法一
切埽去然亦順天下之心除天下之害非私也而其
黨遂分夫法無新舊唯其便人無疏戚唯其賢天下
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而宋人不然主元祐者以
熙寧爲小人主熙寧者以元祐爲邪黨互相攻擊有
如水火紹聖間章惇蔡卞得志恣行報復取元祐之
政又一切埽去以還熙寧之舊奪司馬光呂公著贈
諡凡元祐諸臣或貶或竄徧滿嶺海甚者欲斲棺以
僇其屍錮其子孫終身蔡京繼之則當改紀而覆
出爲惡復追奪司馬光等官元祐元符諸人貶竄絕
徙略盡倡豐亨豫大之說務以侈靡蠱惑君心遂致
中原淪陷左衽二帝蒙塵五國城自昔小人之禍未

有若是其烈也高宗間關九死竊保一隅前日之禍
可以鑒矣于時諸將競奮強虜氣奪中國之勢日振
如岳飛者專任之中原可復而乃溺於秦檜之奸忘
君父之大仇甘心事虜殺戮忠良放黜勳舊跡其所
爲又一章蔡也爲之後者可以鑒矣寧宗因間得立侂
胄何功顧德其立已而倚任之汝愚忠賢竄死遠州
立僞學之名以禁斥逐諸賢而其門客廝養如蘇師
旦陳自強之流布列要任晚開邊釁卒之函首求成
喪師辱國其所爲又一秦檜也爲之後者可以鑒矣
史彌遠誅侂胄遂據其位擅權專廢君立君比跡
伊霍知公論不與專任險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

斥殆盡其所爲又一侂胄也爲之後者可以鑒矣理宗方以賈后之弟奸惡似道爲相懷奸罔上稱臣敵國始解鄂圍而妄奏大捷以爲再造之功蒙古遣使幽之眞州以啓兵端襄漢告急若倒懸安坐不救日以去位邀君其君至涕泣以留之稱之曰師臣而不名季之蒙古入寇如蹈無人之境播越海島而宋社屋矣似道罪惡又浮於諸人於乎宋自紹聖而後中間惟孝宗隆興之政差強人意而史浩湯思退猶且廁居其間自餘一奸殞一奸升率皆崇高肆姦濁亂國家爲之君者曾不一聽其紛紛鬪循亂以至此極猶得爲國有君乎抑柳子厚所謂周之喪久矣

徒建空名于其上者乎且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之賢也不用而用章蔡其意以章蔡爲忠且賢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張浚諸賢也不用而用奸檜其意以檜爲忠且賢也其後非無眞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之賢也不用而用侂胄彌遠似道其意以侂胄彌遠似道爲忠且賢也由今視之何如哉宋世權奸誤國覆轍相尋以至於亡也朝不立宰相豈非以宋爲鑒乎雖然非相之罪也任相者之罪也語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而顚倒錯亂未有如宋之甚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世戒

教太子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愼選左右今夫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以教道之而況神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牙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東宮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士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凡祁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君而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

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
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此所以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
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尚書以桓榮及爲天子
矣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
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布衣交出則聯轡寢
則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
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
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覩其敎令長至無勞　東宮之
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章有以暗逐明之
喻則　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爲尊
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
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
容此時臣謂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
藝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游戲愉悅惟其所
嗜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
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
久長者用此道也

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太
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
備復使舜監護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
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
恐再拜
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
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起拜今皇太子坐
受參見理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
迎送常降階及門
乾道七年詳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

讀官依仿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
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
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
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行以常見之禮後雖位致詞
後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
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乃講讀雖有
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難同
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群臣朝賀東宮行四拜
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
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

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於
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於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
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
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尊號議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
興獻王　王妃　上所生父母也未知所以尊崇
之有以問於鏊曰如之何鏊曰禮有所屈有所伸屈
者承其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義也伸者推其
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與義固並行而
不悖也曰宋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其
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而曰隆之
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以大統而降其
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親可乎所後親也義
莫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心加於所後於
所生也遂能不恭乎不愛乎人子之心恐不若是恝
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為天子父尊之至
也孟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承堯統而瞽瞍
為天子父享宗廟之祀禹承舜統而祀鯀於郊瞽瞍鯀
亦然而曰不顧其私親何也所謂不得顧其私親者
乃魏明帝狠愎之私心而可為萬世法乎曰宋英宗
詔尊濮王歐陽修為尊親之議當時非然攻之以
邪說至于今皆非之而子敢是之乎曰稱親非也不
伯獨為是乎按儀禮斬衰為所生父母報不曰不杖
其父母報也僞謂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此言
未可非也而光以為立文不得不然苟如光言欲沒
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所生者疏衰不
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為昭帝後終不加尊號於
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帝後亦不敢加號于鉅
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帝故無可尊之
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三百家光武起
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於七廟而南頓
亦稱皇考況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稱其祖亦未可
謂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亦未安要當別
立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昔曰某國大王則固已
為王矣又何以為尊稱乎今王之上惟有皇妃之上
惟有后后皇之稱嫌同大統不可以為法也然則稱
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則亦何以為稱
乎子當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兩全者考之漢
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母為恭
皇太后皆引以國之名以冠大號漢廷未有以為非
而師丹以為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官皇更重
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恭國之名丹始爭之以
為非禮然則除其名而冠以藩國之號亦禮之得者

也其獨不可行乎宋高宗傳位于秀王偁之子昚郎注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內批曰皇太子所生父朱子在當時未聞以爲非也今士一命以上皆欲襃封其親顧身爲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者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行矣而子無爵父之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參儀禮之文酌古今之宜定謚曰　興獻皇　興獻后而以太皇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太統無干犯之嫌所生亦極尊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全矣

昭穆對

有問於王子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父爲昭子爲穆三昭三穆以次而遞禮也其或兄弟相代世數參差禮之變也有不得如其常者如之何曰亦順其常而已矣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次當昭乎同爲昭可也次當穆乎同爲穆可也而何參差之有曰是則猶爲兄弟也曰然然則春秋躋僖公何以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譏其先禰而後祖則是以兄弟爲父子矣穀梁傳曰逆祀是無昭穆則是兄弟異昭穆矣胡文定公因之謂僖公父視閔公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不同其道一也曰不然父子兄弟天屬也人惡得而亂之而君臣所作乃或從而變焉兄爲君弟爲臣弟可以臣兄未聞父乎兄也弟爲君

兄爲臣兄可以臣弟未聞子乎弟也閔公弟也兄也而僖嘗臣乎閔則君臣之分定而兄弟之倫易矣大事於太廟而躋僖於閔之上是以臣而加君故春秋書躋以譏之而非父子昭穆之謂也故范甯曰以昭穆父祖爲喩孔穎達曰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今謂閔祖而僖父是以兄而父乎弟也以人之弟爲人且知其不可而謂春秋爲之乎且文定於此旣以爲異父子矣及仲嬰齊後歸父則引何休以爲亂昭穆之序抑又何邪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旣爲之後則不得復言兄弟也曰禮兄弟不相爲後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禮之正也然而或爲之則亦不得已焉亦循其次兄終弟及而已倫不易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天秩之次也商人多兄弟相代陽甲至小乙兄弟相承者四世如各爲一世而祧則小乙之祀不及其父矣唐之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各爲一世而祧則懿宗之祭不及高祖矣吾以是知其決不然也晉賀循之議曰殷之盤庚不敘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昭穆父子位也若兄弟濫綴毁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哉溫嶠亦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當非

若一帝自爲一世則禰有不祭是處人之不啻晉唐以來兄終弟及其禮皆然宋太祖太宗擬之世室猶同爲一世其後徽哲爲一世高欽爲一世大廟九世十二室其倫皆不易也亦可見人心之所安天倫之不可紊矣曰兄弟一世則聞命矣其祭也猶同一室乎各自爲室乎各自爲室則武丁之世當爲五穆懿宗之世當爲四昭其地將無以容煩擾偏枯誠有如馬端臨所譏者曰亦同一廟而已禮兄弟共食則雖四世三世一廟可也何必創造爲此紛紛乎同位異坐前代皆然曰同位異坐其次也如之何曰是有君臣之先後焉而年之長幼有不得論若世之同堂異室以西爲上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雜著

春王正月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夏正以爲春爲胡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正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爲改月不改時夫改月不改時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值寒暑不相蒙天下之所系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戾也爲蔡九峰之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皆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秋之所書何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莊七年秋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則何以爲異而書之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又將何以通之且時月既不改矣孔子告顏淵何必曰行夏之時賈誼於文帝時何必請改正朔乎爲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

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諸經有不合且天時人事有不便乎曰惟其不便故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於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者苦之以爲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秋冬之名安始哉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始獨不可爲春乎午未之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爲秋

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爲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或因民間之舊乎汲冢周書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也曷從受之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

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也予以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爲瑞矣又見獲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

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鸜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爲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河源辯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爲必出於崑崙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

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
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
里至吐番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
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
餘日矣子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所歷諸國甚久
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
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
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
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
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
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

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
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千七
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
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
出焉西流注于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
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
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
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
百河流入南海西有愽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
入西海北有斯陁河從師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
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

爲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經積石爲中國
之河張騫云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
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
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爲其
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
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于瑤池夫豈非親見乎
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
一出于寘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
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
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
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

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
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
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
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縣圃閬風
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
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
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
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耳曰崑崙
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
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
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

爲潛行地下至于寘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噴灔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辯

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

焉湛兮其非有也寘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惡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珠於澄淵則明珠於濁水則昏珠於汚穢則穢珠於澄淵上智是也珠於濁水凡庶是也珠於汚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即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爲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讀墨

始吾讀孟子而知楊墨之害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拒之甚嚴已而讀韓昌黎集有曰儒與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則曰韓子排佛老者也胡進墨如是而以爲疑及今得墨子讀之有所謂上賢明鬼兼愛非樂節用其詞循循然若與吾儒不異且動以大禹爲准然後知韓之取之不爲無據而頗疑孟子爲過既而思之古之所謂異端者非皆抗然與吾道爲敵而自外於吾儒也其始蓋亦竊吾道之似以文其說特其用意過當有毫釐之差韓子蓋闊略其毫釐之失而取之取之于以見韓之大孟子

辯楊墨熾之際而闢之于以見孟之正二者皆
不爲無見而孟氏嚴矣然墨子又有所謂非儒者則
抗然與儒爲敵而自外于正則疑非墨之本文也蓋
墨之徒相里勤五侯之屬爲之莊子所謂俱誦墨經
而倍譎不同者乎不然韓子安得取之然其始不絶
其流必至于汎濫墨之後有所謂佛氏者出焉熾然
獨其說謂與孔子並且將舉天下而從之所謂涓涓
不絶必爲江河於乎吾于是而後知孟氏之慮之遠
也

書皮日休集後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怪偉眞所謂兩雄力相

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
檢身勑已之志反招魂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
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
中子碑配享書請孟子爲學科又幾于知道者及
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爲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
書之驚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
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爲恨曾
不得與王維鄭虔爲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
美晚避吳越死尚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四世孫公弼
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絶乃有妄人造
謗謂襲美隨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
書欲辯之于朝不及而卒尹師魯字子良墓志云
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
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
襲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冤亦以
雪吾儒之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黃巢令日休作讖語
有果頭三屈律之語巢爲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
也然亦可見黃巢於頭矣曰後之爲史則何如曰
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秋
之法也

答問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之所講也雖

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
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
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貐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
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
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
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
兎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
丑也天翁攝羅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
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敢問納音何謂也曰天干地
支互相臨遇則無單一之綫故立納音之法猶律之
旋相爲宮一音之中納五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

宮商角徵羽旋相爲宮而成六十音[illegible]
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亦然甲子娶乙丑所生[illegible]
壬申又娶癸丑而生庚辰庚辰又娶辛巳而無所生
者三元之義備天地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
陰陽故稱妻相異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
謂也曰朱子曰是惟京房之法參同契以之寓行持
進退之候離爲日坎爲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
於日而有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沒爲八卦之納甲
以卦之陰陽消長爲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
變坤爲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爲
兌昏時月在丁上故丁居兌十五變兌爲乾昏時月

在甲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魄變乾
爲巽旦時月在辛上故辛歸二十三日下弦變巽爲
艮旦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變艮爲坤旦
時月在乙上故月沒乙癸而乙癸向坤也所謂納甲
者此之謂也

諭解

王子解內閣機務屏居洞庭之野客有自燕來者儀
然造焉俯而賀仰而弔[illegible]生也[illegible]欲有爲
以自見而患無其位有其位[illegible]具有其具患無
其時大夫敀身黃閣秩[illegible]孤爲百辟之
具瞻與天子相[illegible]有其位身兼中科參尚

中秘翱翔乎詩書之苑嚌噦乎道義之原探隱[illegible]
入於杪芒致廣大則窺乎灝噩有其具矣遭時承平
奸璫盜政惡孰罪敘衆射倖之勢收獲豕之功有其
時矣斯時也不聞有所建明川勸相我國家一旦括
囊卷而懷之自遯荒野上負九重之知下孤四海之
望意者其有遺行乎竊爲大夫不取也王子起而對
曰唯然誠有之凡子之所以譎我者皆是也我又何
辭焉雖然子之所觀者時也所昧者勢也龍驤萬斛
之舟得風爲朝三江暮五湖石尤爲逆咫尺不能自
致白叢綠驥之得康莊也過都越國追風逐電縶之
於庭跛鱉先之千將莫邪之遇佽飛也決浮雲絕地

紀蔵之箧笥則與寸鐵無異且夫强弱勢也難易時
也爲可爲於可爲之時易爲可爲於不可爲之時難
方天下有事也法制未立人人自便耕釣版築之賢
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自奮故曰易及其無事也民
心一矣奸雄息矣法制定矣社稷固矣中外相安循
習故事用一賢不見其爲益用一不賢不見其爲損
俗漸敝而不知法漸壞而不恤外有治平之名內有
不測之憂故曰難於乎上下之不安也久矣以
明主在上人思效忠使得賜清宴之間承寬和之色
發情[illegible]闔安危於掌上列是非於階前上以
安社稷下以庇[illegible]志乎而動則關格孤[illegible]

城以獻妖蚍嘗道而卦綮不亡求治其嫛㦲也有隔焉
莫通於下臣之納忠匪切也有隔焉莫達於上一齊
之傅不勝衆楚之咻一日之暴不勝十日之寒一人
植之十人拔之如之何其可也是故以宇文黑獺之
中才輔以區區之蘇綽猶能建制立法以垂後賈誼
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値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
一代之制豈才之不如彼哉勢則然也客曰吾聞之
道無常體與時委蛇知者能因時以爲勢隨勢以爲
功因時爲勢則難者易隨勢爲功則弱者强子產之
相鄭也焚載書賂伯石卒以鄭安王猛之相秦也斬
樊世逐仇騰乃以秦霸小人在位吾力能去乎則乘

傾否之勢如王猛之於秦不能去乎姑示包荒之量
如子產之於鄭則亦何能爲哉四凶在朝不害唐堯
之治三賢在側不廢管仲之功王子曰不然吾聞之
也否猶不可以同藏忠邪不容以兩立易之泰曰內
君子外小人君子在內則君子重君子重則小人道
消世所以泰也否曰內小人外君子小人在內則小
人重小人重則君子道消世所以否也安危消長內
外輕重孰從生哉傾人之所以置之置之安則安置
之危則危置之重則重置之輕則輕昔者申屠安坐
而鄧通足首宋璟正立而昌宗御閣呂端鎖閣而繼
恩俛伏韓琦出櫳而守忠黜貶重也權之所在也王

素驕慣不能去一倭倖楊虔遷跪不能去一乳媼蕭
望之以師傅之舊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之近阨
於侂胄輕也權之所去也不識今之所謂重者安在
哉在內乎在外乎在彼乎在此乎勢所不在而責其
有爲猶縶驥於庭而責其千里之步縶鷹於韝而責
其九霄之翔推舟於陸而責其濟川之功也而可乎
且夫患得患失老而不止者貪夫之爲也知止知足
超然去之者志士之事也易貴見幾而作詩歌永矢
弗諼故士有淵潛而避萬乘灌園而卻三公顔闔鑿
坏而遁弘景掛冠而歸韓伯休隱名於藥肆申屠蟠
滅跡於樹屋梅福潛踪於吳市管寧投老於遼東裴

相開平泉之莊白傅結香山之社此皆哲人不得已
之爲也吾將竊取之以爲名若夫孔光鼎容於迎諂
胡廣飾志於朝章陳咸乞靈於子公楊興假譽於君
房子雲浮湛於莽賢執誼貽羞於伾文段熲事阿保
以自通齊丘樹朋黨以自固吾誠不能與數子者並
故默默甘守乎丘園

擬盪平羣盜露布

天啓昌期蕩示無虞之盛神資廓昇旋成不戰之功
氛祲廓清羣兇寧謐恭惟　皇帝陛下明登大位
默奮乾綱靜一時恬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奮茲
羣盜敢爾逆天妄據山之反相與延[illegible]知管叔
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陰謀成性莫還好音大馬
怙恩忽成反噬　陛下怒形文武之林斯恩施乾
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寘赤心于腹中推洪
恩于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
首兵車既勅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之
格遂使兵齊越姚四郊之狐兔都無江漢淮沂萬里
之波濤咸息此皆　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羣策畢收
愚闇遣十一得神謨默運遣乃出于萬全四門穆穆
移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列目睹[illegible]公孫
螭蠏以當轍車笑鯨鯢以為京觀茲於七[illegible]之完保
大之名壽視萬年願進持盈之戒臣無任

重修善權寺募緣疏

靈山福地有邦之偉觀斷刻殘碑前人之[illegible]其
就毀自合興修切見善卷一寺[illegible]自南齊[illegible]
禪之碑雖墨顯象獅之一[illegible]柱存天象破紀[illegible]

丞相之所經營橋横玉帶諸佛如來之所示現山接
銅官雖雷電光臨爾而獸存顧遺像黯然而日黜鐘樓
將壓佛閣半欹俾往蹟之漸湮乃行道之所隱伏冀
仁人義士扶其顛而持其危庶幾剩水殘山圖其新
而復其舊為一時之勝事種將來之福田其諸檀越
具列如左來者繼書

賀平孝豐賊文

湖之孝豐丘壑深嚴草樹叢密奸宄有劇寇二姓曰湯
許者據之謂　天討之莫及故王税之廪供多納下
命猶懷異圖殺掠平民燔燒官舍妖狐負城以跳踉
修蛇當道而吞噬守土莫敢誰何

當宁赫斯震怒遂
勅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張公督師討之公乃檄浙
江三司長貳各簡精鋭分路進討又命廣德堂其後
門太湖遏其前路東西部署遠近邏遮飛鳥翕異而
莫過斧鯨鰐而先覺已乃躬率大軍直壓賊境甫
陳燕樂遂奪要害之關大建鼓旗徑出井陘之口賊
始惶駭欲戰不敢欲竄不能旋伏道傍延頸俯縛嗚
強心在四郊之德羣部無飛走討竊一片之降幡斯
樹公乃入其境撫其人赭其垣潴其室不遺寸鏃掃
盡百年之氣不致一人大開三面之網錢塘江上市
肆不移天目山前謳歌如故朝馳露布夕降天書某

等切聯官次幸階廣公晉者同其慶今也共其慶敢
無詞以賀乎

震澤先生集卷三十四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恭題 仁廟監國令旨

仁宗皇帝監國時長至燕勞東朝之臣之令旨也其
賜賛善臣汝玉者其孫某以示臣鏊拜手稽首以觀
武傳近例 皇太子于宮僚無問訊燕勞之禮蓋天
子在上不敢外交今觀 仁宗在潛邸與其臣下
起居燕勞烈濡諄切如家人父子之唯諾所謂朝要
夕側禮固然邪於戲是豈非近例乎

又

嘗讀東里集謂汝玉於 東宮專講詩法似非輔導
之義今觀 仁宗德音曰政治之方曰善政之音
至有如暗逐明之喻其于 聖心必大有開發者
邪當時帷幄啓沃之言可以縣想歟詩法乎哉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 勑

右刑部侍郎臣鑑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
勑也間錄一通以示臣鏊臣鏊稽首再拜題其後曰
令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故 朝廷特命重臣蒞之夫
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
足爲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爲不足甚張弛盈縮豈不
存其人乎若文襄周公忱 賢所謂其人哉故 綸音
每聚以爲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数苦大水公私

發縣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寬征發十七
事非天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祿者
二策得充軍留州祿米軍儲請以八十餘萬令是江
南諸府在在充初時　朝議以為疑公曰方今河北方
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乃請以充軍米給其費其
事始濟又議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
嗾糧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illegible]民
賴上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為勞此役成而東南
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恃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
謂以不足為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其
之功尚可紀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illegible]王命

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邢縣文家藏洪武三年定戶口勘合帖

寶藏伏讀　皇祖實錄見其變刈羣雄經畫海宇
莫非出自　神謨臣下仰成焉耳今觀戶口勘合
亦其一事百姓蓋日用而不知也橋山之弓曲阜之
屨邢氏獨能存之謹再拜而題其後

讀曾子

曾子十章今見大戴禮其言醇粹肫切不離脩身力
學言行而於孝尤詳皆所謂守乎孔氏之家法也然則
是皆出於曾氏[illegible]可知也夫曾子之言見於
魯論見於大學見於[illegible]以是擬之殆[illegible]
若之倡孔子自孝經禮記已不能無疑況下此者
然自前世荀卿董仲舒劉向至近世朱子小學多引
用其說未有異焉雖未必盡出於曾蓋亦孔門之餘
裔先秦之古文也可不重乎昔人謂論語為曾子門
人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為之予於是亦云

讀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先儒以為偽書以今考之乃孔氏之裔
諸焉耳前六卷論集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
之事蓋子魚為之名曰孔叢子後一卷則漢太常孔
臧以迄子立子元子建子豐子和季彥之事謂之連
叢皆孔氏子孫追述前人之懿故多推尊之詞其述

孔子子思或得之家傳或聞之於人不能純一所以
近於偽也而亦有至言存焉若戰國秦漢之間史所
不傳者頗賴有聞其言語文章自其本色夫何偽之
有

讀晏子春秋

予讀左傳所載晏子事與詞稱其偉之臣所謂以其
君顯而司馬遷稱為執鞭者乎及今讀其所著春秋則
傳所載咸在蓋左明掇取其詞為之而不及載者尤
多又以歎景公之信其臣晏子之得其君亦云盛矣
而不免卒於亂何哉至其使楚與吳答其辭給[illegible]類
於俳乃若穿𣷹之流一概聚累何又甚焉其[illegible]

子至齊不見晏子謂其事三君得順焉是三心也是
孔子之言哉頗疑或者僞爲之非晏子本文也然賢
尼谿之阻謂儒者滑稽倨傲難亦非晏子之語晏稱
稱知禮彼豈自外於儒乎最後讀孔叢詰墨有孔晏
交相譽之語乃爲釋然蓋墨子實爲之或者不察而
竄其語于其間墨非孔崇晏故至此不知崇之乃所
以卑之也然則後之論晏子者要以左傳爲正

跋葉文莊公手書

成化初鏊以童子游學京師時文莊公爲禮侍陸參
政文量初第進士簡中所稱用光者張姓爲太學生
亟稱鏊於文莊所問以所業見於禮部之廂房公奬
勵備至有將來忠肅之許蓋以鏊與王忠肅同姓名
故云成化十一年鏊始登第則文莊巳下世參政時
爲兵部郎往來相好也弘治壬子歲予校文南畿參
政子伸名在選中未幾參政亦故今年爲弘治十二
年伸來會試禮部出其父所得文莊手書一卷覽之
慨念今昔爲之泫然敬書其後歸之

書直道編後

初鏊讀鄉先正陳公直道編至諸學士仲救公語心
獨偉之而不知其主名頃入史館得竊覽　本朝
實錄至大學士陳循傳備載救公語與此脗合乃知
學士者循也循於時尚未入閣當時君臣之間交此

題元人書

予嘗評古今詩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傾消
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存
不可彊者矣唯書亦然

跋眞西山墨蹟

西山先生書似草草作諦觀之乃非草草者雖不全
用晉人筆法而亦不出於法之外豈曾文高故落筆
便自不同邪然南渡諸公如魏鶴山李心傳兄弟書
亦往往相似豈亦習尚然邪蓋蘇黃筆法至是又一
變云

跋蘇子美臨懷素自敘帖

懷素自敘帖憶嘗見之吏部侍郎吳公座上天下奇
蹟也今不知所在忽覩此卷爽然神明復還舊觀其
爲滄浪翁之作無疑或云此卷末題云舜欽親裝殆
非子美作乎而予終以爲子美者亦以其用筆超妙
不涉畦徑縱而法勁而潤古而奇其他予所不知也

題文丞相墨蹟後

自昔士之死節者多矣惟顏平原兄弟張睢陽文丞
相事至今耿然昭灼天地間而信國尤從容夫死一
耳處之不同則或輕或重或難或易而人異觀焉故
曰非死之難也處死爲難若公可謂能處死矣閩關
流離出入萬死不死而卒從容就義於柴市故曰能

處死也嘗讀文山集每爲欷歔尙不可禁況文信
世恒間出其與弟妹妾女相訣并六歌于時令然不
知涕之無從也夫信國之死自處者審矣若其行此其
一歸之天命何哉未知人倫士焉知天道此固雖陽
也識者當自知之

跋李西臺書

西臺書今存者少乾隆中出示此帖淸勁圓熟姿態橫
生可謂深得二王筆法者而或者猶病其稍肥吾以
爲不然東坡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跋王雩書

昔人論荊公多潑墨疾書類忙時作今觀元澤書亦
然蓋點畫轉折意到而已未嘗有法而亦不可謂之
無法也其得於家傳者邪議者又謂公書類王濛又
謂類楊凝式又謂蕭散之趣公所自得非有所本也
不知元澤亦尙進於是邪

跋羲之墨蹟

自晉迄今蓋千有餘年其間世故凡幾變滅而片紙
宛然獨完信神物有呵護者邪

跋獻之帖

平生愛臨子敬書然皆石刻耳良度少卿出示此帖
恍然若値相識而風神骨骼逈非舊觀乃知子敬妙
處不可學也

題宋進士王伯虎授建州叅軍勑

唐宋制中書宣署制勑中書行門下門下行尙書
省其文移體式於此亦見其槪仁宗嘉祐四年三月
賜進士劉輝等二百三十人及第則伯虎其輝榜進
士乎時韓富二公爲相范蜀公罷知諫院同修起居
注胡文公自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並知制誥嘻
其盛矣此勑蜀公所行即其手製無疑獨韓富皆有名
闕焉豈偶不當直邪抑以尊故闕之邪其餘所署猶
可考見贊爲韓贊喬州人仕至吏部侍郎繪爲楊繪
綿竹人仕至天章閣待制疇爲王疇仕至樞密副使
見錢公輔傳

書孫可之集後

予旣刻可之集授學者人或曰君以昌黎公爲作者
之聖欲學者法之顧令讀可之集何也曰昌黎海也
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書有之若
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題古本列子

翰林庶吉士陳子雨家藏列子三冊其陰有公案存
焉曰乾道三年蓋宋公府故紙之爲也上有題勘不
知爲何人書予於是得三善焉行移之舊也刻畫之
精也題勘之審也視近刻之訛謬爲之一慨雖
然令人作事不如古豈獨是哉

跋吳文定公與沈石田手札

聞之王秋澗云字畫亦可以觀人之壽夭文定以甲子七月十日奄逝此札作於是月之六日相去四日耳點畫法度具在言辭溫潤諄切與平日無異也秋澗之言豈欺我哉昔曾子臨終所以告孟敬子者尤謹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文定此札久要之誠恬退之節蓋略見焉其所養可知矣公於石田最厚往來簡牘尤多而此札則若與永訣然者故尤重之寶之裝潢成卷俾予書其後於戲公之筆於是乎絕矣

跋充道所藏朱文公書

觀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也而尋其點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矱豈亦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邪

又

公書自言初學魏武其信然邪觀此帖豈老瞞所當窺見也

題夏仲昭墨竹

畫家以竹為難凡山水樓臺禽魚花木皆可以像求而竹以意得所謂意者為其蕭然有出塵之思挺然有昂霄之氣蒼然有傲歲寒之節故君子貴之貴之故高人逸士多喜作之而名家者蓋鮮難者非他得其意為難也自昔畫竹者文洋州為聖其論須有成竹於胸中熟視而後下筆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蓋其難如此 國朝以畫竹名者唯王舍人孟端一人太常仲昭蓋得洋州筆法此幅乃太常為故少保于忠愍作今中丞屠公元勳得之以示予惟中丞之保愛豈徒為耳目翫哉蓋其有契於蕭然之韻挺然之節蒼然之姿與翫物喪志者異矣

題東湖屠氏宗譜

屠於姓最寡而今為特盛八座之中凡二人焉其一為大冢宰掌都察院事字朝宗其一為大司寇字元勳其餘登甲科官郎署者累累有焉而皆鄞人也其亦盛矣司寇患後人莫知其受姓之源流乃自譜其所出為一大帙予受而讀之乃知鄞之為屠者其所出自不能一雖平湖之屠亦或不能一蓋其辨之嚴如此於乎先王宗法廢民散久矣唐衰譜學復廢雖士大夫多不能自知其所出今司寇乃獨能加意於此水木之思深且長矣考受姓之源則推其所以同自辨元府君而下則辨其所以異原其同則不迷於所出辨其異則不混於所施可謂善為譜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屠氏之譜有焉

跋蔡九逵石蛇山記

予嘗與蔡子泛舟出胥口過漫澇登小洞庭見石蛇浮水面指異之且欲即之而舟忽已過了不知其勝若是也

及。乞告東歸將徧歷湖中諸山搜奇抉怪廢財至渴況若石虵者邪固所願游也今與蔡子約秋高暑微當重叩林屋登石虵徧覽湖西諸山幸指迷焉雖然讀是記則石虵之勝已在吾目中矣

題東坡竹卷

坡翁墨竹其法得之文與可與可云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然坡每自謂不如可特作老幹每研數筆蕭疎而其意已足蓋其胸次不凡故落筆便有超妙處此幅新篁卷石婀娜蒼潤豈其法之變乎

跋五賢象

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五賢皆廬陵人也其文章節義載在史冊此象不知作者主名舊爲胡忠簡諸孫如川所藏今歸王唯顯氏唯顯出以示予予爲之端拜以觀道德之容莊毅之色穆然肅然如挹五公于一堂之上信繪事之妙也昔文丞相信國公少過五賢祠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節義顯天下遂與五賢作配則圖之作豈徒然哉茲獨曷爲遺之曰此圖作于景定五年是年十月信國始召赴行在除禮部郎官其節蓋未顯也顧今之世有善畫者特貌信國端委亦焉以繼五賢而六之豈不偉哉

跋宋文丞相信國公小青口詩

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指南中初公自奉使伯顏軍前被留得間亡眞州浮海以達行在後屯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有詩皆鍾儀幽而楚操莊舃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仁況公流離顚沛有感必發于詩詩必歸于忠義讀其集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蓋公被執北去將至桃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微明出以示予予謂公之精忠大節炳烺天地間固無庸贅然念公時在縲絏動止當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毫墨之微亦皆不苟何從容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待之以禮耶無亦公之所養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少動于中耶然則公之大節不待柴市而後知也觀于此詩亦可以知之矣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寶之又況其後之人乎又況微明之賢不實其世者乎雖然忠義所在自當有神物護持之

跋宋著作王蘋褒勅

宋高宗建炎四年以范沖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錄王先生蘋寔預焉方章蔡得志追貶宰臣司馬光以下上誣及宣仁自謂傳信萬世矣高宗嘗攷焉間感隆祐之言汲汲爲此舉又得人如沖與先生者爲此朱墨史所爲作也一洗誣世之公論始定雖然後世

史家不公是非混淆不獻宣仁也又安得先生𣅜正之

書王德文公牘後

古者遣將軍功爵賞皆決于外不從中覆觀此則宋制猶爾耶史稱董湘為宰相史彌遠姻家奏請無阻故能成功然當時幕下戰伐有如范恭經理有如德文則其克有成功亦豈偶然哉唯頤為德文裔孫出其公牘見示故題其上

題魏鶴山杜範李心傳手札

了翁在理宗朝與真德秀齊名皆深於理學以直道不為時宰所容杜李二公亦皆一時名臣則其手札為世所重非但以其字畫之工以其賢也按理宗嘉熙二年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修撰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第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性傳位至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五年以杜範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範抗言時政無有所隱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奏鄭清之李鳴復其後不肯與鳴復共政卒辭位其為人如此

跋宋理宗賜鄭清之御筆詩(王唯顯家藏)

右宋理宗誕節賜鄭丞相詩與文定公鑒定為清之詩且審矣按宋史理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每正月五日為天基聖節紫宸殿上壽集英殿大宴又青陽閣勳其左驗之明著其為清之無疑清之預史彌遠

廢立之謀駸駸遂柔鈞軸理宗恩數無亦德其立己之功而豈為社稷計耶然清之為相亦有可觀者端平初召用正人時謂小元祐清之有力焉至其汲引徐清叟排根程公許其功過亦足相當予獨病其初進之不以正耳史謂清之有名於再相恐不獻再相而已使理宗稍待清之之心以待天下之賢如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輩相並豈止是乎

跋王唯顯家藏宋世登仕郎牒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內禪此牒九月行則孝宗朝也蓋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前是年詔中外直言時政得失再相張浚收召胡銓王十朋周

皆孝宗初政之尤善者因附書之惜前後殘缺不可考見牒者主名然亦足為王氏故物矣

題蓬軒類紀

故友刑部正郎黃君為人儁發有奇氣少攻舉業名擅一時然素甚該洽及筮仕乃始汎觀博取雖稗官小說卷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座中持論梗梗若河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類紀凡若干卷上自 國家勳德下及閭閻委巷方技災祥神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學有

間所紀雖若不能無猥瑣涉怪異然皆得之所接父老之所

所述非無徵也况其正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其間他日觀民風者采之矣知 國史 有取乎或曰所載多異事可以補郡乘之缺

題趙子昂蘭亭十三帖

近世以書名家者唯松雪翁蓋得二王筆法者所謂未達一間者法二王真蹟亦世上不多見觀翁得定武蘭亭喜不自制知此使見昭陵真本又當何如其書法亦當逐逼真耶蘭亭本已屢前人之鑒不遺餘力矣余復何言

題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智永千文號得羲獻家傳心法學草書者必由是入始不失古人矩矱固學此卷其爲初學發者耶亦得永禪師筆法者耶蔡中郎不可見矣得見庸貴氏亦可矣

跋古本九經

九經古註宋淳熙眉州李監刊林泉山人俞石澗家藏舊物也今歸子容子容亦家林屋豈其有數耶試以今本校之則宋儒之去取因革與夫同異亦皆可考而知匪徒玩其古而已

跋黃山谷草書墨跡

山谷書太白秋浦詩等法頗不類或疑非真跡此不知書故也公嘗自評云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蕩槳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則境界之殊與少時固異矣安得以故我求之其間筆陣所至猛氣鼓盪不守常度然不害其爲神駿也觀其自叙因錢穆父之言而改度滿後舊習且云學固闇中固知爲晚年筆矣

題顧閎中六逸圖（邊孝先 畢卓 馬融 阮咸 劉伶 桓伊之如左）

閎中寫六人像皆取其曠逸而淵明非其倫也露卧者其劉伯倫乎所謂枕麴藉糟吹笛者其桓伊乎所謂卧吹三弄題以爲孝先馬融非其時矣缺題者其嵇叔夜乎所謂目送歸鴻妄意如此惜不及與石田評之

題石勒問道圖

彼胡羯者亦嘗侈然自帝天下矣乃於一老沙彌前褻嫚鞠躬執弟子禮彼佛之說固能動人而佛圖澄又捷出神怪故耶吾不知當時勒所問者何道澄所告者何說使勒能執此理於吾孔孟之前必將告之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用夏以變夷豈彼所謂最上一乘者乎孟子云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若勒可謂好臣其所受教矣而施之澄此吾儒之所歎也

題張長史郎官廳壁記

張長史人知其草聖之神逸也孰知楷法之嚴如是
東坡云自古未有不善正書而工於草者山谷云郎
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諸
家無轍跡可尋

跋張長史草書

東坡論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山
谷論長史性雖顛逸字字入法度懷素工於瘦長史
工於肥瘦勁易肥勁難持二公之說以勘是帖有
若符契顛而法肥而勁放而意足其爲長史真跡無
疑況又有君謨之私印可証乎其間多屋漏痕筆法
識者當自知之

書王安道登華山圖

始余讀蘇洄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
脩蘇州誌知其能詩不知其又工於文又工於畫也
覩此圖文詞繪事皆絕人遠甚而名不甚著何哉於
乎華山之勝奇矣惜吾不獲從斯人遊然得此圖時
閱一過亦可神遊於其間矣

恭題巡撫南畿李司空四世誥命圖

孟子云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臣伏觀李之先在　宣宗朝則臣卿自單縣教
諭解官就封給事中臣蕃自給事中進秩徵仕郎在
武宗朝又進通議大夫副都御史臣吉安自華陽府
教授亦進通議大夫右都御史而皆及其室人三世
文行爲時聞人而皆位不滿德委祉儲祥歸成于今
尚書臣充嗣欽膺
簡命入持邦憲出分　上憂德惠敷施政平盜息伏念
兩朝奎章宸翰秖承數賁夙夜不敢怠將刻之琬琰
以焜煌于後人屬臣鏊識其後臣鏊何敢贅一詞以
賛日月之末光書有之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
逸勤世選爾勞余不掩爾善敢以爲
先朝頌詩有之於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對揚
王休作召公考又以爲臣充嗣頌云某月某日臣鏊
拜題

[illegible]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與人論攝生書

有自城來者言足下遇異人得長生久視之術僕始而喜既而疑竊為足下不取也方士之術愚不能知而所知者古今之常道夫人之有生必有死猶日之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也今學者所共尊而推以為聖者孰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聖人不為異術順受其正則夫安期羨門鍾呂之屬屢見神於前者今安在耶意其竊陰陽之氣跡得須叟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有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元會數盡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獨欲超然立於不死之地耶夫神仙之說始於誰乎自老子有谷神不死之說屈子有一氣孔神之說燕昭漢武始崇虛尚而海上迂怪之士爭扼腕而言神仙日思飛躡以事飛昇飛昇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為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為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死者往往而是也則又變為今說今之說以為不假金石草木皆反於身而得之則其說益玄而其效益渺且遠矣又有所謂房中補益則其術益下夫人之死出於衽席者八九而術者乃欲以此斷不死乃得速死於戲吾見多矣往予居京師見薦紳往往有慕此術者未始不有[illegible]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且誦書史拒披甚堅一旦名已遂志已滿而所惧者惟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惧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眞若可以凌倒影而遐觀於是始為其所不可為以覬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動以朱子為解自朱子有刀圭入口白日羽翰之說故術者必以此藉口而為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嗟夫自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儒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則又安得以責夫秦皇漢武之為耶自昔事服食而敗者多矣前者敗後者進或告以往事則曰彼不得其術也我則得之從其學者曰彼不得其師也我則得之及其後也亦無異焉昔陳希夷之告宋琪不過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夷則所以告足下不過政事而今之人開口說仙彼而能仙曷不高飛遠引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守以求其所謂鉛汞者而何服辱於權勢糊其口於四方耶仙之有無不可知即使有也亦不肯遇人而言者決非有有者決不言也或曰彼亦未敢自謂能仙但以延年損疾耳若是則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法吾儒自有之中庸之慎獨則坐忘之法也軻書之夜氣則伏氣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

也何待於彼耶況爲此者類非端士君子者見明者乎度民且不爲況有位者乎今足下出至百皇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從事奔走恐有害於德賣緣請託恐有害於政謗言流聞恐有害於名如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世用聞之方人之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亦有以自解況如僕者乎然谷永諫成帝跡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之之誌李于歐陽永叔之序黃庭經其文具在也試取而讀之則無待於千言矣

復王巡撫 三原

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愛君之心有致君之術有告君之體有格君之誠是四者古人所難也今乃得之項者奸人竊弄威福播惡東南中外有心者憂有口者議然無一人敢當其前獄詖曰時不可言也閣下奮然起排其奸宄疏累數千言不詭不激聞之者生氣讀之者醉心數月之間奸人果得回　九重之聽快四海之心乃知天下無不可言之時無不可爲之事顧所以自處者有未至耳自非力量之弘忠憤之激而眞誠之積德望之隆所以感於未言之前固未易及此也某承乏史館嘗概古人卓絕之行不可復見豈意乃今見之近者又聞命所司決長洲諸防六十餘處台疏請浚相繼所以經國立民命者他

日信史不止一書而已也其素厚知愛且東南之其與有焉故敢書以爲賀

復尹大宰

鏊方幼學則幸聞名於將命者顧未嘗得望履約上門其後見錄有司入試　大廷恐不識忌諱奏其猖狂之說當道者欲擯斥之獨公奮然不顧謂其辭雖狂其心何辜是以卒寘之一甲雖公之爲此非有私於鏊而鏊之懷德有不能忘者區區之私欲一布之左右爲日久矣方公秉樞要進退百官天下之士爭欲望拜光塵使鏊於是時而言則亦無以自別於衆及公被歸孫碩膚而東天下爭惜之而鏊之惜尤深又以官非言路耿耿之懷欲吐復納夫有所嫌則不言有所畏則不言是區區懷德之私終無以自達於左右雖盛德雅度不自爲功而不聽之言亦不能稱萬分之一而終欲一言之者亦欲公之知鏊黙黙二十年非若木石之無知而已也今公優游林泉如裴晉公之在綠野堂司馬公之在獨樂園雖無心於天下而天下之心終不能釋且台候康嘉百福攸集既爲天下喜又私以自賀也故敢進其說如此唯諒察之

與韓尚書

僕受性愚戇與世寡諧立　朝三十餘年不妄交人

人亦無官與交其號相知者纔三四人吾耳及僕曹獲與執事爲寮刻分推誠罔有疑貳落魄江淮悵悵勤勤義契相孚有逾同氣端居自念誠不意晚年何幸之深得友於君子也而以需次南金之交恃以終老豈謂一朝変作遂至於此嗟乎事變今昔衆皆愕眙詛之君子各務自全莫肯相援甚者猶咎于人以自解某誠不佞憤不自制忘身直前而力寡謀淺不能少裨萬分之一心竊愧之蓋起事之初志同許國則禍患之至義均死殊而當事之人莫究本末榮辱頓殊此某所以惓惓而不能舍雖公之心未嘗有望于僕僕之心終不能無愧于公是心也公知之僕知之不敢以告人今幸權奸擯伏公道昭宣而海内老成零落殆盡唯公長庚曉月巋殿諸公豈弟君子實神明之所扶持謂天無意不可也公之完名高節既已昭晰天下而且有光于無窮視彼所得孰多耶則公端居燕處亦或不能無念于子也是心也某知之公知之特以告公而已今公養高林下某亦抱拙山中思欲千里命駕而出門有礙其爲悒悒胡有窮巳今于官嘉興間得相接獲承動止深以爲慰衰病不能一詣起居而兩獲手書垂問推奬過當非所克堪南北邈絕嗣音無階瞻望引領伏冀爲道自愛以副惓惓之私不宣

復謝閣老書

春初特枉手教副以土宜而因循至今莫克裁謝負愧負愧吳越相望甚邇而聚首無緣歐趨高風信有未易企及者耶近聞颶風陡作海濱之人多被其災高居近海雖盛德君子神明擁護其亦不能無少警動于僕御者乎未由奔視有懷無已人便輙奉承動靜萬萬自愛不宣

與林都憲待用書

往在京師累見顏色旋聞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天怒不測中外危之而怡然就獄不沮不撓若此奇節非獨人所難能謂公亦不可再試矣逆瑾伏誅又得疏文危言正色不替於前讀之洞心駭目不覺降歎所謂男子要爲天下奇非爲奇也自人望之見其奇耳自媿孱弱不敢求知於公且謂公亦無自而知我也豈意古靈薦剡謬玷名其中且恐且媿莫知所由伏念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雅而心恒嚮之在銓曹在内閣何嘗一日忘焉而輙沮於讒邪之口茲亦未敢聞于公知公曾不以此望于我也祁奚叔向謂兩得之公之心其亦然耶僕今待盡丘園公亦且倦游矣此心悁悁恐終無以自達近讀西征錄既偉其節又偉其辭此尹師魯之所願同白而耻于不預者也故敢輙爲其所以稽和高題二首因附往讀之亦

足以知其志之所在不宣

與陸冢宰書

得邸報知已正位冢宰甚盛甚盛銓曹自昔所重入國朝尤重而南士居之者頗鮮若吾蘇則自昔無之而始見于今也可不謂盛乎然斯地也居之難稱之又難以三原公之賢衆不謂蓋蓋望之者過厚焉且今之時又非三原之時廉耻道喪貪濁肆行執事知其所以然乎亦上之人啓之耳居其位者可無轉旋之術乎抑奔競黜貪殘崇名節獎恬退久任使此其術也勿謂時難爲此而不爲將誰爲矣然又有一焉自昔北人得志每擯乎南南人得志亦稍效尤數年來遂成南北之黨願公勿似之前輩謂天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吾何心焉公必不然漫及之耳僕自伏林下於當道未嘗敢以書先而於知舊則有不當然者況屢承問及則區區之愚亦不得默默而已也

復邵尚書書

伏承不遺猥示高製意若欲使某爲之評者愚於諸經讀之未熟歷代史尤多遺忘恒自病其記識之疏強也則於高議又安能窺其涯涘之淺深三復之餘但知畏之而已敬之而已頃焉山居無所用心偶書所見亦欲 一通就正未敢出而亦不能終隱惟訂其訛耘其穢是所望於知已也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聲作後世未能遵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爲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坵之內只尺之間或爲官或爲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以官爲民富者利粮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窮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或以爲例謂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算唯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宦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爲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爲定田多爲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

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之
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
戶解軍須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
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
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爲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
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
稱貸于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
客往來廚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鹽菜香
油之供加以餽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
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
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

管民最爲良法昔之爲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
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昔也惟督糧而已
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於民代之行多者
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
也倉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
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有常例之輸公堂之
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
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
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榜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
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
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

田以避役近年吳下田賤而無所售且荒而無人耕職
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
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
其田者也古之爲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爲政驅
農民而歸之末作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
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
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惟　朝廷軫念民窮亦嘗
蠲免荒數冀以寬之而有司不奉　德音或因之爲
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
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
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實難然日夜思惟莫知所以

爲計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
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太半之稅內府無出納之艱
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弊可一掃去而民有息肩之
所然官田之稅　國有定法未敢輕議昔
宣宗皇帝亦嘗　勑減其數因是舞損削細碎之數
併爲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
出納之艱則在　明主加之意時察之而重爲之
禁貪官之弊則撫巡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卒
而見黜又晏然稛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
懲而不爲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
日以困田日以蕪　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

之後吾未知其所稅駕也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婺居鄉數年見民間甚苦均徭富者或至毀家貧者
多至賣田鬻産伐樹徹屋以逃亡前此未有也訪其故
起於吳縣尹鄭軾軾良吏也輕變舊法貽禍至今蓋
舊法計里不計戶姑以長吳二縣論之二縣共一千
二百五十二里歲額共一千一百五十五役里分役
數大略相當即有參差自可隨宜消息每里共當一
役雖有重費十戶共之不為甚苦人戶貧富里長素
諳略爲重輕人亦能堪自軾爲縣謂里長不能無弊
也悉召人戶至縣人人而審家家有役役少人多則

儲爲公用謂之餘剩均徭軾之爲也亦甚均也繼其
職者不能如軾多因之爲利人人而審恣意增減一
戶有至百餘兩者嚴刑搞箠敢有不承其餘細役似
不爲重而交納之際百方艱阻多至一倍二倍三五
倍者有之民吞聲而不敢言所謂餘剩者竟不知何
在故民間爭言舊法之便舊法似疎而民悅均其利
於下也今法似密而民怨專其利於下也以愚計之
役之大者莫若解戶斗庫之類宜別爲一項推上戶
有名衆所知者當之而下下戶待爲優免其餘一甲
止當一役按里可定不必人人而審騷動一縣甚而
審之際不免詢人人恐重役多方行賄詢之糧塘則

賄糧塘詢之里老則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賄
故有以富爲貧以貧爲富有司又從而高下其手名
曰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也曷若稍舊法不詢而自均平
或言舊法善矣官府之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自爲役
法耳非爲財用設也賦之與役不相涉入如有公用
賦罰之類尚多有之必不得已與其豫儲均徭不若
別爲科派科派多及富者不及貧下也執事體國愛
民之心至矣近效一得之愚亦不自知其可用與否
而公以爲必可行復詢遠謀足利來世者於此見公
之心何如也民間利害未能悉舉而徭役實其大者
願公不惑羣議斷而行之符下州縣照里定役一年

足一年之用更不許存餘剩若有餘剩即同贓論如
此數十年之害一旦除去吳下人人歡呼相慶不特
此也由無重役民皆務本不至輕棄其田而逃亡是
本末均利矣然須刊定大榜昭示遠近永爲定例不
然公去吳之後貪官汚吏又將如前之爲吳人之弊
吾未知所稅駕也近考蘇州誌文襄役法一里出銀
一兩其輕如此其後知府汪滸變爲前例當時尚以
爲重不知今日流弊至於此極也今役額頗增若倣
文襄之法雖一里十兩亦甚輕且均也執事以爲何
如

復巡撫李司空

九重遣使行問丘園今昔人臣之所罕遇而執事於
光之所及也媿荷媿荷治水功完又聞有坍田之舉
此吳下無窮之利也百餘年來誰敢議及此者仰羨
不已然流俗易搖大家勢族尤多不便故多紛紛之
議亦願俯順羣情上下安之此盤庚敎于民由乃在
位之意也如僕之愚亦望少爲增損官民不相涉入
既已得之尤願民田仍爲二則官田爲三則蹈輕者
增之不至太多則不怨重者得少減分數亦爲出望
外矣如是定爲五六則削去奇零細碎之數易於查
考吏胥無緣爲奸若山蕩減入埕仍其舊爲宜稍增
則民難堪矣古者弛山澤之利施以與民況增其稅
乎如數不足請查積荒坍荒坍湖之數補之蓋三者
類多欺隱擬其稅於衆其損衆利已亦已久矣此最
不可容者也狂瞽之見不敢不盡亦忠於執事之職
分也旌旆何時入城與深議之

又

僕久伏林下衰病壓憒功名之念灰冷閣下不以其
愚不肖乃以其名上塵
九重聞之惴恐累日自媿處海中亦何有而屢玷古
賢之疏詩有之老去師川多忘事少年之武不如人
僕誠似之終不堪當世用矣不敢謝亦不敢忘也近
不自揆輒陳吳中利害顧未知閣下察否也及賜敎
不以其言爲迂且將行之爲善後經久之計乃
不自滿假察納邇言且復下詢末世過謀僕居山林
備見民閒疾苦欲陳之而無路幸値閣下有可行之
位有能行之才何惜不少竭涓埃以抑驕縱惟公其
爲民建無窮之基亦且有無窮之聞矣襄不得專美
於前矣

復邵二泉書

伏覩 清朝更化特起老成此正君子彙進之時也
素守雖不可奪而 詔旨不可屢違黎竊爲公思之
南畿去家不遠而太夫人聞已勿藥茲舉以之官則
高義不失而官事亦不廢似兩得之方欲以此意來
問示蹤稿讀之詞情懇至乃不知所以爲心雖然此
奏未上望更思而處之已上恐亦未得 俞旨亦當
勉副 九重側席之意是孝之大者也病暑忽忽
作報言不盡意

與王都憲懋中書

聚久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才亦無復當世之志往年
得因報乃若以不肖之名玷古靈之稿非黎之所宜
蒙也而執事之意自厚矣感激之至然不知何以得察
於左右久之始悟於同年故命德異元座上若有半
面之識而亦不甚了了滋自媿也抑又書稿喜其不
涉於倜儻之談而卒辟之夫之累不剕权向之知而

區區之私每深鄕往顧修敬無階爲耳迺逆旅伴
又聞伎帥義旋以濟王師克成膚功還任臺端亦猶
只尺之牘達於左右是果忘之耶其亦叔向不見叔
大夫之意乎使過此中後承存問乃知高義終不遐
遺於是缺焉不一報則幾於忘之矣故自跪所以抑
此冀執事之察之也方今　聖明更化羣賢戮力
共致太平執事際可爲之時其盡彌忠亦佐成
一代之盛是亦僕之所以爲報也者僕之蹤拙自甘
老於林下矣

復鄧二泉書

虛薄謬承　誤恩特遣使臣存問于家切深慙愧若
無以容又辱不遠賜儀惠及是重其慙也重其過也
得與見素唱和高篇讀之但覺興寄高妙殆難措手
少間當勉課以呈但恐鄙人白雪難爲和耳

與某書

某卧病丘園甘與草木同朽何意忽逢　聖世特遣
行人下賁且感且愧具疏謝　恩復蒙廕一子爲近
侍此實曠蕩之恩人臣之所罕遇也自非密勿之臣
推恩何以至此感德無量但自念立　朝三十餘年
曾無絲髮之補叨忝　恩數過多恐於公議不允故
敢具疏辭免伏惟照察下悃至幸

復鄧二泉書

僕今春歸自京口卽還故山久不及問訊而承孝嚴
如旨甚慰甚慰華生來辱手誨且以墓文見屬此意
甚厚而不敢承何也先夫人之德懿節而旣爲之碑
後綴以蕪陋之辭不能增益盛德之光而徒起人之
厭雖來諭諄切有王仲舒故事然昌黎海也變化百
出讀者不覺其複如僕綿之才止此矣雖勉竭駑鈍
無以復進敢固辭之而華生不諒則又語之曰僕非
介然爲高者山澤之人猝然有求亦嘗爲之況世之
名公欲昭前人之德不以屬之燕許之筆而以屬不
腆豈可固辭但如前所陳是以聞命而不敢也華生
終不見諒則亦無如之何矣輒俛從之而猶望於察
若厚辨則終不敢聞命也亦望垂察之

與林見素書

比趨名過吳事嚴程峻駐節近郊必僕一見服此高
情何能已已往在京師略見顏色自後乖隔三十餘
年南北相望欽想風節稜稜嶢嶢迨茲披接容貌詞
氣見猝然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邪非特風節
之高而已神交千里之外心醉一日之間所得多矣
自古欲治之主不世出老臣許國同無僕區區之贊
也惟倍萬爲　國自愛以副海內之心不宣

翰林羅圭峰先生文集十八卷續集十二卷

（明）羅玘撰

明嘉靖五年陳洪謨佘戴仕刻本

羅圭峯文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羅玘撰。玘字景鳴，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諡文肅。事蹟具明史文苑傳。玘以氣節重一時。其乙定宗社大計二疏，及上李東陽書，皆言人之所難言。其文規橅韓愈，戛戛獨造，多抑揚其意，迂折其詞，使人思之於言外。陳洪謨序稱，聞其爲文必隱心積慮，至扃戶牖，或踞木石隱度，竟旬日，或逾歲時，神生境具，而後命筆。稍涉於萎靡詘誕之微，雖數易稾不憚。蓋與宋陳師道之吟詩不甚相遠。其幽渺奧折也固宜，而磊落嶔崎，有意作態，不能如韓文之渾灝，亦緣於是。殆性耽孤僻，有所偏詣歟。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謂爲其難者矣。明制，以翰林教習宦官，謂之內館。據玘所作白江墓碑，蓋嘗充是任者。故集中諸文爲宦官作者頗多。雖玘之風概，可以共諒於後世。然其爲微瑕，不止陶集之閒情賦，一一錄之，是所不可解也。因樹屋書影稱玘集一刻於所貽，再刻於南國子監，又有武進孫氏本，今皆未見。據此本所敘，則初刻於常州，再刻於荊州，版皆佚。嘉靖五年，陳洪謨得荊州本六卷，又得續集二卷、奏議一卷，彙而重刊。後其鄉人黃端伯又於玘曾孫寬處求得遺稾，合原集編爲三十卷，是其集輾轉增入，已非其舊。茲數篇者，毋乃端伯所增入歟。此本爲康熙庚午玘八世從孫美才所刊，編次頗無體例。如文以壽文爲冠，而以奏議列雜著後；詩亦以壽詩爲冠，而名之曰古樂府；又以詞置賦之後、詩之前，皆爲顛舛。其凡例第二條云：集中評加評綴，凡有資舉業者，聯圈標出。所見如是，則其失於刊削，以多爲貴，亦宜矣。

圭峰文集序

文以命意為上意立而辭斯達矣是故
意卑則辭萎淺則辭陋偏則辭詖蕩則
辭誕斷四者文之疵也殷周之盛文體
備矣若盤若誥雖累千言究其歸則
曰無傲從康曰明德慎罰曰其疾敬德
實貫穿其中則立言之意也餘曰郁郁
乎文哉下至左傳國語羅絡今古掺抉

奇隱辭非不夥也若予猶曰浮誇非病
其意未至歟圭峰先生自少肆力群經
無所不學從游諸閣益擴其所蘊藏凡
為文辭肆流類命意不逐時格或設疑
發難稍若聱屈不可讀又轉折數語意
見層出首尾融浹探之而愈深味之而
愈長辟如泉原之出地汩汩其流又與
山谷谿澗則隨物賦形雖然飛越之勢

尋其脈絡則自龍門禹穴遠不可窺說
者謂先生之言出左氏愚獨謂其直泝
盤誥之文餘也雖然亦豈易能哉昔者
宋元君召畫史一史後至儃儃然獨就
館舍解衣盤礴累日乃命筆則入神矣
聞先生為文必嘔心積慮至扃戶牖或
踞木石隱度適旬日或逾歲時神生境
具而後命筆稍涉於萎陋詖誕之微雖

數易藁不憚人知先生之文之奇而不
知由苦心中來也又可以易視乎哉舊
刻本凡六卷予以為當存梓里日按盱
方知為荊本也本且遺佚鄉士夫家亦
罕有存焉者噫先生之文可俾其湮淪
若此哉乃命郡官從其子姓復得續集
二卷奏議一卷並鋟諸梓以傳郡官丐
予題其首顧予學殖荒落惡能敘先生

之文然以竊誦有年案勤嚮往遂不辭爲之書其亦不自量也已

皇明嘉靖五年春二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勑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武陵高吾陳洪謨序

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

卷一 序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榮壽詩序
壽弋母太孺人八十詩序
雙壽圖詩序
送龔君考績還光化序
鄭閣壽詩序
吳母李安人挽冊序
八十偕壽序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送太守舒君之任建昌序

送知縣平君之任寧都序
送知縣張君之任德興序
送虞部郎中王君天申歸永豐詩序
廬山春序
華贈卷後序
費子克送弟子全南歸詩序
送都閫文君之江西任序

卷二 序

賀壽榮慶圖詩序
送劉君知豐城縣序

饗壽重封詩序
敬齋珍苑序
送符君知溧陽序
送參議吳君之任湖廣序
恩封榮慶序
送江編脩得告歸省序
詔賜禱雨有感詩序
玉堂齋宿聽琴序
送福建按察副使余君之任序
貞堅餘蔭詩序
別吳獻臣詩序

送高司訓之任靈山序
送侍講學士劉君歸東川省慶詩序
送胡君世榮知清溪序
賀監察御史李君考績序
恩榮省慶序

卷三 序

送楊名父知崑山序
送張用載南歸詩序
鵲閣榮壽詩序
迎養逢恩序
姚氏家乘序
賀朱天錫齊壽詩序
送饒及之分教望江序
壽英國太夫人八十詩序
塤篪迭鳴集序
送王資傳考最還治詩序
上林春意圖詩序
送月樓楊先生歸姑蘇詩序
澄江文集後序
壽族叔思忠七十序
平陽馬氏族譜序
慶靳母太孺人序

監察御史鄧君考績序
鄒氏重親詩序
學古劉先生榮壽詩序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送僉事陳君湖廣提學序
文會贈言序

卷四 序

弭節重榮詩序
送蔣敬之歸省序
送夏先生之湖廣序
送孫文淵還南城序

壽鍾教諭六十一序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慶喻翁以善七十壽序
慶萬母楊宜人八十壽序
送錦衣衛張侯出邏序
送祁君宗規出知徽州府序
壽中書舍人沈君七十序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送大鴻臚丁君之任南京序
慈慶省迎詩序
瑤池嵩慶圖序

李氏族譜序
壽丁母八十序
送蔣誠之知南海詩序
送南京太僕寺少卿鄭君之任序
具慶舜壽詩序
便軺省慶詩序
卷五 序
送曾君知登州府序
送朱君知廣西府序
送楊德懋改任隆德縣序
送劉君知寧國府序

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序
聯芳類稿序
慶繼志周君榮壽序
送宋從事榮歸慈溪序
壽錦衣杜侯序
送光祿韓君歸姑蘇序
京邸迎養詩序
送蘇君江西提學序
雲谷詩序
送華君之任杭州府推官序
送徐太史侍省榮歸序

送郭魯瞻知山陰縣序
送莊孟之知安福縣序
送蕭淳仁知歸安縣序
壽七十翁張君序
送蕭正科歸建昌序
卷六 序
壽芳圖詩序
送憲副李君之任江西序
壽楊母太夫人八十序
送郡守陳君之任泉州府序
送通判楊君之任漢中府序

無錫華氏族譜序
送熊君之任廣西按察僉事序
送趙君彥達尹南城序
送盛國長史胡君之國序
壽周太宜人七十詩序
丁氏新居落成序
送羅貳守考最還東昌府序
壽梁母八十序
送劉君知豐城序
送蔡君侍朝知信豐序
壽胡君以善八十序

壽致仕指揮使倪公八十序
卷七序
送宗君之長蘆都運使序
送尹君歸歷城序
送閫師黃君福建備倭序
送孫君之山東藩司經歷序
送任彖之之新安序
賀何君奉詔提督四衛營事序
壽雲隱蕭君六十序
送萬良弼分教松陽序
送艾與術歸隴州序
壽陳勁齋六十序
送水部王君之清江行曹序
壽清風居士八十序
送都閫張君之任福建序
賀侍御林君考最被恩序
壽朱君六十序
函丈別情詩序
送傅冠卿歸新喻詩序
賀同知傅君恩榮序
送侯典史之任文登縣序
壽山福海圖詩序

送吳先生歸宜興序
喜雪倡和詩集序
慶汪君七十壽序
送鄧君之任雲南副史序
卷八序
送吳克溫序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送通判孫君致仕榮歸序
送亞參王君之任福建序
送王士侍親之晉序
郡閣老顏詩冊序

陶峯主人乾册序
送王必懋知宜都序
送余克審之新昌縣序
送黃訓術歸新城序
甘棠聽政圖詩序
靜菴沈先生榮壽詩序
送賈生歸山東序
賀監察御史鄧君考績序
壽王隱君六十序
迎養南還圖序
行書便省詩序

送李君知華亭縣序
賀監察御史白君考績序
南園曾氏族譜序
壽吳臣夫七十序
送李都水之南部序
譚氏族譜序
送陳君以昭歸滇南序
養氣俞先生輓卷序
送吳太守之任永平序
送范先生致仕榮歸詩序
卷九 記
梅崖記
南園野老記
搗石清隱記
文武聯芳記
世德堂記
武定州重脩城隍廟記
秋容記
郡守馮侯閔雨記
涵敬齋記
守愚軒記
本齋記

竹池書院記
王氏祠堂記
日新齋記
終養堂記
擬順天府重脩譙樓記
故平章哈剌公配王老老合壙記
繼善堂記
毖齋記
復蘇公舊蹟記
通濟橋記
邵武縣學尊經閣記

進士題名記
卷十 誌銘
內供奉老老王氏墓誌銘
華母李氏孺人墓誌銘
竹所先生墓誌銘
南京都察院理刑知縣俞君墓誌銘
錦衣衛千戶李君妻郎氏權厝墓誌銘
戶部主事程君墓誌銘
養素萬處士墓誌銘
李母謝夫人墓誌銘
戴主事妻吳宜人墓誌銘

義官王君墓誌銘
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墓誌銘
錦衣衛千戶安君墓誌銘
贈監察御史王君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存菴處士傅君墓誌銘
韓孺人陳氏墓誌銘
鄭母葉氏墓誌銘
鴻臚寺署丞羅君配朱氏合葬墓誌銘
武略將軍辛君配劉宜人墓誌銘
處士胡君配沈氏合葬墓誌銘
河東運使陳公配梁安人墓誌銘
樂菴先生墓誌銘
惲進士妻黃氏墓誌銘
御馬監左監丞李羅墓誌銘
錦衣千戶張養直墓誌銘
兵科都給事中屈君墓誌銘
工科都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封戶部主事前光祿監事張君墓誌銘
贈淑人謝母墓誌銘
高平縣知縣柳君墓誌銘
卷十一 行狀
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行狀

蕭母孺人行狀
張母太孺人行狀
劉母太孺人王氏行狀
贈宜人王母劉氏行狀
磁龜興復求記狀
卷十二 祭文
祭丘文莊公文
祭仲松東先生文
祭吳母沈孺人文
祭封少詹事翰林侍讀學士王公文
祭李徵仕文

祭費參議文
祭費安人文
祭丘文莊公文代英國作
祭英國太夫人文代陸仲英作
祭曾祖司務公文
祭都給事中屈引之文
祭胡封君文
祭謝約菴文
祭周母文
祭鄭太孺人文
祭王大理母文

祭鄉貢進士儒林郎合州貳守高公文
祭鮑菴先生文
卷十三 雜著
雜說一首贈韓君國器歸省華亭
雜說送王甯傳
西溪漁樂說
待學所志
何德彰字說
伍余字思謹說
何氏二子字說
紀異

賀[illegible]封君
磁龜引
天下之政出於一論
坦然翁傳
潘竹西贊
潘安人贊
愛日樓銘
策問一首
泉亭銘
西屋贊
謝彌堅行樂圖贊

遯齋翁贊
遯齋孺人贊
御書贊
無為州判李君贊
陳納菴遺像贊
題黃堂楊靖卷後
題西擭卷後
跋何進士御題後
跋歐陽公墨跡
夜氣箴
跋貳尹曾英氏所藏先世孝友卷

曾孝廣先生輓章引
揚州樵樓鍾銘
笏研銘
聲耳訓曉語
胡液楮傳
蘆泉龍牧說
白岩子說
董子問答
慕菴操
題劉東之雙壽圖
雜說送吳獻臣

卷十四 墓表
監察御史彭君墓表
夫人李氏墓表
上菴詹先生墓表
故長谿處士曾公墓表
嵩縣主簿傅公墓表
吳母駱氏孺人墓表
卷十五 碑
嚴子陵祠堂碑
卷十六 賦
西成賦

寬齋賦
卷十七 詩
涿州張太守四異詩
黎太監永思詩
于侍御母輓詩
王院判父母輓詩
和克溫白髮詩
松月先生輓詩
唐給事中輓詩
次內閣賞芍藥韻二首
戲贈楊靳邵三君子

曾太守留別韻
題曾茂表山水圖
絮千兵母八十瑤池宴會圖
一道清風圖為李侍御題
破憐翁壽為姚侍御作
山水小畫為李克昭乃翁題
為楊闓安題扇面
送萬典史之黃岡
送楊志道之長沙
送王院判承醫官歸宜興
送任元之南雄

送[illegible]舉人歸永州壽親
輓曾敬母林夫人
送張元與歸鉛山
哭仲松東通政
輓羅永升母
風泉閣為項德樹題
茅山書屋為項德樹題
送項少府之長洲任詩
送毛維之歸省詩
送胡楧龍溪司訓
和余宗周出巡遼東韻

送范知縣考滿還盧氏
送劉仁仲歸省詩
送竹坡歸真州
送曾進士歸貴池
蟠桃圖壽汪侍讀先生母八十
[illegible]知縣之太發
萱壽承恩詩為劉溥之題
世慶圖為梁鴻臚作
送衍聖公龍爵回詩
送實菴先生奉
詔祭告江淮便省慈闈詩

重慶圖為賓菴作
贈鄧景章南還詩
送趙縣丞之任招遠詩
賀徐老先生七十詩
送孫紉良進表歸江西
送江侍讀封王便省
壽梅閒翁九十詩
便道焚黃詩為唐司副作
送周仁夫赴長沙司訓
河源吟送熊節之知河源縣
送檢討王敬之歸省詩

送江仕通之前口寓言
送孫佑之監德州倉
輓小孟七御史封之萬安人
馮戶部員外父榮壽詩
威鳳吟送張經載四川監糧
榮壽詩
送徐德華中舍奉
詔金陵便省宜興詩
慈竹圖詩為留川余邦臣題
送余國信歸鉛山
信豐俞德洪入南廱

壽謝宗伯弟紳六旬
送劉使君之任柳州
日暉調馬圖爲克溫題
新封宋知府二異詩
送王宣溪赴雲南提學
夏景熙母受封詩
輓鄒屹菴詩
輓柴公照母
西安嚴太守考最歸郡
送段惟勤自新城改廬陵
送劉文岳巡按南畿

屠家宰父封宫保詩
送南城鄒尹之任
壽平江伯六十
送節僉憲進表歸江西
無錫華封君七十時其子員外慮獄過家便慶
送貢溪江醫官歸任
題潘以正杖化龍圖
送周克濟任南城
隴西關大參山居四詠
寒泉催花
黃卷清心

南都行夢
幽遐尋芳
學止翁齊壽爲李木清作
送謝侍郎陝西按事
送劉侍郎往邊
夏縣宰之任姚江
壽山福海圖爲大醫王銀臺作
壽丁坦翁七十詩
送彭世傑之廉州經歷
送金侍御巡按雲南便道省親
紅梅圖爲肇和題

送周工部冊封充府
毛太守輓詩
送胡惟岐奉使雲南便道毘陵省母
訥齋爲淦邑謝能順題
壽劉翁七十詩
王克承按江西道姚江省母
萱榮爲張經載題
泰和禱雨有感
和羅先生閔永升及第韻
程侍御載道奉使便省
集杜句送現升歸作僧官

送人之建寧衛經歷
送許時雍歸臨川
安判府六十及生子詩
二色一白一黑圖
送耕隱翁歸義興
次梅庭留別韻
壽黃顯父母同六十
栲亭壽詩
又壽孫僅父母
靜能太守
吳淑人七十

和克溫宜禁衛卒詩二首
晚耕為謝邦碩父作
雙桂堂為張天麟兄弟作
送姚冶中歸
送孫伯淑詩
榮壽為冶中母作
送易世威歸新喻傳冠卿之妻弟
送李希賢提學兩浙二首
挽錢太僕父
觀國趁庭為廷儀作
送留屯留歸任

送吳老歸宜興
傳體齋先生冠孫禮成次徐舜和韻一首
宜興堵安母慶壽圖詩
翡翠圖二首
脊令圖
脊令圖詩
王賓博父母齊壽
德政遺跡
三酸圖
題恠仙圖二首
送嘉興周使君

和鍊屛閣燈韻
和紅煞讀齋居韻
送吳朝信
榮使壽親圖為郭廷用作
鄉進士邊君子友屈君之內弟也不得願而歸重屈
及君詩以道意
送蒲圻陰陽訓術龔君歸任
送蒲圻馬文明之保寧蒼溪教諭
劉母七十封安人兩慶詩
送楊知舊歸閬中
劉橋圖為楊碧川先生題

亦歸圖
盛主事甄詩
長春軒爲清江劉先生題
郭節婦郭郎中之祖母也
翁姓元父子傳經同朝
壽鄉寫便省歸蜀
守庵王先生父八十
先少詹孫先生致仕歸宜興
致長沙爲清洲胡居士題
左長史之　壽國封立保盃
和胡大盤守嚴州留別韵

無題
送水南李十四
送孫敬之甥歸湘
送羅尚恭携子歸試
卷十八詞
感皇恩
謁金門
好事近
續集
卷一序
慶南京守備掌左軍都督府事魏國公六十壽序
壽貝母毛孺人七十序
送刑部尚書何公赴　召序
資軒詩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許公七十壽圖序
送冢宰王公歸餘姚序
贈監察御史聶君廷器考績序
送貢生歸石城詩序
歲寒圖詩序
望雲祝壽圖詩序
擬河南鄉試錄序
壽葛翁八十序

壽萱堂詩序
齊壽圖序
送貳守何君考績序
平冠錄序　送甸城尚侯三年考績序
卷二記
休寧縣察院記
康樂公新廟記
五山書院記
重建紫陽書院記
卷三跋
跋臨汾劉氏族譜後

跋謝以中鼓動天機卷同叅分韻賦惟盆池荷花詩
跋陸氏家藏東坡王昇駙公據卷
跋送
詔制進牽
卷四傳
老先生傳
稚素子傳
卷五書啓
代樊都尉定馬家宰親啓
代樊都尉納采啓
寄西涯先生書

卷六劄
與交人論舊事劄
卷七論
理氣本無先後
君子上達
卷八雜著
唐書大風拔木斷
唐書殺三千斷
擇孫
留力
題鍾馗四首

修輦志後語
卷九讚
石山先生讚為安成周舉人祖作
工部侍郎沈公像贊
清軒贊
鄒竹所贊為翰林孔目祖作
雪南坡贊
卷十誌銘
太學生李顒墓誌銘
芝軒居士墓誌銘
撫隱先生羅君墓誌銘

草亭逸人墓誌銘
封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呂君墓誌銘
徐信夫墓誌銘
故知縣王君墓誌銘
故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墓誌銘
故雲南按察副使[illegible]孺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潛川處士[illegible]孺人胡氏合葬墓誌銘
封都水主事程[illegible]墓誌銘
蘭雪居士墓誌銘
署指揮使王君淑人仲氏合葬墓誌銘
封太安人趙母葉氏墓誌銘

八十六翁任廷玉墓誌銘
内官監太監白公墓誌銘
封安人歐母余氏墓誌銘
封淑人廖母趙氏權厝誌銘
封南京禮部尚書樸菴先生柴公墓誌銘
明山草亭銘為王少司徒作
修庫志
卷十一墓表
浮梁黃處士墓表
姜孺人汪氏墓表
卷十二碑
内官監太監白公墓道碑
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墓道碑

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卷之一

[illegible]延平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illegible]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序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榮壽詩序

初鈞之東南隅望氣者以為有異氣焉鈞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之鄉也公以宣德丙午生生而有異質識者遂以其兆歸公公之為童也日卧几兒百十子地下識者又無不曰是異人也相與保抱之譽望之後二十有一年公果起賢科登進士入臺為御史遂為按察使為大理卿為副都御史進都御史為兵部侍郎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有五轉而至今太子太保歷事

睿

景

純三皇帝凡四朝而至于

今皇帝始大用為元老所至秦晉閩楚維逢蹤跡徧天下而控兵居中也為多

上之賜金賜幣賜楮幣賜少牢賜宮錦者前後輿纍而塔服之賜珠賜也所事所與事事與人所事者日之所接遝汨塵坌乎前亦莫可記憶而凡四海九州蠻夷絶域之人人莫不歎羨莫不恨其未見公也盖公在

仕凡四十有七年其遭遇如此亦榮矣孰不榮公年亦七十有二矣而形神日益體亦壽矣亦孰不壽公以為是不可望而及曰公異人也然不知世固有竊位而將全軀而壽者矣是何足以異公哉不觀河之源於火敦乎繞崑崙萬餘里合百川而出之其破山穴谷萬雷入地之勢其可畏也何物巨防而能保其終與穿齧激射之患哉及其遇砥柱也則泊然安瀹然沉醴而下為常流等耳非河之至此而頓能殺其勢也以砥柱障之也天之將昌人國也亦必有黃髮之老發乎其間眷眷緩姝而實嶷嶷鋒芒稜稜隅坦坦夷夷施施于于而卒然臨之屹乎高不可踰可以銷患於未萌而用戒不虞其亦砥柱者乎若公是也謂公曰異人也其不在茲乎是公所以為邦家之榮

國脉之壽而謂為公一身一家一鄉之異者其然耶其不然耶凡公之鄉更重公之久者類能言之而又歌之遂以為公壽且欲永於其傳于千萬祀使南城羅玘序之

壽乜母太孺人八十詩序

乜母高太孺人八十詩弘治十年十月五日癸酉成明日甲戌聯為大卷又明日乙亥壽期也用樂導入乜氏壽于母所及門其甥衣山立並升馬華而拱迎漸而肅入者以尚絜也於母為季子於予為丁未同年於

朝者之列為監察御史其未召入也令[illegible]有學識輔[illegible]閒[illegible]者無不知曰是母也教使為之是教吾友也吾是以有今茲之詩而以為壽哉曰尚絜以母為未嫁於生也則尚絜代人也代[illegible]人言焉然吾觀夫[illegible]生者無不公慶[illegible]而[illegible]京其肌膚柔和之既長而歡冀之力又棄也尚絜茲其公慶邪頑甚[illegible]而彝綴邪頑甚杜然則非其季生也邪[illegible]母也不獨

其教然也故夫赤也卑[illegible]可使擯於賓客然也不拙幾兄矣[illegible]乎寢而[illegible]公杜而[illegible]尺十[illegible]之[illegible]古[illegible]重於[illegible]而亦非人之之所能為也母與[illegible]宜有[illegible]孺人之封而天之厚之常在[illegible]於[illegible]又宜[illegible]茲[illegible]吾雖[illegible]吾不謂之壽也[illegible]為上[illegible]壽次之[illegible]山南[illegible]三母年高無[illegible]矣[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謂[illegible]公之母教于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入口[illegible]也到于今誦之[illegible]時文忠公之母[illegible]以四歲之童而至於為世宗師人曰慈母也到于今誦之是之謂名壽今母有盛之[illegible]又[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身壽[illegible]

乎詩凡八十篇意錯出而未會於一必有序也予括
而為之

雙壽詩圖詩序

雙壽圖方廣盈丈餘下繫以詩中坐服儒服者一人
配坐者一人嫗也服如之左侍者一人服亦如之右
侍者一人易服也被褐而婦者一人予不知其何也
就祀之坐服儒服者其顏皓然而容渥然於錦衣玆
佳者矣惟肖予於是益意求之庶之孟于千戶杰其
左侍而亦服儒服者敵仲于監察御史指也其易服
者敵千戶之子炳炳之子曌見也於孫為曾孫其被
褐而婦者敵前此十年予憶飲于其庭者所謂六十

矣今嘆其嘎也蚰蠶盤具在佐食者若酌而獻侍者若對
而趨室已十其遭也而又將飲如前與而見是圖於
今者又將之矣姻翁張君也予以是語張君張君曰然
予亦時而更有感焉矣在天順間你事最號知名于
時新取太祠之柄於人手而持之其再彌之餘電爍
而日光於億萬者乎寄焉者慕朗積人胃夕碎人首
就滴灘於坳蕘羌耳其在于今天定而還之庶也而
天何負矣如是哉或者天其亦將乎於乎此張湯之
所以宜有後而世儒咸為而疑于天至今讀讀也夫
天固欲褒揭者如虎狼怨懟之毒其類乎刑之所設
是所以懲之也而湯之所以紙則非日則湯實與天
爭逆而天之福湯非私湯也昔於湯也不私而顧
私於蔡哉由是觀之天顧世儒姑息苟且之見足以
盡之哉庶之榮名於湯遠甚殆食報而未究者而吾
於千戶御史游除閱其四世人可侯可將可相即嬰
兒亦英物也而亦騷騷何難張氏乎況張氏徒一安
世而不能因還固之寧吾意之傳湯矣世世有如安
世者詩盈引長之則史氏者固宜以世家序之何至
如是固以如是傳湯哉而世儒因習讀讀者亦可以
頓息矣是則予所望也然固因張氏之盛而推本湯
母之所得思為詩之意而致庶之成立金宣人亦有
助焉湘一配坐者是已他日傳湯之盛亦將推而及

之乎固吾作史者之家法也敢稱以告圖與詩稱壽
事識末事

送熊君考績還光化序

漢既過均至光化北岸始得平地陸出襄鄧皆康莊
縫彌睨牽革牛以臨中原然其南岸尚皆山也次水
之山且稠崙礌砢錯以壤地為穀城為竹溪為房縣
更入數驛則環連纏結巃嵸崒嵂陰森敲竅莫可名
紀西極川陝南接巫東盡荊江天下之大藪也故
中原阻饑民相望是流入采拾草木實以苟須臾性
性其常也然而至是邪下漢水茫洋未易以亂必息
肩焉夫以蚩蚩之氓什伍相聚排埋剽竊不誅而起

而叩朝人而莫見者稷稷而處泚泚而請其眞甘假焉算於路而為鬼乎於乎吾固為天下先事而憂光化也開性時其為縣者或一歲而罷或二三歲而罷皆民訐而譴黜之耳雖然吏墨而省罷之宜也而當天下者獨不可豫重其人乎萬一倉卒之際而且罷吏為乎吾不謂其訐為得也吾嘗過襄鄧境上得光化於馬首指顧中而益憂之不暇問其為縣者誰也於今十年來者皆傳縣有城城環以堤堤樹以柳有衆數萬斛川有新學有新廟祀有壇墠有舟[illegible]有伍伍有兵里有譙尸信然邪光化可以無憂矣而亦豈非中原之福乎聞其誰為之曰知縣熊君為之

也噫其能君自為之邪熊君用光化之民為之也然則前之為中原憂者光化也今之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也前之訐其長上而譴黜之者光化之民也今之聽其長上之用而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之民也於此可以觀熊君矣吾所謂重其人者蓋如此君來考績吾與鄧賈之果然君豐城人也豐城之在仕者壯其縣之有是人也於其交也為吾言以送之

館閣壽詩序

今言館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經局皆館也非[illegible]史館也今言閣東閣也凡館之官晨必會於[illegible]曰閣也非必謂內閣也然　內閣之官亦必由館閣入故人亦蒙[illegible]目之曰館閣云有大制作曰此館閣筆也有欲記其亭臺銘其器物者必之館閣有欲為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館閣有欲為其親壽者必之館閣由是之館閣之門者始恐其弗納焉業既納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積一二歲而弗得者有積十餘歲而弗得者有終焉而弗得者噫其豈故自珍哉為之士不敢輕而不勝其求之之衆也予恒恨乎是欲有求焉而不果也而予友黃舜臣之尊翁寬夫隱君以是歲年六十舜臣謀於予欲合館閣之詩壽之期在五月望前之一日於時為甚近而予邑居京師南水道五千里於地

為最遠以甚近之時合至難之求而應最遠之地予為舜臣恐矣未踰月也舜臣來喜曰吾舉得之矣而以示予予讀春坊自諭德而下舉無遺者驚焉又讀翰林自檢討而上以迄學士亦舉無遺者曰館閣之詩盡於此矣乃大驚異然不知其何以然也舜臣曰何驚也彼皆未得其道耳吾見其難也若吾入尊者之門僂不敢蹶闔有聲焉荊既入而斂容屏氣須其出焉出吾吐實也無張王焉他日見於館不敢私睨也過於道不敢私語也日造焉而閽人辭焉欣欣然而無怒心退而卧焉又思往也而無怠心吾是以易予曰誠如是也移之以養生而壽可得也而況於

平舜臣蹶然起曰吾知所以壽吾翁矣書於詩之後馳歸以獻

吳母李安人輓冊序

臨川吳母李安人福建轉運同知中立之母工部主事顯之之祖妣也顯之宦廬時安人歿顯之服緦期不得奔歸以其服視斂殯奠泣于邸又不得以其服喪于家又恒泣慘之能文者哀之或為之詩比入

朝

朝之館閣臺寺之寮暨其所與游或與之同為進士者見其容戚或問之顯之以告又皆誄而詩之入見尊秩大臣或其鄉先生仰告焉鄉先生又無不為之誄

且詩者由是冊日益增詩日益富顯之尚不以是逭其戚也他日出之以語予曰祿縲也祿之餘人也甚於縲之餘身也吾為祿餘有祖妣之生而不能一日養歿而又不能視其入土也吾誠人也邪吾弃與也噫向吾不為祿餘則固與吾鄰之子農且圃日甚其甘鮮以養生有大故衍以送死也今皆付吾鄰之子矣吾雖扨是冊將安追尤哉予曰得諸此而失諸彼者勢也子試觀之子之鄰衆矣其得來其先與得養生送死者孰多曰必得養且送者多也得誄與奠且送者孰傳曰必得誄者傳也得傳與不傳者孰榮曰必傳者榮也然則子之為祖妣所得者榮也彼求挾其所得而與子易則何如顯之超然自得曰不願也因嘿不言而書予言于冊之首

八十偕壽序

踰七十十年更十年為九十是曰八十八十古曰大耋也吾城金斗寧有翁弘治九年年八十四月十四日其日也越十有六月是為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其媼也亦然再越二月是為十一年二月吾始為序序成之日又必越二月始克鄙至其室而賀之盖夏五六月也吾於翁生也後且猶于郊少不得進造焉壯而奔走于四方未能志翁也今也縣諸余能畫翁乎然比其東西之隣過之或十室焉或百室焉或數百

室焉能如翁壽者盖鮮矣又兼媼焉雖擧吾城亦有也且吾四封未有也而况於其隣乎況有之彼無子焉旅於京而言於吾也吾烏知之彼無從子友於吾而為之請也吾又孰從而序之邪此吾邑之達官封其父若母與其父若母之偕老白首[illegible]

恩波汝然輝然吾猶及見之亦一鄉之盛哉而今之生封者誰邪雖然吾為今計之其在身也官不必達得其父母之偕壽斯可矣其在父母也封不必得得其子姪之皆在仕斯可矣其在吾鄉人也不必躋諸堂以為壽得見於文字而斯可矣然則序亦不可無作也冒為吾作乎吾友召芷教諭北從子也為之請也其

始英公掾史朝夕為吾言焉繼而姚江羅承以書至
又言焉吾欲見於文字間是以作也於丞為弟均
翁子皆在任而錢翁倪姓夏氏姬鄧姊也相谷翁六十
餘年令偕壽云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進士盧龍郭君出知上海縣縣人在
闕下者合而送之郊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予言之人皆
曰上海東海地也盧龍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風濤鹹
鹵其水土同潮汐颶風以時發作其氣候[illegible]蓋
其產同在畿輔比赤縣其所隸同然則使[illegible]之轄
其官之得行其志也又同以其生而習見者之同而

治其所臨者之同行見郭君政之成也予又將何言
君邪雖然君亦嘗謂其信同於君曰是而往三千之
程舟是焉也至之日撤從而四鄉焉雖然茫茫者猶
也無謂其艾蒿也煙之濛濛者墟聚之恢也無謂其
野之雉也闐其操然闐然者市[illegible]也無謂其逐職歷
而噭譟也帆之翩翩而織乎中流者鹽舟也亦解也
無謂其輕輸之播也入其市而歷錄然者文錦綺
之肆也無謂其故供張而迎令也坐其堂而訴牒徑
偬者齊民之訴也無謂其執椎埋而剽攻也是蓋不
俟終日而已較然矣其果同乎哉長而六百一十里
再僕而吏以[illegible]日告則三十餘鶴石也君思之[illegible]

其亦有是乎君思盧龍之所無則知
上之所以用君者非以其同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君君顧
以其同而治上海哉予始欲不言茲亦不得不言也
請君擇焉

送太守舒君之任建昌序

建昌府撫信鄧汀贛之中也滅贛之曠綏撫之饒遠
信之衢鄰汀之僻弘邵北閩楚之喉為此諸府之中
琲為樂安南城附郭縣也近撫信次水而多商新城
南豐負郡廣昌逼贛與汀山岫域之推力畊之民故
天下當無事三縣之民不出封疆而食其土之入以
傲乎南城遂逐乎外者及其有事廣昌先受贛汀之

冠南豐新城次之而其鋒亦無至於南城之烈然籍
鄉兵為之戍行間居其受毒猶[illegible]也獨汀漳[illegible]寧
插境而入南城以遠而溫濱之其毒民以札差減于
三縣三縣廣昌特甚又其疏奪以角負氣而囂于訟
登聞為常事君有以鼓舞夫二縣者以故戶口日益
耗而二縣亦隨而受其敝南城自古迄茲幸無之然
其湮井百夷竄千餘徙廟學廢涉圖籍隆實淫繁為
王宮由是燕語載路相褐蹴蹈于書稅衣御貸于莫勝
箙剽攻于夜今有之他縣不與焉然而增賦重役不
出十年亦當與南城俱告困矣然則惡在其為饒且
僻也哉而亦何異於曠與衝也乎雖人董南也固得

備也而亦何必疵與癘之毒也乎如是而猶冐爲曰是樂區也其果樂乎嗚呼維今而爲之吏者亦難矣况於守乎哉當是之時而縣以爲守者當之其患亦未易涯也然則諸府之急縣守也有倍甚於縣之急者乎由是觀之雖以詔君之賢

天子固不得而靳而君亦不得而辭也或曰邦輿區之名天亦未必遂奪之也邪是在吾之私以爲慶而且刑曹諸僚又喜夫君之利器遇盤錯而將試也試始吾邦以吾邦人當從使序也故序之

送知縣平君之任寧都序

贛十縣縣無兵戍故無城隍寧都無兵戍獨有城隍

水多飛流奔湍行崖峽間人堰導之皆旋繞以田故多磽确少良田寧都獨平川漫流其兩涯則涯多良田無縣無倉廩之廒或納穀長吏爲恒獨是寧都民兵如虎以其善手也莫之敢近其鮮荒曰古矣而寧都臺者侍從之臣踵繼而起不見其爲稍屬也然而積數十年卒不以治聞或曰其俗雖於鬨多仇獄或曰其胥性於訐持吏短長以獄而或曰其徵民飲根至胥爲思讒張爲幻其俗也或曰亦其官之不職也而其師儒則曰自吾教是縣業成而登于

朝者幾人矣典史則曰吾無盜水與獄則曰吾無逋租知縣亦曰吾寅而衙酉而休吾事上官無敢喘息吾無立異惟吾下之爲或問之曰其當然邪曰非也吾非進士也無若制吾肘之多也至閱其官之籍自

令甲出進士爲縣幾年矣寧都迄今果無之吁其可也已進士其亦爲縣若是邪

令甲之行也其亦審慮之而要其後之有成無弊邪或造化者姑以寧都試其必固將領越吏部之爲而亦有在邪審然也夫物烏有久而不復者乎關乎訏乎幻且詛乎亦將當吾平君乎平君亦可讓曰吾非進士乎司諫胡君刑曹董君恒惜其縣之可治而不治爲其縣人憂也今也抑又何憂乎而予比縣人也固不能不爲二君頌平君矣於其行也序以發之

送知縣張君之任德興序

饒之饒也以彭蠡番易之漁浮梁之陶餘干之沃故曰饒也若夫德興則東偏之縣也去彭蠡邑二百里矣與其境隔絶故無與番易之漁土不及其精膩故無與浮梁之陶地勢隆而上仰不受其潤故無與餘干之沃然則謂非饒之隸縣可也雖然無與其漁民不見異物爲無飄飄起蕩心其性愿無與其陶則民無外交而不淆於五方之習其俗醇無與其沃則民不庳望乎歲而惟其力之勤其業專凡此亦有饒之道焉雖隸饒亦可也而或爲之吏者拔其愿需使囂之鄙其醇汩使漓之散其專撓使分之則饒之諸縣皆

可謂饒之名也而況於德興乎天順成化間有吳
尹矣又有鄧尹矣是時饒之六縣考功上計以德興
為最自是歲洊為殿至今也然則縣非能徙流在吏
耳問之是二尹皆進士也其殿則非也嗚呼吏凡以
進士其庶乎而況尹其長吏乎二尹之去德興雖經而
尹者不知其幾也而進士至是始得張君為其畢二
尹之去於今三十年矣何其久也夫物之窮久則必
發積而思變變之來也必乘其會三十年乃一世矣
文者此其會乎而德興自是可以無媿於饒之六縣
吾友如二尹時乎抑或過乎人之望治也[illegible]若
之於斯也二尹其始飲且食之時也不必其[illegible]也

而亦甘之也今則必甚哭也而後甘之也君其亦留
於此而已矣此京尹張君意也太僕張君意也禮部
程君意也諸君縣人也要予言君之別予舍是亦何
言哉

送虞部郎中王君天申歸永豐詩序

虞部郎中王君以病請于
上歸侍于叔子侍于曰予侍父昇有脹升有破藥有常嘗
膳有常視溫凊無宦永豐其可歸也人曰予過矣君
未甚病也君前以行人司副使
淮又使
蜀便歸拜其二親使節不可稽于家而驅迫上道今雖
位郎署而私心鬱鬱張若窒咽若吐步若趨思若忘
怔忡上下闔室以病診君亦曰吾病也吾見吾親解
矣噫君寔負病夫哉予曰然哉君之獨病也予嘗閱
東西
聞之稽矣其也咳其也瘧其也頭之痺其也目之眩其
也齒之疼其也疾之衝常十二三矣然而騎于道以
納刺飲于室以娛賓坐于署以叱咤以鞭笞嬉于郊
之亭池館墅以竟日纍纍也此無病也自以為病者
也若黃馘而俯行躬乃磬折跛曳而趨闕病于蹠坦
喘呷以趨班賓酬飲副此真病也自以為未病者也
自以為病者安知及其既病也不曰以為未病乎自

以為未病者安知方其未病也不曰以為病乎以是
二者日循環於胸中則於其身日且不暇又暇思其
親而病乎哉予故高君之獨病也人又曰君雖以病
行而又媿貽戚於其親誘曰以二子歸而學於學且
冠且婚以為親歡不欲以病為名歸也予於是益高
君夫江遠違其親而思情也而未必病病矣藥之乎
則已矣而未必瘳以
朝請而歸矣而未必不曰吾病歸也則其親有不戚戚者
乎而親且病矣然則思其親而以病歸者其難乎哉
而能以病歸者予見君也而其人亦可知矣予是以
益高君也衆皆翕然許予言曰諸贈言意率類是徐

錄以為序

虛山卷序

虛山卷安城劉氏虛山翁卷也卷有說有記有銘有詩大約象翁於是山也翁之子工部主事君遇予于清源以卷請曰為吾翁序之予未嘗覩翁登虛山之顛顧瞻是山求其何以虛名也凡天地間之有形足以有容而無所容於其中者謂之虛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亦謂之虛莊子之虛室虛舟虛牝是以有容而無所容於其中之虛是也左氏之虛器是有其名而無其實之虛是也若夫山者土石之積物之有形而至鉅者也况夫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其

何虛之有哉然予嘗見夫山之出雲氣雨下土澤萬物釀豐年使吾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吾民之足衣足食而甚是太平誰實為之山是也而山方且塊然寂然若不與焉則夫天下之至虛莫山若也翁今居是山泯然與世而相違讓美于其後足以利澤乎天下而晦其迹焉是知象山之德實而為虛嗟虛之虛者也噫可謂善處虛矣其以是為名焉得無惜哉前之作者既已矣後之繼作者尚躡乎意以足之庶幾可語於虛山

華贈卷後序

是卷也美沈君僱夫江西持憲之得體也何椒丘倡詩張東白序之李白洲大書之三公江西之人傑也天下信之由是和者日衆而是卷遂聞于時予丙辰秋始得是卷于京邸已而索者踵至予亦欲同以充廣之鄙之二稔而已亡其處矣戊午予歸留僕遍訪之己未春始克持歸于緣是知人之重之抑不知人之重君何如也然意君之自守如是雖微是卷其豈終寂寂乎特江西之屬邑其土無深山邃谷人跡所不至之境乎抑保其無強梗弗率與

王慶為敵者乎萬一得是卷而觀之庶幾知有是持憲之臣又知有是卿之長老為之禄臼于天下後世或贊然驚惕然恩而頓革為良民則是卷亦非小補也

予故喜而繼序之留其副而以歸諸沈氏

費子文送弟子全南歸詩序

子全行乎舟至維揚由瓜步下吳會泝錢塘派桐江以出三衢而越懷玉乎將泝泯江入彭蠡上上饒之江乎使還乎程黔乎至將何時乎事有適然幾有偶變吾不能知非徒吾不能知雖子全亦不能必知之

望庭闈而指數乎甚而肆且與乎談

輦下之遠覩乎致嫂兄弟念父乎母乎諸父乎諸母乎以及娣乎姒乎隣里嫗之釆勞苦迎而笑與之唯諾乎解包而出其粉黛乎或佩悅乎蘐蘭乎此其人事之恒雖吾皆能知之而况子全乎然昔之人採禹穴

至于觀舞劍器之微皆觸類推物而長者
今京師者爲究而已乎操舟航之楫輕變樂而他工一劍
器之精妙而已乎而其所長其可量乎而況子充之
急其成吾嘗私睨之若大冶之笵巨鍾然其憂之甚
勤而愛之甚至今方脫于笵而登于業簴之上其有
不鳴者乎鳴而有不總衆樂而出之者乎不然子充
治工也詩以送之何爲乎而諸和者與吾之序之不
幾爲無稽之言乎

送都閫文君之江西任序

江西都指揮使司統衛四所十有一衛以南昌名者
二治會府南昌地也以贛名治贛以袁名治袁所之

以地名者亦治其地凡其所在大抵皆要害也贛既
南安背負大庾而信豐會昌大牙入于南粤之奧區
袁吉則湖湘之腋洞蠻寶口張嗌于安福之錄永新
則先嘗其鄰病鉛山驪閩之北門也撫建既其西瀕
與贛犄角之吳越以饒信爲唇齒而江淮湖漢舟師
必爭之地者南昌也由是推之古者有作額爲民防
百數十年良亦有賴非徒設也今則異於是矣春耕
閫與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贛建巢然而虎巨寇也嘔
瑞頻年白晝飛刃于熊門且曰吾某也吾某也而守
臣懷印諭垣爲得策揚聲攏撫按壘近郊遊群之四
出也迎犒者寧忘于道賓者屢燎而昔之所謂爲民防

者果安在哉將時與古初異邪而尚爾設何也抑主
帥者尸其位而掣肘于其間也邪胡不易置之而務
得其人乎
國是既定於是不愛尊頊之臣脩從緝綫未數月乞又
以文君大章爲其都指揮同知往踐其位所謂主帥
者是已洪人也以武科擧聲譽琅然嘗以京營贊畫
協副綜州左參將守桂狼入主京營而獨當一面所
衛乃其任也亦與論也顧抑而就是豈吾
吾與吾相不知君哉時有緩急事有經權出宿將以壯
民吟救時也寇殄民寧克回古初則君之促裝時矣
錦衣魯侯景章與予均江西人壯君之行而冀其還

歸也別之以言且以爲期云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序

萱壽榮慶圖詩序

萱壽榮慶有圖焉其下方有詩百篇篇有名焉或翰苑之英也或臺省之彦也或中秘之嶄然者也有獻之日月焉月之二十五日庚申也有所獻之廬焉關東之蔡氏也獻于七十之壽母焉河南左參議元鼎刑部員外郎元敬之母署太淑人也太淑人結髮歸先山西右方伯公起家登進士歷中外備嘗艱難

齊于大僚元鼎元敬繼踵先武方將聯翩奮飛莫知其止人曰二妙也誰則爲之則其爲婦也固婦也有遺道邪爲母也固母也有遺儀邪所婦道行於夫而母儀式于子蓋亦閨門内則之脩女德之常雖懿而弗彰雖盛而弗揚也然或夫與子也遇其時也上以成其正君之功下以宣其裕民之澤則典禮所加婦以夫榮母以子貴三代以來未之或隳也是制也聖人之制之也夫聖人者豈過爲其情而矯以歸於孚哉原本推功不使有遺焉耳則夫天之原本推功固亦當於聖人者不異也今太淑人得於制者始於孺人繼於宜人恭人而淑人夫人蓋馴致而已矣其於所謂天者壽考康寧又奚賴於人之頌且禱乎孰圖詩既具衆請予其上故論其理書之

送劉君知豐城縣序

弘治壬子冬十一月進士麻城劉君士約以選授知豐城縣于時在朝僚侍御卿儀李司諫克昭縣人也屬予文以爲贈予史氏也惡乎辭昔晉張華博物善推步見斗牛之間有劍氣當在豫章之墟於是以雷煥爲豐城令煥掘獄得寶劍後遂名其縣名其江曰劍去至今婦語雖故實者謂舍劍也夫劍利器也質于鐵成于鍛錯于砥堅于淬也而用以臨紛結解焉宜於武事居多而賢者佩之亦以自勇處大事決

大疑以取況焉故曰賢者國家之利器也而一縣雖小其理同非利器臨之可乎而君起家世官剛直之質有養也而又問學以鍛鍊之磨淬十年之久至以三傳魁南宮發然穎脫澤乎芒刃新發於硎向試矣此於劍器不亦勇且利乎又況際今

天子剛健神武萬幾獨斷厲政新新日新凡輭緩不任繁要之吏一切斥去而守令率用廉介清強之士爲之而君得爲茲縣是以劍器用劍縣也而可以爲偶然乎夫子笑子游爲武城宰曰割雞焉用牛刀盛其善用刀也君今其亦善用劍哉君至之日觀於理而討於己曰夫昔之掘不掘與劍之其有其無不可知而

今有其名不可誣也則藏其鋒斂其鍔蹕駟而四顧焉使人雖易視之不卹也蓋吾劍猶在也有訣之之道焉若直以其搖而去曰劍不在是也而惟吾劍之為揮霍上下以快其無前之勇而炫乎一時之觀曰彼惡敢當我哉則將無是劍矣夫子於予將門人也故以戲教予於君非有素也故正言焉君慎勉之哉

霞壽重封詩序

戶部郎中古田羅志仁為主事時獲封其父為主事母為安人及進員外郎又進員外郎宜人之封而宜人方樂志仁之迎也就養于是歲壬戌之秋封君年六十矣而茲癸亥之夏宜人亦如之一時感羨咸奉

羅氏諸善志仁者發衆而謀之或曰物之偶而無差池曰變而事之一再遇曰重壽而若斯可不謂之變乎請名之曰霞壽封而若斯可不謂之重乎請名之曰重封衆皆曰然或又曰專於壽而遺諸封是謂忽于

恩下示重於封而遺諸壽是謂昧于福亦不可請合而名之曰霞壽重封可乎衆又皆曰然由是霞壽重封之詩纍溥而川至好事者至語之曰詩林又以其富且麗也或曰詩府蓋多之也謝邦用謂予曰子志仁宗人也如是而已丑辛直竊因有所寄意焉

今天下之平久矣家無後期之租則邑無叫囂之吏其民安其民安故夭札少而壽考多署有法守之吏則

朝有通援之公其賞信其賞信故誅罰少而

恩與多以是二緣日推移而默運于寰區之間器大而其享者自將兼得之而亦莫知其端若志仁無怪也而諸君子又當休暇之期方將序其鳴國家之盛之餘者便旋焉以有擇則茲固其祇慨乎遊刃為林為府之地哉予觀之志仁者古田積古勳爵之氣蒸鬱塌坼而首出者也其所以拔起其蒙昧而登聞于世俾後生炳炳不朽者果轄是乎抑末矣然或是詩也自足以不朽也則更千百世知有所謂林與府者亦其歷德大業之餘美志仁為其親亦豈所不欲哉因以是語邦用邦用頷之請書以引諸詩之首

敬齋珍苑序

敬齋珍苑敬齋之所珍者在焉然非必曰敬齋之所珍者在焉而已也凡為敬齋珍之者皆在焉其菁當也故曰死也死也者蕃育之入說皇本之所古者天子諸侯與庶民共為考也而珍之海物也其產也遠或至于窮髮不毛人跡所不至之地蠻貊魑魅之域之區而其近也非千仞之崖則不測之淵耳故其取之也非有有死之心以主於必往之先非有無生之氣以決於臨事之際即往往且不利如是者又必其朋其群窮歲月焉而一人一日之力固無足議為也然

猶有徙死焉者不得也有幸而生還焉者不得也是
其為賈也或十萬不啻必百萬或百萬不啻必千萬
而遞相高也何恠乎故雖以天子諸侯之尊且富亦
不得以鳥獸草木然以死蓄之況其下者乎然亦何
急於天下國家乎是以君子不謂珍也惟夫去人不
遠而取之甚易三尺之童得服習之至體其全雖為
聖人其無難而究其用雖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國家
不外乎是則天下之珍盡在此而不在彼彼固無所
挾而與以爭雄也況夫放之彌縱六合而無間夫何
苑之足多乎而敬齋玆所謂苑蓋自其一人一家所
有言之非通論也敬齋泉人姓傅氏字特膺尚書户

部郎中好學而文生平所著甚富有志于世而竟以
未顯死是編也集制策一
勑命三序說記十一贈詩六十其子刑部主事後又附以
祭文行狀銘表輓詩百餘篇凡百七十篇彙成之冠
以今名所以志其必充至于苑而後已間未求其說
於予予觀世之士孰不知此之所謂珍者重於彼之
所謂珍者哉而或以之階進取媒利與祿至朝得而
暮已忘之如傳舍然顧於彼之所謂珍者乃真相與
為膠漆而不可解然而卒以禍焉者相籍也於乎使
其觀於是編庶乎其亦少沮矣乎則是編也其亦有
裨於世也乎

送符君知溧陽序

予自丙午歲游體齋先生門因得以交喻之晉督而
又縻於鄉者亦因以知其名若符君觀張君文最著
者也是歲張君果以春秋薦來己酉符君又來明年
試禮闈以禮經為第五人對大廷第進士予承會於
先生之庭未嘗不試其昔之否而今之亨也退私念
曰是將為諫為臺不亦不失為部寺未幾予以憂去
比免喪北來先生以得請南歸今年春予同考禮闈
揭名得張君喜其與符君無負素知於數年之前而
先生亦以五月還朝符君張君亦來會座側張君謂
予曰知符君之為溧陽乎予愕不知所謂先生之弟

中舍君曰符君試政工曹奉使
遼瀋清勤之譽播于政府故凡　遼瀋
制當再委者不及其歸兩以　制書沓委之君遂留二考
而銓司例以進士名在丙中甲丙皆外補之雖公
出縣以其為規程不限年亦用甲丙例外補之予聞
而嘆曰噫是何恠哉天下之事不可得而知也夫符
君之縻於鄉也先生知之鄉之人知之雖予之踈且
遠亦知之然遂謂君與卞三郡之士角而必於一薦
則妄也而況於魁禮闈乎況於第進士乎雖君亦自
未敢以為必然也既而薦于鄉魁禮闈第進士而又
歷年之久練達之精清勤之著人以其為非臺諫部

寺之選亦妄也而況敢必其外補乎鉄君之退揶其
思亦不至是也況先生與鄉人素所厚望者乎天下
之事果可得而盡知也耶今君之為溧陽也其謂如
始薦於鄉至為進士之時乎亦多見其如薦於鄉之
時也昔薦於鄉積而至於進士之遠不知今之薦於
縣後當何如也卓杏循環行當見之張君起揖曰子
之言豈惟符君天下皆然請於先生先生命書為送
符君序

送叅議吳君之任湖廣序

吏科左給事中金谿吳君懋貞擢湖廣布政司左叅
議將行鄉之仕于朝者例於道有祖懋貞尤鄉之望

也又屬于序之以為後徵噫予固非卜師星史者而
能豫處其後乎[illegible]殷卜師者曰懋貞他日其入
為司寇乎星[illegible]而曰懋貞他日其至于冢宰
乎其然乎抑[illegible]於所以待懋貞也懋貞有志
于古者也書曰天討有罪司寇職也懋貞嘗為刑科
也固嘗言之果能使罪者必入而冤者必出乎又曰
天命有德冢宰職也懋貞嘗為吏科也固嘗言之果
能使明者必陟而幽者必黜乎未能也人或從而尤
之必將復之曰吾誠不了天下之大孰罪而孰冤也
而況吾非職與司寇共出入者也吾誠不了天下之
大孰明而孰幽也而況吾非職與冢宰共黜陟者也
吾職在言之而已耳其可也今則異於是矣湖有
六道懋貞必處其一焉於可亦曰天下之大乎民之
罪者冤者與冤罪之易位者士之明者幽者與幽明
之易位者不知之是謂不明知之而坐觀人之出入
之黜陟之其所以出入黜陟者固同列之官也而亦
豈司寇冢宰乎亦曰吾不敢與之爭也或曰是非吾
職也吾職在戶口稽之而已矣吾職在錢穀督之而
已矣曰吾事畢矣則信乎前日之言言其職而已矣
如是而即知卜師星史者之言然耶他日亦必自出
入之自黜陟之人言不閒也則非所謂天命天討也
豈志於古者之所以為司寇冢宰乎哉懋貞必不爾

為也予故豫為鄉人道之且以堅懋貞焉

恩封榮慶序

餘姚怡庵毛居士弘治九年三月朔旦蒙
恩封霸州知州封之
命下自
闕下霸於闕為近其子今刑部郎中世誠在京得之不
敢宿于邸謹授使者歸餘姚至之日居士拜命焉郎
知州也然以予度之餘姚時號多軒冕亦有封知州
者乎吏二年郎中召入部為員外郎一時環觀上下
亦有以知州封其父者乎夫知州外官也於
制必九載乃封以進士補者或三歲而名或四五歲而

名而踰是者或終不名名者不及封不名者不獲封
而獲九載封者則非進士也然則非知州父之難於
封也為進士父之難於封知州也予嘗過高郵郎中
時為其州與予同年也来視予覺其聲呷然而容藹
然于甚訝且感然不敢以究而時往来于懷耳及獲
来會則其去高郵也久矣方来自霸之日也覺其瑯
然益然視舊昔過焉因思高郵之會其亦勞于州之
政而已矣然則非進士父之難於封知州也將州之
政雖才進士知郎中者亦難乎其九載也然亦惟郎
中身親之故其在霸州也即以書来曰為吾父修大
之子不果為者三年且告歸歸且四年及来敘又一

年矣而郎中遂有封贈云
命會東南孔道也使事告成軺車在岐歸止之分孚惠
之差耳其無介然於懷邪君於僧也因追綴其意而
補之使郵歸以獻距其時至是凡八年又以見非獨
進士父之難於封知州也雖為之言者亦難於言也

送江編修得告歸省序 庶吉士月課

人皆有親也士大夫重於去其親義也而得省者什
一工商輕於去其親利也而得省者什九是豈義之
禍於人哉勢有所局也勢絀於此情伸於彼可也夫
人之生少壯則必其身之富且貴也及其不遂而衰
莫矣然後惟其子之望業乎儒望其達於朝業乎商
望其嬴乎賈業乎農望其穫乎時其心一也而儒為
甚其有舉乎鄉而有獲焉則高其門閭矣又角於春
官敭於
大廷而有獲焉則旭益至矣又進而縻好爵焉不數歲
而
封章錫矣名稱易矣千金之富三牲之養何以易此哉
當是之時望其厭資之心炎炎然也何暇為會聘計
區區之省覲豈吾親之情哉如孟子所謂志養者亦
有之矣士大夫之省其親者什一亦其自然也而或
者以工商律之何哉今年八月太史錢塘江先生法
當得省以狀聞詔可之而 日別其僚將就道故余

用是以發士大夫所以難言之隱以解眾之惑且以
誦先生之勇然先生亦人中之什一者也

詔使禱雨有感詩序

成化丁未大旱計其地則自
京畿以達於幽并雍豫青齊之境於地為至廣計其時
自孟春二月至於夏四月於時為最久禾不得以播
麥不待以穫乃至
皇上焦勞徹樂損膳出御
便殿齊小大群臣震恐兢業罔敢戲豫敬天之渝然
也
上又思惟山川鬼神遠罔聞知乃

詔廷臣奔幣祝分走群望而少宰劉公當北嶽既齋宿乘
闕群使既出乃戊午亥雲翳空伏雷殷殷雨乃降尚
未洽也己未又雨庚申始大雨霑足
上乃弛齋羣臣始復常視事而群臣各以遠近為先後交
命 闕下劉公予鄉人也往私覲之公為余道曰始
陛辭出張掖門外黃埃濛濛千里不見蒼翠色牛羊龁
枯槁老者泣婦人啼有荷擔而立者何暇問穡植事
也既而禱還下及數里仆者起槁者茁折者條青葱
之色擴皆交眡耕夫餉婦而謳歌之聲蓋已洋洋乎
盈耳矣嗚呼休哉予因起贊曰公獨不見景鍾乎其
有學甚大也擊之而無杵與操其杵而不擊者均之

不能發其聲而語人曰鍾之無聲豈不過哉今夫天
地之氣升而為雲降而為雨其固然也至其鬱而不
升且窂也甚於鍾之蘊其聲而人之精誠一有感觸
而遂至於升且降也甚於杵之擊況於至仁之主與
夫精誠之使其操杵而擊當何如哉公曰然同時覲
公者皆有詩因使予書前言以為序

玉堂齋宿聽琴序

成化丁未孟秋
上將禋享
太廟翰林於職為最親於地為最密故先事之日
內閣元老畢肅擯僚入院齋祓應時而院隸異灑掃除
闢扉布榻設足屏息以須事事於是負者挈者舁者
擔者皆然而至摺提髹髤充牣於西廂之下筆床於
床茶竈于竈或琅然高吟或默然危坐或盍簪而談
或隱几而寐雖動靜不同而凝神滌慮積其誠一也
俄而莫炊斂烟鳴鐘路夕群動畢歛萬籟俱寂衆起
而散各投所供余亦入室就枕而休焉忽有聲作於
鄰壁之間琮琮琤琤泠泠汀汀乍斷乍續乍細乍大
若亂水赴壑而濺然齊奔若輕飈入竹而颯然發鼻
織女裂帛於休機宮官鳴玉於衆躅而皆不足喻也
余謂童子曰此何聲也女知之乎曰隣窓丈人有物
一事縱廷三尺而徑咫餘上有列星而腹窪然絡以

素縆跨以霞趾黝然其黑硿然其形以瓜剖之壑其
有聲不知其他也余曰噫此琴也女何見焉曰從其
隙而覷之耳余乃攝衣而起排其戶而啓之强請丈
人得而皷焉始則呦呦而沸裊裊而延舞幽谷之柔
風碎高枝之零露怨而不怒傷而不激丈人曰若亦
知此也耶余曰此猗蘭操也方今
主上渴於登賢類獲大聖不知其何如尊榮也請置此而
更其操於是切切凄凄若訴若泣羈鳥噪而思林縲
係哀而靡脫憂深患迫誰控誰告丈人曰若亦知此
也耶余曰此拘幽操也湯網解而疾類咸享周圜空
而萬姓大悅矣今

至治之世而吾未聞聖人窮也吾願予更之良久紐軫促絃易商爲宫未成曲調先覺雍容渢渢乎優柔而不迫洋洋乎浩蕩而無垠耳旣洒然心隨以淸神思恍惚如遊舜庭余曰至矣哉盡之矣昔有虞氏奏此而景星出慶雲見天下之民含哺鼓腹而不知帝力之何有也丈人意或者其在斯乎曰然遂乃抽而橐之使童子出戶而視焉漏已午而宮門闢矣遂起斂恭趨而將事闕猗那淸廟之九奏而猶琴音之在耳也退而次其語爲聽琴序

送福建按察副使余君之任序

凡御史居臺中閱章奏例不擬請外遣故坐是無所假緣自便至有曠數歲而違其省侍者是謂休其勞而體其私或病孝子焉至其按推非貳於太僕則丞於大理或議於通政皆內僚鮮有外補而差以練藝者是謂崇其名而損其實或病志士焉吾友余誠之居於是三年母太孺人居遂益阻以劍門之險弗獲迎以養體而殆病者數矣方擬請辭歸今年夏四月忽有福建按察副使之命人皆駭然曰異哉誠之大喜曰是天假手當軸者之私我也是當軸者之愛我也人曰子弗能貳邪丞邪議邪而顧曰愛孰愛乎曰夫惟無軋于人也則倣生

以遇忤則折無拂于行也則惰生以應紛則冗無適于民也則賠生以照物則昧而求以令終也得乎吾玆幸有軋也以鎮倣有拂也以起惰有適也以滌瞀代吾之病益吾之長所得多矣而他何足計乎故曰愛我也人又曰凡有以與人也過其分曰私而子之受玆與也實不及焉而亦曰私可乎曰吾前之别吾母也中士之拜吾母也玆歸之拜吾母也中大夫之拜吾母也吾不意玆之得拜吾母也吾母不意中大夫之拜也不然以遲遲焉而需內次焉吾安能忍不請以歸邪則中士之拜吾母猶昨也故曰天之假手以私我也君子於是知誠之於練歷也厚其取也薄曰志士也於省侍也重其進也輕曰孝子也同年又喜夫吾榜有志士也又有孝子也而又合於誠之之一身吾榜可賀也使予書之因以爲誠之之行贈

貞堅餘蔭詩序

歙節婦吳之汪其孫戌丙子序其貞堅餘蔭詩百餘篇凡詩之言言節也其節也先皇帝嘗旌表之然而未有令名也貺名之曾孫敦程學士名之以士節八也高其節以厲俗故名之繼而姑蘇沈石田圖之且大書焉石田方有聲於南服凡山川之勝風木蟲魚草木之華實變怪譎詭之觀莫不畢致之毫端以神其胸中之所以爲無窮之託而况夫

□教之所繫者且比郡也其亦烏得無情哉由是質學餘藻之名遂流聞于吳越間往往入于吟壇詩社而為咀嚼之品假成也於此而豫有矜心焉必將曰吳越方今擅天下是亦足矣由固無所影響乎茲也或不足于今之世而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則必將求如古之立言者而後可傳也噫亦孝矣然今舉天下倅與其人也況於茲乎如徒圖充止于吳越之人則茲固其地也而莫傳或庶幾也成來宜也且今天下之言勤生與日叅相競然以曰欽之人而視指幾營無益至惜靳君猶生然亦必曰欽之人則成之至然行半萬里也於時日為甚曠無乃病其勤執着乎

達人之門也指費良不嘗無乃辭其生而成以為□者其亦超然出乎其俗者哉不然皆蘉名之右回□且書之吳越之名流詩之後且閱之
國史錄之彼且欲刊之曰是皆病且藝我者吾人安得而和之況得廁名其間哉而何及於傳否乎成亦可勸俗也不獨汪也汪夫仕榮死時終二十四奉孀姑撫乳下孫即成父也年八十餘而家日盛後之觀史者自當見之此不書

別吳獻臣詩序

吳獻臣將敬之皆西廣人與吾並遊於宗伯丘先生之門於今為同年吾三人者于年幾倍之而貌且校二君不以是疏於末第時其豈有見矣乎二君德加才辭要不類若是之年者吾之望之若敵國然不敢迎以試也即之若同生不忍舍而斬謹也吾方倚二君以為重而獻臣出知廣之順德獨先去矣噫吾有慍乎無也雖然慍吾之私耳用以仇獻臣不亦酷乎館友蘇伯誠順德人也其往為飲餞主實宜城東月河寺南棟者茲發軔其為飲餞所又宜歐陽時舉滔素酧詩素放其道送行意又宜而吾與敬之經營於樽俎間獻臣惟知也而諸君詩與亦從而迸出縮者苦艴者舒情境可狀也予時不能詩識是之矣方欲以文支離之則正之敬之已為之丘先生冷然在可

與衆亦獻臣曰苟可以裨吾行者隱之思之攻可也而老於廿故有鍊而不衰者執意於詩篇於是讀諸時舉語之風土亦可也欲搢於書不若經於目經於目不若土其鄉於是蘇伯誠在是之二人嘗既不吾拒吾之慰也為得計揚揚然不能藏其喜矣或曰無可矜也詩可矜乎寵上上或又曰人之退獻臣也以一人予之選獻臣也以衆人貴上上並進乎太白者二焉或又曰政不在嘵嘵亦不在嗷嗷嘵嘵者嚮嗷嗷者污納新衆也明公之母也或可以佐政卷哉書于端蓋不得已也予豈敢哉

送高司訓之任靈山序

今天下之士於藝場之習惟閩中爲專也非朝夕是
師友之所源流必其里閭之所鼓舞也故其民之材
質可以自見者恥爲其他而必趨于是以爲質又而
成俗其幸遇焉而取高第爲達官者亦易之不以爲
詫僅而常員冗職洎一命之榮者亦無所榮等甚
於其閒而或窮以齟齬者固咨嗟悼惜之乎不至於
訾而笑且排焉一藩之郡八三年大比
制數九十名閩與甫皆其什之八餘六郡取足而已至
於上春官策進士亦視以爲差其導而成俗有以哉
高君惟崇閩人也今年自南大學來試吏部選吏部
偶銓注之乃往訓導靈山靈山廣之僻縣也訓導官

雖清然於地爲極散居僻縣在散地閩人視之固亦
窮以齟齬者耳其仕于
朝者苟知惟崇孰能不惜之豈不以惟崇爲閩士教十
年其業非不專也其爲士也尊府僉事君擧選於鄉
子中而命之其材質非不可以自見也自僉事君而
上三世皆進士爲僉事中爲別駕爲丞爲教諭爲訓
導又幾人其源流非不深且長也以可以自見之才
承深長之澤而又鼓舞於專習之俗蹈夫常利之蹊
惟不至達官則亦已矣占一第而常冗之員固可坐
而得也曾謂於其九十名者亦不可得僥舉以濟於
老僅拜一散慢之官而又于窮僻之鄉同地也同業

也又得無介然於懷邪吾友鄭叔昭爲予言其事予
閩父老言崇參中僉事君來督學其教到今可誦也
而靈山得其子教之惟崇固爲失矣靈山獨非得乎
取諸此而加諸彼又造物之妙不可得而知之者也
叔昭喜爲予言以慰其行

送侍講學士劉君歸東川省慶序

城之東南隅有溪焉其源出于西山之麓注于
大內太液之池釃爲支流而逕于此涯多種多柏錯以
槐榆松楸檜與之接錦衣袁氏宅焉右以假山洞其
中而亭其上爲都城水木嘉處侍講學士東川劉君
仁仲得

請歸其鄉閏月十日予與倪舜薰八人餞之于袁氏
澤勝而得是焉初亦澹然耳無他謂也既而酒行甚
歡是我賓主其際或循溪群行或席涯雜坐而仁仲
獨倚溪以觀水即涯以蔭木其觀也覺背肯有淒
致意其蔭也覺足蹙蹙有循踏之者予酌爵飲之曰歛
斯何歛也又酌飲之曰歛斯何躇也仁仲笑曰歛吾
默求其原而躇吾微探其本也吾之身譬則水也木
也吾之二親譬之原也本也微吾親何以有吾身微
吾身吾何以有今日乎吾違二親十年矣故吾
講幄之班靈之曰他日可繼也
東宮之講讀輔之曰他日可續也史事之

簡命委之同館曰可畢事也萬里之途赤日之暴劍門之險鳥道之危曰吾不知也唯曰二親明年之壽吾不可籍是以一日遑也故遇水覯之見跋焉遇木蔭之見嘶焉吾急故也吾有綱焉爾八人者於是大喜予之善擇勝也且合辭言曰然此何以發吾仁仲之真豈天遣此以彰吾仁仲之孝思邪不可無述遂各自為詩一章以志斯會之遭也且以為其行贈詩成書名氏于其上舜薰工部郎中錢塘人消菴傅邦瑞左春坊左中允姚江滄洲應乾官如舜薰在禮部位上屈引之兵科都給事中湘源蔣敬之官如邦瑞在右坊丹徒靳充道左諭德鉛山費子充左贊善俱左坊

予南城人官尚編脩也以齒差長使之書為序云

送胡君世榮知清源序

弘治己酉春三月同年胡君世榮出知山西清源縣余知清源世榮不足為也奚而知之世榮羽林世胄也籍當襲指揮僉事其品四其階明威將軍其祿食歲三百石其服金紫其班立丹墀之西視東墀下大夫為勳戚時宴賚必階與外之武弁懸隔丈夫官至此亦榮矣然必其先世當天造草昧之時揭義旗分圭疏爵厲鼎趾而後退食其報本宗代序乃克預焉不則勇先貴育未易以唾手取也其難又如此而世榮顧乃讀儒書衣儒衣入揖講

堂下為諸生求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以待彙征此其志何如也凡入闈鎖必挾圖而世榮再進再屈不少悔及成化辛卯始舉順天上春官積十餘年而終不與主司之的人皆曰是將志遂矣亦自是進乎而乃遴官其于益勤肄習六節學者日進焉出於門牆為榮歲發其良數人入列賓守世榮灑如也乃於丁未同余登進士試戶部以選授知茲縣茲縣雖治名于昔而人之受之又每為之出難色世榮則加殺逆闊其言言之亦不吝而埋行其事嗚呼勇哉是也天下無不可治之地清源獨以寧茲名何宰引人亦孰不欲寵貴而世榮獨回避左如此而畢竟至於是何耶世

有似偶然而實非偶然者不可不察也夫其或者假茲縣以彰茲人之異授茲人以洗茲縣之辱而機其妙於宦官之間乎脫清源得從令俗未必洗世榮安其常為衆人也乘是以為昭天機之妙此揭揭乎天加意於其始有不加意於其終乎余固知清源世榮不足為也行與勇矣是則今之令者雖其行從之難者裒然畢集而未有序請於余余同年也且其所知者

賀監察御史李君考績序

李君時之自行人入院為御史今三年三年蓋初考期也凡考者　院長之行部都御史具以請事既下類

引

迨今彼其官御史院官也乃復院院之察濱之酺飲如
初上禮飲必有言以華之然必以館閣者貴之也藝
秋人例必隊首豫撰詩其氏作賓自擇之而題之乃
屯予酺昔怪然笑曰是詩何之弗迭識乎困而以例
起者抓細之曰然乃首曰夠陋之華鈔於氣而疾於
之見而也其海而其發也若發故其意之所放沛然
而平之所分也泊然而周焕然而宰於凡人之意象
也而其德美行發乎其前是以貴之也今夫困也者
其於其長美其觸之而細也其而也其機之而無
所得其則頭之重也其比之而不合也其茂之諮也

由是而循疑焉由是有首鼠之心焉故其發也萎然
而不邃拔拔然紛糾而無倫而於人也闇然而無光
寂然而不揚前置而更諸晦之曰夫衆之病夫困也
者其祟也而吾之取之也其已試也吾濟水道之衢
也而涯之比舍吾不佞緒有標題焉彼之以例配道
吾濟也見之呼舍之人曰誰之為之斂舍之人以吾
對曰盍語請行將索之禮部矣明年宴禮部握手道
所以宴之人迨今以為口實焉嗟何其神也吾又安
能舍以他求哉據首不悅終置之會晦之以病
吾詩至是復起竟必如前請予曰詩不云乎如彼飛蟲
時亦弋獲言幸中也晦之所以永懷于茲而遠衆也

然請遂達泉置所以答薦者而推晦之納諸聖賢之
域予亦幸中焉則困頓不振之言亦君子所不棄也
晦之甚德諸讎首書以為序

恩榮自慶序

宜興古陽羨州也多蔵粟蠶絲之室然不以是為多
軒冕珪組蟬聯魚貫以代食者始右之門地尊宿草
有子封者右之往年予謁叔未得入其邪亦僅留半
歇共子有意也輙已得其俗之號如此前今與子士吳
克盈父也克溫通于居婚婣之來見焉舊故之歆烝
吾得其人也亦多矣顧衛賓其子文盛始尚需次生
也克溫朝夕道其父時樂翁之賢不置于意其門地

之兩當也予歸克溫亦移南院予復來聞翁已封如
文盛官母孺人矣於是宜興之子封而為予所知者
凡二人二人者非其俗之所右者耶予未遍歷其地
閱其人是未可知也姑以予之所知者言之耳及今
文盛來謁告歸予曰何歸曰吾違父母六朞六朞
令甲當
賜告告既下且行至必以臘臘除前五日吾父壽辰也
暇
告及吾六閏月吾母七十之觴亦及舉矣今及吾父亦
幸也已予曰予邑有耕夫乎與販豎乎與賓畯士乎
父母屬含其紫也將新其瘠進其瓦匪弦須以為吟

其恒也雖然未責譴而常恐失矣父母已暫戚矣顧豈越歲違時而若了耶然而若此者其粟與緡日營營而不足也于曰幸宜也抑于慎無薄茲衛宥乎子之呂氏粟若緡之至幾何矣父母慶其子也亦有天子賜告而歸者乎文盛曰無之受于上暑之以歸為慶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後學訓導寧都邵某校正

序

送楊名父知崑山序

大丈夫胸中固八九雲夢也而其官居粒食與絺寒裘亦衆人耳無奇也至於與人商論甸甸叉叉韜鋒歛穎必有稽沮而無獨往每出於好事者之下好事者亦伏伏焉得肆擾一世直欲排闔古初而詫變擾不知其真過變擾而與處不諱亦必自謂過之而世之膚中者不察每右好事者譸張其虛談刻畫其實效諒直經護至敗不悔大丈夫遇之如觀技兒之作剸神施鬼設魚龍曼延電霍焱馳可駭可愕非不捉捶天機探感聽視也然知其終於幻耳故不與之角逐於口舌騰息之間而吾之含章括囊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一旦時可以為事在我責曰最終示人以樸或試以民社則歸吾而斂之以循良進以激揚強則玩吾而鎮之以肅清納以論列激則啼吾而時之以獻替出以方鎮利害懸矣吾無句宣之則予之以簡豈隆污變矣吾無調之節于恢恢焉隨其得為之分而揖其應物之衝人難其易而我易其難人退其同而我同其異若素冠高冠大轂而不揚揚

其色雖草長林而不戚戚其容蓋當必狗中者亦然也萬一驅好事者以從事幾何其不僨以斃天下乎意爲政者果在多言乎明楊名父之在同年也質而少藏靜而寡言人皆曰彼人大丈夫於其知言山也人皆曰器大用小非宜乎知其無不可也語以大丈夫之事與群公別之

送張用載南歸詩序

予至

闕之又一月太史徐舜和別訓術張君用載詩二董君新喻人工科左給事其伯兄也予往過之見其詩知者十餘人他日過之倍焉又再過之又倍焉大要言

余峯文集卷三　二

君起

詔例與選于欽天之試館兄之館無羇旅之懷雖羅疾疾群醫競之而起于親醫紛然于勿藥之喜或推而深之言且始之疾也未必危而所以危者醫之術意于利故危之而親醫之所以能起之非有能實效而起之與意于利因其未必危也可起而起之也予又以爲疾危適也謂非出於天不可也胡爲可以無意于利之起醫能起之而以先以有意于利之群醫以危之邪又胡爲不干其前不干其後而適當其受命之際邪噫彼莫莫者果無意乎孰干知之喻楚之南境也楚之俗鬼且機譽自古矣今喻之名能禍福者

凡幾廟廟之祝有幾巫之籍于縣者凡幾族族之祭幾何其飯也纍殄人畔之其飫也鮮肥人畜之其末也輕純人績之人病則曰吾鬼而祟膺矣其歷也則曰吾丐而脩齡及其效也則攸而曰而歸吾之帑稱以是日朘於人不嚨也而人亦實甘心焉噫其果誠且丐邪然則喻之有意于利以危生人如群醫者多矣君茲歸喻與有曰誠與丐邪則已矣而猶有曰誠與丐邪君有不思前日之危君者乎觸之而不思者不智也思乎彼矣而不思禁乎此者不仁也而君豈若是乎故曰出於天也雖然天之於人也常略於君君宦家之秀賢者也是亦責備之如此不然如君之官盈天下而亦必屑屑焉亦瀆矣給事君笑曰有是哉錄以爲詩之序

壽峯文集卷三　三

館閣祭壽詩序

往時毛維之歸東萊壽其親也封檢討君甫七十太孺人年亦幾此而其官尚檢討也故其請也亦止得同寮官之

典而已維是單車千里之行緋衣登堂之拜而一時宮寮庶士閣然喬聲所賴比有之賡歌詩之又得今太子太保大學士西涯先生之文在帙俾萊之人士見之爭歎競艷日駿駿于仕進之途若不可禦者甯曾毛氏始亦榮矣積於今十年二老之壽相次八十矣

而綰之又以請也其官則侍讀學士詹事之班首
皇天子日講之學士所從
內批除不踰時繼又有乘傳給食之
令甚矣其在途也有車以載有僕以役有候人以
迎而其所過館也以休而進饌也以食比其至而陞堂
也有衣以為華之
賜不有綵幣寶鈔之
賜帶以服而於是乎以拜以舞
有詹事府左庶子掌事左春坊大學士左庶子左右諭德
左右中允與翰林院學士侍讀學士侍講侍讀侍講之詩
以懸于屏案之人士於是乎又有見之必從而諷誦
之不知其亦僅如向之歆豔而已而抑或自加乎夫
欲上人之心人皆有之不知其亦或有爲蕭以是壽
其親者乎其果然乎未也就有之必如維之一向也之
典而後十年始進於維之今也之典時則維之歸且
壽也典有加矣則元老之詩也則又必如維之今也
之典而後十年始進於維之後也之典時則維之又
歸且壽也典又有加矣則
天子之
詔也夫然其可以驟至耶又況人事之不可知也耶予
維之同年友也蔡躡先生之軌為之序使業之人士
觀以有考也夫其亦有徵也夫

迎養遂恩序
今
制在
廷之臣滿三載始得推
恩封其父母如已官然間十數歲乃一覃
恩始弛是限亦得封贈然維具慶維嚴慈備
侍可迎以養蓋一得即
闕謝以為榮然或避遠其又不能必迎迎亦或不能必
至至又多弗偶然則茲遇也其難乎
今
皇帝之十一年吾友戶部主事趙叔鳴念乎東城之陬儀
含舍尊卑迎其尊府西津居士至子舍亦東陬也
又宿舊因得交其父子間其冬十一月二十一日遭壹
恩叔鳴甫一載官也乃得侍居士以冠服明日入
闕謝于時被
恩中父子謝維是二人允
恩則榮
恩以希闊罕遇遇之又榮遇而無與爲比又最榮假叔
鳴曰舍館定吾其迎迎之居士亦曰舍館未定吾是
進其行則固江都始封君也幸至焉則固邸舍始封
君也何由父子明日入以謝而遂是榮也事有可得
爲而於其親顧不得爲焉爲人子者其容有不悔者

乎夫有可徐徐爲之圖者有不可徐徐爲之圖者若此其徐徐之慢也不勇也雖然其亦不偶然焉閭居士嘗遊杭也群旅以市珍之光溢目也競市焉亦從而競市焉則江北所未有之書也歸以付叔鳴日夜服習之景象而行之叔鳴遂犾然馳翩然而翔去若不可羈馽者至于今又若孫然不可以端倪退然於勢與利若怯而遁以避者何昂昂其高舉也天下之勇者也其性之然乎學之然乎容亦有教之參存歟乎吾曰教也居士其自取之而自享之者非乎可賀也乎而不足以决贊於中且六年於州鳴出縣滑于德州又一年居士漸以南也則會之不可常也已因發而追賀之

姚氏家乘序

惷谿姚氏家乘成廣西提學僉事英之所作也其曰乘云者若車之乘以載焉者也亦晉之乘之云也英之乎校禮部所得士因得縱觀焉其制首世系英之曰伯父參政所脩惷谿新譜在斯譬則乘之輿也次列

誥制一

勑制二

廷試策問二英之曰先後所得諸

朝者在斯譬則乘之軾也所憑以敬焉者也次列表二序一策問三啓一賦一行狀一詩三英之曰先世之手澤在斯譬則乘之幰也仰而覩之者也又次列誌銘一序三詩十英之曰諸先宗工爲吾氏作者在斯譬則乘之帷也華乎外而蔽乎內者也予曰嘻善哉子之取義於乘也然讀之族之生生無窮也日載乎其中其爲任也甚重而遊于十萬世其爲道也甚遠以甚重之任而行甚遠之道吾見汚池沮洳之阻飛崖絶磴百折之險風雨晦冥雷電冰雪之連蹇乎戰鬪猛獸蟲蛇之虎日相尋並馳前以爲乘之害者蓋紛如也而可以言至乎故必懃以持之必攻也輪以運之必員也馬以駕之必良也御以御之必法也

而或其持之也以匪攻之轂而運之也以匪員之輪馬也非超逸之良而御也無範我馳驅之法則吾爲爾衆危矣惡在其無覆也哉夫心也者轂也智也者輪也才也者馬也而又一脉重厚不震不動以爲家法也者御也而皆備焉則夫輿也軾也幰與帷也可以無虞矣而乘之爲道得矣雖樂夫下之乘可也獨姚氏之乘乎哉英之不覺斷然答然而無辨欣然書于後以爲序

賀朱夫錫齊齡詩序

金臺朱君夫錫前生吳之孺翁也今茲九月既望丁未年六十吳將賀之越三日庚戌稱孺人之年亦如

君於昂為婿之母舅從京賀[illegible]出諸甥牢玉帛之外
匪詩歌不可得邪文辭為之倡和者凡　人咸
以其期往文能謂托諸詩而序之於予[illegible]予知君
籍人也再世無籍遂為顯人有南北之殊[illegible]奇嚴
如矢注的如撐滔呼盧有往輒獲有[illegible]君之富入
粟為郎有冠服之榮[illegible]天子之庭[illegible]有子
婿之[illegible]休[illegible]尺五之天有第宅[illegible]有與
焉[illegible]人有擬壻之奉而又日分
[illegible]徵[illegible]
踵[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制[illegible]觀於[illegible]長[illegible]漸
焉[illegible]鈍東南[illegible]錯君生之木必能[illegible]之而[illegible]來而

商且此未必能知見其文又安有是也況
今天下知足支而非安京師鼎聚也氏之最幸者生其中
目不覩旋璣耳不聞金鼓不操耒耜不勤四體而坐
享四方水陸之精華而以恬以愉夫恬則心澹然而
本真不搖愉則體充然而外耗不入而夫人皆可壽
也如君之富可以釣取榮名厚自奉養得賢而嗣之
而南宗向榮可以交可以無交者是君也宜其恬愉
之獨先于人而有以及其與居者與居之澍者非儒
人乎其階老也又何足言邪嘗終南然中冰玉烱然
歌人而壹觴交奕可無歌以侑酢者乎有及於斯詩
也必知予之所以序

送饒及之分教望江序

臨川饒及之往分望江縣之教及之在臨川固宼搢
奇士少壯時每三年必以禮經與十三郡之士角禮
之士不及易詩書三之一故皆聞及之名及之固自
負士亦推許若出一辭曰及之其庶我乎至名出號
及之竟寂然歸臨川復為諸生蓋自天順戊子至今
士予其謂如是者十而及之已如遂北之兵不可言
勇抑亡既育而來見予京師日入二毛予大諗也予
昔見又之比禪僧含中嗇土為砌砌上種菊數十叢
對我莫與若能遣外聲利而且笑且言盈盈乎無老人
間皆吾經者也予察其無倦色竊念曰教道固知是

然及之之學必為進士進士例不尸教事不可以抑
也及今二十餘年乃甘與桑暮之士百十群試教官
于吏部部閱名翌日送院院學士西涯李先生主校
予亦與焉西厓得及之卷不覺喟曰是固進士也烏
得于是惜之而首列焉部乃以教是縣蓋優之也夫
翰林極天下之選而西涯時又以文妙天下未聞妄
所許可而顧於及之乃爾視諸疇昔齊輩徒以附和
一辭者彼以耳此以目彼以私此以公脫然負逺偕
及之得一薦而與天下之士並緣於西涯掄揀之下
其於進士也何足多邪世固有遇不遇皆天也可嘅
也夫雖然予亦發識教前於儕舍矣及之行也尚亦

為
臣無倦
壽英國太夫人八十詩序
王公師傅況夫人之爵秩兵機務節鎮邊圉之任子
壻女甥孫曾之昌自耋徂老之壽然以人俗之休
恩而僅數之隆於一家降於一時而又合於一身以
為壽今惟英國太夫人乎夫人晉人也歸定興忠烈
三為夫人王為公時以身殉
國終夫人鞠遺孫今為太師英國公而
仁廟
敕迎其女也太傅保國公征南黔國公清平伯其婿也

而永順伯安昌伯又其孫婿焉太師本天下兵掌
機務
天子方毗倚焉而太傅亦都天下兵馬黔公殿南徼清平
永順皆當戎寄七孫二為執金吾爪牙在
天子左右每入問起居垂魚鳴玉鏗然委地夫人亦鎮
之而已永樂甲午九月十日夫人生於今為八十拜
太師太傅於庭五爵之貴駢来遝袂而至二三元老
詞閣諸賢皆賦詩為壽在館諸生黃元王傑亦相倡
和以鳴其盛謂得于題之亦可登其堂也乎憶太師同
史事時每道太夫人之康裕日飲
宮醪數勺餐飯尚幾匙日誦佛書燗如也乎謂此其慕
微已而果然然其昌王以忠教太師以道經邦國毓
成
然記之微音太傅黔公成安攘之功赫然於夷夏其於
理道有潛補也夫有隱功必有顯報功惟彌隱報亦彌
顯此其爵賞名位蔓延綿聯於戚畹毛裏之間而壽
考康寧饗於其身宜也昔魯成風於莊公為妾於
僖公為壽母國人歌之而夫子列於清廟那頌之什
亦未聞其以爲王易莊以教太師教僖如夫人者是
宜視今壽然人人稱而元老諸賢匪那頌之宗工伊
清廟之詩人也予與諸生其鞏危坐於踶跂之側者
乎

壎箎迭鳴集序
百愚子吾友也官既困頓而詩益雄人之知之以詩
或忘其官也其兄半農拙庵遊巷皆以其詩鳴蓋其
清逸在野得以肆為之以成先訥菴君之遺教者其
暇佁於百愚百愚則人方英英然如雲之無可繫着
而望之也亦不得不為之耳而四人者詩遂相持成
一家吾而並鳴于時百愚花溆剩予過焉摘其百二
以示使評之時儕半農之鄉絕於其人之云亡而其
餘則奇音競發爭為長雄勍敵迫誰得而低昂之雖
然吾見其氣益如此至其天性之真所以推服敬讓
更和而迭唱者未必不私幸其家之有是四人者且

同出也凡物之有聲者其鳴也亦有不得已焉然而凄然悲者人傷之喞然微者人厭之群然嗚者人鄙之虓然吼者人畏之若夫叱火屋拔大木而訇震於六合喑黯之中破山并石轇轕於百川沸騰之日湏耳亂聰飛神褫魄人亦孰喜其有是聲哉卒於終身聽之而不厭者樂聲而已而樂聲之中又有倡和而迭鳴自為伯仲者塤與箎是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而世猶以之況夫人之為兄弟者則兄弟之能倡和以鳴者不其尤似者乎宜人喜而聽之甚於樂久而傳誦之不止於凡為詩者而已乎淮南之曰塤箎迭鳴律而又感夫紙筆之不好則不能以鳴鳴之而墻可閱也亦不暇以鳴鳴如蚤釜撞缶聲然其聲使人坐而掩笑者雖鳴不鳴也皆可悲已吾爲閔之焉氏尚書郎守楊州坐累謫盤司尚脫然不知為謫也獨一鳴詩之雄也夫

送王資博考最還治序

王資博以吾同年進士出知平陽縣吾不知平陽也知吾資博學廣而才優廣從政正可重任倚借止於為縣而已作雜文朔之且以為别既而聞知與識一介之使不入吾第而渺東西稱治縣有平陽吾又不知資博也徒知平陽矣今年八月自其縣來考績見其昔之澤也皺腴也皺容服皆然殊有悴色吾不必

知資博也知為縣之勞人而悴人之貌有如此渺東有治縣也宜哉然於予心不能無戚戚焉及資博歸縣之陽生遍求館閣省寺之詩歌之亦及於予夫生士也士居鄉校群坐留聚議其長佐寸長尺短口代劍刃驕驕然長佐持三尺法以臨其父兄族屬家之條訴寄也尚不能以制使止也況生已寓于新溪視其身一無足顧慮者平江睨資博資博亦將安之又其稱發不遜亦誰與校代生者與於是且沒沒於其長恐公卿忽其隱而不知也則務之欲報資博者盡獨生邪吾始閔資博之悴終而更以賀也今河洪于東北而水溢于東南連數十城吏皆如資博憂悴以從事吾猶恨其少也惜乎吾力弗能振之於生之請也徒發一歎

上林春意圖詩序

送余邦臣歸青神有圖焉曰上林春意而繫以詩者長樂謝邦用作之　林宗器又作之凡作者若干人然終不任為之引或曰子可也盖予嘗竊一字上林者尹諸君豈欲予吟張而歆豔之以速邦臣之來邪予不敢也予之東馳西驚至於顛躓喪踬者屢矣乎不得其門而入及入而目已瞀瞀焉不能以注視也足已曉曉焉不能以周遊也伏于數楹之地而睨乎百里之遠其臺池堂隍之高際藍宮桂殿之巍峩

邪瑶草之吹香而琪樹之散陰邪衆鳥之翩翻而群
獸之馴駭邪魚之躍于淵而龜龍之遊于庭邪予已
揮霍眩駭不能名焉而獨予郡之年力壯而聰明勇
鋭者縱其所如往其於長卿之賦殆盡為目中物矣
諸君不彼之問顧反於蕘賴如予者欲聞所謂春之
意不已難乎然吾聞邦臣之歸特以省其太孺人非
有兒女子戀戀之私而蚤夜拮據以治產為也肅敏
公豐功偉望其起身亦嘗自上林若此邦臣所飫聞
考也今公雖歿而其陟降之靈能與春眷於其子姓
于況毋之期其子也太上在名而膝下之歡亦不免
以常兒畜之耳太孺人親見肅敏公之赫赫如此口

雖未言其心竊恐置邦臣於公之下乎邦臣雖欲遲
留信宿吾猶恐其不得也方今
主上闢四門而上林之扃將洞然寅賓以入諸君與邦
臣接袂一往觀乎羅塵纓於勝浪重華帽於春風洒
然醉春意而出也尚假於予言哉

送月樓楊先生歸姑蘇詩序

弘治七年夏六月丙子尚書刑部郎楊尚綱晨受
制命于
闕歸而尊翁月樓先生自蘇至
制之下也蓋封先生官如尚綱先生即得易褐以錦束
腰以銀加頂以帽未及解裝而已北面嵩呼如素貴
者遭遇之奇如此哉吾二三輩於尚綱兄弟也以父
視先生往候見焉吾已如歷階以升高臨素輝於碧
落也吾於是而喜得月樓焉吾往時見尚綱嶄然不群
巍然而上出洞然以明照于群疑難辨之情雖其同
官自以為不及也吾甚慕焉而莫求其端乃今始知
之又吾嘗私擬蘇為
國家廚庖之處而其歲入乃萬釜盂中物也其民宜
有以自老而無仰於他方則與事於遊遨亦不涉江
淮以北而槎溪又在蘇之東瀕海沃衍倍他壤產入
既饒而亭池竹樹觀遊之美亦其勢有不容以獨當
者然而樓于水澤之濱宵與月宜此則吾聞先生之

獨高朗也夫高朗者之心胷與塵囂紛華恒自隔去
而又處夫有以自老俗皆佚遊之鄉七十一齡之翁
水道四千餘里而就乎緇塵蒙蒙煩囂之地亦何屑
於是邪其必有天誘其衷而默會
寵光於倏忽者不然則奚以來來而差池之奚有是奇
也先生蚤識尚綱為奇器教成之用於
國為奇士宜有茲奇事以彰之尚綱其立奇功以報
國耳此先生之心也先生歸都諫楊君大合群賢飲酒
賦詩為別手獨悠移月樓而去我也故特為之序

澄江文集後序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既挾其所以用世者歸老

于澄江之上而江濱之人士方幸公之歸而於小子
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
朝之二三老成靜而竚思作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
質疑而辨難與夫新進之士慕公之名而思識其面
者又未必不私憾公之去也公之去也人之惡之而
擠之也方其設穽下石之時寔獨一快於去公而已
邪至於得公之文而讀之雖其倉卒之際亦必終其
篇而止而每嘆其雖其心亦良是公美而必爲此何
哉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
畏公之文旣爲人所畏矣而又自坦易直諒蕩無城
府以盡藏之亦卽發其英銳殺果之氣以臨事卽公

雖卑官末𨥁不掛齒牙者猶不免焉於其害蓋其文
之著也而況日與要樞者居而已出其上欲免於忌
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猶有以繫人之望者
幸也今公身日益佚心日益休益得以欽其精華而
大放於篇章著作之間當必有出於其在位之日者
夫以其在位之日而其文人猶畏而忌之則今之可
畏者殆必有甚焉而所以忌者或可少寬耳又況後
數十年今日之望公者亦淪物故而凡忌公者又
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者當燁乎獨在而與天地
爭爲久長凡附名於公文者尚亦有賴焉揚雄作太
玄劉歆欲以覆瓿待之而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
之忌公者蓋欲擠其身而止耳噤不敢以歆之待雄
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其心未廣而誹之不減可
咲也石塘吳君德純來知公縣得公文一卷於公冢
以公號曰澄江文集者將刻之以傳而俾予爲序予
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俾譚與芭也專美于前哉
偕書于後

壽族叔思忠七十序

吾宗在四石溪蓋自侍御公之子析而居之吾前年
免喪一過焉宗之老五六人以譜考之於吾皆爲姊
父而思忠思寔思懋思愈又同出也樸厚而愿慤飲
予以酒予方促裝北上行苦奄迅不能留而秉燭宵

訪至丙夜已歷五六十宅啜茶計不下數十巡差倪
序拜與俯至疲甚矣雞鳴起盥就舖思懋而行於今
尚能意貌其門墻池舘童兒婦女奔追絡繹聚觀嬉
笑如昨日者今年夏思懋來蜀繡都市將歸謂予曰
子能記吾伯兄之狀乎予曰侑而黙子能知吾伯兄
之年乎予曰計今當爲七十也笑曰噫明年孟春之
廿五日其果然矣然念吾宗之五六十宅者扶老携
幼稷稷而來與夫旁舍之夫姻連之屬其牢牲挈卣
俎縭而割鮮者固已爭先而競陳吾之庭亦旣盈矣
若夫祝嘏而嘉告蓋亦仍吾祈因陳而蹈襲以酹一
酹者耳吾以俳優畜之久吾宗之有吾子也能一灑

蝸頭之餘泚吾釃而歸驚肉眼以髙仰振里耳以收
聲吾伯兄春酒之醺其亦一快也哉子詰再拜書之

平陽馬氏族譜序

平陽馬氏初無廟也廟自良臣始初無譜也譜之亦自良臣始廟在平陽予不及見之譜成於京師予見焉蓋良臣欲見於予也良臣太學生年與予若然入吾室揖吾必降等不抗坐必東向不即賓位口吃吃自道弟子甚恭逌逌下所云迫側予固深僞諸而去後遇復然不少改予固無所取重於人而良臣乃爾思欲報之已而持其宮諭劉公之文示予乃譜序也曰願有述予諾焉予觀太學之士幾千人挾經剽史作為文章以逐時好而䇿進取方汲汲然與日鬥競而遊談謔浪玩日愒月皆兼於時者也而况惟譜牒是急有不笑其迂者乎然自吾觀之吾之父吾知之吾之祖吾知之吾之高曾吾能舉其諱亦可矣又進而上其世愈隔其知益鮮夫其所以生生而至於有我者吾不知之可以為人乎此譜之所以作也嗚呼彼進取者視此果孰迂乎吾将賀良臣之獨迂也而次吾語於其譜之後

慶靳母大孺人序

吾寮有母在即養者惟吾靳克道一人克道丹徒人丹徒雖云南北孔道然尚遠京師二千里太孺人年七十有八以無疾 次之嬰嶺海之隔獲以迎養于斯而際
恩封于今茲克道固私竊自幸以是賢於人也吾觀克道甚肅蠲至試春官對
大廷又皆先多士入翰林職
史事作為文章有以洩氣是蓋丹徒近所無而又敦輝謹學善自韞藉人視之退然若無能者吾固喜克道之將大有為也有賢父母如太孺人者為之也且天地之間必醞釀蓄積而後祥物生焉蓋不易生之也於人也亦然太孺人事溫州君娠而弗穀或穀而屢殤而生道遂絕至於置后他圖無不為之及宦溫之日而克道生於是而凡為娠者十有六年亦幾五十矣人以仁者必有後歸溫州而識者又以為太孺人十有六娠而畢竟有得於溫蓋溫州有鉅海之浸丹徒有長江之匯合是二氣於其身而後生也吾又於太孺人生克道之奇賢克猶也夫地為世而生祥母為
國而生賢其致一也祥之於世固無所大損益也而麟遊以名鳳翔以名且與斯世相為終窮凡壤累百莫與京焉然則太孺人享克道之貴將百齡以登于岸而後且有聞也今茲之封特其兆焉而已吾又於地之生祥其理同者卜之也克道之即於吾為近而太

孺人壽期乃茲月　群寮有酒在尊且有詩也將
躋其堂而謂予雖陋無耆長強使為之序
監察御史鄧君若冲續之
監察御史仁和鄧君良臣予之同年友也今年　月
上其初考于此臺長程公李公二公進吏於庭閱稽
故牘而問吏曰二年秋京師大水決隍至隳其城三
年役其高深
上用旌賚時遣鄧御史乎曰然四年西城虜候奉若指使
無宿姦倘
內帑之積估為官食特遣鄧御史乎曰然五年湘湖積
僞往稽其弃新陳馳通時遣鄧御史乎曰然二公喜

相謂曰古稱迂儒僨事非儒之僨儒而迂之僨也迂
必泥泥必鈍鈍敏反也泥通反也斯僨耳矣至受責
與臍夫等耳臺中人恒謂鄧御史通鄧御史敏其才
識用之當有大過人者如今考其言果然世謂人難
知人果難知哉孟書曰考上上乃符部上其績于
朝時
朝廷方難江西行臺之代
詔選其可持節以往者二公又合謀曰江西賦出不加
於全吳貢無包篚織皮珍奇之麗與齒革羽毛魚鹽
磐貝材木之富山言其幅員不當川陝三之一而又無
苗蠻戎獠為之邊鄙藩籬　亞為斂豐無赤地不
毛之歲土綿力薄無飛鷹走犬彎弓用長帶劍之民
宜其易之而反病之非以其俗之酣於囂邪噫囂不
足以病人而人自病之也禹之治水也天下之大患
銷於行所無事而已庸人多事一方之囂亦足病之
悲夫臺中人恒謂鄧御史通鄧御史敏業已試其端
矣既通且敏尚何多囂之有江西必鄧御史行也明
日乃以人
請而同官劉公奇方為酒合群寮樂二公之者稱君也是
命適下公奇大喜曰奇事也
上且知君矣可書使吏持送吏院子知君舊也留其事又
為序以歸之

鄧氏寶輗詩序
寶輗詩一卷輗崇仁裕菴處士鄧用明附以王孺人
故題曰寶輗云處士之子上舍懌持來求予考其
歲月成化十四年處士歿更十一年是為弘治元年
孺人歿處士之歿於今十有八年孺人之歿於今為
八年而詩又皆今之士大夫為之且非崇仁人也即
崇仁當時哭其喪而臨于壙者今其零落凋謝將十
五於其間其存者未必能能者未必崛然興思而為
之詩也又况距崇仁數千里之京師哉古人以喜不
憂憂不弔為途人途人云者或面而不相名或名而
不相知皆可以為途人而非若此之相越且疏也以

過於塗人之蹤而爲病哭悲哀之言其爲不情也亦甚矣而亦何貴哉予因謂懌曰宜毀此懌泣曰毀良是然而不毀亦有道也蠅之行也一日而千里青蠅附於其尾亦一日而千里不然尋丈間營營一物而已矣今吾附吾親於是安知不有驥也邪吾爲親後也不知其他予悅然思其言甚賢爲之書其事

學古劉先生榮壽詩序

學古劉先生吾始不知其何如人或曰敬齋之子也敬齋之絜已近世來一人而已其判金華時體無完衣而寒之劇也溫足以亂殺萬加手於其上至不可忍則貸民之毳絲以行歷數置而齎裹而識之郵以

畀其民而其守雄也輙俎過閽抗抗至閽怒而搏互無少遜閽以

聞還至

闕

皇帝赫然南面清問之從鞠之下無與其初而亦自是不復歸鄉井先是母喪不能樂文之不能歸者三人身後有遺恨矣賴先生勤身節縮投徒取直日就補葺而喪之葬殊之歸田廬之可生者亦既鞠育夫今鄉進士御史君二人者嶷嶷然以長也而又自能起名鄉書教武昌武進有成擢至翰林孔目年未六十而歸又二十年乃以御史之貴爲封君與王孺人偕榮于鄉得歸省之境明年年八十矣尚無恙也日循諜諸孫以歲翼劉氏於無窮嗚呼敬齋之盛益美然於劉氏若無預也而劉氏微先生將不爲緬垠乎不可得也御史同予丁未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先生自家以十詠抵御史屬予和予覽其體裁類杜甚愛之又聞其衍自秘重不輕以畀人意氣嚴毅不減父風其不匙父之軌者蓋其所遭之時不同而然邪抑亦天之所以福劉氏也劉世籍安成湖之最西境於京師爲僻遠先生未封時御史按雲南嘗一便省之茲而再閱數月是爲明年暮春之初又御史忌歸省慶時也先生雪髮繡衣晩榮而壽御史歸乎舉也然其

自所抱負終身局於支撑劉宗若斷而小之今已無及矣誰無追惟而欝欝者則其所倚重於御史獨館於其一歸而已邪予知御史最深故不避而錄此序之以爲先生壽言而不文則珠璣爛然有以掩我亦固非以文爲競也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進士始仕必達官豈惟自祈其然人亦莫不祈其然南部郎曹臺僚亦達官也必曰吾奚不能爲北既北矣居數歲見部寺臺之長其初亦進士也慕之或陟而位於外必曰吾奚不能爲長而擠若是人而非哲且賢與悶悶不慧者能無是心必曾不思進士仕而

為縣者必先湔去其始為進士之心甘淪於下寮
冗之伍日與之浮沉從事庸汚役悍如近溷如踐淤
薉然將包荒之不暇也郡䇿郵至縣以撣為部使至
縣以跳邀於途焉吏抱案卷其前縣以署焉又不幸
逐逐其欲以敗事又縣以蒙詬謗焉又嘗與為進士
者過而於吾為轄其恩為轄縣以丞簿而不吾異也
暮而入內愧其妻孥婢僕嘿不以言焉如是而南部
郎曹臺屬甚樂也不必北也居數歲而陟於外甚樂
也不必部寺臺之長也其為縣者又曾不思葦試於
禮部不幸而不得進士固亦丞與簿之列也固亦有
逆吾之荒而包之者也如是而為縣甚樂也郎曹臺

屬望之登山然部寺臺之長望之登天然其處既卑
其效益隸其心益否其欲益易以足力益思以奮而
功益因以倍者勢不容以已也幸今天下用進士為
縣十六七而以功起為部寺亦十八九遂至於元老
亦有之是其成也視始仕為縣官者不惜等耳或反
過焉嗚呼縣於進士亦有功哉餘姚楊君居敬將知
新喻縣君進士也翁君應乾與有戚謂必得予言而
後進士為縣之義始白雖然翁君不鄙予予之同年
友也楊君世宦家又閱歷滋久而吐茹皎然得[illegible]
發蒙視予言乎

送僉事陳君湖廣提學序

書紀禹之徂征有苗易稱高宗之伐鬼方而尚詩歌
武亦歌之周宣采芑南征之詩春秋桓文陘濮之役
皇帝王霸之相承若將不能一日忘乎衡巫江漢之
間者古之人亦何急於得楚哉以為都則僻以其地
則田下中而泥塗多沮澤以貢賦包匭則羽毛齒革
惟金三品出於他州尚多有之兵者聖人所不得已
而用之者也然則古人亦有得已之兵耶於乎此古
之人所以動於此而其幾應於彼發於一時而其憂
及於千萬世者歟詩有之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
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言崧之為嶽迓
於王都頲甸之既又望秩之必通而其神之歆之宜

其降而生賢焉若以為咎也夫衡亦嶽也江漢大瀆
也其尊豈亞於崧高哉顧其僻在南陬況不順者憑
焉望路為之不通巡狩[illegible]之禮曠焉其神氣安能
與中國相為流通而尚望其有他乎哉故其所以不
能一日忘者疾不順者梗之也討不順者將引其嶽
瀆之尊而匹諸崧者也匹諸崧者閑將以生申與甫
者望之也然不必其身親見之者公之後之有天下
者也然而史千百年世非其世而巡狩望秩之禮移
為封禪禱祠之儀雖崧焉不免為時神蓋而況於衡
乎故唐韓愈氏健意其有魁奇忠信之民生其間而
猶有未及見之嘆夫申與甫豈特魁奇忠信而已哉

則其未生而有待於
今日之盛也可覘已有之亦未必不出于黨庠術序之
間而其董學政者果洞古而照今斟宜可坐而得之
而為天下賀矣泰和陳君文鳴由刑部員外郎簡當
茲任君前為庶吉士於予為同館且同鄉也信其洞
古照今而於是乎有遭焉因同官之請贈行也而獨
以是告

文會贈言序

金陵杭志仁由刑部員外郎出僉于浙志仁豪傑士
也浙大藩也僉事憲臣也議者以為豪傑之才用則
無其不可為者未也然必得大藩始有可為之地猶

未也然又必持憲節焉始有得為之權而志仁亦欲
自試之以答
上之知也別其友以行於是其友之雅與文會者凡二十
二人人為一詩以贈題必以浙之勝者志志仁他日
次第之所歷也而其經緯脉絡于請為志仁商之夫
人比道赴浙者必自檇李入春秋之末吳越於此日
尋干戈爭尺寸焉今則東南孔道也則夫天下可以
為有一定勢乎哉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
可不省諸而于是時當迓者至導以入會府之城其
於古也為錢塘即而行禮上之禮越三日群廟告至
讀表忠觀之碑循蘇公堤拜武穆之像于西湖之上
奮曰予何人哉庶幾臣節可勵也浙分東西為二道
僉事歲分其一焉度浙而北泝者為桐江姓是州者
誰也載求於何緩而賴昭焉廉貪起懦于消息盈虛
之間蓋於明月泉驗之矣然刑罪今二千石無有慢
遊以病民者有則必誅焉謁公於燈白石洞彈綠綺
亭下艤舟以嬉者其嚴乎使當時諸賢尚在亦當賦
坐中觴咏之乞孰為古織江之顛點之過也式之式
清風嶺之祠訪林逋之宅亦有築堆讀書如顧野王
者乎則駐節肯之而或昇夫所指有吹簫臺焉問之
左道無緣而入矣浙澤國也浙東之鵞池鑑湖剡溪
浙西之苕溪菊洪川淞者必浚圮者必完奪于豪者

必復舉以利民焉使民如歌白公歌之志仁可以告
成事矣而今而後天下之人益信夫豪傑之才得其
地與權真可以有為哉而凡二十二人之詩亦非徒
作也若夫考績幽明之法則
上與當軸者事也予何敢與志仁亦自不必知也

贛州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序

弭節重萊詩序

始予丙午歲春進太學王清之時已得順天解來爲
同舍生恒就予語清之亦誠浩博善文齊氣情如指
諸掌倏然有凌邁宵漢意氣而俯視諸碌碌累黍拾
棄餘休門户者眞鼠之遊于穴中而相銜以尾也故
有覺睨而冷眼竊笑而背嘻出則鬨堂抵掌大聲曰
是病風狂人邪而吾二人佯不聞自誓終其身不變

是年秋予亦得解清之來會取予一詩爲其祖
先生八十壽予詩極醜厲而清之至今獨傳以爲奇
予不知其何以或者謬與予合愛而不知邪明年同
第進士又明年清之入爲給事中又明年予亦承乏
史院顧予之星瑣分量盈縮日食於太官竈而入焉
無所爲申而出焉則有卧而已矣而清之方目不暇
瞬耳謖謖拾遺補闕以終日向相與語者既次第蹈
之莫予與也予獨得清之不以俯視者視予予亦足
矣今清之被
詔趍寧夏凡西邊軍儲得以便宜從事
天子不能無望於清之也夫人之命一也指之以與羌戎
貊狄抗而爲
天子衛元元者軍軍之恃以生者食也爾民無食則饑且
有救饑之政矧焉以軍乎況邊軍乎今天下之邊三
北虜最勁西次之而寧夏古朔方地西北其衝也所
以裒積貯儲抱彼注茲使士飽而歌而憤思一戰是
又在吾清之是行也予愚不識
天子意意其在此非歟清之行當過瀘瀘其家也封給事
君方承顏子　先生膝下以予詩考之先生今可
九十矣古人以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所以甚
嫉夫仕而不歸者以著夫仕而歸者之榮也況清之
將　赫斯之重輟

清燕之侍翩然自天而下弭節登堂而頌首出蹤蒲塞
韓而飴皆見合三世人以言笑晏晏衣錦之榮抑其
末耳都門外菌地以莞而執觥玉立林林者招清之
以飲是餞清之也且飲予曰子前與清之語大學何
事人謂狂茲何不復作序送清之行序成餞會中詩
皆足清之行矣

送蔣敬之歸省序

敬之之歸
上之俞其請也且以寶鏹賚使詩有常饒水有行舟舟行
擢夫閑無滯淼清湘纔三千里耳誠無難至者
恩之被也渥哉而前此

贈父河西君爲編脩　封母爲太孺人
黃焚于丘拜瞻珠程于慈闈無忝爲人子別十有二年
之稚弟突弁郊迎序鴈行之舊慰慈侍之代授巳試
之業無忝爲人兄居幾何飛書告至于南海令君令
君誠之其兄也無忝爲人弟傾我腹笥于彼髦士無
忝爲州里師衣錦晝行至止山立輝其有光無忝爲
州里之重客敬之是歸徒歸哉然敬之其官史官也
其祿常祿之外又益以太官之膳內法之酒也有大
燕會又以中士班大夫而坐于　門進
謝于
殿也一日二日

講幃之侍與俯走趍衣袂袼如
天光臨殺誰也其也無所逃於
帝心也然則今日
俞且賚諸敬之其宜
俞且賚諸他司而姑以例云也邪夫偏於人而受宜倍
於族儕焉用力且與族儕等雖其主不瘠也或雖瘠
焉而不之較也亦獨不忸怩于心乎敬之必不爾爲
也於其行也不敢以不告者于敬之友也

送夏先生之湖廣序

懋齋夏先生蘇人也以連山歸藏之學授弟子于京
師去來常數十人京師之談是學者必曰夏氏始名得
其宗多以之階緣取先生起從士爲給事中　至左右
給事中數十人猶依依在門墻如未貴時先生之教
亦猶昨也故名日益高人日益親弘治甲寅十月
詔以先生爲湖廣右參議人皆謂
天子多行先生之言茲將觀其自行也行必以大大莫如湖
相故特以授榮哉而數十人者闖聞頗咨嗟奔相告
語擇日時羣入謁且以賀起居班定有頃其立者如
植趨者如偃默者如緘呼者如喙咸有所喪與其所
以常侍側者先生亦愀然然而揖以退明日相與
醵金大會供張饗先生先生難而迭飮之因問
前狀所以有執爵而告曰始也二三子之旅而萃於

先生之門也先生於吾之進也損之於吾之退也益
之方吾之也擊吾之蒙迪以福導以講困於行離以
照之蹇於言解以發之大凡不可包也小過可贖也
吾於是乎少有革焉而又與以鼓動之節以品節之
與以薄吾之爵井以介吾之辨加吾數年吾之蠱蔵
以有成矣吾遂而歸家人異吾而賀曰爾何壯而豊
也無乃晉見於君子乎爾之否而泰可異也吾貴然
咸來恒以爲自今可以無妄爲豫幾剝吾故而復吾
斬漸見乾坤之心乎今先生自此升矣則吾之睽孤
有日雖憧憧同人亦何姤也先生觀吾其以爲既濟
乎未濟乎吾是以立而不知艮吾趾遯而不知鼎吾

足視而不知所臨故默思而不遂所需故可也先生
於是受爵書齋於贄而笑後有執爵者再拜請益先
生曰予欲之予請觀於兌之象足矣衆皆躍然拜教
旅酬而罷他日有語於予者汪登也且曰願有序
以送先生予癸丑同南宮考天下士可謂知己然不
能文也次是語使登拜以獻焉

送蔡文淵還南城序

建昌為郡屬縣四其治南城縣縣有城在于黎盱二
水交鳳凰山之陽城南出通會門百二十里為南豐
縣又百二十里為廣昌縣東出武勝門踰黎盱百里
為新城縣而南城比下未三十里已為撫之臨川金

谿二縣蓋郡之要會也故置戍衛以鎮遏不
虞今去衛猶為守禦所元季偽平章擁劃據之雄為
偽都僭王號曰德中
荊又國焉其雉堞樓櫓門社之傑麗臺池苑囿之高深
多伎樂優倡之富鍾竽笳角淸祈之喧羽旄蕤幢之樹
婉遊歌舞之娛騎射弋獵之便殊有京國之態豈至
郡相仍於其廢而然邪然觀其奇花異卉珍果嘉蔬
酒醴之味直爭雄於潯陽姑蘇錢塘之盛要其土地
之美山川之勝密有以召之也廣昌居上游林箐蒙
密瘴毒殺人新城甚沃衍南豐多磽确地皆不能與
南城埒而其民亦多老死農圃固不能如南城民尚

通而善賈樂為遠游湖海內外有之也吾嘗遊天下
於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吾可以張口飲酹開襟受饋
酹飽而嬉矣蓋吾里閭之人多也最後之京師南郭
之南市有吾里人偶語者以為遊歎耳既而隔墻而
呼吾里人也高門華堂迎而談吾里人也吾驚曰噫
何里人之多也吾登順天秀才來賀且百人則南郭
之人半焉下仕隆擬重貴而好文蔡文淵寔邑
諸郡而多技皆於吾如平生歡吾職史事於今八年文
淵老矣請於其長得與其子
益同游校於羽幢下歸歸則猶食官餉曳裾
王門深矣我然浴盱水射游魚登鳳凰山放紙鳶倚通

會武勝門笑指負擔而入者曰三縣山氓來矣此則
少時事也今虎旅司門無敢譁無敢閑入山川禁厲
鳥戲魚游哉
內物也豈復得爾為邪惟飲醇酒慶餘年得歸老以享
鄉園之全盛招士隆輩亦歸使人謂南城人好遊游
而弗忘返者於風俗不亦有助乎八月初吉僧仕隆
來告別吾無以為贐也以此贐之

壽鍾教諭六十一序

長汀孟方鍾先生有賢子曰文俊登癸丑進士其試
南省時予實主司也得其文收之方其未試也私謂
其儕二三子曰家君生癸丑今茲歲又癸丑六十其

逢是為壽端硯占一第歸以為壽良宜成壯其言而是之已而果然釋褐試户部改特以新服孔稷初志觖望居常悒悒未慰

詔用言者議進士其聽以歸而文俊在還中遂欣然告行二三子來謂予曰鍾先生少有大志而業進士賈用不售自老於一校官而遜諸其子至文俊竟有今日之收訓信呂淮教傳羅年未至而疾以疾而請得請而歸歸而疾瘉疾瘉而至今日之躋文俊榮矣又得先生之壽而歸拜爲先生壽矣復得文俊之歸而榮焉所謂一時而衆美具也所敢聞於左右以未文俊遂為先生壽何如予曰先生之志子業乎貴而不售

乎遜諸其子乎疾乎請乎歸乎歸而瘉乎予皆不得而知也予少居田見老農占歲預祈神靈徼非久衡歎稛稼以時而藝焉丕之塞也或因之畮之疏也或溢之祭而菜蔬之湿而沮汝之開視他執穫荒其者則西偶廼悔廼嘆其子而代終爲耳擇其町畽曰吾疾吾蔬吾黍尚可飽也而其生莫不迎爲務焉秩既焉而老農憂喜於之閉其戶而內觀也道之貞得之道之腴味之閱月充充如有得也志其所有事而不知也而子之代終也遂有秋他日連連焉以車畢登於場再拜稽首于膝曰老農休矣用其子而享諸吾農不如盍進盃酒爲壽如子之言則先生之盛休且尊矣以其子貴休之趣也享老農之利而非夫伍者也吾與二三子際於是欲以盃酒後其隣而不可得雖然不可虛也皆應曰然廼書予言授文俊為歸壽之獻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為王始以貴顯而其名皆能與世相為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賢於祖不獨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蓋無之而他之氏族越之後如越者盜數百十而已執彭雖微越不失為彭也故彭獨尊祖為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戰劉項間其得王也虎口之餘儻耳計其利害

宜以生易貴其貴也亦未能亢然南面稱孤固有可執而臨之道也使祖臨焉不以惡臭視之而恐其浼已也幾希矣蓋其趣不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以為壽是未免挾小數以攘竊機緘逆其天常為造物者之蠧聖人之道無是也及其歷年之數容或誇聞之過使有之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無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處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王武王皆九十餘歲孔子大聖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百歲為期期於此而已矣亦未聞聖人者數百歲云也蓋往者不過則來者不續吾覓夫

地之運於是乎息矣其可乎乎當掛是說以祛壁間
之惑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曰彦賓也有孫妃下
益國子里
益都也里人莫不與焉冬之而欲予言其八十壽以是
月六日晨將以酌予以叟之欲繼祖武也亦明矣然
其未得也何若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既得也有約
居野處之窮而又反於聖人天地之道又況徒聞其
語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
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予請
叟觀於傳質諸聖人而證諸天之道順其常而爲天
下之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慶喻翁以咨七十壽序

三代井田之制既廢匹夫固有能與人主爭黔首以
擅萬物之利而富擬封君者亦非必智慧豪傑大
神變化以鼓夫天下也而世主亦嘗斬艾摧剔入於
無藏隱密中期與斯民更始雖其突天穴地之姦凡
爲民害者一切不貰而於此獨遺焉豈其足與吾抗
而終莫可去邪抑亦有不可去者也均是人也庸於
人晝而力作宵而舂綯終歲而不復數金或憊而自
田其勤倍焉終歲而又不足其祖之入又改而商則
覆其所幸以身免亦止而已矣觿中齊而已矣悲夫
夫人豈欲自殲其身若是邪究其意也欲與人主爭
黔首一也然而至此者田非其田也嗚呼世主其終
復井田乎井田不復世主雖煦煦憂之亦未如之何
也幸其有與吾爭者吾聚而付之使爲之母不猶愈
於坐視其無告乎中人之家聚十馬牛四十蹄此寄
貨也而估不十金焉歲斂縣責於國門令曰入十金
者役必中人之家則天下皆是矣何也合百中人而
金不足也改而令曰凡入千金者役則固與人主爭
黔首者也然則其爭止柳子所謂貸之母是也明主
特患其不吾爭耳爭衆則母衆母衆亦子其有不安
乎然吾觀凡亦子之於其母戀戀然喜其康且壽也
否則悲號隨之不知茲之所謂子母云者特其號焉

而已而其實則有不然邪予愚不能決也南昌七十
翁喻以善居京師皆錢累萬而術稻好施不倦豈亦
所謂貸之母者歟是月既望寔其壽期僚采做予言
往祝者蓋然也以皆欲其康且壽于母之況予於
是乎在予欣然書之翁弟吏部君最名知言其必謂
我然邪抑不然邪

慶萬母楊宜人八十壽序

楊宜人母於萬氏於今六十年教其子武略將軍南
京水軍千戶鏻世其官三十年歲漕京凡二十五年
鏻之子又子鏽亦垂老宜人享今
封內政猶不假人鏻亦不敢問一意治漕事乃有餘

也鏻之先吾南城人其南京蓋官所也故其酒閉波
一至吾遺吾以酒必曰鏻所手釀也吾飲之甘故鏻
至都問其年鏻每以康紀以今
天子之七年河決張秋歲漕大阻八年河復決宿遷猶先
諸漕至則酒之遺也兼㨿鏻之將也兩幣吾性焉請
曰鏻之里舍有高鏻母之年者曰令茲孟夏而母八
十是留觴以酒乎而隨以幣乎與文以言乎曰言也
山澤之人言本鄙陋之言腴木平腴乎曰必腴也然則
其以吾幣往壽焉諸鏻是以米幣當里舍幣也吾曰而
來宜也而母之鍼于楊也二十年楊之姑娣姊同閭
而處紡而績絲而緒織而紙縫而酒漿固無違也其

不聆也乳能像以命娣待之乎況宜人之秩其服態
縹其帶錢銀紺之亞也而可以長幾布之乎及其歸
于而父也與行奴乎娣乎東西舍之稱為娣奴者乎
今其在者蓋十與二三焉然而服而八十者必而母
也亦有傑然武弁為之子若乎固而里舍之高而母
也然吾觀而不自滿准當必有懾又每曰而母強則
封固不止是年亦禾可涯也鏻閭碩儒往往藻繢粉飾
當世事照及萬世如見此特餘訛耳吾為介紹可得
也鏻曰聞此已覺津津腴矣請鐫嚴姑書之去待十
年更為九十序以照吾室尤榮也

送錦衣張侯出邏序

歲李云莫燕趙之間惡子弟皮飲博亦大貴且書見忘八
冠偷益急每伺朔風塵起躍而笑出周道上矢矰摧
然雖有首首千夫而手節足以饑虛困悴之餘亦不
免戰掉失色伏而献囊免患於瞬息間誠畏之也況
南人素綿道遠而渡三尺童子可以制之其所攜者
固其物也亦何擇於公私哉當是時懸人之命於手
壯哉虽虎也而國門南出三途視他域尤多盖河水
不舟
天下貢道出高故今申三途歲遣錦衣支帥三人握符提
衛士分出以邏其出必以孟月望日又出三御史莅臨之
凡兵民之司皆受檄指麾從事期以靖寇盜民足國阜

時而已今年中途錫張侯奉直侯余友也少為武學生
戰藝場不如志而抑就右階時尚為百戶也嘗屢戰建
州諸胡得今官雖殺為其大帥所知以其名請乃有是
命非常數也今日建纛出郊乘虎皮鞍弓韔魚服僕姑
在水衛士屏息俛首不敢喘噫不敢仰視就而子趨離
而嚮之鋒若斧尤若尸人皆壯侯能哉士則然固在其
覺中余獨知其建州之戰夜半斬虜首献軍門如殺狐
鼠耳今茲禦人之寇固無難且邇也亦豈敢望於虜人
哉其出没騰踔必輕騎遊韁無所止舍亦豈旃車穹廬
逆脫而悉衆以為重乎以予觀之盖出穿窬胠篋之徒一
蓋鼠使道上之旅去其畏心并力支撑而生所以之則

形格勢禁彼固無能為也尚勞
天子以士之出哉況侯斬馬之時勇視此堇奮孤下當也
無着手處矣哉士亦其未事別並有詩余總其意為
之序

送祁君宗規出知徽州府序

御史郎吏也然其出按方嶽宣使監司雖以耆舊老
成至其地亦必郊迎肅入以時謁見左右旅以坐閒
吏端則起而對下迎到郡守必俯亡迎道左庭參必
趨謝守地惟謹至支郡之守與諸縣令則望塵而拜
唱喏以入跽請而拜謝守地不瞬視顏色以退其下
倅貳百職立廡下固已奪氣改容踢蹐盤辟逡退維

谷而已矣外而介胄之吏奔走喘汗於塵埃中御史
坐車中不知也雖然御史豈故為是哉自
天子巡狩之典既廢其勢必歸於此亦治體宜爾也然尊
孤易危臺射四至往往蒙被譴過十而二三九載最
陟亦多監司之佐即前日之左右坐者也或歲不及
則出守郡國即前日之庭參而趨者也夫以前日居
然受之今日自為之擩者於此有改行焉傲者於此
有喽分焉雖有天下易治之郡吾見其難也祁君宗
規得徽州獨曰始吾以進士出知唐山人意吾有慍
色吾而不以進士視吾身思吾嘗為書生也於是為
縣甚甘焉幾三年無憾尤既而召入為御史人意吾

[illegible]吾身思吾始去縣令也於
[illegible]六年上下無衍尤今吾為守
[illegible]千里而又託于
[illegible]之內無宣使監司之察蓋一歲之迎而趨者一二
焉其餘固吾彌其力而為郡日也向吾不為進士則
山陰之書生耳求一命且不可又安有是邪於是其
寮皆知君之安其官其去是而為宣使監司必思為
守者不責其所難為凡為守者得行其志焉自宣使
監司而入為部寺臺之長必思為宣使監司不責其
所難為凡天下之宣使監司得行其志焉所謂無施
而不可其在君乎徽之郡良未足盡君也遂相與交

贊游揚以君為可法使予書之為送行序

壽中書舍人沈君七十序

中書舍人直內閣沈君以能譯西番書大臣薦之
上俾教西番館生於今六年君亦年七十矣館之生聚而
謀曰人之旅花甚之明日甲子也又明日乙丑又明日
丙寅吾師始生之辰值之孰有豚羜維組孰有鴈鶩
維羽孰有醇酎維醴孰有幣帛維篚盍登吾師之堂展
以為壽衆皆曰是不可廢也知斯而已乎則又謀曰
孰知其所以賀納孰了書其往募工壽圖吾之所以
為壽意以是日獻衆又皆曰是不可廢也知斯而已
乎則又請曰[illegible]在斯閣在斯堂在斯其盍往丐頌言

爲吾師者於是分定已焉明日晰來則又聚語曰吾
師教吾如其言吾然伯魚之疑其下視吾異姓兄弟
也吾今不敢以師視吾師請以父視之必得能言吾
欲言者序吾意遂有欲入吾室者乎曾不能也然蠻
夷之書亦皆知之大抵皆約略如蝌蚪如鳥跡或
如蚯蚓或如蟲之字于葉蝸之篆于沙世惟無所用
之人亦未始之見也見之有不盡此猶口面墻者哉
然則其形圓而飾食之出其文使業焉則必先譯其
聲而後施於點畫偏傍之間聲既與吾聱牙詰屈是
又習之小兒然且先發之而急者半矣又安能怗怗
然於之以終業也乎如以爲之師者自珍其能曰是

不可以旦夕至或曰姑徐徐待自化或益于其途以
捍其入則其上焉者恃有他途進而幸以黠其下焉
閑日尚一日點不點其聽之也於凡八館莫不皆然
而西蕃又古釋氏之教所從起其智慧雄誕既足以
駭中土流百世爲吾道者則其制爲文字深秘譎詭
獨諸蕃比耶其師之珍而矜倍於他師亦無怪其然
也況思能有以教子者教諸其徒如君者乎由諸生
言之倚有父之道焉子之於父不以尊加爲吾而欲
其永長存固無助也詩傳則名附以傳其爲永長
就之於贄諸生亦善貴其師者哉予爲之序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地之涯爲邊末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
肉通謂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爲
蠻爲戎爲羌爲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
求以爲衣求以爲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
邊始故先王於此尤慎之而重爲之防非憂邊之民
不足以抗之爲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
壞而入內之道焉之爲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
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
相陟降而浮游也其飲啖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使
習也又華而予夷也又夷而予華也或其身之洪爲
華夷也皆不可得而牟也而或者恃吾關吾堡塞在

猶謂吾中國如完衣完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
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爲何如而獨付之武人況愉人
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
南埒而西於今尤爲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生番西
羌之所窺覘而比亦伏戎孔深
天子以爲宜得憲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之於未萌
於是以監察御史張君爲陝西按察副使往即其任
君前奉
詔按甘肅邊臣諸不職者
朝議服以爲能蓋肅之距甘也五百里是爲瓜州瓜之
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

之虺蟠蚓屈於河山之間腰膂脊脇要皆虜也其學而入也幾喙其入而漸也幾堿其變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導之敗孰為之殺罪孰為之魁君在逅時顧瞻躊咽固有定算而後諸將者無所動其喙不得盡其辭焉稱曰能宜也洮岷尤近於甘凉之強不及於諸屬偏俾將校非大將尊臣而副使之得久於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

天子之所以用君爲得無悄乎或謂君端公之老者也宜在朝廷預政事其出非宜是之謂不知務凡器物於其旁內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寮

言之於予者也且使書之為序以為君行贈

送大鴻臚丁君之任南京序

弘治甲子秋七月鴻臚寺少卿丁君應詔擢南京大卿仍其寺也於是自戶部主事轉而丞茲寺至擢少卿凡十年矣溯而同予登進士於今十有八年其前一年同予舉順天也蓋十有九年矣于時應詔年最少貲頴而豐顧頎然挺立而予予高望而遠志不見其非予愛也遂屬望焉曰是吾人公輔器也然惟識之私心而已矣及入部得剰司人衆難之應詔若無營為事至而不知其何以為之也於是有鴻臚之選

廷選也人又以為尊所宜居而處非其據應詔則優優乎裕為之者曰以為不如如良御之御車而自中乎疾徐然久之自不能逃

冕旒之明而離两階之翳目矣今日之擢良有由也予昔之望之庶幾其有徵乎雖然予忍忘應詔哉夫鴻臚之職在北為宣

上達下之要樞在南為優游養高之地少卿為下大夫之秩大卿則中大夫金紫之尊北則少卿之務偏煩而南則大卿之政益簡以尊之位臨簡之政簡與尊相遭刻峭卑儗常以由之而天下之能事去矣守其位終身焉稱備其職也况踐而有他覬邪有能反是而

衆靜焉以觀焉過有得稱而□焉而既富焉而俟以出焉雖進而大有為焉於將常體耳况今茲邪以應詔之壯且碩而精博又若是於予之許必有擇也其何歉於予之望也邪予曰效之而已因同年之別之而欲舉於予之一言也予於是言焉

慈慶省迎詩序

蔣母太孺人春坊右中允敬之母也本滇產也先編脩君宦滇時室焉敬之所從出也茲老于湘為蔣氏壽昨年今

封則敬之前綰

恩也敬之入

乾於予為同年且同官既稱予也居爲姓異族也實同生
也母也有母我之道矣弘治乙卯予將攸之歸迎來
爲而遂予之一拜瞻以爲快既而教之以十已至不
果也予懊之意者清湘水土時物宜老之品絶天下
未忍遽奪其素耶或依依桑梓人之情也而尊宿遲
莫之年又怖于遠且險耶或姻婭婚媾之恐去其儀
刑耶將孫甥孩稚之不勝其眷眷姝姝也敬之之不
能勇也殆亦如是而已矣敬之今也自院而坊有
青宮庶學之校有
講帷迭更之班有
國史之纂而

尚方珍異時出疊
賜日信于前於是始悔其曩也之不勇然違省已七年
矣且書告于其兄效守君不俟報遽入疏
請
詔衆傳以歸于惟甚因之寓告曰清湘之產誠美矣然
不知孰與
宮醪珍羞與夫四方水陸之珍萬里之行長江之險若
可怖也然不知孰與滇南人馬癡跌之跋婚媾孫甥
之繾綣不能置也然不知孰與膝下子婦之慰夫惟
無較品物之相形較則美惡之自明也無嘗天下之
大險嘗則險夷之自知也無忖一體之分形忖則親

疏之自別也敬之之臨其兩乎其又可隱於予言乎
庶幾母之覺而許之而至於斯也使人見且拜之謂
有是母也斯有是子也為天下母之勸也不亦快哉
諸別敬之者聞之令辭曰善咸賦詩一章命曰慈慶
省迎詩而書予言為序

瑤池寓慶圖序

弘治甲子十一月二十日太倉毛太安人七十晨也
太安人范姓春坊右諭德毛君母也君嘗迎致京獲
恩
封既奉以歸不敢復強至是厭于
宦慶無緣便私以遂其登堂之慶蚤夜徬徨跂而南望

焉則呻吟以戚入而趨班則已退食自公亦呻吟以
戚明日復然嗣子貞尚少也雅喻其志跽而請曰大
人起居憖于素甚得微有大母之在念歟得微有婆
娑延慶之悔歟得微念兒之體舞不足以給使令歟
兒實壯也君瞿然以喜曰吾不識兒兒何可人至是
果能是吾其罷觴與豆于甌又曰吾其製衣冠被與服
實之于篋命僕于潞河之灣曰具舟則坊寮中允蔣
君舟也召日者于衢謂曰為吾差吉則八月壬午之
剛也凡既具矣君又曰然則何以寓吾意貞曰兒聞
瑤池為王母居者其桃華實皆三千歲頑大母之壽
如斯以副大人意然必有圖焉君曰吾其於繪事之

工是微君又曰然則不可無述其事貞曰大人職是
文事與其事者是也君於是以屬予顧予亦何言哉
其告貞歸至之日拜太安人於庭下進而致辭曰大
人錫孫之歸日吉時良以利啓行水道二千里餘無
滯無虞夤附同官之舟無詒大母之憂及其壽之晨
也垂圖于堂發篋獻服啓甒出觴酌而進曰大人以
孫歸為壽其祝百歲康强于曾大父有光惟我後之
昌不知太安人於是其將惟貞之祝也足樂乎其必
君之歸而祝也而後樂乎語有之雖有離憂亦樂也
君其可以無憾乎因於序圖之末道之云

李氏族譜序

玉山之李氏祖紹興紹興之李氏祖青瀾青瀾之前
無所考考自馬廼谷金麝之難永奇舉族殲焉宋謚
忠愍是已而子顯忠呂先歸宋免後屢以忠義奮爲
宋名臣晩乞祠居紹興紹興之李祖青瀾是也顯忠
薨謚忠襄子以讓徙玉山遂爲玉山人玉山之李祖
紹興是也以讓名避於忠襄子次第三也而譜云孝
宗賜金帶迄不見他恩功臣子理不宜爾或其志不
樂仕而其徙也實辟而遁歟至其十世尚多抱德而
隱者間雖仕仕亦止郎吏州縣之官蓋天於韜晦之
裔益培息之使厚而大發之故此其遲遲也至十一
世敬敷始有方面大夫之位則所謂厚而發者此其
時與而玉山將復如紹興乎可必也敬敷在刑部主
事時圖系忠襄而下詳其事于左而肖其像于右彰
善表爵至於其子之行而止凡十二世爲玉山李氏
小宗譜分司於淮時又上溯古初而旁及于他支凡
碑銘遺文皆在焉李氏通譜運爲一卷於乎敬敷之
譜之宜也夫物未有㝡極而不渙者紹興之所以有
玉山也然則自玉山而復爲其他又誰能禁之哉又
必有爲之祖者矣故曰譜之宜也雖然譜國史例也
同一備遺意也古者有功德者有天下其次有國又
其次有家特國大而家小焉爾而備遺之意因之忠
愍忠襄以有顯功而紹興之祖以讓又以有隱德

而爲玉山之祖則自玉山而遞爲其他於無窮必有
功德者爲之祖此譜特備遺之一事爾而其實不專在
是也敬敷譜成丐予序敬敷名寬今自員外郎出僉
雲南有志於世況其族乎故樂道之如此

壽丁母八十序

古松柏多于崩崖斷岫嵌巖广人跡之所不至
者亦性也地也人也天也天之生物氣獨先焉而功
則後者豈無說焉夫物莫不榮於春而瘁於冬突焉
而碩者不數歲則竊矣松柏無是也非所謂性者歟
郊於大國者其山童童則槩盡之矣孰仁之哉跡姦
力所不及亦巳耳非所謂地者歟金鑛于山珠于

淵腰組籌火極百尾期必致之而海外絕域能言之
鳥獸及書志所不錄之珍怪亦必有以得之若神施
鬼設然其他可知已而亦得以逃斧斤之患於中岡
者非所謂人者歟若夫狂雷斧之破碎焚之金石為
塵是之謂天固亦萬不什一矣吾故曰功則後焉而
人之生也人之功則先之獨異於是五體完具氣造
其中宣暢液決攝裕太和性保壽也宮而居火而食
乖夷匪畜不病不顛壽厥地也兵革饑百年之見癘
氣杳汝蓋之逢天之壽人亦多矣乃若有爾嗜慾時
爾飲啜衛爾形秘爾精保合導引適回厥真是天地
性固不能為而謀者反是周身皆斧斤也吾未見其

全人矣故曰人之功先之焉噫松柏之壽天也人之
壽人也顧可松柏為人謀乎哉吾盱風氣遒勁其人
類多壽考出而家諸地者亦然可見者若丁母其一
也母僑居京師崇文坊相志剛大其貲于鄉且相什
伯教三嗣仕隆仕元仕偉親賢樂善如儒人子家食
時仕隆仕元迭往來商于鄉歲輒還焉而日益狎故
習知母之賢然而未及見也今年春予至京訪其家
入而得其根塾之敞靚焉坐而得其堂宇之亢爽焉
揖而得其子姓之恭肅焉俯而得其臧獲之趨嗆焉
有是哉母之賢也既八月予戰藝場獲廁賢書之三
日寔母八十之晨鄉人有事于茲者欲予言以為侑

觴術予為說松柏之壽脩著母之壽人也匪天也以
人而全其天也逸逸其觴我我其弁曰趙之英曰燕
之彥祝耶頌耶言笑晏晏松耶柏耶孰曰予諛

送蔣誠之知南海詩序

同年清湘蔣誠之出知南海同年在館諸君作詩志
別而俾予序之蓋其弟敬之同在館也誠之領辛卯
鄉薦於丁酉發解至丁未同舉進士自辛徂丁後
先上春官亦既差池矣而畢竟至是乃同有獲其可
歸之偶然也耶天生仁賢為世道計非以榮其身昌
其家而已也嘗思是科未入棘先二日天晦霾雨雪
先一日夕滌齋四鼓入試天無纖雲達旦益朗午溫

入酉風止既出復大風雨雪洎二試如初三試又如
之試已風霾相繼晝夜若有物為之自知貢舉下逮
相符慶以為休徵在院至和所召必有非常之應於
其閒者既撤棘兄弟同薦名者誠之敬之出西粵余
邦梓邦玉出南粵石邦秀邦彥出趙郡陳宗之亮之
出南畿家自為耦八人焉噫亦異矣哉余不通於古
前此有是否乎兄弟之同生固若牟麥之同樹然其
地同雨露之滋同其耔耘之也又同然其登也則不
能無秕者矣而況合院之士兄弟之同試則有之矣
而四家者獨爾其盛何耶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
言相和而和也豈其和之積也極其盛而先於同試

之士與陰陽之數八則成卦樂器之數八則成聲惟
國家至和之運在茲而八人者適當之也唐虞之時高陽
氏有子八人為凱高辛氏有子八人為元數皆以八
而視則兄弟也而治實致焉茲八人者將為凱乎將
為元乎誠之與有責矣南海之行且別也烏足置齒
牙間而為輕重哉雖然余之私見則然耳故因而道
之非通論也諸君智炳余先其製也豈無出此者乎

送南京太僕寺少卿鄭君之任序

尚寶司 禁中密也其弁與 黃閣對置在 掖垣
之西其職在靈璽符契凡
渙汗之頒門閣之信百官之籍將帥之征行信使之稽驗
成與有事焉有大朝會有大祀事大
行幸則東輿之導
斧扆之侍在諸侍從先其緊行即而下恒僅四五人每以
寵元老師臣之徹子為之附白諫垣入者曠數十歲
乃二三人而吾同年鄭君體元其一焉乃丞也今年
夏四月南京太僕寺以少卿闕請乃以體元往補之
則非銓司者所敢以擬也明矣古之人有言曰天子
明見萬里之外況朝夕左右曾幾何人耶而顧答以
擬為乎朝夕左右者不留以朝夕左右盡必有出於
朝夕左右之上者矣體元於此其可不知也哉內之
太僕外之苑馬馬之所有事者也而折衝禦侮之威

寔為今之據其坐者往往視之以為冗曹又若擇
寵焉則其類勤事至或蹈愆而被斥之例每其末屬
於庭中以為戲樂於乎此何為者邪亦能騶虎豹犀
象以與我共從事也而無所事焉撤之非也易其
所可辱者而辱之以掉其條重而已耳可笑也已
而不知其官之威日以削奪其心日以苟一日有志
者又畏避脫免不得已以昏老衛病之老充之而事
之必至於不加之何
當宁所以勸勤也雖然非改而崇重其官不可崇重其官
非自其長貳始不可崇重其長貳之官雖朝夕左右
之臣又烏得而斷哉予也仰窺 宋允有得焉於同
年之錢體元也敢以為告於乎體元其念之哉

具慶堂詩序

弘治甲子春貴州右參議姚翔先生走疏
請歸仆于鄉其子禮部郎中應乾為請之
上可其請乃進江西左參政以旌之以為後勸然其年已
望七矣熊恭人年亦如之而方留于應乾之養故茲
先生在姚江恭人在大都而五月戊戌則大都之慶
也子壽其母也子且憶其父也妻且憶其夫也如親
至姚江焉安知是日也不日姚江父憶其子之壽其
母也夫憶其妻之受其子之壽也而遊神於大都乎
七月壬辰則姚江之慶也父且憶其子也夫且憶其

妻也如親至大都焉又安知是日也不自大都子憶
弗獲壽其父也子億弗獲壽其夫也而遊神於姚江
乎是其伏精神之感通爲會合以志意之眞實爲孝
慈者其拜舞之踴躍觴豆之豐榮而不以忘養者視
比何如也然則姚江之距大都父子夫婦之間夫何
萬里咫尺之有或者應乾迎先生於此以偕恭人之
壽稱於人曰吾其縉紳之具慶者其知先生方幸脫
紛囂而復就紛囂爲何未可也輟其官守奉恭人歸以
偕先生之壽號於人曰吾其里閭之具慶者其如先
生之乞身也方議應乾以爲報稱之歟何未可也然
則知之何其可也古稱自少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

足以發難顯之情爲得識而茲應乾之意可謂難知
矣情可謂難顯矣應乾嘗肄館中也於其能通之發
之者又不知也乎若予也者濫竽者也其亦有不知
也乎然其能者應乾嫌於自彰也噤不以言若予也
者知重同年也且同業也不嫌於濫竽也欲强而附
焉於是作具慶榮壽詩序邀同年且同業者凡　人
詩以繫之納諸應乾俾以爲獻應乾之意與情其亦
於是而少暴矣乎無也

便韜省慶詩序

葉太安人晉江趙氏八十壽母也以其子戶部員外
君爲主事貴獲今封晉江南方海山樂土也子女孫
曾盤旋膝下致水土鮮甘宜老之品復易君遂不阻
以其私求埈萬里迎致京師恐奪所宜居爲嫌及今
壽期届邇則王事孔殷無敢祈請又以其初不遂迎
致爲悔方徬徨亡羊莫之爲心乃今月某日
上以海南島夷就俘賞沿海諸戍將士功
詔君發金幣往賚之海南古珠厓地也計其所經舟至
維揚由岷江入番湖泝贛江踰庾嶺西道也絕瓜步
入吳中泝錢湖踰黎嶺下閩中折西而達而湖東道
也均孔道也顧其行者其土何鄉也土乎閩則固道
乎閩而已矣則固君之家門值焉命之下也則固有
先聲于其兄弟者焉兄弟知之忍能不以告太安人

乎太安人有不喜而刻其至乎況於君之既至乎其
僮奴有不操箕以俟潔除餉牛食豕以待守擊者乎
況躋堂而眞進匕筯乎其姑姊妹之在他族者有不
企踵以需其期乎況眞於慶餘而旅酬乎是固若
天子知之私有所假貸君也或君孝思之至而天固有寘
會者存邪不然當選之官如君者亦容有如君之心
者而皆莫之及而卒值君何也夫人有所甚欲者而
或以拔异之雖其偶中之亦未可欺其不知而已其
報也今君將何如其報哉故於其寮之請序使韜省
慶詩也敢私曷焉　月　日其稱觴爲畢俟也尚促
事事歸朝毋緩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序

送曾君知登州府序

登州古曰暘谷堯命羲仲宅之以寅賓出日地也今其事廢

天子守臣治焉其職主於上宣下達安育元元輯寧邦家者然而既居其地則所以祗迓暘光導先淑氣而布之天下要自不可以百郡比宜得高朗奇偉士為之而吾友曾君貫侯遂當其選君嘗以書經魁江西登進士入刑部為主事進副郎至郎中居中閱章奏慮南畿大獄甚其英聲於人耳人以得見之既為滅者滋多盜之去也尚書白公如去左右手同官悵然若稀燭於闇去矧於庖而吾鄉人與居方若飲醇醪頓覺徹而覆其卣盜能無私憾於登民耶吾意登民尚未必知君也昔蘇公文學聲名遍天下兒童走卒殆亦知之而其守是州也父老之來迎者猶恐其不知馬使君則登之僻在海濱其民之陋而寡聞嘗其自古而然耶亦饑渴之人入市廛而過熏炰燔炙之肆嗅其羶薌非不知其美也然以未試嘗之於此而遺以簞食豆羹又豈熏炰燔炙之足嗅哉父老之德焉

而少公其或以此及公召還坐某閱月也民始覺其甘漸之不終而憾其去之速亦知熏炰燔炙既入口吻終為奇品而饑渴者得遂飽饜也耶今距其時已數百年其民之陋宜亦於是而少瘳乎而饑渴之望飲食雖百世皆然也然恐以君為奇品嗜之而不忍釋而君或如蘇公之召此則登民他日之憂也其去思之碑與堯典同不朽是則同官別君之意而予瑣瑣贈言亦有光榮矣乎是為序

送宋君知廣西府序

王者之視天下猶其身也首居百體之上冠以尊之髮日沐櫛而面日盥頮之耳之聽也有瑱焉口之脂以澤其燥皆為其近於首也觀視之先不可苟也此下則項領脊背脊膂胸腹髀膀洗濯必以時日無脂澤之澤焉然猶衣而蒙之以衣曳之以裳束以袴私蔽膝以蔽納踵以屨而後體之容克以莊也然其高卑煩簡輕重隱見之序亦察矣故其集群后於闕陛而不病其冗布百職於天下而不病其溢佇寡見者不自以為眡綏荒服者不自以為疏知其皆同是天下也如首之至踵同是身也今天下雲南為最遠雲南所隸廣西府又最多瘴癘而幽阻物產無珍奇而樊㮚雜擾易嬙以綏醜是於身其亦膝踵之間乎而世之擇利自便者目為惡地而不以貪采吏必以

計脫至婁歲屢扞市傳召其解舍是知此其身付其
腠與踵不衈也萬一風入而乘之蟲螫之將發體顛
掉固未有可避而寧居處也尚書兵部員外郎高安
朱君為太守當供是府人有意然不悍者若笑曰是
何傷哉方

今
闕廷之下公輔之器甘下除玄黃之文甘衣服而吾之堅
勁非堂華吾之適翦非組絲以是為馬猶恐納時而
踵決也御猶椎肝於冠衣上體之用其將不為彘豢
之人乎吾不為也吾往矣都諫祝君聞君言甚喜嘗
之士有怙退者饋筆於予使為序以贈

送楊德輝改任陰德縣序

吾少時就會府試府城附治之縣其宰單騎青衫從
一二胥吏日旁午走衢中吾意其為吾輩未嘗就偃
之間之其人曰吾縣宰也吾以其給耳煩曰爾以吾
為真不識宰邪吾之宰衣綠袍佩犀帶出乘高輿張
蓋其上前騶擁巾紺綾以呵將輿之徒如雲也天下
之宰一也彼豈貴於是邪其人曰是則子之宰必進
士也進士為宰不於孔道不於臨轄之衢不於
藩閫之都不於戎衛兵鎮之交所以貴名器甚錢穀為
為公輔之格地名雖宰名實則非也若吾臨轄之衢
則以胥監為之也丞簿之稍資者為之也呵之可也
簡之亦可也倅貳得而轢也武弁得而侮也子之宰
豈吾之宰歟邪吾思之

朝廷之所以體群臣者如此古未嘗有也士其有不奮
者乎今之用進士為宰異於是曰孔道以之詰姦宄
臨轄之衢以之給百需
藩閫之都以之緝不恪戎衛兵鎮之交以之捍疆禦蓋
以異材待之然天下孔道孰愈於江都揚之府治焉
轄進治焉潛師又治焉戎衛以繩我也揚德輝以
進士為之宰人之東西過者皆曰其詰急也其程尤
急至謂武人怒以訟也可謂材矣上之人皆許之曰
剛可謂知矣然而銓司尤拘拘焉執常業曾未聞有

進秩之旌予竊惑有之身之請僅改陰德以佚之而
已則所謂待以材者果如是邪曾不若其貴其錢穀其
高於安閒之所如吾少所見者尤有以激人之奮也
雖然君子視其身如器既謂於人則惟人之所置而
已置之靜則佚置之動則勞無不可也吾友王清之
嘗謂德輝為堅剛之器若然今養之於佚地停息既
久一日發於硎而以之割解吾見天下無完牛矣必
德輝也德輝清之厚者吾又清之厚者也為之作送
行序

送劉君知寧國府序

弘治九年春監察御史劉君出知寧國府君光人也

少侍其先大僕公學於京師嘗戊戌進士知揚之興化改徽之績谿入臺爲御史巡觧之鹽法又按蘇常四府皆赫然有聞于時矣

朝議以寧國大府也必君行乃可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夫以東西南北而必以人遂遂焉是龍斷者之所爲賤丈夫之所不可得而辭矣而爲世道計者則又恐其所至不周而目力有不足也何哉五方之民山川限之風氣局之言語之不通嗜慾之不同同川而若彼以冠裳則互相嘲笑者舍以宮室則悲世固有不可以身試人而徐徐曲爲之所則未有不可據而驟習也是故强夫壯者爲其泥於此而病夫彼

也是故强夫隘者爲其執於一而律夫百也此聖人之所以詩於政其收於東西南北也有以夫光天下之中土若生之京師北土也君從而學焉始政於揚東南之衝於是乎在而徽又江以南也西之地起於徐而東南之地盡於海濱蘇之地是也言君之周流倦游望嵩高覽大行踰恒碣以臨渤海踰大河瞻岱宗出淮泗以放乎江漢之湯湯而東西南北之觀亦庶幾乎孔氏之觀矣然則斂而尸此一方是猶秉照天之炬而置於一室也其不亦彪炳旁射以出其光矣乎久置於室無是理也同臯諸賢惜君之別而求余一言其大要後亦將有考於斯

送張君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序

予既第進士頗覩同年皆天下之英也而時方競師唐人以爲詩詩日趨角而品日高中書舍人蔡從善又獨爲衆所奇一時父母壽考慶索之父母壽老戚索之遠出游者索之園林勝賞者索之山水草木蟲魚圖畫者索之不則人不　以爲絶卷不貴焉及今爲員外郎於南也得刑部人有稱議法吏非詩人所宜居者予獨恐法吏不盡皆詩人也詩之狀物高至於日月刻星之繁焉其入深也達於崩泉散於風之吹噓雲之浮游雷霆之剥擊雨露雪霜冰霰之降隊昆蟲草木之生生無窮大之爲海爲嶽爲山爲川微

而入于秋毫纖塵之不可見變而爲日月之薄食颶風爲鬼魃爲祲爲雷之碓斧星之隕也爲石爲肉爲狗爲老人或雨而爲血滄海之堙爲桑田爲息壤爲兆朕其爲祥也在天爲慶雲爲甘露在地爲醴泉在物爲芝爲麟爲鳳而於人也宮焉以居器焉以用冠冕焉以章其身符璽權衡焉以信群而相害也則城郭焉以守兵甲焉以一暴亂祭於廟以報習於學以漸隨而又病其拘也有壺矢博奕蹴踘之具魚龍曼衍角觝之幻至於怪而爲神仙服食吐納之術放而爲孤雲野水之觀水巢石穴之居樵之斧漁之歌農之犂鼓鼙聲百工緇黄之流烏蠻白狄之壁辮紛

如也然必皆羅致之爲詩之囊中物隨取而用焉而後可以言詩又必和以五味使可咀也調以五聲使可聽也施以五采使可觀也嗚呼詩豈易爲哉使其移是心以臨天下之政乎何往而况法吏政之一事耳烏足以盡之乎故恐法吏不盡皆詩人也從善行歸過其家省其二親而同官以贈言見屬從善毋遑遑於庭而端即其所有事使爲法吏如發蒙然天下於是信之而更詩人望以爲政自吾同年始不亦可乎

聯芳類稿序

予讀五代南唐書見其一時以文學自見者如宋齊丘其自待以爲司馬遷相如揚雄復生不過也及讀

其所爲文調皆鄙俚可笑而其所著化書尤近無稽下伍野巫市卜而牽合附會得罪於名教者獨多又況其下者乎乃知衰世兇運干戈漁獵不獨其政之足病民之不幸而文亦隨之以萎薾不振也悲夫宋有天下百年至於慶曆元豐之間可謂盛矣而海內文學之士泉湧而出雖其將家子弟亦與士爲文章衣白衣從進士舉而將帥類多通古今以至熙寧之帥築學宮召名士教其子弟如楊日嚴父子者則文章氣化亦必積治之久而後盛且洽也

今天下之治餘百年未不足論也人有不誦詩書者爲世僇辱三年大比將家子或登高科至四選爲帥之

鄉邇來亦然不獨內地而已以予所聞貴州宣慰使宋從頫則於文章詩賦援筆成之間能流傳四方其意欲與中原大家相角逐當止通古今取科第者之足言乎其弟如晦隱君也秀而亦文從頫與之迭爲唱酬積數十年遂成編帙有所謂聯芳類稿者所以志其爲兄弟之作也今存於家要其歸雖未必盡皆醇於道而確然以不朽於其世雄遊方不爲所變而又以其家學播宣於其之風爲左任者之赤幟以風動之蓋有裨於世教非細也視彼樂官敎子僅獨善其家而又不知其果能與否史猶以爲賢者亦遠矣嗣使君浩然從頫子也韓有父風痛二父手澤之

存於是稿也間授於鄉進士周鸞來京師請予序鸞曰是將刻於梓也予陰惟遐方之有是族既有是兄又有是弟既有是父又有是子將必庶幾我中原世家乃已是不獨宋世所無雖古亦未有也而況於衰亂之世乎非

今積治漸濡之久何以得此乎故樂爲道之從頫名昂號省齋如晦名昱號宜庵善昂必頫而省其政昱當如晦乃宜於隱其取義亦精矣嗚呼讀是稿者愼毋以其姓同而槩謂其爲化書也

慶鄉志周君榮壽序

尚書工部郎中周希源家本安成也有宅盈堂未

連陌有僮之指百任其耕桑置不問一意營治官事
亦不遺書稱其勤惰贏絀有兄布中七十一翁也則
蚤夜在念鄉人至必訊其體之贏頓食飲之增損意
志之欣戚一人言然他人至又訊之答如其初則抵
掌笑躍或時語其家及邑人之在仕者其
人反也則爰水土時物輕毛氈絲繡漿酥醬
尚方珍異包籠而致之歲必四五發從者至則又笑躍
以示其家及邑人于旁邑人於是人皆曰郎中之孝
其兄也皆曰郎中之不顧其私也相與嘖嘖稱郎中
且曰郎中之重其兄必其兄之賢也今
天子之八年

氏入棠補官翁應
將至南七十郎中則笥冠匣帶僕衣一襲歸為慶郎中
亦方孩東
封事北道濟還反
命濟南歸水道也顧瞻與思恨不翼而飛颺者歸與予通
悵嘆久之茲將營
壽都于閭定以
簡命往閭雖西南偏地然水行必南安成可掠而過也
郎中又笑躍出都門就道邑人及于旁邑人追而餞
之郎中曰若知予心之樂乎或曰郎中顯曾也封建
榮

命也安成便道也其亦無耀于里閭族屬乎登朓故任所
徘徊乎易其田葺其廬而役弃於僮奴乎是不知郎
中者也人之於人也盡覘其素郎中所以蚤夜念訊
諸鄉人而致其物凡以為誰也有喜而遠必慶必不
至於近且忘其亦嘗誰慶乎親物而與其思必不至
於面而若塗人然其亦嘗誰思乎所謂素也今則可
息念而晤無訊而見匪致而達追慶絕思光溢宅里
喜延庭柯樂其可涯也邪郎中曰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子之謂也若夫戚以奉鬼營營以殖其私是故衣
錦晝行於鄉者之所為也吾有吾兄在何敢爾惟取
予言於歸日與吾兄誦吾兄亦知言人也

送裵從事希歸慈溪序

裵從事紿吾院事二年吾始見之若屏之樹于前及
揖也若杵下便旋焉以側立曳其衣之裾也若輪趨
而登階攝衣若烏翔之厲俯而白事若不能出諸
其口趨而出也油油然其直立若矢不見其非儒態
也吾惟焉居久之役得其吳語也問之則慈之大姓
行人裵公之子也而隸之書附耳語曰是其口常
以哦吾他肄又曰僕見其誦文而首肯之或反唇以
嗤也吾益怪焉曰其無乃隱情匿志而為是邪抑不
得已而竄是以養邪抑窮無貲而姑有所待邪抑有
不直之謳而陷于是邪他日傾然冠衣入吾室州

服也曰吾柰
詔入粟得此銜然亦欲速滌前污耳而行人君亦繼三請
曰吾觖何退從父也從父衣儒衣二十年兩與剃士
角而剛遇甚卒見污蠛吾之族老皆来兹幸亦瑜洗
今將歸矣仁者亦有以哀若人乎則吾裵氏九鼎也
吾曰信哉吾所謂不直而陷焉者是也然茲冠衣亦
榮矣請以冠喻表之冑者織絲為之縠也裵之縶者
緯竹為之筐也鐵以綱之使固焉漆以黏之使合焉
絲出於蠶繅之而又絡之玄其色也而後始可以織
焉竹產於山伐之而又剖之以為曲薄也而後始可
以織焉鐵自鑛而至於可以為網煆煉之功不知其

幾矣漆自割而至於可以為黏煎熬之功不知其幾
矣而冠工之功皆不與焉然則冠之成也其難矣乎
然或誤而况塗潦之蟠蚼之污玷之則洗濯之拂拭
之未害其為完冠也猶可濯也而昧者涤棄焉不
亦謬乎從事今已濯冠而冠諸首是知其所以難而
重是冠者歟行人君皆其而笑書之納其歸囊若將
為裵氏喜幸然吾恐從事或反辱以貽吾言陋也

壽錦衣杜侯序

唐金吾將軍張萬福年八十餘始知名至今老生腐
儒不敢蹈籍武人者坐此而長槍大戟之徒亦籍口
以詆夫執毛錐子者况吟灰後然尚可為廢棄者地

縱談尚父之後老而壯哉若
今之天下一技一能各效其任無有冑焉以居容以議
為者况在
天子之左右一點一呼之久者乎雖有延齡之輩其如陸
贄何陽九宗當與其弟日夜斷飲致其疏蜴以逆何
至出聲言天下事萬福雖欲立奇以取名將何所賀
乎又將誰拜乎將瘖將終此老天而已矣其墓隧之
碑不出百年匪狐狸之窟則樵夫之礪石耳况於其
身况於其名乎乃知政用不藏適為好名者之資而
已而
盛明之世獵家作無所發其名也錦衣杜侯景陽生淮

塩為福所當寫所某破隙茲焉希烈之地也其亦以
列於戎如萬福者然其征南蔄討北虜偏西羌遇繩
橋踰飛棧出入刀兵踏齒冰山流沙弱水窮髮之區
大小戰百十合挺身而立功淮泗土中遠甚而僅得
一千户人以為食報薄也今距萬福賀延英時特九
年而畧無襄須然倒夕名仲于行人君如東經遇人
時出驚人語使當時元時然知不有延英之賀乎然
行人君王立人來將世其家萬福盖無之以此易彼
孰得孰失萬福得徒憾邪獨其禄食七十年未嘗一
日病壽九十此則侯或同也予於行人為知己而滯
之已侯誕日也劉彭張三子與行人遊最舊不[illegible]

閒寂寥詩辭謳於予手方謂為福倘儻飭而比之亦
春秋意也所以進侯者其亦有在哉

送光祿鍾君歸姑蘇序

光祿典簿姑蘇鍾君雍年未艾予遇之于丘文莊
公座始不知其誰也與公論當世人某可相某可將
尤以正氣直道知幾名晚節者為賢至於與世浮湛
依依在位者則欲求其面而唾之予於焉此何人也
敢於公側如此及公嘆兩粤彫敝有將來憂君瞿然
泣曰先公亦嘗憂及於此予因詰君為都憲公子起
揖定交私幸都憲公之令德宜有若君者為之後也
君退予與公言都憲公之去江西也幾五十年後之

好名者亦嘗更其置制矣然輒更而公私擾攘其害
非先還其舊乃始帖然而人亦無賢不肖曰以為不
及也其亦偉然大丈夫也哉有予如君可謂不死矣
後君得選典光祿寺簿予入教内竪予竟會一子
東安門察其意沉沉若睡者飛揚跌宕高視一世之
氣索然無有予不知其何以類異也豈其官切
禁近法當若是詡默邪抑予非文莊公不足與言邪予
疑至今則君已請休求告歸矣飄然甚濕顏面復以
語文莊公者語于予始恍若人也奚以光祿為羽所
謂典簿者邪其必有苦心怫志之贅銖較合會之媿
與僩走趨之辱蓋前之彌鬱已為之後之彌將不為
乎以君之正氣直道不少假貸如此其又能為乎知
幾又君素以賢夫人者此其所以速歸也往時宦家
子仕未適時往往亦有歸者或以惰慢或以驕蹇或
以佻僄或以污墨求如君歸者予亦未見蓋其教之
不豫而豢養之過也於此見都憲公之教於家其賢
於人亦遠矣不獨其豐功偉績之在天下也學士守
溪王先生大合鄉人餞之謂予江西人德都憲公必
學其子也使為之序予烏能序君然知而今而後宦
家子知所以仕而歸矣

京邸迎養詩序

宿州舊未有進士則雖人盡仕也烏有 朝之名流

未有名流則雖人盡翁也烏有封君未有封君則州
縣之官曰迎其親於道人不知也烏有振動
朝端而人為之歌詩者此在秦臺之井未浚前時也秦
臺者相傳秦皇帝東遊人築而候之臺久不修矣木
曲蓊鬱然其上每旦日光穿射而紫氣鬱蔚土人以
為神或祀豆之而所謂井者臺之神見夢於農夫而
使浚焉者也始望氣者言州之佳氣蓄於此臺發其
下當有井井浚水行厥於人眾征及果浚而濱人循
謹僮未之信也已而平朝言四人者與予同登丁未
進士朝言入禮科為給事中餘皆布列中外為顯官
癸丑朝言弟灝儀又偕登焉入為行人於是賓人士

大神臺之靈於濱又嘉望氣者之善言徵而徵之發
實自王氏爲少者將矯其翅逐朝言應行而飛颺老
者皆企踵废拉朝言尊府爲封君也非復昔之濱矣
朝言正色立
朝侃侃
天子亦嘗知之擢爲戶科左給事中名曰起蔚爲士元朝
儀亦戴驟驟駸不失故步人皆曰泰臺勃鬱之氣其
始發當如是及封君以迎至人之跂而望之不可及
也及其逼而即之也蔚如彪如若可搦也而又不可
窮也又皆退而訝曰噫所謂泰臺者將在此而不在
彼也庸詎知夫朝言兄弟之成不出於此而彼之夢

與徵者其遠然與又庸詎知夫王之先不有隱德伏
憂積于冥冥之久而發其發也必一萃其故而新之使
吾
君新得濱之士爲用濱之士新得入
朝爲名流而吾人新得與濱士馳驅上下且見濱之新
封君而景行之爲一時盛事不獨爲濱之重輕王氏
之休祥而已也故一時在諫垣者皆不容默呂君丕
文爲倡從而和者合若干人不能詩者一人予是也
然以謬當史氏乃爲序

送蘇君江西提學序

江西項數哉不知何忽異也嗒焉損其聲稱十六七
天下之人雖陰自數之與他方匹指將屈亦必復伸
畢竟曰不如也乃止焉雖然自吾視之亦以爲不如
也然吾亦有見焉巴蜀亦南方地也共去中國獨遠
其附於中國獨後而其顯也獨先江西於中國視蜀
爲最近當蜀顯之時不聞有江西也然而不以其不
聞而遂害夫後世之顯者蓋山川之氣孕靈毓秀厚
蓄以有待也後閩亦文學崛起嶺南一旦以相業鳴
日南極海徼也亦有以相名者而江西尚前日之昧
昧而已矣雖曰天其相之蓄亦有待而亦誰其信之
及歐陽公出以古文爲世宗師文信公之忠在萬世
則夫世之能事孰有大於此者而其人所在之地焉

得而不重且顯也哉又況文章節義一時淵焉林焉
於此天下又得以其顯之先者傲江西乎亦其發之
遲也固有大而盛且久者存焉耳此理之常也故我
永樂宣德之間猶彬彬號江南鄒魯
太平之休不無有助是時不獨吾江西之士自以爲差
強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必自以爲不如也若夫今
則大異矣而吾之出而仕者亦既陰察而竊之蚤夜
恐恐焉以自退而其岸岸焉遊於學者殆必不聞不
瘖也能不冒其昔之聲稱以嬉以傲天下乎正自損
耳吾懼焉幸吾友太史蘇君性督學轉移覺寤之機
又在君也君去吾於此而譙誅之有來謂吾士也入

蠶然吾追奔焉以成仁取義爲的求至之而又痛自磨洗毋爲鉛鈍軋茁逐時之好以射進則如歐文二公者且將復出吾門下矣江西學稱之楨其將不自君之張之而復根于館閣諸賢皆以是望君賦詩爲別吾又望之切者也又特爲序

雲谷詩序

凡山之四壁中虛吾謂甕側立或颩曳仰張或環委而缺其外或舟衡或梭脩谽谺空洞可呼而應者南方皆呼之曰谷雲谷者吾不一游之不知其何昌冠之以雲君曰雲凡谷無不雲也其孔竇湫潭多蘢虵蟠蜃土石之陰蒙翳落纏蘊崇沮洳之蒞皆足以出

氣出雲滿漫鬱靆霞昌乎谷中有藂有藤巘則有巾岫則有莽蘙則有菌朝曦夕芒有錦有繡布彪駁之文章飄風蕩之有飛鬃有白衣有蒼狗有鐵騎宛過有冠裳巨人有輕裾儇子千態萬狀怪幻譎詭而天地之極觀谷之人得而專之故有與之徜徉相忘而厭棄百事者彼誠有見其來無窮其取無禁而亦無患也然雲無心物也以其無禁無患而取之是爲有心不涉其名而又以名人至詩歌之不舜則爲太多心雖然有禁有患者而世方逐逐以取之其果無多心乎吾閱其詩于貳憲趙公有感也公以吾竊史筆使序谷在新建清継熊仁山寔歸雲谷者

送華君之任杭州府推官序

杭州府推官無錫華君前吾建昌府推官也吾免喪入關時錫人士皆來聞吾曰君方齋如腊黯如土炭君髮皆欲兒念而飲食之乎室如懸磬甚妻子地人遇之號而不顧也念而瞷之乎吾皆爲君謹致焉皆何且吳以吾娛譏亦滋甚或以高訪吾遂言吾邦茲有益國之役大閱炎以暑菜邦人漫不知也旦集吏出
詔詔見入壓則已壓屋毀衣升屋引絕百人雷呼若翼飛若歸自是裂破竹壓飛敲天屋下婦走兒顫囟井溺實延揆在床喘息待蓋雖雞狗亦辟易無所遁處也卜祝令曰

皇命垣千東隅東人以垣于西隅西人睹都料曰吾欲赭彼林吾欲陶彼泉何以藁吾治何以代吾甓或曰潔吾館或曰具吾饔飧或曰馬幾騎或曰卑幾人或樸吾里省吏可隨或吾今作令海匿時吾非君亦惴惴自慴一妻子君君詩載柱蘇戢東西人毋入睹睹有常許施定程杯相壤許傳窮索皆以
制正無修無不充具有常供於是民不苦徒工徒不偏勞匪人廉人不苦置之閭始少戢其懲削其威矣而踰月不稍食斥所有以佐官貲者君一人而已此吾以君之賓告顧訊且諺式君治不止是也皆釋然讙君爲錫增重以爲當受上賞得殊擢也而君茲免內艱

竟仍是官於杭州以去又皆屬君宗弟濟之來需吾
言以慰噫賞罰陟黜吾賤不得而預知也或者吾邦
僻而下君雖力於治主者未必知即如吾者雖言君
又誰聽哉而杭茲為天下最上之人所注意耳目也
况其為士也衆出而多賢焉言必人信焉君無變吾
建昌者以臨之名譽通顯之機動人可安安焉無為
君戚戚矣

送徐太史侍省榮歸序

徐舜和自吉水來時猶悟一書生也閣齋封君時為
白衣孺人尚荊布也送之門蓋不知舜和足以蓋天
下獨步

語[illegible]偉男子乎然陰與而陽抑中怡而貌嚴亦止於調
寒溫慎出話選所與處又其極則期以得儒外無長
語也而亦父母之體吾意其自如此及舜和
賜及第入翰林職史事密邇
清光與二三元老周旋唯諾于
黃扉
紫禁閭蓋書生者始仕之極榮所謂偉男子也于時封
君孺人聞之將不悔其始之不遂顯言之以彰其知
子之明乎亦事之或然也至於寢興飲食夢寐見之
瘠而炎炎急欲縮地者九天下之為父母者盡如此
次舜和雖含館末　庶幾草草而以迎養為先其知
以志養者歟然封君恬而惟孺人至家有居守舜和
固難得而強也居數歲舜和以考績
恩始
封封君於家而孺人於此易荊布加冠帔勿以作曰吾榮
矣吾可歸矣不知舜和亦思封君甚恨不奮飛耳
請而得
俞
賜卑與船是付之翼而歟以風也然自吾得舜和與之從
容浸振起吾之疑礙者亦有之於院私幸吾邦積衰
之氣其必勃然而興乎而舜和又去吾恐其習於敦
牟危匝扶樓之節或使焉則於端委端立若拘檢束

縮矣而缅其行次且其行次且豈吾邦人所望於舜
和哉胡光貞蕭升榮方有志於作新邦人也深然吾
言書為序以贈

送郭會稽知山陰縣序

會稽山揚之鎮山也揚之域東南際海西盡五嶺而
北盡于江今為會府者五
留都者一周廻奚翅萬里提封半天下而兼仰是焉以
為鎮吾嘗見石之鎮物矣物安其處而弗震弗動焉
然則茲山也揚之恃以為安者亦若石之鎮物茲其
為鎮與揚以縣域民而治者亦多矣附茲山之址而
縣者又豈其匹歟山之址縣二山陰秦置也為最古

借封禪戒成紀昔某建幣牲牢幽顯交神靈整長吏寔度以秉則用名休祥吾為史氏志於五行得以示勸否則用名與沴志於五行得以示懲弗敢私也故知其縣者用代吾每覘其人焉而吏部者其亦有意於方鎮之重而慎選乎御史其爲縣而負責以注之乎吾皆不得而與知也及郡官聽以知縣來別吾曰得山陰噫奮瞻吾於進士獨器之而太史毛君亦嘗曰是鎮靜者他日可任重則信乎其慎選矣然奮瞻亦聞山陰今日之沴乎洪波入城百里壑矣民其魚矣

天子方南鄉而憂史祝皆歸之鎮嶽爲崇吾以爲非也鎮

也者且及於遠焉匪乎近與亦縣無長吏群吏弗戢弗虔容有以召之歟茲而有長吏又得吾所稱鎮靜者爲之山靜者也而鎮山又靜之尤者也已有合矣而亦何祥之不招邪而況於茲沴乎吾與毛君謹誅志之用以勸夫揚之諸縣皆用鎮靜之治廢乎揚亦少安而無負負於鎮山矣

送莊惇之知安福縣序

予少從長老談及於政以為天下難治皆曰吉安予曰安吉耳又曰安福予曰福安耳蓋倒訛也安吉焉天目之巖壑而福安瀕大海之茫洋民生其間其良者樵而已矣漁而已矣少黠則賊食于樵漁之間又甚則剽攻寇盜而已矣其吏治固難也若夫吉安上郡也領縣九其官于

朝吏于外者小大具數百人而已乎而安福一縣也直百人而已乎是皆居人之上語理道持法令以出治者也能以治人矣有不能訓其子弟族屬聽縣官之治乎子弟族屬能以聽縣官之治矣其外屬也朋游也有不胥勸之以皆聽縣官之治乎然則一縣之頑不率者蓋寡矣而亦何難治哉蓋彼二縣之聲倒而轉訛理或然歟或縣官者稼有侈心焉乃張王其威聲而高下輕重舞其法顛倒之矜曰能彼皆明法與

持之說謊以議亦其勢耳而治乃病遂曰雖果真難乎今莊君惇之以進士往惇之潮人潮之道出庚嶺下顙江掠吉安而東也凡人入國入鄉無不問者惇之之來亦嘗慇而問邪問其郡則知其縣知其縣則知安福矣夫以惇之之賢而加以知之之素即選於九縣而以其尤者當惇之無不可而況於安福乎即以惇之當吉安為之守以統九縣之治無不可而況於一縣乎能於古安則天下之郡縣蓋亦無不可者借惇之以臨安吉安知其不為吉安乎以臨福安安知其不為安福乎上之人特不以聲吠者耳而選以當安福安福之民無小大歟大夫士皆為安福大夫

士賀安福大夫士又為其縣之民賀賀毋予為之移以為傳之之行贈

送蕭淳仁知歸安縣序

物之復其故曰歸凡人道遠而來復亦曰歸故不得其歸則危得其歸未有不安者縣以歸安名民其可不歸而安也哉夫民之歸非自殊其塗而歸之云也粗以時同入庸以時同供調以時同赴毋群而囂毋嘷而鬬毋作寇偷毋興妖訛毋武斷毋飲毋博是之謂同歸于治故我畊我食我鑿我飲完我肌膚保我族類而其有不安者乎如是而曰歸安之民無媿也而或入焉供焉赴焉乃差也焉而囂焉鬬焉寇偷焉

妖訛焉武斷焉飲博焉乃師師也是之謂同歸于亂而亦誑與之以安乎如是而徒冒是縣名曰吾歸安民也他縣之民其有安者有不安者乎或者今之民其冒邪而縣亦擁虛名也邪不然一常才與當涖治之足矣

天子宰相爲用進士治之而進士又擇其尤如吾蕭淳仁者邪淳仁世大家聚族至不能相名而粗庸之溢入于旁近凡五六縣盖山澤一僻縣不如也然急公守弱播播其聲旁近縣人歸之以生而恃以為安者亦加於弱縣之上夫致人之歸歸而安或易以一縣能之而難以一家能之是必有道矣而淳仁可謂曰不知乎知其難能而亦能之茲而居易能之地操易能之權而顧有不能乎世亦有詭匿悖蔵遇事引避多其身謀若鄙夫懷金詭詭忍而不施者而大家子揮金若土炭惟視其急者施之而歸安之民久不能歸而安縣虛其名以待是亦急者也

天子宰相用淳仁淳仁大家也其將何如哉尤貞董壽夫與予皆與有世好於其行也飲之酒而問之

壽七十翁張君序

予昔泝折鉛山舟之人曰是有張氏之老能匿精導氣澤其腹如童力其步趍如飛或異人也予訶止之既而入澗汲溪飲其水齒冰寒沁入骨髓毛孔以

出山塗平衍巖立溪側老欲墮鋭欲剝腰腹皆孔洞瞑睨類有物巢穴其中者予乃愕焉始憶其所謂異者安知其不果然邪及登崖入費氏予友子充之宅則又群水環焉甃入石罅魚鱉汨洞浮人林鳥之巢引手可探坐閒騁翔指山畫地無不欠伸若皆能遺外形骸為沖虛逍遙意然亦因其地之異也而皆習爲異邪或不必習為之而目見若是邪予乃問張氏之老曰是去十里為納川其居也訊以舟人所云曰無之張氏有土田久矣與吾費敵世亦與之交姻婿然其以醫神於鄉而遂以藥甘身今距七十無幾矣或欲其年以語人人無不以其為戲者抑以是傳而

遂訛也邪予問子克子克亦云蓋其習皆然而遂同忘其為異也乃所以為真異邪若曰醫天下之醫病以殺人者不論也而庸以役身者亦有矣而又何神乎則其神者無乃有異術而欺醫以避名邪予嘗若羸而多病思即醫醫輒庸求所謂異術者不可得得張氏之老有子克為之皆善也又挹湯陽云若是然於予心終不忘今年意其已七十矣即子克問之則總素在几屬筆於予曰以是歸而壽子甚欣欣書其事予見笑曰使世知有張廷瑞為異人者未必非斷文也

送靳工科歸建昌序

凡郡邑醫陰陽其官署皆以學名其官亦以科術訓名若與偹等然則其官亦師也國名於其中者亦弟子也凡師皆以教弟子皆以學而此一所謂師云者其亦主於教乎所謂弟子云者其亦主於學乎今天下他之郡邑醫陰陽師猶有教者乎弟子猶有學者乎吾不得而知也至吾建昌家所謂醫陰陽學吾已不知其廢矣醫之入閭閻技湯劑紛如巫之鳴鼓角為病夫呼呵見神亦紛如問其師不知也改而問其官曰吾已歲入貨無吾撓也官旦望某守令而趨與小吏竊片紙下坊市乾沒汲汲問其弟子不知也改而問其部曰半已供吾役矣故醫陰陽官人以貨視

之而賢守令亦覬其為至改用富人之良或宦室之良子弟而吾靳尚明亦在薦為醫正科被徵來京蓋欲後源流杜貨賄非必其能以業教授也尚明栖屋先生之館甥年富而家務孔殷意甚難之先生亦甚難之然業已無能改為隱忍服

命而歸先生出古方書納其橐曰而行為人師貨不而賣也然醫將也藥兵也建昌四境皆用兵地也而將將之將也慎毋俾群將妄用兵執謂吾亦建昌人休戚寔同命書以為臨岐之戒

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六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序

壽芳圖詩序

壽芳圖唐斋說寔持以來予見畫史寫菊其上綴詩
百篇不知其何哉所謂壽芳者又不知誰之作之其
義云何然斋說之見予也夫豈徒哉則俯而流觀之
其有陟岵屺之嘆歟其有望雲之思歟其有殊方之
覊歟其有牽車牛而遠服賈之業歟其有弗自洗腆
用慶父母之懷歟此詩之大要也而顧於菊也判然

若蚍蜉之遺蚳而不與也而亦何取於菊乎哉噫物
之壽者其質堅檀櫟之類是也菊可朽而折也物之
芳者其色麗芙蕖之類是也菊闇而不揚也此其見
遺又何怪乎然當夫高秋淒清以露以風霜則隕之
喬者槀脫夭者根萎而目睫間之生色淡而不厭者
菊而已矣然則謂之壽可也謂之芳亦可也而况物
之壽者未必芳芳者未必壽壽芳獨歸之菊亦何不
可斋說聽然而笑曰智哉子之知吾甥之心也吾甥
汪氏名顯客遼思其二親而為之首當有序吾為丐
子子諸之乎請書此足矣

送憲副李君之任江西序

元年予為庶吉士獲交今江西憲副李君君時亦始
為御史人皆曰此前句容賢令也予問之句容之人
無間于豪與善于寇無尤于饑予嘗思而嘆曰吾縣
何辜而不獲斯人乎今無及矣然猶幸一按吾省庶
幾吾縣其中也而君且往甘肅邊視儲峙還按蘇松
常鎮四郡四郡之人來曰吾四郡若按堵矣予又念
而嘆曰吾省何辜而不獲斯人乎然猶幸滿御史為
副使庶幾於吾省也而天下之省十三副使二十有
六江西二人而已即君副使也何能必於二而必不
於二十四也又况丞於寺議於司而不為副使乎此
予之於君恒耿耿也乃今不失予望其亦幸矣予又

思予之幸得君以君賢者也賢者位於縣縣之人安
位於郡郡之人安位於省省之人安
朝之士有不欲其省郡縣之人皆安者乎然則人之幸
得君者亦多矣不獨予也以予欲省郡縣之人皆安
知人亦欲其省郡縣之人皆安而君茲為予獨得之
而為一省郡縣之人喜要亦私而已矣非公也孰若
置君於
朝坐廟堂而佐吾
君出清明之治則天下省郡縣之人皆安是為天下公共
得君也不亦廣哉然不知持衡者亦有以聞此乎聞
而必行之古人事也而今豈不古若乎張君懋君九

人皆君同官来以贈言請予先有私論僭儗入之以
見予之有意於君也

壽楊母太夫人八十序

戚畹有壽母賀者戚畹列矦閒至列矦有壽母賀者
列矦戚畹閒至然無保傅卿大夫士至者保傅有壽
母賀者保傅卿大夫士至戚畹至列矦亦至卿大夫
有壽母賀者卿大夫士至戚畹閒至列矦亦閒至士
有壽母賀者士大夫閒至卿亦閒至然無戚畹列矦
至者戚畹列矦去其鄉久賀有族屬之至者無子弟親
戚之至者保傅卿大夫士家於鄉有子弟至者亦無
親戚至者親戚所不能已亦有寓物而無寓辭也

其凡也楊莊敏公夫人年八十春坊賛善知休
武庫員外郎知徵京府知事知止儒生知舊之壽母
也莊敏公功在天下官為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黃閣諸君公咸有文會焉武庫偕大夫春坊上士也武庫
埒予與闟伯而夫人之年與
皇曾端安矦比壽域之閒匪見則聞也三月初吉寔維
其期而知舊𨒪至自陝曉侍御高行人皆里居之戚
也亦以伻来致幣辭而予翰林暨二春坊士大夫春
坊之寮也期以辰執幣入即賀位武庫之寮有武庫
有武選有職方有車駕與京府之寮其入亦當不異
是然至是也予當靜聽之有鼓吹曳絲漢錦描闌而
入者非豐潤千必瑞士也而或行唱聲隱隱遠邇而
向邇即
黃閣之駟且及門矣則保傅卿大夫士至戚畹列矦至
子弟至親戚在數千里外者賀辭亦至焉是又為難
也其辭行人書屬予為之因著楊氏一時之盛為諸
德門冠云

送貳守陳君之任泉州府序

廬陵陳景元當弘治十年之春御
命往同知泉州府事以其弟景昭與予善過予問吉所由
以道泉者予閩楚之交人也應之曰知之其道有三
其西自豐城踰盧徑南豐由百丈嶺入嶺之下為泰寧

其中舟下盱川過劍江泊洪撓衡河以出臨川泝盱
底棃由杉關入關之下為邵武之川其東舟遶洪下
之泛番湖東折而望上饒之江經鉛山由大安關入
關之下為崇安崇安之南為建安泰寧之南東為邵
武邵武之南為順昌建安自東而西順昌自西而東
合而至于閩中閩之南折為莆中泉在莆之西皆水
行也然官之行也以家隨有妻孥焉西之程其徑倍
於中四倍於東而百丈之西皆山行肩輿中或鳥道
緣緪而上雖得捷至然畏途也為妻孥者憂東中多水
行而東有番湖之險濤瀧蛟鼉不測之虞其憂又十倍
於西而迂又過於中惟中實安流也其至無西之捷

亦無求之徐請擇焉景泉丞書曰吾茲至泉官吾家也民吾妻孥也若作威以怖吾民而求事之易集猶吾妻孥於畏途以捷吾至躁人也假寬緩之名而養禍以遺民猶妻孥於不測之淵即至焉亦幸耳愚人也吾求不疾不徐無災無害者吾惡夫躁者吾又哂夫愚者吾以是治泉其庶幾乎且吾聞道泉聞治泉術吾得多矣退告於國相蕭君君書吾言以去景元先少司寇公之子起賢科有大志聞言觸類而長如此豈泉之郡足淹也邪吾俟之

送通判楊君之任漢中府序

漢界雍梁之間雍之北冀冀之南豫豫之東徐徐之北兗兗之北青而漢陰之地於是乎盡梁之東荊荊之南東揚而漢陽之地於是乎盡皆盡于海也以九州之大而南北之脈絡判于一水之源漢不可槩以他水論明矣水之最大者河江次之淮又次之其精氣皆不能以上貫于天惟漢為然故初昏之候足練然截于箕斗之間若有所經畫者是亦曰漢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豈虛也哉要其源當山之巘無所障蔽而山又最高與太虛逼映乃爾然嶓冢之山吾未一登之不知其果何如也或曰漢水至清今其入江之處若潑墨於瀋判然盎形是其清瑩之極乃上彩影耳是二說者亦未有以審也然要之其足練影彩

人不敢不謂是水者為之是則同獨其判南北之脈絡必辯方域者能知之否則必至其地者也雖然至之而不知之亦何害邪若官其地者不知之吾不知其可也郡之官其最尊者守次貳又次判今兵馬指揮楊君為之夫判判夫事之利也行之害也止之斯為得職亦世之為吏者云爾也有志乎古者亦止爾為乎人至於守固賢者矣然有賢者而弗夫志古者乎守土居守固倚判以外詢也捫參歷井尋漢嶓之棧求金牛之鑿以及木牛之遺雍迤以北可飛輓之阪梁迤以南可泝漕之川可鑿蒙拔之壁峙棧廣嶺繕甲韜仗用備非常而為西陲殿密與守圖之判茲大利害乃與漢地稱真判漢者也然此其清非如漢之可以鑑映則眩眯混沌不能也其置身之高非如漢之源于孤巘其上無上則牽制障蔽于庸衆人亦不能也君其亦知此乎漢之判未可以他之判為也慎勉之哉

無錫華氏族譜序

華無錫縣大宗也起南齊孝子寶寶父豪於華為始祖然亦以寶顯亦遂顯華氏華氏顯後今三十有七世歷陳梁隋唐南唐宋元今凡八朝千五百年縣或隸晉陵郡或省入晉陵為一縣或復為縣郡或改常州州復為郡郡復為州州復

為州或隷浙或隷京若奕碁然華固一氓庶之家耳且無與其紛紛也地志云縣西有闔閭城夫椒山東南有泰伯瀆西南有黃土瀆皆強吳時遺蹟東有泰伯城今為梅里華氏居處蓋吳故都也吳二十有三君皆傳代于此號為父長是因泰伯之讓有以啓之然周公卜世于洛曰惟洛食人皆謂周世之長有賴乎此然則吳之長亦或有賴于茲地而未必純以讓也嗚呼地豈可以必哉吳亡子孫散布四方其地不知何屬晉始聞屬華氏寶以孝啓孝讓類也其事與泰伯相彷彿獨其為庶無爵位名號與吳廢然其千有餘年抗然獨存畧不與世之紛紛而隨以推移更

革者故得以種其子孫蓄其枝葉視吳之困於仇隣興寧崇而卒以亡者亦異矣必曰孝之澤長然澤也者大約皆五世而斬要不至是也或者地之使然是歟雖然地善矣木之植于亡者斧斤旦旦爲伐之雖有喬木鮮不仆矣而曰地之不善可乎此吳之所不能有而華卒得以居也華之子孫欲以孝允宗爲宜取諸寶其先也欲以讓睦族焉宜取諸泰伯嘗居其地者也而以是培且植則自三十七世可至於千百世與茲地為始終是務培植愼斬伐而不專恃地者也若徒恃曰茲地善其果得爲善乎光祿署丞汝德大懼二者之難擇而又華氏發餓之機也因聚攢譜考而脩之丐予序其首以告於家亦法譜者之事予不及知

送熊君之任廣西按察僉事序

吾同年三百五十人閱禮部所放榜時獨吾熊君文應已頹然首弁人固駭然異之閱及其貫貴之偏橋長官部人又大駭異焉不知其實吾省豐歲人也已從貴藩事舉順天矣吾爲過語之始聞有知者比
廷對當釋褐雖大魁亦然而文應無庸乎此就釋褐論之其固先乎大魁矣况餘人乎入試戶部初筮主事得刑部主事品正六大魁初筮修撰品從六仕軔之發又先大魁也積六七年又自員外郎擢廣西按察

司僉事品則正五位則方嶽之尊也大魁雖
天子侍從臣而品尚仍其初文應之先之也亦甜矣哉雖然仕之榮進先之未若以功業先之也大魁今春坊贊善費君子充吾嘗評其敏如倒囷出物而其富不可窮也如淵泉風之遭其上也可使成文而又不可掠而去也亦如之是何難於功業哉而
今制文學之臣主沉沉於館閣中即究其用也亦功在
天下天下陰受其福而人不知豈若僉事者朝吾行而夕在人耳目哉况以吾文應爲之吾見其有甚焉者夫偏橋夷部也若窮然從事於藩則緣而升矣然猶幽於密也實興於順天則鬱藹而暗其光矣然猶

阻於扃也進而立於三百五十人之數則旣游於庭矣又越常資而與於方嶽之列則登乎堂矣孟子以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拂亂所爲者以爲可以當大任若文應者無亦苦乎無亦勞乎無亦餓且拂亂乎如是而未可以當大任樹事功孟子之言其亦誇矣吾故曰有甚焉者而况廣西之民引領北望若飢渴然文應亦傾榼决橐啟食之而已矣何勞也邪政成隮大登

朝顧諮閣有無咎無譽者爲之出德色是知已而不知彼者也異時吾無耄休矣隙中覩闘尚能知一勝負焉豐城諸君别筵具陳來曆俚言爲序吾亦欲告文應因以是復之

送趙君尹南城序

吾縣域民以隅關鄉區爲號隅有四關如之鄉加隅之一區視隅則四之隅城四隅也隅東坊關城外也謂郭也關東廂關之外爲鄉鄉東都都凡七十有三都東里里凡二百四十有五里有長合坊廂之長二十有三凡爲長二百六十有八以分隸于四四之區區凡三長合爲長四十有八蓋二百六十八之長皆聽命焉以賦夫二萬七千有奇之租留漕兑折而歲會于戶部其菜菌餳牲之品之達于禮部以轉于光禄羽革弓矢五金丹汞百需之供于工部以轉于他司則二百四十五之長朋輸之飲祭賓興使旅供給之費部使送迎騎乘之出

藩國儀衛之役歲時之浹則二百六十八之長叅焉無所與乎四十八之長也若侯矣然四十八家之承代也其名曰僉僉云者衆所舉之詞也故至數十年近且十年不得比二百六十八家之歲歲更焉人亦久而舍其業次者蕩産者往往嚬呻咨嗟以歲幸一釋去以爲更生二百六十八家者十歲始一值而亦當其輸也毋慮其期閭有雞殘其膚者矣纔創其脛者矣噫吾未耄老爭先取勝恥後焉以悅其長上者吾不及見歟其豈非吾縣之民歟今也何爲至是耶其

亦豈非吾縣之民歟官之斂也日增而民之生也日蹙而已耳縣官者受之於其所臨轄者也胡能損其增也緩之而已矣胡能展其蹙也息之而已矣雖然息非緩不能也然緩則於其身也時有譴焉爲民而獲譴不怨且不變非君子不能也是誠在諸令尹新令尹太平趙君吾知其君子也於其行也故敢以告

送益國長史胡君之國序

古未有益州其地爲西南夷邛筰冉駹夜郎滇僰諸境漢始通而郡之曰粤嶲曰牂牁曰犍爲曰益州而領以益部刺史益之名遂與兖十二州並稱于世或曰益加邑爲隘其道險隘故云或曰益大也其境

廣大故曰益也余以為二說皆非也堯之荒服止于
二千五百里漢都關中其西南二千五百里已盡于
巴蜀沅湘之交其外尺寸於堯制為外地廣尺寸是
為益尺寸也況越數千里而居長以百數而曰非益
可乎在易益之六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象曰或益
之自外來也故謂之益而益之閩郡象犀珠玉文翁
理木貝錦之美自是源源而來分溢於中國為萬世
利獨十朋之龜之益乎哉名以益宜也蓋漢人意也
今
天子建親藩首
與次

岐又次亦以
益名其國封于建昌建昌於天文其次鶉尾鶉尾火位
也火土母也
國家以土德王茲封也而冠以益名也得無意乎漢東
平憲王語帝以為善最樂至于誦為美談尚能興起
況古賢於接庭之間左右侍御問之能無改思易慮而
為善者乎其稱益漢治也端必有出於象犀珠貝之
上者不然昔和之何為哉雖然王之賢疑亦有賢
傅若馬國家今不可致也若吾
王之傳前又
天子自選於吾進士得吾胡君也君遂於易置輿地圖於

冒中若卜之常以辯博窮人而預處人之休咎多奇
中雖相天下可也茲其翊
王以往舟次于江益之諸水注焉其告曰是源窮而為益
然
國不在是也至
國之日其告曰茲為益國也移益以名之也漢之始置
益也以其益於國也
今移以名也亦然斯為
益國也余將見東平王且見其傳也余亦快哉君蘇人
余同年之益友也同年在院者皆有詩送之蘇人毛
君嵩請謂余益之民使為之序

壽周太宜人七十詩序

李敬數作周太宜人陳氏七十詩堵宏望繼作之張
本寬又繼作之中
朝名流又皆繼作之由是詩遂成帙三君屬予序之擇
昨日授使者走分寧而以七月十六日獻夫三君刑
曹郎也刑視諸曹為劇劇則不暇乎他為若詩者又
必宣授雕刻固非不暇者所能為也而分寧又在南
荊山藪僻處遠京師四千里其鄉即隱遁獨行之士
亦必沉埋潛伏終身不能齒於中
朝士大夫之口者容獨一二人而已乎而況於女流乎
分寧者相傳宋太史黃公來文獻曰益周洛縣亦有

以閭閻無聞至今河南方伯公瑞始以文章官達者刑曹主事公儀踵焉公遠又踵焉而四方遂然又始知有寧縣者縣實賴周氏以盛也而周之兄弟二為太宜人子然則繫一縣之盛衰者太宜人也夫繫一縣之盛衰於數百年之間天下凡幾縣如是者亦凡幾人且婦人也不其難乎雖其夷裔宜旌而頌之況分寧邪而三君者與刑曹同官且同年固不得以劇辭矣詩日多而至於成帙者固亦莫之能御也予與河南定交在駕部時常拜太宜人於邸閤退而以其母儀頌于他門使為矜式傳者又皆言梅月先生酷孝其母嘗貸數百金脫其舅于獄太宜人紡織纂畜

節縮服食以償之逮老無愠容無德色則所以繫一縣之盛衰者其豈偶然哉予之生也後不得與先生接而挹其先達敦厚之風且不知天之何以嗇其年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天其或者挹先生以注太宜人乎塞然諸詩之壽非空言也予序詩者尤為之喜而以言

丁氏新居落成序

盱之水流坤遇以出堪輿法坤地戶也水流地戶其民出出土爲數世有燁其光故俗承之好以商賈為業往往取四方之貨財如探囊然其非甚塊然者或廢疾病者否者老幸鈎鏤塲宣尻而民之服食與京邑等殊不類南方山澤中戎籍者世所深避者也而亦樂之取將符侯印前世為多

今天下之平久矣亦皆能致千金歸市田宅為鄉亦識所在皆能務為壯觀以京師崇文門貢車商舶輳旬跡喻鋪金市地乃可得之而衡衢之北吾丁仕隆買居焉故積潦在下令分高而燥故居者脫隆令鱗次而豎故棟廚欲歆今則騰而屬崇垣外周重扃内固始之於其季仕玉成之於其仲仕元夾門在其西相府列其東瀰瀰其深言言其高堂之人曰伊誰氏之宮也停驂而矚之吾邑人之過者誇諸途之人曰壯哉吾鄉隣之居也邑之來輸者曰何寇之憂貧無儲資

者曰何露處之憂亦欣欣然相與樂酒落之而借言於予予獨曰吾盱山水之靈其使然也

送羅貳守考最還東昌府序

會同館水道二十驛曰崇武驛東昌府也京師南出至是始得府四方萬國之來越是府郎底京師吾嘗三過之而聲詈其地曰人之咽喉也官曰浮圖絕頂之鈴鐸也民曰轅下之駒也或問之吾秘焉今年秋吾宗人脩篤以府同知考最歸同知官亞於守亦尊矣居其地而治其民者也可無告乎脩篤亦自許夫今之天下東之倭南之琉球暹羅解安南浡泥西之烏思藏朵思甘西北之哈烈土魯番于闐諸夷之方物

腹裏諸州之土貢歲漕源源供於
上方實於京師蓋如實於人之腹然然必水道也有能越
東吕而飛度者乎吾論東吕固咽喉也擬符傳
詔貴戚大閹竪旗鳴鉦勢自天下册日夜織乎其間柙虎
逸而噬人道是用梗亦視其官之何如以為伸縮縮
矣莫之能梗矣則群譽而鄒之曰能能之聲并與徹
宸聽布天下他郡之官其能倍焉而其聲終亦莫之或先
也吾故不徒曰鈴鐸必曰浮圖絶頂之鈴鐸也易於
發其聲也然而執雞酒束薪纍纍然伺候於涯之
上者旁午踉蹡走而集者裸跣折腰踵交蹠軏曳于
泥塗而背瘡甚者荷鍤負畚疲於趨而秉燭夜作者

盡東吕之民也而他郡不與焉轄下之驛亦如是而
已自修篤居三載於此咽喉之地也吾為懼焉而側
聽焉而乃殺然須聲曰至願若鈴鐸之在耳也雖然
所快乎吾心者較下之驛將何日而息肩乎官之有
長猶家之有長也守是也幸相與圖其成焉吾謹俟
之

壽梁母八十序

人自爲人女至於入他族為婦者已十一矣由婦而
為母者蓋加少焉由母而爲人姑者又加少焉至於
爲人之祖母則自其爲姑者又十一矣爲人之曾祖
母則自其為祖母者又十一矣如是而問其年多且
百歲少亦不下八九十若八十則又其恒也夫其所
歷不如是則亦不能至是矣如是而在深山僻境人
跡絶遠之地已賢於舟車都會之區處窮蓬蓽屋之
下已賢於雕甍畫棟之室含飴弄孫已賢於列鼎而
食墻暄之暴已賢於累茵而坐蓋其傲睨天地之化
雖造物者亦為其薄而奚之紛紛乎目前者又烏足
以與語然則其亦乃爾健邪乃若以如是之年而兢
其子之禄養且自其僻遠而迎於
天子之都戎衛之帥率其屬來觴焉縣大夫率其屬來觴
焉縣之師儒又從其大夫來觴焉則其子雖在卑位
固可以一展顏於慈闈以為歡樹史氏之頌乎以為

榮矣子史氏也為之言者陽樊司驛梁忠氏之母
張孺人也陽樊隸玉田縣縣在都城東三百里與州
左屯衛治焉衛帥唐君縣大夫李君皆嘉司驛之為
人以及於其母故於其壽也皆率其屬來稱觴於其
舍弘治戊午正月癸卯其日也

送劉君知豐城序

弘治壬子之冬十有一月予至京之又明日進士劉
君出令豐城縣縣之仕于朝者萃飲餞之屬予為觴
正酒半令聲言曰吾縣濒江以縣江合虔吉諸郡之
水流至縣西無高山巨磯以障之遂汪洋演迤而紆
徐縣若受江吼而衝之者每北風駕濤則齧其涯涯

遂壅塞其底歲善崩而爲漲時集又繞其背而出之
縣又若浮桴然民恟恟無策以生今天幸惠令君以
緩茲偶乎君笑而不言蓋君以三傳魁南宮奕世顯
榮有不難於政理者意豈不以縣之所當治者獨江
乎哉雖然君楚人也楚有九澤澤國也予亦不能外
江以申縣人之意夫此江舟之浮者諸蕃之貢交廣
之賦中州之商日且千艘而其亂者漁者釣者泳者
泅者嬉遊者士之人蓋半有事于江焉當其日晶風
恬水波不興朝驤暮檣鳴聲上下各飽其欲而歸乎
徐安車不是快也孰不幸而有此江也哉其或驚竅
齊吹雷電俱至稽天之浪蹴崇陵谷而蛟鰐鼉鯢集

而伺之雖其素以水事自任者方且神號股掉無以
措躬于其間而其葬魚腹者何可勝數矣翹首涯之
禍而已則不幸而有此江亦人之情也今君日臨此
江而其不幸者一觸目焉其戚君心宜何如於是試
思之縣人亦容有不幸者乎夫自有天地來則有此
江而人之幸不幸于其間日相尋於無窮雖天地之
大亦無如之何而況人將何尤耶而縣之人一有幸
不幸則曰令實我為也令將何諉乎然則君之明其
得於江者必多也而況治之而已乎然江亦將抵而
草樹焉以羌以牧灘而陂堤焉以灌以溉以利渥縣
之人自君始而其東之之勢合泯江以朝宗于海矣

與君同其大也衆咸俞君命觴正書以贈君之行

鄙門春別圖詩序

李德充歸璵暨其友檢討陳克紹鴻臚傳秉忠將別
之鄙有圖畫未名也予題之曰鄙門春別秉忠曰善
乃自為詩一章以倡其凡求別者而俾予為序予曰
天地之氣流於四時莫和於春春之着於物也則群
然以動以出其生色而於人也亦然其所自出必於
大都而後霈被于天下然其陰陽錯綜舒又備四時之
氣以神其生殺倅倅之機於俄頃之間而非尋常下
國比者故人有對其時而春者也有不必其時而人
自為春者也有對其時而漠然不知所謂春者也故

既大且神而人遭之其偏異自如此然對其時而漠
然不知者類多遠方羈旅之人何者無位於
朝為之援也無室於衢為之館也無賈於市以通其乏
假也煬誰為之燥溼反於其舍誰非爭席者也是則
雖煦以熙熙之春其漠然也固宜德充璵之人也璵在
極南大海上距
大都水陸萬里獨非遠方歟古昔棄於職方以為便利
宋之中葉始有未可以言棄之論由是言之吾意前
此來遊之士其於所謂春其皆有漠然者乎今我
深庵先生太保公挺然以命世之才出於其間值海
澂千百年未和之氣欝積而始發凡積久而發者不

能不蒸蒸其盛如春然公是也天下到如今文有渾噩之風公也士無浮薄之習亦公也予嘗私論公於元氣實有回春之助而天下士誰非坐春風者或不自知則有矣況璦公之鄉郡乎況璦來遊之士身親而薰炙之尙容有漠然者乎德允又能錫之賢者也吾聞賢者薰人之善如渴夫之就飮如方春之物一遇時雨之化而勃然也玆來無乃甚是乎不然何其充充乎如欲流融融乎其已熙忽然其歸也歸之旦初旭在照惠風徐來出其東門三揖而別

壽致仕指揮使倪公八十序

望壕先生作指揮倪公七十文公之孫鉉從予游出

以見予大要言天津之開倪寔爲之而食其報者當在於公公將作大平壽後以觀其地之日盛者於今十年天津之城四樓翬飛城門虎旅介冑持戟晨夜踐更不爽啓刻城之內市區盈啟而譁肆之珍貨益集舟船之杙椓於涯者如麻遂爲郊關重鎭非復前日之天津而公尙前日之公也然已八十矣望壕之言不亦驗乎驗於今有不驗於後乎雖然此亦言其先世以武種殖之至公而收穫之終將家之態度云爾未見其右文之功在天下也宣德末邊衛衛置學士之登有科而無貢士之白首蹉跎還補伍者在在而有爲吾齒羞然無如之何成化初李文達公入朝過天津公率上郊迎首以爲言文達未之許也既去公又率士送于上流踞泥淖中言益懇文達心動入言之由是衛學得貢士寔公始嗚呼公其文翁之流歟四邊之士雖不識公而必德公德必頌頌必祝天其亦有聽乎聽必有意於公公之自種也多矣將自收穫之不既必在於其子子收穫之不既必在於其孫而鉉也甚文其必有在乎而況重以先世之所種者又何以其福壽議爲哉是事也天津學汪生濟爲予言之五月庚午維公壽期群生乞予文爲祝而又推濟暨武生深來予不能文也合前十年望壕之文而演其意不知後十年二十年合予意者爲誰予日望之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序

送宗君之長蘆都運使序

弘治八年夏四月

詔以尚書戶部郎中宗君為長蘆都轉運鹽使司使君於
少師徐公為邑人於尚書葉公為屬吏於
青宮翰苑東臺之英多嘗同為進士者少師曰吾下黃扉或欲道故舊必索君語尚書事有所可疑者必索君議

青宮翰苑東臺之英有所倡也必索君和茲舉君以去處非其據人情似不能無悒悒者吾以為今天下權筴之政一切罷去鹽以不得已而獨存而迂愚猶謂之儒尤欲繫以利賄讒言之而視其司為冗曹和以成俗同然一辭莫可破去故居是官者雖其長亦忘其金紫煌煌之榮而鬱鬱其心胸朝夕舉踵以竢代噫此何為者也儒之迂而韙韙夫世之遐也曾不知邊鄙侍餉之卒水旱不期之災一旦倉卒崛起之變而欲驅迂儒以徒手應之雖戮之以謝世而其為計亦疎矣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是果聖人之言非耶聖人顧不足信而信迂儒又從而和之多見其惑也君明甚已灼知
天子首用之於畿甸間必求如君者次第布之天下是將徽前之為更重是官以收效也明日張膽躍然以往
少師在相位尚書總利權宜贊是謀
青宮翰苑東臺之英豈迂儒哉必將聽君之去而觀其
祇
命以為也奚有所謂悒悒者耶吾方有見於此其察又以贈言來屬於是乎書

送尹君歸歷城序

歷城尹君以弘治八年夏四月至京師太師英國公迓之入館之洞門舒然冰簟妥枕白飯飯僕青芻餘

駒晨進盥頮濯液宵爇蘭膏葉燦炬如晝日一遂其享筵班如自五督府帥都尉侯暨伯感暁之豪至速宴會樂公有重客也時公爵上公為
天子師臣參
機務總元戎屹然長城為
邦家重而君又以太守子太子太保太宰公之弟翰林侍講君之季父也盍以太宰之命歸侍講之女于公之嗣子銳秀色合禮成求易水之涯而風之登黃金臺以望居庸延睇于漁陽上谷雲中嗟夷夏之大防於是乎在而後撫甫而閱建瓴之勢俯而瞰之飛芻輓粟貫胡蠻商蹄踵交道市列萬肆珍貨盈溢儈駔紛如

在馬騎者輦者舁者任者負者介冑而馳者戈鋋而
趍者聚而語者款而竚且歌者呵而軒者鼾聲如雷
塵飛蔽天而亦曰弦心怪就館而休則優伶盈庭絲
竹競作魚龍角觝之技更進互出于金盤玉壺之側
至其火飫則又丹檻斜入瑤臺俯臨翠竹朱華裊娜
冐池清颸送凉濃蔭生寒清神豁襟如在洞府或忘
其素髮之盈簪而身之在客也嗟夫天下之人顒瞻
京師如在天上有不願如往者乎然而轉輪者勞於
力獄訟者勞於形朝覲考課者勞於心懋遷有無者
勞於計畫是雖於可樂之地卒無可樂之時而欲遂
其所願樂者盖亦莫之能也惟君婚姻之貴亞

天子一等耳而又富豈享豫天之時然一旅之出以勞元
戎故得以其餘閒娛嫺賓而後夫
上之祿賜之盛而君亦世貴富是宲也所謂勞心力形骸
計畫者舉無焉宜其老而不失其樂可謂兩際其盛
也五月初吉告歸于公公曰吾
講幄之下能無宣是義者乃屬于予譔序

送閩帥黃君福建備倭序

倭奴夷亦曰日本東海外之夷也謂之奴奴之也奴
必有主吾中國是已天下之賤辱且勞者至于奴亦
極矣然其心亦未必甘而安為之也其譖謀之念蓄
於中而或乘之以黠戲之以恐則門屏之間將有易
位之變伏焉而莫覺者而況擁君人之號襲世傳之
序裒落之大兵軍之富器械之工巧而又遠在漲海
荒服之外吾奴之而已彼豈俛焉直受如茲倭奴者
吾雖為主而欲偃然不加之意求以無患得乎又況
安南朝鮮均夷也而
朝貢時至
正朔所加
封冊所臨諸
親藩而倭亦以文字為國獨蒙棄斥無辭以別夫蝸蔱蟻
封之夷其情之痛昔不獨畜忿之奴而已也夫奴之
忿不忿一家之利害而已矣今倭之界與明越諸州

相值東底遼南亘于閩廣延袤萬里不啻皆吾地吾
亦子也而村諸畜忿之夷朝夕睊睊以狙伺之其忍
乎千里之間千夫之所不啻必萬夫之衛萬夫之衛
不啻必閩帥以臨之勢必至于此乃得策也畧閩師
黃君今年四月以
簡命當諸福建福建所隷衛五所十水寨五戰艦千艘水
軍十萬偏裨之將數百人君至將將將軍軍登艦彎
引滿劍露芒鳴聲如雷軍于島嶼之以直奴視倭奴
如以肉臨虎口若然真備倭之賢將也君先世土人
土人今亦有利執土人宦于
朝者皆觀君此舉借予言告之

送孫君之山東藩司經歷序

祥符孫君思顯以選得山東藩司經歷予於不識思顯也思顯於職方主事王廷文爲外叔父廷文之祖思顯祖之壻也廷文之父大參公思顯父之甥也大參公之訓廷文必厚舅氏家廷文承以周旋不敢失墜於今思顯之來也則思大參公之訓焉予亦不敢簡思顯識之蓋廷文予之同年友也厚同年之厚者人之情也廷文每爲予言思顯抱志悒悒終無以殘其奇輒角輒蹶或誦其所爲文於予真有可唾手理而究其不遇於時此則予之傷於虎而幸脫焉者也抑予又有甚焉之濤江泝漢沔以上襄鄧以西踰武

關過商於下七盤出藍田以底于秦飲浮屍之汙溝穿虎豹猿玃之群出百死而始得衣士服拜司成於大學其無聊畏愕之態有不忍言者思顯則無是也不猶愈於予乎及是

命廷文又戚戚咨嗟不置噫今天下重進士進士仕於

朝固重也其或爲州爲縣爲府之佐爲監司之佐有事于藩也望門而趨趨而歷階以升匍匐庭下贊唱鞠躬俯而揖焉踞蹐屏息拱手趨出惟謹而思顯固振衆坐不言不問也彼所謂進士何爲哉況山東古齊國也天下莫強焉今兖包魯以爲疆其使古方伯也其幕古列國之卿也齊之經管夷吾晏嬰爲盛後世仰爲思顯今而至於管晏之位亦崇矣而遂能管晏亦誰禁乎廷文猶不慊焉亦過矣或者大參公欲以厚其舅氏以付諸廷文其訓不止是也而廷文孝思之過則吾不知矣廷文欲序思顯之行不鄙予之俚也予謹序

送任象之之新安序

夏之日農之興而寢也殷然而雷渰然而雲霏微而霢霂焉當是時有不呼其侶衣其襖襏嘻嘻而之田者乎有忍能卧而不出者乎有之則咻之矣既而風之豁然而霽杲杲然而赤日出側耳而聽焉雷已收矣當是時有不呼其侶斂其襖襏閱閱而歸休者乎

有忍能作而不止者乎有之亦咻之矣曾不知晦而霽霽而晦而又霽霽而屢晦而後天地山澤之氣渰焉浮焉升降而彌漫焉澒洞幽黑尺寸無所辨而雷電隨之而大雨斯至矣當是時也卧而不出者惰農也無所事於悔也出而歸休者罷農也有能不悔者乎而其悔也亦晚矣作而不止者固徐徐焉窮其一日之力而恢恢乎收其人之功矣是故吾於天之晦而霽霽而晦有取焉知其將以釀是大雨也吾於農之不以晦而作以霽而止有取焉知其將以遇是大雨也吾於任象之之出處有取焉知其有類乎是也象之閩人也以宏才高薦于蜀毅然來取進士曰

興而饗矣能而力可為也而
朝廷適下儲將之
詔居三年又有御史之選蓋啟雷之下霢霂其零象也而
象之皆與焉蓋秘書所有而讀之而後建白天下事
嘻嘻之曰之時寧止於咻卧者而已乎然而勇於敢
為遇事風生風之過也則拂拂其雲赤日之出有不
死者而中部之
命下矣中部於京師為西陲知縣於御史為左官人孰不
徽羨吹薺為其角距如農之閔閔以歸休乎而象之
知為御史也不知為知縣也人之咻之不知也視農
之作而不止者又甚焉其上之人皆曰象之賢者白

之
朝然不知天之閔農則錯以晦霽釀大雨以霑濡之其
勢亦有不爽者而於賢者特聽其自定而終無所閔
耶抑孟子所謂天降大任亦有不盡然耶吾嘗聞天
之降雨假於嶽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然附嶽之地偏多焉象之晉遠在西陲今補
新安窮山邇
輦轂是附嶽之地也雨澤之偏多將不自茲始乎天之
意或在是乎而凡同年尚有不釋然者於其來送家
之為之言非獨以慰象之也
貫句君奉

詔擬督四衛營事序
國家制兵以府自京師以達于天下又達于四遐之邊
羈縻之域凡亦籍者皆伍以聯什什以隸百百以隸
千千有所千以隸萬萬有衛合諸衛則又有都帥以
總之以分隸于府為府五又皆制于兵部乃兵部有
綜理發名之專府帥有握兵之重無不制之兵也
然禁兵不與焉禁兵則惟綜理于兵部稽其盈耗而
秉除之發名無所敢與錦衣亦禁兵也其帥且與府
帥抗伺察其幾微府帥且俯仰之其下偏裨徼侯有
不相名者錦衣次而為旗手府軍金吾羽林又次而
為虎賁騰驤武驤其帥雖不敢視錦衣以抗府帥然

皆司禁兵非其屬也禁兵宿衛
宮門扈翊
警蹕
天子御衙執戈戟以侍
陛祀大
朝會設
鹵簿以儀
國容出則夾
乘輿以備非常古者去其縱逸奇衺而教之道藝周公
以綴衣虎賁次諸常伯常任準人以立政蓋為王爪
牙腹心之近雖名為兵豈真特一勇之夫而已哉況

同衛於京也一爲府隸其官也望軍門而戰慄頫指
氣使於戲下如弄兒然雖金紫不免也禁兵固棲屑
也歲朔一入
大庭燎烟霏霏覼瞻未周已放仗矣禁兵固日以爲家
也而又密閟秘見盡山林耆宿之儒得於殘編斷簡
有未敢以爲絢然者其兵如此居其上而爲官可知
已况居其官之上而爲之節制者乎騰驤四衛舊有
提督營事官所謂節制者會當代
詔以代者句君 也錦衣張君養正雅與吾善而求予說爲
君贈予亦不知君也知禁兵之重其官重其節制尤
重也今

天子明見萬里耳目所及之重者豈輕以畀人君愼勉哉

壽雲隱蕭君六十序

萬安雲隱處士君蕭升榮之仲父也升榮前年入吾
院踵吾爲庶吉士吾以弟視之舉則吾兄也然艶而
進吾與語時剌剌若忘吾之陋者吾於是而得其居
之墟曰夏晉又知其諸父之有五老也明年甲寅七
月 日吾之與語方洽忽作而起曰前此六十年吾
仲父雲隱生吾以嚴君之命癈於是吾益南望得飛
情乎吾戲之曰子能爲翼乎抒縮地乎挾飛僊乎驅
飛車乎蓋未能也然則吾爲子
請授子以

特具乎以傳闕門夜關津吏賊待一日而馳百里不啻必
再百里再百里不啻又再百里由是望夏晉而駐驂
襲錦衣以容與壓阼外掌握白者觴之班白者觴之
五老陶陶醉顔怡愉子欲之乎曰未也始吾仲父勗
吾以學也嘗殫百金而不以爲費晨出百爾營爲入
必課吾業吾如東並羅夜分而不以爲疲吾舉乎
鄉吾歸視其色若有未愜吾者至爲進士及今其訓
辭之至其嚴也尚如吾始學時然則其非榮吾官也
將吉吾以大也其何榮於吾一歸邪曩丙寅之薦也
吾宗一空吾母始歸吾嚴君諸父時四五童子耳喙
之利者喙吾屋爪之銛者攫吾壞喘不得以息踵不

得以寧尚有青焉其何敢念有家乎幸于今五十年
既生既聚指之籌也餘於千纍四五童子老人矣雲
隱其一也而孝友之稱好施急人之譽縣大夫皆仰
而賓之今日固縣大夫之觴且至也况其下者乎吾
無齊歸也然吾思得從二三子於是吾仲父有賜爲傳
曰報賜以力力吾無以爲也願吾子爲吾言之子之
言人皆曰傳也人之言然世不知有蕭雲隱乎是將
壽其名也不獨壽其生也吾雖猶東海以爲觴何以
易此吾聞而愕然警焉於今且暮年矣未有以應
也而君之背張仁亦以書屬升榮申前請益堅不得
拒而擬其舊以告我若歸之若曰是能壽人之名吾

恐其遂薑

送萬良弼分教松陽序

萬良弼不屑爲學官予已知之三十年矣是官也予雖陋亦不屑爲之故每三年必與良弼遇省下試試罷輒不得顧乃分去良弼與予皆然也然予少良弼數歲而蚤衰自分業左而數奇且旦企踵數貢期曰得則就翰林試幸中選吏部計其時爲四十餘歷幾兒白有經生名也已而西人告饑

朝廷下慶宜之

詔予已若羈鳥脫籠信翩翩遷去意良弼背倍予百年又過之其任當浩然矣而兀爾安處就省試尚如物不變

予於是益嘆良弼之不衰其必有遇乎予既官翰林今年春良弼貢至喀然悔其前之踽踽也見予從諸冠裳之後而質予之知幾且乞學官以畢志予私恠焉而又陰憶良弼始挾其從子輿遊臨川爽童子也奇氣過人臨川之人爭迎致之市兒巷婦以先覩之爲快於時良弼父子間亦盛矣哉其意氣勃勃直握功名於指掌其謂吞金拾玉爲其家物也自予望之孰謂其亦依依栖遲至暮乃爾況跑意于一學官又況忍置身於異途如予哉然而天下之事其素定之幾伏於冥冥如旭日晶晶而或露霧於夜霏微冥迷而忽夕照於西北蓋聖知者之所以不敢役心於得喪惟於其所遇而安之良弼今始知之矣是冬果以試得處之松陽頎然巾服若尚少也入予室辭去予知松陽之士比亦有連蹶不振若良弼心念是吾也慰安之有卒爾拔擢自喜者良弼固器之以爲己地且將曜曰慎毋爲吾哉良弼是心惟予知之因書以贈

送艾與術歸隴州序

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故秦晉燕趙常多兵壁之人爲隴蜀之喉也於中國爲項領勃澥海也碣石今淪於海要皆在

今

大都東南大海濱海爲尾閭洩西維之水而脈絡寔首

尾焉隴爲秦野其位與鬼其舍鶉首其宮巨蟹其州雍其星太白太白西方金也

大都爲燕野其位箕尾其舍析木其宮人馬其州幽其星辰星辰北方水也金水母也又兵象也有殺伐之氣焉水火夫也其爲體也參乘則爲沉鷙其過也爲激射爲奔放則二野之分其兵之用也亦若有爲之者哉然吾聞太白其躔近日其高魂白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於是乎偃其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國可以法致天下是二星也雖爲兵災而或移而爲祥其躔次贏縮因人而變宋襄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昔是也今

來與所駐比於紫微帝座也又辰星會太白五星聚于
一舍位也日月如合璧望氣者徒天精而見景星崇
所謂彗孛蚩尤旗枉矢旬始者卒不入于目中斯何
時哉尚與天官書合也春秋之時言星者曾有梓愼
鄭有裨竈齊有甘公魏有石申與國燕之而燕秦與
鬪予意二國昧谷幽都地也古和氏仲叔所居其遺
秘有非列國所得竊窺無賴於以名見者燕今司天
在焉豈出羲和氏之下哉而秦幾之閒亦宜有如昔
之不以名見者乎幾之與術史昭氏吾友聞允德之
異姓子姓也今年客於允德所允德重其世也久其
官而欲勗之進而立於其先方伯公之地噫允德之

愛人至矣然昭燕已爲是特克其官焉則不能不以
名見使秦有星家名自昭始如甘石裨梓氏可不可
乎予故於昭之自燕卿秦也姑與之論燕秦分野所
以傳試其術而登躋之激發之允德其將謂我善成
人否乎

壽陳勁齋六十序

分宜縣學入
國朝幾兩圯發帑金新之皆陳氏而勁齋翁嗣爲之縣
之民罹饑年亦不知其幾矣發廩捐金賑之多陳氏
翁又嗣之縣語孝友行誼稱鄉先生可俎豆於社者
亦多陳氏人今又皆仰翁爲雨造幾發陳之先爲之

啓機牙而寢者無算也翁尤曉曉然若剖竹破節無
留鋒芒今雖六十也其應尚無倦縣庭埽除甚適也
故縣人皆曰此翁勁名之曰勁齋翁吾未深識翁方
伯周公爲禮部時道之公之弟刑部君朝夕與吾居
又極道之翁之從子吟吾昔與之識省下亦嘗與其
仲父勁齋者吾時肩駢甚不意其果若此也夫人持
一瓣香入寺門其口之祈其心之望吾不知其何如
也富者供佛以宮以爲佛能錫以福也飯僧以田以
爲僧與佛居能使佛福我也天下之不能禍且福至
於吾孔氏之徒亦極矣而陳氏世爲學以居之至於
嗷嗷待餔之民其於身之弗能卹况於所謂禍且福

者而陳氏世賑之畢竟與世之人背而馳也何求哉
豈其世愚而莫之覺邪又吾嘗見世之爲富者矣鄉
隣之詈者使之鬪也鬪者使之訟也訟者使之貧也
然後左右覬望乘其急而市其田宅以自廣焉而陳
氏又世爲之寢皆世俗指爲愚者然而陳之富日以
益乜縣莫不聞陳之被冕服比貴人者森若壽考稱
鄉先生者亦踵出若翁是也詩曰求福不回世人盍
未之思耳陳氏爲近之然吾獨以頌翁者歲二月壬
申翁壽在是吟來徵爲序以賀也

送水部王君之靖江竹書序

都水主事王世顯始予遇之于太學與予皆以例進

生也蒙指目之辱焉不能頫泆而去之今也十年矣
皆有仕籍于
朝予不足道也所以一洗曩時之辱者誰乎世顯也世
顯在太學時予陰察其才之可與立既而同舉順天
明年元日非有所取也而一遇窘辱異甚焉世顯至
不能堪予乃觸寒劇飮大醉熟寢而已覺而世顯猶
艴然赭其色予又知其志之奮厲非直之齪齪者比
心慕之然而連蹶于有司至癸丑予預典校始第進
士予已遲之及今始官是劇曹又往督清江運漕九
庾務無劇於此則其才之必得以出而志之必可以
見予之望之也庶幾其有端乎盖君子貴乎志也以

其成貴乎才也以致用人之所以靡不有初而鮮克
令終者豈其心之欲如是耶當夫鼎盛之年而幸覩
夫中正之途磅礴奮臂物迎而解天下事無一不可
為者其自視亦可謂盛矣而不知其志徒見其順也
未見其逆也不能以不驕才徒遇其易也未遇其難
也不能以不恃如是而欲令終也不亦難乎而或卵
翼是資憑焉乘焉觸人之言敢出焉出而人姑忍之
咈人之事敢行焉行而人姑安之其自視尤盛矣而
不知其志曰以驕實無所主也才日以恃實無所為
也如是而不觸老機嬰禍網者亦鮮矣况求所謂令
終也哉而或者於此始悔其初之盛者為之累也亦

晩矣噫物之盛者終之累也然則初之辱者庸非終
之福乎若初之辱予與世顯則有之然而志也不若
世顯之堅才也不若世顯之善予將老而衰而世
顯甚壯且碩也世顯其將不為令終之人乎令終
則榮辱斯洗矣有不波及於予者乎世顯上海人
上海之寓官于茲者謂予知之深來徵贈言無
要於此也世顯豈欲予空言哉

壽淸風居士八十序

王廷光自南曹郎歸語予以淸風居士者予不竟聽
之也日語愈然居士盖高郵人也廷光始得解隨計
北上至高郵而歲已暮天時吹烈風飛霰着袍襆幘

濡穿入髓骨之下乘已闌闠如戟籠乃下而曳之以
行後之隸也唆鏡縮項無人色市兒奔追嘬笑或手
瓦礫擲之而居士適於巷出遇焉叱曰何敢爾且異
廷光之狀也曰郞君得微有仕進之趨乎得微有行
邁之窘乎吾室孔邇入憩無多固讓已而堪之煬盆
之茗隸之飯馬之莝其貼如歸也明日畢襆擕醽醁
易馬而遣之廷光曰天下亦有斯人乎予曰是謂德
施于不報覘其隙而利濟乎人者也其以賢智隱則善
乎廷光曰然乎時困于鄕巡然不知所謂高郵也弘
治壬子予免喪入闕過之求居士而拜焉問其年曰
更越三載八十矣而神形明秀如嬰兒坐復便捷如

壯夫議論穿貫淹洽宿儒不如也問其所以衛生之術咲而不對飲予以酒如平生歡者於是益信廷光所語不虛也予既復史事預校南宮得令行人夏廷瓚寔與居士戚或時相與道居士之為人越明年乙卯行人以使歸之便請曰忍能愛一言不為居士壽乎予諾而未暇也又明年丙辰訓導李士元亦居士戚也來會試都下又申行人意噫使予壽居士居士其假予壽乎如曰託文字以不朽于後世以為壽予又非其人也居士之子上舍瑾瑾子學生棊予過時皆以它事出而識者方以遠大器之居士將恃以為榮也然居士方為郡大賓飲射大會邦人士女聚觀争識丁大賓亦未必不為榮也予之序固不可以非其人辭

送都閫張君之任福建序

今天下藩鎮錢穀以屬宣使刑獄以屬監司甲兵以屬閫帥勢若體敵尊同如鼎足之峙然宣使監司其起也咸自鄉校之教論秀之選進士之登州縣之試郎曹之歷沉汩練瀨百僅一二而後至焉閫帥則武衛也咸起蔭補蔭補之官雖以總角之童横金曳紫驟貴於俄頃之間惟閫帥法不蔭授以薦得之要之其秩已崇亦無積累之難如此然而兵之服食鎧仗以於宣使者之委究幾微察於監司僅握赤籍知其盈耗以通於兵部都府者閫帥也境內有警冬郎鎮大臣主之發調之權不與焉上疑下謗無隙而出一位尊秩卑而逸且安宣使監司不如也藩鎮獨河南為三中無邊事江西亦無邊事而深山長谷有伍伏焉未為盜地秦晋備胡蜀捍羌雲貴湖襄雜蠻兩粵徭苗伺之遼左青齊吳越閩宿有備倭之戍皆浣臭不能晏然如中土者雖然土中兵歲一踐更于京胡江吳越兵按其十三四為漕卒道亡死路閫帥多與其憂而閫既以遠僻不與後倭之備亦嬉笑於門閫中而已其官名為武弁寔有不識兵革與儒官等者然則閫之閫帥天下閫帥不如也今年夏

上命都指揮僉事張君往任閩閫而刑部郎中馬君屬予言其行予聞君世官戎衛以肄武學親立戰功至是官然猶屈於元戎大司馬其尊未旬未見也由此而行七千里有素蘇戎服郊迎者則君亦尊重矣入重門坐數仞之堂啓而視蒙賑貨而丹文君之任不可謂不尊也久而晚豫安安錢穀刑獄一切不必自已營之而又武事稀瀾與儒官無辨然後知宣使監司不如也天下閫帥不如也樂哉是為序

賀侍御林君考最被
恩序

御史滿三考有陞秩再考間有之然迄無增秩者今
有之實惟林君益特
恩也君按廣西
上得廣西所上罪苗捷以苗之平也實自君意有它屬
兵部持法論止是而君亦還報
命會自蘇郡推官召入為御史至是滿三載為勑考得授
贈生封其父母妻及巳告身七品之官六品之祿白
金文綺旌功之
賜北面拜稽首而受在
廷臣工萬目張視覺吾人渝渝生氣百倍皆驚曰君君
榮哉然聞君去時苗巳逼重戍割嶺我有名位者二

人夜入壘獄胡俘酋以出截遏津鄙況舟仆乘百里
隔越如絕域外亦廣西一青也議者皆竊嘆君徒行
及君來
請兵議者又笑曰飛巖斷澗實生苗獠猺獞是不一種殆
天遺之以與魑魅猓玀狒諸物雜處也魑魅喜於
得人而猓玀狒見人則號咷以侮彼其飲齕乳壯
絕與人異者且然而況苗之嗜慾食飲與人一耳而
生盜異甚有不通人者乎又況布諸其境者凡幾峒
而幾砦乎御史者馳至境屬之大吏出入謁見尚未
孰其面將誰使哉旌節所指即曰搖搖於道未必頡
頏以周流也而倏巳及格代者至矣請兵胡為乎及
是抵至議者皆愕然而曰君實智也雖然吾以為亩
直鼠耳鼠有穴窒而築之又穴則熏且灌又窒築之
其遂孔而穴群遊于庭齕齧穿篋織食溺漿則不恤
吾墉發掘及泉為而後窒可安也君今亦熏灌窒築
之而且逞大他日發掘之將滋若則徂於苟安俠其
群遊而發掘之不巳勞且費乎君可謂為
國持得筭者非辨智諒功以盗
恩吾也天天下事皆吾人為也使皆乘其機而計其勞與
費持得筭以臨之獨苗之足平而君獨受
賞哉聞吾言者亦幾人矣吾友謝邦實獨喜曰有徵言也謀
於進士鄭希大書為賀君考最被

恩序

壽朱君六十序

予邑水東淨土院舟船之泊往往當其門故四方之
客或舘焉予少嘗過之客有侯語而髯濃而廣額豐
下而殺不及其腰之二美衣輕裾紮然笑而揖予以
入步澀澀進趨益恭僮過其傍屏息耳語送出髮歛
予也予時內顧野氣勝未邸出聲氣相勞問辭去僧
愕予睽追來謂予何默也豈不識朱本清乎出三日
歸金陵矣予亦不稱宇航而渡僧曰是必有憶吾言
者踰年予偶過市市之群僧走逐逐肆之張列一望
若觸焉拜且任者踵於郭門不可入皆靦也出而臨

於河則連艫于涯八曰本淸之舟也而邑之豪且華至焉移時豪舉集涯莫容則徙而寓于涯之舍予亦往郞席頷僧言久之自是歲必一至至必見于予益覺其髯之于思于思矣既予愛也予既官京師里之丁仕隆好以其館館士士樂有所弛擔也而予宗人令進士鳴盛始試南宮時亦主之于往勞焉鳴盛髯予以其髯出則本淸也相與一笑而顧其髯也白之三矣本淸曰別已二十年予私念予邑時有數本而然者大賈安能鬱鬱久居乎其別久也亦宜又二年自金陵挐舟偕鳴盛來復試予又往勞焉顧其髯之白又加矣鳴盛已得儁人皆謂本淸智者也故能得

鳴盛如此哉鳴盛則語其同爲進士者曰人有不重其生之日者乎出于外歲必紀其期而弃入室至則壽矧六十乎夏之季吾舅其期也若不聞顧吾僕馬之弗飾室廬之弗安衣履之弗脩僦且傎皇皇也亦果何人乎於是進士皆義之而爲之詩以寓祝祝宜也雖然予亦欲祝也予見淨土時詎意予之若而人乎而予邑之豪亦詎盡以賄來乎予一人也予邑一邑也其行四方其遇豈一人一邑人乎其欲祝如予者必多矣矧鳴盛爲之甥而獲其戀戀若是者乎然鳴盛祝假諸進士之詩善矣乎無所假也假諸詩之旨焉之序亦可乎鳴盛喜書之

函丈別情詩序

劉忠愍公孫景素憲使公之季子也大以三傳教京師僦館纔數楹闕業以貫魚入戶外屨織織日暝有徒返者以其稍歸取解取進士一舉手至其自取之則以庚子造士歷丁未庚戌癸丑丙辰皆輒黜庚戌有司者第其文當九十揭名景素也嫌以忠愍爲監臨責公地此何說也丙辰之黜吾友伍朝信寔校之朝信景素戚也易書無情豈天不欲以嬰累忠烈之裔耶抑以昭朝信之公也然景素自是亦漠然寘乎虛舟以遊於大海而罔無所繫者曰吾姑歸哉會南京祠部君以郞中來考績祠部於景素爲兄思省

太淑人且拜忠愍公憲使公之墓也則中流仙舟鼓枻同遊詵詵群生尚可以留戶外屨乎乃相聚謀曰以贐何如曰吾先生廉摸以行何如曰吾先生廬在楚恐辭讓金以飮何如曰吾先生峻不敢群飮者然亦不可以虛也又合而言曰今茲吾儕寔合九州之人于是也吳故以歈越故以調楚故以辭秦故以聲鄭衛故以音請自擇焉獨鄭衛之音無應者蓋今太平之世其革久也已又合而嘆曰博矣哉是合九州之音也於此可以觀先生之人可無序乎以吾宗生暘來請噫景素之舉庚子也吾寔同棘舍知在群生先非暘請將序之矧暘請之勤勤乎爲之序

送傅冠卿歸新喻詩序

今少宗伯體齋先生爲翰林學士時予在講下每不予愚也以嗣予冠卿附而友之冠卿固奇士其學貫浩漫馳騁爲古文辭過予至欲棄而走乎大畏也曰何物主司而不鵞邪戊申之歸予曰望之來試南宮耳而所謂鵞雛南宮之主司固非謂江西也於今八年矣而冠卿尚仍儒生來省都下先生於是

制適當得權冠卿乃不敢遠依依入大學然出其業益閎湧奔放譬之河決焉必破山拔木怒激震憤噴薄而呈聲呼動坤軸箴盪渤碣而後已蓋不止於鵞主司而已也予疑之豈其在江西也不肯與之角而遂邪

將主司者其識下而固未之識邪世固有驚愕之過而迷眩或倒置莫之適從若有司者抑嘗鵞邪或造物者姑齟齬之而有所待也若造物者吾嘗試百里之途焉暨疑其行若或相之以必至而於趍者或蹶焉或僵焉不至也寅而騎者酉且未必至已而步者申或已至之飢而跣者畏寒而先至裘飽而騎者倭休而䁥失道焉而於人也亦必如是而已吾何爲爲冠卿戚戚乎冠卿每語人曰我未至也先生亦不以是少冠卿其亦有待乎冠卿有子選如成人先生以古禮冠之命曰爾以吾孫歸見廟冠卿行行將復來造物者果若予言已未之試項南宮之校者誰乎予懼其驚且至矣贈冠卿之詩妙極一時之選而皆未及此也予故補而序之

賀同知傅君

恩榮序

鄧州同知傅良佐前九年宣武衛經歷也未爲經歷前十年吏部儒士官也未儒士前十年武昌學宮失意人也其爲經歷能其官與薦剡

制當封其父母妻而已遷于鄧鄧大州也賦重大而道遠小吏恐不任遣故良佐自馳至

闕下時群臣之

制遂

頒也良佐亦與焉武昌仕者將于是者皆曰吾境濱大江入水涸將赤手奮爭探鮫室擣鼉窟索取鮮食出騎浪山以舟爲馬此其凡也晉南之族蓋不入吾編伍中縣吏至或客寄爲少土著之吏晨星耳班白之老衣白衣而歸有矣就仕焉倉庫氏耳臺輿氏耳有銓入品流者乎就有之或歲而罷或再歲而罷或三數歲而罷非罷則罷耳有能至九載者乎就有之譽見而瘝明勞寸而過尺而亦終槁木而已耳有能被

寵光而及其父母妻者乎良佐斯奇矣哉定先吾境吾境自今其勸耳矣盍觴之騈然入良佐邸則觴幄寄羃次酌晉蒙罍以丹函飛以金亂焚之氛氣燔之熒

如霧如雲如日如星跽啓仰觀或憐或眯或蹈或抃
舉欣欣然如與有榮也其甚喻者又颺言曰使良佐
不蹉跌為學宮良郎奮而取甲第其論滯下位未可
必也幸而登躋亦或過是又不若是特偉人尤詫訝
也是不宜黯黯然亦誰能襮之皆推子予序之

送侯典史之任文登縣序

文登縣侯典史台人也於今刑部主事為仲父主事
予為主司時所得進士也於予為知己故典史亦得
入予室講主賓禮然亦甚文語當世事若貫珠注水
文豐贍有可采者至論其給事方伯二父赫赫當正
統景泰中如目覩及仲父檢討君之文學閎縱令人

耳卓卓究然三君者參乎前始慶予之得主事也為
世家子其父矜持門閥為令人而予為主司者亦與
有榮乎主事筮仕未朞月法家者書盡通之察差稽
覈即老吏所深避予於是私度門閥之驅人果如此
胥商之族古所以棄也意典史雖陷它途當未調其
亦有所顧藉而矜持歟不然則其論世也不若是尤
年冬典史始得令官之文登文登相語古不夜城今
雖未必然要其名自表典史自今資其長能以明明
之政燭乎幽是即不夜矣然明生於公公始於無私
無私始於無慾世未有有慾而能明者也亦未有有
內顧之憂而能無慾者也吾不知典史內顧其何如

然閱侯氏土田食千口窮餓者尚資之則典史抑何
憂邪而又知重其門閥以自多主事方立
朝以撐拄之是雖餌金如山直以為糞壤正濯其汚耳
而況視之又動心者乎明茲可為典史許也且天下
今皆用明偉者為令長不夜之謡或於是乎驗矣主
事閱所以別典史者於予予亦重門閥者故以是告
之

壽山福海圖詩序

錦衣李侯㬂張宜人並年五十定侯進指揮之明年
正月也子譯賀爵羣弟孺生鳳鶵孺子鵬婦若孫蹡
堂爲壽張圖其山闕之崔崔嵬嵬洶洶湧湧而已麟

之言曰崔嵬者山也吾頌吾親壽如斯洶湧者海水
也吾頌吾親福如斯或謂麟曰子居京師肆翰林隔
矩率禮如處女然初未嘗有登山之屐適出郭之鳴
鑣泛湖之軽艑而又不假終卑之繻郭丹之約蓋早
華階所厭飫者
警蹕之清塵
陛戺之列仗耳烏識所謂山與海者樞壽之鑑嘗與乃其偕
聽乎麟曰然麟嘗入職方披輿地圖見天下之峙而
高者曰山環而豬者曰海則固不必瞻峨峨航渺瀰
而後謂之識山與海也顧吾茲之日見焉者亦有丘
垤矣谷鋪之相仍則吾奚足為吾親壽邪亦有潢溢

矣兩水之暴至則盈溢矣足為吾覩禍邪吾為吾覩
貪且侈耳奚庸訐吾之識不識邪或乃笑曰山以鎮
靜為體海以茹納為量侯之地
宥容執繫地也多動則多利多構則多功侯不以動為
利而曰寂寞吾所嗜其志於山者歟不以構為功而
乃恢恢乎有容其志於海者歟而獨不知天之既之
將以其為山也邪將以其為海也邪聞者皆以是言
為知本有繫於侯也丐予書其事而又各為詩以歌
之

送吳先生歸宜興序

吳心遠先生有田百畝山百峯園以畦計泉池以泓

計苔稱是樹株千竹荻蒹葭千牛羊蹄千僮指千在
宜興予嘗過宜興宜興人曰此假封君也予謁之不
即見見令封君太史公公先生兄吾儕克溫父也公
曰吾弟樵南山漁西溪穿虎豹麋鹿之窟採菱[illegible]
羅之宮咏津津曰若不足盡忘返者焉吾東西封之
人歲不一見里胥嘗縣官入吾舍迺欲射于學卒不
得怒而去者屢矣雖然其亦入乃狙猝乃肯百其征
需視諸編氓獨先焉故縣官若匪彼怨之亦且高之
予曰噫隱者也吾亦俗之斧斧者耳其可見也邪去
之至京克溫方徙東宅虛其西以居予實相比次旦一
旦言笑宴晏甘雨和風浸漬矣若忽而觸其圭角則

飆起猷發甚犯顏面曰吾何爲依依於此而不從吾
叔遊邪人或瑕疵之吾獨以為世亦有為世類汨之不
以三公易者是獨足怪哉今年春先生至克溫舍之
中堂瞰其傍自休焉以使候問朝夕語刺刺不能休
賓至堅拒不納見以予之甚昵也見之野服龐冒也
瞳見炅出玩光半移時不言亦不聞其有息氣噴之
克溫牽一秀使揖予曰此吾弟也吾姪之息子得學
于斯者也它日其將大吾延陵之世其究也而豈
吾匹乎予退而誠焉先生身隱也而使其子學而仕
也克溫身仕也而志遂其將隱也其隱果隱乎其仕
果仕乎予過不能辯也然豈可遂已哉故於先生之

歸也飲之以酒而問之

喜雪倡和詩集序

喜雪倡和詩一卷弘治十年十二月成詩九百二十
篇識曰其可傳也録之宜或曰潞之河
天子今之帝也政之出也由是而達之天下也詩之作也
實于斯而曰喜是為天下喜之先也喜而以雪之瑞
是為天下瑞之先也其録之也信宜潞河之農亦曰
吾嘗聞商人之頌姚君矣曰良户曹也華駐於斯吾
判撫君吾父吾母也進士趙君吾鄰也而王君吾長
老也吾且見雨雪之濡也而録其過達之僕僕也
而吾衆奚闕知寳不知其喜喜此為之詩若是也然

吾藝㝵盖吾亦喜其有獲乎吾頤得是詩歌之以垂
教我子孫楊君時付水于斯不能拒也繼而來者又
不能拒也於是楊君患之或為楊君謀曰盍錄諸未
斯授之其可也楊君曰吾始讀姚君之詩若琚焉又
若瑀焉又若玗璜焉之在縣也而趙君左以衝牙副
之而右則王君也而風之過也振之雪之乘風也亦
擊之不知琚瑀玗璜之撞衝牙耶抑衝牙之撞之也
耶抑風雪之相乘而和琚瑀玗璜衝牙而雜聲耶亦
風與雪之相遭而幸有是聲也而吾且欲以耳碟焉
旁擲之曰吾亦有助於聲也其可乎楊君遂辭而止
而路之好事謂其可傳者已丐予序其端亦終不免

於錄耳盖民之欲之楊君亦不能禁也雖然民亦有
不待錄者其口有碑焉而善惡由之速於置郵莫能
禁者多矣嗚呼其亦可喜也夫其亦可畏也夫

慶汪君七十壽序

歙之老汪敦實九月二十五日七十壽予始不知之
也武選黃君曰吾歙令人也越公之冑於是為最其
始也泮棟之遊乎天下而其采拾也無險無艱若役
人之入乎淵泉無所底止而其既獲也若裒金之候
于冶鐘鼎之器由是成焉今老矣若碇之棲于岸而
以予文昭嗣為之若舟也李子文肆縱焉亦若舟也
謾綿維之無不知志於是而僉厥素封君與封然雖
然不以厲人驕人而以利人吾孔慕焉然茲去歙三
千里也敢割
藉乎而歸為之壽乎抑二子也其亦與俟吾之歸而惟
俟吾言之歸噫吾言奚足取也吾幼見吾室之覆誦
者矣取視之鄉先生之文半焉又見吾室之棄帙矣
鼠餘也或風雨之所蝕也取視之以質吾長老焉則
盡近世之名能文者也以其無為吾之重輕故棄之
或曰以其非若古賢人之作也故棄之以吾室之棄
之也知汪氏之將棄吾也柰何以其今日之取吾也
而取其它日之棄吾乎予曰噫世豈有盡棄者乎歙
新安郡也不見篁墩之志乎固有可棄而未棄者也

黃君曰篁墩恕然則予焉試序之安知後不有恕如
篁墩者耶則予文與敦實之名固將壽于天地間不
獨今日之為壽而已其可尚也黃君喜曰然黃君嘗
宰吾金谿有循愛而壽為之役云

送鄧君之任雲南副使序

吾嘗靜居而念今之藩翰惟雲南之參佐歷夷地治
夷民為多其長不與焉盖其地古純夷也長居會府
城府之尊侍衛之嚴甲兵之多貨貝之集器藏之輸
入公牒之關移賓客之宴會軍師之犒饗蒐選閱試
之動過逢迎候之類固中國然雖居夷地孰見其為
夷也惟四出之驛則參政副使之乘也參議僉事之

滕也分歧而往各有攸司焉窮其職雖兇窟可探而雪山可登也孤莖之田可墾也入而甕之獄可鞫也綉面之酋可唯諾于前而嗞咀之蠻可與可卑也孰爲身熱頭痛之地可譯而知也則其快心縱目顧不洒然翻然凌厲而曠達耶而胡爲府居若是之凉凉也古所謂奇男子之事蓋如此吾固心慕焉而吾友鄧良臣今年秋得副使正其地也夫副使官於參議僉事之上而又得以其風紀肅百僚貞百度呼吸之際有風霆焉其權豈𦭘攻匹也况其下者哉吾嘗與良臣爲布衣交矣又同爲進士矣又見其爲御史矣歷試之可謂有志之士也夫以有欲爲之志操得爲之權達可爲之地誠一時之遭際物者知人之明也而亦豈非遂人之幸

皇澤之旁被乎要非偶然而已也而或者猶隨世附和嚬呻咨嗟以遠爲戚正自腐人耳良臣將亦不謂其然或且嗤之故於其同官之請贈行也爲良臣道之

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八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序

送吳克温序

吾友吳克温今内相少師公之甥也少嘗依公學及爲翰林庶吉士公大學士也又以其官學如初爲編脩預史事侍

講帷入校

東宮又以其職學焉是其於親則舅與甥也於道則師與弟子也於分則長與屬吏也夫天下之爲甥舅多矣而未必爲師與弟子也爲長與屬吏也爲師弟子亦多矣而未必爲甥與舅也爲長與屬吏也爲長與屬吏也亦然然則克温於公宜何如哉然克温負其奇氣吾嘗陰竊評其爲人少同而多異屹乎剪物之表無可得而奪也即有不可雖其封君味菜先生而不免於幾微之諍而况於其舅乎即其志之適往雖堯舜之君遇有闕遺而不免於滲器之諫而况於其官之長乎况於其師乎吾恒自負以是爲權衡之的然奕錙銖而亦不敢公然道之及是公之去人皆曰克温爲之故此其決也吾亦從而尤之曰胡爲乎然哉是知爲公謀而不知爲天下謀也賢者固如是乎

瘂而覺焉道固當如是也而亦惟其氣之充忘之累
者能之而顧可謂非賢乎或公之賢充溫不止如吾
而已敢私以為六賢而又將觀充溫從公之歸也惟
天子之念公知其懿親也眾不
遣以行是其在公家也以為吏侍其長也其在吾道也
以弟子侍其師也其在身也以甥侍其舅也其在心
也期以全
君臣之義也而其至家也又得以子拜其父也並行也其
於世道豈曰小補之哉故吾朋友之義喜不自禁也
咸推予以言其別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修也
都給事中也其在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
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
皆由進士起身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
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
其在外勢然也若夫在
廷則比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於天
下之事者也編修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
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
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御史而已嗚呼御史可以品
論其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論不宜以資

拘又奚以考績為哉雖然黜陟者
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
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
天子陟之是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
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無所與焉其
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歸之與於庶官之考績有
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邪陟邪不敢參以
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
廷之黜邪陟邪不得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而
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焉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
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

今天下固日由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汩沒於其中
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
無為之言也予也闇亦奚敢曷言哉胡君惟峻同年
友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以御史滿三載臺中
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
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終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
白焉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其職也

送通判孫君致仕榮歸序

建昌府通判孫君徽之婺人也弘治庚申五月白于
蒞事者引年致政去歸其鄉于居山始不知之也南
城縣大夫鄭君使以告予予躍然高君之獨出于人

今制給事中諫官也其秩中士也與
天子宰執分天下之責秩卑而責重故常拔甲科之英才
百二以充又出
特降而非宰銓署列于
掖門之左右無所於屬亦無所屬使若
天子之親吏然示優異也又懼其內顧而撓也內庶府之
佐外藩司之佐或虛焉間於是覈其年勞而登其良
允受節度之司雖尊秩不屑以授而其聲稱材實之
孚及再遷也又追叙其初官而不棄于其曹蓋嘗天
下之公於平日而天下之敵有不勝其陰伺而非它
官比者所以護往勸來亦不得不如是其至噫是
列聖所以慮天下也非私是官也然則居是官者雖遷而
去也固是官也人可始終自取累乎哉今閩藩右叅
議王君實兵科給事中以
簡命往君嘉善人嘉善於制為屬邑制於閩為比藩茲南
服也以比藩之人而叅議比藩之政於其民風情與
習適事與俗宜非若秦越之懸隔然雖不入其境而
已若入其境入其境雖不下堂陛而已得其半吾見
政之無難成也閩之郡八其賦之大約僅當君鄉郡
之一耳而又留難輸折實之難易相懸君之先世世總
其鄉以轉輸于司農鮮有敗事迄茲號為良氓君擇
於家以比情微編與之餘樂于鄉以高第給事

禁中成補拾之功至為
明天子赫其有擢有事于茲雖邦計之大抑用其合龐者之
矣而況君世處其難而今自處其易乎推是以往雖
極君今日之職不足以盡君也惟其周流八郡海山
萬里天晶日明登高望遠島嶼諸夷隱隱于目睫之
表而貢舶降旛可數可見披
禁中輿地圖似不似又君思
禁中時也思
禁中則思吾
君矣又安知
乙夜之覽有及前之疏牘而心賞之貴其言而閱其名
閱其名有不思其人乎噫君今可以登重矣

送王生侍覲之晉序

紅邑王生竹其父戶部君往叅晉藩之政金臺王生
其友也欲予序其別于邑子童孜
師之因以請之予固未嘗知生也知戶部君耳紅邑百
餘年來登甲第者君之前陳司徒也司徒之前誰乎
君今為戶部分曹序進與司徒同司徒為方伯君今
為叅政又同晉地也司徒之後復為司徒者誰乎君
之姓竹孔良為戶部十五年邦計考為比曹最用能
有今擢其進未可量也夫人有所得未有不遺其子
孫者則其式穀之似有在矣而況氣類之似有不期

然而然者乎然則由今而後紅旨登甲科必生也生
其勉乎哉噫居今之世莫不以甲科而致通顯若亦
難矣生其勉乎哉予縻於是固未有遊晉日也縱意
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雖其當時之盛有不可考而
山河之固自若也昔人亦有謗之者歸而見語亦探
禹穴之遺意予當為生快之

郡閣承顏詩冊序

郡閣承顏詩一冊東光教諭劉君為河間守胡侯作
也侯守河間六年家在金金隸陝於北土最為隔越
守之有事惟入
覲考最得以出郡取便道以便其私法亦與曰當然迂

道有識有譏而河間又密邇
輦轂當有事三日騎達有餘力無緣至金亦六年矣安
太夫人居金然則六年不見也夫為人子未有頃刻
不念其親不必六年也況侯蚤擢高科官秘閣為御
史官聲卓然憂出入表拘於官轍有六年不見之母
安乎就如隔絶異域舟車不至人力不通猶思以計
致之況金雖遠水道漢川陸出襄鄧太夫人所以坐
郡郡中人可以指日不必侯即卑官可以易為不必
太守也至之日維春之仲侯時亦
覲還飾邸埽閣委政其僚前埽後孫白旦及莫既不可
以嚴君又不可以大賓倖故以悲對時以嬉瀛水陸
會也珍味以適口纖縞以便體蓋太守之力要無不
致者矣況六年孝思之渴如侯者乎無過用其情乎
夫過不過未論也侯於十八州縣之民父母也十八
州縣之民侯子也太夫人十八州縣之大父母也十
八州縣之民太夫人之孫也父迎其大父母而養之
為之孫者有不說乎士以郊迎女以戶窺老以少扶
幼以壯携咸曰吾大父母至矣然亦非侯所得而強
也無乃侯允所施皆適用其厚而不獨其親也於此
亦可以觀政矣東光教諭劉君教東光在理下以侯
之位君子也語曰君子之德風侯之德孝德也經曰
孝以治天下用侯之位達侯之德東光是教乎河間

之教乎於是為詩一章為倡和者九　章冊成因
進士王世顯來問名予名之曰郡閣承顏而又為之
序名以頌侯郡人之教固於是乎在

陶峯主人輓冊序

陶峯主人江君為南部營繕郎中年六十一歿於官
營繕於部為劇曹君發其姦弊號為郎日吏不得逞
皆不悅君者而僚之或忌或怠衆之故自大司空而
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及是歿皆來會哭哭以詩者其
末爲郎也守信陽州州舊為縣捉於兵衛新為州
庶事草草而兵之噬民尚酣縣之抗州仍舊也君至
一董正之皆不悅君者而臨蒞者之來又無所依為

故自其公且恕而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及聞君殁莫
不駭然興歎或歎以詩者其末為州也為進士乙未
進士三百人其矯為虯龍降為淵泉嘘為飄風君皆
欲羅澤焉皆不悅君者而况君臞儒楚語取譏鈞笑
時亦有之故自其孚先之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及聞
君殁近以車來遠以䟫至皆哭哭必以詩者其末為
進士也為江西鄉進士凡九十五人是為同舉未為
鄉進士也為金谿縣學生凡學於學者是為同學同
舉也同學也悅不悅不足言而詩之有無又繫於時
之死生位之升沉人之能不能也然而亦已多矣其
子縣學生珏懼其汗漫而不能聚也於是收於其鄉

既免喪徧走四方而得之至京師而始備而其裝疏
疏又可言乎於戲若君者可謂骯髒不苟合者矣不
然始於人也未必不合合於其始未必不棄於其終
又焉求其死而哭哭而詩詩而若是之多也邪詩必
有序珏以屬予予合吳司諫之狀徐宗伯之銘傅宗
伯之表董奉常劉宮諭之誄總為一卷而序之且謂
珏曰百世之下當有知子之先君者

送王必懋知宜都序

成化壬辰予同內弟王廷光學於槪次其學舍其弟
舍則王君必懋與其弟必充肄其中知海州君必顯
其兄也時方家居誦其先侍御君之遺訓約二弟非
歲時伏臘不得輒休沐潛歸燕錫若韓疏道臚臨儀
送至焉亦飽及予二人予益喜其父相磨礪不厭也
再明年甲午廷光必懋必充皆獲薦北上獨遺予予
困甚三君之逸舉也乙未廷光登進士出宰虹入為
南臺郎丙午予始至京得舉順天丁未亦忝進士入
翰林為庶吉士必懋必充方俟選天曹天曹夜必懋
知梧之興業必充判濵之廣南廷光亦免喪適至適
十數年而一旦四人者天涯相會合懽然如初人事
之適然不至若是也予與廷光各為詩一章道其行
壬子冬予釋先君之喪還翰林明年夏必懋必充亦
免太夫人之喪來謁選三人者別而復合又七年獨

廷光僉事浙江計未可縣至耳既而必懋改知宜都
必充改判寧波會無幾何又為別端噫予四人者其
生也相距百有餘里杪無形神影響之接感屬延施
之階而盍簪於邂逅之間兄弟師友合異為同計其
當時所造乎之殊裂暌乎三君之後而三君者亦畨
揚鑣上道翛然羽儀于彼雲外予退然分甘陸沉而
已而二十年來廷光僅佐外臺二君尚淹州縣之職
造物者之無常人事之君况若浮殆未可預期也如
此然二君始任皆窮裔人為之顰蹙不平而二君欲
速化其冠服為毋心悅故有不暇擇而今茲宜都楚
之劇縣寧波浙之大郡也昔處其窮今處其通昔當

其險今當其大究其才而為之必開必蹟豈其終沉者耶必懋既行予與司諫吳君懋徵追而送之酒壺既傾因與之話舊

送余充審之新昌驛序

吾邑四出皆山也山之盡為平疇疇之最中且隆為郡城邑附以治故瀦爲薪麥竹山漲可以不饑而田漁之利在乎疇商賈之積在城邑人恥它藝能以走四方而士之養高深藏者又不市故登仕之版視友邦差稀然名宦間出其聲獨彰天下皆知有南城也友邦或後焉豈惟顯曹為濟尉為館傳為關徼為委乘皆能因職就事以效一官奮曰吾南城人也曰吾為

某公某卿之隣且戚也故仕者不必多亦能為地增重以予之所見則然耳不知前此何如也今年春余充審以藩之從事上銓司夏六月得丞廣之新昌驛其隷於縣則新興郡則肇慶也新興陳公嘗守吾郡有遺愛而肇慶又吾族在焉吾於陳公欲因以吊其墓而於吾族欲因以通其問也吾於充審能無情乎況四年春充審奉邦伯之命來祭先君之墓聞其辭之所經無呵鄉從者之所次不黷錙突而又豆登俎徹有嚴有序吾固於賞之謂其為使可不辱其主者也五年秋予免喪甘潘欣然來會聞侍其長之宴于也曾無幾微析衣之意見於言面予又益賞之謂其為從事可不辱其身者也夫仰卬於崇高志必奪易至於辱身而徇人於道塗氣必縱易至於辱主雖從事者累百於前無譏曰無是給我也而予於充審迄不見其有是而安得疑焉豈充審之先大叔父貳憲公之訓言在耳恐辱其先故不敢辱其身遂至於不辱其主歟將南城之風與友邦特異皆不樂仕進偶一為之者又額籍愛護而必為地增重也夫人苟有增重之心必求人所難能者為之弔舊恩之墓過里人之廬又丞之職無有掣肘而不可為者或以為人皆能為不足為異而或不為也冬官李先生同予餞其行也因與之言

送黃訓術歸新城序

有縣於閩關之北曰新城水北東流入彭蠡之湖山皆北面勢垂欲趨於湖者而縣之吏若民亦附於盱之郡以屬于省合諸縣圖界於職方之圖亦順其水與山之勢然若於閩無與者然民日食茶葅鹽苴身被絺紵伐木為薪斧材為宮取礦取鍛皆閩之產而疾痛禱鬼神旱澇禁雩祓魘因龍又皆閩之巫也閩之地無曠野皆巉巖峻壁上出雲氣而下湫瀰昧昧中多蛟螭龍蛇之窟故魍魎魑魅何依為怪毒其居民號為鬼區民亦不能不習為禳磔厭勝之術以與之抗久而人自為覡為蠱為厭鬼人盡巫也柰之何哉

新城與為接壤日用大率資焉其不漸為鬼區也亦幸矣況疾癘旱澇懸於冥冥出於倉卒不虞之頃而或牽於嘐嘐之根論洶洶之群疑雖智者不免於召其巫蓋有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召之事定而遣之猶之可也若召而來而又挾名而侵求遣之而不以其道而至於忘所遣則呻吟尚以為儒而況不經妖誕之說將不論屠於民吾不信也昔人過伊川見被髮野祭者而有將為戎之嘆於乎吾亦為新城懼矣然則宜何如曰在為縣者為縣若宜何如曰在所司司之者陰陽訓術也黃子暘以世家子來京師一舉而中臺司之考復是職而歸也予故以是告之

甘棠聽政圖詩序

淮安郡守徐侯在郡六年視淮民如子民亦戴侯如親父母聲聞四馳薦剡日至于
朝民聞相驚流傳一辭曰侯去侯去君子曰侯奚得爾衆心如是古惟召伯民又愚不逮亦胥傳曰去去召伯云郡村陳標謂其無非言召伯聽政甘棠去而人思伯移發甘棠茲爾衆不逮胥侯為伯脫侯去無緣生思恐又泯泯雖伯亦將不知盍圖諸亦名曰甘棠聽政竊比於周人庶幾惠有所寄思有所生也皆曰諾圖成當時名人皆詩歌之推指乎甘棠之詠惠鄙章父淮人也與予議其事予曰〻辟國百里詩所以美名伯也辟之云者闢而廓之謂也一日紀其逃百里紀其廣也闢而廓之速而能廣當商季騶馬猶辟之餘而欲安坐而制之得乎〻北有翁有張有鬼有神簡五辭于兩造正五刑于五辭將日紛然於甘棠之下而其鼠雀之徒號呼痛苦之情曾不忍發其何哉其人空其地而後為快乎肅詎止於翦伐敗拜而已哉既而漸漸然洗其権巧薰為太和是之謂辟民見其樹雖不欲存亦不欲拔聽外之一物而已及伯去為司空為大保而代之者未必伯也而後思伯之不可得見伯之所舍如見伯焉故皆欲援而今不忍傷又歌詠之而其循亦晚矣今侯亦有伯之心哉不然

前日聞侯之去其民擠排之如欲拔去者幾希而況相驚相傳乎梁雖賢何所利而圖之侯位亦未崇人亦何所阿附而詩歌之也往時侯為御史好直言今世無有以癸貢者安知其不有蹤而淮堧瀕海之桑麻日盃辟圖詩之作又其未去時去必為大官夾輔是期老而告歸載諸信史更千百年尚有談者如甘棠之詠不獨賴於是圖乃可貴也章公曰然命操書以為序

静菴沈先生林壽詩序

監察御史慈谿沈君入院之數月俟其官院之長舉之

朝廷衆與之百司庶府百司庶府有求識君者甚衆
祖見君之尊府何如人其以何教乃爾而静處先生
尊重人方養高味道慈湖之濱人或鄙之若罔聞知
蓋以教來督君如它日君用是畏惕步趨躍院且
欲薦之會江西清戎行院告代乃以君請
上遂賜之璽書
陛辭就道道出淮徐濟江入句吳抵於越越君之士也能
無信宿之懐況先生生乙巳明年申寅相直為七十
省拜預慶因忠為奉此其時邪夫有以成之之謂教
施諸用之謂能享其子貴之養之謂榮壽齒尊於人之
謂壽數者常若不相遭也而皆適其會之謂時先生

之教其教諸人乎抑家也則教之成邪君固其子也
其弗成邪君亦其子也將君之何哉而遂必其為御
史以能見譽於其察與長而為
明天子所屬任而曰吾將享其榮可乎君為御史院列十
有三道兵食吏獄爭訟按糾之務紛如也更出
而遊歷之而又省覲有定期地里有遠邇郎先生雖
百齡君有所使私不可也而況今數必於隣藩之行
而因以省覲乎故曰數者適其會之謂時也古有求
簡而失如教何主而無慧如能何或能可用矣而未
必榮或榮可養矣而未必得皆乖於時者之為也故
古之聖賢亦不能濟於其時而沈氏父子之遭亦可
謂盛矣子君之郡人也當離筵之末而司諫周君合
在坐皆賦榮壽詩授君歸為先生祝予文推教主能
能生榮合壽而序之曰一時遭之盛也先生必咲曰
然

送賈生歸山東序

壬子暮春中吉有偉一生款門願見其藝其入室長
揖梟疾風掠耳驚電耀日兵貫錢先以稍隨以劍也其
飛龍走石怒猊突袍文亂過關兵貫堅繼以刀夾盾
也其輕車走坂鐵騎渡水兵有鉤擊利奇以変也已乃
屏五兵戢氣挺身赤手運脫游絲牽鋒飛礮下石顛
倒跳躍馳奔鳥驚蓋兵外之用也奇之奇也以徒搏

終焉舉則出整冠衆趨入長揖而告曰盈山東武定
賈氏子也世隸校邑踐籍童習是藝壯遊吳楚諸
州遇敵角累百然皆逐北披靡雖然敢任匹夫之勇
之豪也日既壯退然羞前之為恐終泯泯隨于無聞
幸哀憫之賜硯池之餘滴則茲之靦寔沒齒之寵光
余既壯其藝又察其辭因嘆世之食于武事者悟悟
嬉嬉美食安坐酣歌淫佚何所不至歲月甚延場之試
殆兒戲耳一旦有警俛仰低首深遁遁無地亦賈生之
戮民也況生志文辭自言為商文公諸孫所器出其
懷徐察院之文在焉與之言用旌其志

賀监察御史鄒君考績序

六和鄧君良臣為御史既三年是弘治癸丑秋九月
也三年秩
制為物考考必於其院院符吏部部考之亦
制也院考良臣稱部亦知之大約皆謂良臣以明敏之資
發偉長之識稱所謂御史者雖然良臣獨稱為御史
哉隨所任之無不可也始予丙午冬見之宗文邸舍
中退而但悒者累日歎曰吾安得如良臣乎明年同
丁未進士進士三百五十人見之若有不克見者焉
予嘗自愬曰不獨予亡不知也予竊祿翰林已酉良
臣亦選試于時庚戌為真御史尋按宛城之
命予且歸矣壬子予至京良臣已巡城西隅暨

內帑赫然有能名於時又出務遄儲于湖南諸學境上
予入自崇文門出
正陽門外自德勝門出謁祀
諸陵訝周城有新葺而周隍有新流本其自於人曰良
臣前按
命晉為之間遇院中人必曰良臣傑魁人也及旋自湖歸
朝不以家隨僦屋以居來馬隱如也而出入休休然于
又嘗自愬曰不獨進士不如也況於予乎已而上其
考考有令稱今獨稱御史耳其未為御史固進士也
必稱於進士然後為御史其未為進士固鄉進士也
必稱於鄉進士然後為進士前乎御史既乎不稱也

後乎御史將必有大於此者其有不稱乎予不信也
其同官劉君公奇聞予之與諸同官皆謂予知良臣
者來使為序況良臣方以
命出按江西予私喜邦人將受其休澤也樂為道之以俟

壽王君六十序

弘治六年進士錄待諸進士之父兄名氏因得以偹
自京師徧于天下今南大理評事慈谿王君父隱君
名在錄中慈之仕于
朝者皆曰是吾邑之名能教子者也大理試儀曹其事
修其行潔慈之仕于
朝者又皆曰是隱君之教然也由是士大夫無不知大

理亦無不知隱君者大理方為進士時
制折進進士之半歸不在遣者以得先致一官為榮而大
理獨若有不豫色然慈之仕于
朝者又皆曰隱君今年年六十是不得歸為壽然也由
是士大夫知大理者無不知隱君之年亦無不知大
理之急於其親也既大理得南寺綰丁十日之程則
膝下矣時雖在官後不循俞於不歸乎況其始來也一
布衣耳為人父於其子之歸自萬里而無有害吏雖
布衣亦樂也而況與為僕從充斥于庭白顛至適冠
服嫛婗為亦一愕然吏棐而拜于前其心何如耶夫人
日非狂惑喪心未有不欲其子之為士為大夫為卿

且公也何哉誠有所利之也子無以承其志雖日待於其側晝夜剸牲以為養猶其甯寧以時與居之父其有不叩且歉甚至怒罵而捽去者亦忍而已矣要非其情也况隐君好為之不果而屢以為大理若弍郎大理曠十歲而不歸計當由士而爲大夫隐君時則七十而為大夫父矣又曠十歲而不歸計當由大夫而為卿隐君時則八十而為卿之父矣其心顧不樂歟而一觴之拜啓若非所以營者而大理乃爾其有急於其親者邪方今求忠於孝而圖及無德而高巖大壑間有封君焉未必非所以教其子者也亦未必非老老而廉頰若也大理誠南宮子時校其文遂為知己院中庶吉士其同年也將因之以頌隐君而屬筆于予故道其實如此是歲冬十二月之吉也

迎養南還圖序

予友毛君世誠守高郵弘治三年夏五月予過焉世誠犒予舟之人以壺飧而飯予以糲糲不以粱進拜予以名教甚厲然舟之舳外已有盂盂下有與與傍列夫焉指曰用此逆子入吾舍與吾翁語今夕吾將竚門須子来也予不言辭册乏湖而去憮然思之世誠少予五歲擢高科為大夫守天下要會之名州能不為吏事所困以其福舟迎養其父此天下奇男子也而予也潸然奔走嗷嗷乎天下僕僕乎升之乘不得炊一七以入吾親之口而至是何恤以餉尚誠人邪顧愧赧之不暇又忍飢侍翁之側而上下其議論乎已而又思之世誠始以舟迎翁以舟來縣大夫得無有供張之餞乎得無有陂迎長老亦送之而見者乎隣之長老無有子若孫馳逐於進取之場如世誠者乎然未有以舟自官所而來迎若是未可必也迎斯往往斯大夫餞之矣不獨於翁然也翁又奚以比自多惟其鴛湖汐於錢塘[illegible]聯金山窺鐵甕于長江浩渺之濱以望金陵淮南諸州沃野千里皆在攻武之下而跂焉以瞰中原北仰宸極於黄旗紫蓋之間而舟之所次或荻瀟淺水星月之宵而其發也或金波萬頃朝旭之旦風水鳶魚送變於前而城郭山川一瞬息而異狀其胸中寧無洒然於物外者邪隣之長老有未試嘗者歸皆可語之以為其舟行之大觀而至州之樂必不以告人此則翁之老而壯也而世誠顧欲纂其文以為翁留予雖啼其意然其於親也亦篤矣或者翁其曰若方有公事毋為吾乃爾予意縣大夫餞未幾而又迎也已既九月世誠自州以書来曰吾翁歸矣有圖焉屬予以序予依違至是三歲又入院矣始克繹其犒説以補之云

付曾便省詩序

予同年溧陽史君為户曹未幾月予往訪之其寓舍
之扉闔閉人辭曰出郊視外庾之芻之給之也日又
往辭曰外之瘞北往古壘之或曰監漕舟之輸也或
曰發六軍之餉也或曰
內帑之鍵鑰出納之或曰商賈之市折閱之期平道上
之遇冉馬立馬語未竟遊擾衆矣予歸三年其出勤
勤意亦不異是予未君又有遊海之
命踰年始歸而淮南行曹當代自其長貳以下皆曰必君行
乃可計其席蓋未煖而轍迹所至北東西皆一周反
是始得南駛有舟行之安有攜挈之樂有風聲氣習
之近於其鄉有時鄉水土之物以貢於其親況受代

而可以歸不必請也則是行也自人言之雖若勞君
自君言之適以便君也庸非幸歟昔禹之治水也八
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身心之焦勞手足之胼
胝方且乘四載恐上丘陵之未高下淵泉之未深以
盡水之變當是時禹豈忘其家不知其親哉入門之
小恭不敵天下之大患也又安知事機之會適于以
門之頃萬一挫敗前功棄之則九州乃疑代其魚矣
而身亦與焉況於其親乎況於其家乎禹之權此亦
審矣而過門不入不得已也世之變其親者復有賢
於禹者哉而今之天下無不得已如治水之事而一
官之職無司空之重且專人之勤事者未必禹也而

有門不入則欲附禹以為名可不可也君今庚上淮
南距溧陽尚五百里重以長江之阻意已視為門戶
間寤寐惝恍如將見封君安人焉旦代而夕歸矣不
敢少附於禹而察其前之勤於事又若希之是其心
有擇焉者也行且有日
朝之士皆為行曹伯省詩君擇於衆謂予詩品最下也
退而使為序

送李蒔知華亭縣序

陽曲晉分冀土也涇陽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揚土
也春秋之時晉隣於秦婚姻之國且唇齒也然而亦
各私其才量而官之客卿蓋亦無幾也為秦晉局其人

而仕也亦僅矣矧吳擅其雄於海隅邈乎風馬牛之
不及於晉也晉人且不仕於秦又焉從仕於吳哉言
偃之宰武城吳人之仕於中國則有之矣彼亦就其
師而學之因而仕焉耳中國之人固未聞仕於吳者
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天下也吳非春秋之
吳也術然于今其勢之倒置亦相懸矣盖中國之賦
不能當江南之半盡江南之賦不能當吳諸縣之半古
稱秦雍為陸海言陸地物產之富如海然吳豈海邪也
其真海邪故
朝廷官人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秦不使以治可
以治秦者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兩縣之長吏尤難

宜得通經學古辯博之上為之我陽曲李君前以進
士出知泰之潼關潼關大治而以憂去會華亭方虐
其位而君適至遂承
命以往且以旌其前功且以竢其後效有日進之象焉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吾獨以為世各有所遭不獨於其
人之賢不肖而已春秋之時管夷吾晏嬰子産孫僑
猶衆之徒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没齒局仕於其國
其列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歷而徧觀也其民俗土
風未必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充一國
之卿而顧不足齒於王朝邪由世之局之之濁也今
之仕者果盡賢於數子邪將亦比肩而已也如君之

仕未五年既西而泰雍忽東而吳揚更數十年不知
其超忽又凡幾其進而赫爾其騰固不必論也而周
遊壯觀亦過於數子遠矣然自秦漢以來其當世亦
爾有若可慕者而皆與物湮没於無聞而數子者尚
如有識其面然則人苟賢矣其身可局其善名固不
可得而局也矧今非局人之世而君又有志於古而
不局者乎君前治潼關主以守法而濟以溫和蓋嘗
黃泰雍治體大約宜爾及是
命縣之有名仕者以寸之知君也欲以聞其政君笑曰涼
之溫之與時宜之於是皆知君之果不局於政也相
與合而餞之而屬予為序

賀監察御史白君考績序

我
國家置諫諍之官以付之給事中付之御史御史又有
伏前之糾有獄訟之辭有幾微之察有城隍之巡有
都吏之視有考試之監有學校之督有軍旅之請有
河防之理有鹽鐵茶馬之按有行營犒宜之賚最大
且重者則方面之監臨也往得其人一方治矣天下
凡幾方而已而往者亦凡幾人而天下之治繫焉則
不獨局於諫諍間如給事中而已也有二醫於此其
一專於攻射者也其一攻射湯飲兼者也瘢也癜也
瘍也集二醫焉必專者之奏功也分其功於兼者亦

可也不然天下之願治尚多於瘢癜瘍也皆兼者之
功也人見其不伺於瘢癜瘍也而曰是焉能攻且襲
則狹矣不知專者歲一收功焉兼者日一收功焉日
之與歲則有間矣御史之於諫諍也何以異於是吾
友白君孟翕始為御史人皆曰孟翕西泰人博而文
且勢也其持以諫諍鳴乎既一年事至而徐徐以治
操斧而剖竹者也二年事至而咲談焉恢恢乎遊刃
於竹中者也三年事至略無睥睨之立解焉竹迎刃
而破者也泰中人曰是何奇也而尚歷始之望或問
之孟翕笑曰吾為親以有待也噫此殆非也蓋孟翕
其知兼醫之大體者曰一收功焉者也彼欲快於目

前者又以東璧望之而欲旋一州功焉宜為孟侖所
笑矣雖然古人有五年六年不言一言為萬世重者
其在孟侖歟予於老翁亦今茲其豪例有在以賀郎
君廷用來使予為之後之有重於爲世則天下皆賀
之又重於茲賀也不知柔筆者又誰焉予則非其人
也

南園曾氏族譜序

盂都南園曾氏重修族譜曾氏之彥曰政賢伯其族
而為之也曾於周為國君為聖人之徒為孝子於宋
為名臣為文章鉅工於

皇明三魁天下雖庸很人皆知之也周秦漢南方氏族未
有曾也莽之亂大去其族于南居之今睦陂其孫擧
之始也由睦陂析而為新陂為龍潭又析而為望社
又析而為市山為後湖又析而為下村為臨池為小
源南園則自臨池徙之者也故是譜也名曰南園譜
為南園之曾作也然則南園於無譜乎有之洪武中
國良之譜曆其譜也或用之恐久而失真故修之也奚
據乎元鄉貢進士光賢之譜舊譜也迹搜於敗簏中
得之與譜墓之碑合族之甲曰是乙又曰是丙又曰
是不得舍此而取彼也於凡南園始祖而下葬有墓
墓有田墓必舉其碑田必稽其所某嗣也某絕也某
昭也某穆也必附見于其下使考閱也鄉鄰之大姓
墓近域田接壤非仇也不以婚而沮雖戚也不以情
而阿必合其譜而訂之慮有怵於勢昵於私蠹於財
舍其田而去人之田者也下村也臨池也小源也同
縣也其會譜也易市山隸南豐其府今為建昌也望
社樂安後湖隸金谿其府今為撫州也睦陂新陂
龍潭隸永豐其府今為吉安也凡為府者四皆遠數
百里其會譜也雖然亦無不歷也始於弘治元年訖
今有成於肆實五年也既成合族之人謀曰吾欲壽
是譜而奚若或曰盍鋟之或曰金石可渝也或曰從
古以來不朽惟文字皆贊曰諾曰其誰宜為或曰京
師文之淵也遂來至又無所剌謁乃傳後世的然無

疑者乃得予予衡其然實居相通也世相婚也渠至
再且三而不得也傳曰國於天地與有立焉曾譜邵
國也去其國名而氏焉今不知其幾鄙也傳之言信
哉予其有幸焉以託於曾氏也已

壽吳巨夫七十序

司諫金谿吳君樾貞家有三老焉其一　其一巨夫
於樾貞皆為伯父其一則樾貞之翁也樾貞在朝垣
每思乃翁則及二老焉今年自仲冬丙午至季冬辛
酉旬有六日五二老於年相次為七十　樾貞歸思浩
然欲請以情拘於
制欲假以事限於地與程會有關西之

今途以疾聞族
詔于衛以書屬宗伯徐公言　而以巨夫伊予為序持歸
以獻噫道泝江而入于海者出灧澦東瞿唐以下夷
陵歷百險而後見大平波漫流山雲開而水光風雨
霽而景媚以為天下之險盡矣而弛焉弄其舟以嬉
此猶未可以言海者也然而亦有至焉者幸也非道
海之道也至於淑之以洄旋之洲漫而不迷蹶之以
楊子之奔騰而不顛而後望之茫茫洋洋不以朝則
以夕至乎是其孤航獨揖之力乎必有為之先後者
也今巨夫之舟其馭之影亦既割金山而下揚子矣
況有前舟以導之乎吾當上太華之顛而望其艤于

蓬壺之島也予又嘗歎人之於官亦海也以其舟旁
竿而道之而不思有勝舟焉以白覆溺於驚風駭浪
下飽鮫鯨黿鼉之腹者不知其幾矣不能至海而反
害之海亦可畏也夫而懋負方以盛年以其大才譬之
舟則為斛而新試於水者也適能晦避於滔池之際
以竢其定其能候風潮而知進退者邪也曰有至於
海者未必非此舟也故予既以況巨夫又以況懋負
使知吳氏之舟一進焉一退焉皆將於至海者也而
并以頌吳氏之盛

送李都水之南部序

南京都水員外郎李君予為太常時見之庠舍中蓋君
初得解湯南豐道昔縣吾縣是歲辭荒邑生皆走匿
予雖排然已心趣愛脫好出見之不意君真古貌乃
爾後三十年予成進士官翰林歸自京師君亦以南
京禮部司務居先太守君之喪于家始又克見焉而
君貌加蒼行且老矣三十年間其在大學五試藝於
春官凡十有八年為司務者八年予每聞其錚錚有
聲非鏦而益於用誦其歌詩皆雄渾慷慨錯以奇雋有
盛唐風至其纂署清風盈手則躬其吏不敢以巾
授而飲漿啜茗率供自私室內外交軼軌然乎意其
豐碩壯武乃能如此將非復予見時李君也及又見
亦如之又甚焉噫遂以貌定予已陋矣君既免喪北

來已而予亦至君已留司務工部
制司務月朔當仗對班行私自曰么而癯者誰邪或曰李
君也曰是吏不敢授巾者邪故班行於君獨了了君
亦有以取之也君雖向老益以清苦自持秪出入
禁闥瞻清光官達不達略無加之意而頭每與違且是
行也然丈夫生而依丘壟服布韋茹蔬飲水竟與
田夫野老同歸於泯泯者何限乃大夫與元老大司
空相可否水事足矣況乙夜之誓予曰覽李氏譜晏
嬰傳而悲其不生於今世而求其類似者會有名君
時也君第往哉

譚氏族譜序

民之物生而若瓜瓞然嘗觀圃人之藝瓜也蔵蓄其
種常百倍焉時至而種之勃然而生也耘者固半矣
生而蠹之關者益固翅蟻之先者茍過半焉然
則從之析之疏則從之足之此圃人之所敢知也若
其葉之沃然脂夏之亂然蟠攫其能而飄風折焉圃
人無如之何也故曰百苗之秀不如一實之秋也日
至之時既於烈又既於毋常之間其不能既與既而
黃落者盡無餘矣然亦非畦之害也其固有斗石之
似於其末者矣其固有槁其蘇 以嗣歲者矣天地
一大畦也造物者圃人也人則瓜也人之有族猶瓜
之有本也天下之族亦多矣其有盛有衰有嗣有絶

也猶其生之肬者半飄風之害也一族之有盛有衰
有嗣有絶也猶其一本之或既或不既斗石之倍之
不一也至於造物亦有時而病猶圃人能於始而不
能於終也然吾嘗見劉氏之本者矣明日圃人抱瓜
來而棄於道而人之於族路人也且不知其出也猶
瓜也而未見造物者之棄焉人何哉南豐譚氏徙自
湖南所謂七四府君其始祖也今居東廂仕贩之屬
餘曾產籍之藝民部皆不在其縣人下而茲愈道者
又業為士方囊天下之士試于
廷雨罪出其譜丐予序予方既世之劉其族者賴瓜之
劉其本也愈道將不獨不劉也且將培之凡培瓜必

盛氏族偶同也請試培焉以觀其何如

送陳君以照歸滇南序

滇於廣為遠於湘又遠於京師又最遠以無翅位投
檄之人行最遠之祀又況離甥舅之情親姊弟又親
而母於女又至親以親親之情彼已交向維在萬里
常如戶庭悲喜吊慶不至甚相睽隔如日接膝而不
知者其情真則其志銳其志銳則其力至又何遠且
難之有滇人陳君以照吾友蔣誠之敬之其甥也敬
之之母封太孺人其姊也今年奉其母之命來視其
姊與諸甥也誠之令南海隸廣府則自滇而道于廣
母之意先達於甥矣太孺人享敬之之封居湘又自

廣而道湘不惟姊見其母甥且見其姊矣敬之為翰
林編修居京師又自湘而至于京師不惟甥見其姊
甥之兄弟亦相見矣茲又致姊與甥之意以達于母
且自京師歹於滇消是奔走於一躬水陸之行凡
二萬里也惟從一蒼頭僕館饌騎乘一無枝牒以貸人
若甚難君若甚易非予之所謂情真志銳而力至者
歟古者列國卿大夫家相婚無越境今天下一國
也士易土而仕固有不得已而婚于它境其勢然也
誠之先府君令于滇之河西故太孺人得以滇女女
于其室至茲此為蔣氏壽母而享其子之榮君與其
母於湘漢無間知行以太孺人之女于府君也多材

甥之賢且貴號於鄉曰吾湘中之甥今顯于
朝矣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况君今日之行且再
萬里而可以爲人爲之適然者乎不知其天者已定
于數十年之前所謂情眞志銳而力至者亦今日之
理所有也君爲人誠愨端恭殊不類介胄中人人創
見之不問可知爲展甥舅也於吾人輩兵君再成尤
善予亦不在所擯也於其別銀臺陳君爲敬之序之
再成又欲申其所未及以廣其兒母之對俾毋如見
其姊與甥又知其素定於天也而無所追悔焉而屬
筆於予若夫江湍海潮南天之勝濁河太竹
大都之雄君自與湞人語之

養氣俞先生號叅序

有令於人曰而父邪而祖邪其生也吾辱之其死也
吾毀之雖不必辱與毀也而已讎之矣改而曰其生
也吾任之其死也吾誄之雖不必任與誄也而已德
之矣夫人之情一也亦豈好讎而惡德哉誄之興也
有由矣酪漿醞於家而爭市者悅其甘也烏頭瓊于
門而卒不售者惡其毒也人亦難乎立言者也抱鴟
夷而號于門牢關而拒之善主酤者不爲也勺瀍以
給之斯甚矣執牘而踵于門牢關而拒之善立言者
不爲也包藏以譏之斯甚矣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
誄之多諛也有由矣亦獘之家母有司請于上而注
其門西階之孀婦立其子而詈之天下之不詈其子
者寡矣而欲予之不爲誄也難矣是故百斛之粟農
夫之富也百鎰之金商賈之富也金石之文世家之
富也居今之世而欲不貴於是也吾未見其能也養
氣俞先生信豐人既歿之三年人之誄先生者至或
卷帙其孫溥討僧來也寔挾以行予素善溥溥來丐
予序予之序所以作者之意與時之好尚云爾蓋有
感也然溥通三傳有氣槩終當一鳴於時先生其附
溥以有知此溥之事也予言其足恃也哉

送吳太守之任永平序

永平府古孤竹國也夷齊讓而逃之之地齊威公嘗

夷吾失道之墟唐韓昌黎父母之邦漁陽節度府在
焉逐胡鳴之以板蕩者終唐之世而宋衰完顔虜亦
由其途以帝中原今遼海諸戎衛高句麗韃靼兀良
哈女眞奴兒干之貢道也西南距五百里直底
輦下比神州焉守之位宜不可一日曠若
皇帝之七年夏前守去詔以上林苑監左丞維揚吳侯往
代侯始以給事中謫判沔陽判之位雖卑而吏部考
沔績特最當陟然起廢貶謫不可驟處以顯乃以丞
孩監監雖判掌於閽人而牧人園丁乃其杭上肉耳官
吏束手縮身縛於其掌中侯居五年治體一變凜然
與臺寺并闥貫無能爲也監之人乃以爲有德請留

不許乃有是詔人情大抵後實而先聲吾恐求平之
民謂侯以監之丞來也不知其讎為給事也或知其
為給事也不知其判沔時事也不知其為給事猶可
也不知其判沔時事不可也侯始至沔時荆襄方用
師侯亦用讒枉畾生停者十曾不以為功而川境多
豬澤隄梁舊不設商旅不行侯至未期月州無不果
者他可知已噫是豈可以儒生畜之哉意其昂古之
懷必嘗憤耳不聞漁陽之鼓手不生藏阿骨打之首
以回趙祚使歸師之失道而猶有釋馬之智故其勇
有所試而當務之急如此今乃為之師師而務於其
地其故蹟尚有可尋以考其山川風氣致此之由能

使千百年逆胡詐虜有遺魂焉尚畏之在而征師之
過吾其有搞異必勞爾馬也盍為侯壯而其或壘或
辮髦求懸頭盈盈于道上禁不敢相訾如竊鼠然是
亦吏治防範之常雖中人可勉焉惟諷采薇之歌誦
周情孔思之文而嘆其不作於是者已久此邦之人
聞之不亦有報焉而悲者乎風以化下太守事也揚
之諸君送侯之行獨深有望於斯

送范先生致仕榮歸詩序

翰林院檢討掌助教事豐城范先生引年致仕歸其
鄉豐城於時朝士為獨多諫垣徐鄉元李充昭卿元
之兄卿宜在臺為御史充昭之從兄充節在憲為司
務能文應為尚書刑部主事丁寬純亦以祠部主事
起復至於先生皆有連也合而餞之為一選入詩一
章豐城隸南昌李本清官如鄉元熊盛章官如卿宜
適按廣東還
闕下艾德潤為尚書武選郎中周公儀官如文應皆南
昌也又合而餞之為一選入詩一章南昌於江西為
首郡其友邦也臨江則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傅公撫
州則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徐公工部侍郎謝公饒州
則刑部侍郎戴公吉安則太僕卿彭公建昌則翰林
學士兼少詹事張公入詩一章而予與直秘閣中書舍
人洪肇和得諧觀焉因拱而嘆曰盛哉先生自景泰

庚午歌鹿鳴而來也計其時鄉元諸賢尚未生也傅
公諸先達尚縻于鄉也於今四十餘年謂誇
朝端而
天子寄以耳目前日之未生者也屹然鈞以品而邦家賴有
黃髮者在前日之縻于鄉者也而茲會也又合而感
在且賦其歸焉則先生於鄉邦之榮枯代謝忽往而
忽來者已如逆旅之閱行人過客日付之無情而已
而實亦無如之何也其於功名富貴曾尚足以之橫
於胸中邪若夫諸詩櫛之鏗然有聲者當長留天地
間為不朽物先生明者也必躍然一笑曰吾其有賴
於是歸也哉詩例有序鄉元肇和以命予予故云

[illegible]圭峯先生文集卷第九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毅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崇校正

記

梅崖記

梅崖主人既斬其居之旁地斧之芟之築之若崖焉高可於登之危而止凡月華日霜之山皆在目睫而濠之閭閻畫而畝畝連與夫江湖林莽川湖陂澤遠淺而近環者環百萬一眺而得之於是植梅之家爭饋來可斜而植於崖之上以是六之數春而華有國色其名[illegible]又曰[illegible]不也春而華其實甘其名曰[illegible]又曰[illegible]而其實碩而匪核其名曰瓜是者[illegible]曰吾一歲食瓜不一二嘗挑之不多靡濃[illegible]所謂[illegible]用請更諸名乃[illegible]而梅曰[illegible]而差沉似吾之實而大辟作[illegible]元梅號[illegible]然而嘗[illegible]其色嘅者梅甚味此俗之所不樂者也子欲之乎其名曰梅主人[illegible]之熱不性有年矣見有不榮於春而瘁於秋冬者乎見有不隨群而榮隨群而瘁者乎蓋天地之氣生之以春而殺之以秋冬而隨其生而榮殺而瘁者必常物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竊之後者聖人猶取之而況[illegible]時以自遂者[illegible]必質之至堅而得夫氣之完似夫豪傑之士自拔於流俗者吾樹焉以自勵也因自號曰梅崖他日入以告其友李充昭充昭曰崖之在濠其有其無與梅之樹歟未樹歟吾不可得而知也然吾觀子之登立高而俯方將極其觀於域之外崖蓋不足高也而又敢言天下人所難言者回流俗於靡靡之餘蓋梅之抗拔而已哉而吾目為崖然求子於梅崖之間是以形器拘子也吾亦陋矣南城羅玘聞而是之然不敢以罪者恐家崖實於是崖也則培植之功亦主人一事充昭曰善請書為記以俟主人孫進傳李而多識今自禮科左給事中為江西右參議幼真其字也

南園野老記

南園野老吾友徐世明之尊府也崔賢之雷岡為閩粵求道之涯自京亂之西則陸走百里以達于洪浮而北下焉則不待信宿入于彭蠡東折而合于江吾之有事于洪暨北走京師皆嘗望其林麓丘陵溪壇闔闢之相爲然而未嘗一遊也徒聞世明道其南園者園之下森然有水漫之其清可以鑑其甘可以飲其深可以浴深可以載方舟激而行於溝可以溉千百畝之苗而又醲其餘也以灌蔬畦或濆而停或激而汲以潤果樹之根芟其澌之穢蒲蕪叢生之風過焉恐寒有聲如給索上去蕖荷參差之與波上下鴨鳧

之飛翔洋沉湛然而天光悠然而雲影吾父性與之
適幅巾杖屨盖不知朝而往夕而歸也而年又最高
故號曰南園野老云之居者皆以是呼之於今十年
矣而未有發其義者嘗予未至南園果有意於洛陽
之名園歟未得拜于野老之前其果有意於少陵之
野老歟洛陽之名園今雖廢矣而其後之興也不可
知少陵野老復更千百年亦未必有斯人也想其奔
走於王室艱難之時雖其草堂亦為逆旅何暇於名
園之徘徊乎況洛陽之名園皆當時公卿戚里爭為
勝遊而不知寔釀為酖毒盜之招耳此少陵所以吞
聲於細柳新蒲之綠而不忍言又忍入而樂其樂也

哉若茲南園遠
三韓四千里山水草木任自然之眞無洛陽名園假人
力為之者而野老寔論限非如少陵嘗食君之祿當
任君之憂而非實野者比鼓腹擊壤洋洋乎無適無
者將比其事也野老之名以陵園不得一而專矣然世
之野老者與人爭席而已而今也至與古人爭名得
無不可難然名虛器也猶有與古人爭墩者歟嘗竊
也然且為之於名何傷哉明日子言信然矣請書之
書端于壁以為記

擣石清居記

擣石韓氏□□宗以擣石清隱名其堂而文其字
廼求記於余者隱君擣石清隱韓公刺吉時
得異石於求新用以擣衣比石為御史石隨而亦以
擣衣徹于禁中上玄宗取試之無聲而潔歸之公拜受
初公後四世孫永新令求石所出家廬而擣石之願
始此人以公故也寧不敢踏其籍寡奪去不敢舞手
以臨盜之過也不敢竊其所貯故得日以大而葛受疑
為北郭之宗君北郭之英未至其處竊君意求
新當衡湘之麓山之虎嘯人泣與泉之雪飛雷響貫
奇獻媚於堂前而屋間者四擣衣石斯之池
無見也然顧為嘗人非茲石也求烏有顏氏哉石
非遭於公手則雖於此日發益和氏之璞也亦

不過與歌姬舞女流轉於青樓家為其耳刻
衣之殘者乎且使茲石也擣於公家有聲若異爲殘
而擣于禁中亦有聲若異焉則從充上方一物而已
了無者於公也公之子孫雖今永新會代而歸宮人
又從而家之其得為智乎擣石今雖有顏氏之迹
從等君而以擣石名吾誌之矣雖其喑啞於篤
獨見辨於公石亦靈矣哉有若眞能別白夫意之暗
主幾微禍亂之萌與昔之言乎胥者類也而特非致
耳然則茲石之祥於頗明也凡天下之類嘗知重之
婦居求新者也若昔者可謂知所重而不忘世守矣
非汨汨於小泉為隱者也請秋月夕與公有靈其書

來降斯堂而試聽樂聲乎宜爲之記吾之有寓有[illegible]爲鄕大賓他善若兩霆也進士王仲信李用獻方曰與大夫士言之予可略也不書

文武聯芳記

判陳州事程汝霖與吾縣教諭自言其隸尺籍于青旗下有五伍者二吾子鵬也寓居師之戎衛子弟之秀皆附宣慰使之學吾子度也沂慶會其中然皆未徒頡[illegible]出頭角也去冬汝霖去吾縣來會天下之士試見吾於王河之邸雖然大喜曰前所謂鵬也與斯都勻酋賞百戶所謂度也試雲南得後諸士將以登春至也自吾氏去茶陵入貴操戈與羅氏鬼[illegible]好

則相援怨則相攻餘百年其亡而伍者并而[illegible]三[illegible]而甕非其父則其子耳今其在者幾氏矣有能拔其上而爲之長上正又有能[illegible]而入於文儒之圍嶄然嶄爽乎吾不能一一造物者之施我其亦或奸也然尚亦言勝之八千人遠以飲食飲且食不聞不知也可乎哉吾欲[illegible]造物者之施我以厲雖[illegible]度也惟名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幾爲宜且二三之遺是世春斗耳而寓[illegible]入[illegible]屋如曰文武聯芳[illegible]義爲宜無吾關言不以[illegible]是萬古爲文六以百戰百勝爲武要非今之所謂文且武也鵬也何武形度也何文形[illegible]吾青之窮[illegible]視之而已矣吾不徵於古兄弟之能爲卿相今[illegible]之礙[illegible]諸草木聯比而芬芳可也二子何芳耶始自吾氏之卑薄者彌之而已矣敢奪史氏寵嘉之爲之記庶幾鵬也度也日斯邁而月斯征矣吾曰是亦足以記已語有之知子莫若父何庸吾饒舌而後爲記哉

其歸錄諸母綫

世德堂記

少師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徐公其歸老于宜興[illegible]作堂焉於縣東南隅洑溪之上門之闢也瞰其湄也除之平也際其滸也垣之曲而周也依其灣也簷两之軒翔也與其波之演迤而升降也而凡溪之人仰斯堂之勝因思象公之德者少者訊其長者曰公之德吾儕尚未知之然意公之量其猶之洑而無所底

止也公之重其滸之壁而莫射之無所加也公之智其灣之曲而隨其方也公之澤及於物其波之演迤而浸溉之乎然是溪也之有斯堂也宜哉其[illegible]夫[illegible]吾[illegible]之[illegible]衍徐也自義興令始今後四世爲一[illegible]德[illegible]生[illegible]生贈戶部郎中郎中[illegible]瓊州知府[illegible]判[illegible]漁[illegible]公之德源亦遠已矣亦[illegible]溪之[illegible]源於君山而若董其生也後不知也既已[illegible]擬公又遂相與名公之堂曰世德之堂以俟公之[illegible]而

中朝之士聞之皆曰善哉溪人之名公堂而懵其知[illegible]

之謚也夫公
國之元老也
天子之師臣而百僚之具瞻也天下孰不瞻望其顏色
以為重輕榮辱而皆卒不得顧而退也川夫江河之
豈固不以水旱為盈縮明矣而又以其一身繫天下
安危者十餘年臣防祇莊之重屬非公哉竊嘗私歎
公之智亦如海涵地負而其曲成萬化而不遺者深
氣之升而為霖為雨也然則其源也其岷乎嶓乎崑
崙乎而規規求公於一溪者其溪人之私言也豈天
下之公言哉乃群遣公請以是記公之堂且以廣溪
人之謚而古于無窮公弗能止也命屬翰吏為城羅申

書之

武定州重修城隍廟記

武定州有城隍廟在末
賜汝今名前其神於
尊皇帝之征漢也豫能著明靈以陰誘其兇渠醜類如醉
之醒如寐之醒以待
黃轟之至用能不遺一矢束手待俘一切得從撫懷以
完
宗祊於　如故不然猶窮且闕而況以俟待勞城門一
鑰之關鍵一卯未足以支泰山之重然亦何取於萬
全哉果第之謚且作作將誰歸今道遷選來尚餘言

神之炳炳如此今
皇帝之元年古辰賢侯来知州事侯進士也以孔氏之道
為政念遺黎切膂于非辜創殘已極積餘六十年尚
如嬰兒之待哺以長也又如沉痾之始去而體寒盜
也閱閱焉思所以振起而安定之以還其舊故恒鍾
乎鶴威之慎興作雖其己之居亦未來論不以為病
門有以神之見靈于宿昔為言者意侯有作也不應
越明年侯寔夢與神語以為遑然耳不為動數月又
夢如初旦起謁廟洞諸門門樞皆毀毀朽有圯狀乃
進前言者驗白因嘆神功在
宗社不誣廟不修且媿顧宜義即馬芳可事乃又明年

七月命芳自堂祖門以屬于最外門自左右榮分而
垣之以合于堂後之極而止視昔則加之堂中貌神
作衛文武班于兩偏亦貌貌止于西東廡下善惡宗
報耀愚嚇俗雖未皆合於古不欲奪其舊也某月
告成侯述其事來請記噫
尊皇帝取漢之奇乎宿聞之矣神之效靈其信然邪予與
侯同舉進士逆知侯能還武定之舊觀亦未易還也必
無廢其力無費其財是二者非靳於與作不可此侯
志也而神之見夢侯也謂其非然邪雖然夢不夢
廟壞於
公改作雖聖人不能以已也改作之費與謚之大矣乎

知神之以覺侯而先書焉意在節縮其勞費以福其
民歟神能靈於宣昌令卒莫大之變有不能於令歟
神既靈其聽是州於宜其與太守等民亦以是望之
太守有堂以朝夕也刺戚有以式

秋容記

豐城胡萬爵號秋容子始未悉其義也與之過都下
往訪之邸時清秋氣爽坐予于庭之東籬菊分植盆
池之水澄瑩見其底藻間赤鳥之鯈蝦可數顧其北
向之牖則城闉萬樹間綠紫錯丹黃為深秀予呼酒而
飲之益然汗浹締紵解而盡其往則頤色冉冉自天
而至素月光下人影在地向之萬樹爲影上下驚而

分飛鳴而後集令人襟懷飄飄殊欲僊去予謂萬爵
曰是可為秋容乎萬爵不應予乃取枕就床將有微
籟掠耳而過之則焉如潮翻如雷奔如萬馬之行聲
如衆竅之齊吹群鴉亂飛兀梨惟試於窗而窺焉
一物無有幽黑冥迷既明啓戶則樹葉盡脫漫空紛
披菊已摧於盆池凝寒若欲重擊乎知其為萬爵則已
蹙額猜骨告予曰此正吾之秋容也何日與之觀於
于西湖泉之源日山出崖石上冷冷之聲瀉于湖深
然若投石之沉于底乃止光於寒日映之有光更上
西山絶嶺望焉見夫稻之登也黃雲漸野直接于
籍田之南於是與飫心醉擁暮而歸披襟呼而謂之

曰子毎前日之秋容乎將快今日之秋容也何居萬
爵曰吾易三經而學五試而後舉于鄉困二十年于
南宮卒不獲僅補一縣所謂豐山者又在偏迂山澤
之區故吾譴隔前日吾有感也然吾之性迂援寡以
之馳逐於四通八達之衢必僕僕迎拜起為也
吾能乎哉今其地之迂庶易治於吾之性宜寡援
寡過於衰暮之年意造物者之禍吾如泉之清冷光
徹可以滌垢污而萬頃如鏡之登也可以卒歲吾
於是乎亦有秋矣而多顛不在令於老而無述者乎
斯二遣也其若為我設也予聞而壯之與之書以為
秋容記

郡守馮侯閔雨記

弘治己酉尚書吏部官卿四明馮侯出守維揚越明年
庚戌淮南北四郡郡入春徂夏且不雨揚前此二三
年亦不熟雨積旱河漕渠中惟淤泥而滸揚塵車舟艘
牛曳縴造舟泥中日不過數十步漕運大阻民盡縮
手不稼穡亦向天嗷嗷登閣四望有動曰吾其辜乎
什七曰毋感我侯仁者可恃行三而不知侯之心已
若劃刃特未言也乃四月壬辰出舍外閤厰明即城
隍祠用祝辭告侯退決辟之疑滞者罷役之得已者
與發賑食以次繼舉入閤治思所缺失吏民無得
肉且酒肉且酒者罰五月乙丑復即祠要神出矢言

已乃置壇于祠于蔣巖觀于天寧寺于司徒廟凡為
壇者四壇用黄冠與觀浮屠與寺巫與廟俾各盡誠
于其鬼毅者焚炷背一不與縮日昧爽壇一週壇復
然戊寅午乃雨雨不終飾風自南搏之虹見雨止侯
自是公移庭祭外必即壇令壇之民祀甑聚童呪蜥
蜴其前率屬吏于其後拜之凡十餘日戊申又雨旁
邑知注香累當建聲勢若至已而寂然者殘月民已
知侯之可雨即不雨可移粟不辜祝其身矣然侯志
必雨六月庚子即祠出矢言激神益厲尚恤患害左
右至吐舌不忍聞黄冠浮屠役術益急巫言欲自焚
侯日跼蹐或不知飲食體貌癯悴如餓夫又如土炭
益善僂其肌憂傷其裡此疾徵也日猶拜如常迄不
為解七州壬子質明大合僚吏士民免冠徒跣自城
隍祠步三拜一至司徒廟約餘十里冒赤日口鼻觸
沖歊蒸熏暈僵灌以藥汁起益虛視脈則血澁棠
衣比入廟門雲合晝晦雷電以風大雨猝至平地水
深數尺癸丑又雨至乙卯始霽高渠水溢發舟楫渡
魚貫北進郭外閭巷歡闐闐與旁邑接侯之心則舒
體實疲矣且侯以身為
國為民禦旱災亦用既勝門分當然耳無它勞為也而
郡之鄉進士邵溥輩作喜雨詩以予適在實館來曰
願有述予既以疾辭江都知縣長安韓旭復狀侯因

雨來皆記旭曰此民志也否則相率譁至擁冊牽行
非便旭與予同舉順天志遠而言佑丞曾英主簿馬
進言亦然故書若侯之政當入大書首多此未可窺
侯也侯名忠字原孝松崖其別號云

涵敬齋記

盛都盧誠善更其名也號其齋曰涵敬未嘗師問其
義於予予觀誠善則誠士也請以士告之夫士之所
事國家治亂興亡之迹天地鬼神日星雷電雨暘寒
燠災祥之變兵師農工醫卜巫祝漁畋之流禮樂射
御書數百家小說之文并見鞶纓黻黼絇舄介冑簠
簋之服鎛磬鼗鞞鼎弓矢劍盾戈矛几鼎耒耜筐
筥鞭朴校梏之具絃匏鐘鼓笙竽珮玉鐃鐲笳角旄
旂磬石之聲旗常旟旐旌旄之章罔無所不當通而
於宗廟朝廷郊野市井道路犴獄與夫澤梁江海懸
崖斷棧之險徼塞亭障燧烽敵國戰鬪之場罔無所
不當歷而風濤霧瘴虺蜮蟒螭殺人之獸夔魍委蛇
魈水土之怪隕星地震可駭可怖亦不得而避也如
有毫末不盡其精微之奧而欲僥倖以試於萬一其
不慣人之事也者鮮矣此士之貴於有養養之充
之周也養之事敬則虛靈所畢照而無遺所謂充也
既充矣何施而不可哉士之所以為貴而天下不可
一日無者也誠善之志大矣誠善勉旃作詩豈何足

以知之語有之涵養須用敬先君子之遺戒耳雖然
敢不拜教顧歸揭于齋楣

守愚軒記

予愚無所似言不能文人之決有求強者輒不得而去也而伍君朝信欲予記其曾氏翁君之軒曰守愚者抑予之愚又有甚焉者將何言耶然愚之正也以顓蒙之特世齊之四族是也以迎愚公之器是也以習殺之頑是也而君之籍于鷹陵古天下山川之勝處如潛江其居也又鷹陵之勝處秀合豈欲之氣不為物所洩而獨鍾於人人之頑異傑偉者往往以文章事業名天下而其山窮川阻僻絕蹊之墟林居

樵食之民亦能道古今明法令或豈可聽雖陋邃都大邑冠裳而仕者或病於是其上而為士可知已是君之生而習固宜不愚也況鷹陵以賢名必曰翁氏而翁氏傑善施之望自君而上已五六世盖君之世起甲科官四方者三人而其一予同進士數化也其翁豈其愚乎如予之愚則有之人之姦態險處接乎吾前昧昧焉不知也而每蹈其穽愚之名不得而辭焉而君能選於衆得館甥之賢如吾伍君者賢者之選必以類當愚者問如是乎而伍君又每為予言君之孝友聞延譽於史傳而邁於氣義況毅有斷為鄉人先予益求君之愚不得也或君之心見世之忘返以與身及其親以覆其宗者皆天下智巧便佞之尤者也方其氣盈志得安知不以奴隸視其愚人乎而託於愚者亦甘心焉以幸脫其智巧便佞之名以辭其無窮之患古之人有行之者甯武子是也愚亦何嘗不可哉孔子聖人也猶欲以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聖人者豈亦自樂於愚乎哉畏患而避之與天人之心一也後世有不自慎重依倚附託翔翔然自以為智矣及夫竄逐拜棄於幽遐無聊之地始悔焉其居至無不以愚名者是真愚也非所謂守愚也予雖愚記君之軒不可以不辨

木齋記

凡木燥濕之不時則熇瘁而多缺罅斲手之則折焚之則黯爐而灰揚斲手之則多徵音而或啞然莫之應縱斧之則隨其理而解鋸之則胥暴之則撟撟而傳之水則浮而反是也則況是其為體也無所伏偽於其中任其本真而出之凡有血氣者皆得由己取而用焉非必設巧盡智以誘之而後見焉者也或曰斲削之而為宮以居為車以行為舟以載弦而為弓刻而為矢以射雕而青黃之丹朱之為簋為豆登以歆以食為筵以馮為榻也以休又其變也為桎梏以送死其為類其傳且飾也非木歟曰是人之假之以盡天下之用非木之性能之也雖然亦其無所伏偽於

中故能用於人若夫金則開冶而羅者矣土則開陶
而苦窳者矣是其能以抗夫工人則工人雖欲不設
巧盡智以敵之不可也況於衆人與夫凡有血氣者
可得由己取而用也哉故冶工之衆二之陶工之衆
四之梓匠輪輿九之不如是不足濟於用也濟於用
則切於人之身人也者仁也孔子以木之近仁其殆
是之謂歟然吾之所謂木之木之云也孔子之所謂
人之木之云也其理一也鄉進士趙贊饒正派道其
先君木齋之號於予其從兄礎守正淵爲夏官時嘗
誦木齋之詩數十篇其混然太古之風猶在耳也予
鋤不及見之其無所伏僞於中殆人之木者歟正派
羅然曰吾先君有是哉請錄以爲記孟昭木齋之字

云

竹池書院記

上世何嘗有書院哉是時郡國不必有書院也中世
文敎日滋起而名賢敎學所在或後人尊而名之曰
書院或遂因之並其鄕爲上郡邑爲上邑曰此賢人
君子之鄕也郡邑可無書院哉宜山蕭端未有書院今
有之鄕進士沈君之作以會其來學者百餘人而名
之曰竹池書院者推官瑯人吳侯也侯名之而不遂
記之君必走萬里底京師而屬予記之使予記之而
不可傳之則院在宜山知有是院也它邑亦未必知
之更數百年人事之不可知雖幸若與其廢者然必
終歸于廢則宜之人後亦將終於不知有是院矣又
況天下後世乎然則君作之矣名之予記之一如耳
於宜固無補也予敢記是院哉予固譾也然古今人
高下未可知也君其或者如孫泰山乎石徂徠乎李
盱江乎三君子者以匹夫居其鄕初無勢位之可以
恐喝爵祿之可以動人者而其去來學者常千百人
計當時必有以會而留之今皆不知其處或雖其遺
址可尋要皆同於廢耳而爲之識者豈有矣亦未見
其有赫然昭人俾三君子者至于今籍以重也然而
稱其鄕未有不知三君子之生於其間何者其人何
人也傳曰舜何人也況三君子之在近世君甚處於

其下乎稱宜山則知君乃君事也是則是院之廢可
也未廢可也亦何假於吾記之傳不傳歟雖爲之記
亦可也記曰院有堂堂兩翼爲齋齋盡爲門皆有
以合于堂之後又門而爲左右室中爲講亭亭後有
池池上有竹天虛日晶倒影澄涵棲鳳下舞宿鸞欲
飛矣之命名取此院作於宜宜人之賢有馮公亭之
右祀公志主也君本衢人衢人之賢有趙公亭之左
祀公志實也端委而就如聞語言君以爲敎基取此
予不得院之詳此特君所以命予記者雖然詳亦無
助於傳也

王氏祠堂記

弘治二年十月金谿明谷王氏祠堂成其作自元年之十二月而続其事者廷懋也堂之廣楹六之門如堂之楹而焉殺其四之一東西室各四楹器數齊備庖庫具在甃石為簷除四周如矩處其中而翼之矢直砥平無輿壁泥陰雨若燾闔宗升堂奠位凝肅顧瞻群主若見若語孝弟之心與弟俱生咸嘆曰籍挽吾祭不吾興慨若是也鄉人之囂囂者曰甚哉王氏田入之饒成此其易也吾以為不然夫王氏田入之饒豈於

賜廟之家祿入乎吾遊京師見其藩則扳矣垣則奐矣碑誥而畫室已皆盡賜廟已問之其子孫不入足者幾世矣又其甚者曰是既屬閩矣誅其書嚴築為佗氏之宮也至其大第以居高軒以遊則殫其材力為以與戚宰者爭為長雄顧不必惜其力獨歉於一廟邪蓋其先世得無有貪功之過而濫及於非辜乎其不祀可坐而待也獨其子孫之罪歟而此王氏者吾知之寔自宋秘閣校理平甫五世孫也遠居於此平甫荊國公之弟也當熙寧中一時小人皆附公敢行苛政以希寵富貴[illegible]公所稱也豈獨斬於其弟乎而平甫竟以不顯終其行要其心有切齒於公與小人之所為者此寬等之[illegible]

之風而為當世所論詬笑然不知其固有可久而存者矣而差遠又歸自金陵依故土以居其不忘本根又如此而公之子雱雱之死無聞焉小人之祀不祀蓋亦與貪功多殺者舉入於泯滅而已耳無足論也祠之所作廢其在此此天也夫豈𢳣於力哉嗚呼人亦孰不欲祀安知貪殘苛暴者其不愈急乎而卒愈從觀於此祠亦可少愧矣其族孫斯誠至是始克來請記吾以是為記亦公以為世勸云

日新齋記 為吉工考題近得子子充

齋以日新名名所志也夫代乎前而相仍於無窮者日也旦而午午而莫莫而復旦旦午若循環然

固有新之象矣而天下之人囿於其中有不逐其新者乎故滫敗餕餲者不飲且食垢敝綻裂者不冠且服手足焉而盥濯之體膚髮毛焉而沐浴澡雪之拂其几筵竭其器盎洒掃其庭除凡所以明絜之具無所不至皆為其身而日謀新也至於心尤易以汙而汙者獨無新不新人不得而知也故隱忍蓋藏而自欺終身者衆矣嗚呼此湯之所以銘盤也夫湯聖人也奚必為是而且為之而吾衆人其去湯也何如而乃如是其得為智乎吾懼焉近於舍傍規地方丈餘為其沮洳纍以燥剛甃其下聯楹其上而瓦焉既成繫其牖而門牖之几硯簡書百爾備具旦旦入而

偃仰其中几之經宿必塵塵則拂之以塵因思吾心得無有蒙蔽之塵乎其拂之也宜剛則新矣硯池之經宿必汚汚則覆而易注之因思吾心得無有昏濁之汚乎其易之也宜潔則新矣任吾之使而剌書以觀味津津焉入吾吭覺吾舊未聞新有得也歷乎旦而午午而復旦旦午亦循環然吾之日新也其有窮乎哉因名之曰日新以自警焉過此以往未之能保也若夫附麗聖賢古人之事也則吾豈敢

終養堂記

宜黃鄒君世臣作堂于其居之後有室焉奉母讓孺人居之視膳問安於斯忘其身之在仕籍也曰吾其

終養吾母於斯因名堂曰終養或謂之曰子之學禮以為業纂言以為文群十三郡之士以試于有司者三十年矣如子之比而登者有焉未至於子而登者亦有焉由是而紆青曳紫者有焉惟子之數奇而偃蹇至於是今既貢于

王庭觀國之光矣脫鱗介而生羽翰此其時也而以是名堂或者其悖乎君曰吾之昔者壯而入淵泉以剸亂龍乎峇嶷巖以縛虎豹乎附鵬翼以翔滄溟乎騁八駿以上崑崙乎吾皆曰能也自以為侍母之日長吾敢有吾身以求畢吾志今則愛日至矣昔人所謂無以終餘年吾之謂也吾尚敢有吾身以忘吾母乎吾次矣然人亦未之信也及是

廷試入高第

制當入太學以卒業適以其情請大宗伯以聞

詔太宰擢以一官北縣令君如欲得鄉如步得騎如饋得明顔視紛紛者方逐逐於日莫之途寶如負塗豈為之歆羨而自以為得所顧所為母娛也以予之嗣予姪婿於其孫也又與之游也請記予癸其志記之

撫順天府重脩譙樓記 庚申十月作

順天府

譙樓在府治今為京師諸侯之朝會四方之來王於是乎輻輳觀望焉故其官屬品式儀範獨出於羣甸

諸府之上與應天等而其近且劇又過之凡府隸於藩者比於尊

京師也府故有譙樓于前以國子生法當授秩附其試欲其下見其瓦歷于上級其于下椽鋪棟倚有壞埋渦揭觸入要雨過之仍初見也自是有繫語不數日又過之無不仍初昇者既廷對入院就肄始稍過焉他日以事往入其門見其重飛翻次丹堊漆髹之色蓋已迎吾目而改觀矣既入府尹某公指謂予曰此吾之所以懼其壞而脩葺之也予因謂公曰京尹之職要有大於此者群閭戚里所以資其驕樂者既豎陂池園林臺榭果樹之封埴是已其師相誇競以

增月闕無有紀極派無噬於民者無是理也又向其
怙恃請謁亂經敗度以遂其私而尹獨先當之者其
且雜以四方戎工商胥偏僞竊處之屬竊其地而異
所隸故姦之伏也深而變之生也亟發其姦則有掣
肘之患玩其變則有非常之憂而尹之政用以弊吾
見尹之難為也樓之壞有急於此者乎雖然樓之壞
而弗脩則阽其觀損於治者小也而政弊不防則弊
日滋弊日滋則民日困嗚呼京師諸夏之本也而至
於民日困焉一樓之脩何補乎而前公為尹者弊亦
仍舊也樓亦仍舊也華嶽脩樓自公始可書公使屬
吏礱石書之某年某月某日也

故平章哈剌公配王老老合壙記

正統二年春正月河西涼州部平章哈剌公普出以
其族來奔西邊監軍中使脩安與邊帥議合乃驛至
京師請留籍寧食
聽惟是蕃漢水土不相和始至必疾疾已無他哈剌公
竟以疾不起葬京城西香山果廠村之原時妻王老老
尚未入宮也以一遠人婦孀居撫八歲之孫李羅即
能脫去故習俾讀書華言教諳一以華風未幾以賢
聞選入供奉掖
旨李羅亦備灑掃尋至掌閣鑰遷職內廄以勞序累擢
少監至太監老老以勞能亦受今名

內掖老於事者曰老老或曰年之老者故云毋一于壓云
睿
景
純三
皇帝今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太后皆謂老老鞠族孫贊大武績司鑰啓閉一任
不疑法中貴無外宅李羅以母老不仕
宮事盡以
賞賚私錢於第一區于
東華門側既成當成化弍拾一年疏請

聽老老歸休
錫金文綺為佚老費越六年年八十八卒是為弘治六
年夏四月十四日也李羅請歸治喪三日哭輟哭拜
於既啟進二姪謂成曰往視吾父壙謂書呼曰爾官人
汝往諭太人五月二十一日吾欲奉吾母合吾父葬也
皆果會曰善遂如期昇柩啟壙即事仍諧去壙六語
賦者曰吾之剏壁者大施新功封溝間且題表就式
其位與力得為也又曰吾世為穹廬長先長若嘗貴
天朝歸嘆曰天不假吾華土寄一足耶吾父幼即解意
此長有名位志益決抗驅其畜帳南徙部人吾從屬
挾索信何不得及是乃大樂惟未一奏勞裨補萬一

亦命也已尚幸吾毋子依
清光寵
寵渥猶蛋蠡之幺麽得附砌入床褫諸叢薄草根之啾
唧以伏以死若亦幸矣壽錦衣百戶與錦衣潘百戶
杰爲寮寀皆得寄於予手羅授是語於杰俾携壽來拜
且乞記爲之銘納于壙尚恐徂遠日就於無所表著
圖託於不朽惟文字又乞不已乃爲記其壙嗟嗟其三
世役志用夏至是有成眞可俾以不朽達人其亦有
激也

繼善堂記

慈谿王氏繼善堂眞靜居士之堂也居士之作興是
上世既已作歟貿歟華歟崇歟卑歟其莫之位而面
之方歟皆非堂之所以名也居士是培是殖本其深
矣蓄不以發而發之於其子有儀曹郎中也旁達於
其群從之子有　毅論也又有刑部主事也又有
深水訓導也鄉人遂稱曰王氏或曰王氏繼繼善入
出矣堂其取諸此乎居士聞之曰吾豈謂是哉吾氏
居於斯也始於檢討公合分褒雖用獨不基時則於
唐爲末紀鳴于侯忝弱童圖碌過大放厥聲時則於
宋爲紹興再鳴于吉州文學被薦射科蜚登英芬特
則於宋爲慶元大盛於諸孫諸先生本兵綱謀煒垂宗
先時則於宋爲寶慶積於今六百年矣而藏器之重

有奕乳爲封徊之壇有揚碣爲手澤之傳有鐵鉀爲
若盛之闕也百畝耳田之畔也盈井耳何恃哉恃此
而已曰吾氏世繼以善也吾二三子之奕爲馴書爲
性胄爲而褫祿其自足爲善乎非此誰使之吾見鄉
之僥盛者矣其先固未戶而雕豐也吾見鄉之浩畦
者矣其先固東阡而西陌也吾見傳無數而流於塗
者不諱焉曰吾甲乙氏之子也或曰某之鄉某之大
夫吾先也然則吾焉得而不懼乎卑惟前無穫者也
故多憑後焉未有監前之覆而覆者也若今之覆則多
矣二三子其亦監乎繼自今子若孫其亦監乎監夫
彼則思繼夫此也雖然吾老矣吾不能以謹謹告約

告之曰繼善然不若名吾堂是朝夕告也且告于世
世也彦發吾氏其完車也不大愈乎它日書命郎中
而以其語求予記予郎中友也烏能辭退而繹其語
予驚焉曰是箴砭也是固王氏之律令也不敢贅一
辭焉歸之請鏡諸堂以爲記

警齋記

警齋記予記也予爲徐信夫記之也信夫何警乎予
知之警生於有心上石草木之無心莫之能有警其
非動物故也雖動物之有心有有警焉有無有警者
有有警亦若無有警者焉有之不能爲巢居穴之巢
至其行爲則隨卵積雖焉是之謂焉掠焉有之見虎

而逐叢角而觝以遺虎殪是之謂羊狠䦧有之見木
而登且登且下而卒亦莫之能上下是之謂猶豫爲
有之俛而啄仰而四顧輒過之過也彈過之過也是
之謂烏警其於人也在鳩拙爲蒙爲不強在羊狠爲
自罹于辜所謂有無有警者是也在猶豫爲大發計
爲多心所謂有有警亦若無有警者也在烏警爲常
惺惺所謂有有警者也今夫鳩拙之與羊狠同於無
警者也而世之人有以鳩拙自晨暮乎寧爲羊狠敗
烏後之懲者則又警之太憂於之太固於是有猶豫
焉猶豫者悔釁之囮也猶豫之警非警也非固爲警
也有待焉然後有警焉其惟烏警乎是之爲善警焉

呼信夫之警其亦有取於是也乎然予又感夫烏微
物也俛而啄取以養其生仰而警焉以避其害於烏
可也而君子之居人上也其亦有俯而取乎則十目
視焉十手指焉而害斯至矣雖有百警其可乎哉今
夫龍非不昭然靈矣然以其有所嗜取也人得而擾
之亦得而醢之若烏獸然以龍之靈而豈無警乎警
不足恃也或曰龍以聾取聲非警與嗜取之罪也則
予不能知矣然信夫方持是警爲宰以臨𠷣民予記
警齋者不可以不告

復蘇公舊跡記

弘治丁巳予同年天台盧侯以刑部郎中出知黄州
府黄蘇文忠公謫居地也公嘗築雪堂于東坡今僅
存地又餘侯出過之喟曰是淆於民不可公嘗寓定
惠院遊乾明寺黄泥坂諸處侯問於民曰是兹何在
民皆不知侯曰是不可已吾其究諸於是遷雪堂于
府治之東與竹樓配使麗于公所可恒存也明年按
地櫛驗院寺坂以次皆復遂亭其院曰海棠餘韻侯
意若曰是崇公之詩亭其寺曰坡仙古跡侯意若曰
是華其教一歸諸公惟坂亭無易名侯意若曰惟古
之眞是不可變黄人始睽若不知有公也旣而晃然
訝公復生繼又騈然欲從公復遊又若眞有公也塡
郭溢郛或聚或散去而復來旋絡新觀若味飲食且

曰舊之守多矣何寥寥乎不晉吾俊也又曰吾林有
材可以爲棟吾山有石可以爲礎吾庾有粟可以食
匠其斧者亦曰其吾畚鍤可以築堵其吾稽鬲可以
沃塗其吾斧斤可斲其吾繩可約疾皆不吾預也侯則孔仁
吾其何民遂相與礱石造侯頌記之侯曰辭俚弗傳
不可民曰盍徵諸
朝侯曰吾自有記匪可施諸遠者大者志吾復公之跡
寔宜盍指予也夏六月乃以書屬吾守舒侯督予記
蓋舒侯賢人也先是與予論侯是役也成民之所欲
爲而民不知旣成又熙德色於民有類古之爲政者
予故樂爲書之非以私同年也

通濟橋記

南昌江西會府也途之陸出于京師者由漳江以濟濟登西岸行十里為遞曰蛟橋西山諸溪谿谷之水會焉求之會溪故大以幾域方溉灌射不可以舟宜有橋橋圮矣不知其何時獨其名存且以名遞名其地橋固宜前有也其曰蛟南昌澤國也相傳多蛟蟜窟其下蛟所在岸乃善崩又何擇於橋橋圮有田夫亦無補考其時之近且久也獨惜夫會府之孔道也王事之期程商旅貨貺之不獲已者冬而朝涉履跪豚之不可忍也猶可也夏而潦漲焉死者十八九矣噫橋固不可一日無也夫以不可一日無之急而曠

于不可考之久有志之士固宜有憤然者而卒未見有舉者何也豈貞有所謂蛟蟜者飾焉貽異而莫之舉耶將世之因循者多挽人之患漠然雖有一舉之者而且莫勝其百咻之者也今太守祝侯至三年政以次舉遂將破衆論為之新建義官梁璵獨奮曰此民利也不可以勞吾守於是經始於今年秋七月壬子伐石于信伐石于鄱陽之山水船陸車以次畢集及其將事有告者曰是宜以鉄奠蛟之居蛟乃避乃瘞鉄于岸之底卧椆其上為空以行水者五高二丈廣殺高之六脩視高五倍之上列石欄以凭臨眺者凡若干壘其東偏凡十楹守者室焉遞驛驛節於是乎存東西之道鏈隆實窪坦坦夷夷義井任右綽楔跨中無籍于官無斂于民以八月甲寅告成于侯侯至喜拔爵而名之曰通濟之橋志孔道也噫當不可考之久狃以莫之舉之習而能於五六旬之近成夫不可一日無之急且為人所宏達之觀而歷夫無窮之遠惟賢守欲有為而未及為之志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意者世蒙之福自與閭左異歟或伯仲唱和之有助歟余與其仲鴻臚鳳來善鳳來孝友好義聞于人人無媿為宋司直君之後顯亦宜然故有是作鳳來以書屬為記余因及之顯字鳳章號　云

邵武縣學尊經閣記

邵武縣予旁近縣也然未始一游之而登覽其山川考其志諜以求其故故其學亦不知其何始作作廟作堂凡為學作者宜莫不有記以來考故皆不詳其何時暨誰氏之作作尊經閣則今太守夏侯英也侯自延平移守是郡凡郡之有麗于政教者其廟其壇其廨宇靡不創初或葺治者學宮與其士度知之乃弘治壬戌　月　相率走庭下以是閣請侯曰其基安在曰未有也侯蹶然不悅曰然則請何為曰西墉陰之隙地武人地也直十十金金且入之夕其基也侯曰若然是無難者呼之至如數畀之乃合僚寀屬發墻而營度焉登無室實登上汙之塗壁而出之登

客士其上高加于濟丘尺有奇材斬于山匠召于豫
章之良而徒役于民之在官者明年　月日閣成左
為學舍右知之前為鄉學在舍之左登經于高樓士
弘安況遺莊觀于鳩斯年遊氣斯樂也乎其武人也
若扛何知惟德侯之界金曰吾受金也賞爵吾應學
宮與上必曰吾志在尊經然何力之為徽吾侯何能
為是其知縣必曰是吾事也顧其於事塞微吾侯何
能為是其同知下判判之下推官亦必曰是亦吾志
也然徽侯何能為是乃合以走使于京師屬予記噫
予行天下見郡有是閣矣然亦不盡然也縣有之始
或自茲始且守俯為之皆與事太史氏宜書書之同

知　通判　推官朱彩知縣姜桂教諭　訓
導　皆欲記是閣者書法例當附附焉

進士題名記 庶吉士月課

進士題名有記舊也不豎于他而樹于太學重其事
告後賢也不命于它而命諸侍從文學之臣志職業
也不木不金而惟石之鑴酌厥中壽其傳也甲必第
名必次數必擬其凡榜黄榜也而其下必註其貫若
經別互誤也必紀其年月日貴考實也必冬官鄉貢
之所有事也而凡此一皆
上命之昭厥度也
皇明自洪武辛亥開科迄今

上御極之二十有三年丁未為年若百有二十為科者三
十有五率由
成憲益畏益祇罔敢越作于時春天下士集于禮部者
四千有奇以士論故
詔集廷臣議酌南北中之數而平準之南損二北損二
以益于中蓋以地計而不專於文藝而論始定暨合
而試之得三百五十人三月乙卯又合前此遺於
廷試者偕進之于廷
上親策以體統紀綱制度之目越二日丁巳
上御
奉天殿傳臚賜費宏等三百五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揭榜長安左門外翼日賜宴于禮部乃錄以傳
月　日
詔工部如故事於國子監立石而命臣玘為之記臣以
為歷代科目之得失錯而我
皇明極其醇歷代人才之賢否錯而我
皇明極其盛凡此先正述之詳矣所當記以告諸士者三
曰懼曰變而已懼忻惕惕斯戒戒斯不為有所不為
雖欲如其人焉窮矣變斯系系斯效效斯為有所為
雖欲不如其人焉窮矣家不潔而之市人趨而避之
懼其及己也觀前之記不有蒙不潔之類者乎幸讙
焉爾襲芬芳而之市人皆集而觀之變其近己也觀

前之記不有襲芬芳之類者乎幸愛焉爾懼於彼而
充其不如彼愛於此而充其必如此吾告諸士止於
此矣夫監諸前人以成德自為也非為人也非為天
下國家也而德業由以成焉事功由以建焉天下國
家賴以安焉此名之所以題而記之所以作也亦既
有補於今矣由今而後觀是記者純乎愛而慕焉榮
矣人不爾釋也一有懼而惕者斯辱矣人亦不爾釋
也雖有孝子慈孫安能為之諱哉無他人心之公卜
之爾嗚呼榮辱懸殊具在一石之間可不慎歟又斯
記之所以作也亦
明主所以奔走天下英雄之微意而人不自省者也諸士
其擇諸 臣拜手稽首謹記

吏部員外郎門生閩汀鍾文俊編次
建昌府同知晚學內江余載仕重刊

誌

內供奉老老王氏墓誌銘

弘治六年夏四月十四日
內供奉王老老卒于其子御馬監太監孛羅之私第孛
羅以聞且乞歸治喪事
詔許之孛羅哭之哀斂且殯用華禮嘗所與往來者皆
走位哭無不嘆訝其孝且欲銘其幽堂之石以內官
監太監羅公所為行狀來請按孛羅西域河西凉州
部人其先世嘗為其部入貢
闕下心悅留焉不果歸語其家孛羅父哈剌苦出尚幼也
聞之心動及長有名位為孛堇華言平章也凡與部
大人相謀語及
中國必舉手南向膜拜示不敢犯意由是益不悅於其渠
正統二年太監曹安將
命節制邊兵于甘誘徠備至哈剌苦出與妻即老老也孛
攜孛羅自其部潛來款軍門內附安為驛
聞因得隸戎籍京師然不習水土尋卒葬于部城西香山
鄉烘林村之原時孛羅甫八歲獨於母居二月選入
內供奉處事

康
景
純三
皇帝及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太后所以保翊
聖躬弼成　内教與有勞焉
今皇帝之在
靑宮也亦以老重之凡
廷掖號　内供奉之老曰老老云者美稱也以成化二
十一年請　許退休于私第

恩賜白金文綺無筭字羅以勞存衆遷至今官時告省在
側春秋八十有八可謂榮壽令終者也孫男二長曰
成次曰壽壽以戰功授錦衣衛後所百戶皆能相李
羅於生致其養於卒致其哀葬之五月二十一日墓
則合平章公㕂剌者出之舊也嗚呼其可銘也已銘
曰
宋未寓徒　五十霜星　天閼誰禍
一有力如虎　執戀如組　厥子孔武
為大長秋　四視貂輈　始末蒙褒
今為華人　華土宜墳　宜子宜孫

華母李氏孺人墓誌銘

華於吳中為甲姓李亦乙丙間皆世籍無錫李氏克
中有女曰某既笄歸華氏原謙號存義處士者也處
士父思學與克中為詩盟嘗曰吾先孝子遺是聲光
卓為族望君亦文定公餘烈煥其有紹世世嗣婚實
宜荀謹于妁媪是聞吾成好也敢以稚子謀壻焉克
中許諾及女歸即孺人也華故所習惟儒一業仕不
仕皆詩書琴瑟雅歌投壺日相高尚巫師卜史雜諸
門客不齒孺人謂處士曰濟生以醫稽疑以卜要非
惡術也處士由是通二家之言老於專門者皆窘窮
自畏而退景泰中疫起縣南人相枕籍死飲以藥鍼
汗汗已立活活者有數華實不服飲食其士人人亦

貧弗報惟相與為美言稱頌或曰是謂存義人也人
遂以號處士處士亦自謂云孺人笑曰吾為爾得名
邪隣婦嘗有貧而多育久厭苦之旋娠即餌毒下焉
孺人立婦庭中數之徐徐陳說恩義利害恐以冥禍
婦卒感悟不復為年三十尚未子也而　謀生
烈生人以為止殺之報也烈幼岐嶷即不以常兒
視雖不言惟俾日夜偹學卒成舉於應天登甲辰進士
丙午授推廬州府
命南下奔處士喪于家奴有酗酒火其廬者烈將縛之
官孺人杖奴語烈而止謀嘗有怨家于未秋受中傷
之家人皆欲悉發其陰以相牽制孺人惟仰天嘆曰

不有命在何紛紛爾爲也後爭直焉烈死喪役建呂
府欲與以就養不許抵府又以書迎養又不許僕或
自府歸閲烈能數惟脯腊胙秋無長物喜動顔色輒
加餐以爲常癸丑八月烈考績將過家省謁未及以
九月二十二日卒年八十一烈既走就謀次位哭謀
婦呂氏烈婦司馬氏五女皆婿
孫男將漣瀚浴孫女姪刑部員外郎程九內外甥
皆来會哭間杖興議明年　月　日葬壽山之原
處士之兆不及哭者孫潤先一月殤也烈於我府席
尚煥於我有術況嘗過其處講肄謀脫孺人出見一
再拜也烈曰是可銘吾母者走進士揚文之狀來史

舘其乙孔勤不得辭咳也曰有祿有齒可生可死齒高
於夫祿享于子其生也榮其死也祀誰其銘之
皇太史氏

竹所先生墓誌銘　壬子作

南城入
皇明第進士者二十八人左氏獨得四人求樂戊戌山東
叅政瓚天順丁丑河南叅議野廣東布政使賛成化
乙未試大理悠邑市稱竹所先生者山東之從子河
南廣東之從兄大理之父也邑多竹自山谷陂澤村
墟郭郭老佛之宮植之與他草木稱先生之居三谷
尤以之爲食性宜故號竹所邑附郡有城一區竹
山南江號西江住麗先生獨爱二壁東西異所作屋
竝極一時之觀種竹剛屋庭醉賓談客接踵坐無隙
席鏘邦君上使未嘗不擁騶下問曰竹所何在先生
亦無足恭以賓禮處之大理君幼未知學江盛海景
吳時以舉學鳴先生舘之三歲大理君由是知學辛
卯同盛海領鄕薦里閭榮之教子者時以爲法然自
大理既貴而聯蓋領于京頗失愉樂廣東以司勲出
參制政與致君于制省方岳諸公以詩爲別南昌李
君虛大書揭題其首歸途兩腋生風再歲三四作至
弘治　享年七十有八竟以是終先生諱　字特良
方乳已失父　母　孺人番欲棄去畀先生終亢

宗可老其家遂斬前志卒之食肯脤溢爲左氏壽母
祖　三谷布衣曾祖　元國子學錄配施氏生
繼饒氏生　悠大理也御亦業于庠蚤卒孫
人宏經進俱庠生先生卻顧雍遠望欲華已營壙
于麻姑山之麓歛費不貲泥塗之穩無階而至某將
以　年　月　奉葬于此且曰女吾戚也鄕惟女史
氏也非女銘不可銘曰
其生孔清　居于竹　其死孔佚　藏于麓　可封
不封　以綏後祿

南京都察院理刑知縣俞君墓誌銘

俞君諱世德字守宗無錫人同于丁未進士也坐

肅寧縣弘治九年七月以治最
召入理都察院刑獄得南院凡官理刑在院六閱月即
眞御史君被
命已疾作不堪騎朔行錫京師召對數語蒼黄殿陛上
道而日轉劇與至輒陽絡歸治朝脫乃逝夫錫人皆
義君多采視知惡候也急相率除其木以須八月一
日乙亥卒年纔四十五街尚知縣地情執君在肅寧
凡兩
朝京師上臣河西陵杜氏子往候數四皆不即見最後
卒以疑對千言何晏也卒白明府坐縣位五讀休倚
必秉燭以入民有一睫訟必躬視雖暑雨行田間甚

甘辛傷而隱念戀乃晏起矣同年皆記君黄誠傴行
或其疾走中而伏伏今發務運蓋不可為知此肅寧
隸河間河間近畿也民往往警
蒼閭羅雖惟肅寧晏然稱治然必曰肅寧御史上最狀
亦必曰肅寧都御史閱歲入賤政其稱如御史者故
當君也君得禮學於餘姚諸養也師有過尺居錫摩為
後進師錫之禮學絕後續自君始君窮厥姓某繼娶
父某偕哀俞某失嗣遂以後之養冠娶皆於俞故君
遂娃焉
廷志家狀亦來忍頓易其行於作稍類見施於當世
嘗以支背其學於諸也二父適俱為餘姚指

師之二室交執並擬築其資指白信于人故君之成
也亦迴異娶陳氏子男三頫曾閔女三某某許其氏某
許某氏某母某氏某之父某某之父某君之祖曾曾
祖也以君有復忘行獨止於某與所後母某氏誌此
信史法不可又也錫無縣西青山其兆君所自卜者
亦若有前知乎頫搢於陳戶部曹搢於華松溪二君
佐喪閔閔然且恐君遂泯泯也使太史氏玘執筆銘
銘曰哌哌出後壯欲復歸自異邦絕學續以身殉官
羅天䘏南臺虛尸未寄足青山歸藏閟幽曰

錦衣衛千戶李君妻鄒氏權厝墓誌銘

贈宜人鄒氏招信校尉錦衣衛百戶贈武略將軍錦

衣衛副千戶李君宗之妻錦衣衛後所正千戶槃之
母君字文玉以字行越之上虞人父傑祖塤曾祖敬
德世隱于儒君父是紹緒期于駿發耀聲光以擢其
家誦說虞夏商周孔孟之書通其大義又取史傳百
氏以為浩博恥一不能雖字林畫苑亦務至到人未
始之知也值父以錦衣衛士徵赴
闕乃白父曰此去
闕半萬里大人以老白往往即無恙兒亦何為人吾棄
儒矣遂戎服代行鄒老皆嗟嗟嘆曰何壯也或未
勞飲食或以餉其子姓曰當如李氏子比入衛形神
明爽矢口論事風生儕輩皆屈而退聞見其操筆挺

凡數紙立就或戲請書其手所持扇則縱而為水石
竹樹蟲魚務盡其纖餘隱約狀人至不敢比肩事事
能聲大騰會
文皇帝出中貴人偵天下事名其署曰東廠取錦衣士多
智善隱者技絕倫者畏乎行者偽而原心者君以儒原籍
文之益以慎密韜戢見任使遇有蜚言飛語營變者
同事無不欣躍掠為己功君獨愀然與之根考覈實
明爭暗沮苟浮有微者盡釋之嘗從容謂中貴人曰
主上以公肘腋親臣納秘權以彈姦猶搜鷹隼于密禁中
防免狐雀鼠之虐嘉穀耳苟嘉穀無傷則密禁中固
畏之在中貴人忽起謝曰微子言吾何聞此要妙故

今猶傳永樂中無橫罹于禍者　文皇北征
章皇征武定巡萬全皆著扈蹕功宣德中胙城王夜
有盜入府劫其藏者盜久不能得君計得之以功陞
隊長仍　賜綵幣千景泰初以為授班劍司百戸
班劍肉薄物也其職於陛陀最親凡郊祀大禮儀趨
便習合節雖世其職者不如然已得疾疾劇告在邸
以景泰辛未三月十三日卒年五十三宜人以其柩
歸葬上虞何家奧覺公山之先塋武功伯徐公方為
太史銘其墓時燦生五齡矣宜人以育以教底有成
累遷至今官祿養
恩封且至年七十六也弘治戊申四月六日歿燦來志

請歸其喪考於
令武階不可徨榜數歲至茲乙卯卒不得而
封誥逮下乃誓曰吾姑掩吾毋此土也吾不合吾父母者
有如皦日崇文門外八里莊佳壤也卜之以九月二
十六日權厝焉亦用厝柩象君祖若合葬者志異時
終遷祔也宜人父廷壽會稽人母屠孺人閑閨教之
二十五年始歸君君初室歸氏宜人繼歸君者也生子
一人燦女嫁右副都御史葉冕欽天監挈壺正廖景
昕士人葛昕陳壽凡四人孫男翰林秀才麟儒二鳳
鷗鵬凡四人孫女淑貞聘錦衣官生丁奇淑良在室
一人曾孫女一尚幼麟出也君以武貴人李然遇
之儒者也日與貴幸者處而畧無依阿怙恃意而於
義惡曰不足卿人俞溪遠謫京戍漁陽客死逆旅逆
旅人伺客垂絕褫衣匿囊棄其屍于溝以為常君館
服欽漢遠比還之于鄉人有以是義君君曰吾偶見
溝傍蠹尸爭亂棄骸甚哉吾哀之也而人以為君要
五千里外宜人挾一孤孩歸之此其報也而宜人歸
君之喪正是首丘天道好還其將不終合乎矧燦焯
焯可作如此嗚呼亦不娛為君婦矣於是燦以武功
銘授行人王文濟使合為狀丐予銘豈欲予銘匹武
功乎謂同為史氏則可也銘曰　偕以褐來而
至午丁石惰穫殯越痊婦之事夫亦既能事英奕張

降于燕于越訶于結髮不在朽骼於焉同穴

戶部主事程君墓誌銘

弘治七年夏六月十日丙申吾友戶部廣東司主事
程沂宗魯卒于京師吾與同年皆哭之哀尚書葉公
侍郎吳公泰公與諸寮皆哀之下逮郎牧小吏亦哀
之人莫不有死若宗魯則非哀其死也同年哀失賢
友謂宗魯不死必為大臣且為良臣言無不然謂宗
魯章疏下筆數千言聲聞馳湖南湖曾往同年者又言無
不然哀之三公哀失賢屬吏哀如三公若吏則又
以其嚴且明罔敢干于度以安其位不能不哀已其
父母老矣壯子今尚不聞也可若何始宗魯卜京居

得玉河隄東門之值隄之裸隘為其廢地勢不能以
頓殺而右突焉通之於宅之位孔害朝夕予過必為
宗魯蹙予念欲語宗魯然宗魯方亢然口含石礫以
奮興事功恐嘗予誕噤不語之今已矣卒之前二十
日來叩予門索為其慶餘亭記甚遽既而取其帙去予既
學不能詩也因曠然一遣更十日造之曰沂欲予為
序非釋子也曰莫且自來因言近有江州之
命江遡湘皆水道颿風迅駛可六七日假道以省故為
此圖與詩也予嘗道大江直上舟人影影見所謂江
州城者先群颿下碇曰凡天下舟船上下此者必訊
驗易符入課乃往其貨其主之豪長衣食焉關節

鍵鑰牢不可破歲入當十二三而盜已七八葉公方
大清
國計故舉宗魯以行公前以近郊諸廠消耗牧地多宿
姦未易摘發患之已慎委不舉屬昇稱者四出獨填上
垣外無限居雜不設當軸部有事至者率受其害莫
薄書很藉几案則不可將搶而守閹技隙設章具倉
卒以施解則併而擁入其閣已亦幸一休焉不知已
墮其穽中公獨屬宗魯宗魯既至相旁隙地取材
於官宇之廢役工於養卒之休取足據簿書稽胥隸
休其身而止而寓館來告成於公自是弊源一塞不
復可穴公尤甚故事屬之在遣者給事始易遣而宗

魯則三數事米且至無慍日宗魯亦幸公之知而勇為
之也曲湖縣先有芻牧事宗魯授自有緒未竟江州
行已有日恐不果竟往而返日夜冒暑疾馳三百里
比至已不能言急索筋挑卧臥三日是為卒之日也
時年三十有七宗魯以毛氏詩登成化丁未進士潭
之湘陰人祖謙其處司巡父俊以宗魯之貴封如其
官母于封安人配許安人某處判官志謙之女子一
天機女三長某聘長沙王勝武餘未名茲將歸其柩
卜　月　日葬　之原然天機方孳然一孺子
耳是又在封君也於乎人患無其才有其才矣患無
其志有其志矣患無其位有其位矣非有其年位亦

未必遽以崇也位不崇其所施固亦有限顧其力而
為之可也徐而圖之亦可也而舉爾張王以至此極
誰則為之果天乎傷哉雖然亦賢於若餋者遠矣於
敬之曰是不可使後世不知有宗魯作其銘銘曰
功以事立事以氣集氣以志帥志以位遂位以年升
年以養增日馳三百乃養之賊年是用蹶為位之累
齎志長告已乎宗魯

養安萬處士墓誌銘

南昌羅舍之陽文村曰鄧坊有處士焉號養安字汝
文諱鎬萬其姓也父璞號樂溪田州府同知田州君父
信衡信衡父可用於處士是為高曾大王父田州君

始以進士知交阯靖安州黎氏叛沒其地能不污其
偽權
靖江王府長史呂信衡喪免喪處士侍行留京師二年
學尚驟進士棄擇為進士業有緒而田州君歿田州
州本羈縻僻在粵與人種蠱山宿瘴霧能殺人而猺
獞狼用其豪酋為守人輒憚往處士毅然往侍始
終挾古文篆籀諸多奇秘方書日夜習於邸第史守
舊愚因視其民少忤則劉不移時路人視其佐偏唶
意則鳥言撂突無敢誰何處士既端凝沈默而又閩
其言皆
當世法令俗不知御藥間有就診療者如脫守不覺自
懾且多其藝能禮以上賓而於田州君至以兄事之
大敗其所為處士之力也田州君以事之雲南以處
士偕道次柳之洛容縣民曾有怨家諭為盜者距城
十里方刑牲歃衆期以鼓行陷城逞其忿以報因以
為變聞境洶洶明日縣長吏以下潛以妻子奔柳城
以避其鋒處士奮曰大人與睞下兒柰何無名死于
賊手因募幕下驍卒飲以酒往諜之至藥其一人借
來因得恐以危語使告其衆衆懼乃止今守老欲傳
其位於嫡鏞鏞被檄以兵助順于桂而守死田距桂
數百里其庶長鑑覘鏞未即還舉兵圍城脅印若將
代之者鏞母窘急欲懷印縋出潛就鏞處士謀於田

州君曰鑑非
王命而得印何為也脫事洩印固在其手愈怒而變入
禍獨柰氏邪不如姑與之而徐圖之往告鏞母母諾
明日開門擲印與之鑑果被討亂遂定及田州君乞
歸以單騎往都府取符契獨處士以土兵數人衛歸
舟且溽水東下暮泊長利峽峽東岸叢薹中盜伏焉
夜探舟為業村長以告而前戍度不可進乃始以
上供名物蒙之以為貨俾其土人鳴柝鼓譟其上而舟
中皆張弩注矢以待丙夜小舟來偵覺有備遁去達
旦并力櫂舟兼程以進至南寧始與田州君遇而往
返四五千里經十餘年且惡土也而無傷全以無恙

歸鄕人多之然猶惜其學成不得一試世家故甲門當
長鄕賦與弟緖弟緖所以曾計家産轉輸不弛不苛
而其施衆睦族之心至老不衰君開撫宜於家道
宇濁詭之觀於𢃄姻雕踪跡所至輒索筆紀其興中
所得或刻石以去有詩五十卷與田州君開泰稱得
於人子三穎簪穎籟穎皆以明法令食于官行有能
位酈唐朱羅氏女二歸趙李爲婦孫六孫女七年六
十九成化乙巳九月二十五日卒葬於
之原穎大懼日就闇然埋伏哉曰必得射其羅而出之
恐衰至玆始克以狀丐銘子不忍拒也銘曰身其親
支不去左右亦幾何時剡入于夷種種醜慝而可去

爲維夷難覺多執以學夷自別落親心是若莫夜偷
戎擲印于兇變老不窮既孝既忠沒齒在野有譽其
長孰爲長存侍此銘章

李母謝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謝氏諱春韻之興國人隱君充敬之女朝列
大夫知開州通道之妻墳衍儒生龍鴻邑秀朝之母
也大夫未貴時得夫人繼其何夫人之室何之出也
充羽寶三子矣夫人如自己出子之童有敎孩有嬉
其在襁褓也有乳哺及長而冠冠而婚衎踊長序寵
鴻朝繼之側室高出鉞又繼之服食惟一所畀者鈞
耳人識夫人有七子也卒莫定長爲誰氏之甥大夫

初筮得開州州經鞭地土木之變民物蕭條夫人居
州第躬織紝操井臼與娣媵同苦樂不以貴忌卑
有際鵝渠邑者皆軫而賜食與衣大夫典州學捕
蝗閔而招徠流亡每考爲此州最擢從四品夫人所
以朂勉尚不變其初民獻遺尺帛斗粟不敢入其第
大夫去開日民至留轡立碑以志其遺愛夫人與亦
有助矣乎既歸貲不足市田宅而購書畀子猶若有
餘者成化丙午八月當大比珩朝方集省下以其月
二十五日終年六十六於時大夫之卒十三年矣而
壙已別營距里餘以何先合塚不宜再祔然同於鄕
東𨁼嶺南北也側室陳後大夫七年歿夫人憐其不

育脫立孫塚又恐爲他氏鬼命先葬其右以待可謂
仁也辛亥六月二十八日珩率弟將啓以窆時視窆
者合男七人鴻早卒不與也女懷聰瑜重凡二人孫
振篠拭攄擁掺揆拗探捍據擢拯接挺合凡十五人
孫女良秀榮田羅恩娩宗　善鳳繡貞月合凡十四
人曾孫男銓鐔銑釪　合凡七人曾孫女　合
凡四人而內外孫多不可勝數哭聲聞野縣人以爲
盛行之志亦欲有爲於時以繩武趾美輝煌登聞其
所生而卒困躓如此居既僻寂無名爲文辭若爲揚
其潛闇都下方蔚然其属動恧得計偕來闕然入吾
室以狀請銘曰不必有己惟其夫之子爲求其庶惟

其夫之聚塋若而人為婦為母茲歸于此山之趾白
石齒齒

戴主事妻胡宜人墓誌銘

弘治七年夏六月二十四日予騎過
長安之西街街東西交北出戶是為戴天錫之室予惟
不能遠騁然遙見人旁午織其中狀少近聞有呼號
聲予不能忍立騎麾隸入問狀隸稍出致其舍兒語
云吾主母以今卯即凶吾主人斂泣仆地方呼醫治
推斂飯含具總総予方幸天錫之有賢助而又惜
其遽止此哭之也明日入弔天錫抱嬰兒汪然流涕立揖
側語予曰吾妻無宿疾頃春咳作而熱發腹痛結如

有物梗之者夜卧必裸其手足骨云此胎氣壅而熱逆
也不可下宣欲其氣而禀其血閟月咳盛而熱蒸騰
曙嘗若燔燒鐵鉎不可忍攝搯執前診不然至書夜
咳咯痰涎家承濟日易醫醫以胎黴然齊皆靡至不
效至此其命也夫又曰胡吾妻姓也某吾妻名也懷
德吾妻狷也勳于贊善士剛誥人王吾妻之祖若父
若母也鄉進士鳳吾妻之弟也未歸吾時其淑行之
在胡族者言于吾母太宜人以致于吾父主事君所
以屬之吾者其備吾不欲言之自其入吾室而吾
母愛之如己生嘗私之偏語曰乃今見精婉潔娌得
分遺其語其家曰乃今見巧製吾之入

闕也宵衣以行於今為七年吾丑而興寢之飯吾腹
寅而出終酉而入吾服役然吾強然而卧矣吾不憂
于內而得專意于外以畢吾公誰使之吾不欲覆吾
妻使不陷也予若吾哀而與以銘以歸祔于先塋焉
鞍山之原則將不恨其為女人與不朽吾以終矣天
錫安慶潛山人尚書祠部主事宜人之貴蓋其貴也
子一人嬰兒安陵女二人　年三十　銘曰
維盛有胡其生邪維淑有戴其歸邪維京有邱吾客
死邪維馬鞍有高丘也其反葬於斯邪

義官王君墓誌銘

今天下大較聚十氏居必有王氏其占處姓多也京

師固多王氏東上角王其先錢唐人也
太宗定都燕徙天下諸豪實之王在徙中曰某實自錢唐
來者其生某某生鉞鉞生祚字求錫乃君也君之上
世惟守錢唐之貲無隙無紫景泰中君始嗣主□時
京師新罹虜變四方商賈慕豫進而不集善貨者貨
卯至已售以為遲幸得脫去不甚計估直君廉賈
五之歷天順天下日就平至成化凡二紀晏然兵革
不用則已歲走數十艘出淮江吳越諸州舸綱一人
受厚直以次計力能上下儔之循環迭至肇轎晝夜
屬于門皆諸南方奇物而麴以釀繒以衣魚鹽以食
尤多切人日用者故京師語雄貲必曰江氏次王氏

王氏謂君也君嘆曰吾何以是名耶乃賂醫集善方
爊者煎熬百藥粉液以為膏傅紙上遇有貧病不能
自致醫者輒施與之由肆棺槥常豫入縣買之以俟
死于溝中道路者餓夫羣然操瓢延頸于門日盈不
厭四方供輸
廩藏或給大官牲蔬果實遇有漂于水劫于陸紿于無
賴者常于毋代其人而留其官符以為質君不欲故
立異婦同俗然實不主其必償故人有急樂趨君君
二弟祐皆討之克成君義祐子求清衛指揮僉事瑛
充孝事諸父得其驩心蓋君雖在豐裕而奉身極樸
素朝夕食數豆蔬而燗餐進七箸則象犀瑇瑁珠貝

爛然在几不為留意紛華之豪跳蹋擕滿聲色徇焉
充斥閭里而惟投壺歌詩棋奕論茗撥野意以為
清故其子弟亦不見異物而遷焉嗚呼君為人亦偉
矣君嘗入粟實邊故冠服得比貴人然實非其心之
所存人皆知之也弘治乙卯四月己卯以疾卒年六
十子男二瑾璠人劉氏生珣側室黃氏生卜五月某
日葬都城南三里河祖家瑩之先塋君疾時度必死
泣謂祐曰吾寄於世而不能自華爾吾哀而丐羅太
史銘吾葬是爾吾華也吾不死矣吾聞楊諫議與秦
晉諫議吾婣也敢以晉之累及晉諫議遂來予不能拒
也銘曰

能以昌其家而不屑屑乎斂聚衆汩汩以脅圜圜其
韞而不入于邪故能知以自華使百世有聞抑又何
嗟

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棻誌銘
間住翁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也諱景字腆甫幼為
熊氏令子弟比長以詩領江西己卯鄉薦成化己丑
登張學士榜進士入刑部為主事擢員外郎已又轉
今官甲辰念母劉太安人老無侍
請歸養因以是號志休退也丁未年五十六十月晦日
卒越八年是為弘治八年其孤棻始克與其季葛謀
以十月十六日

葬君于　前事癸薦劉鳴臚序班袁儀來
丐銘儀君婿也道君之世與其事甚覈其為主事也
屬部多大獄部長使鞫則釐剔乎大闈貴人橫竪間
隔法所入必為使出所出必入君意一不為動出入
惟法無爽錙銖至為員外郎亦然時名大起人逆君
遂大用以員外郎贈其父母封太安人妻封安人部
長德君助己常與太宰道君能吏實不欲它用太宰
誤以為薦也以當廣西部長大悔君欣然行凡所轄
道在則行從一空投牒受辯旁午于門外入則惟閣
脫校簿吏擠首書牘不敢覦入張閣節要肤為蠹二
廣節鎮都臺朱公嚴於覈實以貿監司許君擬君句

當滑桂諸猺猺人類而獸性居山林遇擾動輒號咷叫嘯舐觸跳踉必以死逞靜則陰伏不見蹤跡君知其然約吾兵不得從壁壘陰遣間諜商人服負詣底猺所若為濟鼠捷易者猺不疑也集來詗虛實問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具要若古畫狀者十數實石其中空以巨木計曰猺出降無膚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猺懼白酋酋即日降不旬日降猺及獞獠數千姓益君以謀勝也公大喜鑄銀牌曰獎勞功勤以付君亦以勸來者及其請歸也父老泣留誅沮之然以不及先事為悔無已明年乙巳

朝廷追憶其勳以文綺即其家賜之居毋太安人側恫恫如童乜莇不以人代人間居官時事笑曰

國有成憲官率循之無工拙也退然不以自多而實非忘世者太安人歿喪以禮凡緇黃營于冥者屏不用嘆曰吾何能俾吾父母貴吾何敢必得養吾母以畢吾私皆吾

君賜也吾雖驚鉄鉄足此身邀往一香報者至是巳矣熊之先居南昌杉塘世傳楚子熊繹之裔岷然大宗元社將危盜四起熊以兵保障其鄉曰兄成入無少長咸曰善奔衙是為甚之高祖兄成生德誠德誠生壽敬素敬生瓷瓷生資貢君父也

文皇帝時德讓以才手選在江西十八人之一竟齟齬終泉州司稅娶譚氏謂敉湖豪也遂居敉湖於君為曾祖素敬慇不仕能以所儲二千石貸饑人償未竟悉取其券一火焚之後來償者曰而未嘗貸吾栗何償也弗納號留畊於君為祖資貢則儒者也學有源委教於鄉為嚴師於家亦以嚴勝太安人助之故君無遐它師而成殁贈生封宜配付氏封安人者也子蔡若巧銘者是巳女嗚貞儀之妻淑貞妻張記順貞妻胥世華懿貞妻林紡若豐世華紡皆業進士為學生孫男龍孫孫女閏懿尚幼也銘曰荊支洪居夫杉

即湖笑曲巿紆發勃如慎刑書往必趨如大愚拙疗禱虐出當不虞其壽誰呼正虎何閎不究其圖著烈哀夫令也則亡骨可朽名不渝

錦衣衛千戶安君墓誌銘

景泰初也先未即悔禍南土弄兵之戎所在盜起一二奔命之臣迭時觀望多其身圖由是姦伏于肘腋間莫可摘拔

景皇帝赫然震怒恐有以戚我

上皇遂欲剿除之柄於錦衣群校選之東廠使之入微擣深不以時遣時則有若安君諱□字子和者亢傑然自出君汝之新蔡人幼侍其父□以父□正于京敕授錦衣總

俱也老以君代至是以才見使用事然其童年播遷
東西浮寓以身薪水無隙以學而心獨恨且無攸適
從則惟遇倚於于市亦挽贊説于途亦説久乃口通
佛書諸多傳奇野史後亦厭棄惟喜人讀書從傍聽
之輒能成誦捄舉儒生所恒習者張口縷縷而出間
能辯析義致至史術所紀即斷曰此治朝也或雖紊
曰此政失當亂若直能了了者其實于眼漠如也性
無竣礪之繁事必危然有誠心察蓋獲不主無疑凡
關涉政治大體即肯在動職繼于慮度不避苟曉昧
非其奉雖
上意叵測必以身任之一時姦人飛奇反間嫁禍於人者

皆見沮塞斂手避去坊市惡少年相語必曰毋與安
順威盜伯王公為御史時晨入
闕吏給其家金器脃娟家不得公以語君吏聞君至股
栗舉其宗伏辜扶風人趙才與從背將久無功怨望
誘妖僧以星烝煽人刑牲誓天朝陽門空舍中約旦
夕變有詔覘之同事二三不即發君曰晉火必焚焚
而沃之晚也捕之得其事状𢌿當磔于市閱月爵父
吳伯通與其黨余郭福亦謀避才與之為者亦皆斷
于君手然未恭　逮受賞自試戈戟司百戶至真百戶
上皇復辟奉迎
乘輿多見任使會
朝廷入
廷議以君九擒劇盜功最多授副千戶
先皇帝即位初妖人趙春唯部署偽將偽掞祠號于滄瀛
間涤河並逢誅誘虜入其謚曰王成王曰李端曰傅
洞淵與機莊發民函汹且走且惑君以次擒之以獻
進今官享祭三十餘年階武德將軍封妻張氏宜人
贈父齊如其官母程氏如其妻皆是功也初君念職
禁近母老新祭不得朝夕侍迎之京竟食君祿以壽終
躬歸其葬合父塋人以為孝仕不仕必有知者皆聞
君名尤為內相劉文和公所奇見於文焉弘治八年
年九十十二月十六日辛酉卒子寶承卒嗣副千戶

者也盜入粟為郎視七品亦孝泰以戰功官錦衣百
戶孫璲瑜璽璠瓊璽嗣賢官今為百戶女　宋通妻
也明年正月十八日　葬大興縣東湖社豐臺村葉
與張宜人合然宜人之塋已九年矣其幽堂宜有銘
來屬翰林編脩羅玘玘與御史潘楷友楷妻通之女
君之甥也揩言其世與貫而已君之為人有不待言
者銘曰執威弗威
國威在斯炎石及玉而豈可為寅賊若其木㮨亦灼鑽毒
其初生木乃得完延維安侯克濕
三帝秘寄爪牙耳目攸寄庚寧其性晴與道俱蹈是二筆大奕
吏有可書大都之郊此維高丘有石誌幽是曰安侯

贈監察御史王君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贈監察御史王君贈孺人張氏廣東道監察御史表之父母也先是君以成化庚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卒御史偕其兄聚才葬之宅南先塋弘治戊申三月十六日孺人亦卒又啓君墓而合葬焉君之卒也年六十五御史時為鄉進士未貴孺人見御史舉進士知阜平調廣平迎就養入南臺為御史年八十三以卒御史免喪用薦留之臺考三載

上推

恩拜所生而君與孺人始有是贈距孺人之葬九年君之葬則二十有七年也御史將以贈銜題諸墓而泣謂

其友給事中于君 曰吾兩葬吾親皆弗逮史館吾不忍以草野語銘吾親吾是以飲泣而待幸茲

恤與吾親銜若斯可追銘已吏氏吾朝夕同北面也所與善者宜莫吾拒謹以吾親世行授子狀于君狀曰君諱原字孟本樂菴其號也父清清父彬彬父允中始家汝寧西平里之洪村允中上世則商水人也而孺人之父曰二翁亦西平人以門閥婚君生十一齡而孤母郭氏鞠之成君亦奮自懲孤煢恐遂沉汩乃力問學為多能尤熟山經地志堪輿最長家之書多遂通其說則出遊長林高丘巨壑陟降徘徊眺瞻其間津津然若有味者或竟日不去或徙去弗顧人莫測也居閒惟與達技異眩之士劇談雄辯去則閉門兀坐焚香啜茗而已里閈積患至欲相軋為慝者立辟之如決道釃水不為力及捐所有於貧之充若沃垢而去之汝寧東盡上蔡南界遂平西通舞陽北抵郾城縱衡數百里介紹請君為相宅卜塋兆者踵至君陰察其悃愊或非儉按牌睨貴富與窮迫而良者間為一往有致金繒於歸橐則盛怒堅拒擲於地而去曰吾豈為是米邪於家右大宗苟薄其為人百方諂之弗能致其心志飄飄然不屑屑纖瑣一惟孺人居中主之故四時薦祭賓姻時至男之學也女之嫁也牲牢脩幣未嘗告匱用能弼成君德諭子於道在縣

邸老益厲祭倅入外一毛弗置於庖廚閒若朴之斅御史稍出則戒損之卒俾御史以致政成以名入為名流其有功王氏者也聚才於子為長次則御史女二人壻李賓宋永寧孫男六人廷轉廷玉廷賓廷貴廷賞廷貫孫女五人壻郭泰劉蘊敬存巳張俊郭皆士人嗚呼狀若斯于君其豈我欺也邪則其東西封而增者[illegible]世有能若斯增者邪豈其自厚于其躬預卜其吉而今果然邪是宜追銘之以告于冥幽予與御史善者也烏能辭銘曰孫能以其宗興廢能觀其子成 差池藏於斯人以為猶生

存菴處士傅君墓誌銘

閩人存菴處士傳君卒吾友謝邦用亦閩人來為丐
銘恐世不知有君也它日邦用嘗為予論閩人士亦
高君行言君有弟瓚盲且廢棄疾也不能業作凡家有
盲子名為坐食父母雖甚愛服食不以啇它子習為
恒君獨喟曰人自求盲耶其亦不幸而已矣柰何割
恩至此推其溢美于瓚而反取粗糲服食之與行於
疲遇闘階必相必服有急則負之以走長當分異君
默計其産不足給數口終當復合如初姑然之而惟
自居積服賈市使宅里度既可忽召瓚與其數口
歸人不知其何也君謂瓚曰吾與爾老此課其子業
皆有經嫁其女一人于士族瓚宴慧善以口鼻嗅咲

金銀珠貝手摩錦綺紵縠布縷定估直高下即明目
者不如亦佐君理其家君時呼飲道之笑言自遣
以卒日人以方諸陽亢宗云閩於八郡為會府號十
萬户山皆四際而遠且童貧病而死者艱於得木為
棺君倡于鄉月施錢買棺置僧寺中俾一僧主出納
書于籍歲稽之以杜欺行既久閩幾無土親膚者其
酬於義知此見人難急之如拯焚溺至解乃自營其
性然也然能慎所與處不輕假人以色故有言於人
人自為勸沮退為善者亦多于鼎幼有殊性閩之占
經擾庠授子弟者相望君意獨鄙歲納金幣日羅酒
食恐不憔即意非所在雖招鼎不以性也故鼎之成

不獨於文一舉即冠八郡為解元弘治己酉歲也今
業太學歷中書事聞訃是冬邦用來再拜出狀蓋君
諱琦字希王祖童考祐年十二時通大誥補社學生
得復其家事父母孝沒能以禮葬祭之而律家如官
府寢處之及存尺寸號曰存存方寸以留耕意也配
黄氏子鼎之上有某孫男囊袞亨謙亨大亨吉亨務孜
黎敬年六十七弘治八年正月己酉為卒之日其葬
以　年　月而為之狀者鄭進士希大也狀與邦用
論合是不可使世不知之也應銘銘曰
存匪在明不見是圖凡今之人手口拮据攫爾兄弟
椎髓剥膚觸觸然忍死盃盂惟忍匪存存于心始

凡父母愛亦及其弟彼生不辰天奪之明彼將何歸
謝非其兄既見其生不忍其死矧有妻孥有不顧泚
有盈其藏視弟視鄰陽為不知亦獨何人嗟存之人
兮而已及其真於何考德兮我銘其墳

韓孺人陳氏墓誌銘

文昌韓孺人陳氏隱君汝美之妻進士俊之母俊試
通政司政有贊名未第時予識之夏職方氏遂丞見
之
朝不見者幾日矣職方曰其母訃且至予往弔之俊泣
曰吾母歿期為弘治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及今已九
月也吾其

乞歸以月日塟甕有銘銘舍史氏奚爲之者職方遂以
狀來曰孺人諱五妹字惟正大父均父環襲慶積善
獨出宅氏而環尤以嚴勝僮奴皆咎楚弗能堪孺人
時童丱也嘗從容乘間諷止環乃大驚識爲奇女陰
選右族之良遂歸韓氏韓自孺人入姑之顏面無日
不愉懌僕婢之供事無違叱箠于之學辭良不絕於
夜歲之積餘倍他日廣之東西室無有虛饑從死者
成化戊子高靈盜起民相蹄移每入境遊日集里巷
物估驟踊斗米至百錢韓氏廩曰啓也孺人戒守糴
者毋增錢而留其無糴者飲食之於家盜定得歸者
衆海船之至包篚寓謝之物歲歲有之丁未夏有船

遇颶漂焉蓋私入島夷互市者也浮尸與貨相錯海
于岸貨皆珍貨氏涸水爭負其貨尸或抗匿相鉤不
得脫則擘而盜去之孺人自閱以縕置隱君子曰盜
以是募察諸汎汎者不則魚鱉之食或得而鮮耳吾
不忍也隱君嘗悉氏有侵其地者欲走府訟孺人固
爭之未幾侵者家覆以其地復之不能有其田半歸
韓氏隣少年醜其婦之疾也謀出之孺人以計召之
至恐以禍得不出而其疾亦瘳今攫攫焉婦妾際之
務婦與姑居者一日姑怒有從傍譸張之使訴婦姑
過韓氏糸婦罪且由以入縣孺人曰而訴婦縣必置
婦死婦死誰與而居也誰食而以終也姑瘠大悔竭

其傍人曰爾誠人邪幾導吾死遠近有孤女或孺人
不開閭必資嫁之至有閭在者韓氏皆者及聞孺人
疾劇奔走問視日盈于門殁之日以毋哭之亦數十
人子五人倫儆倹倫价倹丁酉貢士倹進士也倫亦
業進士女三人某適瑣爲王某某適學生雲瑾某在
室孫某　凡三人孫女某　凡五人享年五十六葬
縣某山之陽於乎職方考訊襄區之內而數其賢
以倭應者幾不貫也顧自爲鄉人倭哉宜銘銘曰
幾五紀身女妻婦母自童祖嫗內則孔宮樂慨野尋
取尸魚腹發有慈姑娟有健婦孰孤無父今有乳哺
維德無遠太史志墓

鄭母葉氏墓誌銘

予試京時主鄭綱氏之隣因識綱綱從弟瑛住來綱
所又識之閒造瑛瑛以父禮主客名盤飧豐饌具飭
甚予心善主饋者然無可輒發退以語綱綱曰瑛母
手作也問其姓則葉氏其鄉則錢塘也白其善瑛瑛
業進士予亦業之實睐瑛不知也固推焉若能爲之
指示者與予游禮曰加既數歲瑛將葉之世祖德父
成母沈氏所以籍京婦鄭氏之故與其在鄭也刲股
以愈舅孟純疾又刲以愈姑宮氏疾舅姑殁執喪三
年爲孝婦勸夫納小妻小妻生二子如己子櫛沐家
婘整爲良事教瑛益夜夜勝也以學瑛以詩經中弘

治乙卯順天鄉試爲賢母子心存之謂其永長存食
報享瑛貴無疑丙辰之臘予猶遇緦服恭而容戚問
之曰瑛母以十九日棄吾仲父年止六十仲父哭之
哀過既而忽作曰幽野百歲叟死三日埋山麓不少
挾已矣況婦人乎吾妻幸死
輦下有史氏可附以聞瑛也與羅太史游可無圖乎又
曰癸以明年五月庚申吉辰也必於崇文鄉一甄村
社從吾先也又曰汝弟玹琦雖庶亦汝母子汝妻章
氏汝母冢婦也汝姊秀貞汝妹秀清秀容汝母女也
秀貞夫錦衣舍人陳鉞秀清夫鴻臚舍人庠生趙昇
秀容夫金吾指揮李珵汝母壻也及汝之女素蘭汝

母之孫可悉誌于墓無遺瑛諾以授友人李進士璿
狀狀至是始成瑛捧入吾室再拜泣以乞予銘銘曰
婦女通疾舅姑有疾於婦何疾去前通疾惟舅姑疾
宜天不疾而遘斃之疾嗚呼苟有令名疾斃不疾

鴻臚寺署丞羅君配朱氏合葬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署署丞羅廣容諱弘南昌豐城人其官
則鴻臚而職匪主贊英公軍事凡在軍二十有六年
始掾宣司司最其能舉入部部選入軍爲吏史主書
然其次貫魚于上多或不良于書或私作過發文于
部爲恒英公且總群帥群帥事當關白打止牘籍日
填委倍它軍公察覈容視前史覈差無留滯且訥寂

安安意獨汪不輙比他史例釋去故自冠帶除順天
府照磨所檢校在事如故檢校乃帶銜也是時予始
仕以同姓故急得假其副騎表卒走于徐臺逸興慶
外廣容亦不少虞自累介意後或作難色以是觀其
厚有士氣至中其邸出漿沃渴酒辟寒食實飢無厭
倦俾予如歸亡客寄則又其配朱孺人助之也廣容
日凡三鼓起候于公門飭戒細瑣公出入白趨出上
馬衹輦休必以順雖氣寒暑不廢至不了其邸舍貫
帝所在而飭其孟子昇仲子昇以廢事館師以教季
子暘則多采之主監暘冠乃齋之歸試于鄉郡舉于
學雖隔越數歲即無迴懷吕見其劉季幼之愛亦員

殊特可屬流俗予歸北來未以十五年三月十二日
疾歿年五十八廣容見予涕泣不已時亦風痺寖劇
史垂奄歆至是果卒則七月十八日也年止六十官
止於署丞公悼如失左右手軍中亦有知而嗟息或
泣下者昇先卒暘奉喪歸與昇謀合葬於縣茶山之
原暘奮曰圖吾親使有知幸有曾遷此吾孝也於是
綴伯埴下振除振徐下雅仁李氏爲其曾祖祖父母
其某其某其某其爲朱之曾祖祖父母適萬郎中子欽曰
遇奴遂拆主簿子鞦曰婉秀適江貫曰婉秀適周瑞
判孫禎曰冬貞側室鄭氏出曰轉奴曰足珍爲其女
曰山曰壽曰仲曰季爲其孫男曰端曰良爲其孫女

曰洪氏爲昇婦曰周氏爲昱婦曰丁氏爲暘婦朴軒
則其別號也泣拜授予曰願賜之銘予辭暘又泣曰
暘痛暘父母俱客死於此不幸也幸飛斬而暘之銘
乎是其不幸也安知其非幸也耶予乃銘銘曰冠耶
笄耶天作之合耶起于齊瀆登于仕耶仕而陟耶畢
婚嫁耶而未之或睽也是之謂同生既而衰耶差池
其死耶而卒能歸也同其藏有閟其光維其後之昌

武畧將軍辛君配劉宜人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十二月　廣德州知州辛禮葬其父
武畧將軍母劉宜人于隆慶州三里河北岡之原先
期走京師底其同年太史氏南城羅玘拜且泣曰吾

父母行應銘行未可遲一二數其大宜莫如巳巳之
變吾父以永寧衛副千戶先受戶部檄峙糧于榆關
待
車駕北征以事治見知至期遂當蚵芭及師潰土木吾
父收散卒退保昌平之西碓與大衆合爲營謀以遏
虜衝衛
皇陵且連聲爲京城援既而永寧陷吾母以二婢一童
奴約吾兄弟于背由間道匿春樹中夜行晝伏得緣
居庸西絕巘㩁懸而下底澗谷饑捋藤葛嚙之猓猓
餓餌吾暨婢與奴凡三晝夜始聞人馬聲就之乃吾
父營也相與抱泣且喜衆亦驚駭環觀且喜或有辛
氏微吾母幾不血食矣事平調守隆慶遂爲隆慶人
天順巳卯從鎮朔將軍武強伯征大同斬虜功當敍
遷會武強薨受銀幣之
賞進今階比終其身口不言當時事於乎此吾父母之
所自立若又曰隆慶去後戰骨暴原野雖郭郭不免
吾父哀之買地于盧溝之側舉收而瘞其中曰使從
其類不足又廣于北山之麓俾可繼永永堅美不爲
棺貯之以歸從兆長兄求急難飲食死喪行資親舊
卒倚以濟有差州有別名曰此可能郊有三墅曰
其入以備日給餘俾之曰吾有往崩乃遂以吾學曰爾
其以是繼吾同安良鄉之業

國初都志老功二祖大寧于時而二邑吾故土也故云
然既已又泣曰吾父母生長北陲未嘗凌江涉湖覩
南天之壯吾爲廣德時一嘗迎致之太常陳公侍郎
王公文可徵也而後竟以廣德罷歸庚申就辯于南
都而八月二十一日吾母歿年七十八十二月八日
吾父亦歿年八十於乎哀哉安知非以吾之陷于罪
辟念不可逭而致然耶不然無能身親視殮含斂其
亦將誰諉耶不即殯斂延玆三年未敢輒葬必獲不
朽言銘其圖以贖乃出檢討石邦彥狀示予曰子其
銘諸按狀將軍諱剛字行健祖志友父英以靖內難
功至羽林衛副千戶改永寧衛贈武畧將軍母贈宜

人姓李氏宜人諱　字　千戶銘之女子男五人
福嗣千戶娶劉氏繼紀氏禮知州也成化丁未進士
娶戶部尚書李公女繼周氏祺千戶娶龐氏祥娶楊
氏繼馬氏祺娶張氏女一人適隆慶衛千戶梁璉孫
男十五人文晦文泰文淵文忠文衛文庠文明文介
文郊文昭文衡文奎文瀚文行文修女六人曾孫男
四人元祖承祖顯祖振祖女四人其大都與其所述
合邦彥頡倭者求銘烏乎禮然曰不朽何敢爾銘曰
祿官如之何訓忠娶婦如之何存宗孰不有言曰為
當然而難而艱孰不曰難將軍宜人同心異身忠全
宗存宜人將軍零落今人千古此墳

處士胡君配沈氏合葬墓誌銘

高安處士居石頭街曰胡君源會卒配孺人沈氏以
弘治己未正月十八日先卒至是為癸亥二月六日
相距凡四年矣某　卜甲子某月某日合葬于後龍
山之陽某　子行人司行人鎮實君孫也方在仕投
狀來乞銘蓋石頭胡龍口胡也自龍口之遷石頭曰
永亮孫君為祖永亮生克忠克忠娶某氏生君君幼
在肇行獨雖為比敵克忠忠異之陰許曰是不可以
凡婦僕資媒往略旁近若將求焉者實密以覘得石
城沈氏喜曰不獨其世且無踰其良卒聘室君即孺
人伯昉其父也初胡之先李吉歷宋最名為有顯人

至元恥臣虜又不欲暴白媒其禍乃詭跡于理學中
曰吾子姓類與舉子學北馳至君始改舊曰此非其
時非乃館師以端學期進取實講奕習前去後至奴
飯馬芻樂負荒甚人益便末後亦間有顯者然惟上
高黃以宗伯在館最久顯亦獨著四方名勝士苟過
石頭則多君之主至有迂騎數舍欲以覿君者君始
總家政時亦善居積貲所散至鉅取償者不豫計
其原蓄衆實或尚物為質性北勞出卒值歲侵券
空存日耗然晚遂坐困而好七策賓一踵其前不少
改孺人惴知其意常百方補益恐乃用偏其完之矣
其為人有識鑒縄墨在中不知彼尸隨方應之操筆

作書縱橫如志人以精楷者之要未為盡知者嘗自營
室盈形拎堵集匠戒門寸視尺尺視丈回旋入方得
成失毀吾室法也匠與曰果見壯觀乃服至他小
器物亦然南方偏境狄鎬不識弓矢君偶得是器試
射之每五六中見者大駭傳以為異時守劉公端方
設城府屣陛軒然仡城殿墻高君以深衣幅巾謁之
招為鄉飲大賓不赴或旬月不見則存問寢食伺其
或踰年則必招致郡閣問政所便所不便咳嘗以疾離
疾憂禍甚而恥言人過故族行以至閭里內師外裒
陰悔悛而改行者多有之居常喟咏徙倚終日不
以事物嬰心常曰使我能無內顧者吾妻也瑞

屢試輒竟不償君志而老養終事顛之人稱為孝子
仲琰淑琳季璇皆先君死女二人適劉球蕭永孫二
人長即行人壬戌進士次銑次錚孫女三人曾孫二
人享年八十有三孺人殺其四馬鎮奉
命祭 淮王使歸以朝紳視葬似於君奮發不負者銘曰
盛入之負適甘其身之窶顧若有餘有相者贊則惟
其然世澤之延吁嗟乎天

河東運使陳公配梁安人墓誌銘

安人梁姓諱一真故河東都轉運塩使司運使陳公
配也曾祖某祖執中父景致與公之祖 父某相
望為臨川隱君子二家選所宜婦與所宜婿以安人

歸公公家浮游山下舟車日夜屬于門率丁口之家
留一人力作治蔬圃餘皆鬻白菽販易走窮鄉趨
徼務倍蓰歸誇為長雄漸成俗不可變公幼自奮拔
力問學為進取業業精在師師必遠詣而浩博又在
群書不能無借書無從出則安人篋笥至無遺儲繼
或織作以佐無倦且志致公一意所治遂以詩起于
鄉登成化己丑進士授主事得工部虞衡司遵化鐵
冶者司所治也職次當監其廠廠傳有妖類能殺當
監者前所殺者四始發公即代公亦惑安人後至叱
曰何物祟魅乃爾突奕吾脩短不有命乎乃在祟耶
即日入留之治之後皆免大辟內編管使自實者雖

役僧實無所挾竟日枵腹在急無絕至踐更得休出
竊銖兩與股臂間質餅餌苟活以為常公每廉得將
置之法安人曰此餓莩耳胡庸深治戒僮僕毋以是
事聞公公考三年封安人公改刑部貴東司陞員外
即郎中司例訊錦衣親軍所隸獄怙勢倚援豎斜叵
測徒吏即東手公益向往不以難沮每私語公毋輕
當死獄有死獄當是而其家人恐秋期迫即詣伏伺
公起朝出潛入投金銀器數事穩其上而去會安
人出料理門閾覺急追捕送公所用事闒茸假公手
以獄殺無罪貴臣快忿者公怒忤之出禁憤事一憤
公以中傷而安人日料理如常實不知闒所為逾月

竟不得蒙志學去閒歸夜適不拯諸子在側會風起簸
浪觸磯石鬪怒湧為舟顛頓際解水噴入敗不瞬息
舟工叫呼鬼神投牲牢援援安人陽陽無皆救諸
子勿怖曰頃當定須臾風旋南舟少定際亦復閉無
他兩隨公守福守泉歷陞河東則以公老且病屢或
悉以畀婦自始嫁比公卒志成公美不以內疚煩公
公亦悉心任付倚入度支喜慶甲賻貸賑疾問公若
罔知而所居室廨淋或曰更之亢燥或曰闢之宏敞
不答困故易敝主手接止則已在遵化及郎敷二子
威毀得令臨清贛守為飾縣嗚呼起習誦誦已出持

講席入就食食已出肆文辭夜炳燭使誦公入顧笑
頷呵呵辰出復然有問者曰然夏常語人曰昔云嚴
父今見嚴母在泉州又得方秋崖教如夏亦初不以
威嬰進與年俱少弛貲方與口給併寮之子皆曰於
我乎供之若令禮科左給事中主文猶其一也威果
由庚戌進士授　道監察御史嬰由癸丑進士授
南京刑部主事而廉于溯教亦如之特踵兄之爲者
平生哀人之急而先諸其近者收堂姪姑于母家室
而業之直族產春于老生無死于堂兄之寃而究其
產溥恩持義而行之以機宜故所發不躐事高乎一
時而流聞于人人甚多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卒年六十七主事先　年卒惟御史待易簀
亦以使廣便道得在次其天乎威娶甘氏嬰娶胡氏
千戶女淵娶鄒氏助教女女
適知府徐用濟季子庠生徽慶孫某
御史卜某年某月某日葬其原而當反
命
闕下乃以吏科左給事中吳君貞狀來乞銘死前趨
闕過堂下擬拜曰媿衛不果拜於乎其果以是終邪是
宜銘況承乏史氏銘曰
入陳轂耕前已後庚連癸三歷甲第仍仍肅省秉往
維夫子筞以陳有聲可謂曰能願食陳牲有求厥盈
矧其高傑浮山英英汝水潛潛

樂善先生墓誌銘

弘治元年十月九日東阿樂善先生劉君殁子吏部
主事約拜官之夕走訃適至痛以泣袒括奔喪孔棘
以
上聞故稽其行得訃國史鄉以某月某日合葬兆用歸居
其柩于縣苫山之先塋樂平程楷正之狀其行以俾
南城羅玘銘故事銘必誌其世系功謚年爵子爲後
考先生諱觀字子瀾隱士也無謚鄉人迹其實號曰
樂善先生輸粟得階承事郎世東阿曾祖郁祖思明
父臨晉教諭璉母吳氏配蘇氏子　男五人長曰

紓次曰純約紳緒女六人三既嫁二在室孫男二女
二皆服衰視變先生於臨晉爲家嗣臨晉再登太學
先生始侍後於其歸也迎於家臨晉視家籍倍蓰驚
曰兒乃爾強人意得以不憂終四弟賞信敏緝調劑
俞和甡甡向進而昌黎叔子業儒有官祿人皆曰先
生成之弟亦曰吾兄也正統戊辰伏濟溢虎窟缺張
秋隄張秋天下漕津也重足待塞竟浩漫罔措手先
生時肄縣學入白計所司竟用其計沂舟虎窟之麓
投薪木三捏之比塞隄成禁不言天順丁丑齊饑米
商射利價騰踊先生亦船粟往糶下其估至爲斗
所掠卒不較而反偏飼群丐人或以癡目之微笑曰

然戊子又饑有
詔官出粟賑貸者先生出粟應
詔猾胥索門戶無厭雖其擬方伯袁公杖脊授令階東海
張弼世方珍其書有東阿劉郎好義之句旌其義也
辛卯　德府以親藩出殿于齊大臣便
宜出官鹽以濟用而清河鎮獨乾沒技援主出納為
姦強先生為所由需厚賕不能得厚誣之關節糾結
如亂絲紛不可白先生欣欣發產以償齊人無少長
咸覺其冤壬辰婣尸載塗購募痛瘞猶男女異坎高
其封嚳嚳今有可見者平生過於友愛仲弟好酗一
旦誤傷脇弟驚怖奔逸不知所爲先生神色自若無

一語詰何弟得自定如初莅僮僕莊而溫雖甚怒未嘗
及其膚亦不假以辭色人有所貸不責其必償察其
終難償者除折其券嘗爲子婦費不給宋鏻者納若
干緡惟之曰償前所負也其于學不于章句于大義
嘗讀宋史至岳武穆傳閉目不視久之從弟獲莅司
訓幹質之邑黃司訓黃曰噫吾鄉老人猶裂編擲之
地幹曰可怒在檜編也何尤因持論不相下主事從
傍徐曰家君之情在武穆此老之怒在賊檜論遂平
君子謂惜出於愛怒出於義先生仁勝故愛發耳始
從先人居苫山徙學宮傍又徙很溪又徙苫山之東
今墓在其陰焉主事同余舉丁未進士援

恩推進士秩祿先生于家幾二年俾慰遺食數新其宗與
行均將不止此嗚呼此主事之悲以丐余銘也銘曰
黔守鑑用舉譽未受祉食以子不有舟漕之通貫厥
索野無豁不責通人樂輸允若茲昌其嗣百世有懷
尚曰樂善先生於是乎在

悼進士妻蕭氏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進士悼巍妻蕭氏諱愛
卒于京師之邸舍明年四月巍科例
請困以其喪歸葬常州府武進縣某山之原某月某日
抱男一人汴弟女一人玉秀視窆將發京師償泣曰
巍以使後世知有吾妻愛名不然巍名愛也即爲書

述其曾祖其祖其父暨母趙氏暨起由監知東莞又
知藍山晚乃得愛愛之故以愛名所以愛愛教慶出
常故愛知書閒禮爲蕭女時暨十五歸悼悼方屯遭
遭留丞安連縣不可以家從江若因經兩處乃丹發不
能瓶盛吾莘茨荐隆上居者移時安若高堂奥室無
病色惟務資巍入學宮費師從學乙卯獲領薦書
上春官遭繼姑陳氏喪能以禮襄其事仍仍多難中
尤總衆律下節調其服食惟適以俟巍歸悼又與將
華前之沓沓者辛酉冬力主相巍北行巍莫能奪值
其臘倍寒舟冰車雪砭傷肌疾入腠特甚壬戌巍登
第得稱肅四日果索席卧日益憒憒然猶強支吾

撲汴第入㥘不置家人奪止之即複然延至足與魏
訣訣已卒年三十其訣語孔哀不忍聞亦不忍述也
書成偕同年庶吉士貴溪華汝舟入吾室泣且拜曰
夫人死命也死于客亦命也其無庸悲獨悲夫吾妻
以宦室息女入衰門支衰且難而且俾莪吾有可觀
固不必又享且不逮見可哀已惟能圖其不朽庶幾
塞吾哀將惟銘是託汝舟亦曰是其處諒審深將不
可幾終不得讓乃為銘曰娟娟柔質婉順即逝而不
顛躓有志有畫密其有櫛如棣斯碣在百禩一以夭
殯客咨咨辭詰祈壽幽石

御馬監左監丞李羅墓誌銘

弘治十年冬十一月
上將明年
郊凡郊
法駕以
鹵簿從鹵簿馬萬駟太僕不與焉咸出于 中廐之良
御馬監是也監之官太監下少監少監下左右監丞
夙戒虔恭訓飭奚廝其以剉莝菽以火熬櫛髮齊青駿
北物齊毛窮殫日夜或時辟易調騂鑿水以濯以飲
則多丞主之右監丞李羅以七十猶在事然卒以是
撼頓得心胃疾氣壅逆膨脝脘塞口張呼呷徹晝夜
從子成錦衣百戶壽吏送入侍有以聞

太皇太后者亟遣宮監來視且賜銀半錠市善藥俾醫工
烹粉和劑成壽捧以進欲輒嘔出或掉首不欲勢愈
劇狂悖掠髮胡語壽驚曰是返本候也急以毳蒙身
首擁出私宅閹羅張帝翕次床下覺騰躍足達旦至
二十五日屬纊絕卜以十二月 日 葬城西香山
祺廠村之塋李羅西域涼州部人也正統丁巳甫八
歲以其父平章哈剌苦出來 內附留京師苦出死
與母王老老選入
宮備灑掃成化丁亥進長隨出理外廐乙未進奉御甲
辰進至御馬監左監丞乙巳遂至太監移理北廐廐
稱治

太皇太后時為
皇太后賜銀五錠綺一帛一旌之
先皇帝亦如
太后之賜而銖絫其二焉
今皇帝之初左遷復為左監丞宿衛六十有二年在職凡
三十二年扎壯驪黃駑驥汗血飢飼渴飲秤嫁猪療
貞其生知性能處得其緣而死其官前老老之喪斬
斬敬用華禮知丐余銘今其葬也奚貴泯泯無聞况
壽哀哀誓必得余銘銘曰 雖離紀干翰飛戾天天
閽天閑居之盤檻鴉鵝之冠且毀且完老而大還吁
其安安

錦衣千戸張養直墓誌銘

弘治十年六月二日壬申葬錦衣衛副千戸張君于
安定門外永安莊之原君諱浩字叔和之含山其
故居紳福鏞能閣氏其曾祖祖父母侍氏其妻周恩
其子蘭蕙其年四十有八其年而五月十三日其卒
日也是日退
朝入衛坐廳事方處分群校環侍見君目直視喉咯咯有
聲已而流沫如注布地上知惡候急舁之歸歸及堂
日已暝大夫士大驚徒步不及騎往哭者相屬于道
或叱其傳之者以君為未死或謂君剛憤觸事怫
心死君嘗選恩侍學與進士業亦就于學於是與游

游久遂知君沉毅涵大略善書能歌詩與游者皆知焉
儒名士兩班者武階也有艱難亢厲犇走緣附貴勢者
輒疾之若污穢然會遇不揖揖或避之不與之坐或
不與之語慨慷方剛克自竪立不依倚有名聲多識
博聞者即部屋而常侍侯亟拜不辭亦時相其窘
以負為緩其禍生不畜姬侍公退閉戶坐軒中小
齋頭亦不得入人謂之張閉戶云而當其激事則迺
張膽掀髯出觸紆驂鋒威嚴如神立辭糾繆觸犯貴禍
不顧嘗與予言已亥建州之戰夜半突入虜營斬虜
首血刃獻軍門辛丑與虜戰沙嶺稍俘獲勢如風
飛予聞壯之嘉州朝廷營者權也為賊虜其

中巡徼吏士知不敢近
詔密以君代君自他境發兵約旦日會方會老胡廼拒
胡嫗負扶比比立墻外君將擊射吾兵狀君命縛一
二嫗考之得賊所在麾兵射矢進圍登臺發屋下取
七賊送
闕下蓋卒前之閱月也君自結髮即知名閭御史典學
政時品藻明甚君為武學生獨奇君稠衆中荊廣人
之獄獄尚書實使宜君在行亦才君坐與語曰吳謂
武弁乃有是人乙卯討吏之來
詔君從卒護以入黃御史自院出與軍事者也既偕行
數月大驚君之介約為兄弟以歸其為人重皆此類

君之母實阿保
崇廟于
太皇太后宮
崇既就封母隨而父百戶君留京君思母養父兩致其
至此發請之
崇御喪歸葬而百戶君遂以老乞君代
先皇帝立授君副千戸雖用母保
崇功然君兩戰遼陽已自小旗為總旗矣矧重以百戶
典武銓者亦以功賞相副伏
上之明然之卒也亦摩
太皇太后悲

賜白金一鎰佐喪焉君子於是又知不獨人士之惜
之也將葬其恩豸面斬衰從子立灑灑口乞無聲俯拜
不能興予曰而來欲銘而父邪乃興再拜跽以請予
亦哀不能辭銘也銘曰南岷京兵京府其東而西其
宮奮以武功匪專保
崇傷于蜀公暴殞其躬有樹其風亦曰令終

兵科都給事中屈君墓誌銘

弘治甲子
今
上益勵精于治于時給諫二三老成慮遠而防屹然示之
以重故一切過爲害治之說無緣而入其助弘多而

吾友屈引之亦在列
上且屬意焉然以是八月病銓司擬通政入
請
上簡他授以疾入九月病脽白股上侵臍至十日丁酉卒
卒時無一語惟以處順境寡奇節無補于時未獲以
厚祿養母白父見隕壯子爲悲吾輩方私痛之老成
有識則又所惜者大意不在引之也初
上初元新進紛紛入大言者撓新政時引之同吾爲庶吉
士每聞每頷之及爲禮科給事中同列巡夜伺揣有
封事顧寂不動一旦脫然勸
御日講謝存觀曰是太繁世故吾何可縱言遇災異置
其苛細條與利除害數事章下禮部議倪文毅公嘆
賞即是其議以
覆
崇王就藩又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憶及語
上
上擬發使召大臣慕淶諍不得引之以輕離封守一語寤
上
上立爲止自禮科陞兵科右給事中又轉吏科給事中遂
陞兵科都給事中其職與兵部長共本兵屬虜大舉入
寇詔將提兵至榆林以虜退

聞虜實自它道入內地張甚而來頃自息彭某縣酋也
幸有急興事上言欲帥所部入助戰引之謂同列曰
是國體也乃劾將帥逗遛
請
降詔責之而駁其無勞遠方助順詞婉而厲將帥懼至
擒虜渠以勝奏凱歸而四夷亦由是絕覬將家者
子豕兒髡職者舉成劉謀復起而越人呂紀者畫工
也暨一二兵官相繼
內降注授要職則大憤不食以第率言者排之
內降絕遂不復續最後鎮守河南太監劉郁
請柴夫舊制柴夫者名爲夫實入銀于官以備爨薪者

而數則視其官之品中官例無之而瑯請至四倍于
尚書數乃獨言
祖宗制柴夫為庶官養廉助爾中官無常得之例
上為殺其半
朝野悚息交以為賀居禮科凡兩使而在兩循銓擬與
奥援敵率直今尚書泰公之誣兵科一同考禮闈得
編修孫直卿趙與錫諸多名士家入既仕以禄入佐
養與育以綏其弟子耕販力然略域斬然真不愧其
座右所書其詞讀之凜凜可以起懦居常讀書要旨
胸中無留礙雖字書小數亦體切古法至到於其著
述珍重不汎畀披或有得假其籍册者字批句注醒

人心目異甚盖亦有夙成焉童丱時已為鄉裒郎中
遐公所奇而妻以孫即元配侍郎女也曾祖貴有鳳
翔從家任丘祖慶父忠
封給事中毋張氏 贈孺人繼孫賈氏如張
封子郊
孫 郊譽喪歸葬縣 原月在仲冬日以
編修李宗易曰含銘引之史氏直筆不宜如是予
口諾引之諱伸號鈍菴又號東皋居士年止四十五
體素羸而尊以養勝今若此非其養之罪也悲夫銘
曰毓爾生爾親玉爾羸砥爾行爾身訴爾直跌爾成
爾

君夫何爾天 不壽爾年是之謂奪爾之全
工科都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弘治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予友工科都給事中李元
昭年四十六卒于官前二月二十一日予過其邸病
纍纍四關中切切作微語叩啓之蓬首曳傑面醫端
呷失聲久強瞠語予曰昨趨
朝傷甚今逆氣矣又七日過其外直廬隸遮入則已鉤
幘延頸急須予入曰已三宿于此可簡酒乎剩肺乎
啖我也覺其神志荒亂急援之其膚如寒冰而瓜及
其骨予驚而促之歸歸十日又往候之方以藥汁沃
兩股股腫達膝如胃敢至捺其肱則已如槁木僵擧

而諱曰行殘矣至是日知不可起乃遺書謝父母昆
弟無一語及其妻子而逝士大夫往哭如市明日臘
朝聚語者半或曰使夫人無死吾見敝車羸馬以朝者
充昭嘗使 寧藩卻
王金人知之故云或曰使夫人無死吾見慟哭裂麻者
充昭居諫垣不欲瑣瑣言言必聳動當世不然終不
言人望之故云下至閭巷小夫亦有嗟惜其死之遽
者盖其為人沉默寬裕持重知大體不徇曒曒名給
事刑科時
周王與行臺大臣交惡
詔往訊之予於其行發數難以覘其意曰以

宗室尊
王以移任處大臣則釋矣既至果然陞工科右給事中
又轉左給事中嘗慶今畿內籍地庶里大閣歛手割
正敘無影響成化末予與之同以進士改庶吉士今
致仕吏部尚書公其從伯父也方掌吏銓第宅在西
長安而充昭顧僦屋極於東委巷中日夕閉其舍兒
不使與鄰兒接杜其或請張也人問其故曰吾見權
貴盈謐觀戚子弟鮮有不同敗覆者後尚書去位完
名不汚充昭助之居多平生喜追臨晉唐法帖乃逼
真尤善為詩多至千餘篇文殺太半焉嘗從容語予
曰羅允升評吾文與子軋語已啞啞笑自負予戲之

曰奏議似宣公即當至矣蓋知其有待大也孰謂其
遽止於是邪充昭諱漢號方塘南昌縣城人曾大父
伯行大父端輔太學生父資志封刑科給事中母羅
氏封孺人妻張氏子僎僎倡三人僎先三歲遣歸代
養僎以喪歸癸亥年十一月初七日塟縣治龍窟里
之原塟當有銘程正之以狀來督予銘未綴云充昭
母娘止八月將疾夢人讀太書曰哭考以今驗之哭
考者考哭之也嗚呼哲人死生其果有異哉銘曰
家失賢子國失良臣子失嚴父婦失良人嗟乎充昭
而反其真

封戶部主事前光祿寺監事張君墓誌銘

君諱海本東上世有以戰功授太原左衛千戶家
為太原人某君曾祖也某生某是為君祖某生禮娶
范氏生子五人君為季未九齡而孤家故以居積食
家衆君曰是殆沒沉吾宗邪利盡更諸迭以通春秋
游郡學升太學謁選郎授光祿寺珍羞署監事以剩
員改良醞署幾九載以不良于行
請老乃以子天相戶部主事初考
恩封戶部　司主事階承直郎娶陳氏側室龐氏孫氏
子天相天叙天祿天秩女四人婿教諭孫文祖百戶
安完王　孫玉麟主事出監德州倉買奉以行十七
年十一月以疾歿于署年六十八始疾侍藥暨屬纊

歛殯主事得以身執情行其禮明年舉歸太原某月
某日塟狄村之先塋主事從吾游者也泣走使屬御
史陳邦瑞狀抵予銘且告曰吾先君肇開有張弗竟
厥志以遺末小子獲承丕休顯
封伊初惟獲戾且叢明誅而移褒于先君惟仁人克哀
顯錫之銘則張氏榮于世世其毋墜于肆既初今太
僕陳公為御史與君同里閈結髮厚善奇主事幼慧
卜師主于予乃不忍遂因吾君君時在署已給事
先皇帝郊椓胙者六嘗郊已傳胙署官何名何敢諱視乃
爾君對曰
天顏咫尺詳諦致審爾寺簡

經筵供事首儀觀次闕晉又次音吐班行舉無踰君者
十常九與萬文和公偶於几側注視君發端語尚書尹
公意其初無留意于君尹曰業在拔選列偶值
他格行以非次待之而公爵君者三居太學時選入
內翰名曰歷事典出納案牘冗也再改從御史者按山
東寺人以驕而御史例以威望人率破調改禮去署
家居且莫惟于主事役投己酉乃起于鄉己未第進
士距十年皆君于手望驟攜給其給濟人遇不能償
則已太原當會府路人馬彪入券貸輸官期於亟償
比至彪弟子取貸布諸庭君問狀發怒裂券去同舍生
周晟貸如彪死于股吏于官或詠股可償也君捽首

取券且焚且嘆曰吾徒知其父之貸不知于其子之
償他比彪晟事多坐是時亦償之則以儉勝之而於
賓所過逢頻頻開尊啞啞笑爵移日醉盡歎歎時出
歌詩口讐經義為樂嘗以主事故獲侍今大宗伯張
公飲公及他賓語三傳疑辯弗能平君從旁旁緣曲
徵殆盡公愕曰老經生也賦詩旌賞人亦於是深知
主事其成之自所謂舉關有張信然於乎今已矣予
義奚容以不文辭銘銘曰
化儒于戎璧彼為畬其穫伊溥俟其為畬為畬為田
沃為膏腴凡始于菑昔艱厥初世食乎儒有開其誰

贈淑人謝母墓誌銘

淑人諱貞姓陳氏吏部文選主事諱良之女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謝公之妻大理寺評事廷桂之母
今贈評事初考
恩也吏部世長樂大家自其身文能飭新家範為閨
中冠故淑人得以充其殊質為閨女士每遇訂昏
之族雖時顯盛吏部輒拒免有欲媒媒入議者媒
瞅搖手作難避去及笄有試議謝氏喜曰吾壻也
家人疑之曰吾必是女貴凡子祿碌徒亂人意何
為及歸謝謝有積歲卧疾母媪淑人於世次祖姑
也憊極昏耗而鬱為燥烈侍問少拂逆則推擲罵

物叱詈動竭屋諸婦縮匿他處則獨以身當扶
腋欠伸抑搔痾癢手滌中帬廁牏獨衾簀枕時
匕筋進飲食能順適得其懽心垂盡獨呼與訣
曰古云唐夫人孝不意復出吾門若所以為祝
者公自戶部知建昌建昌為閩北門實孔道而
近嘗迎父封君暨陳恭人至而府適多虞又時
受檄辯他府獄出輒涉旬月不及時侍乃悔迎
頻呻自尤淑人曰何苦乃爾吾顧鴛膚非婦邪
吾養若養也公乃安居歲餘別婦泣且贊曰孝
婦孝婦尤善成公美屢脫簪佩倒私橐于未貴

時致無急債于人居官得一意踊邁往行其志在蜀行院有僞帥時公出行大賂入為關節立命僕揚其賂物于官以杜後公實大人不逆人欺美言來嘗亦傾耳聽納為恒嘗偶值過㝵後聞之驚立待公入問曰何為姦人所賣公既飢嗌自信掉首呵不聽後果然公悔始賞其識鑑公凡弟四人志終其生共食有寡妹亦招以老食口日益佐以俸入且賢淑人身自節縮為俗衣履短常使無見綻裂傷公酒醯鬻腊具按故法而酌以新意人效之不如也公三男八女淑人生評事及女賓容完

宮凡五人男姪柒姪最女賓宏宗信六人皆庶出姪最則學生也鄒振高均李詢黃謨陳文試陳廷栢高策陳璋凡八壻謨策璋學生陳文試則監察御史也本寬本忠本厚孫男凡三人桂京莊銓蓓孫女凡五人曾孫男勗一人也淑人於所出與非其所出其所自出與非其所自出其已貴與其所未貴一無差殊厚薄意於評事則教勝於愛焉內外宗之孤婺與婢僕之孱弱者則多惠之勝故公每語諸人以為惟其能人亦咸敬讓曰惟其能公卒之某年為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年七十有九卒訃至評

事為位于寓舍哭把作吊哭評事含杖擗哭拜曰逵柱歸以　月　日塟吾母于雞龍山先公之兆而忍無銘吾母乎把少從公學銘奚辭銘曰　父奇其女姑感其婦夫賢其妻子德其母誰其集茲於人間世再世食封以壽受祉納有令終歸從乎公吉其後之逢

高平知縣柳君墓誌銘

弘治戊午八月　日高平知縣柳君卒明年河南都閫王君以狀請予銘其墓曰君諱宗孝字廷直開封睢州人曾祖　祖父真母馬氏也娶鄭女鄭死繼黃繼劉子翰孔昭江泗文孟德仲言叔容季功孫男芳英

女加一人焉其幼也以奇童名總角舉于鄉登成化壬辰進士出知襄垣縣丞岐山再貶會川衛知事復知高平以母乞終養至是幾十年年止五十墓在之原云時予以歸亟不果銘癸亥予至
閫王君申前請益急曰吾嗣子企書拜伻言刻吾少同里閈且同學也最知君君在襄垣未一載會蒲州守去
御史薦君遷補之
命既下襄垣民詣
闕請留
先皇帝重違其意
詔君仍留襄垣提學憲公重律以德政碑之未幾

入臺爲侂胄所中且入刃以貶去在岐山爲撫巡所
知薦知咸陽以不附中貴人之在鎭者又遠貶會川
會川者西南夷徼也君折然投身萬里往比近地居
旣久璋與夷習無能爲呰會
今皇帝改元
恩復高平踰二載念也遭坎坷雖隱忍度終不利于仕
毋日就老力請歸歸終日檐下餝養事已惟歌詩
以遣有謫蜀錄和唐音憨菴稿以見志曰憨菴乃自
號世謂漫不省事爲憨云余曰世卒爲了了牧人性
本故多事以擾而仕尤害大世患少憨者耳君果憨
乎吾其追銘之暴于墓上曰有往斯與有譽斯舉
有舉斯沮舉不勝沮是以齟齬削落旣屢與魑魅處
復其處所退則無忤天地逆旅惟名不腐

甘棠卷
予游南吏部三載過高唐北考路采民言得
張守循良聲進而異之乃出東湖居
宮保先生追寄詩竊附數語于後第恐狂夫之言
適以疵君子也
羊角風起當吾前沙石射面昇夫顛道旁大樹
條條如人拜況復霹靂追我耳後先須吏對眼
霧霧一物無所見當午未暝無乃爲塵爲霧爲
雲煙昇夫附耳言此殆釀雪天前州名高唐於
此可息肩邦君已迓城南壖灑掃館傳自具餼
牽非關取象恭要無忘賓賢此邦遠衢自古絡
繹軺傘如蟬聯爾來飛蝗如雨落苦也今年邦
君自天來泣而曰此吾其憐況當鑁城入盜盜
孔惡縛壯殺老空市屋一青尚可忍百痛人誰
便誰謂鳳鳶不如鷹鸇誰謂瘡瘵無醫痊誰謂
罹樂無化悛空窮穽决罔圖發棧械焚蹄筌黃
童白叟自今伊始將安眠吾觀汝昇夫龜冢艮
蠻髮鄧詡并競心豈偏剌淡劇賞剌欲推轂之

嗟我臃腫齟齬者成徒然昔聞夫同御道留捱
道邊今見
宮保甘棠蔭我獨憂癰疽人方爬疥癬取鮑鯉遺
鯨鱣砥柱障頹波元戎衡中堅晏歲論定寔推
遷我言不文俟遠傳
正德壬申仲冬望前一日病叟南城圭峯道人
羅玘書于東充道中
此貺主上海張叙承之高唐時尋我
老先生佳製仍親揮洒見貽越十七載宍

嘉靖己丑欽復起守
老先生梓里得覩全集不勝景慕深愧不
才不能仰酬知遇然感佩無已敢附刻于
卷尾、

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行狀

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行狀

弘治七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庚戌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長樂謝公卒于家其子鄉貢進士廷桂歷中書[illegible]
得訃泣以
闕
上詔禮部遣祭工部遣官營葬事盖公品正三階通議大
夫實在

廷大臣典禮亦宜之公諱士元字仲仁登景泰甲戌進士
官戶部雲南司主事建昌知府歷廣信永平二府四
川右參政右布政使至今官敭歷凡三十有七年弘
治庚戌年六十七以疾　請歸長樂疾良愈又四
年疾復作至是卒年七十公自為童時已嶄然豐出
即知為學嘗在鄉校陳祖妣中書舍人登之女弟也
最名有識鑒過見公在群兒中目光如炬喜曰吾持
此孫大謝氏又嘗於僧樓居陳夢大星起樓上寤而
覺公於居以為公占既長通毛詩出入諸經子史為
文詞非古不學場屋之習其餘事也故禮部
廷試皆入高等在部督通州倉首陳四弊大為部諸老所

奇而咎於特正尤勇與閹人敬閹不勝忿欲中傷之
幸其去而繫群胥使織公罪不可得時崔莊敏公爲
少宰薦公於太宰王忠肅公以公才宜典郡遂以知
建昌建昌民錯兵居穿窬夜竊六七發而兵官影庇
不可跡搜民大困公至以它事恐兵官皆股栗自是
姦無所伏郭內外十里不拾遺民日就饒溢乃大新
學宮作禮樂器立觀德亭考射禮於其論德齋齋藏
書萬卷於講堂江以南學爲極盛新潘泉分司新驛
屋及船郵亭如之以實新城樓及櫓以戒戍新城隍
廟風雲雷雨壇壝社如之以禮神祠李先生覯墓表
黃孝子譚御婦門以風俗皆其

請而行大者也有圖曰敦化曰表忠曰勸學圖繫以詩萃
流民間亦以風俗尤喊兄弟之相訟者多詩以諭之
惟曾氏一詩與三圖今盛傳於人政大要於止姦宥
城民有得石像潛篆以爲鼠置屋上鵲群噪而啄之
去來盤旋民佯驚集其隣井屋下之以爲神媼叟讙
趨如市公取其石碎于庭而止役有巫自會來妖憑
之言禍福如響公曰是亦人所捏爲靈哥者今越吾
境何能爲妖謂巫曰吾畏謝公吾去巫忽覺如常女
子先時民刻于偽平章之雷宣德中
荊國新去之新吏治多姑息而無良胥蠹入骨至公猶
欲來餂也懷偽券訟田宅者貫魚來而推其一入先
入券粗見公即叱曰爾何偽乃爾民驚以爲神而[illegible]
吏悍不知何以公笑曰吾見其券年踰二紀而券之
紙今式也令吏試抱二紀前案驗紙式果然諸伺于
門皆逸去比郡一爾饑郡民始而警然既而寂然若
不知者公豫借以俸金而富民爭開廩廷糴不旬日
而新穀升聞廩者十七八貳佐自遠歸載酒飲其邸
部使至過引諸巳而眷必歸之故終其任而胥隷亦
不聞有所按遝者屬有疾日一入其寢死殯祭之而
爲之歸葬教授死劉訓導繼之二室之孳善欲流公
歸蔡于漳歸劉于蜀今漳蜀之人猶稱公仁者成化中大
理卿夏公来考察江西列薦者四人公其一焉大約

謂公崇尚風教庶幾於古循良而遂有父母妻之封
九載秩民詣闕上書請留陞從三品俸仍留郡諸生
生祠公于學翰林學士張公爲之碑公不可撤祠諸
祀比去後立在廟信安[illegible]發於建昌三之二而治聲實
相埒尋以[illegible]豐[illegible]治鎮以[illegible]發而括人冠鑄前去
後至絡繹以數二人叟行旅以任其掠民畜以食飲
兵官素興肆而任人驍廣至不聞皆洶洶自惜時厚
公者幸公將代可去以避其鋒公曰見難而避無勇
貽患於人不仁無勇不仁去將焉用之乃勒兵循靈
山東並來平溪踰靈鷲山下趨之賊聞公至佯遁而
留二三爲誘謀不覺以真來白故我兵皆解嚴至司

不壘而休于僧寺且炊俄而我邏卒與詰者遇焉所
射之左右白公公驚曰此伏而誘我也急招邏卒不
及公自甲先出而賊伏四起呼聲動林木以箭遮公
環而刺之左股爲箭所中血流洞鞾梱陽巡檢者適
呼警賊曰我公也賊何敢殺
天子命吏賊亦愕相視公猶裹瘡督戰如常所俘殺甚衆
得其賊首乘勝破之公遂臨穴怒曰此禍穴也築之
以絶窺覘公還未嘗言戰時事入
朝補永平以憂不赴服除有蜀之
命當分司東川東鄉縣者荆腋陜首獲巢虎穴之隸皆彎
弓帶劍之民性於冠攘而亡命逋逃是主是休縣凡

三劫而有司依違養冠爲巳地公曰盜鼠也飼猫于
室而胃其足可乎於是蹤跡其所出入或捕或殺至
數百人盜幾盡或曰縣可徙也公曰盜畏遠乎畏有
備乎即遠百里盜有足也柰何不聽檄縣長吏因舊
城壁之而浚其隍戍以土兵縣得不徙而迄今亦無
變建始萋夂僻縣也縣官擁虛名而實制于尉於其頑
嘌不得以符契從事惝惝尸素以須代不則剽攻於
路不立主名以恐其來代者部使置爲異域不幸往
者餘五十年公偵知之捏按其縣應得其贓窮治之
黨群去比他縣在蜀六年
上以全蜀非公不可乃進今官述撫之時吐蕃大娃小娃

生熟二虜相煽以變邊吏告急公曰比其發吾不可
包荒兵法曰致人不致於人不戰而屈人之兵吾用
之乃托行邊綿亭障嚴斥堠選軍實若不知其爲變
者虜亦幸其未暴率其醜來獻羊豕羅拜道左曰乃
今見
天朝大臣吾生矣公褰帷徐行命譯者揚國威武虜一布
一麾之去公因視邊庾虛實先是邊儲皆諸郡稅畝
以充而姦民關節盤錯名爲代輸實白著庾空然公
稽籍以驗數命官以考實得十三萬石有奇以紓邊
饑巳酉蜀大饑民死入會府日如蟻公爲廣室于城
內十餘區爲粥以食之而勤治其穢以防疫欲病者

以藥葬死者以棄冢於東郭外給歸者以符使得傳
食以至其處豫檄州縣於其日關白之行荒政事宜
於屬郡而日夜規畫不遑暇食所親活數萬人全蜀
以安公爲吏善應變神施鬼設不可端倪始視之若
越鼻文而按其終卒無失尺寸遇事不顧利害必達
其志雖雷霆在上屹然不動而一言合於道雖武夫
賤隸必改容謝之雖一命張東白二太史與公交服
公改過之勇建昌學成晏方伯記之以處官事如家
事嘉公真確論也然疾惡如仇著於性本故亦有是
公者公未嘗見於言面公至孝居官兩迎父養事從
父如父疾必嘗藥以進三弟終身不割籍同食俸入

弟姪主之嘗一弟女歸裝具差不敢必買諸市鋪鑠
不許聚食餘千指用數窘公付饘粥下堂以舉而族
之不能婚喪孤不能自食貧獨無居者公力為之所又
若沛然有餘其於親戚亦然嘗率其族之有力者葬
其上世凡三喪建祠堂祀先旦望族以班見買田以
祭而儲其贏以賑不虞家居嚴以有禮內外斬然無
敢疾遽聲欬者非甚疾乘炬諷誦永夜乃休尤好論
矣晩亦好易作玩易軒初號約庵老更曰拙庵曰拙
吾實錄也所著有約庵稿若干卷藏于家詠史近體
三百首梓行于時而或以吏事多公則謚矣公者繫
以公貴封中憲大夫建昌知府妣陳氏封恭人繫考

琬琬考鍾鍾考用循總德閎燿濬有本基其先趙之
上虞人福清在宋曰玉融州有曰齡壽者來官之遂
籍福清
國初自福清徙長樂故長樂之謝祖齡壽而始大於公公
娶陳選部良之女寔翊公德子男三長廷桂次廷棐
次廷晁晁縣學生也棐晁之母寔曹姓選而側室于
公者女八賓壻鄭振容壻高均完壻李詢官壻黃謀
賓壻陳文試賓壻陳廷楫宜壻高鎌賓在室謀文試
鎌亦學生也孫男二本寬本忠孫女三桂慶幼未名
廷桂俯匐歸就哭位哭已知
詔葬公于鷄龍山之塋則弘治丙辰歲之十二月廿三日

迎舍杖泣來告曰先公幽堂宜有銘墓隧宜有碑國
史宜有傳然而知先公而狀之非予誰也予少侍公
學十年公去郡又後十年
先皇帝遜棄萬國自蜀來復與公會哭于
闕下又四年予隨處家居公得
請道郡歸郡之人空巷遮公至擁公之輿不可行操豚漿
棄金來餽者爭隊而入公一無所受而今年春公壽
七十郡之仕于
朝者又為文集詩馳以為公壽及今又皆哭公盡哀焉嗚
乎民可劫以術使德已也或惟愚者而智者難或惟
近而遠者難今之德公者

薪之士且然獨愚者乎三十年且然死且然獨近乎予不
佞於古敢問公非仁者歟用是撰其槩謹俟立言君
子銘之碑之傳之以為世史勸云
蕭女孺人行狀
孺人姓曹氏諱掌珠泰和長溪人處士彥威之女萬
安夏簀蕭華夫先生之妻監察御史柯之母彥威父
與甫與甫父祥卿華夫父重山處士重山父　皆能
以其家教著于二縣中而彥威妻魏氏魏亦安成宗
家內則世聞故孺人生而柔慧夙成姆不能施其規
矩教誨之慈長而在閨學女事或悖誦古書雖家人
不能見其面姆以其女事示其宗親妹姪傳觀嘖嘖

達吁聊屬或以爲式覺亦莫能如也旣笄歸華夫重
山素方嚴姑劉氏亦欲端正家婦于其初備設諸難以
爲試嘗則徐隨應之如水注地莫不醲布姑大悅賢
重山能爲宗子得婦重山亦心幸老遺五稺脫有不
諱可無憂憂正統丙寅疫果入室中姑姑劉又守
重山亦家又次弟中家衆群然呼呷門閾絶無履跡亦
鷄犬飛逸不知其處或曰婦可避也孺人曰㘴吾骨
可碎吾足不可移惟與華夫約吾入侍女出掃除焚
滌瘞吾出掃除焚滌瘞女入侍無間疫勢乃大熾不
可爲卒皆斃九南方諸禁疫喪哀哀且及哀者孺人
曰爲有執舅姑之喪而不哀者乎哀如常斂殯葬雖

草具亦殯縗以禮事旣定所存惟重山所遺五稺暨孺
人華夫七人五稺於孺人叔也門戶狠籍不可支過
者傷心孺人撫五稺叔或泫然而悲又怨而責謂華
夫曰木摧折甚矣然根存猶可培也假我數年吾見
其亭亭乎於是悉發篋實得布焉時五叔之寒溫而
製以爲衣得繒綺粹珥焉量門闕之宜而委爲以婚
得金錢焉資之贄師以學視其學成焉者而又資之
以進取轂哳哳在襁若弟子曰吾所愛何敢視舅姑
所愛矧其無所怙恃一蹉跌何以爲解拮据徬徨綢
繆補苴越數十年迄無一縷一鈞之復實於篋而他
之畝劃入戶者倍應之二戶之口丱入縣籍者倍度

餘之十華夫遂埒封君至推擇爲長掌區稅事五宗
亦擁雄名斬出邑里自能權子母爲居積乃聚謀曰
吾村昔頭顱至吾脛踵吾居而廬出而騎坐而指使
傭奴其吾能邪緊吾凡也盡以父視之亦吾嫂也盡
以母視之茲猶總領日僕僕以佚吾吾奚以安爲若
割而自食乎釋一人重負何如皆詣孺人不能奪然
日猶爲之點檢若初不懈人以爲凡父嫂母謠之君
子以爲確論子三人弘升文仲御史季升廷皆遣學
進士業御史登弘治癸丑高第入翰林爲庶吉士立
其三年最典
恩封以月日訃乃茲四月二十二日得家報白函疑焉剝

之丙辰十二月十八日孺人殁此訃也年七十有三
御史
請奔歸治喪且謀諸伯季告先生率民逸民安民懷民用
民表孟孺人孫也將以
年　月　日奉葬于縣龍塘之原瀕行玭比
縣人也同遊于西涯先生門又嘗同院往臨弔御史
泣謂曰人有言與　西涯先生同世而不得一言以
爲重是自棄也况幸游其門而不得一言於其父母
是棄父母也自棄可棄父母不可先生忍棄吾母乎
然吾母之行先生不知也今吾昏瞶不能一二數數
一二子亦必能之吾得執是請幸賜之銘與殞吾身

以報吾母有間矣玘哀之不能辭也謹狀

張母太孺人行狀

皇贈給事中張府君妻李氏諱兆明弘治十年春以其子
刑科給事中文貴封太孺人
制下給事於邸馳僕歸致祝數至日而孺人以二月五日
歿其家亦刻日數訃至至之日給事袒括叫號吊者
至及向之鄉之吊者有泣語之玘往吊泣不已出一函
拜且析曰文必得子狀吾母以千宗工銘發函孺人
父律鑑大父祖訓曾大父孝童皆邑傑然名人而孝
童父曰杏隱洪武中以其詩鳴母曰施氏又曰彭氏
生母也二母侍律鑑終身惟謝孺人紫愛稠息謁甚

膚體長養涵濡惡全瑺與而孺人純懿發敏亦自天
至達知古書攝筆小大書矩正規完如法度士陋凡
下里市閭閻紛綾不爲爲必輕盈淨潔綢繆波紋缺人
目眥媒妁人李氏輒止作鑑意色皆織口婦府君幼
實倜儻好學有令名邑里莫不聞一媒試言之律鑑
喜曰吾婿也許之張故大家也孺人歸事方絲焚緒
紛錯莫之適理府君日交門戶多外出罕內顧孺人
裳不及閫言如之而日自就緒婢之慧者治麻枲蠶
酒食饔饍者豢牢豕豎牧羊犢者蒸薪蒸備窮營統蘇
灌菓蔬者刈芻飼魚墾田藝稼者無雜備張啓利口
以揚公家各惟其職府君惟規成至數十年私用公

輸貧賜喪賻子婚親宴廟祀日若汲井而出源源不
知其上府君曰吾有庫藏吾有廩庾其如子何謂孺
人也初諸事事者日入見府君皆俍縮傴僂或至顛
躓雖子姓亦然或有越度即小不貰閭左踴躍無寧
自便孺人口不言而意極慘怛至對案不食府君覺
之爲霽其嚴然終用是賈禍嘗疾尹饕餮齰其縣訟言
聲于衆或以告尹尹怒設百穽意必殺覆其家乃嗾
會盜起縣界府君結族援以備也仇家揣尹意誣以
不軌嘗尹尹喜舞蹈之上于臺臺考無所得得釋出
出即恚病死客舍孺人以舟迎喪歸葬葬畤曈鬢髮
誓必報又齧兒臂出血教不報不葬給事明春秋三

氏亦以賊不討不書葬復孺人孺人曰吾志也仇特
方殺人人子弱不能讎以賄免孺人佐以健僕資遣
之訟于京事下御史逮繫之置于法適給事亦得省
爲孺人大喜大會賓客啓府君葬于隴至今過其門
者皆拱手曰烈婦烈婦云乙卯給事持節南方得便
省拜堂下孺人顧見命服忽掩面悲曰此女父之遺
女也其靈承母忝竟無幾微矜詫意婦以
闕下事語則更朗言了了若嘗至其地而目擊之者其博
見多聞近亦稀有春秋六十有一子給事而下轄轄
軽凡四人給事登癸丑進士至今宮輕側室童氏出
孺人亦如已出孫　給事歸葬以卜　年

月　葬于　之原嗚呼不以家憂
其夫而以己之所愛愛夫之所遺者能也德也亦難
能也而世或有之至於夫死于仇死已矣知有仇者
寡矣或知之以遺其子者益寡矣而況立於其身復
焉世復幾人哉玘誠不忍當時宗工不及於此也謹
狀其槩且大者以告
劉母太孺人王氏行狀
孺人南京翰林院孔目封監察御史劉君之妻鄉貢
士壬翰林庶吉士監察御史丙之母姓王氏諱　父
諱　祖諱　王於劉爲甲乙族翰林之父南雄府君
初與　同爲庠舍生有契義自託昏故孺人竟歸翰

林翰林冢嗣南雄南雄自翰林庶吉士通判金華廉
名為天下第一雖仕十餘年囊無錙銖不免凍餒遭
母喪不能葬有欲求賻者僞其不取而止以故一累
于翰林翰林無他取且惟授徒寸累以襄事孺人始
出于素族亦即能躬儉勞漸習治麻縷葛越以佐饘食
貧甘甚如嘗胥然南雄一意砥礪名節無少內顧三
女嫁具無所出衿鞶佩帨簪珥之屬皆孺人傾篋與
之且終不以浼于婿家南雄所至官邸徒四壁家屬
悉歸集待餔翰林旹一不能支又悉屛珍玩鬻南金市米
以給更十年翰林始以尚書舉于鄉教武昌進教武
進官極散慢終與貧不能脫去賴孺人亦相忘節縮
衷補以資且裕子數師友與貲其舅姑必豐必絜又如
世富溢者南雄竟以直道得禍
英宗朝以樞歸獨事李宜人十年李年八十孺人亦年六
十朝夕寢膳尚如始入劉氏時雖處奧竈閫內外未
嘗見其有嚬呻怫鬱態又有乞假亦無有徒手而反
者宗親喪埜非族病雖暑雨泥淖不輟弔哭終其身
華靡珍麗之物一無所御安成人至今無不服其爲
劉氏婦壬業學丙亦業學喜曰而祖而父瞳晞此丙
食且六十年不可棄去壬丙同舉丙午明年丁未丙
第進士改庶吉士入臺爲御史按雲南道歸省又喜
曰而祖詒而以直清令名海內莫不聞而父紹緒亦
既孔艱而克念哉毋徒以溫飽吾二人爲戚戚丙茲

反
命
闕下適初考推
恩得今封而凶問又卽至丙方
陛辭出督馬政駐于都門外也享年七十有七卒之日是
爲弘治七年七月三十日適蒯衛護遣彭宜塡違易
正時九三人其女也珙瓔琮玹琮玹凡五人其孫也
丙
請歸葬且以　年　月　日塟于
之原而掩幽之石宜文以命世之豪必先以予爲

之狀者予丙之同年也同為庶吉士者也非優為之
也嘗聞之丙也謹狀

礠龜興復求記狀

礠龜者有石蹲于溪心若龜焉其石磁石也故名在
南城南八十里重岡複嶺盤礡中北阻芙蓉西旋連
珠南連軍都接南豐之境東則靈峰禹嶂截而北迤
中通一逕以達于盱芙蓉之北為臨川連珠之西為
宜黃宣為四集要害地地多堊多赭黃石脂多雲母
之石孔洞多礦礫而漱泥中其蜂間吐珠似合浦而
微赤土人以為祥故其人有以自食且飫主人而食
之人故聚唐宋來至千四百戶七都七十二屠肆他

肆稱是市列兩廊兩無張盖行者亭臺樓觀擬城邑
吏部選除新縣令牒者嘗一日至二十一云元季酷
劉于兵燹
國初繼以疫家靡孑遺屋敗斷積灌莽其上日入于蔚薈
蒙翳不可以居鬼晝嘯于木上虎兕豺豕以強弱爲
食積數歲絕行者求樂中先祖畊隱府君始披荊棘
立門戶招逋亡且焚且芟先太史君益勤安輯由是
復土著者客寄者販者逃者日源源來今僅較十之
一然其故跡已無無可尋者兆茲幸從士大夫之後
知礠東西行取道者或停驂焉客旅之寄貯胥隸之
傾舍散以寓蕤公露以處或事沮皆弗宜於是爲館
于衢之北曰駐驂堂門而漏庖食之具供給之役皆
私具如官又為館于衢之南如駐驂曰賓實庶幾所
謂賓至如歸者賓館之北四十武折而西有樓焉曰
御書必樓者尊之也　御書之西二百武有橋焉曰聚
奎橋之上曰望遠之樓樓之南聯而為門曰翰林者
私宅之門也樓之上九連珠群峰之北屬于芙蓉者
皆於是乎見見之窮而下際蒼翠中為石嶺挾水東
流其中古鑿其壁半面為磴廷緣為路有樓曰逍遥
跨峽中其下為門西出為里之委駐驂之西築土如
堂隍樓其上曰迎暉當里之會曰迎暉者志其處也
迎暉之東為石門曰解元門之前列二亭左曰昇新

右曰復古復古云者貯所得舊記于篁墩程公者故
云也又其前為市區以處為市者區之外為小橋橋
南折並山而東三百武登阪之上為義倉為圭峯書
院院之址東二百武巖然跨于溪之上者龍門之橋
也橋凡二甕上為屋九十之檻東西凡二門中有樓
曰齊川二泉邵國賢所名也又折而北二百武以東
兩山復合如門然因而亦且門之曰迎恩里從以出
入焉者也迎恩之西以迄于逍遥之東為門者六皆
跨衢為樓者五跨澗者二跨橋者二焉凡衢之夾民
居者無不梵門若樓之無分於衢之跨不跨無不丹
肯焉始事于弘治庚戌之十月　迄于甲子之

月其續爲之尚未可既也雖然使玘也爲之玘也之
子孫續爲之其後前日之盛可必也縣之人行出其
途者或知之求他縣人知之可得乎况天下乎其自
盛轉而之衰若前日之盛而衰者雖里之人今亦不
得而知之况後世乎此無他無爲之記之者也或雖
記之無信天下後世決然無疑者爲之記之也今也
不知里之其亦有遭乎而使玘也幸生先生之時乎
而先生則信天下後世無疑也而漫不之圖焉且曰
姑以竢後之子若孫後之子若孫又有可冀萬一信
天下後世無疑者乎玘也所以丏焉不敢後也前之
所謂禺新亭者謹庋之以竢樹斯文其中庶幾天下

後世不必至燬龜焉而凡誦斯文者如至燬龜焉玘
也所以丏焉不敢後也謹狀

贈宜人王母劉氏行狀

宜人姓劉氏諱　字月珠安福上城人隱君子仕泰
之女贈長史　之妻
榮府長史選之母也其歿也以成化壬寅三月之三日屬
弘治甲寅以長史前官翰林檢討之貴　贈孺人及
傳
王功成進官故又進今贈
誥音煌煌寶墨泉壤凡再遭也長史在
王左右兆獲捧以拜焚于墓下戰慄慄拜稽首言曰休哉

臣母若復生其耿耿之光閭嘗泣語予曰吾母年止
六十有九而已而在吾氏五十有三年相吾先君養
吾祖母也如其母而吾祖母稱諸人亦曰是吾女也
平居溫溫不見其有愠容妯娌悅之曰是吾同生也
逮下不見其有厲色與叱咤聲妾媵婢僕曰吾父母
也戚屬之多不能無向盛者亦不能無向衰者未嘗
曰此姻也仰隆之此婭也俯薄之兄弟時而漸替于
初則曰吾知卹其衰對吾先君也或以規或以諷終
身不見褻言若嚴賓焉又曰吾選也慎典也慎恩也
逢眞也淑貞也吾母之子若女也慎獨也慎德也慎
終也側室蕭氏之子也吾母合而字育之不欲以嫡

庶辨皆擇仕族婚之與其所歸選娶於劉爲冢婦諭
德其從兄有大名次彭次劉監察御史其從姪僉事
其兄次李給事中其叔父次曠爲衆婦壻封主事劉
來徵逢眞夫義官賀孚壻淑貞夫　部郎中　逢眞
之子是爲甥也又曰石橋縣之嘉地也吾母墓在焉
玆二十餘年木且拱矣乃始克承　休光儀式以次
俱陞職在有司謹奉如制於乎盛矣然不及其生逢
之吾終天之悲也人或曰必得吾子言後世之有吾
母庶幾塞吾之悲吾子其何如予不能拒也謹狀如
右然亦具其言云

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祭文

祭丘文莊公文

不肖玘慕公於草野間甚一十年及識公年已四十矣公在太學時而不肖又以例進凡例進之士既以庸濁混諸清流人所鄙棄雖有卓然自拔亦時無以自明况公宏博雄大之聲又先有以盖吞一時而凡私相標榜盜名者皆屏息斂藏惴惴然恐露頭角如索負其妍而寔未自出者惟恐鑑之懸于前也况返

外寡昧蕪以荒落困憊之餘如不肖者尚何敢影響於公乎不意公之包荒納汙遂以盈尺之紙瑣屑之辞援不肖汙瀆之中濯以清波襲以芳馨而又風而飄之不肖至今靜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不肖之心自以為父母生之有此身也若微公也則將委棄沉淪於昧昧中與無是身等耳而父母亦何賴焉用是思欲效絲毫之報於公前年丁先人憂家居私作一書且以公歸為勸情頗激烈及來拜公公首肯前語不肖竊公之不疑也凡懇章一再

上皆批更不敢依違同於衆人然

天子方確然留公公之去志雖久决矣卒亦無如之何而至於此公之文章不肖將與後覓成之而刻以行又將出管窺之見揀以為私扶以成公志公之喪

天子使臣護爲可歸也若公之名在後世當必有聞而興起者不肖何足以知之因拜奠之須涕泣不知所云

公尚鑒哉

祭仲松東先生文

於乎凡人仕不得於君祿不逮養其親教其子而不能以成身寵則無所於歸而食貧是皆有憾乎於其爲人若乃紆金垂紳入兮以寅出兮以昏高振國手

保

聖躬乎

天閤有母在問食大官之膳而白頭出則以魚軒當

龍飛之首有仲以吹箎矣而伯又繼以吹壎逮夫明農歲入飽及比鄰噫吾未見其人也於先生獨云然人寄以生母恃以終乎仰其教隣忘其窮今先生忽如是也嗟誰之不逢耶哉二三子吊于祠部之邸祠部於先生子也於我友也重以文莫爲伏惟尚饗

祭故吳母沈孺人

於乎靈之爲兒比及勝笄既笄來歸所不及知及夫子有聲香閭幾以其鄉書噉手禮闈與天下士

大廷齊驅何物巾幗汪洋而能遍窺古稱三長爲作史者之樞需然有餘者誰歟夫子也人亦有言若腫以

宴私孔嘉于邦雖有剛腸孰能與於妖媟是非文德之良者乎副笄六珈偕老是宜南陔之行鄒養舅姑何遽奪之俾夫子之不獲訣於其廬天乎抑人乎南天遙遙安能止夫子之悲耶寄奠爲且將以辭尚饗

祭封少詹事翰林侍讀學士王公文

人有恬退之心以立乎其位難能也而怵之以利害掣之以猜疑雖畢竟於遂也然或無以快其超然之高此繫其志之勇與不勇有豪傑之才生于其家難遇也而拘之以世類狃之以習尚雖畢竟於成也然或無以完其天然之全此繫其父兄之賢與不賢若

公之仕也齟齬不合超然而歸無復顧忌而且優游於山之巔水之涯者尚數十年非勇者乎胄今少宰先生蚤爲聞人晚成醇儒以道德文章重天下時且繫以升降也不賢而能如是乎是可見公之勇也足爲世之仕者之的而其賢也有除翊世道之功踰耋望耄之壽寵詹學士之封生同煇然榮與生同況夫

帝有

恩言契公祭公於乎盛矣玘等十五人若先生之門人也飲泉茈木可不知所自邪既曰知矣而不能執紼以送公也徒成浩歎而已而又可遂已

耶聊因先生之奔喪也陳辭而附奠焉尚饗

祭李徵伯文

於乎徵伯吾深望子謂子崛奇篤以勇駛不類兄篤甘受勤饗納之剛達一日千里我日衰頹有子足恃而翁談動輒以比翁咲不言其亦有以我告南歸心疾於矢微于經營或中止病而顧我家覩子爲少不宜然而有拆理聲從以錦閣以紙額我欲玉之使試婦擣我歸三年以生月瓜影響昧昧戀彼搖尾音容子如鵬已同風起忽若有聞恍在夢寐云子何如恐或

妄耳子不可無子不可死且信且疑當食失匕九今之人有父在仕作其威聲貴態爲兒矧參對銜其父肯已噂嗒沓逐天下紀縣子愔愔類寒賤上敬不妄響慢不妄戲人人則然邦其興矣我其來哭子凡我昆明者誰曰頭孔依大合群所子亦在答從先人居是謂受祉子有遺文辭必皆是我選我刷期壽於梓維子勿怖爾叔爾弟曾祖祖母手聽藝使茶陵李氏毋伍儕鬼有酒在觴有帛在篚子歆子聽有如易水尚饗

祭費系議文

嗚呼公也能以循子魁天下可謂之善教而稼穡其
然又可謂之有識斟然乞身未及其年可謂之善避
而卒能使生不竟於蕍方又可謂發於知幾之神生
能使呂梁之民戴之如父母可謂之仁而歿能使人
廟而食之於無窮也又可謂之入人也深嗚呼吾不
暇論其它也是以過而祭公公其享之哉

祭貫安人余氏文

鞠子非艱教子之惟艱教子非艱成子之惟艱子也
在

國蔚爲士元匪徒士元氣盈區寰其在於古奚有馬班
吾脟而友砭愚訂頑非母誰使之陰德毋賢陰祈其
年而處大還士林宴然言念兄嗟登堂奠焉文以代
言尚饗

祭丘文莊公代英國作

瓊距中原海天萬里誰知有瓊知自公始公學如海
其宏其深孰測其底孰探其琛公識如鑑聽物之來
豈惟鼠豹龍肉鶴胎孰爲公文佈帛菽粟孰爲公心
虛堂空谷公始來時輩逢一儒今四十年
天子三孤公始來時我矢先　王我方知其與公相忘晚同
史事日益親公知公爲人自始至終公之大用維
天子知既已老矣懇懇以辭辭而不獲遂揺其疾乃于邸
第奄以易簀弱兒孤孫偕公以歸我奠以文而寧不
悲

祭英國太夫人文代陸仲英作

延陵有支大鹵之鄙其疑其鍾大宗有子有赫英邦天
作之合夫王女妃連以
玉牒王亦孔武嘗
天步艱首死虜庭蒸權厚頒
國有忠臣家有烈婦立孤嗣爵其符肘後子婿孫甥三公
群伯祈父衛率戚侍
巾幗踰耄耋上老毛履
朝
四宮

后有殊錫
帝有崇封寔倦含飴聿思先王滌幣神遊維
帝悼傷命中貴來且賻且弔宗伯司祀司空卜兆慘慘太
師執喪哀毀寺末小子借施葛藟庇我惠我及家寔
多不腆致奠其悲奈何

祭曾祖司稅公文 洪武初從于薊漢任所過而祭之

夫神當天造草昧群雄逐鹿之秋綽能布昭才猶克
全宗桃于殺人如刈管蒯之隙用以符天下之清大
公小侯囊中物耳矧又
眞主正大位又能深自晦藏屢拯召辟瀕九死不得已乃
𢘿[illegible]下僚竟終于位盂蒯溪其地而司稅其職也府

神之子曾孫之祖以三尺之孤克遂以衍先塋百年于玆玘方竊有祿位寔神之遺將入有所發此其始也玘前過玆地尚以衰服不敢以祭玆當北上特假道焉敢就易簀之所陳獻特牲暴白前志惟神孤遠之魂洋洋如在以慰曾孫之思尚饗

祭吳太安人文

於乎宜人生也有夫之封有子之養有孫之賢有八十四齡之壽亦既多祉矣然而不必他州常之四封容有之義與將來未可必也至於老而病也病而劇也有孫泣請于

朝以歸省及既沒也遂得以視其殯且葬焉則不獨義

興它州或所無也是所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其哀也人莫不知之雖吾

君亦知之於乎可謂盛矣玘等於其孫之泣請時甚義其行況同年也同官也且同志也敢因以附奠焉

尚饗

祭都給事中屈引之文

夫觀世之人多矣則祿雖否亦得多智則舞雖否亦舞處顯類驕孰顯弗驕遇進競孰進弗競所以鮮令終也引之果有是乎貧能安之而不求其心退然羸能攝之而不斷其情泊然所以多壽考也引之果無是乎然則令終而壽也其引之乎而今也至於斯何也抑壽也者不死之令名也行古所謂不死者有三焉立德立功立言是已於乎引之有立德之基而施未究有立功之漸而位未充有立言之蘊而畜不以發則世之所謂不死若又殊未可知也吾黨知之深者能不為之悲哉痛於執紼之餘詠之引之其有知乎哉字不亮吾黨之悲也哉酒殽在陳尚饗

祭胡封君文 良弼之父也

嗚呼朔方廣衛也人挾弓矢廼業詩書人恃義殺廼與義俱歸人之女存人之孤塟人之死活人之軀已用以奮而輒竭其覆人資其用而若

權乎枯以若而人如死可贖世百其夫而曾未及下壽溘然長徂雖然享令子之貴而列御郎署其在邊關是為優乎然其有聞其聲瞻造其廬況能執紼而輓其輀車惟寄奠而再三兮悲嗚

祭謝約菴先生文

政莫如猛鄭僑有言公始臨我利斧在前孰為鬼蜮以通我公而不療爛不貫爾僕亦有大眚不制享於法苟全其人苟累不懾人亦有望觀公於初如以稿柴投之紅爐及政之成學有新穎公亦勞止以教以詔山行水宿何有告災有乞水火里門夜開公既去矣

今三十年鼓破鶚出折飛矣天將殺長吏覆城亦多
今之爲吏束手奈何民惟公思公亦可作公在九原
公而如聊矧有令子弁公之喪奠公有文以寄不忘

祭周母文 母戚文

嗚呼大孺人稱未亡人者三十年封太孺人者三年
就養京邸者二年壽九八十五年是其閱世久而多
祉也男二人孫男女六人曾孫男女三人中爲御史
者一人是其胤嗣昌而貴且賢也生而
制命一章死而學士銘詞一章隸寺行實一章公矣文武
大臣奠文一章同𡊮奠文一章諫垣奠文一章詞垣
奠文一章哀詞凡 章詩九百章是其表見于世彰

彰也嗚呼若太孺人可不謂全人也哉如是而返窆
于故丘道出于都門當銘旌之一奠猥以文字爲職
不可以無言也尚享

祭鄭太孺人文 鑑冠母

維宋之子歸鄭之姬今也壽母昔也令妻爲 國命
婦作邦女師僮僮珠被烱烱翟衣君子偕老扶養弱
遠而遽地下先驅狐狸乃驚符塋五內崩離泣血叩
閽臣失母慈維
守悼念許畀其私袒括徒跣登途南馳我二三子昔同瑣
闈或附驥尾北面彤墀義匹同氣忍能不悲不腆寓
奠靈其鑒之

祭王大理母文

於乎夫人之生也有踰耋之齒有鼎食之養有淑人
之封殁也誄以
命太史祭以
命宗伯塟以
命司空
恩數榮名壽考令終環松四境孰與比隆亦有白首司天
下平獄繫殺裝嘶血南行再拜望奠維靈之歆

祭鄉貢進士儒林郎合州貳守高公文

維先生楚產也晩爲翁而泰居將相材也而抑于州
縣之蹟踏淶蛛巴蒞梓邑家禍陋匿名飛語癡髮洗

而不污華人忽有於重役之後驕帥卽擒其私謁之
奴薦之者強弩之穿魯縞沮之者萁荛之混隋珠故
於名曰就恒亦而與世竟爾崎嶇憶昔執鞭逕馬寅
賓炎之入盛河陽背寔念母之劬若夫公居絶苞苴
之謁投閑無數石之儲有子而登於上使多祉而食
乎天厨將爲麟爲鳳以遨遊於世忽乘彼白雲將何
之乎凡我朝紳係情令器不勝愴咽當柩車之行舉
然一酹尚饗

祭匏庵先生文

嗟夫世之矜持門戶多矣仕學術者非周則張或自
以爲程朱語文章者非柳則蘇或自以爲韓歐談詩

歌者非梅則黃或自以為李杜論史學者非壽則競或自以為遷固其所以自許者可謂多矣而世卒莫之許焉者皆是也雖公於是數者不自以為名而名歸之不自以為是而人歸之世卒未有異同者蓋其實不足而外自飾者終不可以欺天下而實大者雖欲自揜而卒不可揜若公其人乎然則位不滿其德用不究其才皆不足為公少多而公既有以自壽者如此區區之存歿癃忽間事耳又何足為公之脩短也耶 等公門下士也撮公之大者於所遺之間不得不告以閟公于冥漠之表惟公鑒之

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建昌府同知蜀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義校正

雜著

雜說一首贈韓君國器歸省華亭

楚人有賣卜於邛棘之區者其鄰之商室于棘人之地且十歲矣棘之貝璣纖組羽毛齒革盡輸之東之臧盈馱而出之辰西之臧溢舟而下之梧二臧之贏牡如竹然棘之善狙亦無窺其際者楚人皖其廡下居之日累其直三年得百金焉夜夢入其家父呼之休毋飲食之寤而泣焉旦告之商囊金裹糧棲淅而起商曰噫吾一年而夢是者三年而殺一焉三年而又殺一焉今則無矣以其僮橐十金償之既至而二室之親尚無恙楚人之室羅羅之蝶于戶穆穆然嚮之繫于櫩簇簇然而商之室門之鬱苔覆之蓬之隙甚刺之聞有泣者矣楚人曰咄吾始入棘而有之縮者三日居三日而始敢喘息又三日飲焚秋始敢望其門至授吾以廡已十日矣於其謝而歸也終不敢視其面況其僮之眾無數人之力而吾之橐若稿葉之在吾臂也吾以為僮將揚揚其盛光人亦多其金也吾將挾吾能策而從以避之而今若此吾惑焉間詢東家之叟而問之叟曰商胡為乎不偕若之來也

根盤厚病於遷叟旨然則只念其親也幾何矣曰忘之叟曰是鄉之梟撓也不腰於市而已逭於天之戮僮何為者邪其能招招也若安矣昔之室已磬矣是之謂天全是之謂泉原之是謂濯纓而又何憧憧邪院中小吏亦楚人道其事於予予方為是說會韓君國器来院告歸強予書之而去

雜說送王資傳

山氓患虎也凡可以制之無不用也至坎地以穽其身廹穴其墉而伏焉不知也川氓患蛟也凡可以制之無不用也至沉鐵以臭其居鹹伺其影而射焉不知也舟師急風也至呼嘯以招之及其傾檣絕緯口

風之罪也田夫急雨也至雩祀以招之及其破畝決洫曰雨之罪也夫虎蛟廹蜮皆殺人之蟲也而人有避焉有不避焉見之敉也風雨人之所取於天以利用也而或以生害焉乘之過也嗚呼見之敵乘之過一夫有之且以禍其身如此百乘之宰千乘之諸侯天子之宰相盖亦一夫之積而至此其大獨不爾耶同年王君資傳出宰平陽政其此始可觀也見不敝乘不過可以為相况於諸侯乎予以是說堅之

西溪漁樂說

漁與樵牧畊均以業為食者也其食之隆殺惟視其身之勤惰亦無以異也然天下有傭樵有傭牧有傭畊而獨無傭漁惟其無傭於人則可以自有其身作吾作也息吾息也飲吾飲而食吾食也不亦樂乎盖樂生於自有其身故也若夫傭則身非其身矣吾休矣人曰作之吾作矣人曰休之不敢不聽命焉雖有甘食美飲又焉足樂乎豈惟傭哉食人之祿猶傭也故夫擇業莫若漁漁誠足樂也而前世淡薄之士託而逃焉者亦往往於漁舜於雷澤尚父於渭濱然皆為世而起從其大也而樂不終至於終其身樂之不厭且以殉者古今一人而已嚴陵是也義興吳心遠先生漁于西溪亦樂之老已矣無它心也甯海編脩請曰仲父得無踵嚴之為乎先生曰吾何敢望古人

哉顧吾鄉隣之漁于利者樂方酣吾愚不能效也聊以是相配然耳有聞而善之為之說其事以傳者羅玘也南城人

待舉所志

宗伯徐公既名待舉所所之主人疑之謂予曰何哉公所謂待舉者予曰記有之古之儒者懷忠信以待舉舉舉而加諸位之云也主人曰吾老矣何懐耶以待也吾子伯也弗能畊使之學叔也季也亦如之吾亦如伯也之使焉其質駑也吾待之若樹而萌若蔬而甲而吾溉吾蘘吾培之或若厩馬之逸也吾縶之若薪積之蓬蓬也吾束縳之其趄趄而參差也吾斬

艾之師之不淑吾十易之不爲病者之試吾具糗粻
資送之而豫爲之館師與友皆於我乎館且穀也
天其或者有遇乎則
朝於斯天下之走集於斯吾子來也亦容以露處乎選
館而儆之安知芝蘭馥馥者不衷有鮑魚乎吾是以
籠兹廛以豫之公亦嘗知我乎又曰自吾居於是閭
旁之舍東而咿嗢楚語曰楚之工入居之西而愳悇
秦音曰秦之甲士居之居今數月矣則已撤而崇其
亭臺瀦而池垣而圃曰某戚里之別院也或曰某闕
貴人奪而築焉者也況吾兹廛也可長有乎或戚與
闕也之閧是名也曰是亦急於吾

君者亦將而免於奪乎哉矣名亦不爲無助吾將請公
爲記他日書公記于壁垂子與之戚也使揮其言爲
志所爲屋二牖正北以面錦衣之高墉主人臨川饒
氏患徵其字于君且作也

何德彰字說

地之隆然穹突與夫崻嵔坡陁可以生植者皆山也
有山之德也而楩柟櫲樟虎豹犀象生焉琳球琅玕
出焉極其用至於出雲氣雨下土則無與五嶽爭功
而嶽亦用是以華且尊凡有目者皆曰是嶽也山之
德必如是而後彰不則天下之山而已矣山之德不
足也地之窪然停瀦與夫瀿泓濱潤可以灌溉者皆
水也有水之德也而黿鼉蛟龍吞舟之魚生焉江河
淮漢天下之水溥焉極其大至於涵列星浴日月而
出之則無與四海爭能而海亦用是以華且尊凡有
目者皆曰是海也水之德必如是而後彰不則天下
之水而已矣水之德不足也推於人也亦然一善之
士天下之山與水者也聖賢者山之五嶽水之四海
者也德不足而不能以華者一善之士也德彰於身
而自華者聖賢也吾友汪琲謂余金臺何氏子景華字
德彰而求其說於予嘻德彰其有志於聖賢而不畫
於一善者邪雖然萬古一聖千古一賢聖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登泰山而小天下觀
於海者難爲水此則聖人事也德彰以爲何如

伍全字思謹說

伍全伍朝信子也年十八學將世其家朝信謹賓冠
之以冠必有字來丐予予字之曰思謹而告之曰耳
目口鼻髮眉毛髮四肢具焉然後於人爲全體故聾
瞽眇跛踦疥禿齲皆全之累也駢拇枝指縣疣附贅
瘓腫瘕癘之類若或益焉卒亦累也然有生而罹焉
者有誤而致焉者有自取焉者生而隨焉者天也誤
而致焉者不期然而然者也自取焉者不宜然而然
者也不期然而然與不宜然而然者父母與己參焉
蓋自童而削而吾斷吾隳吾灼吾溺吾毀吾怖而致

吾之聵耶聾耶瞽耶跛耶躄耶納耶瘠耶禿且瘢耶有父母在
吾烏知之童而後父母不吾屑屑也而吾或雨撑焉
扤其耳或交射焉中其目或蹴蹴焉則其足或跐而
蹶焉或緣而顛焉而聾也瞽也跛躄也納脣也禿且
瘢也不免矣而尚可讓諸父母乎然則童而後益思
謹其體之所以全而不敢毀傷夭而冠於冠矣成人
乎且古人以聞善不蔡與聾聽同見善不敢與瞽
同知善不言與瘖嘿同推此類也則身不行道與跛
躄同不辯美惡與納塞同蒙被醜惡與禿瘠髮癬同
是體雖全亦不可恃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全
乎其思謹於此乎然後無媿於全之名此亦而父之

意也

何氏二子字說

金臺何景華二子伯讀仲謙生甫屋習不侈居鋪屋
言不器如在簴之鍾而未鳴也如飾轅之車而未載
也其所刑也友人汪升之用之借來徵字於予遂有
鍾鼓于宮而車過於前焉乘鍾而謂讀曰若知鍾之
為器乎金以質之火以鎔之土以範之血以釁之追
蠡以縣之筍簴以容之而非木以發之簴上之一物
耳毀之可也棄之亦可也旬然之聲誰知之邪人之
有德猶鍾之有聲也其蘊而不自彰也猶其聲之蘊
而不自鳴也及其一遇於人而擊以揚之則近知之
遠知之最遠而天下後世亦知之而德斯彰矣猶鍾
之聲於木而聲之無不聞也請象於鍾而字讀曰德
彰可乎指車而謂謙曰若知車之為器乎輻以幹之
輪以運之轍以持之蓋以覆之儲膏以澤之牛馬以
駕之而非收以載之道上之一物耳毀之可也任其
敝亦可也致遠之用誰取之邪人之有德也猶車之
有收也其虛而足容衆善也猶其收之虛而足以多
載也故凡衆善之來而謙以承之則小不遺焉大不
遺焉又最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亦不遺焉而德斯美
矣猶車之虛其中而收之無不備也請象於車而字
謙曰德美可乎升之兄弟喜起揖曰實大者嘵惟爾

德彰之行器虛者容惟爾德美之充顧二子再拜受
敎而去

紀異

成化甲辰先是關中大饑冬予應入粟仕賑例明年
三月還至謝埠舟中大疫亦及予四月至青泥灣勢
轉熾予以錐刺手無血自度必死遂與弟經訣訣已
正冠瞑目眾奄奄若入深泥中自身不可當自卯及
巳矣忽聞呼天妃至日遂開覺舟之篛蓬蹙若萚是
之甚而陷者宛一婦人聲呼曰一有學之士病在舡
舟灘上無一神道救之者我來送它一陣好風言畢
篛篷舉蓬遂起頓覺舉身泠顫須臾顫掉不已雖舟

亦為之勒經乃以數藏鍥之蓋自己至未出見汙而雨衣席皆濡漸覺以魁由是得全殘帙其秋北上過祠下進謁今越十八年又過湖上仍進拜焉因紀其事丐同年都昌尹前監察御史王君廷瑞為刻之懸置于梁間以志神之靈貺若是而其偶及於予之不肖者則又不知何如云弘治十五年壬戌歲冬十一月日

賀卦壽吳封君

賀利見大人亨彖曰賀王明庶實旅百人往小來用上吉用下不利君子貞攝物平施其道不窮也象曰如貝賀君子以聚朋友祝頌宴樂初九門有禽或益

之十朋有孚于室吉象曰有孚于室禽可入也九二以其玄纁吉象曰以玄纁之吉其志遂也六三賀之駢駢萬目非如鴛無咎無敗象曰萬目雖如群秦敵也九四西隣殺牛以其濡于饋吉象曰時然之饋用相濟也九五朋用玉笋醻于中庭晝日三頌有孚貞吉象曰孚主之吉頌以正也醻用玉笋匪虐器也上六壷矢班如不溺以其鄰征無咎象曰以其鄰征不盡人之歡也

磁龜引 得古磁龜記于董學士遂以此引來記

磁龜者有石伏于溪之心若龜焉人以其石磁石也故名在盱城之西南八十里其地[illegible]然若舟之艤于

絕巘而其水之會而出也若門焉門之外人可躍而過也自是大牙既塞水行嵌竇間衝齧怒號凡二里復為平疇凡袤四里匯而為潭汪洋演迤自高而注下為瀑其聲因時如雷吼瀑之下兩涯嶄削自是幽深玄黑獸蹄鳥跡之所莫至其上常覆以黑青之雲俗傳其下為九龍之窟春夏之交白晝晦冥飄雨時至自上世來未有窮其處者如是九十五六里山始開水始平又九十里乃達于盱之江故磁龜達盱之路必由乞陸蓋避是險也而茲記之所未及者其遊自西北而來而其反亦必如之宜不得而記也磁龜自唐危全諷之亂始祖侍御史袍字德稱徙居之而

始有聞宋遂以當顯此記相傳燬于紅巾之兵或曰紅巾之前已失之曾祖司稅府君求之祖班隱府君又求之先西莊大史公如二府君之志皆不能得於今百六十餘年矣意者天其有待乎不然待
先生素矣不知緒論其幾聞也而迄未及及必以風雷之變而若是其奇也噫天於斯文其果無意乎哉故敢補記之所未及者焉
先生發焉曰得游磁龜記記將勒之貞珉歸樹千里之通衢以示于無窮惟衔甚允賜賓斯文幸甚吾里幸甚吾氏幸甚

天下之政出於一

天下之政其理未嘗不出於一也顧其勢常不出於一也雖然亦不可使之不出於一也不出於一在易是之謂否其君之者之責也相君者之責也欲其出於一也吾有理而已矣勢不吾恤也彼天下之人皆有心也有心則有欲有欲則其必於遂也亦其勢焉耳矣欲之在人其之善也十一其之不善也十九以知是善不善之相懸則各一其一於其父子兄弟之間蓋有不相能而相傾者則凡可以逞其不善而遂其欲者復何恤耶而況可以遂其大欲者乎則其至於是然幸吾之不一而入焉亦自然也嗚呼君臣之間亦可畏矣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盖謂此耳君

知為之之難凡可以擇相而防其入者何不用也臣知為之之難凡可以正君而捍其入者何不用也吾見君臣上下交相與以成其一而已矣吾可以優游暇豫以為吾之所得為而無所妨矣彼旦曰爲幸吾之不一而入為者吾無隙也吾無以招之也彼自懲而退也一人之不入也千萬人之不入也千萬之人天下之人也然後天下之政出於一也在易是之謂泰謹論

坦然翁傳

坦然翁姓劉氏名山字壽之昭之珙人也別號栢亭父諱進士授竹人再遷御史翁少侍養居京游國正劉公門劉公少許可惟重翁爲望之景泰初大覇觕茂大兵西征御史在道卒於行營遺命以門戶百指累翁遂能服斜衆時命惟謹猶時竊閒肄力於學因得旁及天文曆數嘗盃廷都憲李公匪聞之諷郡辟為陰陽正術衆方難翁行翁乃誦程子存心愛物之言欣然往應辟衆至不知所謂其謂選示弟有詩鄉人傳誦以為詫既視事先時郡漏隳于積差候測移刻翁正之司漏不敢懸也始此郡時甞諸偷守繳翁提兵清邏諸偷蹄踪潛遁境中郡會㢡所隷兵皆半留焉有

詔城大覇翁受牒董役事役夫集自四境衆聚狡獪條睞

而姦作每伺官之當代者於隘而剽掠之及翁去更相率賸餞數十里外涕泣羅拜而返守大賢翁府署凜凜有作一从屬翁致守陸公淵之偉矣考功屡式君子之慎凡郡獄訟多翁之讞獄獄鍵不承者感翁開悟皆輸成案郡卒有為民占其田者自分於翁有宿怨逆不得直翁持狀判歸之鄰素酗酒者一旦大呼詈翁人問翁所處翁笑曰彼方為酒所迷吾寧罪酒乎郡惡少略其蒼頭齊民間數歲獲之或從諛翁訟翁笞其蒼頭使郎所事已而笑曰吾訟畢矣翁天性孝友深得父母心毋忝世事繼母無擇二弟一妹翁所成立弟嘗携妹北上㠶用絕岸妹戲而前俄墜水

水中翁鱉得不覺俱墜其水深不可測加天寒衆重沒入不見蹤跡觀者皆駭嗔之持妹而出論者謂有神相云蜀俗兄弟壯且婚多割竈分食翁深恥之然不欲傷母弟心志慭讓其田宅御史之死

王事也向二毛其施弗究翁痛之作求思堂于家歲時率子婦拜祭以爲常平生不談人過至於教子則毅然正色反覆於綱常倫理習章句業進取未嘗及也尤懇懇以先言緩行爲規其爲詩工叙事㬎險怪其作字必楷正諸子有遺其書問先學行而後起居官雖卑而不少遂流俗有所乾沒一日奮曰與其靡此而栖栖豈若于吾身耶成化丙午遂得解因復自

號坦然翁取其於世累坦如也仲子武臣以鄕進士遊京師名士喜者十九與南城羅玘締爲文盟其文剩去時好追登古先名譽登進若非身事然觀其子信其父古之道也玘敢摭傳其事爲善教子者法焉

贊曰

蜀去中原獨遠兩漢文籍之興蜀士大有聲而奇瓌遺逸之民以遠不世見獨今坦然翁困於鄕里小官抗老泉欽響不振以遺軾與轍鳴也獨坦然翁不能文也耶噫蜀眞遠也耶

潘竹西贊

流離寄寓遂冒姓同事已毁遂有謫戍姓還于初謫復于舊加初詵詵增舊岸岸東階執法西階薄遠公樂委蛇樂寄樂歸公孰公孰

潘安人贊

笄歸時徽黽俛匪怒直繚綴紋以植門戶　爲造新去去華故有義惠文有赫祈父歲時廟食不祧之主

愛日樓銘 爲錢世恩作

耳聽聽其清目睽睽其明樓之階日且降登膳之子朝母暨溫之于昏母愓且復旦兮于樓母曰而忘而君有義其冠有垂其帔降登于樓皦日爾彌且復且兮日居月諸子在

君所母安樓居髮之皤皤齒之齹齹于降于登婆娑婆娑

母安樓居子在

君所分刻寸晷孰與子賈孰與子賈分刻寸晷孝子之心一日萬里

擬策問一首

問孔子荅子貢之問政欲存信而去食非謂食之真可去也所以甚言無信無以信諸其民而不可爲政焉爾在易中孚之彖曰信及豚魚其於物之蠢然者且猶信之況於其民乎求其所以爲信之道考之周禮六官之職具不謬也夫何後之言治者乃曰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則是朝四暮三之術可施也信亦何時可行之有又曰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

道易之而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撫亦愚其黔首而
已矣果何事於信乎且莫信於徙木之予金矣而論
者謂其有果於殺之禍莫不信於雲夢之遊矣而當
時其有將兵將將之較信果可恃以爲安乎有以信
爲救饑之術者非之之說是也然今江淮之饑甚矣
盖不減於曩昔關陜之慘矣而其民之轉徙流亡乃
不至如彼之甚者議者以爲恃有
朝廷之大信堅忍以待之而果卒活于街
命之使者之救之也信以救饑斯其驗矣非之之說其
果是乎或今昔異宜不可行於昔者顧可行於今歟
夫惇信明義隆古之世爲然而秦漢以還始有不足

於信之說撫乃隨世之升降而升且降之而信有
所謂循環者邪審然
今之世古之世也何其辛歟然而存信以結民心儲蓄
以預荒政古今之同條共貫者有幾古今之相反者
幾何不必泥于陳迹而因時制宜又未必無其術焉
諸生毋徒諉諸氣數之方隆而莫之講也

泉亭銘 爲呂侍御作

惠之泉泠泠伊誰聽之有亭泉噴如珠亭有詩書濺
我蠹魚而湧湧流可以灌溉可以浮舟方其出山注
之爲灘其聲潺潺激而爲淵淵其來爲湍或停爲淵或
疏爲川是天下水無歸于海泵於涓涓嶶委稽天足
爲達觀而終此亭以聽此泉達人不然

西崖賛 爲周避舉人父作

崖之巔高不可緣鶴巢何年崖之旁可棟可梁翁有
山堂崖之下翁稼沿崖有流翁或出遊翁善飲酒以
賓以賢于崖之巔翁必存焉今老白首可祿可封翁
之令終今日西崖委蛇深衣未爲翁是未爲翁非

謝彌堅竹樂園賛 號賢樂

眼中紫雲 特在都下 心中白雲 父在家 展齒之苔經筒之芸
高山流水蒼梧翠鵠賢者樂此其在斯人

避齋神賛 陳舉人之父臨川人

孔取敏而好學傳嘉積而能散師古則實土成山善

施如流泉赴澗山成而木生焉學博而文出也澗會
而水滙焉施博而德大也然尤以爲文不若義之畫
施不若泯其迹想希夷於葵墻以大丘爲鵠的姑肥
遯於蓬齋之下挹其遺容吾於是乎太息

遯齋孺人賛

生如在壺固之門幻如鞠於李丞相之所得所歸如
太山先生侍於隣者又如閩中諸陳特未覩其蓋魚
而入也噫象服是宜卿其末者耳

御書賛

繁星麗天黯豹在野亦有文章以赫觀者亦如曒日
亦然中天文龍威鳳文騰翥焉皇闡玄黃義示顯畫

有一于茲光景夜射日明于晝乃晦于夜彼寧匪文
文在斯下㫖湖雲愁甕云者詎此惟蔑爾如將見之
白虹貫牖雲風雷雨或有雷霆天命下取

無為州判李君贊 琛時俑貢士求

腹盈盈以笥經而困于太橫犀振振以飛礮而莫之
與京倅無為之郡射有為之聲民以為赤子之於母
自以為夏日之於冰蓋立功自古亦言其次而知上
於理真若寔榮嘻子承其芳孫踵其武族食其田似
斯容而興思亦蔑爾而僾然乎

陳誠菴遺像贊 其孫景賢求似遊人

不以其盈刂此注彼或待舉火或平如砥登日斯邁

匪局于邇孰懼過差孰敢忻喜人亦有言惟太上似
人亦有言趾戶牖奚難與者衰難能者齒升之義如
公豈如斯而已也

題黃堂稡續卷後

右黃堂稡續一卷首有四大字卽卷名也釐為十二
圖圖各有名按名為詩數十首而括以一序在圖之
右字之左大約美廣府太守伍公而作作者皆廣之
逸民也予考諜志唐宋環宋張鑑皆以知廣州有惠
愛民為立石頌德豈廣之民樂於德其長上而坐以
成俗耶韓退之誌李翱祖楚金之墓有云刺史不悅
於民其去官相率讙譁手丸石脅其出擊之民可謂
刺史邪誠亂民矣刺史邪何人也漢尹就討益州盜
羌蜀民謡曰殺來尚可尹來殺我尹真甚於寇而殺
其民之君是邪民皆其吏而甚之之辭也借挍環與
鑑也於此民亦忍擊之而皆其來者乎廣不幸而得
是刺史與尹其俗信乎矣亦甘為之立石以頌乎由
環而前無為之始由鑑而後無為之繼廣之人亦難
乎為其長上者矣宋碑時已奏罷張石之文疑亦鄙
俚無可傳可傳亦不必石郎如此卷可也公之子寧
波守朝信俾予則名其後嗚呼予亦何恃也哉

題西樓卷後

工部郎中新喻傅君命予題其西樓之卷予曰樓重

屋也以其在居之西偏故曰西樓耶曰然南方多暑
雨地氣上沴以蒸敗篋笥中之百物而什器亦舞辟
其膠漆至不可用惟樓以貯之則免耳斯樓也其亦
然邪曰不吾兄今少宗伯其少也讀書其上而吾少
也亦然今其圖籍具在將以付於後之人世守之俾
知自吾二人者始也卷之所以作也予曰嘻其始也
於樓讀書以樓貯物書不如物及其終也物盡樓頹
名傳在書物不如書樓之品於是乎在予烏得而低
昂之哉

跋何進士

御題後

古之君子入君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況至君所乎過
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況君在乎君命召不俟駕行
況君親臨之而有所聞乎今

制策進士于
奉天殿丹墀內則至君所非君門矣
上皮弁臨　軒則君在非虛位矣
御製策問人賜一首則天顏咫尺天語丁寧者在耳目
非特君命召而已夫君非天也而古人動以天目之
門曰天門非以其入之難乎闕曰天闕非以其至之
難乎位曰天位非以其迹之難乎顏曰天顏非以其
見之難乎語曰天語非以其聞之難乎恩曰天恩非

以其得之難乎彼邈遠之民有終身不登刺史縣令
之堂者則其謂之天也固宜而非士者其初固其伍
也徒以其尺寸之長傳贄焉一旦入君之門至君之
闕近君之位見君之顏聞君之語受君之恩而疇昔
所瞻如在天上者今皆得於身心耳目步趨之間則
其倏然自拔出於凡民之上亦甚遠矣不然均是民
也其所仰如天者固自若也而或者乃欲誇人曰吾
才也固當然也吾誰欺欺天乎於乎進士亦可以自
思矣蓋繼今以往皆報
君之日要不敢有遺力焉而能匹休古之君子不也今
弘治六年春三月當策七

上如故事
賜毛澄等三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賜同進士臣
何屋修
上之恩也奉所
賜策問裝以巨軸置以縹函拜稽首言曰此
天語也用將寶藏之屋江西新城人直
弘文館觚齋之曾孫
荊藩長史子方之孫鄉進士燮之子今刑部尚書椒
丘之族孫翰林編修臣玘之友也孝而文劉中而思
外其有志於古君子之事君久矣顧獨不知今日之
遭遇而已拔出於凡民之上乎而其圖報之效期之

以赫赫要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悠悠當不可窮也三百
人人各有
賜問非所知不以[illegible]臣所知也故志之且以俟焉
跋歐陽公[illegible]
歐陽文忠公文章為世宗師人無賢不肖皆知之不
謂其能書也而寔能書趙文敏公書法近世罕比人
亦無賢不肖皆知之不謂其能文也而實亦能文一
因大以沒其　小一因小以沒其大於此可以見之
擇術不可不審也況於所以為人乎子閱公手澤數
幅于水部郎中亦豊王君有感焉故公論之後之覽
者其亦有警乎

夜氣箴

木本暢也伐之救之暢者以也泉本潔也汨之汲之潔者以渾不伐不拔不汨不汲伊何時乎惟日之入日之入兮是之謂夜寂焉翕焉二氣融洽凡厥有形無不生者仁義良心人孰無之斂交於前以誘以移至夜則息始惕而思維其有思善念克還孰為禽獸孰為聖賢一念頻殊判然天淵嗟此夜氣養之則全不日不月繼之以年觸類而長萬善足焉

跋貳尹曾英氏寶藏先世孝友卷

長銘曾處士輓章一冊狀表銘序皆在焉鄉先達諸公所作也其孫以府任于廣陵于罹外艱南奔以疾

羅于其傳舍中出于觀之編帙解落先後倒置予且正且觀蓋自宣德庚戌至是六十一年矣雖金石之堅不能保其必存而況盈尺之素與金鍚爭日月者乎是又見曾氏之世其家非以他物也然自今考之曩時鄉之文獻若是其盛處士之賴以不朽蓋不繫是冊之存與不存而是冊之存賢子孫之所以能不忘其先也雖然聞世德於家為實為本根雖尊敗榮務之重於家不免為華為枝葉嗚呼曾氏之藏不獨是冊斯可已

曾孝義先生挽章引

曾孝義先生既歿歿幾四十年士大夫作為歌詩且盈卷帙又得大宗伯徐公追銘之於乎是何其晦于初而耀于今乎於乎死如有知寧不展顏于九泉如無知乎亦因以託於不朽不猶愈於不齒于人而泯泯無聞者乎彼萬乘之君千金之子其在當世威權貨利求則得之快心適意曾何足卹至於身弃禮義固無足怪詩然亦自恨其名之靡滅也一旦不諱猶為無聞者之幸不幸者[illegible]而惡彌著孝子慈孫雖欲益藏粉飾於百世之下末由也已抑有安[illegible]用沉其宗先聲之美黯黮殃家不伍閭左雖有周孔之賢亦何益矣是三者均也要之吾獨以為後之說勝不然先生雖孝且義於人蓋塗人也塗人則

生不慶死不弔而況後三四十年忽留而顯作乎曰為其孫作之也孫為誰名英曾世榮恢然長者也今丞江都人皆樂從其請云

揚州洪福鍾銘

弘治五秋誰戶此州長清房侯憂茲流離惟鼓其朝亦鼓其暮曷朝維鐘四紀春冬民罹載函乃占厥聲民胥告嗚侯選屬能能淘焉進是冶是鑄[illegible]震聲四達寔自侯發侯政相擩以為祥豈幸攘禳地久天長

硯研銘 為靳方道作

[illegible]外矩[illegible]中規縱[illegible]之半衡寸有奇質本山骨

形小質介圭因人盈涸隨凡爲卑儲而不磷涅而不淄
褚斯穎斯能之濡之羲畫文祿周鼓秦碑誰敢侮予
非予其誰

聾訓聰語

吳子將行羅子送之三揖而謂之曰請有之謂聾訓聰
聾者之不知量也然使聰者從而借聽之得則愚矣
然亦無所損其聰也子亦試聽之乎吾爲子言之公
庭出政如大刀如闊斧惟其盤錯之就吾規短而畧
其所播之細閭閻望之如方諸如陽燧取火得火取
水得水朝夕資以活焉而屹乎其有恃稠人廣衆如
眷寵如和氣使人入若得而習焉及其習之也又不

見其汪洋退而思義如牛毛如蠶絲當時只有尻抽
其端緒而後出以應物如鑑空如衡平不至乎倒置
於是乎見其要也如長江如巨澤納汙含垢汪汪洋
洋無涯無涘庶幾用濟河焉而成天下之豈豈此何
足以盡子也聾訓聰之言如此而已矣吾子以爲何
如

胡波褚傳 爲謝解元作

有輿圖之半輸者實胡波褚氏之族也其地襮域明
甚東物產居民焉無所行也有之亦若繪圖然分十二
牧主之十二牧曰烏木蘭氏十曰白象胥氏二烏木
蘭氏實貫穿于腹裡之界白象胥氏乃于外以持之
然實同受幅于金丁氏焉金丁氏固故能拜力隨機
卷舒素翕以風四方當是時祝融氏司令欲以炎威
威天下天下之民賴是卒亦無善及祝融氏退十二
牧亦倦于勤斂而退藏于家待時而動雖然十二牧
惟白象胥氏骨鯁臣也使十二牧微金丁氏與白象
胥氏久與胡波褚氏同解體矣烏能與祝融氏爭衡
哉

蘆泉龍牧說

武昌城東七十里有泉焉曰蘆華泉泉旁之人有龍
牧子言斯泉於羅子曰泉之穴其深叵測有物焉蟠
之氣其上變見有光爲靈每歲大旱能爲泉旁之人

出雲雨泉旁之人傳曰龍也及吾郎之數歲矣驗之
果然其泉冬煥如湯可盥也歷夏則寒如冰不可以
齒拔之以織立出焉而俯視之則其底之石隱隱可
數也吾甚愛之因念吾之動與時違自以爲天下之
獨愚奚意泉之愚亦如吾之戾乎時不能包荒自以
爲天下之獨隘奚意泉之隘亦如吾之吐乎織無爲
形迹自以爲天下之獨拙奚意泉之拙亦如吾之示
其實然則斯泉也宜其泉旁之人置之以遺我也於
是竊號曰龍牧以自託焉羅子曰噫凡泉旁之人愛
龍不愛泉也而子之託於是也在泉不在龍也奚取
於龍哉龍牧子曰非也吾之於求也取其始之遁吾

類耳而不與其終終則固於龍也取其飛而有澤物
之功耳而不與其潛潛則一泉畜之人而已矣故曰
龍牧牧之云者順適之義云爾而因以寓吾推也豈
若彼擾龍氏者見制之若犬羊然而後謂之牧哉羅
子聞之不復與辨姑以之著其說龍牧子由司勳員外
郎知鎭江好古而文劉其氏云

白巖子說 爲喬希大作

白與黑色之宗配也而巖以白名必其齦齶谺然天
光下燭一物無遁其形亢爽潔脩伸偎居之而爲好
奇之士物外之觀是爲天地間勝處反是則黯黮幽
反黑幽巖也魍魎之所蟠纏魑魅之所憑天地之閒惡區耳

矣而太行之麓必均有之是一常人能去取之況白
巖子乎或曰白巖子方將以其去取大巖者去取夫
天下之匕此特其寄意耳則吾不知矣

董子問答

羅子謂董子曰子非楚之雄守乎曰然其地遠而且僻
知之乎曰然其俗夷而未華知之乎曰然然則易其
俗乎曰否易之之甚難也然則因其俗乎曰否因之
之甚痼也然則無所易而亦無所因乎曰否易之而
不示以易之之道因之而不示以因之之情非齊惟
齊非教惟教吾以是自克焉而不知其可不可也羅
子曰子前守重慶保定乎曰然殆亦用斯術乎曰否

重慶柔其發也多嚚吾而撲之以威保定剛其發也
多暴吾而鎭之以靜羅子曰嘻我固知子之善用時
也崇卑遠近簡劇卑卑之論非所宜陳於子矣

蓼莪操 爲富堂李琪作

有草惟蒿兮能忘我憂我顧我身兮惟母之由我身
匪傷兮我母在堂入見我母我憂則忘今不見母兮
泣于野誰衣誰食誰恤寒者悠悠蒼天我哭爲何

題劉東之雙喜小畫

爲鳩之巢女拙知巢之風女工司人之吉吾不女禁
一枝爲家兮吾哀女窮具曰予聖誰知女之雌雄

雜說贈吳獻臣字順德

鵲之鳴也福來烏之鳴也禍至未必然也人之信之
有不好鵲而惡烏者乎直之言也興邪諛之言也喪
邦必然也人之聽之有不惡直而好諛者乎嗚呼禍
福之未必然者則泥之興喪之必然者則忽之惑之
甚也

毀譽箴

聞譽而喜其與輕浮甚毀而喜其毀自鉗與其聞譽
孰若聞毀與譽收德毀可成已彼何人哉四國流
言彼何人僉譽頌萬千

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渠校正

墓表

監察御史彭君墓表

弘治十四年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江西提學副使邵君寶饒守李君貳守鮑君介何生徐生走南城抵予室命表故監察御史彭君之墓且曰君里世他竹葉所歲日月有編脩程正之誌銘在惟君貞臣臣竹首貞頭表于其墓吾來者為饒士世世勸予既泣泣已思邵君為戶部時常別白時之忠佞若涇渭然至君

則曰此所謂渭也至其指為涇者則又若仇敵不火貸今簽米然既又思君平時言笑嘻嘻劇飲歌呼遇人無所疚見其肺肝無留畛域坦坦夷夷人或易之予獨曰是非其性要有藉耳成化末同舉進士日益追逐相唯諾見時有附閹貴饑至要樞者有苞苴徑内降補官者謂曰是不可闕之于市邪坐雖他同年則竟日寂無所指斥者予於是益娩君弘治改元之明年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巡京城之内外暨近畿橫亘數百里雜胡營也歲胡風塵起胡騎驟奇掠人道上事洩索急則抆戚里闈奴為援賂優伶家為恒居每得其機牙發之寄中人驚為神始改觀悚息用

薦臣巡湖之鹽法予時奔先君之喪過之湖之人曰是御史公商竈其兩德之又曰是御史不可干以私六貴人助富人奪人妻邪能得乎喜曰是將斬然矣予免喪至

闕則弘治六年也禱祠事興

上非其好也乃闔之黜譎入之自禮度月僄誇詖其幻從日食于大官不嫌又假供養莊嚴糜耗百億費于大衆之錢方酣君時監光祿寺事喬曰吾不能嘿嘿以苟活刻時日至于大官雖追得禍萬無恨明日疏入謂宜一切罷革儲偫之以待變仙釋幻惑其道左且不根語觸諱忌群闔銜而持之遂下君錦衣獄舉

朝震駭莫不服君之忠而危其禍英國張公獨首白辭君無罪宜貫諸大臣助之

上意乃解然猶編管邊之隆慶衛伍在伍惟以母老羈京邸為憂明年

詔釋歸養其母吏部尚書王公建議起君行召君矣而母李孺人殁未及葬君亦殁逾年一子希龍又殁天下莫不悲其禍之烈既又莫不惜其不及召且大用以沛其施且惟希龍遺腹于天錫是嗣方三齡也於乎天難諶斯人事之入于無疑其不可知其孚碑大隧之加於斯有也抑榛莽之蔽狐狸之侵而或夷而為墟蹊坎窞亦有也甚而陵谷之遷與為變亦有也而

況於兹墓乎則夫貞臣者同世所以為重而亦其身之有不必訖歟然君之手書與夫歌詩雜著天下莫不存君之名内自六宮外暨蠻夷海裔莫不聞史氏當不有遺也而邵君又羿其碣為君世世之托君其可以無憾而安乎此惟予弗任厥職亦惟曰祇服邵君之役

夫人李氏墓表

夫人故都察院右都御史馬公配也姓李氏諱　字　與公均汀之長汀人曾祖　祖　父　母　氏　皆生夫人與所自生者也男緒入粟為郎綜暨太學生科緝府學生維以蔭授上林苑監蕃育署丞孫男文

明文英文欽文昭曾孫男京城師女大妹適國子生周龍鳳孫女劉姐適鄧翊細女適鄧儒三姐適徐明六姐適廖本皆府學生周姊未聘曾孫女七九長皆夫人生與所生生者也初夫人生母坐蓐見肉胞如毬狀甚訝之以為是必物怪之為者急溺之浴槃中須其絕姨救免須臾又溺如初隣之二三嫗走視之驚曰是肉毬也諺識有之凡毬生者無女男必貴必剖之出以浴毋不得溺付姨浴之永樂壬寅二月十六其日也稍長凝秀端[illegible]閨閫外跬跡弗及臧獲隣媼至不識其聲況見其面又所收為他日嫗有入李氏者其剪製紉刺[illegible]見諸戚諸戚爭傳以為式或又自醜其陋則慣適不欲見見即咨嗟以為不能為久之前所述識二三嫗喜相慶曰識其驗乎其不妄語已矣既笄歸公正統甲子公以禮經魁福建乙丑登進士入主户部事以夫人來主內事公得悉意于公入如客主夫人曰是不可獨吾力諸媵益一側室顧氏為助力益衆賓至公得叩檻呼饌茗咄嗟膳羞移日宥退宵寐安安夙興入閱日甚坐署處分[illegible]歌于于施施以為常公擢郎中遷四川參政遷右布政使尋轉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湘夫人皆相如初以行及公亂然思老得

詔加右都御史夫人得今封以歸則又贊公曰必如是必如是公營壽藏于城東八里之樂丘時與夫人藍輿徜徉其上顧曰樂哉是丘百歲後吾與若同歸于此夫人曰幸甚敢不惟命弘治丙辰五月　日公卒葬焉後七年壬戌五月二十七日夫人亦卒春秋八十一月　日緒綜緝啓以祔一如公命越明年癸亥正月二十日訃始至羿維慟絕曰吾顧出也吾幼不知誰出也緒也綜也緝也吾毋於吾同溫且飽也無擇也婚均吾甲乙氏之族也奪緒蔭以蔭吾也吾不得視吾毋之斂且殯且葬也於乎吾罪也既以又屬鍾[illegible]所以揭吾毋之童童

也選部適入吾室具述曰維之言然予校南宮選部
予所得士為知己其豈我欺於乎患天不降祥祥不
患虛患人無施施不患人之不知觀夫人又觀維二
事吾益信之因為次之俾鑱以表諸墓噫

止菴詹先生墓表

予少則聞正統之季雲南孟養用兵有上言其將帥
失律張王病民者
天子大嘉異之
詔郎用往參其軍事事雖中止然一時名震海內將卒
慴懼用命克底成功為時一助蓋校官也而失其名
及官于

朝聞諸長老言知為詹君名英字秀實也最後乃得其
孫大理左寺副習言之則君也殁於甲辰六月某日
今二十年矣其言事時方訓導于蜀之會川會川與
雲南接而君之僑寓在貴貴兵入道也害之切于肌
膚而事之熟于備嘗然孰敢出身當之而君獨言之
實奇士先是疏言邊務十三事皆已見諸施行而在
職以俾夷為華為己任會川夷陬也有貢與科實自
君之教始人用是信之知其非一旦偶然發者其始
聞
詔也恐事制肘非便自詣
闕以不可狀辭公卿聞其至皆欲識其面或納交或招
致為重客或欲薦以臺職處之會己巳之變止歸會
川滿考轉雲南河西教諭雖去蜀猶憂其患疏薦可
撫蜀者侍郎張固
上可之蜀賴以安其憂世不必置多此類初貴之學以宣
慰司置戎衛限不與君時尚必以書抵都府擬
請如司例行之著為
令君首事發解于雲南士躡踵起起必曰是由詹氏詹
故玉山仕族也宋多聞人洪武中始以定襄知縣坐
累謫戍于貴遂為貴人於君為王父諱珍實定襄生
處士諱源是實生君君生三歲處士識其非常兒取
日前器物人倫字類引聲指訓漸及于遠引物連類

旁推曲貫約文藏中況抽試之百不失一因驚喜知
詹之將必復振比少長從童子師游輙難以駢句無
不落聲而應或若天成古文奇字惟其目所流注矢
口縱橫莫不如志貴寄籍壞為藩燕事草草奇童崛
出成訏瑞降以為興端時同舍生號王三遍者三遍
者讀三過之云也後以君偶之曰一覽一覽云者尤
殺其數之二也若曰過之之云也積數歲學益進發
為文章氣益充熏人宣慰宋侯伯仲方擅文場壁立
堅甚獨開一面納君王後終教授雅有盛名終身不
昌言為敵君葬城西原王為誌墓焉君年止七十二
距辭官幾二十年始娶于揚繼于段封大理評事木

義官米其二子大理左寺副恩程番學生惠其二孫
適學生陸嶠邇鄉貢士張宇其女與孫女雲表雲章
其曾孫也大理又與予言君純孝天至至老歲時忌
奠悲啼如少時撤所藏以家室族之人與其鄉人往
往折券償之務嬉笑臨之擅丘壑之趣於壺觴歌咏
間有止庵先生藁行于時此則君之高也苟不役於
物者或能之至其大節憲憲在人耳目則有不在是
者於乎已巳之先變未發也而四方亦既騷動日入
于多事矣而跡遠之小臣有能奮不顧身言天下事
如君者而
天子又能聽之不徒聽之而又用之當時大臣不徒不嫉

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
朝而言猶不壅于上聞也故雖遭是莫大之變而卒亦
莫之能災者豈無自乎大理丐表君之墓予於次第
之末因併載是以志敵國外患法家拂士之有益人
國者信夫正所以旌君也

吳母駱氏孺人墓表

蒼梧吳孺人進士順德令廷舉之母處士英之妻駱
志榮之女也殁且葬今七年矣廷舉始克以狀乞予
表其墓始予遇廷舉于太學秀而脩臞啖肉不盡胾
葷辛之味少所御尤不樂戲弄百玩本其自曰吾母
教然今既壯矣與之語嘗貫經史若炙輠然曰廷舉
少失怙恃吾母以生達學學官宵則教婦治女事因
督誦讀五鼓復然如是者春子得鄉薦乃止或不酬
母志大罪也間嘗泣語予曰先君棄世時吾母幾欲
絕以廷舉故少能之然猶三年眶睫不時帷闔扉屏
接見衣絺苧逢弟擲垢弗沐也丙申歲廷舉遭暴疾
奄奄神魄殘殆無幾群叔欲具棺止吾母禱藥胥卒
不得嘗益慈胞腹自朔且達望晝夜不少懈諸母更
番送休弗能支嘆曰神也廷舉賴以活不肖軀至茲
成人嘗指胸責質轉運第痛因榮字曰渠何為者而
何為者即不逐群自策勵流而日月當與鄉人徂矣
而母尚何歸耶時家已索莫歲連大侵仰哺如堵而

其師賓問遺率如常不以戚群叔齊衆紛綴除敝更
完于不肖軀者不後他學子惟少懈防護至旋汙闌
毀必梳而責之然亦未嘗顯撻也於人介取而多予
他學子有以書遺廷舉者輒怒還其家不留宿尤不
喜紛華熠燿嫁來之衣三十年尚襜如也花晨燈夕
梧土雜遝游觀以為俗惟吾母酷惡之及今亦有化
之者而此其凡也不知古列女何如耳而壽止五十
天竟何為哉嗚呼廷舉所以悲而重為知己告焉明
年丁未廷舉與吾同登進士第又明年戊申出令南
海上由洞庭上柳嶺歸拜墓下欲買石刻其事而狀
來予憶其前言與茲狀合也明於粵人詎一二且習

也予無以拒之矣抑予肆史館者也嘏而誰予屬也續更生之序敢讓乎雖然有子矣不但已也遂隨之碑屬詎知無掀揭天地者爲之乎書而歸之使刻石以俟

圭峯文集卷之十四

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後學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illegible]訓導[illegible]山郭[illegible]校正

碑

嚴子陵祠堂碑庶吉士閣考作

先生之生也富春山一釣翁耳旣歿之後遂姓其灘爲嚴灘瀨爲嚴瀨至於職方所統也亦名先生之姓曰嚴州焉夫自有郡縣來已有此州其生人也不可以梯米計賢人君子豪傑之士著聲於世後先亦多矣而皆無敢睥睨甘心曰吾嚴人也凡天下之人聞是州之名不知其自於先生與聞先生而不知其寓於是州亦愚夫而已矣今夫倡優之劇里巷樵牧之歌至陋也而其手表釣臺侈爲盛美嗚呼先生何以得此哉富漢之衰新莽之餌其甘如飴不拜揖於歆雄之列者中人可勉爲之未足高先生也及眞主出吟其勢位以故人物色之躡履而來蕭然野意而故態卯發心有水濱之寂寞而無大內之深嚴區區之榮利鷗耶鷺耶而已矣曾何芥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生有焉雖聖人大中之道不如是也而氣節風厲要不可誣五穀三牲所以養生也而醯醢不備豈全味哉然則地之名之止於嚴著其所也人之仰之通於世高其行也夫有功德於民者於祭法

有祀則先生天下通祀可也况於嚴乎廟有堂在州治之東蓋其故釣處也今郡侯林脩之來求碑之因論其事俾刻之而系以詞曰富春之山兮碨磊嵌崟白石齒齒兮桐江深先生不來兮廟陰陰江蘺漠漠兮鳥下水荇汎汎兮魚沉香餌化石兮臺吻羊裘掛崖兮誰紉漢鼎飢飢兮龍戰野先生一絲兮繫千尋我有君臣兮父子垂從朶頤兮何心駕蟠車兮睠然紛拜舞兮袞循倏然降兮風颸颸我民歲歲兮報賽

新刊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褧校正

賦

西成賦 應吉上時作追得稿於張天相因録于此

噫吁嘻天地之大也其惟稼穡之功乎南金提銀海貝璸珠瓌英琅玕玫瑰大齊炫眸眺目豈不琎如玩之不可以樹渴把之不可以療饑況夫萬類瑣瑣以賦形百工屹屹以支離如沙如泥如顆如爽何重何輕何楨何稗微此稼穡者吾不知天地其何如故洪範陳而歸諸土性無逸作而戒乎不知乃若招搖指

北牡乎太白出辰角明潦水欲涸白露其零時則黃雲滿野冉冉離離彪兮駁兮斛兮斂兮𩑹婁垮邪凹凸昂低既因地而錯落亦隨風而紛披斯亦奇觀也至其種種異狀色色殊科纔數毛舉不勝其多總之名曰禾雖然亦有可名者載諸周詩見於爾雅糜芑種稑兮秬秠稻秫蘇梁兮秔稌審重稑於早晩配粮莠於稗荑淄澠莠惡皂白真假皆憑稽乎先農與古之司稼吏僕與論兹固未暇且今觀之豐年穰穰伊誰主張實倚怙乎帝力而實受於蒼蒼然而天與不取或承之殃麋鹿猿猱往馳山梁猴狝之與彘穤常渴喘而餓號口張發而腹稾尚餓豁而牙刀一有踈

踹遂成糜措茂乎農乎作不懼乎於是協比伍告族閭手經腰鐮整籍餙車或千其耦或萬其夫或徂隰以徂畛或邅道而遵途足𨂿𨄅以蹀躞聲怫怫以喧呼黔昆陽之戰而以綫視鄒魯之鬪而頫雁列素搖於鐮比飲顉粟於貫魚滌滌乎烈焰之焚濟濟翽翽乎狂飈之捲鄱湖達乃以哀以東是任是負我重我牛連連戲路敝堅塲以飴餅各奔門而窺戶所餘僅存幾何亦遺積之與剩穧諒非暴殄乎天物豈無饑鳥兮饑鼠但所惜碾磑之聲方殷而催租之吏已臺於環堵鷄豚一空庶脫篤楚其或破甑殘罌抄存合累倒輸寓屋穿仆陳腐弃哉富壁之燕幷也亘環數里且藩且牆亦有高廩以相屬或崇露積而上衰列行行而稇度紛磊磊而倉箱從其平可釋矢衡不倚如截肪唯知封殖而漁獵掌恤技痒而本傷夫民邦之本也毋乎上食民之天也生於農

一人有慶天下爲公貢賦棊盛厥有常供固匪棄而匪給一皆酌乎厥中柰何兼幷之徒奪天之功而肆兹窮兇徒使百萬元元苦骨勞筋痡僕胼胝皴皺瘃龜舌夸餂乎肥膿腹未識乎甘棠衣飛蚤虱西堤埃塵鷄鳴出以爲或晩帶月入以爲猶曛有知父子式念主賓子露膝而出没姉逢首而曳薪迭無分於老稚乃終歲而勤勤比有生而酌量伊執耕執辛鳴呼鵲之巢也鳩則居蛟之子也贏則負世固有此竭其力彼享其功者也而何獨農乎謂予不信請質天公

寬齋賦 權方寔九方大阮寛以齋字賦之

寬齋主人將營齋廬召匠阿判忽囪計之忽閔曰粤昔古初巢處穴居棟腐于數元瑛于金執店孰揆孰牖牝牡明朗取諸離婁巧何用乎公輸吾匠用之未聞也聖人取諸大壯而棟宇與焉烈山澤取鍛礪旋瞞拙腰廝矯樛橋過之弗睨仆之弗收恭尊而嶫嵑者必斲修竦而趨偷者必斡川呂浮之黨呂敢之斧之匏之方之斵之礪支泗濱之浮磬碧河濱之埴工不移時役不終日我我乎明堂巍巍乎儒室吾匠氏之能事也今兹主人爰舉是役寬乎隘乎崇乎卑乎窔奧乎敞明乎樸素乎雕曼乎惟意所欲吾將是圖主人曰君亦知有崑崙乎吾將往攀其巔焉忽閔曰吾聞崑崙之顚上與太虛流瀣陸離靈光巖巒日月至其背而蔽虧蛇蹯繞其腹而紫紆黃河奔如絲之脫軸五嶽峙如母之鋪兒昔夸父逐而不利其反悼望邈而竟迷其途鵬飛兮翅心折駭鵰兮斡斯磨雖有良材萬章健步千夫不過舉手柳揄扳辱胡盧而已主人之志寬則寬矣而忽閔弗之任也主人又曰君亦知有渤澥乎吾將往構其中焉忽閔曰吾聞渤澥之水衆瀆所瀦表有天地是爲尾閭湯旱七年而

不涸堯水九年而無餘其湛天也萬象仍於經緯其浮地也九州連於紬纑能伯深宮而養怪鮫人晝出而泣珠毒霧浮濤蒼番鼉風轉律号以呼即假將於宣尼借助於馮夷亦何勝其鍾轉壽其吏吾也耶主人之志寬益寬矣雖有粟忽圇得而食諸乎主人曰噫是非若所知也雷之伏于地也無聽耳至其震而鼓萬物破金石拔變魋簸盪六合有不勝其壓者蔵也雲之腹于山也無丸耳至其出而布萬狀冐豢華翳日月瀰漫八極有不勝其形者蔵也是故歛必有散弛必有張或至耿而不覯或至鉅而靡藏一吸一呼忽炎倏涼若其欲聞吾之齋乎雖天吾覩雖地吾

覺兩曜昊昊寔牖吾室八方撞撞寔鑑我墉彩雲漫漫雕褒盍椽明星煌煌燈龕炬堂四牖遞傳而不觸吾之竅隙萬彙繁黟而不宂吾之步廊吾於是闢禮門由義路啓智闔敞仁尸忠信兮吾之藩籬詩書兮吾之府庫不論不偏不干不撓於何不充云胡外取乃若疾霆破柱不暇掩耳而吾以爲豆之塲于鑪也靈鼇扆抃無所措躬而吾已爲蟻之緣于盆也峯之阜也匡廬之嶢嶕硯之渚也洞庭之㵎滃閱冬夏於朝昏瞰方輿於指掌吾方有事於斯也若不能役吾事乎忽圇怙然自失仰而歎曰吾聞至人蒱天席地纖飧風露渴飲涇渭吾始以爲遺誑也信有之洲

芥不足已發其朴絕吾微不足以銷其疾烟吾思不足以究其制始知曲藝之不可角於君子也於是俛而慙趦而退而主人方且優哉悠哉不有於物任其去來雖拙遅於一几一榻寶夢古帝而外形骸惟其心也無畔無岸無涘無涯亦何蛑乎結構而後謂之寬齋

隆昌府同知內江余諫仕重刊
剛城縣學訓導吉山鄭某校正

詩

涿州張太守回異詩

列郡憂民獨數君暗誕黃霸是前身但逢六月雨連日聞説他州蝗撲人怪得今年禾作色莫言此地雪無神涿中惡發閩中子羅爾明明一寇徇

黎太監來思詩

大家東征速予回予如從　龍母當來
龍飛在天隨百雷蛛衣玉帶清宴陪有美可遺答消埃

高涼基木黃猿哀殺異死同趨夜臺慈烏啞啞傷痛哉貧士封丘如黃能長楸森森手自栽寺人孟子心未厭凡百君子詩可裁

于侍御母挽詩

迢迢白雲鄉望望枯淚眼白頭亂飛蓬幾歲不忍館饑思食貧初跛驢力登棧二郎好風骨人謂萬金產乘輿終焉天衢衣繡執手版
章換冠枝聊爾成一莞無零未亡心其去亦甚側哭吝
墓中人欲巨疊嶂銘吾非中壘尉未敢肆編撰

王院判父挽詩

椿萎世已寂惠竹集業崇豈不悲椿萎苦心學醫國

新乾翁竹下常恐宅他蝎慈竹歲亦萎心恙如枝蘖浩蕩天地間此身常炳蹈世人恩長生賢聲書經籍曉嘵孝子心親名如拱璧吾如朽腐木豈任筆硯役

放言雜詠暗呂倡孝成辭

和吳克溫白髮詩

珍重乾坤到背恩君論頭髮我為尊清晨拼卻鑷梳為白晝愁渠侵腦門烟濃竹爐將地火葉黃百草宿通根滄桑變盡渾閒事絶笑姮娥竊藥奔

松月先生挽詩

姑蘇一夜雨端為泣倉公太史夢中見使君歸去逢松枯月色澹火地藥爐空更恐少微隱吾當瞻昊穹

唐給事中挽詩

侍臣思投匭詰朝忙蓋棺於人皆是夢但此更無端黃屋住來好瘴鄉歸侍安丈夫不難死孤負寸心丹

次內閣賞芍藥韻二首

疑前前身定姓陰漢宋宮闈受恩深似曾改樣園金帶也解隨人獻赤心纔並花王一二品隔於梧樹十來尋倚闌不住歛龍遂娥殺啾啾憐蜂吟
翻回簡箇乞花歸預恐明朝花漸稀誰有口乾勞品第吾將舞鬭嗅芳菲初生定是鴻衛子夜護寧無鬼設闌欲典春衣買多紙賞音傳寫到嚴扉

戲贈楊靳邵三君子 克溫命僕亂為韻賦獨子吹之

騄驥綫鈴侍側蒙江漢浮萍刺眼毫酒狂自大心陶
陶曾同靈均怨作騷一腹奚足吞江濤古言聚灰曾
止淊此事何異海可舸四變標榜不與皋直追耶須
置我鼓賓搜罔象歸籠牢大炮鐵柱沃以膏灼膚燔
骨焦皮毛鑁天大斧斬鬼刀支析可繫百丈縧蒼量
畏避潛栖桃比穆借駿手楮駒廝下轡把造父探巖
崙險幽龍鬼轎命赤郭食日幾遣入幽冰怪氣愈驕
陋彼嵩頊溲溺糟歸來紱僊戒紱妖女妻驚怕僕妾
迯詞源如井引桔槔倚馬可待書潛勞調高和寡中
路號曳我鶺鴒出蓬萵闌西夫子披錦袍麾鳴初歌
罷兩髦大弓木笙鐵甓弢許昌使君衆千秏燈前促

膝吞醇醪狂夫大叫仍嗷嘈哉聽以車向我喇岱宗
爲早此會高 時於一歲中與斯君共入神許則寺先湿是矣

曾太守留別韵次之

曾住常州蘇長公頌君多事見公與文章謝教撤雲
在錦繡江山宛洛同地接海門疑日近官聯京兆與
天通行春如到具區澤要斬交蛟萬萬重

題曾光表山水圖

我恨不如江頭人茅屋四壁旁無鄰茅穿雨漏歲一
縛松葉爲蓋沙爲茵大兒五更催解纜去晡宍冥天
尚暗老妻走出呼小兒大兒小兒下出呦小兒髮如
推年可十七八梭梭沒水麼過溯平生見魚偏好殺
穿捻龍國但探珠若濕鮫人敢害陵輕風飄飄月卓
午魚貫江村曬魚罟倡然一笑載酒歸入謂此寔為
之虎攢江中心黼白波小兒船尾發棹歌白頭老翁
喜柰何我有嘉客新相過十年不見鬢毅晴欠口論
事如懸河黃庭一卷當已多老妻肘翁云廢他翁呼
濯釜燒稿薪我兒船歸置罇罍豈無大魚大如豕君
不見良工畫翁畫客畫山亦畫水意在江心兩兒子

曹錦衣母八十瑤池宴會圖

作爲作青鳥作官作金吾青鳥侍王母金吾衛
乘輿王母宴瑤池乘輿駐幽都金吾宅在斯八十母
與居我願彼青鳥飛向王母呼晨降金吾宅繡幃翠

飃瑤異香紛繞之與母傾百壹年年動金風試下王
母車

一道清風圖 爲李侍御題張都憲畫張號一仙道人也

御史手中持大斧誰有大竹大如杵破之萬箇皮更
甜頁史了畫千林許一林淡一林濃一林淵淵無西
東伶倫縮頸驚趨走云此天公遺下之籜龍日息白
鳳下啄實一飽颺去超鴻蒙至今百鳥絕蹤跡獨占
千載唯清風君不見一拙道人最痴絕漏曳天機好
繞舌筆於東海作硯池睥睨此林如一堤一匹東絹
尚嫌小扶杖獨枝當作了天色黪黪湘妃出雨聲如
淚灑石窟掃大無雲地無塵六月凛冽如霜晨枧馳

竦僵火傘爆觀者如山踏氷立道人笑憨憨御史乏
不動青驄新被銀絲鞚淸風且作歸朝頌
坡蘭翁壽爲姚侍御父作 羅浮人
山幽幽中老更住泉灕灕處時 行東坡先生舊隣
並羅浮仙人覩弟兄誰歸北斗有綉穿白吸南海如
長鯨經過況是堯甲子一歲一度歌昇平
山水小畫爲李充昭乃翁題
匑江中心落白雨跳珠入船兩翁語懸崖墮石江影
動蛟鼉穴深魚在渚寒山蒼蒼色古老藤梢雨垂樹
欲倒水鳥驚人沉水花冷半漂舵師嚇翁翁首掉野
鼓一聲疑有廟兩翁停語忽驚炊水神騎龍恍惚出

兩翁雄訶如霹靂神奔龍沮天地寂便乘風雲騎日
月蹤跡崑崙涸溟渤回頭北斗望丹闕朱衣何人手
中笏插腦擬身獨擊鶴一翁氣方豪眼中之江不見
矣寓之通真摩詰氏
爲楊國安題扇面 李彼伯生中偶成
瞋色先於樹秋懸船歸欲詩水亭遲今宵買酒不成
醉猶勝田家只渴眠
送萬典史之黃岡
城脚更無地門開直到江縣樓對魚市驛舍接船窓
鳥立蔽帆竹蛾緣繫馬椿晌眾還聽僮不是故園腔
送楊志道之長沙 因言事被謫

玉堂壽靜學士丁白雲司間主事歸一家父子聚言
語今日
朝廷公是非愛爾爲人支綾屋從渠攘臂着緋衣鏡川
先生眞不死太傅忠魂亦有依
送王院判弟醫官歸宜興
葯竈在山杏在林虎其守之誰爾侵伯也視垣目彌
深執神之機爲 國琛玫予望之如望霖徒於縮
地天緲心入門爆麻發吳音飲以淸夜橫斗參劇談
酣戲雜五禽夜闌曉合闌珠琳海嘖祥旭淸妖祲光
飛騰
丹極射黃金眼飫與狂殊不禁走馬宜跳陰山陰丈夫龍

髏肯陸沉誰家萬杵秋風碪故山無人洗簪帶有刀
如虎僕可任手牽餘皇疾飛隼我重其別臨歧吟
送任元之南遊
平生海角與天涯逢着飄然即泛槎獨有高堂雲白
髮一回思動一還家
送蕭舉人歸求州壽親
不譍變白髮已是幾青春曾作還家夢終非戲綵身
南山天共老東海古無津此意誰應識瀟湘行路人
祝堂嫩母林夫人
瀛海聚萍梗兩宗僧霞棠委禽非呂師作合揩譜牒
是時東教公淵水湫初漱內顧門戶般百慮不一帳

夫人慰慈慰此屬賀帝姜公亦盖世豪百歩穿楊葉
官如傳舍然屢有乞米帖唯知行飲水寧邮謗盈篋
胡銑堪多艱如隨水點點更歸入門内無費吝與娠坐
令忠義肝奮鼓相逖将南轅海無波北伐以奴聲三
明揚使蕃晝日用三接移根傍桑梓得友大州歙夫
人篤文駟今子得新捷人方許修文
國喜增固皐奎星南斗避元氣待調燮温甘鈃待授日
月換堯英公神父陟恪配享登禘祫而問夜堂迎有
詔封馬鬣

送張元興歸鉛山

鴈落雲低樹馬嘶風颭沙君今作行客吾敢詫詩家

内史忙歸院兵曹審退衙慇懃一尊酒明日是天涯 主子克家以奉在兵部故云

哭仲松東通政

嚴父皆郎泣佳兒老母悲俊才
先帝識奇術病夫知淮上荒三逕松東喪一師是誰喪朽
質吐納自爲之

挽羅未升母

青眼詞林伯白頭國子師凌乾惟血織心急覺歸[illegible]
熊膽曾嘗夜金魚未碎時東隣有嫠婦傴僂更何之

乳泉閣爲德興項德懋題

閣外乳泉元自清泠泠慣與夜風爭閣中默聽人何
在今日新添一兩聲

茅山書屋爲項德懋題

淄山生白茅茅白山亦白誰令翁養默攬分與塵世隔
拔茅覆山椒寒蘿纏茅壁面壁夢周孔宾心契義畫
茅跡壁隙多缺月瞰深夕百年翁胥寄山也夜敲石
鼻耳真實等誅茅擬遺碣[illegible]如護壁一碣復
一往吾當陋晉穡 書屋作于乃祖養默翁

送項少府之長洲任詩

上令下簿頒日同食吴抗食抗問杭田田不在吴域
日切爲吴疆今分與吴平海犂大湖濜逕窪苦常盈
雖耕十七八此外給鷗鯉刈穫登饟道亦如新被兵前

者勸農事與如子知名子船在胥門擢夫頗生擇船
頭矣撾鼓船尾豆樹旌樹旌與撾鼓恐使老稚驚[illegible]
鄉靈圩埽於前事逢迎况能殖蒭茭而與惡浪爭彼
橋斫斫門此岸蒭蒭柵署荃涔可洩前勲欵如生繁
船門之涯梵櫂用炊烹米來隄邊蘋蔓菁復萵苣所
貴官衣瘦如兵立先聲官瘦民自肥民肥邦無傾與
子相別離行行重行行

送毛維之歸省詩

宾漾鳥飛疾亦未若君心壽域同天闊
恩波似海深衣當笑時舞酒臙醉前甚尚憶金蓮炬中宵

禁林

送木溪胡嫫司訓

職清終是貴路近即爲家市有人携菌船多客販麻
從前州號劍陽嶺縣名沙日日傳書至建昌千戶衙
司訓千戶之子

和余宗周出巡遼東韻

十里長亭十里心酒盃此際爲誰深前人謾說馬知
道我輩親省鴉在林黑白水今無靺鞨東西遼已有
帷襟遷人諫草堪焚却喜得
官家借十金

送苑知縣考滿還盧氏

家居瀛海側官任洛陽東縣劇民偏困心清政自通
合編循吏傳爲奏
大明宮三載方書最九遷殊綏象

送劉仁仲歸省詩

頭戴義獸角憶兒前歸時孫歸好背腹抵抵銀鬚緋
老眼昭忽明呼童掃逕先生堂勞辛酸乘馬百日馳
重華正當陽子亦侍講讌群公五經綸廼一鳥一㓗
念子能割義勇遂內顧私蔭屋衛生竹逼牆誰種檴
前年邦邑空鋤岷絕蹄鳴邑童頗還定萬竈已煙炊
夢寐見顏色渥丹滿頤髮縮池若有勺玉山立差池
遠送進璃觴此味老更知

送竹坡歸吳州

江邊飛將猛如虎手持神臂二石弩白叟呼之立少
許立竹之陰不知年叟初栽竹栽一毋毋生兒孫孫纏纏竹
知叟思叟不語試離竹行數十武徘竹無知遂飄𦘦
百里千里析津府竹誰儕之昏以主將有兵士環如
諸叟前呼之竟何取叟今疾趍若風雨

送曹進士知貴池

到江貞幾里爲縣可三年心自難忘蜀官還只往燕
鶯花紫別酒楊柳夾行船向日登瀛客相期
禁篽東邊

蟠桃圖壽江侍讀先生毋八十

花開花謝花成桃桃種昔花下聽雲璈㧞兒擢手攫不
得骨骨殘射它饒饕水晶之盤照日月星宮之君手
所採傳聞此實刻辟穀三千歲戲凡一遭五城十城
博尺壁較之此更知毫毛況人生有毋在闍南山配
彼端匪高肉飛上崑崙絕嶺奪虎爪下懸萬梓或棗
九龍自西拖王毋畫下驂大鵬氷盤照室光閃爍句
吳水府鯨鯢迴紫微垣高見天目荷囊蟠首今誰曾
欢驅飛車離
帝所兩耳鏜鞳錢塘濤曉呼黃耳負圖去便覺青鳥聲
散嘈

送呂知縣之太寧

山行有虎溪有蛇人行百里無人家村氓生怕到縣
市更有蛇虎紛如麻
朝廷養人如養子此輩毒人蛇虎似明朝忽報新尹來
震驚百里飛狂雷虎耶蛇耶在何所山翁豳溪相喚
語此縣百年無此舉
萱壽承恩詩爲劉博之題
十一井邊嫗皺皺如槁木自云太安人吾貫與鄰邑
乘轀一時來被出自黃谷有子式穀之吾惟忘爲檀
於今四十年龍虬隔豺虎戒虫虫何爲役井煮鰥驚
河隄決東口鞭背苦驅逐而今半死軀何以仰饘粥
安人坐籃輿呵擁紛百僕如神仙中人抵聽聲歎

耄眊何所知云此赴
輦轂有龍旋於函有翟畫在眼嫗愚欲垂涎真若秋蚓
縮窒能洞天機基不貴先築如泉穴山中萬丈瀉清
瀑奔沉虛無底閴寂　吾潛伏黯然釀爲川是以有
四瀆有德古所云既以名壽祿
望慶圖爲裴鳴臚作
明年莫兩豫章城須放高堂百日晴賓從來如垂荻
簇歌鍾細逐燕輕蝶啼中青鳥下不下入饌白魚真似未
烹獨有玉皇香案吏縈東頭上望長庚
送衍聖公襲爵回詩
上公邇

金埒新
命賂舊服崇班首百辟翁意注萬目皇皇函夏尊原本
有水木胼胝胝魚鼈帝命誰率育宮居且粒食蠢蠢
亦尸祝況當詔萬世如日出暘谷有搗者乾綱有運
者坤軸我我享王祀袞袞紹遺轍本宗尤無擾公侯
終必復泰山小天下觀海眇一勺譬彼大白牛載道
負爾幅
國門望東魯舊廟宛如築遄歸埽宮牆列鼎薦新餗惟
餘甥館間更欲留坦腹
送寶菴先生奉
命祭告江淮便省慈闈詩

磧氷驅飛車天衢中夜發脩途縈春蚓疾志寒曉鶻
冠欹郝及棱骼露能戢戢如何副端拱南顧意矻矻
吁嗟乎蒼生胡戾底天罰滌滌如炎焚稂莠不得昉
拯援少遲行恐唯白骨前王實罪己剪爪且斷髮以
臣代
君行盍敢黙驛突窮嶺詢支祈烟入鮫蜃窟炎祥神爾
司含始當叙卒指麾萬乩龍一夜霧滂渤白璃豕涉
波濤沱離畢月南國率發齊吾
皇大慈筏噫然翁融風生意翔勃勃臣心少舒弛跂望
見吳越空乘感伊昔報
主身敢忽苦憂顏遣三年豈獨定省闕敢言三公換侔徑

假道鴟朱軨閶隆闔王節倚穹閬寶釘橫黃金鏤袪
撑象笏曾誇負弩驅意象白突兀舞旼天爲高飲狂
海應螞人生會值此喜劇口交訥
穆清尙凝神牲牷果肥腯仰覩象緯逼訖許失彗孛儌
而秩洽沛所歷在倉猝傳宣入登對理屢讌勃窣載
命役倌人星言理來軏搊呂鄰父毋炳炳孔子曰

重慶詩亦爲曾巷兒六十壽

中堂垂垂坐天姥擊鼓坎坎舞閒栩大兒誰助勞苦
式小兒誰南宮先生配韓愈望雲思舞笏仰拄以室
馨歸代以舞各奏爾能曰予武左中規右中矩此舞
傳來老萊譜是時姚江波湧山鳩灵使波助擊鼓蹲

蹲越山昻舉舉越山頻姥雖云樂兒兒昔兒年六十
力如虎姥身姥臂姥脛股用以娛姥矣彼取年年舞
舞後莫數南宮宗詩更杜甫貂乃不足狗尾補

贈鄭景華南還詩

黔商檣爲舟海賈船作室檣頭霧霾霾船底浪滈滈
豈無鱷與鯨磨牙恣搪突豈無鼉與蛟掉尾變慌恍
就如底鑾擧相對兩吃吃信從如丘山退走甚捋扶
達入固勤生其擇亦有術長航下江淮風伯安呵叱
朝浮清令池莫宿歌舞寒神京萬寶嗣群驅紛授贊
聯翩巧逞瑰瑋璨羅百鎰包羞進醍醐纖指[illegible]
侵晨整錦纜臧獲十六七貫心適飛飛舟[illegible]

彼迷寤斯言勇撤棄簪笏

送趙縣丞之招遠

海上群山魚立頭待君聯騎入登州颶風夜半鶯飛
屋蜃氣朝來看吐樓謗袁慢從群吏晛耳真聲有府
公留寅賓出日令何處好與秉閒欵欵遊

送孫幼真進表回江西

但知官事如家事錯認江鄉爲
帝鄉萬里我衙聞破竹十三郡有不存棠獨當一面華
封祝舊識兩班陛眉郎望望白雲歸去路路邊歸去
是濠梁

賀徐老先生七十詩

東坡升名豈偶似東里相業再見之群烏總依儀鳳
集四海直是巨艦支當逢從東載八十翠前左丞私
二宜秋旻湛湛夜如洗南極分明騎尾箕

送江侍讀封王便省

挾舵移船捷有神黃頭亦用錦纏身百年最幸偏天
使萬喜無過見老親在櫝餞行金流爐照人兩面編
麒麟知君滿作南遊興只恐
君王問侍臣

壽梅間翁九十詩

杭江儂真勇儂翁亦得幽燕足探尉一手提九[illegible]
迷幽羅婁稍幽與射光色塵翁挾眼孔連夕搏胃[illegible]

約犧耳則聞鬲聲面覩識何氏彼珠玉無脛走中國
連牆元季鬨呼飲到昏黑醉狂思如吳百幅有遺方
把觀叫孫曾鱗竹幾欲蹋朝躬非作[illegible]口不離舘職
罵爲私耳詒犠欲效供億很折蟠[illegible]腹以年[illegible]生冀
吏[illegible]意[illegible]皆不發語又恐[illegible]城[illegible]賄將不可逼
逐[illegible]吃項[illegible]嶔興扮飾有昨敗稠人當不卹啾唧
送[illegible]山[illegible]鄉到北昔當關中纔令子痛可憫
木[illegible]直司食[illegible]恨[illegible]其息幸茲獐鼠軀笑勞尾變捜
江[illegible]州萬里外[illegible]寂壽域益池肉陵也眩[illegible]雜[illegible]
盤[illegible]實[illegible]千[illegible]九肋排空生肉翅甘分指傑直
角[illegible]或[illegible]之送往來日[illegible]終然涉幻有使者子[illegible]

口如[illegible]翻舌似貝錦織指壓嫦娥氏[illegible]
肯能[illegible]南山[illegible]手拓北極日月如跳丸[illegible]
武齡三之[illegible]彭[illegible]盃前即行有騎蟾蜍入月光景匿
便道笑黃詩爲唐司副作
人生本虛舟汎汎隨去住名韁若絛之奔走在道路
空餘担括[illegible]幾春露[illegible]閒幸適稽
恩湛亦[illegible]九原如可作日色射銀[illegible]很稀[illegible]英騎[illegible]容
非像[illegible]心濃地[illegible]使永[illegible]有芭蕉松桂
亦與數日落去猿啼黃能[illegible]樹兒[illegible]飛鳥有翼
可飛度
天王重柔遠歸使[illegible]煦館伴勞近臣皇華[illegible]馳驚行行

古[illegible]州好近星火鋪六年今始歸一日見[illegible]
當此時有不論物故寂寥人散後星月鬼神聚[illegible]
或曲踞天降此翁媼雖無生子孫唯此稱獨步兒心
尚哽咽不及生反哺
送庾仁夫赴長沙司訓
道[illegible]青[illegible]闊官閑白[illegible]長眼中碍衡嶽心底湛[illegible]
詩到窮偏好人雖老更狂何時一尊酒風雨夜連牀
河源吟送熊[illegible]之知河源縣予昔與之處太學知
其爲人故見於吟云
出率河源縣非是黃河源雖彼黃河源其名爲大叙
華言星宿海或曰此天根君能如大敦身高在崑崙

塊視人間世此縣安足言請從天下縣一一向
主論與縣令如君行行信魚豚
送檢討王敬夫歸省詩
碧鶴在絳霄赤鵬[illegible]文長頸有修翮而能負長雲
一聞九皐聲翩然下其群上乘風雲會飄颻忽升聞
置身稷與卨北面瞻華軒清高地位隔風俗燕秦分
勇經浮名[illegible]不用利斧斤函關馬西頭紫氣也氤氳
庭柯葉不敗庭草燕不[illegible]心行驅車急如此事孔殷
須臾都門道前是范陽軍
送江仕通之莆田寓言
[illegible]竹[illegible]一竹石卵[illegible]一鳥竹苦刀斧傷鳥畏虞羅侵

見卯思禽飛見筍思竹林何異下邑士猶有軒冕心
終焉井中坐仰見天幾尋偏於部屋隙飛梭走光陰
白髮日自摘君門似天深能無循籍者汰沙出黃金
州縣昔棲遲今省更深況絕勝參毘士龍鍾抱膝吟

送張佑之監德州倉予於佑之差有一日之長故
言其大者

卿吏頭垂黑心有大機軸司徒眼如電晨降檄一幅
入門絕經營已飭車轆轆老父坐車上橫身任爲僕
幸逢德州程九水一日陸船頭魚發發船尾鷗逐逐吾人
不知船老覺船是屋且令買魚煮更欲伴鷗宿公倚
幸少休可報酒初熟玉浮暑池獸金況秋籬菊我能
捐千金誰有愛日獨么麼爾參吏自束縮腰腹愼勿
莽莽餐人自念鞠育

挽肅華夫御史祠之父

癘鬼竄人門其饒甚猛獸所經迹如掃有不遺卵殼
中間亢宗英天爲置呵守群尸臭腐間何處逾徑竇
瀹襟辛死魂幸活六七味捕蒕見新巢氏誹焉說藹
實興登寧馨亂二十八宿我我惠文冠從覺移載首
山中地行仙宮錦照白晝散鋒大塊息隊恪帝左右

馮戶部員外父榮壽詩瓊州人

報道過徐聞皇皇龍鳳文老剛緣子貴祿幸自天分
春酒醫蘇氣宮花錦繡蛋莊誰孤嶼上千里一封書

威鳳吟送張經載四川監粮

威鳳集阿閣所不羚水啄饑鵰得腐尸不敢啄飛賁
有時脫翔去鴟呼當正晝飽能出妖聲呼起百怪闘
有狐毛九尾有蛇岐兩首一足夔躍躍四目蒙貿
貿鴟如啄不已賁恐顛戴履仰顧太古帝長使鳳居
守

榮壽詩包綝之父母七十歲

青精晨雙盂並几日華在朶顧白鬚鬒刀切萬桂辟
芹香餌鶚餘樾桂鬼臭退達生有至理嬰色養其內
西南走逡巡結髮老東萊今子溫其玉赭萊端委佩
誰能驅飛車定省日可再將名天宇雲此日真足愛
明堂孝理初群工正熙載
天顏違咫尺行邁決旋確前驅報親闈貴是錦遍危敦上方
紫金丹更助滄沉瀣

送徐德望中舍棒

詔金陵使省宜興 劇老游

上方消息杳傳語落入間南國持旌去東吳衣錦還
入門便遶膝登高強看山可過先公隴荊溪第幾灣

慈竹圖詩余邦臣使便擠封制壽于慈闈因寓意
爲邦臣眉州人

竹生子子生孫竹生子孫孫轉蕃是曰慈竹爲竹元
歷歷鳳啄實磊磊貓遵根惡苦惡木天所覓霜雪摧

夕梳冠褌此時獨卒手寒寒風葉翻撕脫落淨癡瘢
冬寒不　爲寒春溫不爲溫大哉天地無私忌此竹
者地勢坤圖長作

送余國信歸鉛山

滿腹書眼壁寒萬里途眼生翼眼望塞陸沉翁眼生
翼龍斷客陸沉夜漫漫龍斷身役役忽然棄鄉毅養
囊棹手不揖二千石瀛州仙客上舫　元坐我漢船
三百尺船高不知風不知波錢塘江不爲江滹沱河
不爲河長江濁河乃一歌河飛息腸江驚龍杜遊如
有神勇去飛有魔逐日下化國飄風飆卷阿鹿鳴聲
呦呦雄藩禮爲難我謨子至其無他

贈信豐余德洪入南廱詩

滕王閣下路徐孺宅邊船奉學到循疑寃別來真足德
啖盤聊逐伴負芳獨歸虔不好冰銜冷遂留一半氈

壽樂安謝宗伯弟紳六句　紳判岐孝子也

犀錦黃金帶腸身國幾轉遁跡天元是辟肥義若爲縣
聯與故山老名從何處逃誰能拔南極可有一星高

送劉使君之任柳州

路江寒欲來柳江水如湯萬里趍百粵十年歸番陽
江頭別時兒今作長髯郎有力呼如虎挺身觸長航
指言百粵路遠在西南卿衡山高哉我洞庭渺茫茫
借問水窮處一源判離湘離合併合離其流遂湯湯
浙非且許黔是爲柳之灃州十縣地帶舞熟主張遊
遍皆天眠周室開
明堂頌聲如可作太史紀循良

日磾調馬圖爲光溫題

胡晴熟知馬牝牡不識鐵眉形好醜低頭摸馬恐忌
夜膝碎鍾念身有首玉趾之前虛今令耳邊亦覺愁
捉吼欲拚百死閒金人雷霆在上敢開口

新野宋知縣二異詩

二穗三穗禾二岐三岐麥去年與今年新野民所獲
農初得之笑把玩不忍釋叉牙珊瑚枝凌競戰士戟
又如明堂舞執籥與秉翟又如鸞鳳翔參差乘衆翮

豢嫡鼓元氣頹洞渾融液蓄衆爲大和混沌此副坻
令尹今爲誰宋公師帥伯疾惡真如仇愛物已成癖
嘉祥豈虛生頌献府公宅栢植充中丞憲憲
唐大國周公嘉禾篇再見出孔壁吁嗟滌惡吏亦自棲
天澤

送王宣溪粵南提學

登途躡危梯逢人問鳥言正晝長蛇呼夜欲呼口吞
經橋屐飄柁半垂饑蛟發鳴弦鼉鼉蹄前是伦佬村
航竹舁儂驚始覺魑鬼尊麼麼求五貲短蜮此戶門
吾生有正氣衆齊理未究況秉宣化命炳燿甚赤暾
汪濊湛所極眾沫若孫原昆明兩瀕海於水注一盆

寫寔生蟣蝨汚姓父或朁澄清稱尊宿
前帝輟討論結髮侍
清宴鳳毛奔孫寫宇雕戚前附華華傷弓魂痛泛百念
主恩如以完肌膚湔洗天河源誓如河之源日夜東北奔
灰沉沉思
夏景熙母受封詩
阿母非職方烏頭鑫斯德職方徵阿母哌吼謹卯翼
長舊無仰飼何以尘九肋彼鯨波翻翻天角一水國
夜仰觀天文帝座御北極而赫班執珪扶挂信璐力
帝恩浩如春所不限異域里門忽傳呼有使來自北手持
雲錦箋白日絢五色遂令七十媪縣君帶賓食更況

競棄母婦或休蠶織犢驚有鶴虎奔走欲一識吾何
親見聞請以意逆億
挽鄭屹菴詩
屹菴先生墓上石飛蚪蹲龜新勒銘妖狐不敢卧其
下山兒呵護火通夕樵夫驚見走折足過客仰觀讀
如譯父之意象度百過奉政大夫字飛白前時石小
字盡刓抵今字大銜亦易乃知生男如仲謀胷中豈
乏還珠策
聖皇褒賢常及親用此照耀賁鄉宅先生蚤戢兩振鐸庭
韶春風歌樸棫况當閭禮閭詩餘橋梓陰陽真一脈
鄙句逌發竿撻僅賁勇賁憤欬亟亟先生墓石行又

鵝百年劍水增截轄
挽朱公照母
里有不娶女齊姜陳之求婦姑閒勃谿兩姑爭婦留
彼爲鴟鴞家交與貞靜仇天孫織雲衣終歸物之右
俗應類倫積有子東家丘瑣卸吾徒衰腐行拜低頭
人生非空桑氣類父母由吾徵母之賢識子賦與居
豈爲哭母辭職居閒其出
西安嚴太守考最歸郡
嚴侯府檀八叉手衆自肯首子獨否偶從壁隙窺白
戰子悄不覺白在手捲旗潛避之縮舌深閉口銳鴻
式傚如立柳技鼠忌器多製府候辰臨之不及酉事

有至難如拉朽三原公
國吉苟捕此奇遇良豈偶諒非行包苴爲郡得杜母傳
痛以膏起疵以灸華山不能言清渭監妍醜侯名不
在三王後彼碌碌治郡如斗一身四射集百詬過侯
兮當亥走僅備厮除擁彗帚
送陸惟勤自新城改廬陵
運斤疾成風全物不食虎見者驚兒神斲鑠覺悲苦
中心無穿鑿隨以賀欬取陵侯天機熟外不與物忤
徇洵口若吃剖析有大斧乃知古循良絕不以外貫
廬陵舐新甘新城奪猶乳徵聞繼前吏直筆予敢侮
送劉文煥巡按南畿

朔風翦翦水卷卷生白花舟子不易進堅冰打水石
謂言此着艇如以利斧加浮木水中居寧堪究呵呵
至人心虛虛聲入浩彌經息幽日潛伏在徃紛如麻
中之舟中氷敗波殊不差持斧觀君行路舟艤平沙
登舟賞沉吟吾言諒無諱

屠冢宰父封官保詩

沉沉深堂公坐時府公擊鼓來賀之開門兩兩天下
入龍墀東頭縣令立金乱飛動玉軸開
王言如綸墨猶濕青宮太保天官卿授公公拜公亦驚亭
天無梯白日昇風金麒麟照夜積木蒼之王懸履明
白頭仙翁地上行鏡湖心四明巔公有藥室有酒船

下須日食萬萬錢公無身坐政事當英雄之綱誰持
綱此
思此與公可當

送南城鄭尹之任

夜風搔屋角穿隙金鐵吟君心去如飛脂壺覓傑猛
遙歸拜松楸北味未嘗永安知悶瘵邑萬室坐深穽
餓虎吞烝豚饑蛟食黿鼉章甫以穢首授令課程
無人噤吞聲有若物在哽咽踏無控訴空餘列行者
常虞濮池中竊弄在俄頃牿童與犢豕縱不以力迂
君行納吾汚此實邦邑幸
壽可以伯六十

眩人掣紫鋭伶工吹玄笙駝峯下天廚瓊液薦青瓷
寳羅祥雲浮錦旟飛星明翅爐履流九宗夏目睇錫
流蘇綴珠蕤水晶貫蒼縱人皆託堤也我已登玉京
群公際休沐諸將解鞍紫馬鞍高山群帶玉丸極
淡玄動誇捲介眉皆及經千劫連萬劫充庚累後爽
雲谷恒鍜鍊終南鎮峥嶸千秋傳
國儲子博太傅百年本邦兵喜飯壯不如披甲老覺輕用持
桓桓威可汗敢渝盟

送節飲寫進　表畢歸江西

初見臣盧如望闕卻臨燕地即登仙星纏晉紛單于
入雷動萬呼萬口便　内帑出緡宗伯給太官賜宴

近臣宣湖東盡說提刑至眼看北風能送船

無錫華封君七十時其子員外慶城過家便慶

七品去年封七十此時逢子歸殊殺伐老自不龍鍾
宵是毘陵守薦為無錫裝惠山泉似酒恐亦有僧供

賞靜軒

灩灩濯錦江穹穹昇仙橋人間有此境去去不俾遲
閉門者誰氏賓心契承蜩有亭月團圍有竹風瀟瀟
高視錦官城如覆鹿以蕉心齊坐忘身閑聲欲捐瓢
千秋長若斯更用靜魂招

送貫溪江壁官歸仕乙巳歲同入陝西有舊也

當年西去子猶卯今日北逢吾已翁後齒可忘商洛

鎭是中亦有太倉公身於邑屋權生死術比兵家㤝
守攻到得四郊無禱祠道人長坐上淸宮
題諸以正杖化龍圖
葉公好龍所翁畫歲晚取次眞龍下靑綃絳綃相戲
時九子努力紅中射人龍雖樣古其然此杖是龍父
當化任巫婆天萬兒泣兒嬉造化任呼吸動搖坤軸
上帝怒㧞杖殛死悔何及駁騂龍飛雲雨燃虎陂幽
湫人莫汲
送周主簿任南城
連山抱如環過水縈城脚軍州自古置小邑舊附郡
丞黎變門閥不厭土地薄神泉醴可釀出境酌靈藥

門無催租吏家有斷地鑁市女面無脂野老巾不着
囹圄寂生苔衙門可羅雀謠當封滿圖一變百病作
黑夜騎屋山白晝面相縛竊虞鎖泥黏化作棹尾編
觀君鏡道風秋漢騰一鷄老夫頌撥首仰面望寥廓
巖西閣大衆山居四詠 同年七德父
寒泉濯足
孔不飮盜泉飮貪飮狂國人狂正甜心寒澈監鑑
利公以濯足吾不諂豈遺十日㬥下土軀殼焦縮皮
毛爍因思層氷赤脚踏氷山多險不可探牛跡淺可
在眼一冷百骨毛髮髮夜眠如臘絶垢膩只此可寄
僧伽龕龍湫浪漁父悲腥膻妙道肯向庸庸談

黃幾潛心
不爲勞勞逐微然平生助此當留畜兒童莫笑頭顱
白恐是研山行秘書
南薰午夢
黃帝遊華胥簡子聽鈞天孔與周唯諾莊同蝶翩翩
有無無有閒把枝蛻空蟬幸蠶脫罪鑊然爲世熬煎
草堂風颯颯有身堪畫眠夢中作雷鳴維摩未夢然
幽徑尋芳
恨不如蝴蝶隨牆如有花隨風飄別院得意過東家
徙遠終須馬撲叢常畏蛇春歸在何日莫遣晩泥沙
學止翁齊書詩爲季木淸作

諫議性僧僧萬廻僧生不爲諫議僧欲以其術試吏
能朝朝紫微
帝回天戒冰凝莫扇扇挑挑欲氷一身一日萬互曾萬廻
一回經傳燈諫議心騰騰翁冠媼悅千里萬里目宵
宵兮其凝晉太官羞牛車聚之載以鵬歸禽觀蓋佐
尊朋何如拾橡蹴尾登母追蕤蕤腥束膝藤鼓息不
及髭髭諫議坐獵闌此語吾聽皆
送謝侍郎陝西按事
爽嫣西飛飛翔刷太華巔不飮涇渭水不啄虞芮田
涇灞瀰自古虞芮爭幾年闘以不飮淸爭以不啄愧
古有至治世法在象伊淵俯闘俯入井如以手擠懸

未有縆鋸絶石有水鑽穿毛中能無疵奴亡或丐鞭
方今浩恩波垢涴一洗滌
送劉侍郎往邊
大旗颺軍車吏集赤日射甲甲源汗將軍頰戴胭脂
馬此馬通胡慣先入馬前軍機密於山千乘萬乘居
庸陬三軍久飽思一戰萬弩弓先射奚契丹自奚內附
比臣僕緇裘薦頭辮束足犬羊飽飫思噬人又甘蒙
古作心腹吁嗟天厭蒙古奚自投鍋釜同沸糜蒙古
實過兒奚今配行尸華容公來爾得知公手可天雨
公心妙神施戰者自戰炊者炊偃月勢變更魚麗雲
梯作之巧於偃有穴可梯疑可犁吁嗟蒙古奚諸我

戒前癡公歸行勸平胡碑
夏驛宰之任姚江
道上有積潦山下出蒙泉潦決泉之奔厥委皆稽天
我纓既我濯我足匪我稍壞崖臨其原湍濯信所便
貴泉亦貴潦
明主之達權
壽山福海圖爲太監王鎮臺作
南山穿雲下日腳射入東海日不落山明海瑩天宇
空南極老人住東郭越人低頭拜北面汗流走踣孫
思邈唐虞
國脉何須切

官家調鼎我調樂南山高東海闊莫莫朝朝候黃閣山如
礪海如帶屹屹
官家能絶嵌
壽丁坦翁七十詩
非僧非童頭亦髡行年七十口自言十二月吉置高
尊天淼的渺麻姑源忽驚的突噴大鼓當爐瓢儺櫝
昇極覺棠群隊集良媛西河渾脫傳梨園曼延照人
雛黎軒家椿飛空穴縣猿還雲仲蕭和伯壎王母壹
下雲旗翩妾以錦組綴璵璠彼姝翩翩駐西奔靈藥
詛恣蟾蜍吞刀圭入口到胃忽群仙騎驂上朝元鯨
饒吸尊涸無痕稀其茶壘與司閽遂令鬚髮皆白盃貴

中道而立要朱轎誰更口大張如盆坐之上座享禮
繁紫男能吞海爲世婚尊遜尾閭幸我有飲河飲渭真
吾孫
送彭世傑之廣州經歷 臨川人
百粵通冊徼孤城對海門珠光夜烱烱蜃氣晝昏昏
但得參軍壯能令刺史尊明朝萬里別吾意欲忘言
送金侍御巡按雲南便道省親
驚花蓋春空騎馬行利閣閉閬度烏道經欲鐘疊嶂
雲開蜀山高星宿夜依傍望雲望父母更在星宿上
有身須如鳥插羽學飛颺揮戈退白日一日紛百餉
人言肝是鐵肯換腸作杖王事有期程飲冰與心決

踐東出門去惝慌迷所向如逢點蒼山更上山頂望
紅梅圖爲啓和題
西湖殘雪似多時却恨前年被雪欺且學杏花紅似
錦暫招鳴鳥到南枝
送周工部冊封交府
百尺樓船除水容交可爭認是東封文華蝌蚪生全
薤日月光華射袞龍孔道書臨宣父宅使星宵逼丈
人峯九重昨露眞消息欲買龜蒙作附庸
毛太守輓詩 豐城人先任於宗殿改南京一督文征荊襄以保清父被命不副
人人盡道把麾難南北端公亦戰鞍名與世存身可
死恨同天大父無官孤墳一任樵夫識遺事今歸野

史刋無限青山臨劍水更聞袞袞爲冠 太史以鄉文體
送胡惟峻奉使雲貴便道見陵省母
朔方健兒好身手刺船水上輕於斗船頭撾鼓催船
行船疾如飛百吏走中有一得人若頭戴獬豸冠霹靂
飛電臨百蠻長淮盡頭江水過千里萬里截住爲金
山踪浮金山頂過山頂十萬般夫皆縮頸笑而躍過了
若與人謂御史歸之猛吳中趁船風吹冷還吹熱冷
於敲鶻生清涼熱向深盃鶻大老陸深柳壯可較
寧齋堂深任容節
王命重於山毋髮白如雪㐂已官家作材傑
訥齋爲淦邑謝餘順題

潚平小不咽林密鳥無驚花笑司風動門開覺大行
詩成潞索筆燈滅情移繁人亦常如此君何獨得名
壽劉翁七十詩 人齊
乾坤一醉一醒中未是衰翁未是童把酒對君君自
記百年百度醉春風
王克承按江西道姚江省母
連文岸岸山立齊直當鯆衣之東西猛腦踞蹲于亦似走
虎豹任山雖未發慶門四關集鳴鳳周道高鳴驊騮
嘶重障尚疑統難塞日暮幽屋啼寡婦又疑陰陰出
宄賊敗變見萬生鷹雞肝雕一種老鷙鳥以死博利
無噬臍官曹如在伎兒手眩亂黑白眼着眯

皇威震動孤鼠無敢洩氣比伏曾庭犁君當一面江之右此
實瑨淮之樊谿仰思簡在明並日况柄以斧斧以携
舜江東頭大門屋未到百里爲會稽倚門望望冥且
語鸛噪遶屋旋而樓前驄兩兩赤革紫綮院禄字分
明題照山欲動水欲沸旌節婀娜人塡蹊隣兒競見
衣上歎云是虎豹麒麟犀升堂一笑見顏色昔在地
上今登梯入廚飣餖執已畢自曳新入妻婦室官貧
未具菽食有饘且住青琉璃南山雖高未足祝直
過一却南浮提
萱榮爲張綵戟題
渝水赴海易渝船上灘難母心如張船禮孀險於灘

鑿鑿石齒鏁如雷響奔湍一息生死隔誰謂天地寬
孔哺各飛飛而今生羽翰上摩九萬里毋老心更安
白晝北堂闃闃然入玄冠樹黃塞前途白馬黃金鞍
匍匐走舍兒隣人越墻看致詞謝隣人吾亦誄靜官
三歲不見毋初辭五雲端越譽爲毋壽兒不饑不寒
兒腹有至寶其名爲琅玕硏言獻
天子功名良不刊

泰和禱雨有感 爲吳德能作

金華山雲如紙薄澄紅赤日爍欲涸田家生怕牛餓
死滿田焦禾任牛嚼禾盡牛肥尚可爲縣吏催租出
牛縛縛牛到市多賣錢了租背上無臙膊新傳縣官

昨夜到坐席未煖行出郭四郊暮地陰雲生在雷一
下顛伏閣雷壓轉大人轉驚兩耳何曾聞雨落雷收
雲散天一色只見高田有魚羅疾代牽牛趂夜歸覔
右跟蹄磨錢鑄君不見縣官騎馬入縣門猶向山頭
望雨脚

和羅先生聞永升及第後三韻

阿雲入洛端無比年天催人暗有期㫰聽兒童傳吉
語阿雲已傳渾天儀

右聞信

上苑繁花可浪開花如有意亦憐才
碧玉詔許才郎折昨日才郎在草萊

右及第 排花韻

蒼蒼天 老愈慈愛誰意蒼蒼君亦不慈奪却鳳毛何處
去一生斷送與明時

右除官

菊莊 爲□作 賦

陶令公然醉生涯半草萊門從前日掩菊待幾時開
山近還堪竹亭空只欠梅中泠有泉水欲引過江來

程侍御赦迫妻使使省 親道□過父任南京杭州

鍾山雲落吳山雨夜夜書燈喚子眠官肯清貧公得
計老同封爵即爲仙偶然烏府風霜客行到倉苔救
饑還使者街頭任沽酒門前已卸曉驄轡

集杜句送現身歸作僧官

五月寒風冷佛骨中夜起坐萬感集僧寶人人明月
珠弟子誰休白茅室

送人之建寧衛經歷 其父皆故闕

油帝瘴煙濕牙痛蠻語識參軍心似水飛將髯如猿
鹿向無人座蝨捫知己捫關官已三世不必論畀尊

送許時髮歸臨川得千字

擬峴臺前黃龍飛彎弓新射𣻳鵰歸千金裝劍驟生
武五品製衣行欲緋到此始堪言日近有方曾試療
吳饑少年田牧白頭將肯學溪翁老釣磯 [illegible]

寒判府六十及生子詩 [illegible]

人虞東隅奪我谿來偷寄紛紛亂對虎兕縈兢存嗟
妖祲劃陰空使糾那得拜人生百年內山壁〻向晚崴
木濬行歸根於落僅有帝應門有儇童從以百十隷
又魚縱黃犬烹割日幾其忍作一體分骨作苞桑計
大過兲枯楊剝重碩果𦡀將孫始將兒亦有將孫勢
世人涅鼓鬚老去用強制有鬚不使涅唯不班行綴
猶鮭得雄州太守與聯第李載𦡀來日出門尚閑倒
裳迎太守與坐庭下狂醉歌南山詩戲憐兒以荔䕶
淡發大笑日月恐其逝尤閱刊啄詩有使白燕薊闘
筒列題封磊落富新製閱躬更何云再拜稱觴塔

二兒一白一黑圖

衣褐之徒吾久識炭烏膚白始驚看獨施總有高人
履唇鈌何曾怨盛寒

送畊隱翁歸義興徐遯齋先生之叔也

明年正月七十
相君朝在
大明宮更出都門送季翁行㕘以遲東馬塞蘆興綻過市
庸空思當
黃閣梧桐月去迹蒼洲蘆荻風想得故園春酒熟一尊誰
不負張公 官航石張公詞

次梅厓留別韵

夾河好樹徐徐數向晚〻輕舟細細那眼底乾坤容我

老聃中㕘第住渠多勝王閣上記如許白鹿洞前山
若何千古東湖徐孺宅春來依舊草生塵

壽黃鍊父母句六十

麻韈未便見
天子白首不妨封縣君萬八千歲古或有百二十年今且
分盃馨上堂開口笑星斗滿離歌人文是中更比鹿
門好清江空明無片雲

栲耳壽詩

吾聞棟明堂者鄧林木山栲不入匠石目栲誠可棄
不若栲栲在嶽其栲在麓候官以府不肯住身大如
丘嫌矮屋擺除敝屣歸去來架栲為亭不貴築東皋

甕牖憤吞月照見瘸躬進湯粥我松那如負米甘嗟
彼空吟蓼莪眼前萬物盡芻狗鑿混沌死比帝鯈
高騎日月遊六合無何有鄉暮即宿吁文襄公公在
天子公國活猶食肉封丘廳事僅旋馬光祿之官非太
祝英公門戶鄭公芻田園歌盡芻不衛公孫可壽一
百年公在吾為公作僕館甥歸去當登堂要我作詩
詩在軸

又壽黃鍊父母

相對時相語燈前幾夜花吾於女共老天與子還家
眼目南山頂心神北海涯不須梳白髮留取看鳥紗

挽熊太守父

金陵郭外山高塚莫山菴中庵壁新畫不小字

山靈寺魑魅此

認出黃屋生為熊省庵死贈

皇太快天平生極溺心有子惟式穀曹從內奏子運發運甲
謫牛刀亦小試拍拍驚鴻鸞更聆伺向班宣王今考
叔幽幽萬泉宮云是百鬼谷鄉無迎回壇路號然出回
祝舊宮樣樣綏所不珍線衡嬰眞官悟新授翔去界上
族朝元遊清都何曹生受祿麻姑茲當來詞天三十
六

吳淑人七十 張之母

舉眼望金龍都潮頭如雪白㩁頭髮種種潮而滿巾幗

嗟吒十二歲一脉未亡悅龍幽潤生雲雲者陰猶明
猶如雨中丞委蛇退公隙問兒今何為名在象胥籍
錢善縣宮酣云即壽母席往簪榴花歸更助醉面赤
兒心豈不要重以為山隅

和克溫直禁衛卒韻 二首

天街立雨不夜直敢言休安急足連足衣鉤頭縮頸餓且
賜似綵練裂頭生疣終不思為溫溺君似白衣
俸無禍不周廬夜敢休足旋蟻上磨渴猫驚鼠頭
懸渾疑懸頂盃拋腳劃虎三過幸無事不用逼稱裘

晚晰為謝邦碩父作

新著裘不拜神百年強半老農身取因有意滿鋳

債自是無言對俗人乞火燒畬到蕪靄劈薪借斧走
東隣潮聲澌不驚朝卧縱使客來常脫巾

雙桂堂為張天麟兄弟作 乙卯兄弟擢第天麟弟天麒事李慶

龔比空羣兄億弟江東得儁弟思兄人間吉語傳千
里天上春雷恰一聲國有虎龍還比觀車無軾轍可
橫行平生很說張金紫慕地庭前雙桂生 其家張金紫嘉說

送姚治中歸

納納乾坤大紛紛冠蓋多相逢齊道隱到老尚奔波
京兆繞三日臨川留一韓綵衣是廟絹公也好婆娑

送蘇伯誠提江西學

翼翼滕王亭子東他年騎馬定逢公離羣太急非嫌

國無名為發策遍有間時遊鹿洞試於清夜聯敏官鳳池
吟去
總隔三千里影影銀河一水通

榮壽為姚治中母作

蠻魚背有恍鱷魚尾有黏比目潛有麗比翼飛有鶼
吐樓有妖蠶獻膽有巨蚺崑崙黑如漆束綺充家閹
此皆海邦人慣見行已厭為官得州縣有若墮井蟾
縱能協陰光何異鑽泥鮎遂令中人資唾手毋推讓
羅歸宴為幸配寵理不嫌姚宗重蒞胄行義世有砭
慈母揮使去麻衣白鬑鬑王鐵萬人墨信以手所拈
胡為擇一郡大刀居為鎌笑談呼吸間了不傷鋒結

僅飲無六水屢聲萋與遲
帝念賢俘母惟封表其廉進官列三輔吉歸舌兵甘母老
念兒遠兒廉思母歲瀏陽十萬家富首垂珠簾海錯
供母饌龍腦重性臆何如太安人巖彘爲具膳

送易世臧歸新喻冉冠卿之妻弟

包籠東南物京師天地中雲間瞻象魏馬上遇王公
賓舘金蓮炬歸舟紅蓼風古人別三日刮目待吳蒙

送李希賢提兩浙學 二首

山僧下山時僧送不出山但聞下山僧此去幾時還
乳水開一孔白雲留半間秪恐僧還少僧還誰閉關
柳邊旋旋出行廚酒盡依依忍別吾澈地獨君紅翻

起外臺從此帶龍圖位尊安定先生上名任四明狂
客呼背爲東南放風裁定剡天目壓西湖

挽錢太僕父

吳山蛻骨仙遊神何處逍遙更越十餘載剛爲一百年
深衣扶老杖瘦石紫芝田
詔許增新謚先生舊姓錢

觀國起庭爲楊廷儀作

映相暉下第俗嫌良可嗤郊祁乃齊名誰令笑天扴
寓言木假山自說三峯奇兒子出頭地鑄冗父不辭
中允何可嫌天國玠一枝提刑畀薄領況復判人師
寢膳甲暑地篋不蚤夜思

主鬯式新荷乞身誠何以寘心寄遐託立判頃與[illegible]摛羽
當秋空鶚若飛雲每朝餐召公賦詩刷緗紅省老懷
北斗邊猛起三命龜閑非楚數熄上堂盡督兒

送劉屯田歸任

令峻薄尉室掉柱群鷲屬衆烏啄塔除仟徑上三四紊亂
焚山蚯穴古火食又已慣陵馬恃匪經重絲式前宮
閑心付書雲靜耳聽鳴澗荒祠試宵夌怪鼓兒作幻
駝蹄鱉蓋羨魚滿寸可汕郭門樓叢蒹葭蓮喜註辦
三家爲椎村一二百里閒居然超絕資強以截飛鷂
世途方蠡科貫物紛售價而當鼓猶勇遇虎乃徒袒丈
夫貴如工論定在歲晏 劉自言夜宿夌祠中鼓自鳴

送吳老歸宜興

遺金在道吾亦攫入朝爭名戰自惡胡爲徒手長安
歸骨瘦脛長如野鶴君不見飢鴟低飛啄腐鼠鉅鳴
入屋射矣不見鶴飛入疊雲赤睛晃晃窺天文賤則
飢眼獨飽下栖舊林覺林小征西廟前是舊蒜鳳凰
巢高喧百禽

傳體齋先生冠孫次徐舜和韻 二首

雞雞嘈嘈蜂報衙可堪省從閣堂諱用剛用言無令
日冠子冠孫能幾家大道爪如人道從大宗親見小
宗加騎箕未忘世間事亦自天閑拍手誇
公蚤移家傳太徽種孫種得此孫稱任渠姆抱眉如

書未必眼觀妙有纏綿里兒當雖弱冠伊誰父母尚
童閒尹仁三世詞羨手坐朽桁楊到縲紲
宜興堵安母慶壽圖詩 充屋求
肓山疲貧曉山寒淚眼如河濕未乾心向夜燈無反
死夢回風燭背光酸以曾鐵觜長盤憂盤老得含飴始
覺雞西夜詞官鶴海並為錯作畫圖看
翡翠圖
雞惜綬纍鳥信影孔雀愛金尾新翠爲翠領在世安有
奈西巴猶競殺孩子亦肯說咏仰頷活須臾至矣羅得
女女禿頂嘴銜魚婢不得飫何異海鶴遇吞淨不如
清饑學蟬飲露或飽土壤爲龜鼈哇哉象以齒焚千

斤軀奉身得託為女幸
又
得魚休向蓮莖啄恐碗蓮房滯翁醒猶勝羽毛或遺
落着人冠上得人驚
脊令圖
妖鳥周公有弓矢邑中鵲火畢方圖良工不營巢
事自在茅茨盡雪姑
脊令圖
破鏡食其父鴟梟食其母彪虎一母生母去彪食虎
雛鳥恒反哺維雁行不補鶺鴒鳥之微友義良獨告
雖無華蟲文去不遠鷺鷥飛鳴行搖急難亦堪武夫

風一枝安百鳥誰敢侮
王貢傳父母齊壽
即前出門時官告難將伍峰嶸獅芽角突爾如手取
纔愛終亦樂絶勝列三釜眼明讀泥金所拜荷
明主名封百里侯不貴貴食石當長坐中堂躬中天姥
生年不滿百七十稀自古卽身願為鵬兩腋出毛羽
飛歸其何如問我我首俯
德政遺跡
吾能弃於河吾能梁老地要使保定府周道蕩如砥
前之守者誰此語恐有矣九年夢寐中日月去無駐
尚遺地與河白石浸灣水趙侯洮河來言若不疼痛

鞍山下萬石荷鋪甚也幾秦惟漫遠迤衆目隨顧指
畚泥成高丘脩虹截波起老翁爭出門快覩百艘艤
樵夫蜀薪歸信腳不脫濕昔為殘寞區今化宣闠市
吾無曾見聞得之傅太史
三酸圖
河豚朝甫味饞夫恆取敗療茄土炭惡所嘗一何偏
宋門飫酒肉癖向樵夫丐貴能通滯閼厨傳空老木
不知增頭梅厭味殊不殺世惟多賤目用酏挑李派
徒云古癡兩此物克非雅頃註貽癡兒入口覺逢蓄
大師僧寶珠學士吳墨境爭先信手攫二得一可飴
擲唇勇飲吞舌結嗌已嘎當時侍童誰正自聽人鎮

昏然宿酲纏醒覺百病瘥鳥吞夢方眞腸洗亦可愛
蝎蜞戒誤食眞食有沉灘食與不食較事去此圖在

題恠仙圖 二首

蟾蜍歛光接白月枯鰲氣升影滅沒爾頹我白雙被
髮衣穿後裳脚不襪忽疑青天墮彗星詭形怪影乃
鶻突誰其幻之吾欲罰

元帝委地阜䡄筆女兄磨研笑啞啞女初上樹摘樹
葉咲女𨈆身如蛺蝶葉墮青石上下坐青石傍女如
弄葉觸樹吾嘗與女游玉皇女青論文女實殃宜投
上下統女勝按一葉吟一詩兒謫下界為人唫胡為
畫工聖得知

送嘉興周使君 癸丑同考南宮

漆黑頭顱一府公騎林啞啞憶南宮齊年不覺吹時
濫杜耳生愁別後離家住瀛洲還近路郡於吳地畧
偏東寸心想是多懸
關綮有湖山在眼中

和錢舜閣燈韻

晴煖蠶女手織織如許經綸一手兼錦繡雲籠星宿
海虫魚影動水晶簾夜穿或是蟾光漏天眼當無日
影潛比屋可能成徧照爭功秪恐燭龍嫌

和江殿讀齋岳韻

漠漠昏鵶飛遶堂抱桐吾恰到西廊設枯短燭尋詩
壁笑見斷鞋支散床家遠青山難入夢時清白首文
為郎不慚衰朽迎
歸蹕貪看帆航集萬方

送伍朝信

明州白叟老番番偏是君行聖得知楫把靈峯不留濟
並強分竹馬付群兒天曹如此能推穀學士無何好
撰碑一味猶良尤絶品家傳不向外人師

榮使壽親圖為郭廷用作

離家十二載戀戀老萊衣樂很從東去還安便此歸
銀魚縣白屋驄馬卸金鞿候吏如相信終朝莫叩扉

鄉進士邊君予友邑君之内弟也不得顧而歸予

重屈及君詩以道意

蠶食葉聲慣衣霑柳汁無久之天自定過去事皆虛
得路歸瀛海登堂拜大夫便便盡經笥好在屋東隅

蒲圻陰陽訓術龔君京不識慕名來求自云伯歲
任御史云其方物以其非素相知歸之

東風歸去一星官堂上東頭是豸冠如問翰林誰最
健此翁老未入詩壇

蒲圻馬文明以濟源訓導陞保寧以貧溪教諭亦慕名來求

幾年清濟心詩膽論為官家養楠梓恐是錦屏應飽
看莫嫌采取棟梁遲

劉母七十封安人兩慶詩

韻灘二十四至此舟人落驟趍入市木鐸迎人以爭
街白頭病嫗出呼豕掃除如砥到縣門五步十步一
結綺舟人眼眩脚顫掉舁立背面人如蟻縣官身騎
六駮馬短亭五里長十里龍幢雲旌羽葆森日月虹
霓分旍旄　黃衣聖人坐紫宸黃麻飛下況金紫卯
金之家太安人兵曹之祿盍簪子　思坡浩浩沃所
生毋以子貴亦其理天門使人若神仙安人壽域生
一凡東蓬坐令西坐丞附耳竊語嘖嘖不已操觚丐飣
道傍嫗雲泥懸隔未足擬四百四十甲子餘先庚復
甲三若縣官持觴天使醉謌吾縣有德舒遊兒重浪
看舟人記如飽飲食誰禁止到京細向兵曹言兵曹

喜極吾亦喜

送楊知舊歸關中

秦語隨兒得歸衫毋線多離筵添許我行色去由他
儘是家來近其如兒憶何定無勞醫指歲歲此婆娑

灞橋圖爲楊岩川先生題

雪中驢背縮更縮門內主人招未招只恐有詩無賞
處至今人說灞陵橋

赤壁圖亦爲碧川作

如此良宵能有幾有船便合載坡公當時若只載歌
舞安得于今在畫中

挽封主事挽詩

封君夜臺逝隋鬼紛累百聿始迎封君又若聚嘖嘖
誰能一布衣老用着冠幘有子雖今學曾幾青雲客
家家競落莫誰氏再豐碩孝友俗之常而閨壼絕愧
隔藩即倪豐反眼視蠻貊封君有貲賜春水滿四澤
錚鎊生死間天地一朝夕生榮死之安盍受百罹役
寄言人世間願踵封君跡

長春軒爲清江劉先生題體齋先生師

竹窓年年箇樹多日日花天應憐老景春且住貧家
鄒氏律吹谷建溪鼓喊茶終須窺造化不似此生涯

郭節婦郭郎中祖母也

抱子哭夫日抱孫哭子年身危將累卵心碎甚飛蹋

孫在千金重郭亡一髮縣萬鍾生不待秪買墓邊田

翁應乾父子傳經同朝卷

上公晨朝用子道金蟬玉帶腹則虛退食袒裼狗馬
娛相公公退考課三三昧終厨朝未起千呼萬喚渾
爾爾白屋子朱門孫一為府居一時間榮辱自已元
無門參之哲匪詎足論三哲伯禽殊有恩舊建三鍾
孝謹聞何之敦賢之士姚江翁家在眼前

童給事使省歸蜀

百四十八歲中分當此年相看似賓主人擬是神仙
冠忽加頭上手方歸日邊丁寧焚諫草恐與蜀人傳

守愼王先生父八十

秋水滿震澤天然出芙蕖中心無雕琢對此真起余
旭日上東嶼照我白髮抓髮始黑如漆已不任簪著
竟作強項令誰能籍阿堵彼出者蘭芽秀發年在渠
甘以窮齟齬而歸老樵漁於今八十年髮白雪不如
昨夜縣帖下賓席有新除令晨府牒來於皇講帷初
頒此頭上巾重對廿年餘
君恩東海波豈止震澤潘瀨為太平翁長在澤邊居
送以而徐先生致仕歸宜興
有鴈如鴻大南歸止迹公低飛無鳴聯回首失龜蒙
野水漲雲興白蘋紅蓼風丁寧後來侶吾已到吳中
敦艮齋為清洲胡居士題

玉興根盤柱清洲枝蔓稠山於眼中老水向面前流
世自多岐路吾非不繫丹章編任三絕夜夜夢西周
送范長史之　壽國封在保定
九旂飃晴風綴錦幬行殿供官客於雲子更目如電
躡足附子語吾視子成縣
王衣雖青青王宮百千眷一一當染之侵尋染將遍南
池翔作盤錦屏雖為璣良工巧更疾及一州九縣吾
當此筆疾急續東平傳
和胡大聲守餘留別韻
猶有故人居赤縣自將身去去迢迢千今當道對無
數到處綠淵魚孔昭官書作於徽七郡特方絕類拳

宣朝綺錦衫如開鹹鳳君須記是烏曾來和舜韶
無題
大隱隱城市遠游游
帝都君今成老叟吾向滿癯儒對酒情懷淡思家夢有無
一聲天外鴈南去可相呼
送水南李十四
金臺城中花烏春月河寺邊多歸人獨何一日東風
起萬里咫尺野江濱
送蔣敬之甥歸湘
人言湘中風我未試見之擬上朝燒筍浮麻夜然脂
筍綿緯成筐脂光照綠絲叢蝦蓋入饌粔敉不當炊

眉參借蔡妖釀秫甘歡醃棄餘入隣疆返盟權不啻
豈其自知盈耻與操贏奇漸溼入骨髓耳目常塗䧏
自非上供輸白首無別離百星如刺安何能擁高貴
子舅姑我言厥初始之惟壁彼行為山一簣請自茲
也
願子亦舉舉雄飛不能雌一揖割甥舅張弧射群疑
多
曲踊吾甚武拉賽撥胡笙豈能媚庭幃泥泥兒女姿
湘土吾敏樹湘茶未知飴彼飛雲中鴈樂以無繫維
唇厚梅虎鳥徽肥活夷纖秋風片帆白淩月照所思
歸語湘中人吾言百世師
送瞿省參甥子還鄉考試
碧油幢下東郡公挾子歸去荊秋風江南一望六七

甲滿船載雨花濛濛

送胡大經考績歸嚴州

桐江亦澄澈其下多魚魚善釣不釣魚所以魚有餘
魚餘含肉釣魚乃真漁真漁亦無數曾不登簡書刺史
行部皆善釣今有歎我考刺史最所不貴[illegible]柝刺史
意在此適會我言初

送陳太守之開封

濁流亘混混古有開其邦茲維天地中九州交雜[illegible]
尹實冠中夏矣與百郡俱四十守令下吏前合雲鋪
中庭忽聞雷百諾應一呼門如納百川罷案入縣衙
千輛復百輛上供及軍需曾無遺毫毛丘山積負運

地大物牲牲陽身雜腥腹隄防或闕畧立地生蘇胸
一倡百和之自立落爲都坐令清平民入市愁於蔑
吾子起陟岵而翁烈文夫自基祖名卿子亦汗血駒
峩峩白雲司明月照秋臺大姦梗大獄如以手拉枯
久結司寇知或微公與張舊尹新去位寧容間仍吏
于才望年資流凡落疏吏横金中大夫手握銅虎符
西畧大行山田園未應蕪登高望淮南心與白雲但
男兒志事業父母離憂無措閒馬可釋勿謂龍易屠
覆錦或陷穽知雖當辯烏吾觀聖賢心川澤多納汚
壁立萬仞強攀躋貴無途江湖多風波宣父有巨梓
吾衰不自量于今黑頭顱

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昌寧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內江縣學訓導香山鄭斐校正

調

伏以
瑞合聞韶計升觀鼎溥天率土同軌殊途乃睠
牧守舒侯閣下辭白雲司作赤子毋霹靂手吾方樂
闢魏闕心乃其羅龕命倌人以夙駕差吉曰以于征
四邑四民一德一心皆曰執言在士吾徒吾道同聲
同氣敢謂議識于他第恐淮陽長孺難再卧於郡中
忽使河內雍奴不借留於闕下是用效擊樂府從茲

代刻口碑詞曰
江上漾金波波光瞅瞅紅日初昇萬方曉驛前楊柳
畫繫金鞍腰裊躍欲唱發得離歌遶天上麒麟人間
鳳鳥萬口歡聲使君少此行去也留作中朝儀表昔
棠歲長青青松

右調感皇恩

竊聞錦因何製琴以宓彈順紅漢下而朝宗同辟公
趨而述職所以
明府鄭侯閣下以簾觸視縣境等燕蝠為民爭秉燭
龍之明藉仙鳧之疾俾夜作晝自旰徂旅珉隸固比
屋而與思儒紳聊陳詞而寓意詞曰

風拂桂況直黎明雨霽旭曈曨穿畢蜺沙頭人語彩鷁如飛誰繫空予攀轅留計但恐此行留作礪遺愛碑當製

右調謁金門

秋滌霜林萬里絢天張亦儼火歸寒埜千尋徹底浸琳宮況雨畢則黍成可坐言而風篤茲遇 邑大夫高侯閣下秀出岷峨世基蜀芸乃治檀專門之業橋梓承趾美之芳憑雲途荖蹤甯錦乃花封暫淹驥足揭來無協出治有方惟屬詞比事盡諸平時故劇繁治劇乃其能事既雖生塵不顧圃惟有草則安以法令爲師視烝黎如子赤捧在其左右陽橋不敢誰何

人徒感之鏤骨銘心士則如其通今博古頌者書最蕭司飛鳧

帝里孰不願執鞭而向萬人皆欲截鐙而乘留其如鷁之既東盡破碧波之月遂使葵心傾北仰穿紫閣之雲舉旌伻畢來瞻之頃嗜增在所好者竊效輿人之頌用配烝民之詩其詞曰

昨夜山頭明月照四郊如晝曉來東騎如雲向郵亭分手飄飄兩袖天風醉數明春宮柳定留金鼎調羹肯南天回首

右調好事近

圭峯續集卷第一

建昌府同知蜀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棨校正

序

慶南京守備掌左軍都督府事魏國公六十壽序

正德四年冬十月戊申實維前南京守備掌左軍事魏國公六十之晨前南京守備掌中軍事成國公偕駙馬都尉楊公表至坐寺燕居之堂謂玘曰子宜序以頌公玘謝弗得至再又弗得乃進而言曰昔周之武王以有道伐無道撥亂而反之正寥寥千載我太祖高皇帝出又以有道伐無道而俾夷復爲華蓋又一

武王也武王佐命之臣十人而詩歌尚父獨曰師而我祖佐命之臣六王獨中山武寧王爲第一蓋又一尚父也尚父封國于齊十傳至于桓公王封國于魏五傳至于公擬倫比類蓋又一桓公也成公曰善哉子之匹公之世玘又曰凡人臣之盛者務致其君于無爲之化而會盟征伐乃其不得已者耳桓公九合諸侯汲汲乎人臣之不得已者公當全盛之時搢紳正笏于根本之地而措南服於泰山之安蓋公不屑爲桓公而桓公欲爲公而不可得者也成公曰善哉子之品公之遭然公世王孫也爵上公

也而其本真不豎純孝天至雖古獨行之士或難之
桓公能之乎玘曰否曰然則孰同乎玘曰均世臣也
乃心罔不在王室而功在社稷是則同成公曰然玘
曰孔子之作春秋也於世臣之主夏盟者屢書焉孔
子奚取乎取其心在王室為周之社稷計也又必二
百四十二年僅得五人焉而孟子稱其獨盛又僅桓
公一人焉不其難乎獨惜今之世無續孔氏之筆者
繼桓公者幸有公其人也而續與不續同未害其為
同矣是以從而曰又一桓公也今也世有嘗識桓公
者乎無也何至語桓公人人如見焉桓公壽於天地
間固如彼其久也公與桓公之始如彼其同也有不

同其終乎公壽亦未易量也成公笑而起贊曰至矣
託頌人不當如是邪可書遂書之為序以獻

壽貝母毛孺人七十序

正德庚午元朔戊午之丁卯金陵壽母貝之毛七十
壽予序之按其世也毛六合故大家以六禮渡江來
女于貝及今咁鈞翁始任戴冠時相之越二年而鵬
生為之子又越二十六年鵬生山為之孫蓋貝之氏
蘇繁焉予前此未一至金陵而亦烏知之及丁卯予
以六月至間從龍山家宰飲于江濱之野蓋翁墅也
始識翁翁見乚于杖屨間遂識山明年飲于其室又
見鵬識鵬焉又明年貝翁與予經營東塵少年之終

至不愛時制之具拙以舁之而或裹言外出郁可能
乎予於是視貝有令妻之助鵬時見予予見其冠鄉
人也易之而憖其古也則非鄉人也驚焉曰鵬不能
卒能燃之志而今也強冠鄉人之冠扭怩耳予於是
又覘貝有慈母之教子攝太學生山班諸生朝暮見
明日之朝暮又知之其在施門也高堂一任暖姝焉
不曰亦日之鬻則也則曰母氏之膠髮也而論堂之
蹇無變娩之畊是予於是又覘貝有大母之嚴雖然
予心猶未之則然耳而人之言之皆曰翁之少也鋭於
學意謂毛曰若焉吾吾其學學既貫穿汎濫紆餘矣
則又曰吾壯矣若焉吾吾其遂遊遂濟自江踰淮泝

濟折而航乎東海之壖語曰不所出入往而復者數
四而後決志焉則又曰吾老矣若焉吾吾其畊釣于
大江之滸矣遂衣服飲食于茲歲日月至焉而已矣
至則相對如賓焉由人之言之易家人之彖曰女正
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貝氏有焉由予之度之家人九
三之象曰婦子嘻嘻貝氏則無之継自今有其所有
乎無其所無乎所謂貝之衣鉢其將不在茲乎而鵬
之請予序其亦將不在茲乎山乎其識予之頌禱如
此乎

送刑部尚書何公赴　召序

正德辛未春正月丁丑軍吏馳自

闕下告于南京守備兵部尚書何公曰
天子其召公以入明日戊寅吏部傳所以
命公者曰其以公爲刑部尚書乘傳以來公瞻望
宸極謝旣乃齊祓遂日走
陵下辭行一時部院寺之長貳擧欣欣然爲
朝廷得公賀意吾贊公上道也而
命者而畿甸之戍衛之師數十萬之卒又愀然形
諸色不樂與幕下文武之士已知之又甚焉吾意若欲
尼公之行者同朝務太子太傅成國公察知之西寧
侯宋公又知之相與合辭於予曰贊公之行也者是
乎則尼也者非也尼公之行也者是乎則贊也者非

也何居盡知之將以告夫公以爲公別予曰昔周公
之居東也軍人有無以我公歸之嘆無他欲久其惠
也而已及而畿甸戍衛之心不有東人之心歟諸葛
武侯之治蜀也君者專至于十亥不厭而終身依依
焉無他欲以其私也而已然而幕下士之心不有蜀
參署之心歟是皆私公於一身然也吾部院寺之長
貳則讀夫天下師石之近易位於大慈也而公昔嘗
平之達之也且今之視昔何如也而亂可綏公乎是
盖公公於天下然也雖然幕下近也其爲類尚寡也
畿甸戍衛則遠也其爲類也衆矣幕下戍衛卑也其
爲選未必賢也部院寺則尊也其爲選也賢矣而人

亦於是焉盡矣公亦可以登崇黼黻於其間哉公旣然
矣何道也抑聞之人也者參天地而爲三才者也陰
陽者天地之氣也周官卿官之職以寅亮天地曰燮
理陰陽不知所謂寅亮燮理者亦於人焉推乎無也
抑不知當是之時人宜其職君則官之若虞廷則固
有讓者矣且
今茲非虞周之世乎宜以贊公之行者爲是二公以予言
告公而別公公去

資軒詩序

資軒詩凡二十有六首翰林庶吉士詠傳冠卿之號
也如其人之數故不增冠卿意也吉士非達官冠卿

奚取焉冠卿之尊甫體齋先生時秪
命爲吉士師余冠卿友也友有忠告之勸詩不以頌而
以規迪先生心也余何以無詩余以鄒瀨爲幾棄
嵩岳消以國子生得與縫掖試時先生握文柄試在
所錄中往拜先生因得交冠卿而停厚在人右是作
也咸曰余宜序之夫資之與財辟增也然以湖而東
西之道出大府不相値故日相聞而目不相睹資之
有無猶孤華非不可知也而資之云者易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君子愛且尊其身
名命於親不敢辱也有字焉字表於友又必自志也
有號焉冠卿名元而號必以是愛且尊其身者宜爾

也嗚呼君子匪其躬且尊其身之難也惟知其躬且
尊之難也兌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說之
首曰澤以善下為德而二澤相麗焉其出也其鍾也
其勢不能以兩敵而其相資浸灌必不至於此涸而
彼盈也君子體此之象附麗朋友而講習之彼此相
資而德器成焉言資之於人也孟子曰自得之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言己之有所資也
不知冠卿姑文以乾坤之資乎實以兌之資乎抑躐
於孟氏之資乎為兌之資則是軒也殖殖其庭噲噲
其正軒日益闢友日益來資日益廣將自得之自得
之則資之深而因左右逢其原矣萬物之資其其在

我哉在其擇焉擇焉如十六人者其麗澤也擇焉如余
也則走焉然其涸而幾於槀矣冠卿其何望於余乎
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是詩也余何敢序資軒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許公七十壽圖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許公當
上改元五月之三日七十壽而被
命入兵部為尚書亦維其時太史廷綸侍御廷美合薦
子姪為圖以慶延綸予同官曰子其序之惟予初冠
聞公為御史在
曜下有周子諒之節時予居僻不能識知
中朝事以為無復為公執鞭日也恨之既來京師道何
濟青齊間凡吏于其土者去而人思之若父母然或
神明之慌惚公姓者以為公時或如張蒼之免故至
此試問之果公也私念蒼歷百歲公其亦然繼今可
以為稅矣後官于
朝而公竟棲遲不齒
朝籍思一見之而不可得予且得
告歸而西事大創議竟起公公翻然西驅倅有班超虎
穴之入予聞汗出浹背而公乃若旋蟻封有霍去病
狼居胥之捷驚曰是何神也予既反
闕下公又翛然翔去口不言兵有韓世忠西湖之興然而
裴晉公天下安危之繫又誰貸公邪公亦不能卒私

其身也予之頭至是始憤焉由是而觀文潞公之大
耋在廷虜使之驚他日公有不得而辭者其理然也
竊嘗因是而有以覘天之為人國其成一人之難如
此蓋非始之以子諒之節無以聳天下之聽而非以
蒼之免如身何非中之以超之勇無以駭天下之觀
而非以去病之捷如人何非終之以世忠之退濟無
以必天下之信而非以晉潞二公之重且壽焉如
國何於以見天之成公蓋非私公實所以為天下
國家而予之序之亦非私於許氏將以為天下賀也顧
其事體大故其說長其說長故逾年而後成之其遲
遲如此云

送冢宰王公歸餘姚序

正德丁卯冬留都冢宰王公得謝事奉母太夫人去歸其鄉時年始六十餘也留都公卿大夫士相與祖公于都門外酒三行有起言公之歸者曰仕者之究惟歸之榮有以州縣歸有以部屬歸有以方嶽歸有以卿貳歸莫不曰榮然孰與冢宰歸之榮有以妻妾侍歸有以子姓孫曾侍歸莫不曰完然孰與侍其母歸之完其年也有以四十五十歸有以七十八十歸然四五十傷於遽七十過於拘而八十又其衰也孰與六十為強且健夫當強健之年以冢宰之榮養既歸之親公亦樂哉斯歸也歟衆皆曰然公笑而不言

予因起釋公曰公之樂固也要以為盡公可乎公越人也少有重名句吳以西湖湘以東使日月爭迎聘致以公至卜寵辱焉及起而覡天下

朝之大夫士與天下之人以何如人望公哉予辱游久竊嘗窺之其無所盖覆護翕然萬頃之陂而其裡情直遂則駿驥之騁康莊也卒然犯之壁立萬仞而不可即時而甚疾痛之切身以脫人之急其既也忘之至其身教于庭要似與異世人語而氣低高要為主本此其志視天下憂樂為何如而於一進退之間公顧樂乎顧曖曰之晷于金自北而南南而不家焉勢不可也況當

明天子以孝理天下清明無事之

朝而留都之庶職有最而無廢可周歷公乎公故得自議曰吾今休也汲汲而行徐徐而來也夫豈無其日也邪衆又皆曰然擊鼓傳觴命書予言為公贈公又笑而不言盖其於二說必有擇而處者也

贈監察御史聶君廷器考績序

留都

朝天宮有

大儀於是乎習之冬十一月己酉日南至丙午予班監察御史吳君李君坐于西廡下以俟東白尚微臚句未興二君捉瓊胥玉於予如平生歡既而推移權衡以定錙銖古今人高下又若推而內予胸中者予於是而得其院之寮且半而聶君廷器則予鍾之擧順天者然不知其賢也幾何矣因私問之吳君曰君困禮部十有四年而其試戶部也視禮部四之一比終發源之事而入院視戶部又幾倍之沉鬱困抑人也今始考三載矣予曰物有之松柏之生其始也困於蓬蒿及於牛羊及其終出闤千歲而不改其蔚又然也歲寒後彫聖人豈欺我哉吳君曰然李君復曰天下詬之易集惟令為然以弊之牢若石者其屯師之田乎師之所在犒之則無盜之承溜而滲漏者之常凋也君在戶部

命兩犒焉無凋瘵者在院以也事出盤揚之田固師之田也去發之日又矣巍然穹碑有恭德亭焉如君者豈易得哉予曰物有之乎刀非為割雞與封凡牲也特小試耳他日要不見有全牛爲李君曰然語未竟會禮作而起丁未又坐如初予欲竟君而問其世二君曰君籍平原有以功官指揮使于燕者其高祖也始為燕人有以功入督府為都督僉事者其曾祖也遂為今之名將家予曰物有之易之象曰山上有木漸言積小以高大也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是在君而已矣二君愕然曰是為君藏他日二君過予曰悉矣先生前日之論聶君也院故例凡考必有書書聶君考

無諭先生前之論君者請書之遂書為聶君廷器考績序

送黃生歸石城詩序

石城黃生弘治乙丑會于京師生起縣貢當試內廷予院主其試九士之畢試其再試得校官者十九生獨下然予奇生也生南士也例業南太學而以行告予簡司成章公俾器生別不明者二載矣正德丁卯予來貳南寺生來如初明年畢事歸省其親太學友國其行且詩之虛其上而見予以請予德生之不予老也又病生之不予遺以見釋也雖然閱其詩不獨太學友也有臺中之英焉嘗生甫卒業試事于少有重名臺中之英其初亦太學生也不能不如太學生以交生然則言於生之行宜也生茲歸拜其親畢出其庭揖同業之士入與為禮且觀是詩焉俾知生入太學交四方太學之生入臺又交臺中之英則士氣聿興恍而寤曰鄉邑之士轉而則太學之生也太學之生轉而則臺省之英也臺省距台輔則近矣然後又恍而寤曰太學之生前日鄉邑之士也臺省之英前日太學之生也台輔之任前日臺省之英也僉然皆有台輔之望將自是始予何得以病廢辭哉遂題其上

歲寒圖詩序

戊辰季冬朔日甲子大行魏子坐予清風之亭披圖焉曰是謂歲寒之圖視之木也軀亂髮而偃蹇鬆鬣蛩以盤挐葉蒼蝟刺膚若龍鱗貌者設巧亦本其真旁睨瞬較實傷厥神而究莫得其名也大行覺予良苦作而謂曰栢其仲也叔檜季杉橡樟楩楠椅桐梓杞未具朋籍而據欒柞構入隸之伍猶未也衆木之宗其名曰松吾郡提溪王姓耐翁吾私卜之松與之同嗣正壬子八十其逢吾黨於此鐫肇宦觴孰為我致其惟非言而言郵而致之其代予言謂斯之圖其庶幾乎羅子曰予欲求翁於松乎予與予言松以懸定翁求衆木之有液也椎則臭矣而明難相則明矣

而臭雖兼之若松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於翁何如大行曰不聞琥珀之生乎松之液是也是爲世珍與玉爭衡而翁既韞匵而藏之矣兼之云乎抑羅子曰人有貫耳而眩目者請置其形而象其聲可其始微作也淅淅瀝瀝蕭蕭瑟瑟而已既其甚也呼號爲狂奔放爲雷若風雷之所薄是之謂松濤之五星聞焉又或十里亦聞焉語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於翁何如大行曰噫是未觀其緣之着乎地也千歲之苓伏焉爲鶴所餌之頹齡以制而臍之待翁以舉火者其去餌猶遐也獨聞乎羅子曰窮冬沍寒衆木凌削退然索然如戰北之兵獨松於是時也鬱鬱蒼蒼如以端委揖讓乎明堂孔子曰歲寒然後知其後彫也翁殆如斯而已矣大行曰先生之言信辯矣正子之所謂庶幾者其在茲乎請書以爲序而繫以群公之詩諸使郵歸而獻焉

望雲祝壽圖詩序

高安胡斯靖既得以已官
封其父爲南京工科給事中毋劉爲孺人喜拜稽首授
制詞于歸仟曰吾親荷
恩榮矣而今仲秋之十日封君於年爲七十則又以不得歸爲壽爲戚又億明年仲冬朔不得歸壽孺人如
封君若于是彤墀之賀則將蹌蹌蹐蹐退而休于邸又呻吟於邑悠厥常度矣然不待以言乎哉不敢以問者久之劉景瞻其友也嘗往詗之曰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樂乎斯靖喜曰子亦壹知乎心若是乎吾欲從之而奚若曰服有
君命在吾欲以
請而奚若曰有
制然則遂休乎曰惡有父母在而自爲仕止者乎於是又大戚景瞻曰無傷也吾而使子無壅乎
制如身親之而親將見之可乎於是又委曲請所以曰吾爲圖子端委拜跽爲壽者狀授嗣器歸曰其以而代又名之曰望雲稍重於古之大賢歟曰善則善矣又何加焉曰吾爲子倡諸南朝之彥出其瓊瑤玉佩之鏘鏘者以咏歎盛焉使人曰朝宗之雅頌歟曰善益善矣又何加焉曰詩不盡言圖不盡意若網在綱提斯張之序則綱也子將焉往斯靖遂來而以圖見觀之意象梁公耳矣圖窮而詩見誦之組繪梁公耳矣疑之忽而諦觀之而而吟斯徘徊斯覺若見公卧然長者也又覺若知公就所在也又覺若羡矣白雲忽往而忽來也盖嗣聖而公也若法曹時公也遂雲而歸養河陽焉老已矣鳥乳之鳴孰消息之既移之鼎孰納之李氏之廟乎而世且無是公久矣况其親乎

今之圖之重公也重公斯重其身矣重其身斯顯其
親矣庶衆之養末也亦為之而已矣斯啨悚然起拜
曰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予乃樂書之亦以勸也

擬河南鄉試錄序

河南鄉試錄成是為弘治十七年八月日其長監臨
官暨提調官監試官率諸考試官諸執事官北面稽
首拜手授使者乘傳以獻于
闕既已然後乃敢撤棘揭曉張宴于藩堂進諸士以賓
禮見內是諸考試官得各識其所取士為得人賀藩
臬諸臣綱維于內外者董學政者諸被簡以充執事
者諸秉

簡書有事于此而賛襄者舉欣欣然快其於監臨有桴
盈之美又莫不喜夫河南中州也甲子科得人為文
治之更端將汪洋演迤而布之天下自玆始其士也
一旦出草萊得推讓獻酬于冠裳間為發軔之初而
自是登進士為士為大夫為卿為孤為公至功塞天
地其終焉將以稱於天下後世曰弘治甲子科中州
人也則是錄也亦孰不願附名其間哉而或反是即
諸在事者舉將避之恐後況柄是事者乎時柄是事
者實巡按監察御史 所謂監臨官者提調官監
試官所謂綱維于內者考試官同考試官印卷而下
九官凡若干人所謂諸執事者題例三十七首文取

可式者二十篇士之登名者若干人蓋
制額不敢過也而錄之所及止此是為錄成然其先事
閫勤于提學副使 董領而胚胎之而臨事又察于
布政使 參政 副使 參議 僉事
於外綱維之時巡撫副都御史 迺駐節會府
闢翁以觀清戎監察御史 鎮守太監 亦有宰
凝志以佽畢事所謂賛襄者蓋其志協故其事成可
書也當序諸首兹備書之不敢遺焉雖然諸士於此
其欲人之願附名於是歟抑亦欲人之求避於是歟
嗚呼其亦在自擇而已矣

壽黄翁八十序

八十翁黄尚德歙人也汪生璽補外舅氏為之壻者
於今十餘年始生來予遇予烏知生況翁也予在太
學生班諸生日揖焉生固予面予安能名諸生況生
也及傳士設講假月有旬旬有日日至則舉班有籤
籤有名名呼則出經有疑則趨而問問有難則跽而
聽繹然秩然縱橫上下于堂廡間予喜自是得漏名
諸生乎匪二旬果然而生充以善說詩得燕侍因以
訪其山川土風人賢物産之盛而生也之門地戚屬
尤其所欲先入於予者也藉是知翁為令人為多歲
之室生忽避席曰外舅之壽值重九前之三辰予曰
八十古曰大耋易雖之九三鼓缶為瓢時也予則謀

之而已耳生乃喋而去既而予去復詣部生來卒業
如初面有矜色曰孔子之言詩也曰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信夫予試問之植物也鄭之舜華云何動物
也曹之蜉蝣云何曰舜木槿也蜉蝣渠略也而必曰
顏曰掘閱者言其容也既已蹙然不悅曰天保之詩
不有乎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非植物乎鶴鳴之
詩不有乎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非動物乎夫子之
教何為取諸彼而遺諸此也予曰是固予之先予也
物有不容乎容之澤乎外者其中必搞見有搞其中
而能先於旦夕者乎舜與蜉蝣是已旦夕久之反也
是以君子不貴焉物不有本乎傳曰其本深者其末

茂茂則貞不有實乎傳曰其實大者其聲宏宏則遠
貞與遠悠久無疆之積也松栢與鶴是已而自古及
今君子貴之生憮然曰聞命矣明年秋生入銓次告
歸書予松鶴之辯請曰以是壽諸外舅可乎予追懲
向也之拒之今弗忍奪也聽之

壽萱堂詩序

仙遊縣功建里壽萱堂成於弘治元年之二月仙遊
閩土也余未至其地不能知張叔昭為余道之叔昭
之言曰炫兄燁作之以奉吾母也吾母之年今七十
有五矣乳吾兄弟四人吾父不及見吾兄弟之有頭
角也吾母辟爪部之前者勝衣後者冠後者婚前者
抱子矣吾四人者視吾鄉人之嶄嶄者不敢軒且輊
其於殤喪或後焉燁也而忍食粵祿炫也會困于鄉數
奇點賢書與予同也尚淹蹇此叔木不能進一匕奉
夜皆負芒集于高木之上不意暉也成此其極之奠
多也寡耶其垣之周庫也薄耶其制度之陳麗也質
耶雖吾不能知而其方位廣隘縱橫崇卑吾以心度
之亦不能言也異而吾未來時吾兄弟之志先諸題
筐矣未果也而今也始克遂事之成也有數乎吾兄
書來曰萱忘憂草也吾攜之吾雛髮滿楼登斯堂仰
吾母視其膳無噎哽候其步無欠伸瞻其顏無蹙頻
舒舒然不知憂之去吾體也不猶愈於萱也乎義名

斯堂以壽萱示炫其使斯堂必有白耶噫炫也曾留
閩知顏吾兄之命弗可置其以累予可乎余既拜且
賀又合能言之士為詩以歌之書所聞於其首以為
叙　存

恩光壠詩序

監察御史新安吳君清甫始知胙城縣至縣縣之民
若瘠土之薩牛羊牧其上而莫之能茁也居一年又
若瓩新瘥之痞痂則脫矣而瘢則隱隱也居三年又
若鉶鑄氣之樸鼻嚮嚮然然翁之嫡而鑪之焰炟炟
也甫曰異哉胙城何昔者之菸菸而今者之熇熇也
上其事于行院行院會皐都憮以上于

朝遂最君治縣功當
贈其父如君官毋如其妻命君尋
召入臺中其官御史也前之
奎章未成下令
皇帝嗣位
詔廷臣
誥制一時頒之君請曰願易臣親封如臣封
制曰可而君父鈍遂
贈監察御史毋江暨何也並孺人焉君歸焚
黃壠上一時臺中之寮咸出顔色榮君之遣也有為之
歌曰水洊至坎

恩湛湛濡幽窨九原可作特琬琰洊雷震震匪迅㲼其發
敎
天閽孔高今也近人生可死不可無庭訓有繹其義者
曰是謂
恩至而又至如水如雷然如曰洊
恩是乎皆曰然又有為之歌曰墓門之夕兮下則燐與
上星墓門之旦兮啼鵶復鵶忽羽葆之擁茹皷兮行
行天丁龍亭屹函虬鱗廿十一豕一秬鬯馨閟宮一
制谷應山鳴又有繹其義有曰是謂寂如闇如而忽喧
如焚如如曰洊
恩光壠是乎又皆曰然於是辟寮小吏矢谷奏能矢瑢若

林矢鐘鏞絃調矢而乃英英雲亦矯矯亂騰霄虛星熒
江白瀾淵當矢龎矢君喜曰若是足矣燾其右方謁
予書之為序

齊壽圖序

翠渠周先生去蜀歸蕳幾廿年年亦八十矣而予則
念蕳未嘗一日置也或知之問曰公於先生舊乎有
德乎抑麗澤之資乎予曰無之未嘗一日識拜先生
其前也曰然則胡為若是惓惓也予曰先生繹禓守
廣德予時家食也有傳祠山之辯至者覧之驚曰茲
非有虞之時乎胡為重黎氏出也繼其以儀部来守
撫撫之偏縣宜黃與予疆錯忽而保伍聯屬之法浸

淫遍我墻屋矣覧之驚曰茲非成周之時乎胡為舉
大司徒之職也無何移而守鎮遠鎮遠羅施鬼獠接
境也又得所著府志讀之嘆曰是謂箕子之叙也去
鎮遠而叅蜀之政生致安氏獲其亡而置
王官焉又嘆曰王然乎之開西南夷是過乎彼亦屈兵威
而然也此嘗一矢一鏃之遺乎均之治鎮遠也俾夷
為華而已矣若其治廣德與撫也則均之復古而已
矣誠使世之為吏者人人俾夷為華焉人人復古焉
其俾益世道何如哉吾為世道惓惓也或又曰世亦
嘗有復古者矣卒之不可復而亂生鶴䳄之脛有言
不可續斷之言雖虞之大辨也况無若咻之者之衆也

子曰必若子言是懲噎而右捐之也宜咻之者之
衆也雖然孔孟亦病乎咻而卒老于行耳於先生也
何尤監察御史林雲從先生館甥也適齊壽圖成聞
之喜曰是可以壽翁于世世矣請書其上為序歸獻
之曰齊壽者且壽吾吳宜人也予念無拒理從而聽其
請

送貳守何君考績序

吾以時讀昌黎文知道有何之姓堅其秀出賢者也
及官于
朝則慕東洲熊公之清簡壯何道亨之敢言至拜其廬嘗
劉質純之長於輔導為同年光三君子皆道人也獨

古堅賢耶遂不能忘懷於道以道告者受也積久之
道在吾目中矣因悉其險灘所從入之道古磴絕壁
腰腹間以通行人其突兀犖确則以踵曳而肩留撐
停其歎鱷坎坷則呂趾先而淩兢嚬蹙視閣道險倍
之特近焉爾水經其下雷霆震于地中險於是稱曰
小瞿唐則宜噫異哉在堪輿家法是之謂地軸地輞
密厥壞吉道或呂之吾㕓局都瑕除自報下建昌同
知得何君君道州人吾時來道急道幸亦有臨我者
乎既休歸卧山中君入山講主賓禮語達旦弗求休
乃知堅其過遂冑也東洲其外舅氏也道亨其同姓
而質純兆先大夫同年也洵兄高鴐行文以式仲尼

亦梓其文也然後益自慶若有潜通焉以得君者方
將致之江西池追逐雲月為勝賞而官使之牒且最
下不果留莫而黽牒又下匪輸饑則平反也由是府
之廨虛館之突然者多矣無何巡院最上曰才都撫
最上曰賢繼為之最上繼若是民亦曰最當若是安
之及是滿三載當上考行太守錦君契君深知吾之
意屬道及君也屬言其行吾方歷度君之成也其本
諸家世成屬父兄歟抑地之靈使然歟道之賢今方
彙征
闕下必有能辯之者君既至為我問之

平寇録序

正德十二年秋
上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為提督召官兵開軍
門于南安用前將平諸蔡擊為民害者于時應召而來
都指揮僉事許清至有司知府邢珣至自贛　淳至自
汀伍文定至自吉李璵治通軍門指揮郟文如之指
揮余恩自贛至知縣王天與自寧都至張戩自程鄉
至南康縣丞舒富先立戰功亦在選胥集贛下軍門
審分之為十道道與卒千將若干羅兵備副使分守
衆議以精兵衛餉道比遊擊軍門隨以推官危壽指
揮謝昶馮廷瑞率千殷中軍下令曰惟
天子不鄙夷守仁俾與二三臣　承茲大役餉饒緒不敷

緒國有　彝典在卒其曹誅伍毋在守仁又曰兵法
攻堅則韌乘瑕則神吾度桶岡遠　左溪橫水逼且
屢衂瑕果乘之則且瑕易與耳衆喜曰得硒十月己
酉楊中軍趨橫水則清珣天與右翼趨左溪則文淳
敎恩當左翼趨文定戩且趨且殺手以遏奔衝約與中
軍會甲寅中軍逼橫水而陣以緣旅猱升絶巘用夜
半燎起礮詈林壑震駭兵環殲之賊愕不能兵走至
黎明破壘五遂破橫水各道乘勝破壘二十有三遂破
左溪中軍則閉營休兵以先各營會湖廣巡撫院約
掎角桶岡不爲應戊午令各道緩進至己巳凡破壘
二十有五諸附橫左者悉平乃硒領兵笑曰五日桶岡

耳諜匙龍入利十一月癸亥令十道俱發冒雨吾疾
登酉巳背絶壁阻水陣珣亂而前戰衝其右文定繞
其傍急擊之賊少却富至天與疾趨接戰賊奔淳迎
擊賊敗甲戌合兵大戰賊遂大敗破壘十有八乙亥
合湖兵追奔遯者至丁丑破壘十有一凡六十日破
壘凡八十得大酋凡八十六於是百年逋誅之寇瞖
然土其崩矣噫
宸樞廟筭一何神邪然而江西巡撫院帑銀甚萬之費則巡
按院紀驗着功之詳副使參議餽餉之周湖廣巡撫
院參合之勢可少乎方嶽群僚大悅衆詩次爲平寇
錄於以爲

國賀爲天下賀來屬玘序玘懼或塵乙夜之
覽名氏不敢諱也通璲孫氏金泰氏丙巡撫副都御史
僑　屠氏巡按御史瑋楊氏副使毋黃氏參議又推本
吏部尚書華容公也用敏吾君益重世臣焉是爲序
長興曾氏族譜序爲門人曾汝章作
譜云者譜吾之所自出以達於吾也吾之所自出有
至於忘焉者遠故也吾之所自出至於遠且忘之則
凡分吾之所自出有至於忘焉者無怪也矧分曰益
多遠日亦甚其或遂至於虐且亂焉者亦有之矣當
是時使譜法素明又寧有是哉長興曾氏金谿大宗
也旰水一出境委焉有江都君者又與予好其子漢

故在諸生中予特寄目焉庚午李冬漢北上持宗譜
一編來請曰先君嘗欲釐正此漢不意厥幾成之先
生君念先君而幸賜之序以爲曾氏規先君卽不死
也予受而觀之先之曰小宗譜自洪而上距孟昭凡
五世凡孟昭之所出皆與焉大槩從眉山譜也次之
曰通譜自洪之孫而上距榮凡十八世凡榮之所出
在長興者皆與焉大槩倣廬陵譜也又次之曰源流
曰會譜有二其一爲陶原祖南豐其一爲南豐祖撫州宜
陽南武城自千而上距受氏之始凡若干卷而受氏
以來遷徙開闔留其大都焉大槩述陶原南豐譜也
漢又曰先生賜之序以言漢志漢卽不利猶利也噫

漢何汲汲於譜也如是哉雖然自南武城生大賢以其學紹孔顏開思孟使後世均公而祀之而三氏之子孫或官其人或復其身曾氏獨不與往往能自奮起爲世名人與彼三氏抗今復有如若人者出焉豈特不忘其所自出而已哉漢明年南歸書以歸之

送南城高侯三載考績序

予入翰林爲庶吉士嘗得西川李士脩同院西偏公署以居時予邑方去前令天官選今高侯來繼之士脩曰此予之姑丈也賀予得賢令匕脩往候予亦往候士脩再往予亦再往作詩且供帳爲別已廼命駕超然啓行予鄉之爾我有知者夾腋後先或羅翌蓋

或貢珍賄侯一不以顧而去予默識士脩言可徵也旣閱數月鄉之士來曰侯儁矣吾不敢測矧敢叩脊來曰侯嚴也吾不敢犯矧敢欺肆來曰侯靜矣吾孔貧氓來曰侯仁也吾孔安予乃速士脩酌酒酬之恨得侯之晚也今年春侯脩覲至過諸

朝顧以法方峻彼此不敢閒語比卒事參商齟齬竟不能樽酒爲鄉人謝大惠以語士脩士脩笑曰未也子史官也日食大官畢予醉飽耳子之樽且貧尚能飲食乎人哉吾爲子諜奉有筆且可信將來予甚唯唯時而發焉乃秋八月予以憂還侯適書初考例當

闕見郡庠諸俊不能一日去侯也白其師衆餞禮古者行必有餞餞必有所而皆擇乎關津河梁交會之地所以分其去處之異而亦發其詠寫之懷以見君子非徒別也而吾邦據東南上游寔甌粤喉舌牙纛所在皆江山勝處而驛以郡名蓋勝之尤者也凡飲餞迓送必出于斯酌麻姑之酒而飲之又天下之所無宜諸俊與其師於侯有是舉也又以予知侯強委序其意若夫傳侯之美以附史尚有待也

圭峯集卷一　三十三

圭峯續集卷第二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記

休寧縣察院記

察院者御史行巡居之所也休寧縣舊有之而不知其始大使張君天衢來知縣事政既大行廢以次舉廼弘治乙丑春正月偕縣僚馬文入相之以耆郡大倫金萬全王希逵從相始自堂堂制弗稱而休寢側𥨊其東君曰撤之徙于斯步出南四楹曰象舫而屋焉穴牖而延天光兩廂其傍翼而翕于寢又步出南

殺舫楹之一曰堂於斯而矩其南修三楹廣五楹高殺修之二曰以為臺臺之左右騶隸吏後宜有舍也曰對屋之步自臺而南得如臺之修者三曰門焉蓋儀門也廻自門之北縮其修之廣者四曰築之以為道又步出南得如道之半又曰門焉蓋外門也而垣之匝于後者分自二腋始門左右有池焉于焉若兩喙之張曰室之其涯除焉若龜之伏曰夷之而其端之曲如磬折左右列者衆曰豢繩而直之衆喜君曰未也吾之長貳吾史有事于院者不有棲乎廼度院外之西曰於斯屋之文顧衆曰誠如是備矣遂相與範之而始事焉越明年正德丙寅二月成又明年丁卯六月君以最留滯謀事于南六月矣而文屬倫全逵來請記倫以圖見如君初詰者噫記誠宜也君以意象告夫居於是者也休於寢而思思而弗得則從倚見舫焉則感而通遇牖而光入焉則觸而明旦日坐于堂而敷以出之肘腋之下趨走唯諾之吏輿以入色應有棲息使然也觸而思以棲息夫舉縣之民者亦多矣記可無作也然予觀之昔之即影求形者多見于觀風懷古之豪而于之記也偶寄于躋攀登涉之餘則君之室喙之張也覺曰茲容有鐵矣龜之伏也覺曰茲容有磁直磬之折也覺曰茲容有寬吾將如何而休寧之

民其未無變矣於乎記可無作乎故曰記誠宜也或曰推君之意以告夫天下使皆休寧顧不廣歟予曰然古之人言之文斯傳傳斯天下後世矣予亦何能請以俟後之記是者

康樂公新廟記

正德四年十二月壬子予作晉康樂公廟成高二尋有咫衡倍之縱縮衡倍之一東西廡又第縮之門又倍縮之山藻丹雘飾斲視其處所使董事于戶李廣暨趙祥傅隆韓恩張軏金恩張承宗呂受二余均立楊福周金華張啓昇王文器陳紹文余楚仙又分廣之事者廟舊東出稍隘陋就敝巫據之多像鬼其中

民惟神鬼至忘神公也千戶張佐以予職也五月壬辰發情來言狀丙申往驗果然奮發大之而南宮為而費無從出止九月子舍來輸供延市材閱月乘十始工十月庚寅昧爽竪楹有光如虹自南郭浮行緣楹騰貫其上萬口讙然方駭譔值留鑰辟公以介來張綵而發偉巳則旦矣俄而靈禍四起羅集祥瀰亟多至拯人有而飛可執也異哉予於是惕然有與受公不當祭法歟非予職歟異不融祭於予歟又詎鑿歟惑又可徒作歟作且有記記在廟碑在城南之墓村社

五山書院記

新昌縣東門之外有山焉曰五山世相未嘗知之也自大司馬何公作院其陽儲書其焉取山名名之曰五山書院公出時與群公合處而會言然後是山稍稍見知于人然限於方位鼇墓已矣天下固未之盡知之也况後世乎公慮之設不言曰凡物之有興則有壞其當吾院之壞吾其安無邪顧是山兀然見敢於吾羣邑之一人焉如吾不之遷之吾況然峯人之無侮也一家遂之入吾室而饗食之未盡一爵而徹其筵以去無寧愈於卻還之乎哉吾其人焉愛也何以異於是予曰公書所儲幾何必五經其尊也五經所載幾何必五行其樞也五行所配幾何必五性其大也古之公之未為院也固已蘊之為德行之為事業天下人知之是崇是信及院成而名之天下亦聞知有是山者其不以此也哉然今天下之人方竊望于公公亦以天下為已任而欲遽釋公以休於此吾恐其未也亦曰詒其後之人焉爾無他也若夫宵斯肄斯戴籍叢委惟經斯尊燭影中森然五山也既而外瞭中奕蓬勃鬱蒸則必坐以待旦闢扉而觀之巘上毀而岫中跡旭曉穿而昕明雲物迥而宇淨景觸情生神與數會金剛木柔水潔火燥仁以靜壽智以動樂禮以為門義以為路其宅土也其幹信也指每一屈而道存焉山之為助不既多乎後是東南之陬有貲者作

曰非何氏子吾不信也然則是山也殆天作而地藏之以遺何氏乎山如有靈當食饗斯院世世矣固未有壞而徹去時也不然白鹿嶽麓烏能無壞壞而復興興壞壞興相尋於無窮其斷所以無壞乎公奚寘憂公大說曰是又在吾後之學者爾請書歸鑱諸院以規之

重建紫陽書院記

正德五年春監察御史洗君奉
命出按南畿秋九月至歙下令曰教何基基于鄉先生紫陽書院徽國文公祀焉公非歙鄉之鄉先生乎明日吾將拜院下及寅推官張鵬知縣李者先教諭宋

炫訓導鄒紘陳廷用相之縣丞王恩敬主簿李鍘典史朱明實翼以從而程文則以氓族從者次同知王斌又次通判王汝鄉殺甫入輿俯舉聆而輦出而望得佛宮焉又輦曰焉用是為弘鵬曰業已袪從之須日月耳彥曰材浮于川石斬于山聲聞于麓縣則任之然將奚畫而可君曰然他日召斌汝鄉進鵬彥授圖焉則中像公勉齋西山配是為祀祠祠東折而南為企德之堂堂南為廡遂為東門門內折北為尊德性之堂堂兩翼為樓士之舍東門折而西為內門門西為西門門內折北為道問學之堂堂兩翼為樓士之舍西門北為廡廡北為遺愛之堂堂折東而合于

祠之西祠階之南為道道半有塘亭之曰活水遂築而達前為道以直屬于內門之外至外門為衢道遂東火南為坊而止乃曰吾去爾思敬爾銘爾明其相彥也爾文以義名民也茲非義歟爾惟始終可又進炫曰華學御史黃君吾寮也實尸教事爾上其事宜也已而太守熊君至鵬以告喜若己出曰吾侍彥鍵彥曰府公不以部使先事嫌而惟志成民教而吾德尼之謂何呼文閒狀文方按閩事事竣錙銖彥說越明年夏五月院成太守率屬仍以宋穆陵賜額榜升祠以告成事顧鵬彥輩語曰部使導吾與若也為古之師帥盍德之實若使傳傳奚若記于石宋也遂以炫來屬予記予亦幸以名附也不容以非其人辭乃次其事為記使歸勒之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跋

跋臨汾劉氏族譜後

臨汾劉公脩宗譜一編居守留都時留都大夫士莫不獲觀焉亦莫不嘆公之賢也有識者亦莫不因以覘公宗之將盛也而知言者又獨賞公雅好斯文萃萃于斯編也公臨汾人也上世當草昧初隸尺籍播遷南北罹恒厥居形影相弔保厥孑遺以有今日亦天也迨卹其本始所自出乎及公既貴盛而作斯編

也或謂臨汾他有劉氏矣取附麗之彼若夜蟲之就火也公曰咄詩不云乎原隰裒矣剸血清胔得父骸焉膺其亂真也吾恐為是以負吾先乎自吾父祖始可也噫公豈太古之民歟何其質若是也公同產三人同產之子遂十人今位執金吾者二賓軍府者一待魁春官者一廩郡庠者一諸孫十人泉湧出而燎方揚也盛矣乎且公幼肄
內館有儁名暨親
肘腋出殿邊陲以文飾治故一時
天子之股肱侍從之臣與方州外大諸侯四方逢掖之士篇章之唱酬功業之紀述斯編之序贊彪乎炳乎郁日之日力而莫能究也非公篤好之何以至此君子於是合而評之曰質以培之故其發也盛焉文以章之故其盛也傳焉是故文質備然後天下之事理於宗祊亦然公得之矣

跋謝以中鼓動天機卷同寮分韻賦催盆池荷花詩

是卷成之四日以中辱以示予予老不自量隸古四字以志斯會之奇而慶斯蓮之遭也噫蓮以靜也諸君欲其動焉諸君所處亦靜地也抑不知天將息其動機亦如諸君之待蓮者以待諸君乎理有同然蓋思以豫之因以中以告

跋陸氏家藏東坡玉帶歸公據卷

東坡恐李方叔貧所遺玉帶歸馬為之立公據以便之公據券也世多多公陸氏之先得而藏之予獲觀于京邸因感而推知前世凡衛尚賓莫不有券契田廬之重謂之世業不言可知獨不知馮道當時背于賓國國危重也亦嘗有券否當與千古有志之士質之附于是卷之末

跋送

詔制進庫
臣既修庫作
龍丞中丁之為

詔制設也思欲徧檢群牒書分類標年以便部家考閱因
得取
國初迄今
詔制貯之函中未能也時時大息之考功主事林塾告
曰句容致仕知縣楊鉞家實有之適句容縣丞葉昻
同邑人也乃俾以禮求録之至是始克成謹用登貯
正德七年四月五日也

圭峯續集卷第四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傳

老先生傳

老先生靳氏名瑜字廷璧鎮江丹徒人也少為諸生至貢業大學未有是號也始自經歷溫州府時府時周守城府高眈眈視諸幕僚諸幕僚蹙蒞剋劇甚先生至不知也晨入揖事當治之旦日復入事又當治又治之或符下行縣上馬去不顧僚避積歲者不舉或叵測殆身災者守試符之亦行不辭事已內符退入舍卧僚至問勉張方略云何應曰唯唯至移語他事已守聞驚異以為不可及延入閤與為禮呼老先生云曰老先生云者非其年之謂也尊且師之謂也由是府之人皆知守之呼曰老先生下縣之人亦呼如府之人溫人適丹徒語故丹徒之人亦呼如溫之人守去再易守不樂與後守居去溫家居十年以致有二十四年矣以予少卿貴累贈至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光顯矣人亦忘之過其墓式其閭者亦止呼老先生云少卿發雍天群及弟第三人陳予入院與有雕璞之雅得先生於隱度中意退然不勝衣儒者也而其治溫又健乃爾其治陳清獻書

即勇者不如而隄沙園塘以利溫民皆不與其貌肖
者壯哉大抵溫海邦也疾風駕潮齧岸圩其田稅歲
苦民虛輸之者十四五而海外雜纏庚貨視內地伺
便鷙攫之舊置磐石金鄉隘溫三衛以戍其帥類世
傳武悍驁參武人而附府者尤飾文假法睥睨吏治
為豪猾莫制其山與海嶴則民以險豪吏以遠略因
循醞釀至不可忍則坐以逆聞聽
上制置均為患本堂爲張氏也是當坐先生急詣部使
請曰堂誠謀逆邪畏囊頭何校就獄死耳且罪止堂
而草薙禽獮之非宣德柔遠意脫獸困跳踉如溫民
何吾請往招堂即日單騎緣澗谷覓抵堂所呼堂出

曰我靳經歷也來活堂堂驚爲出且數且諭導至府獄
具遂脫堂族他如堂某家蕃洗刷一變清所謂爲蠹穀
往者千戶也聞人巳聘女美以奴奪衛帥來訌曰吾
妾也府寘弗任與衛爲崖岸下以觀先生先生知狀
引左證子手畫上清窮忍入賄賄至輒出盡窮自輸
伏辜女復還聘夫武人悉惵惵戒毋過府府先生廟無
事沙園者平陽瑞安界地也田圩不知其始堤成水
可洩蓄歲有秋民輸外食且足今所謂靳公塘者是
也其治要在利民完安之而剗除其疵癘雖或時橋
守事如即真然以無營爲豹取亂其心盜轡往則溫
無遺便乃已僚駐日啟莫能班或危以禍或左諷以

民怯不變用能成其志成化中
欽京部命勘判夫溫人志爲之狀入部鞏請代幾僅絲髮
許以不一少動意比判初不入于心故當其時忘得
之家居溫人過必入候致水土物比殁修以候范恭
人不衰少卿居
朝溫宦過之兄弟也至語旅溫無不曰吾老先生且曰宜
祠而俎豆之恭人以弘治乙丑冬殁予曰見溫人哭
之哀焉嗟幾古所謂循吏者方其在溫年餘五十矣
而少卿未生恭人念其老而欲置姬入室姬賈士人
女也急得金以緩禍者覺之及告恭人遣姬且以金
去戒恭人毋為是戚戚已而少卿生如持左券以其

有後立靳宗于冊後少卿獨為名臣且有子廷應將
世其家矣益驗先生所謂仁人者於乎先生於世為
仁人於靳為宗子於溫為循吏於
國為名臣父昔太史公傳循吏敘世家其法具在遵是數
美仍其號為之立傳以質諸君子君子曰誠以感人
不護仁以迓休則延其然其然不然其誰復當言哉

雅素子傳

雅素子張君諱文宇經載臨江新喻人也弘治癸丑
以春秋登進士第選入刑科為給事中儕輩詞其有
喜色問之曰吾遇
明君吾用春秋時也事

孝宗皇帝十餘年中改兵科進工科自右而左又進都戶科
皆給事中
今上改元九月八日卒于京師高坡巷邸先是覩進新政
五事語中肯張綏更乖刺特驟力詆內降害政若親
與閹戚家為仇敵者頻
上寬明僅奪奉俸予往唁之門者報曰昨夜不食若又為
奏者風裸之顫索筆今且汗之予去及更往則君卒
矣公卿大夫士嘆于
朝及史嘆于署僕隷武夫亦有嘆于道者皆曰直臣云亡
予悼之甚不忍聞焉君嘗以覈實遣餉三出當往貴
州也予作威鳳吟別之而以鳳居守為終句意戚晚

結中膠固競觸威燄惟君足鎮之云比至未嘗以女
苗叛于貴貴用兵君言兵在得曾耳膚畝之宜而苗
傺腸從多剛刈之傷生無益在蜀獨番族擾松潘餉
運斛十金妄級給賞陣奔靡誅君以蜀憂方大為獻
議者十弘治中最先論元夕張燈下有司治具典庫
中官以逸樂玩弄或
主聰勑及諸司迎望風指當按
上方嚮治為頻減之會外戚有罪當
廷謝陽疾而以子代之俄而
乾清宮災君引春秋宣榭火著戚臣驕恣謂逼厥災火焚
宮此其徵歟明年虜大入雲中虓延將迫內地

朝廷戒嚴尚書文非請集
廷議君疏柄臣老罷籍與尸步所謂凶代以倪岳戴珊劉
大夏張敷華可共而折人多此類鑄錢議起中外洶
洶入五議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而大要歸之以節儉既而新鑄果如議不流
皇莊尸者頗左官退授無賴冒名於是乎漁獵之
上不知也君上言曰邦本在是當行先事之戒凡所指切
時韙身任獨往若貴懲時惟一人在班行長身修髯
旭旦罷
朝步出
掖門錦衣冠幘禁旅閽人必聳觀竊語曰是何魁魁者邪

名能高下古今作者之品遭毋毀
朝之名能文辭諸體殆備焉而皆託諸石載盈冊焉以
歸母弟用載嘗為入京行離貴聰潰洞齒齶血漬牀
席垂絕君與寢扶掖盥滌以縣送入最後越醫至君
與語作曰是可生吾弟矣藥入果然性樂與人游會
予談必移日出自廣西還為予言古田距藩城纔七
十里猺至支解二負販而當
國大臣不以掛于口寒心我予以為誕適然爾及今閱其
遺草已附六事入奏此其一也其制狼兵如嗾犬獵
策尤良於乎誠臣憂
國同如是太史汪君誌君墓行略備次墅日月備矣而雅

素子之號未著乃載丐子傳之行于世扵得
孟子有言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士之
處草莽有不以是自負與以是疵人者乎及其出也
身自為之有能酬其所負而不為人所疵者乎書曰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天下皆是也孔子曰言顧行行
顧言吾以為雅素子其庶幾乎

圭峯續集卷之四

圭峯續集卷第五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某校正

書啓

代樊都尉定馬家宰親啓

伏以地連豫土同氣相求班綴
明廷言歸于好雖秦晉之不相及世猶締昏況將相之為
同寅禮可義起共惟太翁閣下
朝廷柱石人物權衡為宋莘鼎贊潞公而欲拜繫唐輕重
儼中令之復生再惟親家座右夙閑鯉對寵寄虎賁
瞻梓及橋光前啓後能不浦假無矜伏彼奕葉之隆
顧吾引援俯念補袞禍祓之攜萬微待托灰冷復然
且令孫女蚤籍翠竹蒼梧之蔭實惟蘭芷茸芽而小
兒者未解瑶翻碧激之章所謂民鮮克舉然所幸者
慶衍
仙源故其儀之得此嘉耦倘得依于絳帳鵠虎之壁當
明漸可從遊舞雩稼圃之言自訥自天作合榮我寔
多伏念其相庠勝學
貳室未賓叨肺腑子
本支功豈橫行於冒頫司承矛于
肘腋分踰食邑於舞陽羞殺逋陳九物之儀引領拱聽
千金之諾伏須自今伊始詒厥孫謀白首撥

邦百辟仰師臣之躅躁
赤心許
國二家樂
聖世之昇平盟如可寒言猶在耳所有世系合行謹具于
左

代樊都尉納采啓

伏以
日月際
重明之會
乾坤當
再造之期四方寧而車同軌書同文二姓合而女有家

男有室玆惟太尉台席暨親家座右退公多暇於鎖
孫相依本期於燕姞外雖示無適莫內實暗寓權衡
遂使素無中雀之微能亦獲叨占乘龍之妙選祇承
布諾屢藉冰言歲甲子之司權月大火之在次遂敢
託於鎖鶯忽乃忘於謁辭言以爲徵亥卑餘奇之是
借禮雖不腆
寶藏矣
賜之儲供是非此儗於奠鴈今則相將於奠鴈親迎
諏大梁之吉上章剛䠶乎攝提納采用呼妻之柔席
維適冠乎協洽豈克耳仰星天而揖僕盖奕弁因年
矢而每催蹴里八鸞焉敢竊

爾雖之遺經謂諒百兩幸追
籍略之芳壓天雄女士封縣君足矣列侯何必臨光世
衍雲仍於宗祏擧爲素公甘傳兒紀情浮於物書不
盡言伏惟鑑照

寄西涯先生書

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
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
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獻諂以爲當
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謗百歲之
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
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

復言之伏望痛割推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
墻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孤恩者之罪
生亦甘爲生黨誠積直有日矣臨緘不覺狂悖干冒
之至

壽參續集卷之五

圭峯續集卷第六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劉

與友人論舊事劄

同鄉同年同業臭味之同意氣相許又同第南宮相
去略差池爾一旦不相信遂若異世然何哉意者前
之同偶同而相許者偶許耶或吾子自處已躋于至
誠無偽之域而視吾輩若亡若存之小人不足信耶
不知何忍以暗激人心之大惡舉之于紙且以告于
君而相加也春秋書亂臣賊子亦其人去世已久姑取之
以垂戒萬世而非即顯戮于市也而吾子之言果行
則族誅之罪吾固不得而逃矣賴
先帝明聖寬而宥之遂使首領獲存于今而尚得與吾子
遨遊于吏隱之地是
先帝奪吾子吾子之手也明矣借曰彼人者實首已為彼
之辭也彼嘗語人曰吾子時以文學名于諫垣諸章
誰敢居非獨此也今茲其人雖死而
朝之大夫士憶而誦之猶昨日也果誰可辭邪昔陸抗信
叔子之不鴆人千古以為美談吾固不敢為叔子而
吾子於抗如何哉蓋指事乃定吾固當勉之吾子其
明目孰聽以應方來可也丈夫事在磊落掀天地而

置死生禍福于度外伯夷頌所謂一常人譽之則自
以為有餘一常人毀之則自以為不足其足為大丈
夫乎久不接論因地相邇偶發素所欲言惟吾子思
之吾當自此閉口吾子幸俱忘之罪過罪過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論

理氣本無先後

論曰在天成象在地成質在人成形氣也而所以成象成質成形者理也所可見者氣也所不可見者理也日也者月也者象也山也者川也者質也耳也者目也者形也如使人之徒指日也者月也者山也者川也者耳也者目也者而問焉曰理與氣孰先必將應之曰氣先何也其見於所可見者勝也遺乎理者也不可與語也如使人之□□日之燭乎晝也以陽焉

月之燭乎夜也以陰焉□□□也以靜焉川之流也以動焉耳之聽也以聰焉目之視也以明焉曰理與氣孰先必將應之曰理先何也其究於所不可見者勝也泥於理者也雖可語而亦未可深與語者也其必曰陰陽判而晝夜分矣然必晝夜其陰陽以宣焉動靜別而流峙定矣然必流峙其動靜以彰焉聰明賦而視聽得矣然必視聽其聰明以發焉知乎此其語日之象也必陽也晝也語月之象也必陰也夜也兼焉以至星宿風雷之類莫不皆然也語山之質也必靜也峙也語川之質也必動也流也兼焉以至昆蟲草木之屬莫不皆然也語耳之形也必聰也聽也語目之形也必明也視也兼焉以至四體百骸之微莫不皆然也而後庶乎可與語天地人之理與氣矣可與語朱子理氣本無先後可言之旨矣謹論

君子上達

論曰君子者亦人而已矣而必爲有異於衆人者何哉曰衆人見有所謂物與我也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衆人見有所謂臧與否也孟子曰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衆人見有所謂利與鈍也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衆人見有所謂難與易也孟子曰舜

之居深山之中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則夫君子無物無我無臧無否無利無鈍無難無易也蓋如此曰然則君子者其亦槁木灰而已乎曰非也蓋自慈愛以爲吾之仁而已是仁也即天道之元也辭讓以爲吾之禮而已是禮也即天道之亨也斷而必行以爲吾義而已是義也即天道之利也知而弗去以爲吾智而已是智也即天道之貞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物無非我矣嘉會足以合禮否無非臧矣利物足以和義鈍無非利矣貞固足以幹事難無非易矣故曰君子上達進天天之道矣無人

也否則汩汩於物我臧否利鈍難易之間則入也下達事也衆人之所為也終亦必小人之歸也謹論

圭峯續集卷第八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雜著

唐書大風拔木斷

臣謹按周公居東之末迎也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而林甫之將用也亦然然則善人之退小人之進皆天下將亂之幾也故天為垂戒使君人者於此警寤而改移之其心仁愛之也至矣然成王知寤而迎周公而玄宗昧焉擢進林甫而極用之此周之所以將亂而復治唐之所以將亂而遂亂不可救也歟

唐書殺三子斷

臣謹按父子之道天性也然而至于相夷不少貸如寇仇者何耶寵昵之私勝而讒間之言易以惑也故褒姒寵而宜臼廢驪姬寵而申生死武惠妃寵而太子瑛及二王殺而世方相蹈未已也於乎女之固寵者其初祗其身而已卒之賊人父子亡天下國家為莫大之禍如此可不畏耶而人臣之固其寵者亦然為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擇遜

於乎自夫父有殺其子者則父子爭國世可有也況兄弟乎而是兄弟有懸國者遜為吉而爭為凶自夫

子有弑其父者則父子遜死世可有也況兄弟乎由是兄弟有爭死者爭為吉而遜為凶是故遜君子吉德也在小人為凶爭小人凶德也在君子為吉吉台陳廷幹問遜齋之義予作釋遜㠯貽之

審力

臨川樂鳴殷出知宣城縣行與羅子別羅子揖而謂之曰昔秦武王將脩宗廟之鷹為鼎者三上千鈞中百鈞下十鈞進羣臣謀之曰寡人欲置是于先王之廟必衆人舉之恭乎必一人舉之恭乎羣臣伏思之對曰必一人者王於是下令國中曰有能舉千鈞與車百乘百鈞十乘十鈞一乘烏獲過之睥睨焉舉十

鈞者獲車一乘歸舍人尤之曰咄胡不舉千鈞而獲百乘也不然亦百鈞爾獲曰不然獲非難於千鈞也顧獲之幹固衆人之相差爾而王亦奚信邪王如愛其鼎疑獲之折其足也叚而收其令而㠯衆人舉之鈞之至廟而已爾獲雖欲一乘且不可況百乘乎居三日善飲食之進而舉百鈞者獲十乘歸又居三日益善飲食之進而舉千鈞者獲百乘歸卒如獲言秦人於是知獲不獨其力也其用力亦已審也今宣城子之千鈞鼎也慎而舉之積信而待之無欲速焉不如獲之獲一乘以至十乘十乘以至百乘吾不信也鳴殷喜曰吾茲從事於審力矣

題鍾馗四首

前有枕前有枕乃是石可幞巾簪一任魘魅何如少

飲

橋有敧橋有敧驢不過緊要推尻曳耳多時到得鬼

笑

鬼作僕鬼作僕有頭上琴劍書籠閒主人何處乘牛入空谷

乘白鹿乘白鹿鬼牽韁凌兢石磴過松林數步一片雲山綠

修廬志後語

錦衣房侯子愛重之天下莫不聞然至索子廬樂公

新廟記以石既堅摹之觀而止於今奉命守潯梧則又索子修廬志曰於至潯治兵之隙對閱之若有以對夫子也予實有剌摹隨侯而遺之然不識侯差以其句讀中繩墨邪或訛其隸畫而異於世俗之書也是二者皆惑也噫今之世何世邪而置斯志也於作者之伍直書人者之編錯記其凡而已耳何句何讀之云乎直白巖尚少予老悖也追而遺是二惡播於後世莫予卹也而已矣侯亦未為得也或釋予曰侯於政若公署若象室若艤所若祭輿廬無乎弗舉者盖取乎其類而為鞭其後而已耳子為大懸欲卷而懷之歸業已置其書表太息與別而叉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渠校正

讚

石山先生讚為安成周舉人祖作

爰有主者翔者栖者延頸而盼者其有知者至杖而侍者其甚有知者榮者華者節而榦者其無知者至破崖而下者其甚無知者其有知者若會于無知者其無知者若倚于有知者皆環至于主者曰其有知若無知無知若有知而前知乎無所不知自不知其若是之不可知而為有知無知之始也噫有象而無之者其容有知乎然吾不知其意之所擬亦將附之于不可知之也與

工部侍郎沈公像贊

啓前鋒以導衆介運太阿以芟多壘言亦憾以召諸豪桀京觀以陸君獻來其可為之幾固嘗盤礴乎斯既而動以紙牾敵蝟來旋則為徃而快其所如蓋世惟貴乎有志又遑邮其乘騕既事徃而機息亦競奚為而追思位亞鴻鵠其進也實錄積而寸絫志同儕為其退也忽距脫而毛遺今胡為公兆昨胡為公非觀公之像或者其似究公之心似者其誰

清軒贊

蟒衣玉帶也者凝然而坐于隅也吾初不知其在朝亦不知其在野胡為乎來乎其諧誰之儔歟人曰本漢之裔而曰清軒翁幼寔奇童

乾清宮題

飛龍肆

內館師羣公鼓五絃之號越助虞舜之南風既馳騖乎豹北遂騰踏乎雲中既登殿西陲殿閣彌彰狀元有碑君子有堂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孰為壽俊為

帝尊事孰有勞績為

帝明揚既而烽息燧滅爾界我疆於是乎誕教于家克敦厥族本系支連有位有祿倒蹤賓貺其肖繼以燭

天子曰休來歸自西留都居守

天子命之載瞻斯容有父兄在既孝既忠

天子有賚

鄒竹所贊為翰林孔目祖作

人亦有言曰其康齋孰得其門維鄒竹所得謂為賓穀其後昆可知其人我友其孫而出其真我贊之云

雷南坡贊

神之肖不肖繫乎工之工不工人既望而識之矣衆之崇不崇繫乎行之修不修大賓之位亦既居之矣名之傳不傳行雖修矣不足恃也況於其他乎繫乎評之者言之文不文噫吾何足以任此乎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棨校正

銘誌

大學生李顯忠墓誌銘

昔先大夫之喪予奔過淮撫淮中丞李公出下舟吊孟卒助輓舟速予奔予感之公卒其子世蕃以太學生見予京師語移日及當世可指切事即如籍族黎錢無頽吏寧處至古人英風義烈又若飄風鞭霆亟欲追以從事為快予笑曰是復見公也念公守青治最天下隱德多此其發也乎遇學諸生談生必曰生

高蹈遠志人也其在秋試衆必擧而讓曰是其先登然比旅士輒遺生生亦慈慈許乎去歸抗遇時感觸不覺印鼻噓息歔欷距踴即傳驅而飛者鬧人步飆聲適欲如恒為家生事治即不屑其學學益贍賙鄰冷不責其蔵蔵益賞貸一往循銓之次名巳上會毋陳夫人之訃至僑筆類須

內批出乃發則官人也死生生頻跌詬叱已而袒拮墩號跣走歸不顧先是隣有不戒于火者公之綷擬燬延沿燼其廬予適道杭一日馳三驛瞋涕鬛唶呼隸問生隸曰是竹竿巷李生耶今方除火所始究于所止驛遣一隸悉棟而屍之矣予悔失許覲之及今其仲士魁以中丞張公狀至泣曰吾兄今閏正月十二日死矣予悲償久之考狀與予耳目所及差合獨公疾生割股和粥食公予不知也於乎孝哉遂次其年三十五正德二年十一月　日塟龍井山之先兆公父贈青州府知府禎為其祖禎父紋中為其曾祖張孺人為其生之母夏氏其妻許氏其側室而男曰覚崑其子也為之誌而繫其學曰太學生李顯忠銘之銘曰

古非刲股刲偶兩斃奇乎之刲刲可範世世可多有亦可奇之乎何弗然天難忱斯

莘軒居士墓誌銘

安成湯村劉氏漢姓也自長沙定王子思侯侯安成

即湯沐之至不侯入編籍中亦仍所居村曰湯村而典物多存類能出主角以自殊別其析布旁近為支族皆繇湯村景泰中忠愍公以節顯莘軒居士而表也銘志貫合群支遠能系之而知其塋生能名之而識其系族之人皆曰是劉氏行譜也與公同有功湯村者予少識公孫寧鄉知縣絅省闈中比仕又因絅識刑部主事祥于棨公甚每訊之得悉公又因公得居士高曾鄉嘗曰吾宗遠者數十里近亦無慮十里而墓強半在湯村每寒食祭僕馬乞斥必於居士乎館之極童卝所欲如狂欣欣為導指不以老輟其始亦力學欲自表見多坎坷沮乃教其子時瞻又沮繼

以時表時章皆連沮益憤如遇敵決戰弗卻至時望
果舉進士官南京營繕主事所居几閣星曆風角諸
書出遊後進小生立須皆能陰處其終身間發一二
雖名卿門莫與角中隣之崇書皆素歎弃形聲甚久
之闖入其室呼之如呼人又如人處分之明□隣來
曰祟去矣亦要其軀擢吉勝甲又骯髒敢往諸陰幽
詭賊類自鑠然常持不校亦寢物之怨懟為生僅自
給而樂為人緩禍脫急往往剮其家至自罄之則泊
然安之嘯歌止于自適而間率至到至今刑部日能
誦之于人至有償者焉享年七十有八以正德二年
八月二十三日卒卒之日族之遠近與隣嘗德之若

率奔而泣比殮拊柩擗踊至失聲若若營繕不獲視
疾又不獲候纊息其容弗悲乎悲而不圖為不朽不
徒悲乎圖不朽而弗之當世之不朽也者而顧以予銘乎果
足不朽乎然不能拒為之誌其行與其曾祖祖考父節
忠母彭氏妻王氏其卒時贈時表時章時望凡四人孫
男凡七人孫女简秀一人其塟以　月　日于
原其守叢英其諱蔓其於縣官則大宥也而銘之銘曰
欽有多智以豐其贏施而有餘懲其不試以其子嗣
亦驕其初其在厥宗如冠有緌旒以綴之今其已矣
亢紹伊誰繼後之思

棋隱先生羅君墓誌銘

君諱富字宗弼先字宗禮石磵棋隱其號也與子同
出豫章徙廬陵廬陵徙泰和武溪再世曰義可徙蜀
江生世賢世賢生貴祥貴祥生德源德源
國初布衣論事謫遼東亦籍中老得歸是生公器君父
也籍移南京公器當補以宴劉氏子宗謚暨君隨僑
居上新河君時方晬已而弟宗敬生公器素挾易教
閭里知名至則帥特為易伍俾仍儒故得便自教于
家而君始卝已為文章奪人眼目宗謚舉應天高等
文錄為式君亦入為學生宗敬棄其後森出人萃目
睛維氏宗謚死宗敬無有與室者公器大戚慟傷憑
體厄弗支舉事屬君君亦若無難者以為順適果婚

宗敬爏公器公器哀絕喜曰吾恃而而死已矣宗敬
嫩死母亦傷而斃凡弟妻之發者二兄女之孤者一
姊之贅者一蜀江之鰥環日就食母卧床褥危君君
取諸戶門舊之日需者與新之日益者角斛豐約蔚
具雖實衾婢昇夫不絕有手然節縮以度內無很籍
外無宿負盡遂而止宵則炳燭講誦琅然孤燈欣欣
闈閣晏然母真斃去人以為孝感所致凡四舉輒蹶
母且沒畏之力乃憊因削去前銳不復言乃為督學
戴莊簡公所強重傷公心為一出復蹶公諷校官弛
條約麾君君百方求去會中風暈始得告公猶劄府
以病可復若不釋君肯又可公已去乃已自以為天

貰我曰吾以付吾後之人時予鳳舉將就緒故云遂
顏堂及號曰自守且闢門內問禮者凝然如師質由
直者居然如官不辭吉之諸官部院達尊皆送與過
逢常揖上賓位若樹楲然不移故司空蕭公雖素寡
合亦崇君一人金陵古都隈隙處宿廟硯家旦熱吹
喧晃以衒衆聞君過矣闔氣屏息居左有蕭公祠他
日過之神來憑巫巫猝神語稱君正人遍命禱者禮
君君過休燕居圭植儼然自牖窺者以爲神人其逸
度高調空人甚性復善飲每酣或仰月長嘯誦出師
表赤壁賦李杜詩以見意爲古文瞑目沈思至微領
瞠目則信紙迅揮而就冠時已爲西蜀李宗伯所奇

然不自什襲藏于家者僅自守齋一集鳳以進士推
甫一迎君養周翠渠甫鉅工也以得君爲晚託石岡
棋隱爲內交焉子男四孟鳳今試監察御史次鶴有
志古學仲鳳季鵬蚤夭女一贅葛价均劉出也孫男
二曰相曰材孫女二曰蕙卿曰葛卿正德二年五月
十四日卒于鳳邸春秋七十劉先君沒整江寧縣貫
家山鳳率鶴將以十二月十五日奉合葬焉鳳著狀
泣來丐銘始鳳應進士來京師君旦夕縣憶予文壽
之而鳳乃他屬歸大怫即命撤其檢於乎予尚忍辭
銘也哉君居左右彌菏皆予里人言君爲人以父事
仲父公立食其子孫二世挈族父永良四歲之孤自

蜀江名且植立之視公立之世於妾之家始終經紀
之厚逃其父拱所翁同日衆共罔喪上中蕭貴貸錢
至老不能償甘以女償立灼券焉貴如焉隸人歸女
俾贅曰毋汚我毋汚我少與樓浩梁信相友善成化
中疫流信家發人執輒熾成爲欲跡蹤遁門無局者
獨日三四往爲灑除羞灼旬日手斂七棺瘞諸野浩
老而獨召館之九年朝夕與對食死時家且瘞殮橫
豎閭中獨爲之終事嫁其孤女方十歲者奇行煒然
在人耳目古陳郭之流與是應銘銘曰
以多並翅而沮其翼柄不得顛有窮匽棄奕局廢遷
弋何篡焉人也弗諒可覆斯言

草亭逸人墓誌銘

草亭逸人吳氏崇仁人也居白馬嶺下比晚縛草爲
亭託以老焉年六十三正德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卒
仲子學升鍋季子訓科錫視屬纊孟子監察御史鍼
奉　命理軍事于浙越明年正月始克聞訃哭哭哀
擗踊疲憊腰毀幾將不絕乃晨夜來傳及
命畢奔歸迂道白下以誌銘委諸玘玘曰子來予嘗誰
銘誰嘗曰子能銘人乎雖然不得曰嘗誰銘人而遂
不銘而翁也而翁用薦起官序班先予在館者八年
已褫然老成能導予升降陞祀別識掖闈觀闕名額
指日班行誰某隆殺疏數其所宜施于德之間以爲

言輒慼頞曰吾先南城也且今相距幾何哉而乃自
為異邪居既久備見大老皆老耳𢿱勸諸　藩國
冊制外大蠻夷　詔命將師行師　璽書除拜封章代
言檢戕則以下之肴詳彭文憲公每呼曰吳序班以
為何如對曰得則公曰以是頒出或覆視之曰吳序
班手書乎欣欣領之而已修
文華大訓宋元資治通鑑公必引以自助及修
憲宗實錄丘文莊公喜得之日引之與語如公引者錄成
遷翰林院典籍喜謂圯曰天順初嘗有官此者舞其
柄以窘府部幕司至不能一朝居府部羣公出怨言
懲是顧用類陋者至今者刀寄然事遂弛今吾酌厥

中存體要耳既而幕司果羣聚竊語急羅當謫咸以
為㝷居數月覺無苦又咸以為喜
文淵閣藏書數萬卷標目亦數帙或閒之矢口縷縷如
注先是館寮一人假考訂私丐史冊擬寘易其先世
之職未成覺之乃襮衕至胥則設譎間于炎炎者曰
典籍扃鑰在其手悠取已好入其室左右希合左驗
之乃秉在　告諷吏部貶為番禺主簿而丐史者遂
栩栩快其志鉞泣曰不知也圯又曰弘治初致　郊
齊羣屬咸集院于二人入夜語于與時張宮保言事
忤仇黜南部語次及而宽之不虞張仇適寘偵偵白
仇仇怒適起大獄意置二人于辜脫而而翁亦乃困

至是今已矣鉞遂拜且泣圯亦泣鉞出狀發之與考
其世得諱庭桂曰吾父曾祖也来自南城者也得諱
日昇曰吾父祖也贈順天治中者也得諱衡與　氏
曰吾父父母也自治中至山東參議而　封宜人也
先諶氏繼趙氏曰吾母也而趙則吾鉞鎬鍚所自出
也鎬生浩再生演吾父孫纔二人也又拜且泣曰惟
諸銘吾決以歲十月　日壄　原嗚呼逸人名孜字
景賢與其六書古近體詩天下人能知之其所自立
亦可曰天下人知之乎其身則仕而其性則逸也否
則惡止于是哉而亦惡取斯困哉古士有易名如曰
逸人庶幾来世有考銘曰

吾惡乎悲逸人乎人之大賢與誰不已與而誰則為
之所人之不賢與無乎其自取而誰非已忤其命也
與噫夫如是而能不失其故吾又奚悲之而銘其墓

封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呂君墓誌銘

封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呂君諱祥字世吉號素菴
前鄉貢進士也隱士文夫之曾孫封刑部郎中子榮
之孫前庶吉士蘷州府知府晟封宜人俞之子贈安
人俞封安人姜之夫吏部郎中杭州府知府夔之父
年五十八正德六年七月十六日以疾卒訃至杭夔
刻期奔歸與弟龍英盈卑尚治喪已又治壄得呂塢
先塋吉卜十二月二十六日又吉乃走僮水陸犯晨

夜以狀屬曰公愛夔厚遂知有夔公脫遂銘夔先君
後世由公知有夔先君既愈愛夔亭勞僮館之退考
夔州用自翰林出官刑部時夜卧舍有光起庭中夔
州駭曰何祥也已而君生因名之蚤有奇氣姆抱置
書几硯牀間必笑睨捫摩若畧意會及過兒嬉弄具
則又凝眸端視了無册心既就外傅日葦童心養端
蕩遂年更月異史考經通占䟽書義積成篇章分晷
寸陰如有角逐夔州愛甚憊曰兒休矣而與夔州游
者又咸望呂氏不止夔州夔州嘗免喪趨
闕下舍舟而陸留家于淮而君與母居則晝夜誦明日又
然居傍骸之老者嘆婦人嘻曰奇哉斯童夔州官夔

君時已任戴冠則以侍以學于夔志不試于鄉以自
況又之夔州俄休寓上饒上饒附郡縣東南要衝也
使車部使者車日旁午君遂不能隱其賢一日提學
鍾公迅馳至急索曰祥出祥出取學籍注一名去夔
州躍然喜曰兒出矣敦迫之試江西試中試禮部入
太學告省歸屬夔州卧病腹㖞㖞昔寒急者六月醫
相戒避君惟籲天祈代至勿藥人以夔州吏生歸君
然亦以是謀割宦情依杖綫而又恐戚夔州夔州果
怒強為一行抱卷納禮部陽陽歸曰吾親何年吾作
三公邪尚出邪自是終夔州宜人之世生事葬祭屹
然為邦邑矩範夔第進士仕南京

今上即位
恩用夔官封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夔守杭值
上
太皇太后徽號
恩加正四品服兩
恩存至夔如
制函冠服歸至則一服之北面稽首謝謝已襲藏之笥
或問之笑指笥曰世守是儒其衣冠終身焉其諸奇
衰麻出禁不以目呂永豐故大家族屬繁身先之故
不令而勸家衆夥器使之故不勞而集井倉卒處分
未嘗不坐學易軒取易玩之與之所至亦未嘗不吟

醫藥群書未嘗小之不觀觀未嘗不究而試屢疾病
者焉已病未嘗不應應而輙効効而來輸負者未嘗
不叱之故有素菴稿　卷學易軒稿　卷藏于家其
已行于世者試効奇方　卷也及今之卒至有泣下
者焉學易軒君所構者也孫振宗振武振德振英振
遠振澤六人孫女寶珠珊錦四人銘曰
宦則海然彼濡彼溺濡也阽危溺也泯迹亦有夙知
望洋而懼永終厥身又不及溺濡於乎賢哉我銘其墓

徐信夫墓誌銘

信夫姓徐氏名徇嘗知嵊南靖二縣大夫矣予於屬
則師也官之則已䟽之則已倨故於其生也惟字

之正德己巳三月乙巳年五十六卒于官其子學生
煥以其喪歸嘉定謀以　月　日塟　原來乞銘
于亦宇而銘之而其曾祖淵祖瓊父復母張氏配龍
氏女　孫喬郎燉叙狀以來且曰煥也至南靖不
及吾父生訣者五日痛躃每隙伺間卑泣于庭隅
泣于廡士來吊者亦泣曰迴延之海吾境僉柵吾邑
為壘以戍介胄吾民為兵以待戰寇訛知道去吾父
吾子吾田廬微吾宰誰賜之今天奪吾宰吾寧不悲
或又曰吾世輸糧過山錢以脫簿楚辛今二耆無輸
輸又將自是始吾是以泣又相與執紼昇上道泣不
忍去或舉褒則誄曰搞葉君是乎又泣煥也哀遽中

辛以是慰予曰子嘗侍官嵊乎曰然知淮政公勤德
感益云之哀乎曰此考功所以録而嵊志志之也知
學庸冠冕之録乎清風祠之録乎嵊志之脩乎曰舉
吾父之所以為嵊也語已自是泣不絕曰就纓纓語
無越一循更耳可置此而他言乎昔吾祖殁吾父哭
之晝夜不絕聲涕盡而繼之以血及吾祖妣殁哭之
亦然吾氏老若斯少若斯曰吾何能如鎮傍有二梁
舊木也圯輙水人以死吾父率先石之至今人曰吾
可以無水死矣思之至是泣曰吾其何如煥也於是
避嫌爲諱之如忍何又曰吾父能以其詩當昊豪故
其集曰隨意已登于吳詩之壇然終其身不能一伏

志于春官能常惺惺以警多足以支倉卒之變無媿
乎鑾坡之號如禦靖寇之類是也然不能使其身歸
老于牖下皆可悲也幸振是以銘予曰説銘曰
志也輙申以沮才也方乘以施其秉也微而又數奇
以蹟之將尤誰而吾銘之孔悲

故知縣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臨川滸溪人處士思敬之曽孫教授汝爲
之孫監察御史常之子知海州顒之弟判廣南府攺
寧波盛之兄初筮知興業縣以母憂去攺宜都縣在
任凡十年去位居亦凡十年正德三年十二月二十
有四日年七十三卒孺人楊氏先君五年卒子男淮

府學生渙南太學生女嫁金谿學生胡拱華孫男謙
發冬解南太學生孫女太玉小玉明珠渶在太學得
訃哭顛奔輟哭走予乞銘歸卜　年　月　日塟縣
原以圖君不朽予少學臨川善君時御史君在院
黎宜人亦居燕邸海州初舉進士侍爲君與廣南以
名肄學法不當得侍學城府府距浯七十里而君於
家次當主田收食其粟踊踵走交道僕僕然猶自
課課及廣南嚴毅甚遂連枝秀發成化甲午江西榜
再聯名其上明年乙未聯禮部業太學結詩壇屹為
天下士勍敵而輙試輙黜如乙未者五遂戀而恚曰
進士爲吾治民耶吾治民也吾廣南入部制學銓簿部

注通判常廣南注君知縣當與業與業振撫地也至
則　請免通租千石斲發山石以利輸道縣因通
其有無改顧爲灩滪便之比至宜祁則稽豫隆民
以縣南津不橋告考風俗得五世同居趙氏也問所
疾苦甲曰荆之也矢田瘠與吾田錯而侵方酣乙言
如之丙丁言又如之君喜曰吾知所以治宜矣於是
橋南津
請旌趙氏復侵疆惠日見害削去而使日增以六載考
告曰吾疾作矣歸而海州最先歸縣廣南白寧波歸
歸白叟歲時遊宴鴈行班如也人以爲奇予辯習
問天下吏治偶及二縣皆最君於乎於此可以觀君

矣君諱昌字公懋東溪其號也銘曰
玉則出匱屢君而靍歸則在几再易而製而祖而父
而父而兄而侍幽局重務重黍孰謂非生

故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墓誌銘

正德六年春三月十日葬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
公于昭功祠之陰永寧寺之右曰昭功曰永寧皆
上寵公賜額也初
孝宗簡于肘腋得公來南付以留鑰公感知遇事體兵民
便宜大以驛聞小以意制𥨊機拔萌化罪戢寂泯厥
聲迹時陰使之几南幾歲
欽慮獄則守臣則部院寺咸視公色可否公生其疑者咸
𠩄衆心或至宣諸言公亦默然退自念曰奉若
欽卹謂何吾何敢居其歷
宸翰褒諭益怵惕冰淵兢兢恒以弗付爲憂遂以疾請
上憐公誠月有廩歲有役　俞公休官一僧至左覺義爲
永寧寺主以主公祀
制下之日獨及視爲從子安家入粟爲郎傑千戶皆宜後
公而公以是正月二十五日疾劇卒春秋七十五矣
而家傑以豫遣歸未視屬纊也公廣之順德人曾祖
某祖茂悌父道達母何氏世名家也以選入掖庭肄
內館業有器幹
憲宗擢奉御掌文書

憲宗擢紀事奉御侍　悼恭位下轉　官禁教書擢
春宮局郎
孝宗弘治初進司禮監太監　賜蟒衣玉帶祿米
憲宗茂陵
英宗懿妃金山二功成繼　命選
永康大長公主昏禮賚皆有加
上新即位　賜又如弘治初焉至于
欽遣方嶽之臣祭公考妣益異與也公性于儉樸平居慢
藏從者之瘦振衣設炎蝕之泚家衆縮項蒲伏殷
掉挋公顧訝曰爾何爲第去意氣晏如也嗚瑞貴人
重德成就類附德位肖父母公至是哭亦如之且以

閭手
上方候 䘏典也而又來屬予銘公諱容字體仁號松齋
銘曰
學之數之以蓄厥施
龍飛則隨 宮月夜白 委裘之側鞠躬屏息夙興伏行
東有啓明折旋陛篙惟惺孔嚴傳宣曰三府堂有藥
維南有綸惟以休樂噫公不作
明故雲南按察副使邢君封孺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君邢氏諱纓字文甫以名故號濯庵當正德五年七
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八卒于雲南按察司蓋司副使
也喪還黃梅訃至留都子刑科給事中寰祖栝為位
哭謀歸葬六年 月 日合封孺人塋縣一

孺人姓李氏諱妙媛年四十四當弘治八年七月初
七日卒用權厝儀而石未誌爾乃序仁貴生仕聰仕
聰生贈知縣選娶封大孺人周氏為其曾祖祖父母
序孺人繼孺人操氏為妻序寰完宋寵為子許姹彬
周渭陳晟吳瑄為女序進士長洲知縣山東道監察
御史福建道監察御史及今官為官試戶部釆
純皇逸事于河南清兩浙軍按陝西閱本院章奏為事讞
縣積滯獄脫垂死囚蹙逋租饑民民以不饑死浙部
亦籍銳儆發亂可櫛沿牆蕭清為績白父冤壁立叛
闔烈熠間三年為行序孺人父李 母 氏繫見子

吏科給事中毛君之狀泣捧拜請曰孤父若母自是
有聞乎繄公不聞乎亦繄公公銘不銘惟公子不覺
亦泣謂曰狀若斯何累也亦知大學士王公乎子與
而父試丁未公在院夜得卷驚以為雄州士大奇之
及名揭黃梅也出語人以其句黃梅赫然有名聲自
是始群居子耳而父語當世及古籍目所拔為文詞
俯首渴飲恐日晏同河南事丁宗仁死無嗣丁氏以
道遠難其喪之還一日喪忽至木美舊裝如去時闔
室悲且訝僕曰一邢父之為士林義之間亦忿吾務
人獨高出者子奔先大夫喪所過城邑匿不與知舊
接至長洲瞑舟方弛揖炊俄而呵從擁翼騶騎上炬

影晃晃中頳顏叱舟舟中人踞半逸半予堅匿免愁
去乃權數置訊之置吏曰吾宰事每纖跡其影而鉅
跡其響胡避乎比三年會色猶怫悻今尚畏之在在
陝當迎延延以鋒鏑為食飲會大閱以一矢與中的
又以一矢射堠堠仆守臣連呼天生豪傑者三而予
每遇秦人曰真御史曰真御史而今遇滇人曰鐵面
監司謂而父也家牧泣謝曰如公言孤復何恨又曰
先大夫發歲覆北南宮歸毋埽除備牲茗賓至出飲
之而已而口未及利鈍事既祿食損抑百需以佐費
廩賦新金常卻入曰公家得微有急乎公謂黃梅舊
先大夫出名聲而未知先大夫名聲亦有所自出邪

又曰先大夫垂生夕也隣之叟夢羽衣金珮游吾堂
寤而驚走告焉先知縣君亦驚曰吾適見金甲神宮
泣吾東隅已而先大夫生乎曰噫異哉哲人之生也
其卒也奚宜碣銘而窆又塋與禮合乎義寔兄弟等
奚宜靳銘銘曰
天為降祥而生之已試之世已顯顯而望之然有資
焉若階也不可以躐躋有內焉以相之又若嘉樹焉
折而先萎然遂止於斯則胡為而生之天乎斯墳乎
胡為

故贊川處士孺人胡氏合葬墓誌銘

正德五年四月十一日金陵七十七翁袁潤德卒十
二月二十日葬江寧縣高桑村乎九江推官經實尸
之而以母孺人祔孺人加翁一齡先以四年閏月之
十二日辛訃抵郡經來奔以狀屬歐陽庫部來告曰
吾母諱玉烏程甲族胡也曾祖　祖文斌父忠母孟
氏經　生　鉊生保其男適揚瑋適鄉進士胡瀾適百
戶葛昇其女吉善其孫適郝拱宿適百戶葛求其孫
女應龍應鸞應鰲其曾孫銀姐其曾孫女頑公賜之
銘乎度弗任銘弗應庫部速弗置久且懈及是經又
以狀屬錦衣房侯告曰經將合吾父母葬焉吾父
諱璃號潛川蔡國忠毅公弟都督僉事義之孫隱士
勝之子母呂氏也乎女孫載前狀且哭曰吾不及遭

公公不銘吾父母吾何言吾今及遭公公不銘吾父
母吾不敢以葬公又何言哭載路去而以侯留侯乃
盡經辭狀予亦識經將莫破也憐之然予莫悉翁蚤
問侯曰翁將種也其為將家能乎曰否翁儒服而儒
言入至與之居覺若飲醇酎無不醉飫而退者至諸
多空疏服食之說或時偶出之有問者輒變色而作
曰吾習而不用賢惡用是其多能若是乎曰然然其
妙在活人之生而又義不聽人之報淮蔡之間至今
神之且德之其業之然乎曰否母嘗賴于危醫林立
莫措手因檢方書一飲而頓愈終身遂藥攻之而數
若是其良爾孰敢以業目之然則惡乎業乎曰業乎
田業乎牧其既饒也斥其餘以與婺疾餓者若無常
嗟然其在人耳目者迎伯父母若焉無異父母也吾
不敢恩也予曰仁哉他日庫部亦來速銘曰吾主袁
氏二抔矣吾見其僕也[illegible]衣[illegible]而[illegible]穡然其穫慕也鬻
然其興術也有度而言不及[illegible]伏墻屏間凝然叉
役之以餅餘莫不飲衽而辭而吾訝之既曰吾主母
之不忍賤吾身也吾又忍逆其令哉且莫婢之炊也
竈煙之突煙則燀之匕之掠釜也有聲焉嫩矣予驚
曰嚴哉噫合一室而處是二人焉宜有經也若而人
而出矣經舉應天推郡為江西最難欲不表見于世
不可得也顧不欲表見其親邪而乃辭主予銘此又

何也銘曰
奕奕窅窒琢砥晛之戎衣逢掖以時曳之浮淡而斬
敝其藩廉日綴月完胡不内占斬斬外内人謂哀宗
後先考終有崇者封
故
封都水主事豫軒翁墓誌銘
封都水主事八十三翁號豫軒姓都氏諱印字維明姑
蘇閶門南濠人蘇以地最天下以閶門閶門以南濠
南濠以都尉諸氏都尤以節槩傳
高廟初文信至能當姊翁姝死特代之生彦容作月樓濠
上顯名當時得尉氏妻之人謂連綿呼兆當有奇徵

翁生異質天成目數行俱下十二三能賦詩鼓琴日
陪諸老宿杖屨爲適長遂翩飫超越太異度非支離
陸沉莫救敗然若蘇故吳會易聲張曰吾以淺示之
乃挾易詩禮三經從鄉業舉子者游幸一不利即謝
曰難如是棄去就里塾集群蒙訓習律高門大姓
爭招致悔曰是謂長影而逃日中可乎又謝去以醫
浮湛閭里或少露芒穎已病如綴萌然旬日喧騰神
之諦曰古方偶中爾陰自擲餌剔掉手詈曰乃幾敗
吾事遇爲道士說者過境喜乃使旋與之周遊講說
服食卦炁支吾歲年至子穆登進士官都水賜
封乞南得武庫便養欣然來就曰吾今脫蘇吾知免矣

居二年以正德三年六月十八日卒配姚氏繼朱氏俱
贈安人穆穗其子元翁次翁羽其孫祖齡其曾孫女二人
谷源茹喆其婿卒之日穆當考先入
關也穆歸諏十二月　扶塟縣薦福山泣謂玘曰子知
吾翁吾翁須子銘於乎玘忍辭知翁哉昔類道吳下
人言翁居室極與突隣竝婚媾無一飲過逢乞貸泉
布日湧出至落莫不悔穆既用世差變易終以怫教
慍之其泓涵澹淼障室年容及閒爲籀隷篆畫暨諸
小藝臻妍逞妙蓋滲瀦滴瀝有不能盡秘者若占謠
前知則又自負神授也是夏五月戊午晨與卦之遇
損之睽占曰立土頹淵三年曚其田二女號轅尾車

其前亦古下然厥載用顛擲地呼穗曰吾其已矣乎
其速以吾木來六月大暑灼地不可耐得竊疾昏弗
辯物藥食咽入情然已卯日中忽作坐無苦也呼蜜
孫以蜜進呼茗孫以茗進咽之如是不火食者七日
甲申僕自蘇來入報木至遂呼具盤盤具入浴浴畢
喜曰快哉吾其蟬蛻已目遂瞑豈道家者所謂蛻殼
解者歟所著三餘贅筆衛生家寶存于家銘曰
彼有風標其憂孔臧此有潛伏其憂亦章亦各其志
君子考成卒謂臧之者臧
故蘭雪居士墓誌銘
蘭雪居士宜興沈氏諱曦字　家縣之荊溪瀆濱

震澤濱旁近地衍沃可丘以禾者疇以稼者猶以漁
者十故入沈之二三故其子弟雖總丱不能無分爨
務居士於子序屬孟而仲𬙊叔𬙊皆學學宮祖妣徐
夫人名能家而好陰別後昆勤惰昏明得居上所爨
務治喜召子𢑴婦崔居士父母也謂曰吾爲若喜有
子矣沈其興乎長果大封殖積歲久衡權量利至日
不勝輸貸者之應值時歲歉則常坐餓者旁室中且
籍且櫫而負橐以歸者又屬于途久而縣亦以其酣
於義 奏承事郎以官之其鄉遊所歷踔道圯橋經
目者無𡬶須更成之咸自帑出其心汲汲於利人然
義鋒淵深善剔人紛結人帖帖抑首去處人所宜

依違劃截成敗兩岐可配著蔡自敬以下畏有誠行
入其耳甚於褫裸撻于獄故一時標榜品目曰吾縣
有白衣能吏在自少喜讀書不求甚解而析義頗稻
擢入筋骨嘗泛舟入湘楚間疏于渾將召儈駔大事
事於書竊寐中得心痛叫號驚起追占之曰夫心身
之君也身家則家也易家人之象曰家人有嚴君焉
茲而震剝于内厥徵安在其尊者當之乎急起疏犯
晨夜歸至則果然人又以爲孝感年七十三以正德
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卒配陳氏子誠謹訥謨孫政
孜攸敷敦敔曾孫松女四人嫁吳儼臧志明楊壕楊
文明始黃潰之沈朱自其興至代州同知茂生

贈右副都御史榮榮生 贈右副都御史彝彝生居士
兄弟五人南京工部右侍郎𬙊光祿署丞瞱弟之仕
者 衛指揮僉事誠太僕寺主簿謹則子之仕者而
壻之仕者翰林侍讀學士儼也內外軒裳寂容衰服
哭侍殯側盛矣塟得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大潮之麓先是吳文定公傅文穆公所記西林真宅
繭室者謹求乞玘銘且曰是維先君之作也是維先
君之所婆娑偃仰也笑曰樂哉藏乎而夕忘返焉者
二紀于茲矣玘曰然乎噫達生若是哉是可銘也已
銘曰
身有不試而視其家若淵受注生有不諱而視其身

若蟬就蛻家以亂廷身恃名存於千百年視此銘文

署指揮使王君淑人仲氏合塟墓誌銘

河南都指揮僉事王佐弘治十八年 月 日合
塟其父睢州衛署指揮使母淑人仲氏于其
之原成化丁未佐時爲指揮使與監南宮門予籍佐
得完試事德之遂如平生懽因得講其上世官所從
來而於指揮使戰功特詳正統己巳京師高良橋卻
虜之戰天順辛巳西夏之征成化丁亥荊襄一矢斃
賊帥之捷是冬建州深入之勝用能由同知而陞爲
使予雖不及生拜識之與之上下其議論然知其所
謂偉男子也諱琮字廷用年五十九丁酉三月二十

日提鍊卒自京師歸雖客死于臨淸權厝二十有九
年矣今年　月　日淑人亦卒佐方坐京營聞訃慟
幾絶又惑于例不獲即解事奔喪又慟乃以情請歸
謀合葬塋擬得銘表其父母後有聞以予厚宜不讓
以狀來予發狀指揮使凡二室首陳氏生男泰女妙
圓殁淑人實入繼之淑人登之黃人父守雖選族歸
王氏在王氏比卒凡四五十年年八十生男佐女妙
圓嫁千戶朱諒三妹嫁指揮李珊流續詵詵而佐廼
統宗以能勞進秩方嶽淑人其大有功於王氏者也
佐初筮戢指揮使之舊實指揮使自大以遺者指揮
使初筮戢父成指揮同知之舊實成自大以還者成

初筮戢父義千戶之舊實義起家洪武初以遺者於
指揮使祖也本昌族榮益遞培戩宜於佐焉起且大
如此佐嘗語人曰吾佐也何能為吾先吾父母之遺
也吾父誦馬伏波馬革裹尸之語終身今諼諼焉在
耳吾母自為女吾外祖異之嫁為婦吾父與為賓友
為繼母而吾兄泰至忘非其出里之人則仰以為百
族師吾朝夕服訓言甘如飴而試之又每驗如蓍石
吾是以有今茲也聞亦以語予予曰聞之舊矣夕是
泣漣如哽塞惟拜穆穆不置若必得予言者嗟夫銘
俗類諛是以君子從而靳諸若此者非予之所能
也銘曰

一一世紲紲有錢冠心社金黃王秩世起孰相於王
非生攸生大和終萃其世之興起秩斯難相亦匪易
畀師司藏以永世世

封太安人趙母葉氏墓誌銘

弘治十一年戊午十二月
先皇帝覃　恩區內群臣均得封且贈其所生戶部郎中
晉江趙瑺母葉氏封太安人時瑺為主事從官封也
瑺進員外郎中太安人年八十甲子十一月一日卒
于家瑺奉
命入東粤撫便省乙丑十月底姑蘇遇訃慟絶例必畢
命事慟畢事必返　命

闕下不獲歸襄事又慟比返　命因以狀丐予銘謀以正
德元年　月　日祔諸秀峯先生主事之塋予許
銘始懌慶母茲其後有聞晉江之葉從自先之固始
來居焉至子明積以遠故遂與先絶純為閩人子明
生康康生府學生陽陽生安人及笄歸趙氏贈戶部
主事森之妻生乾瑢瑺瑞璘男子六人女子二人
孫偉偃佐與倣信侃佑倖九人曾孫　一人佐與
信璉瑺學偃陰陽訓術也檔呂宗與日就勃勃壽考
令終為邦之望弗可尚巳始安人入趙時屬舅殁遺
季二子五女若旒綽綴者委地勢主事弱冠纘家統
百身勤晝夜弗給其暇或亡折面垢髮卷喧啾䟫逐

一屬安人于內調度靡不均靖姻俾冠笄聘娶嫁媵之
隨俗較力俾有家室無後其時主事致孝友稱賢之
諸子學主事歷艱之急安人不悅曰夫人若器然用
之非宜徒速其敝瑞也其處乎乃授以春秋俾學主
事以疾卒三年以孫縞承事且悲且啓輸公儲私禮
周惠浹人驟臨之不覺其為貧室成化丙午瑞舉省
闈丁未熙南宮歸乃立瑞諭餘有言要以忘得喪齊
寵辱樹本志大為歸瑞用服行至庚戌果上第而茲
宦聲琅然儕日有持入云亦本諸安人可銘也銘曰
舅之遺雖稚屬夫夫之遺戶門百需莫歉厥初後沛
有餘有譽命服有容高年維德斯食要終則然

八十六翁任廷玉墓誌銘

正德元年二月二十日八十六翁任廷玉卒卒之前
二日翁已寢疾絕餔歠餘四十日子從候循力支振
頷吭躬呷莫辯子頊婦許二耳切聽傳云其丐公索
之以銘予兩館翁與游廿年其何辭乃諾復頷頊耳
語曰吾死不朽矣至是日高舂命頊濡筆為書若道
家步虛聲者凡十四字頊家者謂翁生平所酷好也
故以是終云翁之先蒲人上世有自蒲徙應天者至
子溫昇為翁曾大父子溫生復禮是為翁大父復禮
生翁父從速從遠永樂中携四子從順天籍宛平之
南廂得南廂之東喜曰吾其種子孫于此遂居之翁

諱璘於倫次為仲出學入事日華童志母馬氏私謂
從遠曰毋意仙也女任其棣諸比長果能相兄帥弟
權子母居物至溢以南京轉餉會轉運交子罔不入
鏹受柔為歷覽貴要歲溢衍大有名徐揚間乃憤業
與士隔無能改於其舊入貲官帑郎四人者歲時序
拜族飲弁鞶韡袍粗若勳封者然衆馬器物則務以
樸先群子弟故族雖居廛卒以不鈞外染閒居隨生
事日就闕且逵衢也其非甚霾風霖潦旦入櫛榼匜
餞伊迎為供帳朝紳至忘其非郵亭者莫則假館求
休歸避暑至外大諸侯侍為湯沐邑翁益權受詬乾
沒為嫌口噤不及公家事故簡牘箱篋廖贈品齋當

世宗工亦日以鑿翁無為疑留性不察察為物較弘治
間奉盜嘗夜入室翁翁臣獲頊縛脅急會頊辭況不
知導所所以忘忍頊額攝轉去為邏司所得蹤跡所
由翁戒家衆毋張空目家衆請故曰律盜行未得得
贓死我無所亡由我死不祥寶人多偵知携其子女
立門外俾為寶道不可生狀求售給直去度日月遠
乃僞傳說伺售者出則悲啼拊摩手眼儀厥暈儡即
撼翁翁不逆多立遣之暇時布穀價留為衣衾殺直
市為棺貯之特其隆寒或大疫酌施之隣以是鮮裸
死者與裸葬者於乎翁其仁矣哉配顏氏繼何氏孫
長課次說孫女長適田玉文次紉錦衣指揮范氏聘

曾孫女一順卜四月　日塟十里河之先塋銘曰
生我爲我知幹厥蠱若我屬我知慎與處時盍知取
時盈知予佚多年所令息在墓
故內官監太監白公墓誌銘
提督光祿寺內官監太監白公年五十一以正德元
年五月六日卒于京師昭回坊之私第奉御李應長
隨田雄以　聞
上震悼　賜祭暨楮幣五千卹其葬命左少監鄭璽奉御
王恭營葬域墓在城西香山之原塟以六月十二日
兄鳳姪釗鋼銳鎬畀毋宗自涿來會葬璽恭樵雄公
所卵翼者也

上知之故疾以懋雄侍養以璽恭治葬焉公疾自弘治癸亥移
命入寺始寺
天庖也四方供入泉注蟻然而市豪朋與掘爲洩孔
百出公至作喫黨窮無一喑哰而大施蹤潛法勞甚
操奮銳者孔遂塞以是體浸瘠蒸耗嗽血縷縷下臟
復敗遺爲瘵瘠而毋踰者三年則骨在念迫益熾猶忍
支一年明年乙丑四月遂以情請不許越五日復請
會寺寮入疏留　諭慰又不果許正德丙寅用
登極　恩賜蟒衣玉帶爲非望賞三月疾大作懇辭諭
如初疾至劇後疏懇
賜復臨就湯藥於寺疏公履行宜留任寺事公至以死
銀得賜就外私第果使終事方公未入寺也
岐王暨惠妃薨于　國公承　命還其柩逐往萬里館
候輿早不知罵肘腋親臣過臨其地寺事之柄良以
是選公始爲內使營衛
聖恭僖夫人塚弘治辛亥預修
太廟後殿進長隨畢工進奉御戊午
清寧宮災預拼建功進今職監臨諸庫秋毫無所近受知
先帝賜蟒衣
恩隆倚重日進一日至再世而益耀公諱江祖慶父聚世
居涿之韓村公生有異質幼即知學長離群發出以
事君竭忠飇爲口實用是獲登

大內以成其志非偶然也璽恭德公如父而悲公遂爾
隕棄乃銘恭予教內館時生也其知所嚮往者銘曰
憑厥栖而爲梟爲鵰曰讒實禍基不如期期憑厥栖
而爲狐爲狸曰姦實孽禍不如休休素介則廣勇勤
致厥折千里軸爾門木誰其命也夫銘以哀之
封安人歐母余氏墓誌銘
安人諱　字　眉之青神余氏肅敏公女也公獲事
睿
景
純
四

皇帝歷四十年官至太子太保少保兵部尚書功在社稷
為時名臣事載諸史嗣子世臣今僉錦衣指揮事安
人出其先性與內則合公與夫人屬念之請選陝儀
初道在所必挈與俱得州之秀歐氏故臨洮知府前
江西按察副使鉞字時振監察御史廉之子吏部員
外郎鋭之弟登以六書肄翰林成化丙午與子同舉
順天明年第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進員外郎中書
翰所得于公勞館之教者沛然施之宦名日新斬起
諸儕類上為今少師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馬公在部
時所奇漢中古梁州秦蜀襟喉也薦守之尋以九江
控長江重湖之滙北望中原險阨多脾睨為東南要

津移為江西按察副使鎮其地遂為言者所論李
守臨洮道有以卒安入自同寧比屬纘非齊沐
陵祀暨邊巡公出未嘗一日不與興居中之容逆家衆怨
得順道遠而喜仰以覬無改色終之糾參家衆忽隨
逆境遽而戚仰以覬亦無改色率如常生平莫窺其
際及登時振哀與愷惻監往與來閭里觀式娥眉能
無困于貧用成子望滇不荒于學終業國子文歸副
都御史吳公子寧人律已 歸大學士楊公子惇蔚
有時望俾時振無遺憂當食歐廟世世矣世臣薄遊
每暇念撫眉動隔年歲間無相聞不忍割骨肉如異
世不遠數千里迎與居以便甘毳弘治乙丑十一月

二日年五十以疾歿斂襚飯含一出其力仁乳其迎
之智引其來也爾敏之譯可考已世臣走望滇表狀
來乞予銘歸卜某月某日祔于五峰原時振之塋於
乎予繇順天試也慕風采屋席溫儒予輩尚齔齠乎
弱莫握管窺其有夫從東呼來叱灘夜西雍樹子遇
之久之蘇乃握管終之不即已矣日道中當道名姓云
識時振始此今二紀矣時振已即世予在吉矣銘之
悔莫追尚忍靳銘其妻也邪銘曰
子順閨儲婦賢宦途母慈孝居考終無歸祔夫偶
有始有卒其在茲乎

封淑人廖母趙氏權厝誌銘

錦衣指揮使永定廖侯特權厝其妻封淑人趙氏于
金陵之南郊筮正德辛未十二月十八日甲午吉卜
公若卿執紼之龜兆曰曾何古以其鳴咽鍾老史
氏吉延前廿日率子孫貢進士鍾錦衣千戶欽錫衣
千戶銳拜而點淚請曰鵬妻諱惠果以鵬貴封淑人
曾祖七祖文父瑜母徐氏世淮人也瑜侍從征內官
監太監琳居京師而淑人從而鍾之閨鵬亦以伯兄
今南京守備御用監太監堂仲兄知司禮文書事御
用監左少監鑑御馬監太監聰叔弟尚衣監太監廣
季弟御馬監太監宣侍母王太淑人于宦邸而二室
相比為厚善淑人幼穆端重慧婉溫恭毋心選在不

可回則以媼媒之聘而室鵬鵬自婚而壼閫條汝峻
嚴晝入則稀闊而優出膳飲飲食朋儔鎮日講習選
非霖潦淖洹則專藝乎弧矢矟槊間又而豨騰隼搏
差謂兼人守備公將
命鎮中州時西域賈胡積穜蓺延袤盤結土中星日大莫
掉則以媼醫董幻流食民間夜公剽掠公曰鵬爾勝
提戈邪鵬遂往往馘數魁禽縱不濡刃功廼用成茲
官贈先君昭勇將軍錦衣指揮使太淑人亦封爲太
淑人喜曰兒有茲婦則然益飭諸勝熏婦德致褒言
無出鎰蚤夜孳淬 期語毋心得僞河南鉞鋭磬控縱
送曰是亦藝非梟盧蹋鞠比毋或無戚用是廼皆成

取動資門閾融融如也妻有力焉敢為公誦之又曰
太寧侯陳儒鵬女許女焉淳澤孫也金姐孫女也鎰
進又泣曰吾毋年四十三十月二日歿父比鶩也不
及訣歸悼甚必埜未定然寄厝黝黝殊增衷悲父子
其沐浴卜龜為有知也兆公實天錫公壽吾毋于世
公忍拒歟予塞稔刻索語弗得則誦銘銘曰
淮之萌然則茁之沛之榮矣則弈之閫之歸根客則
厝之夫子卜之史氏銘之伊誰似之

故
封南京禮部尚書樸菴先生柴公墓誌銘

封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樸菴先生柴公以正德辛

未八月乙酉自其子南京守備兵部尚書昇之邸歸
南陽尚書送之郊玘於尚書同年也亦出與于祖見
其豐豐敦飲啖退語人曰公不百齡乎吾不信也閒
遇尚書語是尚書笑且首肯之至是忽傳正月乙卯
公卒鄖詫訃未果然尚書解位奔有日而涕泣狀玘
銘其墓墓在淯陽從其先昭穆之序日在冬　月
之　柴長安故甲姓也曾祖豫南陽教授受代僑
南陽遂占著南陽祖恭父贈禮部尚書任景州判官
蘭毋　贈夫人黃　景州值家未造貢業太學行齋
居送一惟公身人不堪其集于蓼而公自童年徂壯
侍側成豐徐徐力任之人無際窺其拮据態字見文

珪之孤冠且婚之又字弟文玘之孤冠且婚之而食
有田居且有廬二孤至忘其為孤若非孤者叔蘇州
監稅歸老榮榮公獨異其晚舉劇肯請曰大人無苦
兒能任叔之終則已矣景州大說時節合食兩堂翁
媼調娛怡懌創見之者罔辯疏戚以天年後先終棺
衾飯含虞禮衰忌因情酌禮哀中軌度至封溝位置
綦然中而又井然閭之右長老纂者勗子弟之不率
者曰曷不師柴氏乎閭之左不知也惟　曰昔嘗歲饑
矣荷橐之柴氏者莫不充橐而出市之羅鳥雀者得
則曰盍之柴氏畧取繒給糙糯者得則曰盍之柴氏
至則覃值收之縱之山林污澤中以為恒大較公仁

孝人也用尚書貴自
封工科給事中吏部右侍郎至今官尚書移南至參機
務公日夜感激
殊遇思易尚書師先興識乃號二旬至歡不啻其口出
挾諸孫出郭登眺佳麗勝處市閭道滿玘嘗往間客
席傾聽道其土風物產事緒鑿鑿令人如見尚書亦
每謂曰吾大人當家幹蠱緒無斯須間究其學而辟
呣詔昇今尚憶者月到梧桐上朝為田舍郎凡幾句
也忽作而厲聲曰此若祖語我時詩也顧詩意蘊蓄
大既廢莫任尚亦何言若為我任我不若禁於今五
十年僅克就敘緒而大人實親見之可謂自植而自

欽之者與玘應之曰然未數月也而疾以玘銘於乎
惡乎辭乎公娶蘇氏相公教子帥婦多律則
封孺人先公卒
贈淑人至夫人子七人孟尚書也六皆殤女一人周羽
婿也孫三人朏鄉庠生彤業舉子業騰殤孫女三人
臧良緒邢天麟蘇節婿也朏生濟南彤生黑兒是為
曾孫公諱文璋字廷美年七十七銘曰
自雍而豫既土而居亦選厥業寔逢襟裾倅賛折閱
伯瀛仲蘇亦立蘇歸遷分宛枯曰吾任之均徵而鋪
是曰志養太和烝如同氣朝露競捐孤雛晉彼刈夢
委者爪壹時乃婚姻割畀埸廬林有逸羽隣無餓夫

有賓有師孰闡于于弦斯誦斯蒙端厥初儲英于家雖
國之圖載參機樞
封釘與俱崇封在焉消陽之墟
明山草亭銘為王少司徒作
洞庭海寬明山崧高梁海者達梯崧者蔦斯高斯達
奚擾奚糾太虛為蓋浮雲為簷戶啓春夏戶闔冬秋
主出旦興主歸梁由
修庫志
大明正德六年歲次辛未六月朔南京禮部重修架
閣庫成徹腐易新堅痞初焉而
太祖開 國之儀文與群籍書之幸存者復奉入以貯逆

數之四月十八日竪也為日四十有三又逆數之三月二
十四日撤也為日二十有四用人之力取諸五兵馬司之
羨卒日三十人數視其日工人不以數書者給其直也董
事之人趙祥金恩申華張宗呂受余立張昇鄭吉張
洪余仙王器朱昴周華陳夕則取諸太常寺舊歷試
之敏有功者皆於司務王洛郎中劉金暨郎中黃宏
向錦主事劉時望日聽焉洛也金也又獨無分日木
石甓瓦工直百需取諸武庫輸來直堂之直銀以兩
數者五十有七蓋尹權部事起自二月十八訖于四月十
五日視其兩之數例得私之脫微此也曷成之適白
巖先生以大宗伯至周覽之曰善俾志之乃志

圭峯續集卷第十一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墓表

浮梁黃處士墓表

黃德恒諱秉彝浮梁處士也家縣之景德鎮鎮之人以萬室陶天下自景德之陶盛而諸陶廢天下民用日仰于景德挾其有與技來集至
天子亦出中宮監製 上供甲品設行監其地以故互市日繁貨泉流溢而四方謳歙戲弄百具雜及皂隸為楚越交巨鎮然其利之擅皆士其鄉之豪也黃氏世

不酬據之處士生首遲之行第屬疏宗衆方以讀書用世為的尤以意示宗衆無逐隣為射利賈多怨或為市習所染時因事陰割已蓄以歸宗之貧且厄者為率而口不顯及楚之俗賤貴富者之菜夜坎之內父母骸其中忍齊焉曰侵地中之者立蒙禍敗祖一甞遭之群洶洶擬發驗處士付禍于天不動踰年處事倍豐稚洶洶者媿嘿息務陪人垢瘢而婉導曲成之不引任為已德一弟秉忠終身賓之不忍分割而苦俗風窳媮輒麾頓愍寧竟堅鎮之延及白首以勢不可而自竄取析券內匱中緘之樓梁木上泣且歎曰最晚以齒舉賓鄉飲

孝宗初恩賜冠服歲時縣舉飲入縣飲飲已明日入謝謝已舉出郊每出鎮人以為祥門之左故有橋上度焉或墜 宣德中割地以為衢而橋亦廢之稱是鄉人至今德之名之曰步雲橋志黃氏之興也子琳孫嵩峯嶽城孫女三曾孫男六弘治甲寅十二月四日年八十九卒瘞里之唐塢其祔則孺人朱氏也始將瘞嵩時以鄉貢士試京師乞銘于以館事辭予得告歸使日月至乞不置比復館嵩已宰臨湘乞如予在告者正德丙寅秋自臨湘來上考功第請曰祖墓築堅久弗忍內銘矣謹礱石焉俟樹表也予尚難之乃涕泣言曰嵩微祖無以有今日遂盛言其將心振後暑不

求風寒不求燠王嵩與峨期于有成嵩塞不通於遠近吾百里則無之貴弗撓是焉爾予曰世有奸雄資利近使田宅自殖焉者忍自其兄弟親戚乎侵之曰以遺吾子若孫其子若孫有能卒享其遺者乎嵩之言然處士不為衆之所遺其遺也乃若是其諸異乎人之遺之與因次嵩狀為表昇之歸鑱諸礱之石

婁孺人汪氏墓表

成化辛卯 月 日婁孺人汪氏卒瘞里蓮華石之原至于今正德丁卯凡三十七年自辛卯距正統丁巳始女于婁氏婦在婁氏凡三十有五年生紳綬綰男三女八瑒㮣鳳清溥汛浙泓孫七孫女二自丁

距永樂己亥是其生比卒得年者五十三汪英濟王
裔也王始迹于歙故王裔多布居歙婺弋陽之間遂
有代序而自西里之汪獨盛于弋陽
國初迄今稱長者曰庭實曰朝章曰韞琢凡二世益孺人
曾祖祖父也母縣馬鞍山徐氏故大家在湖以東裕
好炊爨蒸醯醢脯臘饎糝剸根實爲百物狀出效質爲名
高而閨姝類日織組紃紝繡諸姻族若鉤采聘若孺
人幼已知薄之姆如母言日引同事母雖不違而心
竟惡以巧作鑿其貞曰不有內則者在習乎益肅於
步履而嚴於笑顰姜學訓同里與汪絜大者恐失之
以媒入韞琢竟爲壁下既歸姑馬氏喜得婦以內事

付之乃與學訓出教德平多其歲時如在顏面或過
代過家周視堂廡竈與鼎簋幕帟羃緒甚夫綜广
上僕趨于下靳若官署見其隣媼親英與譏貧下媼
叟具賀曰賢婦賢婦雖其父母口不宜言然亦孝姜
之內政自其家施之而自慶汪之有孝女脞逮終之
哀比諸兄弟其骨肉之愛終其身如初璧以疾卒韞
方六歲有奇氣出諸兒心存之而不弄以他物與居
食飲意向以矩度自念曰吾以是兒昌此室逮疾革
猶在念韞時未室出金盞曰以婚爾韞悲率由無怠
至起進士官南臺御史發等人宗效蹶而復起守荒
城計推艾猺奄至之鋒如掃敗葉事

聞
朝野股栗其究也坐策奠苗卒究兩江時方屬當一面以
起天下之懦而遽以河南按察使死天下識與不識
爲世惜之曰王卿王卿玉卿云者其字也始玉卿病
豫處分立諸子曰爾哀吾之死邪未若哀爾祖妣之
不得也我死毋以羅大史銘若爾吾哀移以表爾祖
妣之墓吾瞑目矣至是韞果走汛求如其處分語於
予死不忘親吾其何辭遂次所撰劉絢狀付歸饒之
墓使幾覽者知有是子必先有是母也清卿進士暨
汛以下袞然孺人之澤方演瀁云

圭峯續集卷之十一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戟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碑

故內官監太監白公墓道碑

先皇帝末歷恩有以奮振更圖而畀華勸沮先篤諸近于
時光祿寺之劑錢陰偏入于中外乾沒者十二三睿
志潛求所以代涖者難其人久之內官監太監白公
江適還
岐惠王之喪至自楚愼靜之聲藉藉聞于
內遂詔解舊所涖諸庫事改涖寺事旣至召酒人饔人

庖人戒曰今以始毋以爾所主品置吾几日以量欺
烹時其渴飢飲食之至旦日坐于門平量衡閱出內
內以東入以西出給以西入以東出入毋比行毋偶
立毋耳語毋僂步毋鞶毋諱違比通關節爲姦利有
常誅不貸比日入扃封乃退旣匝月姦朋故智敗觧
去寺之上下賀公以勤公有緒喜而母宗氏與兄鳳
居涿渴一見迎之不至傷泣得嗽血疾尤旦旦酣事
事不知備遂下推爲瘵瘍鬢絲絲至莫注手乃困卧
璉乞免會寺察疏留止之
今上登極　賜蟒衣玉帶同列皆歆其異旣而轉劇兩
乞免得

賜復臣飲然部寺議疑爲　允旨懼公去疏留益懇公
自分不可起乃乞骸歸私第
上乃假奉御李懋長隨田雄以外事便侍其疾疾累不能
藥正德元年五月六日遂卒年五十一
上聞悼其以職死　賜祭且賻其喪　命左監丞鄭璽奉
御王恭營其墓皆異例若以爲勸者墓在城西香山
之原塟以六月十二日母聞之悔不及生就迎又悔
疾不及視危惡俟以鳳偕孫鋼劍銳鑄自涿来哭奠
恭懋雄有父道焉故亦子哭公非
上命在事然也及是亦會哭哀至與涿来者比公涿之韓
村人父聚祖慶世居涿以選入給事預營衛

聖恭僖夫人墳修
太廟後殿建　清寧宮功自長隨歷奉御以至今職先所
服稱衣
先朝　賜者也祔祭　兩朝顯祔伊始而年不究用恭葦
祠之恭號知文子教
內館時愛之出諸生上爾乃丐予銘公銘已又丐碑其
墓之隧夫恭也豈以予文足徵于後也歟詞曰
野焉舍未壺焉代食𠁅擂施施曳露白白匪其躬私
廟建封染月遷歲登聚實逝督萬里潛行
岐惠友

帝曰天德□□嘉爾　詔褒其老君臣□□儀門覺陟祀在司禮監休
膚以剝死要歸全
卹恩沕沕再鄂幽堂蔚蔚綸綍
故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墓道碑
正德六年正月十五日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
卒守臣以
聞且
請示
請食其裘衰麻其子弟
請封其墓而堂之
詔聽遣官三祭

賜寶鏹事不三月十日公已塟昭功祠陰矣公諱容字體
仁松庵其號也春秋七十五廣之順德人曾祖　祖
義備父道達母何氏世名家公以選入
內內書館者
制館閣諸賢涖焉以肄中貴人之幼秀出者也例不以群
九褻又以選入入日有譽動
英宗知擢奉御掌文書
憲宗嗣擢紀事奉御侍
悼恭位下教官人
禁中轉局郎侍
春宮

孝宗初立遷司禮監太監
賜蟒衣玉帶祿米日向柳用而於
茂陵工南耶又督
謐妃金山工繼選
永康大長公主啓徒養有加
欽遣有司祭公考妣以優公殊甚意焉一日以一函付公
命東南傳公
請啓則留都
御書也拜舞祗領即日行既至人無知者故事勳舊元臣
爾閫內外為意向久之無何形迹隱然示大體通交
相說而公於賢寮過嚴激濆控弃又多潜為之所若

歲蔭大俏無文之拘有鈌積滯者恋待之傾耳群議
在所則毀杖脫梏者居多寂不居德以為色
德音每下郊迎宣讀既納諸函或討之搖手閉目人多
媿而去遂野城南因山而垣稱垣而祠祠左為寺僧
一童與談空焉為佚老計
請額祠
賜額曰昭功
請額寺
賜額曰永寧涖變曰吾不能生事
天子矣無何以疾
請

上憐公誠月有廩歲有俸聽公休官所談必僧即永寧居蠲其稅食之主公祀焉公孫子豪入粟爲郎帑千户也鳴瑞貴人父母公者無慮數十崇卑閒劇布中外南内殆十三相與良碑龍之于墓之道來請刻辭于春既銘公墓辭乃合辭言曰衆志淪淪有味公銘然而閟幽熟愈昭揭于表表之觀公其謂何于無能謝廼襲叙而詩之其詞曰

蹁嶺而燕居也木天業也鞠師之龍之變維從

龍升

乾清坤寧嫦娥環羅内則孔多載寀螭頭數政儼儼玉

匣黃腸

玄堂之藏

帝曰欽哉公其南來培柢培根有實無文永寧厥功百世

祀公

圭峯文集後序

鄉哲羅圭峯先生以節行名世而肆學藝文力追古先故天下學士宗之不獨以文也其前集刻常州本歸太學人不多得再刻荊州本與續集奏議刻南畿流布雖遠恒愧吾鄉郡文獻之遺也然皆莫

之序者圭峯之文難知也而況言之乎難言也而況言其所以爲文者乎是又天下文獻之遺也曰者

高吾先生撫循吾境稽逸弔古敦化右文以風士節爲治先搜致圭峯全集爰命郡丞余子行義刻于郡齋且盡發

圭峯之所以文者爲序信若
韓子爲宗師有作絶類宗師
足以備古今之遺獨吾郡也
哉昔人登鶴樓讀崔詩遂閣
筆不賦矧良勝寡昧何以當
末簡之役顧於先生面受法
程嘗從圭峯之後得其緒論
弗敢隱也夫天下之至變者

文也至不變者道也易曰通
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文若圭
峯其善變已乎一字法而數
變有焉句法而數變有焉章
法而數變有焉故人而數變
或未已焉代而數變足當其
會焉追惟
聖治隆道以敷文明之統維其

復之時則有若潛溪諸公文
已讀者曰渢哉渢渢乎大而
婉複而不匱變之始也歷數
十年有若東里諸公文已讀
者曰懿哉優優乎雅而儉施
而不亶變之中也又數十年
有若圭峯文已讀者曰奇哉
鏗鏗乎曲而當細而不窮變

之極也變而極極而又變迺
有若月湖之文出矣先生近
序月湖後藁以傳茲復屬意
于圭峯者殆將會通以觀文
治而窮其變固多乎道也嗚
呼
國初之文畜於勝國之季治淪
于兹而所以爲文者不泯道

不可變益明矣剏當道化之盛而繼諸公以文者有不思一變而之道乎哉故曰文之變者文之文也道之不變者文之至也是在

先生有以風之也

嘉靖五年孟夏之朔斗湖居士後學夏良勝謹序

立齋遺文五卷

(明)鄒智撰

附錄一卷

明天啟五年李廷梁刻本(四庫底本)

立齋遺文五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鄒智撰。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時萬安方倚內官怙權。智上公車時、道過王恕、卽立志欲發其姦。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遂上疏擊安及劉吉、尹直三大學士、兼劾中官。雖留中不報、而姦黨銜之次骨。乃借他事羅織下詔獄、將擬死刑。彭韶力持之、得謫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卒於官、年僅二十六。事蹟具明史本傳。金祺作智墓誌、稱所著有立齋集、藏於家。考集中初到石城詩第二首後有其友人順德知縣吳廷舉附註、記智自改定中四句事。末有附載寄吳獻臣一書、失其姓名、論刻集及作序事。則集爲廷舉所編次刊刻。此本前有什邡縣訓導李廷樑序、稱舊版佚闕、家臺李公芳麓重梓。蓋天啟乙丑所刊也。凡奏疏一卷、雜文三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智疏劾權姦、直聲動天下。然於君國之間、纏綿篤摯、至死不忘、無一毫怨尤之意。其在獄詩有云、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詩有云、雲韶聲靜拜彤墀、轉覺嬋媛不自持。罪大故應誅兩觀、網疏猶得竄三危。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竟何悲。與明季盡諫務以矯激沽名者、相去萬萬。故詩文多發於至性、不假修飾之功。雖間傷俠遬、而眞氣流溢、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

鄒智字汝愚別號立齋又號秋囦蜀之合
州人卒年貳拾有陸先領四川鄉試第壹
次舉進士授翰林庶吉士適成化丁未正
上龍飛詠陰之始偶値星變智伏闕上疏
力陳是皆大臣不職閹宦專權所致勸
上脩德用賢以消天變言甚切直于是中
外權奸怨入骨髓陰嗾臺官檢劾繫錬成
獄竟以身免謫㴱于廣之石城所吏目遂
至貧死天下聞而哀之遺有奏議書啟詩
文若干舉成一帙昔已刊刻傳世觀者靡
不敬重愛慕若見先生面目柰歲久板缺
多所不全後承（）按臺李公旁麓重梓
又已損失不使學生先生故里中幼借館
先生祠堂肄業朝夕覩廟貌森嚴生氣凜
凜敬服先生陳慨忠愛極身無二追思六
經之言皆古聖賢道德仁義彜炳之微惟
得天地正直之氣化者乃能與天地相為
悠久先生惟知人臣之義一以王道□□
生靈為念故知有吾君而□□有□□知

有宗社生靈大計而奚恤夫身家故其理
明其氣勁所以陳說是非利害毫無避諱
絶無濡忍而又毅然奮發如決河堤以灌
梁宋之墟如操嚴刃以搏猛虎無敢嬰其
鋒者或又謂其才識亞於賈誼而規模次
第過之其忠款幾於屈原而無怨誹悲唫
之態其志節類乎陳亮而不事豪俠而又
根據義理提挈綱領以為之宗亦可謂知
先生矣然而先生得傳於世者此也其有
光于史冊者亦此也自有宋諸儒淡正學
失傳大義不明自先生出而世道賴以維
持惜乎不幸短命死矣使假之數年忠蓋
更深造詣愈大豈非斯世斯民之福哉而
先生不幸死矣可無愧於人臣之義而其
不朽之道脉不磨之精光雖死猶生矣此
固先生之能與天地同負觀者也詎得以
常人之脩短論先生哉說者又謂先生上
疏似早當巽□□□□宰極論天下軍民
利病而天下□□□□多矣夫先生之上
疏也誠□□□□以忠耳初何計夫得

慕若必待冢宰方言則當是時天已垂象以警戒人主而中外大小之臣漫不為怪而不言使先生亦弗言則人主必視天變為泛常漠然不加修省不統之乎棄天玩天也哉先生見諸大小之臣含默熟視故不敢不詳言之耳一言而陰陽之分明一言而賢奸之品定先生又何不可言及觀辭朝詩云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又韻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等語愈知先生忠君愛國出于天性見于言表雖食息夢寐中有欲言之不盡者向使天下太平無事果如先生意願又何樂乎有是言也哉

旹

天啟伍年孟夏什邡縣儒學訓導李廷梁

頓首序刻

門人 常自省 姚一龍

李瑋 校正

奏疏

弘治丁未應 詔封事 庶吉士臣鄒智

謹奏為扶陽抑陰以回天變事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 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不然 龍飛虎變之初青天白日之下豈宜如此之變異也昔孔子脩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脩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臣可不為寒心也哉伏讀 詔書內一欵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 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

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
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
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
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
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
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而
源焉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
下之大衙門也以內閣之利言之莫利於君子以內
閣之弊言之莫弊於小人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
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此理勢之
自然也竊照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
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
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 君德必
不能輔朝政必不能脩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
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illegible]結而
不肯去上弊 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
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俸祿以飽其欲
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illegible]
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志忠勤可任大事[illegible]
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比其[illegible]

[illegible]史彭韶學識醇正可[illegible]夫頹世之所謂君子也
陛下用之則 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必為之清肅
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
邪必望風而去上利 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
者也臣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
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
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
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
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
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昪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
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貫
以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
振自古君子小人進退之幾未嘗不決於此曹之盛
衰也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乾
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
為法凡所以任內閣者一以 太宗文皇帝為法則
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陛下
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前臣之不可
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
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必有入之神明帝為[illegible]

攬萬事之綱者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
之殊耳發於天理則耳自然聰目自然明言自然當
理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　上帝而無愧何宦官之
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
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嗛白合閭
須之美夾林簡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閒
抵隙以施其熒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
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浸失其本初矣欲
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
衙門豈易得哉　陛下早朝之後深居宫其心之
發於天理與臣不得而知也發於人欲與臣不得而
知也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與臣不得而知也此
全在　陛下自點檢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
如芝蘭之必生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如荊棘之必
盡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
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群臣對宦官
言之群臣爲陽宦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
爲陽人欲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
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
以格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也

特天變之可弭而已[illegible]又聞今日中外之
[illegible]論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
天也如事親事親也如事天天者理而已矣在理當
如此則行之在理不當如此則止之一行一止悉順
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
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達孝子不忍
之心至於如此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其可以無改而可
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illegible]大勢
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以爲前人光豈必拘
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
舜之德曰重華協于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
以書考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
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
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
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
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
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
願　陛下不惑於浮言不拘於淺見凡所以事　先
皇帝者一以事天爲法可也臣[illegible]命一介書生
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危[illegible]

長如此而中外小大之臣拱手默默無一人敢爲
陛下言之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天經地義可斷盡
也天下以爲何如後世以爲何如四夷以爲何如臣
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
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郡
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爲宰相
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
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蒙　先皇帝採取收
拾作養翰林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泯泯若水中
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惟　陛下爲　太祖

四　一下

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
意焉則天下幸甚臣不勝畏天命悲人窮之至爲此
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弘治庚申拾[illegible]
翰林院庶吉士臣鄒智謹奏爲欽崇天道事臣聞樂
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是皆天
理之當然非有所爲而爲之也頃者上天譴戒以警
動我　國家山上無雲地下無雨以時計之自正月
至于五月以地計之自北方至於南方亦不聞有人
地之不變矣而中外小大之臣拱手默默無一人肯

動一舌盡一計爲　陛下紓一分憂者君臣之義棄
之如瓦礫然世道悠悠一至於此可勝歎哉尚賴
陛下克謹天戒不遑寧處下脩政之令出罪己之言
綸音朝發於　九重甘雨夕施於四野天人交感信
不可誣然臣於此方且爲　陛下憂而未敢以爲
陛下賀也何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
怒之爲之子者憂愁鬱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
之怒矣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
之懽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遂肆然於家
庭之間爲之厮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

四　六

主之使令略不思勸其主以爲長久計視其主之憂
不憂樂不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日
復一日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爲怒矣天天
下之大父也　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小大之臣
陛下之厮養也今　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
之臣又不能建萬世之長策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
此臣所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爲　陛下長太息而
不能自已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臣竊
任未久識練未深不敢毛舉以稽　聖聽請獨以今
日之急務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留聽焉

一曰任宰相以亮天工 臣聞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
者宰相之事宰相之不可不任不待智者而後能知
也 陛下之於宰相有開必俻有事必咨有殊恩異
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
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名爲 陛下之獨斷其實
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旣任之而又疑之也夫任
則不疑疑則不任 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
推誠以待物哉臣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不
由於正路旣有以致 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
時又咨咨唯唯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於
覆餗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者明白果決足以
了事此 陛下所以一任之一疑之也臣竊以爲過
矣宋宗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illegible]任使則
罷黜之呂夷簡能悔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
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
北禦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未
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 陛下盡體
元之職重調元之任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呂夷簡
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凡宮中
府中之事無一不爲[illegible] 退朝之後召致 便
殿或 賜坐或 賜茶或給筆札使條陳治國平天
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 工於
是乎亮矣
二曰選諫官以開 天聽臣聞天下之事惟宰相得
以行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宰相等苟非
其人曷足以稱厥職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
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愼重諫官有如此
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
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居終
日遮若鵝鴨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
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謫隨
之其誰吾聽嗚呼旣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
歸於 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而 陛下亦安用之
臣願 陛下罷黜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
仗彈詞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
接之以溫顏欽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
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如不可採亦曲加優容
之罪則 天聽於是乎開矣
三曰收人望以協天心臣聞猛虎在山藜藿不[illegible]
黜在朝[illegible]諫正人君子[illegible]於人國也

夫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猶　正人君
子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
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
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
知者言之如兵部尙書王恕元勳碩德撑拄天地顧
削其爵而投之於桑梓之墟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
膽貫鑄金石顧撓其權而置之於田野之間他如章
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
或踈之於部或寘之於蠻烟瘴雨之鄕使其向日之
誠技癢於中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
心哉臣願　陛下飭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驄馬將
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
天心於是乎協矣
四曰復　祖憲以正天綱臣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
家之敗未有不由於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
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
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
祖宗更事之多也哉　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
禍亂之原凡寺人之役[?]惟給事掃除之役不與一髮
之政神謨雄斷誠萬世聖子神孫不易之法也頃年

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
內倚爲之相外倚爲之將十三布政司倚之爲鎭撫
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
入宮禁鎭國永昌等倚之以結怨[?]于軍民其他耳目
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
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
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
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天綱
於是乎正矣右臣前所陳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而
不可少緩者然深究其本則在　陛下之明理何如
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
準的也　陛下聖質高明　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
明理之學而奚假於臣言哉然竊聞之侍臣之言
也指某章爲某書訓某字爲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
功　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
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
願　陛下撫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
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之
不然一月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得不
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得而已哉[?]

臣聞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
臣知急於明道固不暇於恤身惟 陛下為 太祖
十五年艱難辛苦之業一留意焉則萬世幸甚臣干
冒 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序 記 賛 銘 跋 雜著 策問代奏[illegible]

賞雪詩序

雪可賞乎曰可曰雪降于天者也奚賞焉曰無雪則無年無年則天下憂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有雪則有年有年則天下樂天下皆樂吾獨得不樂然則賞之也亦宜賞之何以乎曰賞之以[illegible]撫賞之以酒雪凍而未開賞之以鶴聲雪重而[illegible]賞之以饒閑雪俊而未破不如賞之以詩詩可以憂可以樂可以[illegible]諸不朽也予非能詩者姑叙其大意如此以引諸[illegible]之興

擬送吏八奉 詔使安南序

在昔元以北狄入主中國綱常淪沒蓋八十年[illegible]我 明[illegible]其德乃大降[illegible]命於我 高皇帝[illegible]王正統始有所歸然皆安內治[illegible]上帝命首[illegible]以脩臣職 高皇帝[illegible]嘗使報諸若為國與今天子奉 然皇帝[illegible]大歷服我國數[illegible]使領 詔於安南大[illegible]院侍[illegible]天子曰可其湯一品服公[illegible]命以[illegible]御史[illegible]以文德不以武威[illegible]

義不以文章哉　天子上體乾元下體坤元黜奸如
脫躧進賢如拔茅從諫如轉圜凡所以建極道民者
惟　高皇帝成憲是式而紀元歲運又寔符於建國
之初英聲茂實固已震盪乎氷天炎海之外矣何侯
於武成公侍從近臣雍容朝著論思獻納素有補于
先朝今也恭承　簡命爲　天子萬年第一使當必
澡雪精神振起其平生之節義以稱任使豈徒拘拘
文章小技以事誇大若哉昔歐陽文忠公使遼遼人
待之甚盛曰以卿名重故爾夫文忠之名之重之聳
動夷狄不待使而可知也然竊意其入遼之時一話

一言一作一止一辭一受必以節義爲大關使遼之
君臣望之而敬即之而親夫然後信之而不敢疑也
不然重於前日者能保其不輕於今日乎比來出使
者短章大篇動成卷帙直欲與夷狄爭爲長雄而於
節義漫不加之意惟非所以全天朝之體重天王之
命也故於公之行也重爲公告之

送掌教方先生考滿序代泰東莞作

古者内設公卿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設
方伯連帥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守宰之任非獨使處
民安于田里而無嗟怨愁恨之聲而已必將宣明教
化敦厚風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然後爲王化之成
□以考宰之守南康也均賦役平訴訟恤疲癃亦既
竭心盡矣而必尊崇泮序端良敎方正之士如黃
公□爲學正李進士之流以爲學宫之師蓋古之君
子其右文敎左吏術而不苟于職業也類如此東莞
爲國在中土東南萬里炎天瘴海之外儒書期會之
繁往往有倍蓰什伯于他國者愚又以散朽之才僶
俛位置于吏民之上夜寐夙興應文逃責之不暇况
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作助　后王降德之意乎
獨幸學宫之中二三師長風厲爲作成于上吾民父兄

子弟觀感興起于下故繼以愚之散朽肆情于種花
製錦之間而反得以坐致夫教化之宣明風俗之敦
厚人材之蕃衍而碩大者二三師長之惠也今掌教
方君以九載之期將之京師考績于太宰氏愚惟
之所不禁豈獨春水碧波春草翠坡而已耶願予前
言吾賤且卑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故獨書其中心
之所獨幸而人不及知者以遺之以爲考于太宰之績
者考諸愚之言焉其亦足以徵矣君名某

送太史梁先生入　朝序

人有恒言皆曰人臣以□□□□□言難而行知

其所以榮也治天下猶沃焦釜也急遽而沃之其焦
也自如善沃者以漸潤之而已矣天下之大不能以
一日潤也必先自潤其身[illegible]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為學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近則日潤而不自知也人
[illegible]之切于人主者一日[illegible]臣曰侍臣諫臣者有時而
近者也侍臣者[illegible]諫者也諫臣者規君之過者
也侍臣者養君之德者也是故諫臣之用力也貴乎
幾侍臣之用力也貴乎豫人臣有分職無分心心在
人主而已矣自人主而言之用力于幾者不若用力
于豫者之為純全而無缺漏也用力於豫非深于道

有至焉者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深于道而至焉者古
亦有之矣而世與我而相遭者往往而是也以深于
道之人得近臣之位潤其君以潤天下天下陰受其
潤而不知其榮也不亦大乎自夫頤中之有物也卒
未有以噬之而又能以自嗑也於是法從之英乃或
以文字潤其職而近亦有時而遠矣近臣之設豈端
使然哉南海梁叔厚先生嘗自史館入侍青宮以旦
夕承弼　今上近臣之中此又其近者也先生為人
簡重未嘗告其所以遇吾　君者如何人亦莫之知
也以智覘之其[illegible]潤之體者歟[illegible]

二其始見之於丁未其後見之於己酉皆再見而已
今年奉都府檄往東南海中則見先生為最勤其見
之初亦無以甚異於人人也惟既見之後躁者為之
靜焉踈者為之密焉枯者為之澤焉流者為之迴焉
狃衍而局促者為之泥著而舒遲焉去愈久而思愈
深非惟智不自知雖先生亦莫之知也以是覘之則
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所以潛移而默運之者豈人所
及知哉今以憂苦之餘萬里祗見勞問有錫登庸有
還先生之近　君蓋有加而無已也夫身愈近則望
愈崇望愈崇則責愈重先生將取於前日而足耶抑

有所盈虛消息于其間也傳曰河潤九里海潤百里
前日之潤河而已可也今日之潤不有大於海者焉
其何以沃吾　君之心慰吾人之望而塞天下之責
也哉先生行時縣大夫吳君獻臣帥其縣之達官貴
士餞之錢江之湄取古絕句詩分韻賦之以識別韻
窮矣乃以其序見屬且曰序其意不序其詩可也於
是推原近臣所以有功於天下者以為先生獻而求
是正焉若夫犯軷長道摻袪為別非所施于君子
者之前也

送梁學士先生副憲陝西序一

成化二十三年　今天子嗣無疆大歷服進賢如援
茅黜奸如脫距從諫如轉丸凡所以弘　祖宗之治
者無所不用其極四川提學僉事錢塘潘靜虛先生
上疏請勤　聖學以端治本　天子嘉納之尋陞副
使仍提學於陝西四川之士衣被先生之教寓京師
者各有言以獻智之受知於先生也最深又非他門
人之比固不敢犯亦不敢隱請以古人之已然者請
教於先生智聞胡安定公宋之名儒也其上疏也曰
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其提學也曰謹
按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爲先文藝爲下臣
當以此仰奉　明詔告君而本於聖學造士而本於
德行斯二者皆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先生前
日之上疏也既得文定公告君之體今日之提學也
又適文定公造士之職局亦重德行輕文藝擬士風
之澆而反之淳乎或謂古之德行不可行於今亦猶
今之文藝不可行於古是大不然德也者得之於心
之謂也行也者行之於身之謂也使人而無心也則
可以無德使人而無身也則可以無行不然何古之
不可及乎且夫　天子之[illegible]
德行之爲重文藝[illegible]

非古之意抑非　天子之意也先生始以嚴律蜀之
士蜀之士畏威而化者半弱終以寬待蜀之士蜀之
士感恩而化者半強六年之間駸駸乎德行之趨而
無復浮華巧麗之習若更遲之以年則丕變矣此又
先生之自試者也先生以爲何如

瑞粟記

余領薦之明日葵心軒宋公示余一囷盈取而閱之
則瑞粟也其一本差大凡十穗其一本次凡四穗其
一本殺十之半而強四之一於乎休哉於乎休哉夫
和則同不和則獨物之情也粟之穗本止於一而今
也至於四至於五至於十豈偶然也哉蓋我　賢王
能丕式我　聖皇之心而無不和所以形和氣和而
天地之和應之也嘗記洪武間有以嘉瓜進者　太
祖曰蓋天地間時和年豊乃王者之禎嘉瓜何與觀
斯粟也可謂和之極而豊之奇矣不曰　王者之禎
何哉書生不能自已之忠願　賢王益和厥心來保
天地之和譬之宗子然常爲父所喜則三蜀受其福
然且夕承弼以成其美於君者家相責也宋公以爲
何如

勤政堂記

[illegible]治政元令　天子[illegible]

講以探其原復午朝晚御[illegible]其務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丕承無疆之休蓋法天之健也維時公勤于論道孤勤于弘化卿勤于分職史官勤于史諫官勤于諫十有二牧勤于承流宣化數十年因循廢弛之政一切振舉蓋法　上之健也某州牧某既勤其政以祗若　上意矣又作勤政兩大字榜其居常聽政之堂以壽諸不朽而屬予以記在易泰之九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言泰將極而否欲來當艱貞以保之不當恤其孚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十紀有奇至於今日　朝綱之作者壞士風之朴者澆民財民力之盈者虛騷騷乎泰之九三矣傳曰人定者勝天苟徒恤其孚而不思艱貞以保之使城復于隍焉將何以善其後乎此勤政之大意也若夫念終始典于勤則存乎其人焉耳矣

張留侯贊

為臣致忠為子致孝人之立身此其大[illegible]本心一放如炎如焚子房其父臣後其君[illegible]侯親[illegible]忠復兩雠孝通五世天下既定[illegible]

諸葛武侯贊

人[illegible]而言皆曰義利義根于天臣利可二孟軻既沒由道不明天下之人惟利是征[illegible]武侯卓有高致自其[illegible]觀大義靜以義養動以義舒頑以義撫治以義誅外無餘財內無餘帛一夫有死曰予之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元惡未梟曰臣之罪人之有過孰不掩之侯惟不知知則改之人之有技孰不妬之侯惟不聞聞則累之將星愛夢自天而墜大義雖明竟莫之遂萬古在後千古在前青天白日高山大川

狄梁公贊

身列僞朝心注王室力可能中不可能知可及愚不可及

筆銘

曰元銳爾惟管城侯毋惑毋訛[illegible]毋偏毋陂惟柳之正爾惟慎哉

墨銘

曰元光爾惟松滋侯確然而[illegible]爾文之彩[illegible]惟懋哉

曰元默爾惟石鄉俊流而不息可以爲[illegible]靜而不動
可以爲山爾惟勗哉

居庸關銘 有序

居庸關本秦居庸徙之地自石晉沒于遼以迄于金
元中國之險淪于夷狄者四百年矣我 太祖高皇
帝自南極出師北極此險始爲中國有 太宗文皇
帝自南京定都北京此險始爲中國重險若永平山
海白羊紫荊諸關雖皆中國之藩籬然皆未有若此
關之險之最也愚嘗聞之唐之時突厥爲最强及李
世勣爲將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

二十一

卒無所益朕惟置世勣于晉陽而塵不驚其爲長
城豈不壯哉是唐之所以服夷狄者在將不在險也
宋之時遼爲最强及司馬光爲相遼人戒其邊吏曰
中國相司馬矣愼無生事以開邊釁是宋之所以服
夷狄者在相不在險也虞之時三苗恃險逆命帝乃
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是舜之所以
服夷狄者在德不在險也然則居庸雖險豈中國[illegible]
所當恃乎是不然德以[illegible]以經其
將以綿其外險固不可[illegible]
奠險以守其國此關[illegible]

其居有關寔維居庸天[illegible]我 祖宗天險在
上地險在下百二十年承[illegible]之[illegible] 帝[illegible]文德
誕敷關乾闔坤與舜爲徒相臣如龍將臣如虎永[illegible]
守之未鎭千古

跋釣魚城誌後

予嘗觀天下之大勢矣立國於北者恃黃河之險立
國於南者恃長江之險而蜀實江之上游也敵人有
蜀則舟師可自蜀浮江而下而長江之險敵人與我
共之矣由此言之守江者在於守蜀也元南侵而必
自蜀始豈非有見於此與冉氏兄弟受知余玠而首

二十二

畫城釣魚之策王堅張珏且戰且守至死不渝豈非
有見於此與向使無釣魚城則無蜀久矣無蜀則無
江南久矣宋之宗社豈待崖山而後亡哉嗚呼當[illegible]
城之城也宋無西顧之憂元無東下之路使[illegible]
能用汪立信之策虞宜中能用文天祥之策下游[illegible]
上游齊奮內郡與外郡并力天下事未可知也天亦
不齊人事好乖令人有千古不平之嘆

書江西陳大參贈其從子詩後

江西少方伯 [illegible]陵陳公[illegible]
公之從子大經論之[illegible]

六日而事畢綸之始得執紼從殯之養侍公於枕席之
私第又十又六日而綸之始以去請公不聽而綸之
有 京師之行勢不可復留也則燕之滕王閣以送
之自爲詩一章俾侍史歌於大江之濱而爲智識其
後智嘗讀韓退之河之水詩見退之所以念乎老成
者甚至退之嘗謂老成辟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其
念之也則宜綸之以明經中南畿鄉試式分教於陳
舉足吐辭學者傳以爲法兩司考校皆以明以公見
重於人人而綸之方且發根□實加脩者免期所以
進于高明廣大之域非特爲陳氏良子弟而已故公

之忠愛綸之也不減於老成然退之在河老成在海
地之相去若此其甚遠也而陳實中原距江西不過
三千里音問往往相望于道故退之之詩出于繾綣
惻怛不能自已之餘而公之詩隱然有温厚和平之
氣皆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至於推本先世以
來積善餘慶而期共相保於無窮又綸之所當籍記
而佩服者詩云乎哉綸之行時智以罪謫寓寓州道
出豫章城下故得公之教讀公之詩而竊將之徐學
殖荒落漫不知所以應公命綸之過蘊有所見明之
秋官將謂智離群而索居也久矣

問大學之教以格物爲先宋儒之論悉矣其論格物
之始曰但立誠意以格之又曰且當常存此心勿爲
他事所勝信斯言也是誠意正心又在格物之先也
豈其然乎

問孟子曰人之性善朱子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
心甚易感也今爲風俗之論者曰某郡某邑之民善
而治之也易某郡某邑之民惡而治之也難而所謂
難者吾邑亦在其中然則孟子朱子之說非歟若曰
人之性本善而無惡也所以治之者本易而無難也
孟子朱子之言是也則請問所以治之之要

問漢高帝之廢太子也周昌強諫于前叔孫通儗諫
于後帝皆未之聽也呂后用留侯之計招致四老人
羽翼之而高帝卒不能適漢之國本所以翕然而一
定者留侯之力也朱子綱目詳陳留侯之事備載胡
氏之言取之也審矣及其辨鴻鵠之歌也又謂留侯
不爲漢家社稷謀而深有感於四老安劉反滅劉之
詩是果自相背戾而朱子未之定邪抑亦互相發明
而讀者未之思也

問昔之論兵者曰兵形象水言隨地而制流也此對
論其變耳至於立國之大綱經世之大畧則亦有一

定而不動者苟算不熟於廟堂而欲恃一將之智以爲命其不至於誤國者幾希理宗之季元師日侵宋祚奄奄不絶如綫汪立信獻策於賈似道請以五十萬人守七千里之江其言甚備似道不用以至於亡元師之渡江者亦敬服之曰南朝用其策吾不得至此矣以愚策之當時精兵止有五十萬人若盡出之江干則都城之守必虛矣使元收合其諸道之兵并力於一而直擣其虛上流下流策應不及其亡也可立而待也諸君子設以身處其地而爲之謀如之何可以萬全

問范仲淹變法於慶曆百世以爲宜王安石變法於熙寧百世以爲病請究其所以然

問伊川曰我之道與明道同晦翁亦以爲然凡引用二先生之言不復別以伯子叔子之號以今觀之明道渾融伊川嚴毅明道純粹伊川縝密明道之言超邁伊川之言確實安在其爲同邪

問人之爲學各以其心之所欲爲主學射者欲射學御者欲御學織者欲衣學種者欲食學科擧者欲[illegible]也古之人所以惟日孜孜斃而後已者所學何事乎

立齋遺文卷之二

立齋遺文卷之三

行狀 吊文

叙正一峯先生事狀

一峯先生諱倫字彝正姓羅氏吉之永豐人中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入翰林爲脩撰時　朝廷援揚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公賢先生親詣公第力勸其不可既而公竟起復乃抗疏言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爲人子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

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臣不暇遠擧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富弼辭之曰何必遵故事以徇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臣者未嘗徇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此二君者未嘗徇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然而功澤加于當時聲名垂于後世史筆侈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使臣孝於其親臣能移孝以忠其君也自是而後

□□□□起復爲丞相□□□□□□□□平章事陳宜中起
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此數君者未嘗不以故
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而生
靈以之困社稷以之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
無他君不能教其臣以孝其親臣無孝可移以忠其
君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　陛下以宋爲鑒使
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臣爲萬
世之大君君欲任以天下之事不惠門內之私則賢
身雖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　温詔俾如劉珙不可
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贊於天下之事知之

疏　二十七

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
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
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
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毋謂廟堂無賢臣庶臣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
盂方則水隨以方盂圓則水隨以圓君好諫則臣論
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
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進言不佞
其祿不安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
愛心生則寵命可固位命可安矣雖言不同所以不

□□位乎　陛下誠能法先朝之給□開之燕各□
□□臺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尋任
□□學之要究爲治之序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
賢否論政事之得失明道術之邪正攷古今之治亂
審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
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
之使責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
使□思爲國者得以自盡則賢所能言者人亦能言
之群策畢陳衆賢畢用又何必拘　先朝之故事違
先王之禮法於大臣之全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

疏　二十八

天下可治哉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
有期服奪情止於夫初無與於大起復止於父初無
子其子今舍鎗如故妻孥不動將以號於天下曰我
欲終喪　朝廷不許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
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
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比年以來　朝廷
以起復爲常典縉紳以奪情爲美名利在得恩則匿
服以受恩利在得官則匿服以□□利在還官則匿
服以俟選利在援科則匿服以應舉利在貪贓則□
服以居位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天子者以孝
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
之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願　陛下不惑群議斷
自　宸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終喪依
劉珙故事言事則內不失愛親之道外不失事君之
忠其餘未起復者并許終制已起復者[illegible]追奪止
奪情之典嚴匿服之禁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
臣既行則群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
於不孝覥顏於不忠乎疏奏孫落職提舉泉州市舶
司監察御史楊公琅陳公選相繼請留皆不報三年
丁亥召還四年戊子至　京師復脩撰改南京翰林
院供職兩月以疾辭不報六年再辭乃得歸十四年
戊戌九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於金牛書院之正寢堂
享年四十有八先生為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
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
官者言民所疾苦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
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飢餓寒凍之人
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為人
之毀譽[illegible]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
顧也先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illegible]

三十九

[illegible]曰青天白日云

遺事一

公生既上疏冢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上事倪[illegible]言於
李公勤以文潞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
杉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illegible]錢自是
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
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
司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獄之先
生遂得免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製氅袍先生服之入金
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瘞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掃之
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從[illegible]令呂升知其力不[illegible]
也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illegible]
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illegible]兩[illegible]
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宴[illegible]之飯不知其[illegible]

三十

[illegible]然[illegible]數升旋妙[illegible]已將中矣
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也
竊惟朱子沒而正學不明於天下士生其間各以
其意之所欲者爲學漫不知所以立乎其大者先
生起自南服獨能以朱子之言爲可必信而直行
之舉世譽之而不知喜舉世非之而不知顧終身
窮死于長山大谷之間而無怨言如黃河之水決
自龍門遇險亦不知止也可謂一世之人豪者矣
朱子稱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范公之
前有王文正公魯肅簡公寇忠愍公李文靖公皆
表表乎以大節鳴者而振作之功獨有待於范公
蓋風之所被者異也先生之於范公淺深疎密非
後學所敢議然天下之士聞先生之風者莫不知
正學之當尚爭相淬礪以趨于善人君子之塗百
餘年間揄脩頹靡之俗爲之一變其[illegible]功於名教
豈小補哉是以忘其輕易僭竊之罪因門人所
述者而叙正之以俟立言之君子雖言之無文有
所不暇計也顧其他一言一行之合[illegible]多
未備俟博訪有得當續書之謹狀
弟[illegible]公文

[illegible]嶸兮自有知爲已然[illegible]先生之高標兮
皇右之二年折寒梅以爲羞兮挽飛泉以爲酌
祗以陳辭兮眞英魂之可作當金陵之初起兮
[illegible]新法以毒世舍大道而不由兮抗邪說而不易辟
[illegible]日之張空兮闢紅爐以四焰玄眞淵潛而遠避兮
視蹴直入而橫鋒自熙寧以及崇寧兮蓋屢怒而屢
鼓或霞蛮而虹引兮或軟顙而鞭股是二惇與二蔡
兮獨攙角於其中蘿膽束草而從之兮又駕之以飆
風當是時也鳳何千仞之可翔龍何九淵之可襲江
離薜荔化而爲雲烟兮又何有乎植立嗟夫子之凜
凜兮抱至誠以無爲日月爲之斡旋兮山川爲之護
持[illegible]僑短蜮予奪兮於天地兮匪人力之能與
苟仰不[illegible]而俯不怍兮夫何憂而何懼汲東海以灌
注乎八埏兮豈夫子之不任猛犬狺狺而群吠兮孰
云察夫子之眞心進非忘己以爲憂兮退非忘世以
爲樂人心各有所主兮固常情所不能度大矣哉衆
人之無累兮乘元化以翱翔視萬古如一息兮豈[illegible]
夫蟣蝨之飛揚愚嘗怪史臣之私且陋兮求有過[illegible]
無過謂先生疾惡爲太甚兮所以貽好脩之禍[illegible]
有二道兮曰是是而非非[illegible]朋[illegible]決[illegible]天下

□□□定而相適孰非惡而可□□孰非德而可□
□□□波波猶有所不逮兮敢迂曲而同互今夫人之
□□窒病兮惟良醫爲可醫□□與孟□同宮兮固有
盛而有衰三陽進而爲泰兮三陰進而爲否左九宮
而右四宮兮雖堯舜不能以致□□□□□雖□□兮人
事亦參□當惠迪吉而從逆凶□□□□化之□□方雷
霆之震激兮秉大主而獨立豈□□□□□□□□□
兮恐皇輿之敗績悲蒼生之不幸兮竟一□而不起
徒得展布四體以奉其所欲爲兮亦何側手淚水□
余之約吾心兮曰至誠以爲歸淩莖厲空以馳騁□

一世兮古聖賢之所不爲志不足以帥氣兮頽復而
頽失觀靈芝之煒煌兮唯撫膺而大息昔孔□之設
科兮雖先生亦統其甚易惟□信而力行兮故卒能
貫言行於一致余非不知其可信兮紹衛默□包羞
整冠佩玉以自潔於一旦兮已不勝其汗流□□□
而吹齏兮非余之志也委厥美以從俗兮亦求生之
所棄也驕象綴以度□□□兮又□□□□□□□
而莫及兮仰視天之蒼蒼

書簡

上吏部王尚書

智聞古之大臣受主知負人望以天下爲己任也必求天下之士與之講天下之理論天下之事然後能大有爲於天下未聞自恃其聰明自保其正直可以贊天下之治也恭惟明公學本六經志在三代德足以鎭山岳量足以涵河海忠足以貫金石氣足以凌雪霜威足以鎭華夷可謂天下第一人矣然明公無檢平生所言所行於天下之理果能悉照之而無遺乎於天下之事果能悉處之而無不當乎照之而無遺處之而無不當則以一人爲之也亦宜如使萬有一之或遺也萬有一之或不當也則何不求天下之士以自輔乎明公之起自西也智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非獨爲明公一身計也天意之開與不開在明公民心之收與不收在明公 朝綱之正與不正在明公士風之淳與不淳在明公 太祖太宗無疆之休無疆之恤在明公外夷效之側目内夷效之切齒群兒之辛災樂禍在明公明公一發而不中天下之志一塞不可復開民心一搖不可復收 朝綱一[illegible]

一士處一號不可復得[illegible]無彊之
以矣明公平生盛德大業[illegible]天下者不能保其
終損矣明公何不求天下之士[illegible]與周公之相
成王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皇皇汲
汲惟恐天下之士不至其門周公非好動而惡靜也
天下之理非一人之所能獨究也天下之事非一人
之所能獨濟也今 天子有成王之資而未進成王
之學明公居周公之位而未及周公之聖三公六卿
無召公畢公之賢[illegible]禁之心司禮監以褻近五
六人總天下大政進退大臣又非若周之閽人得領

三十五

於冢宰也明公何不皇皇汲汲求天下之士以自輔
乎智非天下士也願以身為天下士之先明公肯[illegible]
然一納焉不乎自當[illegible]言之必曰智[illegible]
往今不當見智思之審矣士之來[illegible]何[illegible]有
所為而來一足不可入一言不可[illegible]所為[illegible]則
雖一事至於十反亦何不可之有朱子嘗[illegible]為公
書矣又上周益公書矣又上劉丞相[illegible]
書矣朱子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所以勤勤[illegible]
爲自已者畏天命悲人窮[illegible]
之徒求一官博一祿[illegible]伏惟明公[illegible]

之寸地使智得以容其[illegible]之片時使智得以盡其
言千慮之愚當有一得[illegible]如其不許則智亦不敢先事
取必以壞平生之[illegible]君子之門以貽笑於天
下後世智干冒尊嚴不勝恐懼之至

後劉汝德

智頃旨汝德年兄侍者承惠七月三十日書甚愧弁
作冬初遠惟太夫人起居萬福彭先生已出潮江平
盗華翰尋當託人致之所諭誠意艱篤足見涵養深
厚但原病下藥似未切耳由持之太高故也文公定
計養氣一段非今日工夫不若戊申封事為看題目

三十六

誠更思之如何今日諸老還蜀三原隨事補綴儘有
意思有為則未也呂與叔諷富彥國智非不能如誌
誌何叔州之言未必句句的當但前論白沙亦未嘗
謂其不平實也要之親見然後可斷張加祥已造朝
受左贊善掌檢館史事章德懋謝鳴治與白沙俱未
有起行消息貂充菴在憂中辭參議之命不受[illegible]
內侍力薦白沙幾至得罪而浮議已紛紛矣[illegible]
已又操存涵養之功全無一分惶恐愧恐八月[illegible]
迷甚遠比方[illegible]得吾兄來大東[illegible]矣菴[illegible]
講書傳[illegible]近疑義[illegible]

朴會不遠故不敢瀆兩書未竟皆恐智以前白之非
自畫此非知已知道者區區憂世之心吾兄豈不悉
顧手道有未盡耳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關中救荒之
策亦宜留心熟講务著實可行萬一兩司有所延訪
者舉而措之則斯人陰受其賜矣如何惟爲道自愛

與潘孔脩

智頓首孔脩老兄侍者別後數日偶聞尊翁病且危
甚繼聞無事甚喜但未知侍行不也到任幾月矣
瘴雨蠻烟之鄉寒煖失宜飢飽過度皆足以致疾而
寡欲以養元氣尤其最切要者元氣既實外邪自不
能侵矣 朝廷事勢日異而月不同王三原力爭數
事風采稍還肆爲群兒所中去國之期不出旦夕此
公可謂老成人惜其才不足以濟時耳前時政一疏
處置空疎且未宜進當時爲謀不忠今始覺其謬也
閩中書多有如九大儒全 集宜悉致之公暇仔細披
閱篤信而力行之就中如明道行狀宜大書一通置
之左右愚弟所欲忠于吾兄者端不出此若夫承[illegible]
上官宜以 憲綱爲主不可徑情直行[illegible]
非惟學小生記誦讀書而已風便[illegible]

與石邦彥[illegible]

扶老携幼周行九千里[illegible]矣[illegible]居
既夕學殖荒落此則殊可慮耳分[illegible]定在何[illegible]
[illegible]部無疑也史職之廢久矣意者其有待乎冬寒保
重

謝汪倚二先生

智自三月二十七日拜辭出張家灣四月初八日生
一男十五日登舟五月盡渡江聞家父西來不敢前
進八月盡始得侍家父於南昌今已抵番禺矣竊惟
天下之大本三曰君曰父曰師智事 君不忠致盡
傾於爲角事親不孝致遠涉於鯨波事師不勤度三
年如一日夙興夜寐恐懼不勝執事愛惜人材曲加
培植救之於群譏衆排之際以伸其困愿之於[illegible]
困苦之餘以存其志督之於放逸怠惰之日以勵[illegible]
勤百凡處分無所不用其極感仰何可言智初入[illegible]
未受上司約束他無可告者冬寒伏惟保與居以濟
大用不宣

奉石齋先生

一峯行狀草草奉呈中間有重複處有[illegible]有[illegible]
所不娩[illegible]處許須先生會[illegible]一[illegible]
後可訂也此公是百世人[illegible]

此後之其敢去[illegible]伏惟守一處
不為道自重不宣
用晦手卷更蒙錄過賀[illegible]獻臣之高爽者細
為照管而智之萎弱者乃[illegible]似不能無規隙厚
薄于其間耳參同契說頭緒可疑[illegible]後生于靜者也
始生于動者也今人心無時不動若作用之初便從
復起則所謂靜者何處得來又都欲從乾起孟亦疑
後之不可驟得而倒行逆施恐終非前賢本意也竊
意當以涵養本源為先本源澄徹然後藥物生藥物
生然後陽火可進陰符可退此自然之度也以外丹

二十九

言之豈有藥物未生而先用火候者哉炎方非孱弱
所宜勢須賴此非欲求羽化而登仙也幸教克修[illegible]
來問東瀕幾萬里江門未盈又妄以盈沖而用之[illegible]
盈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邪不然則作[illegible]
郢書解者為燕說矣子長[illegible]已[illegible]落未會子長不[illegible]
其狀云何也冬寒伏惟為世道自重
京師草智自知之但先生所處只隨大丘挪土飾以
上規模晚生小子脚跟未定不敢輕以為例耳然亦
當善處之計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illegible]
曾子以納甲推其命正得[illegible]之九四先生所推與之

命耶若果此爻其於朱子何所當耶幸教
雅作承點化過便自覺長一格矣但詩人本義與來
教不同蓋厓門海所在也登厓門之頂則知海矣知
海則知廬阜庵中老矣非謂由名節可以入道也程
子曰東漢名節成于風俗一變則可以至道矣然則
名節入道莫亦有此理耶請與楊秀才到此即日隨
伍公行竟不及會聞學記及送別諸作錄下焉秀才
處屢求而不得便中乞別賜一紙為幸前月已東行
葬不為劉公李公所允尋中瘴毒遂及小仔幾不可
支吾而喪婦之姓又已踰六月矣計及秋涼方可入

四十

松明書院也恐要知

與儲時用

得邸報知為京兆尹薦不知吏部覆本云何僕身在
石城家在順德蓋剖符者文翁也此中知己劉東山
為最今老而歸矣凡百蔚伯誠皆能道之有手教只
付此公為便

與姜玉卿

春初得邸報悵惘者久之然在秣陵時固知必有今
日矣州事有長官想不甚苦退食之餘取綱目一兩
卷讀之亦高明之一助也[illegible]

[illegible]此羣若僕輩自分與世相違[illegible]伏惟自重

與楊方震

石城不可居耶已奉報比單騎至乃知人言亦有不可信者已具文字辭免[illegible]知白洲如何處置鄙意只欲安靜以養微陽也

智頭首方震侍者六月間承惠四月書及家兄鄉試錄正月書卻是今早才得其為[illegible]不止如來諭矣智蹤跡引之已悉老兄學有定見事有定理所以自立者當有定式不須智言也南屏懿惠清才駿駿乎老境矣柰何交游中愛智者老兄自知今不能某

某伸意拙作兩篇獻笑其一篇恐不可傳老兄先四十年不得已冒古人所不敢進惟自重是祝

與張克脩

學範序已奉報續又熟復數過始覺前[illegible]不忠[illegible]此書本自簡使不患其不安本非筌蹄不[illegible]以克讓輩罪人[illegible]之則意雖切而法則[illegible]致則去獅子橋記等位頗遠欲請[illegible]後學如何元聘欽夫高風雅度[illegible]罪其徃易也方震此行欲以一[illegible]者宜作一書勒以高見畏天命[illegible]人窮正[illegible]

[illegible]豈宜秦越相視漠然不加之意耶白沙詩竊疑其從沖而用之或不盈之意未知是否幸教僕已力辭還任諸公謂瀧水之役道路梗塞不[illegible]又素所衝突以是復苟安於此智謹狀

與李天瑞

別來一年有奇無日不在左右興隆距楚地[illegible]近治遙想不太費力也匯石書中有謝病之說豈以伊川辭西監為例乎西監自是好頭地與今日事體不同明道之判澶淵卻是吾曹正律也用之大節已歸家方震已北上伯瞻將舁疾至常州矣匯石六月間上

章謝病至於今未報白沙亦累見其為人平易淳篤與人交如骨肉然論議惟是之從不自尊大[illegible]見於詩文者可考也僕至江西始見家父不[illegible]言幸家兄中鄉試式又小兒頗頴異差足以[illegible]之懷耳掣拙差遣已謝卻比又改清理堆[illegible]書多恐不能盡　聖賢經訓畢[illegible]方多軍衛家父雖有闕文不甚[illegible]處之秋暑尚[illegible]伏惟自重

承手書得知君已蠲責任[illegible]書不知[illegible]更如何[illegible]前[illegible]

令家君之西征也聞九月後[illegible]我行適有瀧水之
役道路梗塞今始班師計此月中當在松明書院矣
廣中多古書年久剝落姑為考異今補刊之非如采
喻云云也僕雖無狀豈應狂悖至此乎伯瞻訃音得
之想久老兄與之特厚者其為感傷當何如用之大
節祗是自歸聞有一二訟者該部譏譲未遑也曹公
謝章祗是質言別無他說周梁石鍾大衆之論殊不
着題目詔甚長非而莫既前書乃擇其宜于老兄者
以奉勸耳賓州人來皆能談道老兄動發高風峻節
啓發良多細讀來書詞義懇到又見涵養深厚中間

毛義吳祜兩句正中膏肓甚當書之座隅以備規箴
令叔巡檢在後山與賊對壘家眷移在此中供乎善
無事吳獻臣宰順德愛民如子決事如流聞有古人
所甚難者蓋不獨為廣中最也恐要知春深千萬珍
世道保練不宣

與吳獻臣

令弟來見辱承厚儀惶恐無已公第即吾弟何以此
為蒹僕行止未定春知終得周旋否提奇外府以待
專納高明當有以相諒也傳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
嘗無誨焉以上備言以來也今人誤認此字為[illegible]

厚而不以為異聖人之意豈如是耶出入事已為之
律令出必告反必面否則門以下服上刑可保其無
他矣然令弟淳朴之質得之於天縱不為之防未害
也書舍太受風南海殊無壁書恐須自家經紀然亦
不必如何只發得十餘葉蓬并百餘張故紙足矣古
文有宜於今者亦宜發下待僕簡閱付之今只留後
在時文中終不得長進也學範難遽督責惟以漸以
摩默運於日用之間亦使其易知易從耳但自家一
箇身心奈何不下無以為之儀刑深有愧高明委任
責成之意古人三十以前博學不教正為此耳巡按

蔣公伍公李公俱還車騎能一動乎燈下草草乞恕
不恭

是曰是非曰非君子事天之道當然也若夫扶陽抑
陰類　王人之力何如耳鄙見如此高明亮之、
輿地圖若有善畫者煩更展拓令寬大好觀若山若
水若都城若外國若省名郡名縣名各用五彩[illegible]
標填各省疆界各用分別庶幾舉目瞭然此須[illegible]
有心計的聞人與畫工計議非滁至所能為也其
慮所不及者更以高見議而行之[illegible]
但則樣太小重以目細總不得歸[illegible]

瓊城事甫已得六十玖[illegible]不[illegible]
大軍所過無不殘殘毋亟乎蓋庵之喋喋也昨見白
洲白洲再三勸諭詞義懇切而都府又未見答行數
日甚覺悶事騎早來至祝

智啓獻臣執事與執事別之明日克脩卽[illegible]人來書
中欲渠別作一篇不知渠耐煩否一峯門人楊氏去
白沙求碑文有白金數十兩非河舡所宜今[illegible]過
治下乞撥一官舡送之蓋文正公作郡縣此等事多
矣辛丑以輕瀆見罪

智啓獻臣執事林待用乃弟曹公林公皆託之執事
昨見稟帖則執事已有以處之矣鄙見後煩[illegible]
差人二舡一來接一以養諸生隆師親友之[illegible]一以
全此友直已守道之節凡執事與待用乎[illegible]
與有光此亦諸公意也惟高明裁之

嘉貺已領小兒昨來亦復殘[illegible]者耶
白沙書來責往石城此儒者正理[illegible]
經亦有所不得已耳昨見方伯公與公[illegible]可
解則公察之也事定再報

智啓都府申文已批下未見上[illegible]
強起視事智思之爛熟矣决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洗往日驕盈氣焰益務謙虛忠厚以爲之本[illegible]
民之際宜體父母愛子之心使之感化於法令之外
樂困蔵勇還善老兄本事也當不罪其狂易矣餘付
梁生口陳至禱者小兒出入而已

昨得克脩書云執事夜勘憤惱者久之使者來知已
還治喜極欲舞然道路不齊人事好乖又不能不爲
之恨也詢使者云起居不爽是真耶是贋耶若果勢
不能支須尋鄧醫氏爲政以人才爲本療病亦然冀
珍重

宋父以後九月初三日西還臨行時無他言惟念執
事甚篤今當到貴州矣心緒無聊不一一可識蜀中荒
甚不比上年幸家兄選綃水文學頗便家耳鄙懷無
限何日從容爲執事盡之

答友人

僕以不才白徒奇羇荷 明主寬仁大度[illegible]加保全
不勝幸甚但願二三君子進德脩業奉 明主於三
代之隆則僕雖九死南荒亦復何[illegible]敢[illegible]
隨使者奉上伏惟[illegible]答

詩　五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絶
七言絶　七言歌行　詞附

送客南征 以下五言古

蝶雨不復月蟋蟀空白鳴出門送佳客正値新月時
月晴已足嘉況復驚波平君知愛月意莫惜消宵征

槐陰午坐

溽暑渾如蒸槐陰殊可愛招邀館中英趺坐一解帯
蟻戰疑有兆烏度知無礙煩襟聊爾清吏胥趣晩會

九日寓懷 五章

秋風策策鳴秋水盈盈隔抱膝坐虛牖有懷長白結
昨日楚人來前日巴人到入門問蒼生蒼生日凋耗
剪瓜宜及膚割髮宜及體肉食者何人視之如逆旅
茱萸賜朝士一士分一枝君恩豈不深民瘼誰當醫
東籬有醇酒可以澆清愁蒼生倚大臣不必書生憂

送黃汝脩還天台

天台有一士獨抱男子腸立朝五六年斂退藏鋒
芒人皆疑其圓我獨疑其方一朝辭芽房上疏辭
君王問之何因爾恥對妾婦妝牙[illegible]一笑死辱盡何
廷傷白璧苟微瑕此恨千古長我聞廷軒翁古道逼

自將兒子憐慨對書燈嘗後令共庭家猶和天台花
正香請君陟其巔挹彼武夷茗

送吳獻臣令順德

熠燿非自燃蝙蝠非自沸盈盈天地間乾非天地字
君侯人中英經綸有高致欲分四海憂當自一邑試

代東吳順德 九章

吾兒卽公兒公母卽吾母公母撫吾兒何異吾母撫
所愿兒太烈出入不可制或時走城闉或時臨水涘
南衙錢二緡盡散公兩僕我欲抱兒勸公莫議私蓄
主人赤脚漢欲貸西城夫自言夫頗閒一任吾兒呼
我愛赤脚久其心眞可信一以爲吾兒一以爲窮困
平生壯士氣可以摧三軍念兒到中宵鎗盡不復存
家書幾時封卒爲封仔細封訖寫路程度幾易傳遞
白髮拔高堂悠悠七千里遙思念我心寧獨止于此
去年猶有淚今年惟有血寄與田承君事與逝訣列

有感

山木有時枯江魚有時竭人生天地間豈能千古活
竭者非自乾枯者非自割人惟人其人生殺天予奪

送人作縣 五

作縣如作室作官如作工斧斤[illegible]而衆

說事雖不齊所期在成功吳本國中彥素以才自雄
我觀吞吐間絶非吳下蒙今承[illegible]大旨百里生斤風
有玉正當錯有刀正當礪君勿論簡與煩勿計卑與崇
仁令聞架立也足為楷樣

挽吳孟淵 晒德縣丞

憶昨逸事韓君〃叔長璧君蒙甚著歡君坐獨崛嵋
坐久覓無言示款無矽礪我時心異君蓄縮不敢揣
繼與長官俱長官亦推獎請從君到來庭事悉君委
公庭靜於寺詩思清於水尋聞還歸病篤不復顛
長官對我言泪落如泉激念君清流才下與諸[illegible]

四十九

辛苦三十年化作殊方鬼我病渴未消送君不臨丸
寂寞短乎章聊以當君誄

送劉汝德還蜀 以下五言律

兩地八千里忍君生別離最知憂道切不是[illegible]家山痴
晩雨雖微急晨光本自憙明年二三月正是[illegible]

壽祖母

天開當子月祖壽起寅年善本殷勤[illegible]
乾坤堯舜禹日月坐行眠遥憶高堂上[illegible]

送李訓導之官

先生萬人傑起自錦江濱天上

[illegible]化雨一番新國教[illegible]上有傳表儒臣

上林春色 二首

今年春色早惟有上林先蟄起驚雷下氷消杲日前
林株扶冉冉嫩草碧芊芊東風隨處到造化本無偏
今年春色麗惟有上林明暖日崇桃映晴星積李橫
碧鷄臨水舞黃鳥逐人鳴東風隨處點造化本無情
今年春色透惟有上林深石山開遍錦穀雨溜成金
攜發程頗諫移栽趙昂微東風隨處補造化本無心

偶成

自咲胃巢能禍能萬里飛佩常知已晩刻鶻比其幾
猜棋兆筆遠高堂信息稀孤舟如可挽野水莫相違

五十

晨興用楊方震韻

夜誦香初燼晨興與尚蓬風簷凝水盆雨后見天空
歛樂殊無効澄心間有功不知天地裡[illegible]

題寛齋卷

迂[illegible]分雲莊縹緲中葉粘寒露落花[illegible]十紅
凝重黃通老和平呂伯恭更應泥塑坐[illegible]

題松泉卷

嶺樹重重合江流曲曲深亂雲[illegible]
飛鳥爭深遊游魚度密林[illegible]

孝歐陽先生 時歲之分

[illegible]初黃髮青[illegible]白雲枯[illegible]今古一朝曠

人往儀刑在境高草樹分子孫俱後彥足以答明君

寄有爲指揮

矜撲須驍捷綫懷仗老成靜觀[illegible]定此公并

野店關門宿深山放膽行驅馳三十載[illegible]未全生

海行遭風次獻臣韻 己酉年冬作

今夕知何夕浮生又網羅真成抱空月無計障頹波

雖比堯夫辛終[illegible]子多窮途仗神道聊復對君歌

送丁太平之任 以下七言律

元化都憑岳牧宣丁侯今領廣山川[illegible]詩[illegible]

百蠻石流金路幾千能識乾坤均父母可令兄弟[illegible]

頻連太平有象真難致莫道文官不愛錢

太液池觀蓮

鳳輦初臨太液池池中君子[illegible]

卷疎影沉沉月正歛抱負胸中[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無緣不平更得君王[illegible]

玉堂槐

一自一文[illegible]此根[illegible]擬

公位天近[illegible]才[illegible]

大將軍老破壇地如人立震電無驚雷只亂敲

內坦芍藥

曉風作伴彩雲粧咲倚宮墻夜有光五鳥床中知自

別萬花會裡定誰強稚圭壯起延開賓介甫南來致

靖康世道盛衰真差異天機先露一圍黃

新燕

白玉堂開日正遲暫然驚見燕兒飛茶蘼架遠和烟

度玳瑁梁高戴月歸小掠芹泥猶怯冷初沾杏雨未

生肥千言萬語無人會只付東風主是非

送劉御史致政西還

中外飛揚二十春黑頭先已厭紅塵才登殿上朝

元辟便入山中侍老親張禹悠悠終誤國范滂諤諤

竟危身風流孰與陶元亮自是羲皇以上人

感懷 次湯侍御韻

兩年孤負切雲冠已覺清羸帶眼寬梅大十圍應白

白葵長一丈爲誰丹劍如可借朱槐里股不能貧管

幼安時止時行能學在百年分付史臣看

送溫重廉還臨江 溫傅先生之甥

差見臨江第一仙丹崖青壁欲生烟祥鸞忽報當年

[illegible]真成此夕緣元獻眼高應絕世文忠才大合

攀天臨岐預作重逢約紅杏香中早着鞭

中秋賞月 和湯侍御 二首

一年初識此公樓縱不能詩也合留北極光華南極是今人風致古人求仰登玉宇非無路共濟蒼生今有舟塵襞照來全未白乘風好遡泰山游

天地中開共倚樓夜深猶自挽衣留白榆丹桂端誰見玉兎銀蟾莫浪求恬水照人真寶鑑浮名於我本虗舟詩逢大將應難敵況擁雄兵據上游

和刑部諸公賞菊韻 二首

溷思如何豈易瘳微官聊復得閒勞晩香敢謂安陽殘眞意還輸栗里高萬葉亂飛孤此傑三秋中賞定誰曹一聲長嘯非難事莫向花前浪讚陶

寫盡寒烟與敗膠愛花寧厭賞花勞消兵入陣詩初破詩將登壇月正高絶俗自宜淹並價策勲當與把同曹故知逸興眞難盡更約明年共和陶

送董庶子使朝鮮

天啓休符又戊申獨御｜紫詔下楓宸[illegible]文武出入爭看老鳳麟七葉｜皇風清八埏百年[illegible]節重千鈞文章光燭烟霄上未是中朝第一珍

送劉侍講使安南

[illegible]飛九五天只從堯舜接[illegible]開日月雲[illegible]風雷化自宜司馬携僮歸政府紫陽抱道侍[illegible]歸未度泉津水已震西南萬里遷

許侍郎之杭州

[illegible]堂[illegible]渡[illegible]直從心地做工夫唉[illegible][illegible]勇扼[illegible]｜麻脊紆南斗星高光北斗東湖梅老主西湖芳[illegible]未用稽遲蔡天上雲偷日正旰

閒工祖父三祖父皆以年歿帶詩以志喜末句慈先祖父之不起也嗚呼一喜一悲之間其所感者深矣孝子慈孫尚思所以惜時愛日以盡[illegible]志之誠也哉

儀狀扶來八十年金函開｜詔沐龍[illegible]鹿胎歎[illegible]冠正魚珮高懸笏[illegible]鮮衛仰山中[illegible]醉醒世上活神仙[illegible]閫未表乾封[illegible]萬里孫[illegible]天

[illegible]李天瑞之成寧 次晏仁夫韻 二首

立馬[illegible]壯游關河西去道途脩忠肝[illegible]當傳白日青天本自秋千古天綱[illegible]角百年[illegible]節仰[illegible]

丈夫惜別非無淚不向忠[illegible]此日潸

送夏廷璋還南都

南國衣冠予勝流相逢便與嘆元倚初惟眼中無兒
白豈知皮裡有春秋交游獨我聯絲尾廊廟何人重
筆頭一寸丹心危欲折夢魂夜夜繞龍樓

同鄉李大器先生試教官不第受[illegible]官以歸此
離舊例然待當調者多戀戀不忍舍先生此衆
亦爲奇特云

玉河寒溜隔橋鳴共立橋邊恰五更邊馬豈能粘以
戀化蟲猶自拐于莖逍鄉居士何年定少室山人此
日成老馬似知離別意徘徊鄉下到天明

五十五

金井山居次韻

鐵杖何年入此山令人庵是古人庵春風小國[illegible]
史落日疎林纖手啖放鶴亭高塋網斷[illegible]
情酣莫辭老背尋常灸[illegible]傷咳恐孝[illegible]

偶得寒疾一汗而愈寄[illegible]

此身本與兩儀齊造化誰云是小兒[illegible]
欠罔之生也竟何爲華佗自古真[illegible]
用悲却恐故人疎太[illegible]

鄉秋官進一賀[illegible]南都[illegible]

我王不受群臣賀萬國人心又一躋一虞舜自能致
大本伯夷正好揩桎刑誰家北斗懸南斗此日長亭
復短亭馬上亂將睞柳折不知寒日下林坰

二十夜會飲湯侍御家次其韻

過盡元宵更此燈太平樂事幾人曾極知數[illegible]禁終雄
豈謂此聲已勃興詩自春來初試筆酒緣病後郤
粗能夜深明月真如洗十二闌干取次憑

寒夜寫懷

朝野方傳英主事安危寧係小臣身銀山鐵壁雖難
動玉色金莖本易親入到白頭終莫盡事垂青史定
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縈又逐東風入一紫宸

五十六

辭朝

雲靜鞭聲靜拜彤墀轉覺嬋媛不自持罪大故應誅兩
觀網疎猶得竄三危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一衣裳
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

留別南畿諸友

大江東下勢如軍萬里秋光此夜分去國元非章子
厚立一朝只合范希文倚衣太薄欲[illegible]將蕪
[illegible]口是非何日定自將堯舜致吾一君

□□□山老白便登膺策免兩芒然雞豚社裡排前
□□槜李場中謝少年學古每□□□行高還識灾
之備用記中説平生心事知何限夜夜焚香備告天

讀月湖詩 月湖楊方震別號

夜已分還乙夜短吟未已更長吟眼妨邊視頻移
病怯偏寒重擁衾大將師行令發嘉老臣建白自
深沉他年鋟板誰當寓莫負千秋萬古心

謾賦寄楊方震

官柳依依辭 北門 擁擁度南陬松明書院曾
修未司尹參軍果是不汲井幾年還抱甕滸呵此日
合棼舟虛空筋斗兆難打鄧恐蕤知不易留

五十七

留別王守禦

月明風清木手多孤舟不發欲如何烽燧急報將軍
醉嶺有微霜吏目過意豈能趕馬援□□□□□□□
技久矣待東坡人生去住真知夢□□往應發浩歌

題曾澤恭守拙翁手書小學真□□□其手此字
實之今頗有成立故賦此

墓草知經幾度霜當年手澤尚生光細看此老殷勤
字直欲諸郎把玩長買櫝還珠今往往畫蛇添足亦
休休紫陽□□□□□□□□□

嶺南道中 二首

□衫大柚擁輕輿搭颯乾坤一腐儒平野時時火明
□荒村往往竹扶疏備倭將勇妖星落□海天寒鷹
見孤不識不知朝又晚幾回慙愧逆行夫
我道炎荒別有天炎荒也只是西川諸洋但比瞿塘
大五嶺何如棧道懸細和陶詩雖逸駕力排□錄亦
空奉樂天知命劉夫子萬古千秋獨凜然

初到石城 二首

浪信人言豈盡然蓬萊元自屬神仙海浮沆瀣斟初
滿天放嬋娟賞最先草木已非王氣路衣冠全別尉
佗年昨來盡讀騷人賦最愛長沙第一篇

五十八

南北東西幾謫仙小臣獨荷 主恩偏疎狂言語施
行半簡靖衙門偃仰便旋織槳籠供檢討剩開花逕
待句宜老親莫謾憂邊遠此去分茅更一千
藥欄自領平章事詩陣誰分節度權閒拂石床□
野老旋栽木履踏晴烟此二十八字蓋典詩借時
領聯頸聯語也吾汝愚自以不爲意易以宋往□
句寄等句以予論之新聯固典雅舊聯亦雅□□
致俱不可偏廢也識者以爲何如 廷舉誌

除夕

[illegible]聲畫哉寒獨看[illegible]上關于荊揚以上[illegible]
[illegible]海之間首領官消息孰處天台是定策[illegible]作用古
來難直須倘飲屠蘇酒此是人間卻老丹

奉和石翁送王宰韻并呈內翰長

寸鐵安能鑄大鍾行藏空負第微茶適觀雲谷老人
作恐與武夷精舍同落日還憑高閣望曉風又送[illegible]
船東野花莫亂栢公眼大揩猶須說此工

巡海呈周文郁

逢一疎林洒一行侍兒親倚擢歌聲昔聞海水如天
遠誰放山花似火明烟外孤帆風正駛苔中[illegible]枕夢
初醒細看千笠非鞋[illegible]莫遣烏紗累此生

五十九

和吳獻臣寢病吟

嶺表何官最戚闕我頒元不似公顏坐殘夜雨斑衣
冷望斷春雲大被難容盡不曾三日欲柴門常用向
重關小兒度日真如夢鏡影[illegible]去不還

玉堤柳 二首 以下五言絕

我行玉堤東靜觀玉堤柳乾坤造化心千古誰能剖
谷風從東來生意萃于柳最也延和儒至誠為君[illegible]

遊青蓮亭

峻嶺横天[illegible]長[illegible]地[illegible]城大須[illegible]

三[illegible]堂為中江王大尹[illegible]作

三川豈無吏大抵黃河流獨有王夫子中江一片秋

右清

三川豈無吏大半風流仙獨有王夫子此心常凜然

右慎

三川豈無吏萬事成蹉跎獨有王夫子分陰不放過

右勤

除夕

病客居窮海今年是兩年高堂當此夕相對又潸然

哭華伯[illegible] 五首

趨向揚遊道極[illegible]貫太中錦香衛禁坐不是學沖融
積學[illegible]樹[illegible]亂燕[illegible]乎生華夫子直道歲寒姿
晚路城西月[illegible]登海北亭空聞仙馭遠不見相星靈
歲月流行速工夫間斷多良朋更[illegible]對誰與共研磨
侍從才今幾一君王寵正初常州何處是頭白小孫
孤

六十

悼盧克[illegible]

世有千里馬人無九方皐馬來皐已死天地一聲號

延將歸之歸[illegible] 三首 以下七言絕

十日春風[illegible]網[illegible]寂鵠[illegible]一源活水参千

重不盡人間聚散情

誰教懸文舞金戈白雪黃雲奈爾何醫國醫民濟大[illegible]
手卻教容易度黃河

天北天南一島通百年忠孝日初紅古今兄弟知多
少詐似淳公與正公

送文太僕還滁州治

夫子聰明古帝王百年日月要重光文山老子憂患
遠獨上中庸第一章

到南呂東楊方震

繞出都門問路程此心先已到豐城家吟[illegible]飲潛開

六十一

事誰主鵝湖第二盟

過惶恐灘 二首

惶恐灘名熟幾年今朝也自到灘前死生未必能惶
恐惶恐微誠未格天

風勞寒江勢兩關浩浩天地此孤艳舟人莫謾張皇
甚曾在韃山滚出來

度大庾嶺

相國祠前下馬行望中真是黑松林林邊一曲長流
水照見孤臣萬古心

舟中漫吟

[illegible]烟球雨梦初還自起推篷看遠山漁父不知天早
[illegible]又隨鷗鳥過前灣

題占城集

[illegible]方行[illegible]草閒花色色香却恐枝齊多净
猿吏無人到[illegible]郎

爲吳獻臣解嘲

面崖和尚寧遷俗割鼻佳人豈解淫若毋不須接抒
走曾參別是一曾參

讀石翁詩稾

皇王帝伯一[illegible]松花不下壇豈是江山制夫

六十二

子秖緑夫子制江山

奉和石齋先生見寄

風清月朗蚤舡輕到處青天有酒星恭秋番禺江上
水幾番還客夢中經

山亭水閣此何春瘦馬猶存賠鐵勻珍重東風休浩
蛸今年花比去年貧

大忠祠下聘君家一度登門一看花花裏有[illegible]
客倩將青箬換烏紗

家父生朝

往年此日[illegible]

小兒初舞老萊衣

海珠寺送張克修吳獻臣 二首 寺在海心

蒼海中間此放舟江淮河濟只浮漚彼悠世共老風塵裡知足人間第幾流 右送克修

臨流坐石洛鷗夷隔岸何人弄竹從我足羅浮山上月隨吾直到魏公祠 右送獻臣

夜泊馬寧呈胡用晦吳獻臣

遠臣不與近臣同但愛花枝照眼紅莫道夜深無消賣蚕家舡在岸之東

白舫青簾幾夜同洞簫聲裏海雲紅百年身世今何處咲倚梅花月正東

六十三

次蘇伯誠韻呈石翁

山盡雩壇水盡沂暮春人亦暮春衣不知雪月風花老幾度空山打坐歸

留伯誠用前韻

病後花壇掃月稀南枝光映暑蘇衣一盃未到醺醺處莫捏桃柳杖子歸

陳盃庵下堂而傷其足

盃庵本自是神醫也向花間□□□□□十卜皂與正爾頹驅馳

答順德吳獻臣

鄉生但埋參同契陳老今非夔縱筋豈謂蒼生能忘我世間自有汝南公

陳景元爲録石齋集 止得己酉年分

乾坤誰執仲尼權使敢刪從己酉年大筮蔽天牛背穩不妨寫過戊申前

光潛爲餘于差同知題

綃風初泛紫烟拱手一絲綸碧海天元祐講官遺話遠定誰參破老僧禪

復吳獻臣

細把平生點一過病根深在隱微窩鄉枚血戰殊無效更合靈丹乞華陀

六十四

丙午鄉試領薦鄉人聚觀于會江門外馬上口占一絕

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天下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

題萬孝子詩卷

匹馬蕭蕭度遠岑霜清月冷亂雲深雨行青淚衣當濕誰識良工獨苦心

聽鄭觀麥 以下古歌行

天街小雨連三日坐聽一[illegible]風忽放[illegible]
紅濕眼春光濃欲滴呼童覔我樹下騎欲出晴郊破
愁的郊東行盡復郊西鑪錘仰見乾坤力大麥芃芃
碧浪翻小麥離離[illegible]暮今年定今成此年不須更
檢金穰曆憶昔閭中惡喚起[illegible]千里草根
木葉飢莫充壯者流移羸者死前[illegible]般勤終
是車薪點杯水恭惟　帝德同天德一氣蕃[illegible]
麥黃童白叟生意饒笑歌笑歌[illegible]化詞小臣坐頌歌
太平憂深慮遠歌難成人之應天口五[illegible]天之示人
曰五行受勤或以咎徵起逸樂或以休徵生君不見
文帝之世多災異武帝之世多祥禎

題曹御史歲寒圖

早年走馬巴山曲茂綠深紅看不足[illegible]
江逸興常隨酒杯覆南來誤入曹公[illegible]
肺腑手攜十七年前圖掛在高堂[illegible]
烏紗倚瑤瑤四壁生寒烟山童[illegible]
傑何孫寒[illegible]
見之皆欽容君子見之[illegible]
色金聲上林式存乎其中[illegible]
皎然[illegible]

[illegible]安靜而不揚海眼[illegible]風神會
肯絕崖前水柱顛倒鼎勢不作渡[illegible]自折我觀大化
如[illegible]汐者自以潮自潤苟非三極兩間立元會運
世今已銷歌聲如鍾歌轉烈公去襄陽我南粵窮島
字無突兀枝點綴何妨四三傑

西泉曹先生自為布衣時與同邵[illegible]君廷儀
艾君邦彥交繪松竹梅圖以自識後先生為
諫官正色危言稍得行其所學而二君猶布
衣也弘治二年秋先生謝病歸襄陽取其圖
授邦伊求言之以淺其思弄持以遺二君云

送李千兵南歸

李將軍萬人敵目如光電髯如戟口誦元和詩手捧
神堯曆西風來獻北風歸緋黃忽挽青絲勒別君昭
王臺送君亞夫壁有力當為一令王宜有血當為
先主滴男兒一日定千年肯把讒[illegible]對親戚

清江捕魚圖

江水生江月起青蘋白舫江風駛江頭老翁披短蓑
獨泛江心浸魚艾大張一網[illegible]
裹男者傷於鉤合者傷於[illegible]
李散者如跡屋合者如聚[illegible]

矢入者困而怒出者躍而喜動者舞驚焉靜者潛芳
逆夫者三尺五尺長小者七寸八寸止老者一縱仍
一擒網大魚多莫之紀須臾捲盡千頃波勢及鳩夷
也披靡我聞董生嘗有言羨淵魚同一理今開此
卷披此圖乃知此工真畫史

題賁軒卷

賁賁章流益長全膂璧光益容人資人學益深賁軒
居士知此意盡日焚香延客至

送朱士佩先生之樂平

秋風揚春天長姊歸姑惡鳴相當崇桃分日色穠李
分月光鳶飛魚躍斯道彰十年不出巴山陽獨携天
灤東南疆俗吏紛紛何足數當與西漢君子爭晴芳

送蘇伯誠詞 詞曲附 水調歌頭

微雨歇煩暑輕風迎晚凉携手伏波橋上平水正吞
天千峯歸鳥縱橫兩岸飛花下上恰好是斜陽把酒
爲君舞君當傾幾觴道路難功業豈成非貴賤
辰美景終古恨空長先生王府神仙小子居城居士
爛醉兩何妨阿真何處在焚起紫觀香

立齋遺文卷之五 終

附錄

或人問答　楊廉

或問諫官專於言事乎曰官以諫爲名言事其職也
不言可乎曰昔韓退之譏陽城不諫歐陽永叔責高
若訥不諫不言則失其職也程明道爲御史裏行嘗
對神宗言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
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何也曰明道以格心之
學欲堯舜其君其對君言專於責難不得不爾至他
日論王廣淵青苗捁克王安石剛褊自任亦何嘗不
言臣下哉但其所謂長短者非若後世捃摭鄙褻瑣
細之事以爲言耳曰諫官之外侍從之臣皆可言乎
曰觀司馬溫公不拜樞密之官謂爲侍從於天下事
無不言是也曰諫官侍從之外其不得言乎曰梅福
以南昌尉論王氏朱雲以槐里令論張禹當時史官
記之後世公論遂之何嘗罪其不當言哉或又謂後
之言事者類皆好名者也是不然好名而作雷同之
咸其爲計也拙矣且好名與緘默以好官爲計
孰賢昔人有云求士於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
於三代之下唯恐其不好名好名

繫於人心之固有而非果出於好名者乎世之有言
責而緘默者類舉明道之言以藉口其恥巳之不言
而反嫉人之言者輒曰彼非諫官也是好名者也於
乎諫官而謾以不必言不爲諫官而限以不當言豈
人之朝者固忍於塗其君之耳目如是乎余友鄒汝
愚以翰林庶吉士嘗一言 朝廷事竟左遷彷表出
余邑與之言别及此因次第其語以爲之贈其有病
汝愚者則必以余言爲抱薪救火矣

美人行 爲鄒汝愚作　潘府

美人年少未嫁時鉛華淡抹人爭奇美人長髮已嫁
後鉛華淡抹人爭嗤美人顏色尚如舊問彼愛憎何
異爲昔年美人深閨裏隣家有鬭不問誰今年美人
出門去同室有鬭須救之良人自外施施歸美人以
之羞且悲觸姑之怒撻流血美人猶自號泣隨大叔
未午爨飯遲小姑半夜呼聲絲指髮求瑕[illegible]至一
朝被出成分離原顏美人原命薄黄沙殘[illegible]寒辭
小姑大叔咲且舞誰哉爲賦昭君詞美人自[illegible]有
解不相音與隣家知爲問美人何見出自[illegible]不
解炊美人忠厚本天性西風猶動良人思

逐客 爲鄒汝愚作　陳獻章

笛聲且莫哀逐客過江限還到此邊去盡因何事來
著書多在飯遇酒輒御杯嘆口生意盡寒雨濕枯荄

贈汝愚赴貶所 六首　蔡清 晉江人

識君未三月別君邊萬里白髮非丈夫淚落不能止
識君未三月別君遷萬里終不爲君恨天地有正氣
識君未三月別君遷萬里[illegible]莫負乾坤意
此行如游學十年觀造諸炎荒無友生神交方遂志
慷慨出門去默與千秋期飽喫雷州飯莫和淵明詩
我觀古丈夫揮手構寰區節士非得已刻彼章句儒
六籍舊後世豈欲添簡書

王臣 廬陵人

曾將忠讜動楓宸一落江湖嘆緣臣瘴雨蠻烟回
爽氣荔枝椰葉照青春夢魂頻繞星辰遠朋舊追恩
骨肉親指日雷州還召寇未應長作嶺南人

蕭葵 順德人

孤忠耿耿平生學此[illegible]道難别白是非誰直
筆爾係行李幾[illegible]白具能照三月冰山
不久寒人事晦明[illegible]識予方仍多踏公還

姜綰

山白蒼蒼水白流東南兩向半徑分[illegible]

有花嶺寒烟吊古文落落落花何處是生生毅種叉
耕耘老天要轉平明運肯使霍州夕[illegible]
[illegible]十人
公家百計我身閒獨力從容舉大[illegible]萬里一身憐逐
客百年高節稱清班石城風月吟[illegible]夕鐵漢功名伯
仲間早晚　聖朝清議定會虛前席待君還

部獻　福建人

弱冠蜚聲鍜閣問　龍鱗批逆古今難一封昨日孤
臣血疋馬今朝萬里山縹緲雲霄身世遠猜慶魑魅
劍光寒極知此道無終否會見諸賢作伴還

安麟　金華人

人間誰信有仙蹤親到羅浮不涸中雲水八千真縹
海青蒼四百亂摩空經傳東魯無言妙[illegible]南薰太
古風路入江門綫一綫乾坤知有幾人通

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鄒君汝愚墓誌銘

[illegible]

予與鄒君汝愚未識面時已相知[illegible]戊申秋一
邂逅京師即如故交適予授合[illegible]
酉君遂有嶺南之行越二年[illegible]
而喪歸又明年癸丑而塟[illegible]

二十一

[illegible]敘其男代馮君[illegible]君之事予
匠思承其傳君之塟予固[illegible]後而力有所不逮
也銘奚可辭顧惟不足慰[illegible]為[illegible]耳君諱智汝
愚其字也號立齋又號秋[illegible]人曾祖
廣宗祖洪父太常俱隱[illegible]人孝友
之行應隅之節固其性[illegible]然如老成人十
二歲能文章學於男氏得書之精傳又大肆力群經
子史一經目即不忘嘗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給則
掃樹葉畜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鬱
拔雖數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成化
丙午登鄉榜第一名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是歲冬
值星變君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直斥内外[illegible]
不職之狀不報聞者為之懼而君以無事[illegible]
名愈重君性孤介過於自好其在京師時[illegible]同年同
官亦寡所與聞氣味類已者則[illegible]異之交[illegible]後[illegible]
為人所忌爰因他人事累之逮錦衣刑部獄鞫[illegible]
鍛詞不為屈賴　朝廷清明以[illegible]
不死謫石城千戶所吏目[illegible]
不能存所至觀[illegible]一[illegible]所受比視[illegible]
豫攻愚學[illegible]

二十二

□皆郟御史秦公紘檄邉肇謹八□□得舍居戍白沙
陳公甫先生忘年而友之時以詩文相□□□□行以
公參通順德得縣疾卒辛亥□月九日也□生成化
丙戌四月十五日至是得年僅二十有六嗚呼哀哉
然卒而得死所有大方伯今都憲華□□公□□按
其境進士吳君廷舉宰其邑為營斂具得□□士君
子之能文者民之知義者相率祭以文挽以詩合賻
為歸喪之費劉吳復遣人護喪抵其家其感人有如
此苟則君之賢德有足徵焉者矣使天假之以年則
所詣固未可量也卒以困蹈而齎志以往惜哉君配

劉氏繡官畔始得子因名曰遷四歲而夭一女尚幼
其父以音之子承其世曰繼伯兄森亦以易魁於鄉
為陝西靖水醫學教諭君所著有立齋集藏於家以
今年十二月十六日附塟祖塋之側禮也嗚呼天之
於君其所以生死予奪之者若為其如此哉若為其
如此哉銘曰
孰謂君無後道嗣允昌孰謂君無壽令聞允長孰謂
君不祿天爵允臧得於已而不得於天□死其何傷
吁嗟此丘可以為君之幽藏不可以掩君之□□□
有秉彝之性孰不□□□□

鄒立齋傳

安陽崔銑

君諱智字汝愚別號立齋一號秋囦子蜀合州人也
幼有異質日誦數百言既長受書於舅氏馮進士衡
居龍泉庵貧無繼晷之給乃集樹葉燃以讀書通宵
不寐如是者三年成化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
聚觀於會江門外君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苦書生
偶竊三巴第一名天下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
驚計偕上春官道出三原時大司馬王公恕致政家
居君往見之且曰治天下之道在進君子退小人而
已方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

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
乎公笑而不荅越明年丁未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
吉士弘治戊申有星變之異君上疏極論陰陽之理
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
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
疏入不報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公槩御史湯公鼐
妄言朝政嫉君者因疏君名下錦衣獄君身親三木
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
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
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

因俗淳質或論生民憔悴無聊之事或爲邊境空
虛無備言之其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
色不爲判案獲免已而左遷廣東石城吏目叙然就
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在官益
心政務發隆毋擧而持己清白纖塵不染稍暇則從
白沙陳獻章先生游篤志聖賢之學所造益深矣辛
亥十月卒于廣東得壽僅二十有六卒之日囊無百
緡方伯劉公大夏君同年進士順德令吳公廷擧資
之還其家君介直孝友取予惟義雅負奇氣與人寡
合慶事慷慨無阿比之習 今上首登大寶明日常

七十五

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爲輪侍君定其私第
告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
取旨近年遇事但惟退而其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
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時值大政維新之日請効
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恕徵輿至京君門
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率苟且老死生勿
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上前漢
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雖嘉其言
而卒莫能用識者憾之其據經守義大凡如此一時
宦豪貴戚聞其名爭請訓其子弟拒而不小人

登其門忠君愛民之心久而弥篤富貴利達視之漠
如也詩文清勁平實不爲空言有立齋遺文若干卷
吳公廷擧梓行于世崔銑曰嗚呼古義不明古人不
復世之素號爲士大夫通經術者立乎人之本朝則
唯唯默默偷以全軀孰有如君之忠亢乎於權貴
利也見之則掉尾談之則垂涎孰有如君之剛義乎
弱冠之年無導於前卓然自樹其孟子所稱豪傑之
士乎假之以年所就殆未可量然執此以往則固青
天白日斷斷乎不可磨沒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故爲
之立傳以詔天下後世云

七十六

哀時命賦 弔鄒汝愚 薛蕙 翰林編修

騏驥騁兮康莊松栢鬱兮終歲蹇時命之獨厚兮他
靡其涼莫邪混於鉛刀兮蟪蛄限於秋陽何主宰之
不均兮而窮通修短之靡常也嗟若人兮生何從天
地鍾鑪兮造化殊工星辰下孕兮川岳攸鍾富文章
兮斑遷雄弘器量兮皋夔龍悅仁義兮懷精忠才具
美兮德溯中行適俗兮不苟同蛻污濁兮駕冥鴻吞
溟渤兮吐霓虹障狂瀾兮挺疾風當少年兮奮沖天
之六翮下傲睨兮將術能於三窟巧剞劂於璠璵兮
先梗楠以繩墨志宗猷志之昂昂兮羞營事而受直僅

泉口之嘵嘵兮遂鑠金而燬石勤蘭莊以穢鋤兮加
椒檻於榛棘伊誰作于匪戚兮在古校之有北醜然
長樂之遺風兮孫獨友于尚之梅栢豈不知禍釁之
足畏兮蹈蹶及之危蠋惟義激之莫遏兮甘戚雲之
就獄璞屢獻兮徒勞車始行兮說輻謂粗裼而暴虎
兮謂無虞而即鹿鷄兎飛於湯火兮牛誰忍其觳觫
荷 天王之聖明兮孫不死於桎梏豈枘方而鑿圓
兮顛衷肴於寒燠慨隴蓎之褊心兮於孟娵而忌歜
元城去兮瀕危志完覊兮癢毒螻蛩後兮或伸陽剝
極兮當復孫何爲兮無子方之生還邅長沙之賦鵩

雖黔婁之有妻兮舍崎嶇於川陸率趙朔之存孤兮
來或補孫之不足於乎噫嘻或謂孫爲有罪兮余不
汝非或謂孫爲有道兮余不汝知余哀孫兮惟命與
時孫生時兮數之奇孫受命兮元氣[illegible]時命之兩
遠兮賢哲其能以有爲東野之窮兮敦夫夫夫兮余
於時命復何疑

祭文　陳獻章

嗟嗟[illegible]不括其囊而[illegible]其光汲汲[illegible]皇不小其節
而畏其折轟轟烈烈昔在翰林[illegible]淺深孰識其[illegible]
須來南海窮而不悔乃見其介[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于之貞貞德之幹無受天損何命之短已而已而
天道無知哀此孤婺死不避險生必就檢是曰無忝
北風蕭蕭雲旗搖搖蜀道之邃觴酒豆肉盡此一哭
魂返無速爲虜哀哉尚饗

劉大夏

公之清才未克一施公之雅操又孰與知官方遠謫
蠻荒竟以斃嗚呼莫致而至莫爲而爲惟俯仰其無怍
雖悔天亦何憾客亭一酹庶表吾私尚饗

吳廷舉

僕友于公蓋今五年僉相逢之未稔即承惠乎嘉言

[illegible]大[illegible]乎新[illegible]嗟盍簪之日遠重
[illegible]年而[illegible]秋之幾時公忽論事而南遷
[illegible]以[illegible]爲天府玉[illegible]遂以得朋之益終此納交之
[illegible]而分之來也亦非偶然順城何在大海之邊石城
西去官坊經焉僕又籍此得以挽公衣于萬斛風濤
之險接公論于花封床榻之懸或朝談而暮誦或面
布而書傳上而天道之精微極而聖神之功效若僕
之愚固已懵懵倀倀無有於方寸大而綱常之理致
切而進脩之科條以公之銳方且孜孜汲汲不廢於
窮研至若功利苟且之私死生趨避之計以僕窺公

不已忘情於斯世而富貴食粟之念毀譽簸弄之術荷公語僕亦且絶意於機權又若樓擾膠膠公嘗責僕以不學則老年而兇落而月遠日至僕亦譏公毋蓋於略知道體之渾全契誼金蘭此郎官此吏目情慘風月何瘴雨何蠻烟時尤戲探神龍之可啖約驅轟馬以求前情哉和氣之不充竟使夫君而不仙嗚呼公之大節忠謙炳烺流布誠有以知其身雖死而名不死若僕之千瘡百病纏綿膠固則孰爲之破其積而糾其愆抑蒼生之望於時者將如飢之食渴之飲大旱之雲霓又將孰可使之爲稷播穀爲禹濬川爲說布霖通滿乎八埏也耶同志之好斯人之願已矣已矣哀哉哀哉尚饗

張吉

嗚呼先生爲人可謂無負於天天之所以禍先生者何其慘耶褫其官而奪其壽孤其子而寡其妻將不欲使斯人復爲善耶抑所以報之者日久事宜而[illegible]凡耶將毀命物之道而聽其自[illegible]耶抑子奪之抑潛福默奪而不得以自專[illegible]若非余之愚所能明也先生之沒夫復何言[illegible]哀哉嗚呼痛哉

嗚呼汝愚繼子以讀中秘之書古乃草疏而論執政之臣置子以步瀛洲之上曷爲取禍而投瘴海之濱子體甚弱奚宜遠行豈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子有母在家故食貧豈盡忠于君而不暇顧其親嗚呼寡予之道如此得程書而不能久於 朝廷匪予之志如此而不欲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埃塵方子之討至猶疑其未真不然何殺元城於嶺外者竟一夜而自斃竄東坡於儋耳者卒不能不使之反輪而詢得其實始哭于寢門而涕泪爲之沾巾嗚呼傷哉痛子妙齡

金祺

天之生人奇其才不奇其氣是所以全其人也奇其才又奇其氣則才助其氣氣役其才是造物者之不能全乎人也君才之高氣之壯可謂兩奇者矣盜之以博洽之學則所以相助而相役者又有其具矣君將使世之人置君於何所耶是君自爲之歟抑造物者爲之歟皆非我所知也君雖死有不死者存而吾儕爲天下惜才者於君悲如何其可已也[illegible]以酒而告以文不識君之聞不聞也嗚呼哀哉尚饗

羅子房

[illegible]窮公身之摧也大志莫酬命之促也大業中休
[illegible]之變也公亦何尤有人當道兮范氏之流歸途既
渺兮行將無憂哀哉尚饗

陶魯

公性不凡稟氣益清宏才碩學早歛香名發身鶚薦
鵬化南溟歸翰苑緊欲售其平生之所學顧直道竟
弗合乎口舌之紛爭朝發　金門暮處荒塽天涯妻
子萬里零丁自謂引　君務於當道豈是招憂由於
言輕嗚呼汝子孰爲之綳嗚呼汝柩孰扶之行天其
有明保此孤嫠薄賻遠將聊致予情哀哉尚饗

寄吳獻臣

近得合州守宋君琢所寄汝愚遺文連日讀之不釋
手因嘆年兄與汝愚經紀其后事可謂至矣而又爲
刻其文汝愚何以得此於年兄哉年兄之風義如此
無愧古人矣敬服敬服汝愚文章風裕則惕廷秀胡
邦衡議論則程叔子朱元晦序者以孫子廖爲言人
品機軸絕不相粘汝愚以劾時宰得貶子廖以附倖
臣得貶貶雖同而所以得貶則不同序者乃欲嫓而
同之可謂擬人不以其倫矣年兄可另作[illegible]
移書張古兄倫爲之此汝愚海内知[illegible]